

亨利·詹姆斯

一位女士的画像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亨利·詹姆斯

一位女士的画像

项星耀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Henry James

THE PORTRAIT OF A LADY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一位女士的画像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522,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3 $\frac{1}{4}$ 插页2

1984年1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85,000

书号10019·3585 定价2.25元

译 本 序

《一位女士的画像》(1880—1881) 内容丰富，结构谨严，是作者亨利·詹姆斯早期的最佳作，也是作者平生的最佳作之一。这部小说出版之后，作家还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一九〇〇年以后又出版了以美国人在欧洲为题材的三部杰作：《鸽翼》(1902)，《使节》(1903) 和《金碗》(1904)。

作者自陈这部作品是在一八七九年于佛罗伦萨开始写作的，后来又在威尼斯继续写作，并于一八八〇年开始在美国与英国两地的杂志《大西洋月刊》和《麦克米伦杂志》同时连载。这位被誉为有诗人风度的小说家就是这样在这两个美丽的古城写作了这一部富于诗的感情的长篇小说。在它之前作者已写过多部以国际间人与人的关系为题材的小说，如中篇《德谟芙夫人》(1874)、《黛茜·密勒》(1878)、《一个国际样式的插曲》(1879)，有一定篇幅的长篇《罗德里克·赫德森》(1875) 和《一个美国人》(1876—1877)。但是这些作品虽很有分量，却都没有达到《画像》那样的深度和广度，在思想艺术上也没有这么成熟。

作者在编校纽约版全集时 (1907—1917)，曾对《画像》进行过仔细的审阅和修订，并在序言 (1908) 中详述了创作这部作品的思想过程。他指出首先出现在作者头脑中的不是情节而是人物：一个游荡着的、还没有任何依附的孤零零的人物，他称之为可利用而尚未发挥其性能的人物，法语所谓disponible，

即创作未完成前的“主人公”,在本书里就是指女主人公伊莎贝尔。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感兴趣的人物，是个曾经在作家想象里长期活动着的极有个性的人物。为了探索她的性格，必须找出她的经历，即情节，和其他陪衬人物。作者指出，不少法国作家的最初动机往往是情节，但是俄国小说家屠格涅夫却总是从人物开始。作家还引了他意味深长的一段话。在这种方法指导下，作者全神灌注的不是情节，而是人物的思想感情：他的内心活动和品质情操；并且说在写作过程中他要尽量把小说的中心内容放在女主人公的思想意识之中。这并不是说情节和陪衬人物就完全不重要：情节和陪衬人物必须能充分揭露人物，虽然不必浪费笔墨，却也必须尽情、顺畅。作家就是这样做的：既有了人物和情节，也就有了结构。只有人物情节和结构都臻于完善，才真正表达了“主题”。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小说的题目所指明的，是女主人公的深刻写照：写一个青年妇女如何面对着自己的未来，选择自己的命运。

作者在序言中追叙了莎士比亚戏剧和乔治·爱略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并且援引了爱略特的话说：“人类的爱的财富，正是由这些弱女子在一代代传下去。”作者本人对他的女主人公是怀着这样的深情的。有些评论家认为她的原型是爱略特小说中的某女主人公，但更加可信的是作者的二十四岁时夭折的表妹密妮·坦布尔：她有火焰似的性格，热爱生活；她不自量力，奋勇献身，内心充满纯洁的感情与理想。这个形象后来又成为《鸽翼》的女主人公。

在序言中作者还提到了作品中的次要人物：即和情节结构没有必然联系、只是使内容更加生动一些的人物，如小说中的女记者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作者区别了坐在情节这辆马车

中的人物梅尔夫人和在车外随着车轮飞跑的美国女记者。

小说的背景始终是欧洲，情节大半发生在佛罗伦萨和罗马，但却是从伦敦四十英里外的花园山庄开始，也在那里结束。

小说的头十九章写女主人公初到英国时的经历。作者在这几章里详细介绍和分析了女主人公的性格和企望。伊莎贝尔·阿切尔是怎样的一个年轻姑娘呢？她聪明好学，追求真理，想象力丰富，勇于接受新事物；她酷爱自由，想法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对生活抱着好奇心，富于探索精神，自信心强，但也多浪漫主义幻想。小说描写她把一半的时间花在思索美、勇敢、慷慨等问题上；她决心把世界当作充满光明的地方，能够容许自由发展与毫无阻力地行动。她抱着无限希望，认为她决不会犯任何错误。但是她天真，无知，固执己见，不知金钱和财富为何物，不知道人间有罪恶，甚至不知道“痛苦”是怎么回事。她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渴望把自己灵魂的活动和世界的潮流连接在一起，因此她喜欢巨大的人群，广大的地域，喜欢读关于革命和战争的故事，喜欢观赏描写过往历史的图画。作者总结说，她知识贫乏，理想却膨胀，她的信心既是天真无邪的，又是专横独断的，她的性格既要求一丝不苟，有时又宽大无边。这是一个接近希腊悲剧的性格，有着一个英雄的品质和致命弱点。

自她到英国后，她更加感到热爱着她的美国波士顿的青年企业家卡斯帕·戈德伍德和她缺乏共同语言。他粗鲁、率直，没有足够的教养；他不能和生活的比较深刻的节奏取得协调。以前从未谋面的姨父和表兄都很喜欢她。表兄的朋友，英国青年贵族沃伯顿勋爵见面不久就恳切向她求婚，但遭到了她的断然

拒绝。沃伯顿是抱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政治家，品貌端方，又是大地主，拥有许多产业，但是伊莎贝尔认为他所提供的安逸而平静的生活十分庸俗，勋爵的人品也没有十分动人之处。数年以来，勋爵一直对她忠诚，也并未改变她最初的决断。她没有固定的目标，但是她要求丰满的、由她自己选定的生活，并且表示：如果有一天光明真的到来，她就有可能把她自己的全部献出。

在姨父病危时，伊莎贝尔在姨父家遇见了姨母的朋友梅尔夫人，她多才多艺，举止斯文，深受伊莎贝尔的尊重。这是个完全欧化了的出生于美国的女人，对伊莎贝尔说来是新鲜事物。她不能理解为什么表兄拉尔夫对她没有好感。这时候拉尔夫为了使伊莎贝尔能够完全实行她所憧憬的理想，愿意给她的帆篷输送一点风，使她的行动更加自由，便说服了父亲，让她继承了他自己所得之半，约七万英镑。就这样伊莎贝尔成了梅尔夫人阴谋的对象。就在小说的第一部分，作者展示了女主人公的性格，提供了情节进一步发展的线索。

小说的第二部分(第二十章到三十五章)把故事引向欧洲大陆，出现了重要人物吉尔伯特·奥斯蒙德。他和梅尔夫人一样儒雅斯文，是一个完全欧化了的美国人。结构安排几乎是无懈可击的：在这里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是同一类人物，属于同一个阴谋集团，和第一部分的沃伯顿勋爵、卡斯帕·戈德伍德和拉尔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是女主人公由于无知与天真，却选择了前者。腐朽的、彻底欧化了的美国人设下的圈套，渐渐围绕着她缩小，这是符合女主人公的性格的。在第七章的结尾，伊莎贝尔说：

“但我一直想知道什么事情是不应该做的。”

“为的去干这些事吗？”她的姨母问。

“为了可以有所选择，”伊莎贝尔说。

伊莎贝尔后来还说：“我试图自己判断事物；我觉得，哪怕我的判断错了，也比没有自己的判断光荣一些。我不希望仅仅作羊群里的一只羊，我要自己选择命运，了解人生的一切，不限于别人认为我可以知道的那些。”

梅尔夫人说服了奥斯蒙德。七万英镑是个香甜的诱饵，伊莎贝尔的年轻、美貌、聪明也有吸引力。姨母意识到了阴谋，但是表兄拉尔夫却以为伊莎贝尔不至于轻易就范。因为计划阴谋的两个人的心计实在太深了，以致拉尔夫最后的透彻分析和规劝未能奏效。这也是合乎女主人公性格的。奥斯蒙德的弱点在她心目中成了优点，伊莎贝尔庆幸有这样一个机会容许把她的一切全部献出。能向沃伯顿勋爵和卡斯帕·戈德伍德献上什么呢？他们在她还没有继承财产时就爱上了她，她只是接受的一方，她所憧憬的美、勇敢、慷慨又在哪里呢？奥斯蒙德那浮表的文化教养，他的一无所有和一事无成，在伊莎贝尔眼里都成为优点，连修道院培养出来的欧洲风格的帕茜也引起了她的怜爱。因此从性格的必然性来说，伊莎贝尔和奥斯蒙德的结婚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两座美丽的古城，佛罗伦萨和罗马的绘画、建筑和历史遗迹所造成的气氛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有些评论家认为女主人公有唯美主义倾向。实际并不全然如此。作者和女主人公对欧洲的古老文化都十分倾倒，但他们认为品质与情操仍高于文化教养。伊莎贝尔曾经这样想：在她想到个人的造诣时，根据的是性格和智慧——要看这位男子的头脑和谈吐怎么样。她

自己是有性格的——她无法不意识到这一点；迄今为止，她所设想的一个完整的思想意识总是和道德的形象发生关系——问题是它是否能满足她那庄严的灵魂。应该注意的是在作者的心目中，深受欧洲文化薰陶的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才是小说中唯一的反面人物。

时隔三四年后的小说最后部分详细地描绘了伊莎贝尔不幸的婚后生活。这对新婚夫妇几乎对每件事都有不同看法。拉尔夫所早就看透了的奥斯蒙德那阴暗灵魂里的一切肮脏东西都已暴露无遗。最使奥斯蒙德不能忍受的是伊莎贝尔自己的想法太多，她评判一切，也评判自己的丈夫。奥斯蒙德撕下了他那斯文的假面具，毫不掩饰他的真实意愿，而伊莎贝尔虽然尽量体贴丈夫，却也并不处处示弱。帕茜的追求者问她继母是否怕她父亲时；她的回答是：她谁也不怕。伊莎贝尔在复杂的生活中渐渐成熟起来。她的姨母曾告诉她是梅尔夫人在背后策划了她的婚事，她还不相信，认为完全是她的自愿。她对梅尔夫人的认识是逐渐加深的。有一次她回家时无意中看见梅尔夫人在和奥斯蒙德进行密谈，她戴着帽子站在那里，奥斯蒙德则是坐着。他们的神情显得亲密，这引起了伊莎贝尔的怀疑。这种戏剧性的安排作者是最熟练的，作者后来曾有一段时间试写过剧本。伊莎贝尔渐渐对生活警觉起来。小说的这一部分中最关键的是第四十二章，作者在序言中指出这一章集中写了此时此刻女主人公的思想活动，反映了她的逐渐觉醒。她经过了无限痛苦和挫折才真正认识了她丈夫——这条万花丛中的毒蛇。她的丈夫又怎样估量她呢：她象一份激进派的报纸，象一个清教徒牧师。其实她是既无政治头脑又无宗教信仰的。由于她了解了她丈夫，于是也就能更加了解拉尔夫。拉尔夫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黑暗中

的灯光，他心胸开阔，他使她周身那狭窄的圆圈变得宽广，他使她重新感到世界是美好的。她的不幸遭遇使她对生活认识得深刻了一些，她为真正的知识付出了代价。拉尔夫对奥斯蒙德的认识是多么深刻啊。不是奥斯蒙德，而是拉尔夫才真正有智慧，有见识。

小说最后一部的主要情节是奥斯蒙德和梅尔夫人如何对待女儿帕茜的婚姻问题。他们希望她抛弃真诚爱恋着她的、长期住在欧洲的美国青年，嫁给英国贵族沃伯顿勋爵；后来好事不成，又指责伊莎贝尔从中离间。这一情节进一步揭示了奥斯蒙德的为人，也最后暴露了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之间的暧昧关系。梅尔夫人不仅多年来曾经是奥斯蒙德的情妇，帕茜是他们的私生女儿，他们的生活情趣和思想意识也是完全一致的。伊莎贝尔也不再被蒙在鼓里，她省悟了她确实为梅尔夫人所利用，她的结婚是梅尔夫人一手策划的。最后伊莎贝尔不顾丈夫的强烈反对到英国去看望病危的拉尔夫。她原是在英国踏上欧洲这个大陆的，现在又回到了英国。

作者在他的笔记中详细叙述了最后部分结构的过程。这一部分和第一部分不同，主要是戏剧性的情节的推进，不再集中描写女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作者为此精心安排了事态发展的细节。他原来有意让梅尔夫人自己向伊莎贝尔暴露自己，这将是一出精彩的好戏，但考虑到梅尔夫人城府甚深，这样作不完全符合她的性格，因此最后还是让奥斯蒙德的姊姊格米尼伯爵夫人完成了这个任务。

广大读者和评论家对小说的结局意见纷纭。拉尔夫去世，戈德伍德要求伊莎贝尔跟他回到美国去，离开恶魔似的丈夫。伊莎贝尔不是轻易作出决断的，但她还是回到罗马去了。多数

评论家认为她性格中有清教徒倾向，她认真对待结婚时许下的重誓，又因为她答应帕茜要回去为她尽力。在这里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十九世纪末的女主人公，这两者都有一些分量，但是更加可能的是女主人公那拒绝走捷径、勇于面对现实的磊落性格。丈夫是她自己选择的，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威胁，后果应由她自己负责。她曾经这样想：一个女人犯下这样的错误时，补救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以高度的英雄气概毫不迟疑地把它接受下来。

也有些读者和评论家认为，现在这样的结局比较仓促，使小说显得不够完整。但是作者说得好，完整的小说是没有的，主要的是要使情节有连贯性。他在笔记中写道："当然，显而易见的批评是说小说并没有完结——我没有把女主人引向最后的归宿——我把她挂在'半空中'。——这话也是也不是。任何事物的'全部'是永远说不完的；只能把合得拢的事情放在一起。我所作到的有这样的整体性——即都能合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完整性——其它的可留在以后处理，看是否还应继续下去。"

这里有必要稍稍涉及除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以外的两个重要人物：伊莎贝尔的表兄拉尔夫和美国女记者斯塔克波尔。拉尔夫是一个和女主人公命运和情节发展有关的重要人物，他要求父亲把他将要继承的遗产的一半分给伊莎贝尔，结果使她成了梅尔夫人阴谋的牺牲品。但在小说中他也是唯一头脑清醒的旁观者，有着近似作家自己的思想水平。他是欧化了的美国人，有文化教养，但是和梅尔夫人、奥斯蒙德那样腐朽透顶的、也是彻底欧化了的美国人没有共同之处。他患了不治之症，虽然深刻理解、热爱着伊莎贝尔，却没有和她结婚的希望。如果说

他对于伊莎贝尔也抱有一点不实际的幻想的话，也只是对她的弱点估计不足。他比戈德伍德和沃伯顿勋爵更加理解伊莎贝尔渴望自由、追求理想的性格。这是作者塑造得很成功的正面人物之一。

作者在斯塔克波尔身上也费了不少笔墨，虽然他在序言中一再申述这个人物没有分量，和情节不发生重大关系，只是给小说输送了一点活泼的气氛等等。但是有这个人物和没有这个人物大不一样。她使在欧洲的美国人的形象增加了分量，和梅尔夫人等形成对比，也衬托了戈德伍德、拉尔夫、伊莎贝尔等人。这个形象不是多余的，理应有她的篇幅，作者也生动地描绘了要点：她爽直，敢于说出自己的观点，她并不以为新兴的美国粗糙，而是坦率说出自己对进步和民主的偏爱。她似乎和伊莎贝尔没有共同语言，但是伊莎贝尔曾说：我喜欢那个越过河流、跨过草原、直到绿色太平洋边的开满鲜花、微笑着的伟大国家！它送来的是一股强有力的、甜蜜、清新的芳香，而亨利艾塔的衣服上就沾满了类似这样的芳香。她对伊莎贝尔可能遭到的厄运也早有预感，她很了解她的性格，认为她缺乏现实感、幻想太多，好做浪漫主义的美梦，会上欧洲人的圈套。作者始终对欧美两地的不同风格与习俗深感兴趣。帕西就是一位出身修道院的欧洲少女的典型。沃伯顿勋爵的两个妹妹则是英国类型的。作者在序言中也指出了他的这一兴趣。正象有些评论家指出的，作者后半生定居英国，最后并加入了英国籍，但他对美国和美国人并非完全无情。他的崇尚美德的人文主义思想坚定地居于唯美主义之上，这是他许多最佳作品的中心思想。

《一位女士的画像》虽然经过仔细修订，仍属于早期作品。作者在这里的文风比较流畅，还不象后期作品的句法那样委婉、

隐晦、冗长。这里的情节也比较引人入胜，人物线条刻划得较粗，不象后期作品那样，内心活动更加频繁而细致。但是这本早期佳作也兼有晚期作品的优点：经过作者在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的修订，它也反映了作者成熟阶段的更高造诣，特别是人物性格揭示得更加深刻，细节安排得更加富有戏剧性，艺术手法更多诗意（一些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曾对两个相隔四分之一世纪的版本作过详细的比较和精湛的分析）。如果有谁想要读一本亨利·詹姆斯的优秀作品，《画像》无疑是上选。

赵萝蕤

作者序

《一位女士的画像》与《罗德里克·赫德森》一样，是在佛罗伦萨开始写的，那是一八七九年春①，我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月。正如《罗德里克》和《美国人》那样，它也预定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后于一八八〇年开始刊载。但它与前两部小说不同，还找到了另一条出路——在《麦克米伦杂志》②上按月连载。我在两个国家同时连载作品，这时已临近尾声，那时英美两国的文学交流还处在变化不定的状况。这是一部很长的小说，我写它也化了很长时间，我记得，第二年我住在威尼斯的几个星期，大部分时间仍在写这部作品。我在斯基阿沃尼海滨租了几间屋子，那是在楼上，房屋靠近通往圣扎卡里亚的航道。海边的生活，奇妙的礁湖，都呈现在我的眼前；威尼斯嘈杂的人声终日不断，飘进我的窗口。每逢我穷思苦想，无从下笔的时候，我便情不自禁走向窗前，眺望那蓝色海湾上往来不绝的船只，仿佛想从那里寻找合理的启示，寻找美好的词句，寻找我的故事中下一个恰当的转折，以及我的画面上下一条准确的线条。但是我记得相当清楚，这些焦急的祈求得到的回答，往往只是严峻的规诫：

---

① 据一些研究亨利·詹姆斯的创作的人说，詹姆斯住在佛罗伦萨的时间是1880年春。

② 英国的一份杂志，亨利·詹姆斯是它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前面提到的《大西洋月刊》是美国的杂志。

那些传奇性的历史地点在意大利国土上虽然比比皆是，但在它们本身不是作品的主要内容时，它们对艺术家的集中概括是很难有所补益的。它们本身包含着太多的生命，蕴藏着太多的意义，无法给他提供恰如其分的辞句。它们往往使他脱离自己的小问题，沉浸在它们的大事件中，因此过不多久，他就会发现，指望它们来帮助他解决困难，无异于要求一支久经战斗的军队，替他抓一名少找了几文钱给他的小贩。

在重读本书时，有几页仿佛使我重又看到了那弯弯曲曲、参差不齐的辽阔的海岸线，那一幢幢色彩鲜明、带有阳台的高大楼房，那象起伏的波浪似的伛偻着脊背的一座座小桥，而桥上那些按照透视法缩小了的啪嗒啪嗒地走过的行人，则随着波浪在升起又落下。威尼斯的脚步声和威尼斯的叫卖声——它们不论从哪里发出，都会汇集成尖厉的呼啸声，掠过水面——又从窗口涌了进来，唤醒了旧日的印象，那些欢乐的感觉和千头万绪、无计可施的心情。那么，那种通常能引起幻想的地方，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偏偏无法满足想象力的特殊需要呢？我在那些美丽地方，一再回顾这个问题，始终感到不能理解。我想，实际情况是：在这种要求面前，它们呈现的东西太多，多得在这个场合使用不了。这样，人们终于发觉，自己的工作与周围的景物格格不入，不象在那些不好不坏的普通景物面前那么得心应手，因为在这些景物面前，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幻想来丰富它们。威尼斯这样的地方太骄傲了，不会接受这种施舍。威尼斯不需要施舍，它永远只是慷慨地赐予。我们可以靠它得益无穷，但必须不抱任何目的，或者完全听命于它，为它服役。很遗憾，这些回顾便是如此。然而总的说来，毫无疑问，一个人的作品，或者整个“文学成果”，还是会因此而得到益处。从长

远来看，虚耗的注意力往往会发生奇妙的施肥作用。问题完全在于，这种注意力如何遭到哄骗，以致付之东流。有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哄骗，也有行踪诡秘、不露声色的哄骗。我想，即使是一位巧夺天工的艺术家，单凭真诚朴实的信念，单凭热烈的期望，还不足以免遭它们的欺骗。

在这里试图回顾我的写作意图的萌芽时，我看应该说，我最早有的不是某个想入非非的"情节"——这是一个极坏的名称——也不是我的头脑中突然闪现了一系列人与人的关系，或者任何一个场面，那种可以凭自身的逻辑，不必编故事的人操心，立即进入行动，展开情节，或者以急行军的方式奔向终点的东西。我所有的只是一个人物，一个特定的、引人入胜的少女的性格和形象，一个"主题"通常所有的各个因素，当然还有背景等等，则都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必须再次说明，回顾这整个发展过程，回顾这么一个人物怎样在我的想象中推动一切，我觉得，这是与那位少女本身，与她最光辉的时刻一样有趣的。那种发展的潜在力量，一粒种子要破土而出的必然趋势，蕴藏在心头的思想要尽可能向上生长，伸向阳光和空气，开出茂盛的花朵来的美好决心，正是小说家的艺术魅力所在。同样，在已经开垦的土地上，从一个恰当的立足点出发，回顾事物的亲切成长过程——追溯和重现它的每一个步伐和阶段，这种美好的可能性也是引人入胜的。我经常怀着眷恋的心情，回忆伊凡·屠格涅夫几年前讲过的一段话，那是他关于小说构思的一般渊源所作的经验之谈。对他说来，一部小说开始时，几乎总是先有一个或几个人物的影子，他们在他的眼前浮动，象真的又象假的，并以各自的方式，按照各自的特点，祈求他的关心，引起他的兴趣，吁请他的同情。这样，在他眼中，他们象

是disponibles[①]，可以遭逢各种命运以及生活中的各种际遇；他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然而仍必须为他们寻找准确的关系，那种能完美地表现他们的关系；去想象、创造、选择和组合那些最有用、最足以说明这些人物的情境，他们最可能引起或感受的各种复杂状况。

"找到这些东西，也就是找到了我的'故事'，"他说，"这就是我创作的途径。结果是我时常受到指责，说我缺乏足够的'故事'。从我自己来说，我已有了我需要的一切——表现我的人物，展示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因为那便是我的全部要求。如果我对他们观察得久了，我就会看见他们走到一起来，看见他们固定在一个位置上，看见他们参与这一或另一活动，遭受这一或另一困难。他们的神态，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便构成了我对他们的叙述，而且始终不会越出我为他们划定的背景——对这一切我只得说，很遗憾，que cela manque souvent d'architecture[②]。但我想，我宁可少一些结构，不愿多一些，如果结构会影响我所表现的真实的话。法国人当然对我感到不满足——他们在这方面是富有天才的，因此表现得很出色，不过说实话，一个人也只能根据自己的才能尽力而为。至于一个人无意之中得到的胚芽，它们本身的来历如何，那么正如你所问的，谁知道它们来自哪里呢？这件事说来话长，必须回到遥远的过去才能回答。我们可以说的也许只是：它们来自天空的每一个部分，它们几乎存在于道路的每一个转角。它们堆积在那里，我们总是从这中间在寻找和挑选。它们是生活带来的——我的意思是说，生活在向前发展时，顺

① 法文：空闲人员。

② 法文：那常常是缺乏结构的。

便把它们带给了我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外来的，是强加给我们的，是随着生活之流漂进我们心头的。固执己见的批评家常常为他的头脑所不能接受的主题哓哓不休，现在情况既然如此，他的争论就显得愚蠢无知了。他能够指出，它应该怎么样吗？可是他的任务主要就是指出这点。Il en serait bien embar rassé①。啊，如果他能指出我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那是另一回事，那才是他尽了自己的本分。"我这位卓越的朋友最后说："我把我的'结构'给了他，这已经够了。"

这位杰出的天才就是这么说的。想起他的话，我感到欣慰，我感激他指出了一个孤立的角色，一个游离的人物，一个disponible的形象中包含的巨大潜力。它提高了我当时的认识，使我看到了想象力所具有的那种幸运的机能，懂得了如何使虚构的或遇见的一个、两个或几个人物发挥幼芽的作用和能力。我自己也是意识到我的人物比意识到他们的环境早得多——过早的考虑后者，偏爱后者，一般说来，我认为是本末倒置。我羡慕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他们可以先看到自己的故事，然后才发现故事中的人物，但我不想仿效他们，我很难想象，任何故事可以完全不需要人物的推动，我也很难想象，任何场面可以不必依靠处在这场面中的人物的性质，因而也是他们对这场面的态度，便引起人们的兴趣。在当时正在崛兴的一些小说家中间，我知道有所谓如实描述的方法，根据这些方法，场面可以无须人物的支持。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仍相信，那位可敬的俄国作家的话是有价值的，它们向我证明，我不必毫无根据地去作任何这种操练。另一些来自同一源泉的回声，也在我耳

① 法文：他对此感到十分为难。

边回旋，我承认，它们的音量纵然不算太大，但却同样历久不衰。在这一切之后，为了实际运用，就不可能不对那个遭到蹂躏、歪曲、混淆的问题，即“主题”在小说中的客观价值以至如何评价它的问题，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认识。

在这方面，我很早就要求自己对这种价值作出准确的估计，从而把关于“不道德”主题和道德主题的无聊争论一笔勾销。我完全同意，衡量某一个主题的价值应该有一个标准，这个问题是一旦得到准确的回答，就可以统率其他一切的——一句话，它是否正当，是否确实，是否真诚，是否来自对生活的直接印象或观察？——但我认为，批评家从一开始就忽视各个领域的界线，各种术语的定义，提出主观的要求，这大多是不足为训的。在我的记忆中，我早年时期的气氛显示，它被那些无益的争论弄得一片黑暗——今天的不同只是我终于失去了耐性，不再把它们放在心上了。我想，就这一点而论，最有益和近似的真理应该是：一部艺术作品的“道德”意义如何，完全看它再现的真实生活多寡而定。这样，问题显然回到了艺术家的基本感受能力的类型和程度上来，这是产生他的主题的土壤。这土壤的性质和效力，它以恰如其分的鲜明和准确“培育”生活图象的能耐，便或强或弱地体现了作品中反映的道德价值。这因素，换句话说，实际就是主题跟刻在头脑中的某种印象，跟某种真挚的体验，具有或多或少的密切关系。但是，艺术家的个性笼罩着一切——它最终影响着作品的价值——这当然不是说，它不是一个千差万别、变化多端的因素；事实上，它在某一场合表现为丰富多采的媒介，在另一场合却可能比较贫乏和隐蔽。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重大价值，它的力量不仅在于在严密保持那个形式的前提下，能表现个人

和总的主题的各种不同关系，对生活的各种不同观点，反映和描摹事物的各种不同倾向——这是人与人（或者在一定的范围内，男人和女人）的状况不可能完全相同造成的——而且在于它具有丰富的潜力，对它的形式越是使用得充分，越是接近突破它的边缘，它的特点也越是鲜明突出。

总之，小说这幢大厦不是只有一个窗户，它有千千万万的窗户——它们的数目多得不可计算；它正面那堵巨大的墙上，按照各人观察的需要，或者个人意志的要求，开着不少窗户，有的已经打通，有的还在开凿。这些不同形状和大小的窗洞，一起面对着人生的场景，因此我们可以指望它们提供的报导，比我们设想的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它们充其量不过是窗户，是在一堵遮蔽着一切的墙上开的一些窟窿，它们高踞在上，彼此不相为谋；它们不是有铰链的门，可以直接通向生活。但它们有各自的标记，即在每个洞口都站着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一双眼睛，或者至少有一架望远镜作为观察的独特工具，保证使用它的人得到与别人不同的印象。他和他周围的人都在观看同一表演，但一个人看到的多一些，另一个人看到的少一些，一个人看到的是黑的，另一个人看到的是白的，一个人看到的大一些，另一个人看到的小一些，一个人看到的粗糙一些，另一个人看到的精致一些，如此等等。幸好对任何一件事物说来，总有一双眼睛能看到它，总有一个窗户会对着它；我说“幸好”，是因为它们的视野之大是不可计算的。人生的场景广阔无垠，“选择主题”的机会也多不胜数。开的窗洞或者大，或者建有阳台，或者象一条裂缝，或者洞口低矮，这些便是“文学形式”，但它们不论个别或全体，如果没有驻在洞口的观察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艺术家的意识，便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告诉我这

个艺术家是何等样人，我就可以告诉你，他看到的是什么。从而我也能立即向你说明，他那无边的自由和他所提示的“道德”。

这一切都离题太远了，我要谈的只是，促使我写《画像》的最早的模糊动机，无非是我抓到了一个人物，至于这个人物我是从哪里得到的，就不在这里细说了。我只想说，我似乎整个儿掌握了它，这样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它对我来说变得那么熟悉，而它的魅力却丝毫也没有减少；我感到焦急，痛苦，因为我看到它蠢蠢欲动，急于走进生活中来。这也就是说，我看到它在迎接它的命运——某一种命运，至于究竟是哪一种命运，这还是个未知数，它有各种可能性。就这样，我有了一个鲜明的人物——说来奇怪，它已那么鲜明，尽管它还没有着落，还没确定的环境，还没跟任何人发生接触，而这一切却是我们对一个人获得鲜明印象的主要条件。如果这个幻象还没有找到适当的位置，它怎么能鲜明呢？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一切，主要依靠它有个固定的位置。毫无疑问，一个人如果能够做一件细致的、也许还是繁重的工作，记下他的想象力发展的过程，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他就可以说明，在某一时刻，它发生了什么特殊变化，例如，他可以比较清楚地告诉你，在某一情况影响下，它可能采取（直接从生活中采取）哪一具体的、生动的形态或形式。于是你看到，这个人物已在这一程度上被置于一定的位置上——置于想象力中，想象力容纳了它，接待它，保护它，欣赏它，充分意识到它存在于黑暗的、拥挤的、杂乱的内心深处，正如善于利用寄存的珍品“牟取利益”的精明的珠宝古玩商，意识到有一件希罕的小“物品”，已由一位没落的、神秘的贵妇人或者一名业余投机家放进他的柜子，只要用钥匙打开柜子的门，它就可以脱颖而出，显露光彩了。

我承认，这种比喻，对我在这里谈的那个特定的“价值”而言，未免过于美好了，那是一位年轻女性的形象，十分奇怪，它处在我的支配下，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在亲切的回忆看来，这情形是合适的，而我的虔诚心愿只是要为我的宝物物色一个恰当的安置地点。我提醒自己，一个买卖人有了一件精品，宁可不予“出售”，宁可把它无限期锁在柜子里，也不愿让它落入俗人之手，不论这人肯出多大价钱。有些经营这类形式、形象和珍宝的人，是具有这种高雅情趣的。然而，问题是这一小块基石，这一个向命运挑战的少女的形象，起先是《一位女士的画像》这幢大建筑物的全部材料。这是一幢又高又大的房子——至少在今天回顾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尽管如此，它仍得环绕着我这位年轻的少女建造起来，而她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从艺术上说，这也是我应该关心的范围，因为我承认，我又一次迷失在分析结构中了。那么根据什么逻辑增长法，这个小小的“人物”，一个聪明而傲岸的少女的单薄影子，居然会满足各种必要的条件来构成一个主题呢？——确实，这种单薄性至少怎样才不致损害这一主题？天天有千百万骄傲的少女，不论聪明的或不聪明的，在对抗着她们的命运，那么这对她们未来的命运究竟有什么影响，以致值得我们来为它呕心沥血？小说从它本身的性质来看，就是一种“费力的事”，是为某一件事费尽心机，它所采取的形式越大，所费的力气当然也越多。因此，很清楚，我所要做的，就是要为伊莎贝尔·阿切尔作一番费尽心机的安排。

我似乎还记得，我看到了这是一件费力的事，但同时我也承认，这问题有它的迷人之处。不论你有多少聪明才智，要解决这类问题，你立即会发现，它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内容。令人

惊异的是，每当我们展望世界的时候，我们便看到，伊莎贝尔·阿切尔们，甚至那些比她渺小得多的女子，都在坚决地、无所顾忌地要求在文学中得到体现。乔治·爱略特曾经卓越地指出："人类的爱的财富，正是由这些弱女子在一代代传下去。"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必然是重要的，正如在《亚当·比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米德尔马契》和《丹尼尔·狄朗达》中，海蒂·索勒尔、玛吉·塔利佛、罗莎蒙德·文西、格温杜琳·哈莱思[①]必然是重要的一样。她们理直气壮、神采奕奕地走进了作品，她们始终用自己的脚在走路，用自己的肺在呼吸。尽管这样，她们仍属于那一类人物，这类人物单凭自己一个人，是很难成为兴趣中心的。事实上，这是非常难的，因此许多熟练的艺术大师，如狄更斯和瓦尔特·司各特，以至基本上具有同样巧妙的写作技巧的史蒂文生，都宁可不接触这个问题。我们发现，有些作家回避这问题的方法，实在就是扬言这不值得他们去做。但是避而不谈并不能挽回他们的声誉；贬低一种价值，并不能成为对这种价值的鉴定，甚至不能成为我们对它的认识还不充分的证明，这对任何真理都是毫无益处的。从艺术上看，一个艺术家把一件事"讲得"尽可能坏，并不能掩盖他对这件事的糊涂认识。应该采取更好的办法，而最好的办法还是首先不要故步自封。

同时，关于莎士比亚和乔治·爱略特的作证，我们可以这么回答：他们虽然承认他们的朱丽叶们、克莉奥佩特拉们、鲍细娅们[②]（鲍细娅可以说就是聪明而骄傲的少女的典型和范例）

---

① 这里列举的都是乔治·爱略特的作品以及这些作品中的女主人公。

② 克莉奥佩特拉和鲍细娅分别是莎士比亚的剧本《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和《威尼斯商人》中的女主人公。

的“重要性”，承认海蒂们、玛吉们、罗莎蒙德们、格温杜琳们的“重要性”，但这种承认是有条件的，他们在把这些弱者作为主题的主要支柱时，从没让她们单独来承担它的重量，正如剧作家们所说，在缺乏暗杀、战争或世界大变乱时，便用喜剧性的穿插和次要情节来弥补她们的不足。如果说她们在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已达到了她们所能要求的程度，那么这是在其他许多人的协助下完成的，而这些人都是比她们强得多的男子，另外，他们每人又与其他许多人发生关系，这些关系对他们说来，又是与那个关系同样重要的。克莉奥佩特拉对安东尼是无限重要的，但他的同僚，他的敌人，罗马国家，以及面临的战争危机，也是异常重要的。鲍细娅对安东尼奥说来，对夏洛克说来，对摩洛哥王子说来，对那无数个觊觎她的王子说来，都是重要的，但这些人又有着其他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安东尼奥说来，显然，其中有夏洛克和巴沙尼奥，以及他那失事的货船和极端困难的处境。这一困难，事实上由于同样的原因，对鲍细娅也是重要的——虽然我们关心这一点，只是因为我们关心鲍细娅。不论怎样，她之得到我们的关心，以及一切几乎都由此而引起这点，已足以证实我的论点，因为这个卓越的例子说明，在一个纯粹的少女身上存在着价值。（我说“纯粹的”少女，是因为我猜想，尽管莎士比亚感兴趣的也许主要是王子们的爱情，他还是没有让他为少女所作的最好的呼吁，建立在她高贵的社会地位上。）这是一个例子，说明要使乔治·爱略特的“弱女子”成为作品的中心，即使不是唯一的中心，至少也应成为最明确的任务，在这方面我们还面对着深刻的困难。

对一个真正醉心于艺术的作者说来，迎接深刻的困难，几乎任何时候都是去感受一种美好的鼓舞，哪怕这是一种痛苦，

而真正有了这种感受，就会希望危险越大越好。在这种情况下，最值得他去解决的困难，只能是事件所允许的最大的困难。这样，我记得我在这里感到（那是在我的阵地始终显得特别不稳定的情况下），为了打胜这一仗，有一条途径会比其他的好，也许，甚至比其他任何途径都好得多！那种蕴藏着乔治·爱略特的"珍宝"的弱女子，既然吸引了那么些好奇的人，对这些人有着重要意义，那么对她自己来说，她也应该具有各种可能的重要意义，这些意义是可以处理的，事实上从我们开始考虑它们的时候起，它们就在向我们提出这个要求。在集中描写这种具有魅力的弱者时，总有一种取巧的办法，那就是描写她和她周围人物的关系，利用它作为回避、躲开和放弃直接描写的捷径。把这主要写成他们的关系，一切就算解决了：你表现了她的全部作用，而且在把这个上层建筑建立起来的同时，以最轻松的办法表现了它。不过，我记得很清楚，在我现在建立的这个画面中，这种轻松的办法对我很少吸引力；我记得，我怎样为了摆脱它，正直地在两个秤盘中调整着重量。我对自己说："把问题的中心放在少女本人的意识中，你就可以得到你所能期望的最有趣、最美好的困难了。坚持这一点——把它作为中心，把最重的砝码放在那只秤盘里，这将基本上成为她与她自己的关系的秤盘。只要与此同时，使她对不属于她自身的事物发生足够的兴趣，就不必担心那种关系会过于狭隘。另外，把较轻的砝码放在另一个秤盘中（它通常是使兴趣的秤杆发生变化的一头）。总之，对你的女主人公周围的人物——尤其是男性——的意识减少重量，使它只是为那重的一头服务。不论怎样，看一看这样做的效果如何。在这种精心设计下，是否会出现较好的局面？这少女飞翔着，她作为一个可爱的人，是不会泯灭的，

我的任务只是按照那个方式，把她最充分的表现出来，尽可能满足它的一切要求。完全依靠她和她个人的心理变化，把故事进行下去，记住，这就需要你真正来‘创造’她。”

我便是这么考虑的，我至今还能看到，这需要我精益求精，需要有充分的信心，才能在这一小方土地上，建造一幢精美、细致、大小得当的砖石房屋，使它高耸在这块土地上，用建筑上的话说，就是使它成为一块文学纪念碑。这便是今天呈现在我面前的《画像》的面貌，屠格涅夫将会说，这是一幢有“结构”能力的房屋，而在作者本人的心目中，它是他仅次于《使节》的最和谐的作品——但《使节》是在这以后许多年写的，毫无疑问，它是最完美的上乘之作。有一点我是下定决心的，即虽然我很清楚，为了创造一种兴趣，我必须一块砖一块砖往上送，但我决不愿贻人口实，说我在线条、尺寸和比例方面有任何不当之处。我要建造的是一幢大房子，它具有人们所说的雕花的拱顶和彩绘的拱门，但同时又不能让读者脚下的棋盘格路面，显得没有在每一点上都铺到墙脚边。在重读本书时，那种谨慎的精神总是最使我感动的熟悉的音调，在我的耳朵听来，它证明我尽量想增进读者的兴趣。考虑到我的主题可能有的局限性，我觉得，任何这种增进都是必要的，这方面的发展只是那个热烈的探索的一般表现而已。确实，我感到，这是我对小说的演进所能作的全部说明，正是在这个题目下，我认为，书中出现的一切增殖部分都是必要的，涌现的一切复杂事物都是合理的。至于那位少女的复杂心理，那自然是主要的；它是基本的，或者至少是伊莎贝尔·阿切尔一出场就带有的光。然而它只经历了一段路程，另一些互相竞争、互相矛盾的光便出现了，它们显得五光十色，象烟火——罗马烟火，轮转烟火等等，使人眼花缭乱，

但这都是用来说明她的。我无疑是在暗中摸索，探求那些合理的复杂事物，因为构成书中呈现的总的情势的事物，它们的每一个脚步，我现在已无法一一指出。我只能说，它们按照现在的面貌存在着，而且数量相当多，至于它们的来龙去脉，我承认，我的回忆还是一片空白。

我觉得，好象我一天早晨醒来，突然发现了那些人物——拉尔夫·杜歇和他的父母，梅尔夫人，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和他的女儿，他的姊姊，沃伯顿勋爵，卡斯帕·戈德伍德，以及斯塔克波尔小姐，他们对伊莎贝尔·阿切尔的故事都是作出了贡献的。我认识他们，熟悉他们。他们是构成我的万花筒的人物，是我的"情节"中的具体项目。他们好象出于自己的动机，一下子跳了出来，浮到了我的眼前，他们全都是为了要回答我那个基本的问题："那么她将做什么呢？"他们的回答似乎是：如果我信任他们，他们将表演给我看。我信任了他们，我只坚持一个要求，这就是他们至少应尽量表演得有趣一些。他们象一群参加者和表演者，坐了火车来到正要举行节日活动的乡下，按照合约把这场活动进行下去。他们在这儿跟大家相处得很融洽，甚至象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这样一个游离在故事之外的人物（因为她的粘合力太小）也差强人意。小说家在紧张工作的时候，都了解一个真理：在任何作品中，总有一些成分是有本质意义的，其他一些则徒具形式；这一或那一人物，这一或那一题材的配置，可以说直接跟主题有关，另一些则不然，只有间接关系，纯粹出于处理上的方便。这是真理，然而对他却很少好处，因为只有建立在真知灼见上的评论，才能理解这点，而这样的评论在这世界上太少了。何况我完全明白，在这条苦难重重的道路上，他也不应该存有奢望。他可以考虑的只是：

他的利益不论以什么方式出现，全在于他使比较简单的、非常简单的表现形式具有了动人的魅力。这就是他有权得到的一切；他必须承认，他无权从读者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作为他们对他的报答或赏识。如果读者给了他过高的赞誉，他可以感到愉快——那是另一回事，但只能把它看作“随意给予”的赏金，出乎意外的收获，一棵他不想去摇动的果树上掉下来的果子。整个大地和空间都在策划反对他，他不可能从它们得到报答和赏识。因此正如我所说，在多数情况下，他最好一开始就训练自己，仅仅为取得“糊口的工资”而工作。糊口的工资是读者为享受一种“魅力”必须支付的表示最小限度关心的酬劳。偶然给予的可爱的“小账”，是他超出这范围的别具慧眼的行为，是给风吹动的树上直接掉进作者手头的金苹果。艺术家当然可以胡思乱想，向往某种天堂（艺术的天堂），在那里一切都可以得到明智的对待，因为人总是抱有这种奢望，很难对它们无动于衷。他能做到的，充其量只是记住它们是奢望罢了。

所有这一切，也许只是委婉曲折地说明，在《画像》中，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是我刚才提及的那个真理的突出例子——除了《使节》中的玛丽亚·戈斯特里，她便是最好的例子，而那时前者还没有诞生。这两个人物中的任何一个都只是车子上的车轮，谁也不属于车子本身，也从未有资格在车中占据一席位置。在那里是只有主题才能占有位置的，而它是以“男女主人公”和一些特殊人物（他们不妨说是国王和王后身边的高官显爵）为代表的。一个人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感到自己发挥了作用，这是不足为异的，因为一般说，凡是能感到自己的存在的一切，人们几乎总有些恋恋不舍。然而我们已看到，这种要求多么没有道理，在这方面多费笔墨，似乎并不恰当。玛丽

亚·戈斯特里和斯塔克波尔小姐因而都只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不是真正的角色。她们"竭尽全力"跟着车子跑，她们拼命拉住它，直跑到喘不出气来（可怜的斯塔克波尔小姐显然就是这样），但她们的脚从来没有踏上过车子，她们谁也没有一刻离开过尘土飞扬的地面。甚至可以说，她们有点象那些女鱼贩，这些女人在法国大革命前半段那最险恶的日子里①，帮助王室的马车从凡尔赛回到了巴黎。只是有一件事，我承认我可能会受到责问，即在这部小说里，我为什么让亨利艾塔（她占的比重无疑太大）这么爱管闲事，到处出头露面，显得这么奇怪，几乎不可理解？对这种破格现象，我马上会给予说明，而且以最和解的方式来说明。

还有一点是我更需要说明的，即如果在我的戏剧中，我对那些真正的角色，那些与斯塔克波尔小姐不同的人物抱着信任的态度，达到了我们所能有的最融洽的关系，那么还有我与读者的关系，这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我觉得那是除了我就没有人可以依靠的。对这问题的关心，便表现在我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地把砖头一块块砌上去。我把小小的笔触、虚构和顺便增加的一些事物，都算作砖块，现在整个算起来，我发现它们实在相当多，而且我砌得很仔细，尽量做到天衣无缝，没有破绽。这是细节的效果，我连最小的细节也没有放过；然而在这方面还应该补充一句：我希望，这块平凡的纪念碑的总的全面的气氛仍然保存着。至少我觉得，在大量必要而巧妙的细节描写方面，我掌握了关键的部分，因为我记得，在表现我这位少女的时候，我总是着重指出她那些最显著的特点。"她将'做'什么

① 指1792年法国王室企图对革命进行反扑的时期。

呢？嗯，她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欧洲去；事实上，这便将成为她的主要冒险活动中重要的一部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惊人的时代里，即使对于'弱女子'说来，到欧洲去已不是了不起的惊险经历。但她那些惊险经历之所以显得平凡，除了与暴风骤雨，与惊心动魄的事件，与战争、暗杀和暴死等毫无瓜葛以外，还有更主要的方面。这就是它们只存在于她的意识中，或者不妨说，只活动于她的意识中，离开了她的意识，它们便一无所有。但这种意识使它们发生了神秘的转化，转化成了戏剧的，或者用较为轻松的话说，转化成了'故事'的材料，而显示这种转化不仅是困难的，也是美的。"我认为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我想，有两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种转化，这是罕见的化学反应的两个事例。那就是伊莎贝尔在花园山庄，一天下午天正下雨，她出外散步或做什么后回到客厅中，她看到了梅尔夫人，后者异常安详地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弹着钢琴，就在这个时刻，在这个人物面前，在逐渐降临的暮色中，伊莎贝尔深深意识到，这个前一分钟她还完全不知道的人物，将在她的生活中引起一个转折点。在艺术表现上，画蛇添足和毫无含蓄是最可怕的，我现在也不想这么做；这儿问题还是在于，如何以最少的笔墨产生最大的效果。

思想紧张达到顶点，然而一切表现仍保持在原来的状态，如果能做到这点，使整个事物发挥充分的作用，我就可以显示，"沸腾的"内心生活可以对经历这种生活的人发生什么影响，尽管表面上一切照常。我不能想象，这一理想的应用还有比后半部那长长的几段文字更彻底的，这是关于我这位少女深夜所作的离奇沉思，这次沉思成了她生命中一个里程碑。从实质来看，这不过是一种探索和评价，但是它的作用却比二十件"事

件”更大。我的构思是要使它既具备事件的全部活力，又保持最经济的画面。她坐在即将熄灭的炉火旁边，时已深夜，心头笼罩着一个幻觉，仿佛最后的严峻时刻已突然来到眼前。全部的表现只是她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然而这还包含着一个意图，就是要使她那神志清醒的静止状态显得“意味深长”，仿佛一个人在沙漠中突然望见了一辆大篷车，或者在洋面上发现了一只海盗船。就这一点说，它表达了小说家所向往的一种发现，这对他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走近她，她也没有一刻离开坐位。这显然是全书中最好的部分，但它只是总的计划的最高体现。至于亨利艾塔，我刚才没有讲完，我要为她表示的歉意是：她的频繁出场，并不属于我的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只是我热心过头的结果。在处理我的题材时，我总是表现过多，而不是表现不足（在可以有所选择或面临危险时），这是我早已存在的倾向。（我知道，我的许多同行完全不同意我的意见，但我始终认为，表现过多是危害较小的。）《画像》中的这种处理，实际就是说明，我从没忘记必须特别注意故事的趣味性，不能有任何疏忽。我谈到过“单薄”的危险，这只能靠竭尽全力培植活跃的因素来克服。至少我今天是这么看的。在当时，亨利艾塔必然是我心目中美好的活跃因素之一。此外还有一件事得提一下。在那时以前几年，我来到了伦敦居住，在这些日子里，“国际的”光照进了我的意识，留下了强烈而鲜明的痕迹，我的作品中不少画面便处在这光线的照射下。但那已是另一个问题。关于它，要说的话实在太多了。

第 一 章

在某些情况下，所谓午后茶点这段时间是最令人心旷神怡的，生活中这样的时刻并不多。有时候，不论你喝不喝茶——有些人当然是从来不喝的——这种场合本身便会给你带来一种乐趣。在我为这简单的故事揭开第一页的时候，我心头想到的那些情景，就为无伤大雅的消闲提供了一幅绝妙的背景。这是在英国乡间一幢古老的住宅前面，草坪上陈设着小小的茶会所需要的一切，时间正当盛夏，阳光绚丽的下午刚过去一半，那也是我所说最动人的时刻。这时，下午的一部分已经消逝，但大部分还留着，而留着的正是无限美好而珍贵的部分。真正的暮色还有好几个小时才会到来，然而夏季的强烈光线已开始进入低潮，空气已变得温和宜人，阴影已长长地铺展在平坦稠密的绿茵上。不过它们还在慢慢伸长，这景色使人感到，一种闲情逸致似乎正姗姗而来，这也许就是处在此时此地，心情特别舒畅的主要原因。从五点到八点这段短短的时间，有时仿佛永无尽头似的，不过逢到这样的场合，它给予人的只能是永恒的欢乐。当时在场的几个人，正静静领略着这种欢乐，他们中间没有女性，尽管一般认为，在我提到的这种茶会中，她们照例是不可缺少的角色。几条黑影横卧在碧绿的草坪上，显得直溜溜的，棱角分明。其中一条属于一位老人，他坐在扶手高高的柳条椅上，离矮小的茶几不远，还有两条属于年轻人，他们正

在他前面往来蹀躞，偶尔也闲谈几句。老人手中拿着茶杯，杯子特别大，款式也跟那套茶具不同，色彩鲜艳夺目。他喝茶时小心翼翼，把杯子擎在嘴边，停了好大一会儿，眼睛一直在端详对面那幢房子。他那两位同伴也许已经喝够了茶，或者对这种享受没多大兴趣，他们在抽烟，一边信步溜跶。其中一个每逢走过老人跟前，总要凝神瞧他一眼，但老人没有发觉他在看他，目光仍滞留在住宅前面那堵华丽的红砖墙上。房屋耸立在草坪的另一边，确是一座值得这么观赏的建筑物，在我试图为英国的独特风光勾勒的这幅草图中，它是最富有特色的景物。

它高踞在一片小山岗上，俯瞰着河水——那就是泰晤士河，离伦敦大约四十英里。面对草坪的，是长长一列三角顶红砖墙，尽管时间和风雨已给它脸上画出了各种花纹，它却更显得妖媚多姿。墙壁上攀缘着一簇簇常春藤，烟囱几个几个的丛集在一起，窗户隐没在爬山虎中。这是一幢有名目、有来历的房子，一提起它，那位正在用茶的老先生就会津津有味地告诉你：它是在爱德华六世时期建造的，曾经接待过伊丽莎白女王，她在这儿度过了一夜（女王陛下的御体睡过的那张豪华而又坚硬不堪的大床，至今仍是那套寝室中的珍贵陈列品），克伦威尔起兵之后，它大部毁于战火，变得疮痍满目，到王政复辟时期才恢复旧观，并且扩大了许多，进入十八世纪以后，它又经过翻造和改建，然后落入一位精明的美国银行家之手，由他细心保护下来。他当时买它，本来只是贪图它价钱便宜（原因很复杂，无法在这里一一细表），所以买下之后，心里还一直在嘀咕，嫌它式样太难看，建筑太古老，又不太宽敞等等，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他才真正对它产生了美感，领会了它的妙处，能够告诉你，站在什么角度才可以把它的优点尽收眼底，在什

么时刻它那变化多端的突出部分投出的阴影——它们投射在那温暖而困倦的砖墙上，显得那么柔和——大小才最适当。除此以外，正如我所说的，它历代的所有人和居住者，他大都能一一列举其姓名，而其中还颇有几个知名人士；不过他这么讲的时候，言外之意无异表示，它的最后一任主人也并不是无名之辈。我们现在涉及的那部分草坪，不在房屋的前面，它的正门在另一个方向。因此，这儿非常幽雅清静，那一大片如茵的绿草铺展在平坦的小山顶上，似乎就是屋内那豪华陈设的延续。高大的麻栎和山毛榉静悄悄的，树荫象丝线窗帘投下的阴影那么幽暗。草坪上的布置给人以室内的感觉，椅子上设有坐垫和瑰丽多采的毛毯，书和报纸散置在草坪上。河流还隔着一段距离；在地面开始倾斜的地方，严格说，也就到了草坪的尽头。但是向着河边徜徉，仍有一种令人神往的乐趣。

坐在茶桌边的老先生是三十年前从美国来的。除了自己的行装以外，他还带来了一张美国人的相貌；不仅带来了，还把它保存得好好的。因此，必要的话，他完全相信，他还可以带着它回到祖国去。但时至今日，很清楚，他不可能再迁徙了，他的旅程已经走完，目前不过在略事歇息，等待长眠的到来。他生得五官端正，那张狭长的脸上刮得光溜溜的，眉宇间有一种安详而精明的神色。这显然是一张表情不太丰富的脸，因此那种沾沾自喜、老谋深算的神态，更显得难能可贵。它似乎在说，他的一生是成功的，但似乎也在表示，他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的成功不应招致嫉妒，他饱经沧桑，经历了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他在待人接物方面无疑很有经验，然而从他那清癯宽大的双颊上流露出来的一抹浅笑中，却能看到一种近乎迂拙淳朴的表情——在他最后小心翼翼、慢条斯理地把他的大茶杯放回

桌上时，这种微笑也闪耀在他那诙谐风趣的眼眸里。他穿着一身刷得干干净净的黑色衣服，显得雅致大方；只是膝上覆着一方围巾，脚上套着一双厚墩墩的绣花拖鞋。一只漂亮的柯利狗躺在草地上，离他的座椅不远，两眼直盯着主人的脸，那股亲热劲儿，就跟它的主人端详住宅时的那副庄严的外貌差不多。还有一只长毛小狗跳跳蹦蹦的，不时漫不经心地瞟一眼另外那两个人。

他们中一个风度翩翩，大约三十五岁，生就一张英国人的脸，与我刚才描写的那位老先生正好构成鲜明的对照。这是一张相当漂亮的脸，容貌清新秀丽，神态开朗，脸上的线条挺直有力，那对灰色眼睛充满生气，下巴颏上蓄有一簇浓密的栗色胡须。这人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流露出一种称心如意的优越感，那种天性无忧无虑而又经过高深文化熏陶之后形成的气质，以致每一个看到他的人，无意之间几乎都会泛起一种歆羡的心情。他穿一双有踢马刺的长统靴，似乎经过长途跋涉，刚跳下马背。他戴着一顶白礼帽，帽子显得大了一些；他背抄着双手，一副肮脏的狗皮手套被揉成一团，攥在又大又白、形状美好的拳头里。

他的同伴正在他旁边踱来踱去，那是一个跟他完全不同类型的人，这人虽然也会激起你强烈的好奇心，但与另一个不一样，不会使你几乎盲目地指望取得他的位置。他生得又瘦又高，很不结实，有些弱不禁风的样子。他的脸丑陋，充满病态，但是机智而带有一股魅力。他留着唇髭和鬓髯，然而乱蓬蓬的，绝不美观。他的相貌聪明而不健康——这种结果决不是幸福的征兆。他穿一件咖啡色丝绒上装，手一直插在裤袋里，从他的姿势看，这已成为他根深蒂固的习惯。他的步子有些蹒

跚，悠悠晃晃的不太有力。我已经说过，每逢他走过老人的座椅前面，照例要打量他一下，这时如果把他们的脸作个比较，你就不难发现，他们是父子俩。最后，父亲察觉到了儿子的目光，于是慈祥地向他微微一笑。

“我近来身体很好，”他说。

“你把茶都喝了？”儿子问。

“喝啦，而且味道挺不错的。”

“要不再给你来一些？”

老人琢磨着，神态那么悠闲。“我想，还是等一会儿再说吧。”他讲话带美国口音。

“你冷不冷？”儿子问。

父亲慢腾腾地按摩着腿。“咳，我说不上来。我得感觉到了才能讲啊。”

“也许别人可以替你感觉吧，”较年轻的那位笑道。

“唔，要是永远有人能替我感觉，那可好啦！沃伯顿勋爵，你能替我感觉吗？”

“行，当然可以，”那个被称作沃伯顿勋爵的人立即回答道。“凭你这神气我就可以担保，你这会儿一定怪舒服的。”

“对，我也这么想，我各方面都很舒服，”老人低头看看膝上的葱绿围巾，把它铺平。“事实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舒舒服服的，因此我想，我可能习惯了，反而感觉不到舒服了。”

“是的，那是对舒服的厌倦，”沃伯顿勋爵说。“我们只有在不舒服的时候，才会有所感觉。”

“真没想到，我们竟会这么与众不同，”他的同伴说。

“是的，毫无疑问，我们跟一般人不一样，”沃伯顿勋爵喃喃地说。这以后，三个人都沉默了一会；两个年轻的站在那

儿，俯视着另外那一个，不一会，后者提出，想再喝一点茶。

“我看你裹着那条围巾，一定挺不自在的，”沃伯顿勋爵趁他的同伴给老人斟茶的当儿，这么指出道。

“哦，不成，他不能拿掉那块围巾！”穿丝绒上装的先生大叫起来。“你可别给他灌输这种思想呀。”

“它是我的太太的，”老人简单地说。

“啊，如果这是出于感情上的原因……”沃伯顿勋爵做了一个抱歉的姿势。

“我想，等她回来，我得把它还给她了，”老人继续道。

“我劝你还是别那么做的好。你应该留着它，用它来盖你那两条不中用的病腿。”

“得啦，我不准你诬蔑我的腿，”老人说。“据我看，它们一点不比你的差。”

“好吧，你爱把我的腿说成什么样子，悉听尊便，”他的儿子回答，一面把茶递给他。

“算了，我们是两只瘸腿的鸭子，我看不出我们有多大差别。”

“非常感谢，蒙你把我叫做鸭子。你觉得茶怎么样？”

“哦，太烫了一点。”

“我倒是好意让它热一些呢。”

“可惜好过头啦，”老人嘀咕道，口气是慈爱的。“他挺会护理病人呢，沃伯顿勋爵。”

“你是说他有些笨手笨脚？”沃伯顿勋爵问。

“不，我没有这个意思，要知道他也是个病号呀。他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确实是个好护士。我说他好，就因为他自个儿也病着呢。”



“嗨，又来啦，爸爸！”那位其貌不扬的年轻人嚷了起来。

“唉，你是有病嘛，我倒但愿你没有。不过我看，你这也是无可奈何啊。”

“我还想试试，可能还有办法，”年轻人回答。

“沃伯顿勋爵，你得过什么病没有？”他的父亲问。

沃伯顿勋爵思忖了一下。“得过一回，先生，在波斯湾。”

“他这是哄你的，爸爸，”另一个年轻人说。“那不过是一种开玩笑的方式。”

“噢，如今开玩笑的方式太多啦，”父亲平静地回答。“不过，不管怎么说，沃伯顿勋爵，你可不象害过什么病的人。”

“他害的是厌世病，他刚才还跟我说来着，他对生活充满着忧虑，”沃伯顿勋爵的朋友说。

“先生，是真的吗？”老人严肃地问。

“如果是真的，令郎可没给我提供什么安慰。他这人真讨厌，没法好好谈心——简直是玩世不恭。他好象什么都不相信。”

“这又是一种开玩笑的方式，”那位被指责为玩世不恭的先生插嘴道。

“那都怪他的身体太坏，”他的父亲向沃伯顿勋爵解释道。“它影响了他的思想，改变了他对事物的看法。他好象觉得，他生来就是一个不幸的人。不过这几乎全是一套理论，没有影响他的情绪。我简直没看见他有不快乐的时候——他大多就象现在这个样子。他常常也使我受到了鼓舞。”

给他这么描摹的那位年轻人，瞧瞧沃伯顿勋爵，噗哧一笑。“这算是热情的颂扬，还是责备我浅薄啊？爸爸，你希望我把我的理论付诸实施不成？”



"不得了，这么着我们可有好戏看啦！"沃伯顿勋爵嚷了起来。

"我希望你别老是用那种口气说话，"老人说。

"沃伯顿的口气比我的更糟呢，他装出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我可一点也不觉得厌烦，我只是发现生活太有趣啦。"

"什么，太有趣？你明白，你不该那么想！"

"我在这儿可从不感到厌烦，"沃伯顿勋爵说。"在这儿可以这么聊聊，非常有意思。"

"这会不会又是一句笑话呀？"老人说。"不论你在哪里，你都没有理由感到厌倦。我在你那个年纪的时候，从没听到过这样的事。"

"那你一定成熟得太慢了。"

"哪里，我成熟得很快，这正是原因所在。在我二十岁的时候，说真的，我已经相当成熟。我废寝忘食地工作。一个人只要有事可干，他就不会感到厌烦。但你们这些年轻人现在都太空闲啦，你们一心只想着享乐。你们从不知足，而且游手好闲，钱又太多。"

"哟，对不起，"沃伯顿勋爵嚷道，"你可不能指责别人钱太多啊！"

"你是说因为我是一个银行家？"老人问。

"不妨说因为这个，也因为你的财产多得数不清，是不是？"

"他并不太富裕，"另一个年轻人指指他的父亲，同情地说。"他已经捐掉了一大笔钱。"

"噢，这该是他自己的钱吧，"沃伯顿勋爵说，"既然这样，这不正好证明他是大富翁吗？一个热心公益的人，最好不

要责备别人对幸福过于向往。”

“我父亲是很重视幸福——别人的幸福的。”

老人摇摇头。“我不敢说，我对这一代人的幸福作出过什么贡献。”

“亲爱的爸爸，你太谦虚啦！”

“这也只能算是一句笑话，先生，”沃伯顿勋爵说。

“你们年轻人把什么都当作笑话。没有笑话，你们就活不成啦。”

“幸亏世上有的是笑话，”那位其貌不扬的年轻人说。

“我不相信。我只相信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需要认真对待。你们年轻人有一天会看到这一点的。”

“事情越需要认真对待，可供说笑的机会也越多。”

“那就不是轻松的笑话啦，”老人说。“我相信，世界会发生重大变化的，而且不会一切都向好的方面变。”

“你的话我完全同意，先生，”沃伯顿勋爵宣称。“我毫不怀疑，世界会发生重大变化，各种意想不到的事都可能出现。正因为这样，我很难奉行你的劝告。你记得吧，有天你对我说，我应该‘抓紧’一件东西不放。要是这件东西明天就会给抛到九霄云外，那抓住它干什么呢？”

“你应该抓住一个漂亮的女人，”他的同伴说，又回头向他的父亲解释道：“他一心在寻找爱情呢。”

“可惜这些漂亮女人自身也难保啊！”沃伯顿勋爵感慨系之地说。

“不至于吧，她们是靠得住的，”老人回答。“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社会和政局变化，对她们没有影响。”

“你是说她们不会给消灭？那好吧，我一定一有机会就抓

住一个试试，我要把她当救生圈，拴在我的脖子上。”

“女士们会拯救我们，”老人说，“那是指她们中间的佼佼者——我主张对她们要有所区别。找一个好的，跟她结婚，你的生活就会有趣多了。”

他自己在婚姻上的经历不是美满的，这对他的儿子和客人，都已不是秘密，因此他这一席宽宏大量的话，可能感动了听的人，使他们不知不觉地沉默了一会。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对女人是主张区别对待的，所以他的话也可能是在为自己的错误现身说法。不过，当然啦，不论他的哪一位朋友，现在都不便接触这个问题，说他所选择的夫人，显然不能跻身于佼佼者之列。

“你是不是说，假如我娶了一个有趣的女人，我就会对生活发生兴趣？”沃伯顿勋爵问。“我还压根儿不打算结婚——你的儿子是歪曲了我的观点，但一个有趣的女人对我有何作用，现在还不得而知。”

“我倒想请教一下，你所谓有趣的女人的概念是什么，”他的同伴说。

“我的好朋友，概念这玩意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何况我这个概念更其虚无飘渺。我自己要把它弄清楚，也还得化一番力气呢。”

“好吧，你乐意爱谁，你就爱谁，只要你不来打我甥女儿的主意就成了，”老人说。

他的儿子大笑起来。“他会以为你故意拿这话逗他呢！我的好爸爸，你跟英国人生活了三十年，你从他们的谈话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可是他们心里想的，你却从来不懂！”

“我在说我自己要说的话，”老人泰然自若地宣称。

“很抱歉，我还没有见过你的甥女呢，”沃伯顿勋爵说。“大概我这还是头一回听人说到她。”

“她是我妻子的外甥女儿，杜歇太太正在把她带到英国来。”

接着小杜歇先生解释说：“你知道，我母亲在美国过了一个冬季，我们现在正等她回来。她通知我们说，她找到了一个外甥女儿，已邀她一块儿前来英国。”

“原来这么回事，她太好了，”沃伯顿勋爵说。“这位小姐是个有趣的女人吧？”

“我们跟你一样，对她也一无所知，我母亲没有细谈。她跟我们通信大多用电报，她的电报又象哑谜似的。人家说女人不会拟电文，我看我的母亲对压缩文字倒很有一手：‘美国已住厌，气候酷热，偕甥女返英，俟有合适舱位即启程。’她的电报就是这样，这是最后一份。这以前还有一份，我记得那是头一次提到她的甥女：‘已迁旅社，太糟，办事员粗鲁无礼，信寄此。携妹之女，去年亡故，赴欧，有两姊，颇能自主。’这份电报真弄得咱们父子俩如堕五里雾中，它可以有许多解释。”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老人说，“她把那位办事员教训了一顿。”

“连这一点也不能肯定，因为结果还是她给撵了出来。我们起先以为，她提到的‘妹’大概是指那个办事员的妹妹，后来一份电报提到了甥女，这才证明，那个‘妹’原来是我的一位姨妈。还有，‘两姊’是谁的两姊，也是问题，也许是我故世的姨妈的两个女儿吧。但谁‘颇能自主’，所谓自主又是什么意思？这一点还没有解决。这话是专指我母亲收留的那位小姐，还是也适用于那两个姐姐呢？再说，这是从精神上讲，还是从经济上讲的？它的意思是她们有一笔遗产，还是她们不希望依

赖别人的接济？或者仅仅表示她们爱好独立行事，不受约束？”

“不论它有没有别的意思，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杜歇先生发表意见道。

“到时候反正会知道，”沃伯顿勋爵说。“杜歇夫人什么时候可以到？”

“我们也一无所知；一有合适舱位就动身呗。可能她还在美国等船，也可能已经踏上了英国海岸。”

“要是那样，她该打电报来啦。”

“不见得，你等她电报，她的电报偏偏不来，你不等，它倒来了，”老人说。“她爱跟我搞突然袭击；她以为会发现我在干什么坏事。她还没发现过一次，不过她并不灰心。”

“这就是她说的自主精神，她一家人的特色呀。”她的儿子对这一点还比较赞许。“不论那几位小姐的崇高精神是什么，她自己也一点不比她们逊色。她一切都得亲自动手，不相信别人有力量帮助她。在她眼里，我是一枚没有胶水的邮票，派不了用场。要是我胆敢上利物浦去接她，她一辈子也不会饶恕我。”

“你的表妹到了，你至少该通知我一声吧？”沃伯顿勋爵问。

“只是你得遵守我刚才提出的条件，不能打她的主意！”杜歇先生再次宣称。

“这对我的打击可不小。你认为我还不够好吗？”

“我认为你相当好，但是我不喜欢她跟你结婚。我希望她不是上这儿来物色丈夫的，现在不少年轻小姐都这么做，好象在国内找不到一个满意的丈夫似的。再说，她可能已经有了对象，据我看，美国的女孩子一般都有未婚夫。何况归根结底，我还不能确定你是不是一个理想的丈夫。”

“很可能她已有了意中人，美国的女孩子我也认识不少，她们全都这样。不过说实在的，我看不出这会有什么不同！”接着，杜歇先生的客人又说道：“至于我是不是一名理想的丈夫，我也无从担保，只得试试再说！”

“你尽管试吧，只是别拿我的甥女儿作试验品呀，”老人说，他的反对是饶有风趣的。

“好吧，”沃伯顿勋爵回答，口气更加风趣，“说不定她还不值得我作试验呢。”

第 二 章

两个人这么互相调侃的时候，拉尔夫·杜歇漫步走到一旁去了。他的步子跟平时一样，没精打采的，两手插在口袋里，那只蹦蹦跳跳的小狗跟在他的脚后。他面对住宅，但眼睁向下，若有所思地盯着草地；这样，他正好落到了一个刚出现在住宅大门口的女性的目光中，有好一阵，他都没有发现她。最后，多亏那条小狗的行动，才引起了他对她的注意——它突然向前窜过去，一边一迭连声尖叫着，不过那吠声看来还是表示欢迎，不包含敌意。那位女性是个年轻姑娘，她似乎立即领会了小狗的问候。它飞一般跑过去，站在她脚边，昂起了头，一个劲的吠叫。看到这情形，她毫不迟疑地俯下身子，把它举在手里，脸对脸望着它，让它继续吠叫。它的主人趁这当儿跟了过去，这才发现本奇的新朋友是一位身材颀长的少女，穿一身玄青色衣服，一眼看去，显得俊俏秀丽。她没戴帽子，似乎就住在这幢房子里——这件事倒使这位小主人有些惘然，因为他知道，住宅的主人由于身体欠佳，不得不杜门谢客已有好久了。就在这时，另外那两位先生也发现了这个新来的人。

“哎哟，这位陌生女客是谁啊？”杜歇先生问。

“也许就是杜歇夫人的甥女，那位颇能自主的年轻女士吧，”沃伯顿勋爵提醒他。“瞧她对待那条狗的样子，我看一定是。”

这会儿，那只柯利狗的注意力也给吸引过去了，它赶紧迈着碎步，向伫立在门口的年轻女子跑去，一边跑一边还慢吞吞摇摆着尾巴。

“那我的夫人在哪儿啊?”老人咕哝道。

“准是这位小姐把她给甩在哪儿啦，这也是自主精神的表现呢。”

姑娘还没放下那条狗，笑着问拉尔夫：“这小狗是你的吧，先生?”

“刚才它是我的，可一眨眼它好象成了你的了。”

“我们一起作它的主人不成吗?”姑娘问。“这小东西多可爱。”

拉尔夫瞥了她一眼；真没想到她这么美。于是他回答道：“你可以完全占有它。”

这个年轻女子本来似乎充满自信，对别人也深信不疑，但这突如其来的慷慨，倒使她的脸一下子红了。“我应该告诉你，我或许是你的表妹，”她嗫嚅着说，放下了狗。这时正好柯利狗跑来了，她不觉脱口而出：“啊，又是一只!”

“或许?”年轻人提高嗓音，笑嘻嘻的说。“我看是必然吧!你是跟我母亲一块儿来的?”

“是的，到了半个小时。”

“她把你撂在这儿，又走了吗?”

“不，她直接上自己的卧室去了。她交代我，要是我见到你，让我转告你，务必在六点三刻上她屋里去。”

年轻人看了看表。“非常感谢，我一定准时去。”然后他瞧着他的表妹，继续道：“欢迎你到这儿来。见到你，我很高兴。”

她用那双机灵的眼睛打量着一切——那跟她谈话的人，那

两只狗，树下那两位先生，周围那美丽的风景。“我从没见到过这么可爱的地方，”她说。“我刚才在屋里走了一遍，它实在太迷人了。”

“我很抱歉，你到了这么久，我们还不知道。”

“你母亲告诉我，在英国，人们总是悄悄地来到一个地方，因此我以为这挺自然。那两位先生中有一位是你的父亲吧？”

“是的，年老的那个——坐在椅子上的，”拉尔夫说。

姑娘噗哧一声笑了。“我也知道不是年轻的那个。那另一个人是谁呢？”

“他是我们的朋友——沃伯顿勋爵。”

“啊，我早知道这儿准有一位勋爵的，真跟小说一般！”接着她突然喊了起来：“哟，你这可爱的东西！”同时俯下身去，又把小狗抱了起来。

她仍站在他们相遇的地方，没表示要往前走，或者向杜歇先生问好。她的对话者看到这位苗条而迷人的少女老这么停在门口，不免有些纳闷，心想莫非她还在等老人过来向她问好不成。美国女孩子一向给人奉承惯了，何况这一位看来就很有些自命不凡。确实，拉尔夫可以从她脸上发现这一点。

“你愿意过去跟我父亲认识认识吗？”他终于提了出来。“他老了，而且身体衰弱，他从不离开他的椅子。”

“哟，可怜的人，太遗憾了！”女孩子惊叫起来，立刻向前走去，“我从你母亲那儿得到的印象却是他还……还相当强健。”

拉尔夫·杜歇沉默了一会。“她已经有一年没见到他。”

“瞧，他休息的地方多美啊！来吧，小狗。”

“这是他坐惯的老地方，”年轻人说，一边斜过眼去，瞟了身旁的少女一眼。

“他叫什么名字?”她问，目光又回到了那只小狗身上。

“我父亲的名字?”

“当然，”少女说，露出调皮的神气，“不过你别告诉他我问过你呀。”

这时他们已来到杜歇老先生坐的地方，后者慢慢从椅上站起来，作了自我介绍。

“我母亲已经到了，”拉尔夫说，“这位是阿切尔小姐。”

老人把双手搭在她肩头，凝神瞧了她一会，脸色显得非常慈祥，然后彬彬有礼地吻了她一下。“我非常高兴能在这儿见到你。但是如果你能让我们来迎接你，那就更好了。”

“没什么，已经有人迎接了，”姑娘说。“客厅里有十来个仆人呢，一位老妇人还在大门口行屈膝礼来着。”

“要是我们先得到消息，我们会做得更好的!”老人露出微笑站在那里，一边搓手，一边向她缓缓摇头。“不过杜歇夫人不喜欢人家欢迎她。”

“她直接上自己的房间去了。”

“是的，还马上把门锁上。这是她的老脾气。好吧，到下个星期我总该见到她了。”于是杜歇夫人的丈夫又慢慢地坐下去，恢复了原来的姿势。

“不用那么久吧，”阿切尔小姐说。“八点钟她会下来用晚饭的。”然后扭过脸去，对拉尔夫笑笑道：“别忘了六点三刻。”

“六点三刻有什么事啊?”

“我得去见我的母亲，”拉尔夫说。

“啊，幸福的孩子!”老人嘟哝了一句。接着又对他夫人的甥女儿说道：“你应该坐下，应该喝点茶。”

“我一到，他们就把茶送到我的房间来了，”这位少女回

答。“看到您身体不好，我很遗憾，”她又说，把目光停留在可敬的主人身上。

“我是一个老人，亲爱的；我也应该老啦。但是有你在这儿，我会觉得好一些的。”

她又向周围的一切——那草坪，那大树，那芦苇丛生、银光闪闪的泰晤士河，那美丽古老的住宅，打量了一遍。一边打量，一边还用眼角悄悄察看着她的这些同伴。这种广泛的观察，就一个聪明而又兴奋的少女说来，是完全不足为奇的。她已经坐下，放开了小狗，白净的手交迭在膝头那玄青色衣服上面。她昂着头，眼眸亮晶晶的，柔韧的身躯随着她敏捷的观察，轻盈地左右转动着。她获得的印象是丰富的，它们全都反映在她那明朗静谧的微笑中。“我还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地方，”她说。

“这儿的风光不错，”杜歇先生说。“我知道它为什么会打动你。我对这一切都是有过体会的。但是你自己也非常美啊，”他的口气文雅有礼，毫不包含粗鲁调笑的意味，他的神色也是愉快的，因为他意识到他已上了年纪，有权这么说话，不必担心有些年轻姑娘可能因此大惊小怪。

这位年轻小姐有没有大惊小怪，不必仔细推敲，她只是倏地站了起来，脸色虽然红扑扑的，但并没有不以为然的意思。“对，当然啦，我是可爱的！”她嫣然一笑，迅速地说。“这幢房子有多久了？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吗？”

“还是都铎王朝初期的，”拉尔夫·杜歇说。

她旋转身去，朝他脸上瞅了一眼。“都铎王朝初期的？那有多好呀！我猜想，这样的房子这儿一定还不少。”

“比这好的还多着呢。”

“别这么说，孩子！”老人反对道。“没有比这更好的啦。”

“可我的房子就是顶好的，照我看，在某些方面比这更好，”沃伯顿勋爵插嘴道。他还没开过口，但他的眼睛一直在瞧着阿切尔小姐。他向她弯了弯腰，微微一笑。他对女人一向保持着文雅的姿态，这立即赢得了姑娘的好感，她没有忘记，这是沃伯顿勋爵。接着他又补充道：“我很欢迎你去看看。”

“别信他的，”老人喊了起来，“有什么好看！那不过是几间破旧的营房，哪能跟这儿相比。”

“我不知道，也就说不上好坏了，”女孩子说，朝沃伯顿勋爵笑了笑。

对这种争论，拉尔夫·杜歇一点兴趣也没有。他站着，两手插在口袋里，那副神气就象一心在等这位新发现的表妹，跟他继续他们的谈话。“你很喜欢狗吧？”他问，算是他的开场白。但他似乎意识到，对一个聪明人来说，这句开场白未免有些不合时宜。

“确实挺喜欢的。”

“那你务必收下那只小狗，真的，”他往下说，还是觉得有些别扭。

“我在这儿的时候，一定让它跟我在一起。”

“我希望那是很长的一个时期。”

“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还不知道，这得由我的姨妈来决定。”

“我会跟她安排的——在六点三刻的时候。”拉尔夫又看了看表。

“我是很愿意待在这儿的，”姑娘说。

“我不相信你会让别人来安排你的事。”

“不，只要安排得我满意。”

"不过我只能照我的意思来安排,"拉尔夫说。"实在不可思议，我们怎么会一直不认识你。"

"我住在那儿，你们没来，自然不认识我。"

"那儿？你这是说哪儿啊？"

"美国啊，在纽约、奥尔巴尼和其他地方。"

"这些地方我全到过，可我从没见到你。我真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阿切尔小姐迟疑了一会。"那是因为在我母亲死后，你的母亲和我的父亲一直不太和睦。我的母亲去世时，我还是个小孩子。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从没指望见到你们。"

"噢，可我母亲跟人吵架，不一定我也得跟人吵架啊！"年轻人喊了起来，接着又用较沉重的口气说道："你的父亲是最近去世的？"

"是的，一年多以前。那以后，姨妈待我非常好，她来看我，提出让我跟她到欧洲来。"

"我明白,"拉尔夫说。"她收留了你。"

"收留了我？"姑娘瞪了他一眼，脸上的红晕又出现了，刹那间还露出了痛苦的神色，这使谈话的对方有些吃惊。他没有料到，他的话会发生这种作用。沃伯顿勋爵本来巴不得靠近阿切尔小姐一些，好仔细看看她，这时便漫步向表兄妹俩走来。她看到他，把睁得大大的眼睛移到了他身上。"哦，不，她没有收留我，我也不是等人来收留的人。"

"万分抱歉，"拉尔夫嗫嚅着说。"我的意思只是……只是……"他想不起他的意思只是什么了。

"你的意思是她收养了我。是的，她喜欢当保护人，她也待我非常好，但是，"她继续说，露出一种急于把意思表达清楚

的神气，“我更重视我的自由。”

“你是在谈杜歇夫人吧？”老人从坐椅那边向她喊道。“到这儿来，亲爱的，告诉我她怎么啦。我对提供消息的人总是特别感激的。”

姑娘又迟疑了一会，脸上掠过一丝微笑。“她确实对我非常仁慈，”她回答道，然后向姨父走去，她的话使他觉得很愉快。

沃伯顿勋爵没有跟过去，他站在拉尔夫·杜歇身旁，随即对他说道：“你刚才问我，我心目中有趣的女人是怎样一种人。眼前这就是！”

第 三 章

杜歇夫人的脾气很古怪，这是毫无疑问的，她出门好几个月以后，回到丈夫家中时的表现，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她不论做什么，都有自己的一套方式，这是对她的性格最扼要的说明，这种性格虽然不能说毫无仁慈可言，但很难给人以温柔的感觉。杜歇夫人可能做过不少与人为善的事，可是她从不指望讨好别人。她对自己的这种处世方式，是很欣赏的，这种方式本身并不包含令人不快的成份，只是跟别人的方式比起来，显得判然不同而已。她的行为总是锋芒毕露，棱角鲜明，这对那些敏感的人，有时难免产生伤害感情的作用。她那种孤芳自赏的态度，在她从美国回来后最初几个小时的举动中，已清楚地表现出来。这时，按照常情，她应该首先去见见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可是杜歇夫人，为了她自认为正当的理由，逢到这种时候，总是躲进自己无法渗透的小天地，把那种多少带有感伤色彩的仪式，推迟到梳妆打扮之后，尽管从她来说，这道手续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她从来没有把美貌和虚荣放在心上。她是一个相貌平庸的老妇人，谈不上文雅的举止，也缺乏优美的风度，但是对自己的一举一动，她都十分注意。她随时准备对这些行动作出解释，如果有人要求她说明的话；事实往往证明，这时她的动机跟人们的猜测完全不同。她跟丈夫实际上是分居的，但她似乎认为，这种状况毫无反常之处。在他们婚后的早

期阶段，她就发现，他们决不会在同一时刻出现同样的要求。这一事实促使她要为他们的不协调状态寻求补救之道，避免庸俗的意外事故。为此，她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确立了一条原则——它是这件事中最富有教育意义的方面——让自己住在佛罗伦萨，还在那里买了幢住宅，她的丈夫则留在英国，照料这家银行的英国分行。这样的安排，她十分满意，因为它既方便又明确。她的丈夫对此也有同感，在大雾弥漫的伦敦，它有时成了他所看到的最明确的一件事；不过他宁可这种不自然状态能更隐晦一些。同意不能同意的事，在他是作了一番努力的；他几乎准备同意一切，唯独这件事是例外；他想不通，不论赞成或者不赞成，为什么结果都同样可怕。杜歇夫人却毫不反悔，也没有动摇，通常一年一度来到伦敦，跟丈夫过一个月，在这段时期里，她显然竭力使他相信，她采取了一套正确的办法。她不喜欢英国的生活方式，一般提到的有三四个理由，它们涉及的不过是那种古老生活秩序中的枝节问题，但在杜歇夫人看来，它们已足以证明，她不住在英国是正当的。她讨厌面包沙司，说它的外形象药膏，味道象肥皂。她反对她的使女喝啤酒，她还断言，英国的洗衣妇没有掌握这一行的本领（杜歇夫人特别重视床单内衣之类的整洁）。每隔一段时间，她便要回美国一次，但最近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长了一些。

她的外甥女是她去找来的，这点可说毫无疑义。在我们刚才描写的那次茶会以前大约四个月，一个阴雨的下午，这位小姐正单独坐在屋里看书。说她看书，也就是说寂寞并没有对她构成压力，因为她对知识的爱好具有滋润作用，她的想象力又特别丰富。然而这时她的心境却不太轻松，一位客人意外的到来，对改变这种状况是大有好处的。客人没有经过通报，直到

她最后来到隔壁屋里时，女孩子才听到了她的脚步声。这是在奥尔巴尼的一幢老房子里，房屋又高又大，方方正正的，包括两套房子，底层的一扇窗外挂着售屋通告。房屋有两个出入口，其中一个早已不用，但始终没有堵死。两个门一模一样，都是白色大门，门顶呈拱形，门旁有宽阔的边窗，门前是小小的红石台阶，斜斜地伸向街上铺砖的人行道。两幢房子一起构成一所住宅，那堵界墙已经拆除，把两边的房屋打通了。楼上的房间非常多，一律漆成淡黄色，但由于时间太久，已变成暗灰色。三楼有个地方象拱形过道，联接着两边的房子，伊莎贝尔和她的姐姐们小时通常把它叫做坑道，尽管它并不长，而且光线充足，但在小姑娘看来，总有些离奇和荒凉，尤其是在冬季的下午。她童年曾在这幢屋子里度过各个不同的时期，那时候她的祖母还住在这儿。后来伊莎贝尔离开了十年，直到她父亲去世以前，她才重新回到奥尔巴尼。她的祖母阿切尔老太太早年非常好客，主要是接待她的儿孙们。几个小姑娘常常到她这儿来，一住就是好几个星期，这些日子给伊莎贝尔留下了愉快的回忆。这儿的生活方式与她自己家里不同，它更广阔，更丰富，天天象节日一样；最妙的是育儿室的纪律一点也不严格，听大人谈话的机会（这在伊莎贝尔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娱乐）几乎不受限制。那儿经常人来人往，她的祖母的子女们，以及他们的孩子，总是川流不息应邀前来跟她作伴，因此这幢房子从外表上看，简直有几分象外省客店，管账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妇人，她成天唉声叹气，可是从来不开账单。伊莎贝尔当然还不知道账单，但即使是一个孩子，她已觉得祖母的住宅别有风光。屋后是一条有屋顶的走廊，走廊上有一个秋千架，这是惊险有趣的玩意儿。穿过走廊是一片长方形花园，地面逐渐倾斜，通

到马厩那儿，园子里有几棵亲切可爱的桃树。伊莎贝尔曾在各个不同的季节住在祖母这儿，但好象每次都能闻到桃子的香味。街道的另一边，住宅对面，有一幢古老的房子，大家叫它荷兰大楼，它的构造很特别，还是殖民地初期的建筑，砖墙外表涂成黄色，屋顶的三角墙对着来往行人，屋子斜向街道，前面有一排东倒西歪的木栅栏。现在这屋子作了一所小学校的校舍，学生男女都有，是一位性情急躁的夫人开办的，但实际上她什么也不管。关于她，伊莎贝尔只记得这是一位大人物的遗孀，两鬓插着两只卧室用的古怪梳子，把头发绾在一起。这个学校给小女孩提供了奠定知识基础的机会，但她只上了一天学，便对学校的规则表示了抗议，从此赖在家里没有再去。到了九月间，荷兰大楼的窗户打开的时候，她常常听到孩子们诵读乘法口诀的琅琅书声，这使她既为自由而洋洋得意，又因未能参加诵读而不胜伤心，两种感情难分难解地纠集在一起。她的知识基础实际上是在祖母家里游荡的时候奠定的，由于那里大多数人从不读书，图书室可以由她一人独占。那里放着不少卷头有插图的书，她常常爬上椅子，把它们取下来。每逢找到一本合她口味的书——她的选择主要根据卷头插图——她便把它带到一间神秘的屋子里去阅读，那间屋子在藏书室前面，不知为什么，大家历来把它叫作公事房。究竟是谁的公事房，它的黄金时代又在什么时候，她一概不知道。对她来说，重要的是能在这里听到回声，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霉味儿，而且这是一间不显眼的屋子，家具都已陈旧，不过破烂的程度并不都很明显（因此它遭到冷遇是不应该的，这些家具只是作了不公正的评价的牺牲品）。她按照孩子的方式，与这些家具建立了人的、无疑也是戏剧性的关系。尤其是一只马毛呢旧沙发，她不知向

它倾诉了多少孩子的悲哀。这地方之所以充满神秘的忧郁气氛，主要是由于它本来应该由这幢房子的第二个门出入，而那个门现在已废弃不用，门上的插销也紧紧的，一个特别纤弱的小女孩怎么也无法把它拉开。她知道这扇静止不动的门直通街上，如果旁边的窗户没有糊上绿纸，她本来是可以从那儿望见小小的褐色台阶和残破的铺砖人行道的。但是她不想往外瞧，因为这会破坏她的理论——她认为，窗外是一个离奇的、她从未见过的世界，在孩子的想象中，按照她不同的心境，它有时充满着欢乐，有时又充满了恐怖。

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早春时节的忧郁的下午，伊莎贝尔便坐在“公事房”里。这时候，整幢房子都可以随她使用，她却偏偏选择了这间最凄凉的屋子。她从未打开过那扇闩着的门，从没撕下过糊在边窗上的绿纸（它是由别人来更换的），也从不让自己相信，门外便是庸俗的街道。粗野、阴冷的雨哗啦哗啦地下着，春天似乎还三心二意地带着揶揄的神态在远处徘徊。但伊莎贝尔尽量不去注意天时的反复无常，把眼睛对着书本，竭力集中思想。近来她发觉，她的心基本上还是个浪荡子，因此化了不少工夫，对它实行军事训练，要它按照口令前进、立定、后退，甚至服从更复杂的调度。这会儿她已向它发出前进的命令，要它在德国思想史的沙碛上艰难地跋涉。突然，在向知识进军的脚步声中，她察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脚步声，她听了一下，明白有人正从藏书室走来，而藏书室这边便是公事房。她起先认为，这是她相信会来找她的那个人的脚步声，但接着立即发觉，那是一种女性的陌生的脚步，跟那位可能的客人完全无关。这种脚步带有好奇的试探性质，由此可见，它不会停止在公事房门外。果然，不多一会，门口便出现了一位夫人，

她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打量着我们的女主人公。这是一个平常的老妇人，身子裹在斗篷式的大雨衣里，相貌显得相当威严。

“哦，”她开始道，“你平常都坐在这儿吗？”她瞅了一眼那形形色色的桌椅。

“有客人的时候不在这儿，”伊莎贝尔说，站起来迎接这位不速之客。

她带着客人走回藏书室，客人继续打量着她。“你这里好象还有不少屋子，它们都比这一间好。不过一切都陈旧不堪了。”

“你是来看房子的吗？”伊莎贝尔问。“我叫佣人带你去看。”

“别麻烦她了，我不是来买房子的。她可能去找你了，这会儿正在楼上来回跑呢。她看来一点也不聪明。你最好告诉她，不用瞎费劲了。”看到姑娘又迟疑又纳闷地站在那里，这位唐突的评论家蓦地向她说道：“我想你是几个女儿中的一个吧？”

伊莎贝尔心想，这个人的态度真怪。“这得看你指的是谁的女儿。”

“故世的阿切尔先生的女儿——也是我可怜的妹妹的女儿。”

“啊！”伊莎贝尔慢悠悠地说，“您一定是我们的疯子姨妈莉迪亚啦！”

“这是你父亲教你这么称呼我的吗？我是你的姨母莉迪亚，但我不是疯子，我的头脑很清醒。你是第几个女儿？”

“我是三个中最小的一个，我叫伊莎贝尔。”

“我知道，其他两个叫莉莲和伊迪丝。你是最漂亮的一个

吧？”

“我一点也不知道，”姑娘说。

“我想一定是的。”就这样，姨母和甥女成了朋友。几年以前，姨母在妹妹死后，与妹夫发生了口角，指责他教育三个女儿的方式不对头。他是个急性子，火气很大，马上请她少管闲事。她果然照他的话做了，许多年来，她跟他断绝了往来，在他死后，她也没有写一个字给他的女儿们，这些女儿从小给灌输了对她不礼貌的看法，这是刚才伊莎贝尔已经流露出来的。杜歇夫人的一举一动一般都经过周密考虑，她打算到美国来看看她的投资怎么样（她的丈夫尽管在金融界地位很高，对这些投资却不能过问），同时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几个甥女的状况。她觉得不需要写信，因为从信上得到的消息，不论什么，她一概不相信，她始终只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一切。然而伊莎贝尔发现，她们的许多事，她都了解，她知道两个大女儿已经出嫁，也知道她们的父亲身后留下的钱不多，但奥尔巴尼的这幢房子已经归她所有，现在预备出卖以后，把钱分给她们；最后，她还知道，这件事正由莉莲的丈夫埃德蒙·勒德洛负责办理。正因为这样，这对年轻夫妇自从阿切尔先生病重时来到奥尔巴尼以后，至今还没离开。他们也象伊莎贝尔一样，住在这幢老房子里。

“你们指望它卖多少钱？”杜歇夫人问姑娘，这时后者已将她引进前客厅并请坐了下来。她冷冷地打量着这屋子。

“我一点也不知道，”姑娘说。

“这句话你已经对我讲第二遍了，”她的姨母答道。“可瞧你的样子还一点不笨呢。”

“我是不笨，不过对钱的事，我一窍不通。”

“对，你们就是这么长大的，好象你们可以继承一百万家私似的。从实际来说，你们继承了多少？”

“我真的说不出来。您应该问埃德蒙和莉莲，他们过半个小时就回来。”

“在佛罗伦萨，我们会说它是一幢非常简陋的房子，”杜歇夫人说，“不过在这里，我想也许它还能卖大价钱。这会使你们每人分到一大笔款子。除此以外，你们应该还有些别的什么，你一无所知，这倒是件怪事。这个地段还是值钱的，他们也许会把它拆掉，盖一排商店。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这么干，你们可以把店面租出去，这有利得多。”

伊莎贝尔睁大了眼睛；出租店面房屋的想法对她是新鲜的。“我不希望把它拆掉，”她说，“我非常喜欢它。”

“我看不出它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你的父亲死在这儿。”

“是的，不过我不会因此不喜欢它，”姑娘回答，口气有些奇怪。“我喜欢那些出过事的地方，尽管那是些令人伤心的事情。不少人曾经在这儿死去；这本来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地方。”

“难道你所说的充满生命力就是这个吗？”

“我的意思是它充满各种经历——人生的悲欢离合。这不光是悲伤，我就曾在这儿度过了很愉快的童年。”

“如果你喜爱出过事的房屋——尤其是那儿死过人，你最好到佛罗伦萨去。我住在一座古老的宫殿式建筑里，那里发生过三起命案。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不知道的还不知有多少呢。”

“古老的宫殿式建筑？”伊莎贝尔问道。

“是的，亲爱的，它跟这种房子完全不是一回事。这种房子太平庸了。”

伊莎贝尔的心情有些激动，因为她一向把祖母的房子看得很了不起。但这种激动的心情却使她说出了这么一句话："我真想到佛罗伦萨去看看。"

"行，只要你乖乖的，一切照我的话做，我就带你去，"杜歇夫人宣称。

我们这位少女的情绪更激动了，脸上泛出淡淡的红晕，默默地对着她的姨妈发笑。"一切照您的话做吗？我想我办不到。"

"对，你不象是那种人。你喜欢自作主张，但是这不应该怪你。"

"不过，如果能到佛罗伦萨去，"姑娘一下子又兴奋地说，"我简直一切都愿意答应！"

埃德蒙和莉莲迟迟没有回来，杜歇夫人和她的甥女毫无干扰地谈了一个钟头，那位小姐发现她与众不同，是一个挺有趣的人——主要是这种人物，她几乎还是第一次遇到。她脾气古怪，跟伊莎贝尔平时的想象完全一致；但这以前，姑娘每逢听到什么人给说成古怪的时候，总以为这是一些使人讨厌或害怕的家伙。在她的思想里，怪人就意味着荒唐可笑，甚至阴险狠毒。现在她的姨母却把尖锐而轻松的讽刺或嘲笑赋予了这个概念。她不禁问自己，她过去所知道的一切都那么平淡无味，它们几时引起过她这么大的兴趣？确实，她从没见到过这样引人入胜的人物，这个瘦小的女人，嘴唇薄薄的，眼睛亮亮的，样子有些象外国人，可是她却以她独特的风度抵消了外貌上的不足。她坐在那儿，穿着一件旧雨衣，谈笑自若，显得对欧洲各国的风土人情多么熟悉。在她身上，看不出一丝疯癫的迹象，尽管她不把社会地位放在眼里，谈论起大人物来旁若无人，她却为自己在一颗坦率而敏感的心灵上留下的印象，感到沾沾自

喜。伊莎贝尔起先回答了一大堆问题，显然，正是这些回答，使杜歇夫人对她的才智给予了高度评价。接着，她也提出了不少问题，姨母的回答不论以什么方式出现，都引起了她的深思。杜歇夫人等另一位甥女回来，等了很久，但是到六点钟，勒德洛太太还是没有回家，于是她认为不应该再等了，便准备告辞。

"你姐姐拉起家常来一定是没个完，"她说。"她是不是经常一出门就是几个钟头？"

"您不是也出来了这么长时间吗？"伊莎贝尔回答。"您来以前，她才走不一会儿。"

杜歇夫人看看这位少女，没有生气。这种大胆的顶嘴，她似乎觉得很有趣，因此不想过分计较。"她大概不象我这么理由充足吧。不论怎样，你告诉她，今天晚上请她务必到那个糟糕的旅馆里来找我。她要带她的丈夫来也可以，但是你不必跟她来了。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得很。"

第四章

勒德洛太太是三姐妹中最大的一个，也是通常公认为最明白事理的一个。三姐妹的区别，一般说是莉莲最实际，伊迪丝最美丽，伊莎贝尔则是“最有学问”。二姐凯斯太太是美国工兵部队一位军官的妻子，由于我们的故事今后跟她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对她只简单提一下就够了。她确实很美，成了各个军事基地的一朵鲜花，这些基地主要是在不太时髦的西部地区，她的丈夫的工作调动也一直没有超出那个范围，这成了她最懊恼的一件事。莉莲嫁给了纽约的一位律师，这个年轻人有一副大嗓门，讲起话来慷慨激昂，跟他的职务很相称。这件婚事不算光彩，并不比伊迪丝的好，但莉莲是这么一个年轻女子，有时人家谈到她就说，她能够嫁出去已经不错了，因为她的相貌比她的两个妹妹差多了。不过她很愉快，现在已是两个无法无天的小男孩的母亲，一幢褐色沙石房子中的主妇，这幢房子小得象楔子一样，挤在五十三号街的夹缝里，但她仿佛已经找到了安乐窝，对自己的境况十分满意。她生得矮小结实，身材上很难说有什么优点，但是，尽管缺乏高贵的仪表，她的风度还是可以的，而且正如人们所说，她在婚后变得好看起来了。生活中有两件事是她深信不疑的，这就是她丈夫的雄辩才能和她妹妹伊莎贝尔的与众不同。“我从来不能理解伊莎贝尔——除非我把全部时间都化在这上面，”她常常这么说。虽然这样，她还是

密切关心着她，象母狗一般注视着那只灵活的小猎犬。“我得把她照顾到平平安安地出嫁为止，这样，我的责任就完了，”她经常对她的丈夫说。

“好吧，我得说，我对她的婚姻不太感兴趣，”埃德蒙·勒德洛照例这么回答，嗓音显得特别洪亮。

“我知道，你这么说是为了引起辩论，你总是采取对立态度。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反对她，她无非有些与众不同罢了。”

“对啦，我不喜欢与众不同，我喜欢与众相同，”勒德洛先生不止一次这么回答。“伊莎贝尔是用外国字写出来的。我不了解她。她应该嫁一个亚美尼亚人，或者葡萄牙人。”

“那正是我担心她会干的事！”莉莲喊道，她认为伊莎贝尔什么都做得出来。

她怀着极大的兴趣听那位姑娘向她报告杜歇夫人来访的经过，预备遵照姨母的吩咐晚上前去赴约。至于伊莎贝尔向她说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夫妇俩去旅馆以前，她向丈夫讲的那点意见，应该是她妹妹的话引起的。“我多么希望她为伊莎贝尔做一点有益的事，她显然非常喜欢她。”

“你希望她做什么呢？”埃德蒙·勒德洛问，“送她一件贵重的礼物？”

“当然不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只是希望她对她发生兴趣——发生好感。她正是那种能够赏识她的人。她在外国社会中生活了那么多年，这方面的事她都跟伊莎贝尔讲了。你知道，你总认为伊莎贝尔象外国人呢。”

“你要她给她一点外国人的好感，是吗？你是认为她在国内得到的还太少？”

“我认为她应该到国外去，”勒德洛太太说。“她正是那种

应该出国的人。”

“因此你要求那位老太太带她出去，是不是？”

“这是她自己提出的——她非常希望伊莎贝尔跟她去呢！我只是要她把她带到那里以后，给她提供一切有利的条件。我相信，我们大家应该做的就是给她一个机会！”勒德洛太太说。

“什么机会？”

“发展的机会。”

“哟，我的天哪！”埃德蒙·勒德洛喊了起来。“我希望她再也别发展啦！”

“要不是我相信你说这话只是为了引起辩论，我一定会很不高兴，”他的妻子回答。“你自己知道你很喜欢她。”

过了一会，这个年轻人在刷帽子的时候，跟伊莎贝尔打趣道：“你知道我很喜欢你吗？”

“你喜欢不喜欢我，我才不在乎呢！”女孩子大声说，不过话虽这样，她的口气和笑容并不那么狂妄自大。

“吓，自从杜歇夫人来过以后，她显得神气起来了，”她的姐姐说。

可是伊莎贝尔对这话很不服气，她的态度非常认真。“你不应该说这样的话，莉莲。我根本不觉得有什么好神气的。”

“我认为这没什么不好，”莉莲让步道。

“不过杜歇夫人的来访不能成为一个人骄傲的理由。”

“瞧，”勒德洛嚷了起来，“她比以前更骄傲啦！”

“除非我有更充足的理由，我不会感到骄傲的，”姑娘说。

不论她是不是感到骄傲，至少她觉得自己不同了，觉得有什么事临到了她的头上。那天晚上只剩下她一个人，她坐在灯下，

手中空空的，已顾不到平时的爱好。后来她站起来，在屋里来回打转，又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呆在暗淡的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她坐立不安，甚至心乱如麻，有时身子有些哆嗦。她觉得，她所面临的事，它的重要性比表面看来大得多；她的生活确实到了转折关头。它带来的是什么，还很不清楚，但是从伊莎贝尔的处境看，任何变化都比没有变化强。她愿意把过去的一切丢在后面，象她对自己说的，一切从头开始。这个心愿确实不是今天这件事引起的，它象雨打窗户的声音一样熟悉，已经许多次勾起她从头开始的思想。她坐在静悄悄的客厅里一个昏暗的犄角上，闭上眼睛，可是她并不指望靠瞌睡来忘记一切。相反，她倒是觉得非常清醒，只是想限制自己的意识，不让纷至沓来的事物一下子涌进眼帘。她的想象力一向不受约束，如果不把门打开，它会从窗口跳出去。真的，她不习惯把它锁在屋里；在一些重要的时刻，她满心希望单独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可是往往适得其反，偏偏不适当地助长了想象的、而不是判断的能力。现在，当她意识到改变的信号已经出现的时候，她要丢在后面的事物却一个个地跳了出来，逐渐汇集成一堆幻象。她一生的岁月一幕幕回到了自己眼前，她久久地凝视着它们，只有青铜大钟的滴答声冲破这一片沉寂。那是非常愉快的一生，她是非常幸福的女孩子——这就是她从这一切中看到的最鲜明的事实。她得到了最好的一切，在一个那么多人的命运都是不值得羡慕的世界上，她可从没碰到过特别不愉快的事，这是多大的幸运。在伊莎贝尔看来，那种不愉快的经历她甚至知道得太少了，因为从她跟文学的接触中，她体会到，它们往往也是一种乐趣的源泉，甚至还可从中汲取教益。但她的父亲把它们从她的生活中排除了出去——她那最好、最可爱的父亲对它

们怀有始终不渝的厌恶。做他的女儿，这是极大的幸福，伊莎贝尔甚至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自豪。从他死后，她似乎看到他只让自己的孩子们见到他欢乐的一面，其实他并没有象他盼望的那样避免许多不快的遭遇。但这只是更增加了她对他的怀念，甚至对他的过于慷慨，过于善良，过于不关心世俗事务，她也变得能够谅解了。许多人认为，他这种不关心已经超过了限度，尤其是那一大批他欠了钱还没有归还的人。关于他们的意见，伊莎贝尔一向不太清楚，不过可以让读者知道，一方面他们承认，已故的阿切尔先生具有极其灵敏的头脑和非常动人的风度（确实，正如其中一人所说，他总是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又宣称，他糟蹋了自己的一生。他把一份殷实的家私挥霍光了，过着令人惋惜的吃喝玩乐的生活，据说还大手大脚地赌博。有的人甚至毫不客气地指责他，说他不关心自己的几个女儿。她们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家；他对她们既溺爱又关心不够；她们只是跟保姆和家庭女教师(这往往是一些伤风败俗的女人)一起过活，或者给送进法国人办的一些肤浅的学校去，过了一个月，又噙着眼泪离开了那里。这种看法势必激起伊莎贝尔的愤怒，因为根据她切身的感受，她的机会是相当多的。甚至在讷沙泰尔①，那时她的父亲离开了三个月，把她们交给一个法国保姆，后来这保姆又跟一个俄国贵族跑掉了，但是即使在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下（这是女孩子十一岁那年的事），她也从没感到惊慌或害臊，倒认为这是她心灵成长中一个丰富多采的时期。她的父亲对生活抱有广阔的胸怀，他那种好动不好静的性格，甚至那种有时前后不一致

① 瑞士西部的一个地方。

的行动，都只是证明了这点。他希望他的女儿们，即使在做孩子的时候，也尽量多看看世界。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在伊莎贝尔十四岁以前，他已经带着她们三次横渡大西洋，虽然每次只能给她们几个月在国外观光的时间；这些活动促进了我们的女主人公的好奇心，但是没有使她得到满足。她可以说是她父亲的掌上明珠，因为在三个女儿中，他感到她是他忍受的不幸的最大“补偿”。在他的晚年，由于逐渐衰老，对自己要做的事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他对世界已无所留恋，唯一使他痛苦的，只是跟这个聪明伶俐、优异出众的女儿的诀别。后来，当他已经取消欧洲之行的时候，他还是让孩子们尽量获得一切享受，尽管他在经济上已捉襟见肘，她们要什么有什么的单纯意识，从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伊莎贝尔虽然擅长跳舞，却没有获得纽约的舞蹈艺术界的赏识；正如大家所说，她的姐姐伊迪丝比她受欢迎得多。伊迪丝的成功是惊人的，在这方面，伊莎贝尔真是望尘莫及，她也知道自己不会跳跳蹦蹦，尖声喊叫，尤其不会做得恰到好处。二十个人中总有十九个（包括这位妹妹本人在内）会说，伊迪丝在两个人中美得多，但第二十个不仅推翻这一判断，而且会把这些人统统看作不懂得美为何物的庸人。在伊莎贝尔的内心深处，出人头地的愿望甚至比伊迪丝更为强烈，但这位少女的性格深处是一个非常隐蔽的所在，从那里通向表面的路上，横亘着许多变幻莫测的阻力。她见到了那些大量涌向她的姐姐的年轻人；可是一般说来，他们是不敢跟她打交道，他们相信，必须作好特殊的准备，才能跟她谈话。她博览群书的名声，象云雾一样包围着她，使她变成了史诗中的女神，仿佛她会提出各种深奥的问题，使谈话始终保持在低温状态。可怜的姑娘喜欢人家说她聪明，可是反对把她当作书呆子。

她的读书常常是偷偷进行的，虽然她的记忆力很好，但总是避免引章摘句。她对学问有强烈的欲望，但实际上，几乎任何一种知识来源，在她眼里都比书本的地位高。她对生活怀有巨大的好奇心，经常在观察和思索。她身上蕴藏着无限的生命力，她最深邃的欢乐，便是感到自己的内心活动和世界的风云变幻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出于这个原因，她喜欢看到众多的人群和广阔的河山，喜欢阅读描写革命和战争的书，喜欢欣赏历史的巨幅画卷——这些作品往往使她为了内容而原谅它们的拙劣技巧并作出不恰当的评价。南北战争进行期间，她还是一个小女孩，但是在这漫长的时期中，她也度过了万分激动的几个月。有时使她大惑不解的是，任何一方军队的勇敢，几乎同样叫她感到兴奋。自然，当地那些少年情郎的鼠目寸光，还没有发展到把她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的地步，因为有些人一走近她，心就禁不住怦怦跳动，感到自己也应该独立思考，正是这部分人使她没有遭到少女时代的最高惩罚。凡是一个女孩子可能有的一切，她统统都有：友谊，赞美，糖果，鲜花，她享有着她所生活的世界中的一切权利，经常参加舞会，拥有大量时装，阅读伦敦的《旁观者》①，阅读最新的出版物，欣赏古诺②的音乐，诵读勃朗宁③的诗歌和乔治·爱略特④的小说。

现在，这一切在回忆的魔术中幻化成了无数的场景和形象，遗忘的事回来了，而许多她近来还认为关系重大的事物，却从她眼前消失了。结果是万花筒式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终

① 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的一份周刊，当时以激进主义观点闻名。

② 古诺（1818—1893），法国作曲家。

③ 指伊丽莎白·勃朗宁（1806—1861），英国女诗人。

④ 乔治·爱略特（1819—1880），英国女小说家。

于给一个声音打断了：仆人前来通报，一位先生驾到。这位先生的名字是卡斯帕·戈德伍德，他从波士顿来，是一个正直的年青人，认识阿切尔小姐已有十二个月，相信她是这个时代中最美丽的少女，因此，按照我刚才提到的那条规则，他声称这个时代是历史上一个愚蠢的时期。他不时给伊莎贝尔写信，最近一两个星期的信是从纽约寄出的。她想过，他可能会来——事实上，在这个下雨的日子里，她恍惚觉得他随时可能出现。然而现在她得知他到达这儿的时候，却并不急于接见他。他是她见到过的最优秀的年轻人，确实也是十分高尚的年轻人。他引起了她相当大的敬意，她对任何人从没有过同样的感觉。人们普遍认为，他想娶她，这当然只有他们两人知道。但至少可以肯定，他是特地从纽约到奥尔巴尼来看她的，他本以为可以在纽约找到她，在那儿耽搁了几天，后来发现她仍在本州的首府。伊莎贝尔没有立刻去见他，她在屋里走来走去，心头充满了一种新的复杂的感觉。但是最后她去了，发现他站在灯旁。他身材魁梧，强壮，稍微有些呆板，也比较瘦，皮肤黑黝黝的，长得不太漂亮，毫无浪漫气息，简直一点也不引人注目，但他的相貌却带有一种要求别人尊重的神态，至于这种尊重能否得到相应的报答，那得看那对凝神逼视着你的蓝眼睛，那种包含着丰富内容的眼睛，以及那个棱角分明、显示出决心的颚部，有没有流露出对你的好感。伊莎贝尔对自己说，今天晚上这颚部显示着决心。然而，半小时以后，这位满怀希望和决心来到这儿的卡斯帕·戈德伍德，终于带着失望回转自己的住处去了。不过不妨补充一句，他不是遇到一次挫折就会灰心的人。

第五章

拉尔夫·杜歇是个哲学家，尽管这样，到了六点三刻，他去打他母亲的房门时，还是十分性急。哪怕哲学家也难免有所偏爱，应该承认，在他的长辈中，他的父亲是最得到他这位儿子的好感和信赖的。他常常对自己说，他的父亲更象母亲，而他的母亲倒象父亲，按照当时通俗的说法，甚至有些象首长。不过她还是非常喜欢她的独生儿子，始终坚持要他每年跟她一起生活三个月。拉尔夫完全尊重她的这种感情，知道在她的思想里，在她那种安排妥帖、不可更改的生活里，除了跟她切身有关的一些事物，除了准时完成她的各种意愿以外，她所关心的就是他了。他发现，她已经完成了餐前的整装工作，但是她戴着手套拥抱了她的孩子，让他坐在沙发上她的身旁。她一丝不苟地询问了她丈夫的以及这位年轻人自己的健康状况，由于两者都并不十分美满，她声称，她更加相信，她没有把自己交给英国的气候来摆布还是有先见之明的，否则，她也非垮不可。拉尔夫听到他母亲说自己也会垮下来，不觉失声笑了，但并不想向她指出，他的虚弱体质不是英国气候造成的，他每年都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在这儿。

在他还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丹尼尔·特雷西·杜歇，一位出生在佛蒙特州拉特兰地方的人，作为一家银行的次要合伙人来到了英国。大约十年以后，他掌握了这家银行的管理大权。

丹尼尔·杜歇看到，他必须在他寄居的国家永久住下去，对这个国家，他一开始就抱着单纯的、明智的、实事求是的观点。但是，正如他对自己说的，他没有意思变成英国人，同时也不想教育他的独生儿子，让他懂得这方面的任何窍门。在他看来，住在英国，既与英国人打成一片，又不做英国人，这是十分容易解决的问题，因此，在他死后，他的合法继承人以纯粹的美国精神来经营这家不太纯粹的银行，他认为也是同样简单的。不过，他还是尽力培植这种精神，把孩子送回美国接受教育。拉尔夫在一所美国学校读了几个学期，又在一家美国大学里得了学位。到他回来的时候，父亲甚至觉得他的美国精神太多了，于是又把他送进牛津大学待了三年。牛津吞没了哈佛，拉尔夫终于有了足够的英国色彩。他外表上符合周围的风俗人情，然而这只是表面，他的心还是独立不羁的，什么也不能对它施加长时间的影响，它天生倾向于惊险活动和幽默讽刺，在爱好上享受着无限的自由。他开始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年轻人，在牛津名列前茅，获得了他父亲说不尽的欢心，他的朋友们也说，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不能在事业上一显身手，实在太可惜了。他如果回转本国，说不定会大有作为（虽然这始终是个未知数），可是即使杜歇先生愿意跟他分开（事实并非如此），他也决不愿意让一片汪洋大海永远横亘在他和老人之间，因为这位老人，他认为是他最好的朋友。拉尔夫不仅爱他的父亲，而且佩服他——他把能够经常看到他当作自己的幸福。在他的心目中，丹尼尔·杜歇是一个天才，尽管他自己不想探索银行的秘密，他还是决心增进对它的理解，以便衡量他父亲所起的巨大作用。然而使他神往的，主要还不是这个，而是老人那一层光滑可爱的象牙色表皮，它仿佛经历了英国气候的磨炼，已足以

抵制一切渗透了。丹尼尔·杜歇没有进过哈佛，也没有进过牛津，但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他的儿子取得了现代批判精神的钥匙。拉尔夫头脑里充满了他父亲从未想到过的各种思想，而后者的创造力获得了他的好评。不论对还是错，美国人是以容易适应国外条件著称的。然而杜歇先生的灵活性却有一定限度，他的普遍成功一半便得力于此。他保留着家乡的大部分特色，没有让它们受到损害，正如他的儿子经常愉快地指出的，他说话仍带有新英格兰那些比较富饶的部分的腔调。到了晚年，他已是金融界一个又老练又富裕的人，他把高度的精明和温和敦厚的外表结合了起来。他从没考虑过自己的"社会地位"，它像天然成熟的水果一样鲜艳夺目。也许由于他缺乏想象力，以及一般所说的历史意识，总之，英国生活通常给予富有教养的外来人的许多印象，对他来说是完全不存在的。有些差异他从没觉察，有些习惯他从未形成，有些秘密他从不理解。关于后者，一旦他理解了它们，他的儿子对他的评价恐怕就要低一些了。

离开牛津以后，拉尔夫化了两年时间出外旅行。这以后，他就坐上了他父亲银行里的一张高凳子。这类职位的责任和荣誉，我想不是从凳子的高矮来衡量的，凳子的高矮是出于其他的考虑。拉尔夫的腿很长，他工作的时候确实宁可站着，或者走来走去。然而，很抱歉，这种活动他只从事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因为大约过了十八个月，他便发现他的健康出了大问题。他患了一次重感冒，把他的肺弄坏了，它们从此一蹶不振，苦难重重。他不得不放弃工作，严格执行一项讨厌的任务：照顾自己的身体。起先他毫不在意，仿佛要他照顾的根本不是他本人，而是一个引不起别人兴趣、也对别人不感兴趣的人，这个

人与他丝毫没有共同之处。可后来他慢慢熟悉他了，终于对他勉强有了一点同情，甚至不太明显的关心。不幸使素昧平生的人成了朋友，我们的年轻人发觉，这件事似乎跟他也有些利害关系——他通常认为，这涉及他懂不懂事理的声誉问题——于是他对他保护下的这个不太可爱的人开始重视起来，给予了适当的注意，这样，至少使这个可怜的家伙活了下来。他一边的肺开始痊愈，另一边似乎也在照此办理，这时人们告诉他，只要他换个环境，在适合肺病患者的气温下生活，哪怕再度过十几个严冬也不碍事。由于他对伦敦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诅咒这不可抗拒的流亡，但是在诅咒的同时，他还是服从了。当他发现，他那过敏的器官在这种严格的关怀下确实有了好转，他才比较安于接受这样的安排。他老老实实在国外过冬，晒太阳，刮风的时候就躲在屋里，下雨的天气就上床睡觉，偶然遇到一两次整夜下雪的日子，他干脆不再起床。

他的天性中本来隐藏着一种懒散的精神，它象慈爱的老保姆偷偷塞在初次上学的孩子书包里的一块饼那样，现在来帮助他渡过这个难关了，因为他始终病病歪歪，不能工作，只能过无可奈何的闲散生活。正如他对自己说的，实在也没有什么事是他非做不可的，因此他并不觉得失去了发挥才能的机会。然而现在，禁果的香味偏偏不时在他身边飘过，使他想起，生活中最美好的欢乐只有在行动的激流中才能找到。象他现在这样过日子，就象阅读一本好书的拙劣译本，对一个可望成为优秀语文学家的年青人来说，只是一种贫乏的享受。他有好的冬季，也有坏的冬季，遇到前者，他有时会受到幻觉的愚弄，仿佛自己已真正康复。但这幻觉在本书的故事开始前大约三年消失了，这一次他在美国比平时多待了一点时间，在他赶到阿尔及

尔以前，恶劣的气候便追上了他。他到达那里时几乎已奄奄一息，在生死未卜中躺了几个星期。他的复原是一个奇迹，但是对这个奇迹，他首先告诫自己，说这样的事只能发生一次。他还对自己说，他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他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点，但这也是向他表明，他应该按照这种预见，尽可能满意地利用这段时间。他的各种机能眼看就要消失，因此单单能够使用它们已成为无上的欢乐，而他认为，冥想的乐趣是从来不容怀疑的。由于不得不放弃远大的志向而感到烦恼的时期，在他来说早已过去，然而这种志向对他仍有着吸引力，没有被他心头萌发的自我批判精神完全消灭。现在，他的朋友们认为他比较愉快了，他们说这是由于他相信自己正在恢复健康，这种揣测使他们会意地频频摇头。其实，他的安详只是点缀在他这片废墟上的几朵野花而已。

也许主要是他所看到的事物的甜蜜性质，在他敏感的心头引起了反应，他才对那位刚刚到来的少女发生了兴趣，因为她显然不是枯燥无味的。有一个声音告诉他，如果他喜欢冥想，那么这就是足够他冥想许多天的人物。不妨扼要说明一下，在拉尔夫·杜歇那被压缩了的生活纲领中，爱的理想——这与被爱是有区别的——仍占有一席位置。他只是禁止自己有任何强烈的表现。然而他不想燃起他的表妹的热情，而且即使她愿意，她也无法促使他这么做。“现在你讲讲那位小姐的事吧，”他对母亲说，“你打算把她怎么办？”

杜歇夫人毫不迟疑地说：“我打算要求你的父亲，让她在花园山庄居住三、四个礼拜。”

“你完全不必拘泥礼节，”拉尔夫说，“我父亲会请她住在这儿，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认为不一定。她是我的外甥女，不是他的。"

"我的天哪，亲爱的母亲，你的所有权观念太明确啦！其实正因为这样，他更会请她住在这儿。但这以后——我是说三个月以后，因为只请一个可怜的女孩子在这儿待短短三、四个礼拜，未免太不象话了——你打算把她怎么办？"

"我打算带她去巴黎，给她添置些衣服。"

"对，那是当然的。但除了那些呢？"

"我要请她跟我一起去佛罗伦萨，在那儿过一个秋季。"

"你尽谈些枝节问题，亲爱的母亲，"拉尔夫说。"我要知道的是，总的说来，你打算把她怎么办。"

"尽我的责任！"杜歇夫人宣称，接着又道："我看你非常可怜她呢。"

"不，我想我不是可怜她。我不觉得，她是一个要人同情的女孩子。我想我是忌妒她。不过先别谈这个，请你告诉我，你认为你的责任是什么。"

"我的责任是让她看看欧洲的四个国家——我要让她选择其中的两个——同时给她一个机会，让她学好法语，不过她现在已经讲得不错了。"

拉尔夫皱了皱眉头。"这些话听起来干巴巴的，即使让她选择两个国家也没多大意义。"

"如果你认为干巴巴，"他的母亲笑了笑说，"那就让伊莎贝尔自己去掺水分吧！她天天象夏季的雨水一样呢。"

"你认为她很有才华吗？"

"她有没有才华，我不知道，不过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有坚强的意志和高傲的天性。她不懂得什么叫厌倦。"

"这我想象得到，"拉尔夫说，接着突然加了一句："你们

两个合得来吗?”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一个讨厌的人?我觉得伊莎贝尔对我不这么看。我知道，有些女孩子可能会，但这一个很聪明，不会这么想。我相信，她觉得我很有趣。我们相处得不错，因为我了解她，我知道她是怎样一个女孩子。她非常坦率，我也非常坦率，我们彼此知道对方的心思。”

“得啦，亲爱的母亲，”拉尔夫大声道，“你的心思谁不知道！你从没做过叫我纳闷的事，只有一次，那就是今天——你给我带来了一个漂亮的表妹，一个我从来不知道她的存在的人。”

“你认为她很漂亮吗?”

“的确很漂亮，不过我并不坚持这点。她打动我的主要是她那种有些不同寻常的气质。这个少见的人物是谁，是怎样一个人?你在哪儿找到她的，又怎样跟她认识的?”

“我是在奥尔巴尼的一幢老房子里找到她的，一个下雨天，她坐在一间沉闷的屋子里，手里捧着一大本书，她的生活枯燥得要命。不过她并不感到枯燥，是我使她意识到了这点，她看来对我提醒了她很感激。你可能要说，我不应该提醒她，我应该随她去。那也很有道理，但我是凭良心做事，我觉得她应该有更好的遭遇。我想，我带她出外走走，让她见识见识世面，这对她有好处。她正象大多数美国女孩子一样，认为自己对世界很了解，但也正象大多数美国女孩子一样，她完全错了。我不妨告诉你，我觉得她是值得我这么做的。我喜欢人家夸奖我，对于我这样年纪的女人，身边有一个可爱的外甥女是最合适的。你知道，我妹妹这几个孩子我已经多年不见面，我一点也不赞成她们的父亲。不过我总打算，等他做够坏事，死了以后，我要为她们办点好事。我打听清楚可以在哪里找到她们

后，没有通知她们便去了，我作了自我介绍。另外有两个姐姐，她们都出嫁了，但我只见到了大的那一个，顺便说一下，她那个丈夫很不懂礼貌。那个妻子，她名叫莉莲，听我对伊莎贝尔感到兴趣，高兴得跳了起来。她说，这正是她的妹妹所需要的——需要有个人关心她。她谈到她，就象你们谈到某个年轻的天才，抱怨他得不到鼓励和保护一样。也许伊莎贝尔是天才，但如果是真的，我还不了解她的专长。勒德洛太太特别赞成我带她到欧洲来，那儿的人全把欧洲当作一块移民的地方，当作人间乐土，好把他们过剩的人口往这儿输出。伊莎贝尔本人好象也很喜欢来，事情就十分容易地安排定了。只是在钱的问题上有些小困难，因为她似乎不愿在经济上仰人鼻息，但她也有一点收入，她认为可以靠她自己的钱来周游世界。”

拉尔夫听得津津有味，这一席话对他那位漂亮的表妹作了合情合理的说明，这丝毫没有减少他对她的兴趣。“好啊，如果她是个天才，我们就得弄清楚她的长处，”他说。“也许她只会卖弄风情吧？”

“我不这么想。开头你可以怀疑，但你会发现自己错了。我想，你要理解她并不那么容易。”

“那么沃伯顿错了！”拉尔夫·杜歇高兴得嚷了起来。“他自以为已经发现了这点呢。”

他的母亲摇摇头。“沃伯顿勋爵不会了解她，他不必白费力气。”

“他很聪明，”拉尔夫说，“但有一两次失误，那是难免的。”

“伊莎贝尔听到一个勋爵对她不能理解，会很得意的，”杜歇夫人说。

她的儿子皱了一下眉头。"她懂得什么是勋爵吗？"

"根本不懂。这会使他更加纳闷。"

拉尔夫听到这话大笑起来，朝窗外瞧了一会，然后问道："你不下去看看父亲吗？"

"到七点三刻下去，"杜歇夫人说。

她的儿子看了看表。"那么还有一刻钟，你再跟我谈谈伊莎贝尔吧。"杜歇夫人拒绝了这个请求，说他应该自己去弄清楚一切。于是拉尔夫说道："好吧，她当然不会给你丢脸。不过她会不会给你增添麻烦呢？"

"但愿不会。如果那样，我也不怕。我从来不是胆小怕事的人。"

"她给我的印象好象非常纯朴，"拉尔夫说。

"纯朴的人是不会给人太多麻烦的。"

"对，"拉尔夫说，"你自己就是这一点的证明。你非常纯朴，我相信你从没给任何人制造过麻烦，制造麻烦也是一种麻烦。但我得问你，我正好想到这点。伊莎贝尔会不会使人觉得不好相处？"

"嗳，"他的母亲叫了起来，"你问得太多啦！你自己去找答案吧。"

然而他的问题还没完呢。"讲了这么半天，"他说，"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你打算把她怎么办。"

"怎么办？看你说的，好象她是一块花布似的。我压根儿没打算把她怎么办，她要做什么，一切都会自己决定。她要我注意这点呢。"

"那么你在电报中说她颇能自主，这是指的什么？"

"我从不在乎我的电报是什么意思，尤其是从美国发来的

那些。要讲得清楚就得多化钱 我们下楼到你父亲那儿去吧。”

“还没到七点三刻呢，”拉尔夫说。

“我怕他一定等得不耐烦了，”杜歇夫人回答。

拉尔夫知道，所谓等得不耐烦是怎么回事，但他没有反驳，伸出胳臂让她挽着。这使他有权在他们下楼的时候，让她在楼梯中间的平台上稍停一下。楼梯宽敞平坦，扶手很阔，橡木已因年代久远而变得黑糊糊的，它是花园山庄最华丽夺目的设备之一。“你有没有给她成婚的计划？”他笑着问道。

“成婚？对不起，我想我还不致这么作弄她！不过撇开这点，她自己是完全可能嫁人的，她完全有这条件。”

“你是说她已经物色到了一个丈夫？”

“是不是丈夫我不知道，不过在波士顿有一个年轻人……”

拉尔夫继续往下走了，他不想听什么波士顿的年轻人。“我父亲说得不错，她们都有了意中人！”

他的母亲告诉他，他的好奇心应该从女孩子本人那儿去得到满足，不久他就发现，这样的机会是很多的。当天晚上，客厅里只剩了他和那位年轻的女亲戚两个人，他就跟她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沃伯顿勋爵的家离这儿大约十英里，他是骑马来的，在晚饭以前，他便骑上马告辞了。饭后过了一小时，杜歇夫妇似乎已履行过见面的仪式，于是在疲倦这个有效的借口下，各自回房去了。年轻人跟他的表妹一起消磨了一个钟头，她虽然坐了半天车子，好象还一点也不疲劳。实际上她是累了，她知道这点，而且知道明天她要为此付出代价。但这时期她已养成习惯，不把疲劳当一回事，非到忍无可忍、无法掩饰的时候，不会承认疲劳。至于现在，她还可以装得满不在乎。她兴致勃勃，正如她对自己说的，她的心静不下来。她要求拉

尔夫带她去看画，这屋里这些东西很多，大部分是他亲自挑选的。最好的画挂在大小适中、引人入胜的栎木画廊上，它的两端各有一个休息室，晚上通常都点着灯。但灯光不能充分显示这些画的优美，因此要看画最好推迟到明天。拉尔夫不怕显得冒昧，提出了这个意见，但伊莎贝尔有些失望——虽然仍旧笑着——说道："如果方便，我想先大体看一下。"她性子很急，她知道自己性子很急，现在便是这样，但是她克制不住。"她不接受意见，"拉尔夫心里说，但他没有生气，她这么急不可待，倒使他觉得挺有趣，甚至很喜欢。灯是放在墙壁的托架上的，每隔几步就有一盏，虽然不亮，但光线柔和，照在模糊的色彩丰富的画幅上，照在有些退色的镀金厚镜框上，也把画廊那光滑的地板照得闪闪发亮。拉尔夫拿着一个烛台，慢慢走着，一边指给她看他心爱的几幅画。伊莎贝尔向前俯出身子，一幅幅画看过去，一边不断发出轻轻的赞美和惊叹声。她显然懂得绘画，具有天生的鉴赏能力，这使他感到惊讶。她也擎着一个烛台，慢悠悠地把它移到这儿，移到那儿，有时把它举得高高的，这时他不觉在画廊中间站住，目光没有对着画，却对着她的身子。确实，他的目光虽然离开了画，他没有损失什么，因为她是比许多艺术品更值得观赏的。她无疑生得苗条，体态轻盈，身材修长，人们为了把她和另外两个阿切尔小姐区别开来，常常称她"瘦长的那个"。她的头发颜色较深，甚至显得乌油油的，使许多妇女见了眼红。她那对亮晶晶的灰眼睛，在她严肃的时刻，也许有些过于犀利，然而在她微笑的时候，却是柔和而迷人的。他们沿着画廊的一边慢慢走过去，又沿着另一边走回来，这时她说："好了，现在我比开始的时候又多懂得了一些！"

“看来你的求知欲还不小呢，”她的表兄回答说。

“我也这么想，我觉得大多数女孩子太无知了。”

“我发现你跟大多数女孩子不一样。”

“有些女孩子还是肯学习的，可是人家却对她们说长道短！”伊莎贝尔嘀咕道，但她不愿多谈自己，过了一会便改变了话题“我问你一声，这儿有没有鬼？”

“鬼？”

“幽灵，夜里出现的阴魂，我们在美国叫作鬼。”

“我们看到它们，也叫它们鬼。”

“那么你看到过鬼啦？你一定看到过，这是一幢富有传奇色彩的老房子呢！”

“这儿毫无传奇色彩，”拉尔夫说，“要是你指望这个的话，你非失望不可。这幢房子又沉闷又平凡，一点传奇的气息也没有，除非你可能带来了一些。”

“我是带来了不少，不过我觉得，我是把它带到了一块合适的土壤上。”

“当然，在这儿它不会受到伤害。跟我的父亲和我在一起，它是最安全的。”

伊莎贝尔瞅了他一眼。“这儿除了你父亲和你，再也没有别人了吗？”

“当然还有我的母亲。”

“哦，我知道你的母亲，她可没有一点浪漫色彩。这儿还有别人吗？”

“很少了。”

“那太可惜啦。我真希望多看到一些人。”

“没关系，我们可以把全郡的人都请来，让你喜欢喜欢，”

拉尔夫说。

“你这是拿我开心呢，”女孩子回答，神情很严肃。“我刚到的时候，在草坪上的那位先生是谁？”

“本郡的一位邻居，他不常来。”

“那太可惜了，我很喜欢他，”伊莎贝尔说。

“是吗？可我觉得你还没跟他讲几句话呢，”拉尔夫回答道。

“这没什么，我还是很喜欢他。我也非常喜欢你的父亲。”

“这是完全应该的，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

“我很遗憾他病了，”伊莎贝尔说。

“你应该帮助我来护理他，你一定是个很好的护士。”

“我想我不成，人家都说我不成，说我只会讲大道理。不过，你还没告诉我鬼的事呢，”她又说。

然而拉尔夫没理睬这句话。“你喜欢我的父亲，你也喜欢沃伯顿勋爵。我猜想你也喜欢我的母亲。”

“我非常喜欢你的母亲，因为……因为……”伊莎贝尔想了半天，要找一个理由来说明她对杜歇夫人的感情。

“算了，我们从来不知道理由！”她的同伴笑道。

“我总是知道理由的，”女孩子回答。“那是因为她不要求别人喜欢她，她不在乎别人喜欢不喜欢她。”

“因此你为了标新立异，偏要喜欢她？好吧，我完全象我的母亲，”拉尔夫说。

“我不相信你象她。你希望人家喜欢你，而且尽量要人家这么做。”

“我的天哪，你居然看得这么透彻！”拉尔夫叫道，神色有些沮丧，再也笑不出来了。

“但我还是喜欢你的，”他的表妹接着说。“你要想得到我的好感，就得带我去看鬼。”

拉尔夫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我可以带你去看鬼，问题是你绝对看不到。这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权利，它也不值得羡慕。象你这么年轻快乐、天真活泼的人，永远看不到鬼。你必须首先有痛苦，很大的痛苦，对悲惨的生活有了一些知识，到那时候，你的眼睛才会看到鬼。我还是很早以前看到的，”拉尔夫说道。

“我刚才告诉过你，我非常爱好知识，”女孩子回答。

“对，可那是快活的知识，欢乐的知识。但你没有感到过痛苦，你生来就不是受苦的。我希望你永远看不到鬼！”

伊莎贝尔注意地听他说，嘴唇上掠过了一丝微笑，但那对眼睛依然显得有些严肃。尽管在他看来，她是可爱的，他仍然觉得她相当高傲——确实，这是她的一部分魅力所在。他想听听她怎么回答。“我不怕，”她说，口气相当傲慢。

“你不怕痛苦？”

“不，我怕痛苦，但是我不怕鬼。我觉得，人太容易感受痛苦了，”她补充道。

“我相信你不会，”拉尔夫说，眼睛望着她，手插在口袋里。

“我并不认为这是缺点，”她回答。“痛苦不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生到世上来不是为了受苦。”

“你当然不是。”

“我不是讲我自己。”她转身走了几步。

“是的，这不是缺点，”她的表兄说。“坚强是一种优点。”

“只是你不感到痛苦，人家就说你是铁石心肠，”伊莎贝尔

回答。

他们从画廊回来的时候，穿过小客厅，来到了大厅上的楼梯脚下。拉尔夫从壁龛里取了一支蜡烛，递给他的同伴，供她在卧室里使用。“别管人家怎么说你。如果你感到痛苦，人家就说你是傻子。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快活一些。”

她瞧了他一眼，接了蜡烛，一只脚踩上了栎木楼梯。“对，”她说，“我到欧洲来，就是为了尽可能生活得愉快些。祝你晚安。”

“晚安！希望你一切顺利，我愿意尽力帮助你！”

她走了，他望着她慢慢登上楼梯，然后步回空无一人的客厅，手始终插在口袋里。

第 六 章

伊莎贝尔·阿切尔的头脑里装满了各种理论，她的想象力特别活跃。命运使她接触到的人都不如她聪明，这是她的幸运。她对周围事物的感受比别人灵敏，她渴望懂得她所不懂的一切知识。确实，在她的同时代人中，她被公认是一个深奥莫测的少女，因为那些心地宽厚的人总是对他们无法攀登的知识高峰表示由衷的景仰，他们谈到伊莎贝尔，都说她是一位博学的才女，一位熟读各种古典名著——当然是译文——的小姐。她的姑妈瓦里安太太有一次散布谣言，说伊莎贝尔正在写一本书——瓦里安太太是崇拜书籍的——而且预言她会在写作上显露头角。瓦里安太太把文学看得很了不起，不过她对它的尊重是与一种缺乏感有关。她的住房虽然宽敞，有各色各样镶嵌工细的桌椅和雕花的天花板，可是却没有一间藏书室，整个屋子里所有的印刷品，不过是六七本简装的小说，放在一位瓦里安小姐闺房里的书架上。说真的，瓦里安太太所知道的文学，只限于《纽约会谈者报》，她说得不错，你读了《会谈者报》，就会对文化知识失去一切信心。因此，她宁可不让她的几个女儿接触《会谈者报》，她决心按正常途径教育她们，结果她们什么也不读。关于伊莎贝尔的写作，她完全是凭空捏造的。那位小姐根本不指望著书立说，也不想得到女作家的桂冠。她没有表达的才能，也不觉得自己是天才。她只有一个笼统的观念，认为大

家把她看得高人一等是合理的。不管怎样，她比别人优越，如果人们承认这点，那么他们赞美她也是应该的。因为她常常觉得，她的心跳得比他们的快，这使她对人们感到不满，而这种不满很容易与优越性混为一谈。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伊莎贝尔常犯的错误，也许就是自负。她往往带着沾沾自喜的目光，衡量自己性格中的一切。她习惯于不凭充分证据，便认为自己当然正确。她觉得她应该受到尊敬。她对自己的错误和谬见，正如传记作者要竭力保护女主人公的尊严一样，往往避而不谈。她的思想是一些模糊的原则的混合物，它们的准确性还没有得到权威人士的鉴定。在见解方面，她总是坚持自己的看法，这使她走了许多可笑的弯路。她经常发现自己完全错了，于是垂头丧气，一个星期抬不起头来。但这以后，她却把头抬得更高了，因为这对她毫无作用，她有着不可遏制的欲望，要把自己想得十全十美。她有一个理论，认为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值得生活下去；一个人要做人，就得做一个最好的人，就得意识到自己处于完美的状态（她不能不感到她的状态是完美的），就得生活在光明中间，生活在充满自然的智慧、愉快的激情和永远美好的灵感的天地中。培植对自身的怀疑，几乎象培植对最好的朋友的怀疑一样，是不必要的。一个人应该努力成为自身最好的朋友，从而使自己得到一位卓越的伴侣。这姑娘无疑具有高尚的理想，这对她发生了不少作用，也使她上了不少当。她化了一半的时间来思考美、英勇和宽容。她坚定不移地相信，世界是光明的，在那儿人可以自由发展，行动可以不受限制。她觉得，胆怯和羞耻都是要不得的。她总是希望自己永远不致做什么错事。哪怕纯粹是感觉上的错误，她一旦发现之后（这种发现经常使她不寒而慄，好象侥幸逃脱

了一个可能使她失足毁灭的陷阱)，也会惊慌失措，以致它们可能给别人造成的痛苦和危害，尽管带有意外性质，仍往往使她害怕得透不出气来。这在她看来，始终是一个人遇到的最倒霉的事。总的说来，她对于什么是错误，在思想上是完全明确的。她不愿看到它们，然而每逢它们来到她的眼前，她只要稍加留意，总能识别它们。卑鄙，嫉妒，虚伪，残酷，这都是错误的。人间的罪恶，她还所知不多，但是她遇见过一些女人，她们撒谎，彼此造谣中伤。看到这些事，她常常义愤填膺，她觉得，蔑视它们是理所应该的。当然，激烈的情绪存在着一种危险，这就是前后矛盾——在阵地已经陷落之后，仍把旗子高高举起。这种不正常的行为，几乎给旗子带来了耻辱。但少女们面临的种种炮弹，伊莎贝尔还很少体会，她自以为，她的行为永远不会出现这种矛盾。她的立身处世，始终应该跟她给人的最好的印象保持一致。她表面怎样，实际也应怎样，实际怎样，表面也应怎样。有时她甚至希望，有一天她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困难的处境，这样，她可以按照环境的需要，作出英勇的行动。总而言之，她的阅历是贫乏的，她的理想是夸大的，她的自信心既天真又武断，她的脾气既严格又宽大，在她的身上，好奇心和要求苛刻，兴奋和淡漠混合在一起，她自视甚高，可能的话，甚至希望显得比实际更好，她下定决心要见识、体验和理解一切，她有敏感而不着边际的、火一样热烈的心灵，又是一个具有个人要求和特色的少女，这一切使她经不起科学的分析，但我们只是希望激起读者对她的同情，以更温和的态度，更宽厚的期待来对待她。

她的理论之一是：伊莎贝尔·阿切尔是一个独立的人，这是她的幸运，她应该使她的独立得到最明智的运用。她从来不

认为这是孤僻，更不是与世隔绝，她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堪一驳的，何况她的姐姐莉莲经常邀她去跟她作伴。她有一个朋友，那是父亲去世前不久认识的。这个朋友为有益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值得赞美的范例，使伊莎贝尔经常把她当作榜样。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具有杰出的才能，她完全投身在新闻事业中，她从华盛顿、新港和白山等地写往《会谈者报》的通讯，曾被普遍引用。伊莎贝尔满有把握地声称，这些文章只有“短暂的价值”，但作者的勇气、活力和乐观精神赢得了她的敬意。亨利艾塔没有父母，也没有财产，却收养了羸弱而失去了丈夫的姐姐的三个孩子，靠写作的收入供他们上学。她是个思想进步的先锋战士，对许多问题有自己明确的见解。她早已希望前往欧洲，用激进派的观点给《会谈者报》写一系列通讯——这件事并不困难，因为她事先已对自己的意见有了鲜明的概念，她知道，欧洲的大部分制度有不少可供批判的弊病。她听到伊莎贝尔要去，恨不得也马上动身，很自然，她觉得两个人一起旅行会比较愉快。然而她被迫推迟了行期。她认为伊莎贝尔是一个光辉灿烂的人物，曾在她的一些通信中暗暗谈到她，但她从没把这事告诉她的朋友，因为后者不会感到高兴，她也不是《会谈者报》的固定读者。对伊莎贝尔说来，亨利艾塔主要是妇女可以独立和愉快地生活的证明。她的办法是众所周知的，但即使一个人没有新闻工作的才能，以及亨利艾塔所说的，推测群众将有什么要求的能力，也不该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自己无事可干，没有任何长处，只得浑浑噩噩、过浅薄无聊的生活。浅薄无聊是伊莎贝尔最痛恨的。一个人只要以正确的态度耐心等待，总会找到一件满意的工作。当然，这位少女的理论中，也包括她对婚姻问题的一套看法。首先一点就是她相信，过多地考虑这

事是非常庸俗的。她诚心祝祷，但愿她不致在这个问题上化费太多的精力。她认为，一个女人应该有能力独立生活，不能过于脆弱，男性是多多少少性情粗暴的，没有他们，女人也可以同样愉快。姑娘的祝祷取得了相当大的收获，她身上带有一种纯洁而高傲的气质——一个遭到唾弃的求婚者如果爱好分析，会说这是冷酷和顽固——这使她从来不愿为了满足虚荣心，在未来的丈夫问题上多作揣测。她觉得，她认识的男子中，很少有值得她倾心相爱的，她想到其中哪一个居然怀有奢望，认为可以如愿以偿，便觉得好笑。在她的心灵深处——那是隐藏得最深的地方——埋藏着一个信念：如果有一道光芒照亮了她的心，她就会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但总的说来，这个幻景使她畏惧，而不是觉得可爱。伊莎贝尔的思想曾在那儿徘徊，但往往时间不长，不一会儿便心惊胆战地离开了它。她常常觉得，她想自己想得太多，在一年的任何一天，你只要说一声她十分自私，就可以把她弄得面红耳赤。她时刻考虑着自己的成长，要求自己完美无缺，关心着自己的进步。在她的想象中，她的天性具有花园一般的性质，她可以闻到它的香味，听到枝杈的悉窣声，看到隐蔽的树荫和漫长的远景，这一切使她觉得，反省就象一次户外运动，深入内心世界并不可怕，她带回来的是一束束玫瑰花。但是她不得不时常想起，在人间除了她这种美好的心灵以外，还有其他的花园，不仅如此，还有许许多多地方根本不是花园，只是一片阴暗而满布病菌的土地，那里种植的只是丑恶和苦难。最近，那条满足好奇心的水流载着她，把她带到了这古老而美丽的英国，还可能把她飘送到更远的地方，在这中间，她常常想起千百万比她不幸的人，这思想使她一时不能陶醉在幸福中，仿佛那是一种过份的享受。在一个使自

己感到惬意的计划里，对世界的苦难应该怎么办呢？必须承认，这个问题从来没有长时间吸引住她。她还太年轻，太渴望着生活，对痛苦还知道得太少。她总是回到她的理论上来，认为一个被大家公认为聪明的年轻女子，在开始自己的道路时，理应对生活获得一个全面的印象。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错误，她有了这种印象，也才能把其他人的不幸处境，作为一个专门问题加以考虑。

英国对她来说是一个新发现，她觉得自己象欣赏童话剧的孩子一样兴奋。她幼年到欧洲旅行时，只看到了大陆，而且是从儿童室的窗口看到的。她父亲的麦加是巴黎，不是伦敦，他对那些地方的兴趣，自然也有不少是他的孩子们还不能领会的，何况当时的印象已经淡薄了，遥远了，她现在看到的旧世界的一切痕迹，还显示着新奇的魅力。姨父的家象一幅变成现实的画，在伊莎贝尔眼中真是美不胜收。花园山庄显得绚丽多采，别有天地，使她感到赏心悦目。那些宽敞低矮的房间，那褐色的天花板和阴暗的角落，那深厚的斜面墙和精致的窗户，那光滑的深色护墙板上发出的柔和光线，屋外那似乎老是在向屋内窥探的浓郁的绿色，那深院大宅中得天独厚的幽静感——在这个地方只能偶然听到一些音响，脚步声似乎已被地面所吸收，一切刺耳的摩擦声和尖厉的谈话声也似乎消失在稠密温煦的空气中了——这一切非常符合我们这位少女的口味，而她的爱好对她的感情起着很大的作用。她和姨父建立了牢固的友谊，每逢他把坐椅搬到外边草坪上去的时候，她常常坐在他的椅旁。他每天要在户外待几个钟头，交叉着双手坐在那里，就象一位安详慈爱的家庭守护神。他仿佛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领到了工资，现在正在试图对这种接连几个星期、几个月

的假期慢慢习惯下来。他觉得伊莎贝尔非常有趣，这是她没有想到的——她对别人的影响往往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他常常喜欢逗她说话。他用“叽叽喳喳闲聊”几个字形容她的谈话，这是她国内那些年轻姑娘讲话的特点，她们比其他国家的姊妹们幸运，因为人们的耳朵总是直接对着她们。象大多数美国女孩子那样，伊莎贝尔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她的话受到重视，人们也希望她有自己的感情和见解。毫无疑问，她的许多见解价值不大，她的许多感情也说过就完了。但它们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仿佛她经常在感受和思考着什么，因此在她真正有所感动的时候，她的话更显得生气勃勃，许多人认为这便是一个人出类拔萃的标志。杜歇先生常常觉得，她使他想起他的妻子十几岁时的情形。她那时也是朝气蓬勃，天真烂漫，头脑灵敏，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跟她的外甥女有许多相似之处，正因为这样，他才爱上了杜歇夫人。然而这种类比，他从没向姑娘透露过，因为尽管杜歇夫人过去有些象伊莎贝尔，伊莎贝尔现在却完全不象杜歇夫人。老人对她充满着慈爱，正如他所说，他们家里没有年轻的生命已经很久了，而我们这位经常窸窸窣窣走来走去、行动敏捷、嗓音清脆的女主人公，正象流水的淙淙声一样，使他感到欣慰。他希望为她做点什么，希望她向他要求一点什么。但是伊莎贝尔什么也没有提出，只是提出了一些问题，当然，在这方面她的要求是很多的。她的姨父有许多现成的回答，然而她的提问有时却使他感到措手不及。她问了一大堆关于英国的事，英国的宪法怎样，英国人的性格怎样，政治状况怎样，王室的礼节和习惯怎样，贵族的特点又是什么，一般人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又怎样等等。在要求理解这些问题的同时，她常常问，它们跟书上描写的是不是相同。老人总是瞟她

一眼，露出慈祥而无可奈何的微笑，一边用手抚摩铺在腿上的围巾。

“书上？”有一次他说，“咳，我对书上写的不大清楚。这得去请教拉尔夫。我始终是靠自己来弄清楚一切的——我的知识直接得自生活。我从来不喜欢问长问短，我总是保持沉默，注意观察。当然，我观察的机会很多，比一个年轻姑娘天然享有的多一些。我的脾气又喜欢追根究底，虽然你看我的样子，也许不会相信。但不论你对我怎么观察，我对你的观察更多。这里的人，我已经观察了三十五年以上，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我了解的情况相当多。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国家，也许比我们西半球对它的评价更好一些。照我看，这儿有些方面还应该改进，不过这种必要性，似乎还没有被普遍认识。只有一件事的必要性给普遍认识以后，他们才会来完成它，在那以前，他们宁可逍遥自在地等待。当然，我在这些人中间过得跟在国内一样，比我初来的时候想象的舒服。我估计这是因为我相当顺利的缘故，一个人顺顺当当的，自然觉得很舒畅哩。”

“您是不是认为，要是我一切顺利的话，我也会觉得跟在国内一样？”伊莎贝尔问。

“我想这是很可能的，你无疑会一帆风顺。这儿的人非常喜欢美国的年轻姑娘，对她们表现得特别亲切。但是你知道，你不应该觉得跟在国内完全一样。”

“哦，我根本不相信它会使我满意，”伊莎贝尔明确果断地说。“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但我不相信我会喜欢这里的人。”

“这里的人也是很好的，特别是如果你喜欢他们的话。”

“我并不怀疑他们不好，”伊莎贝尔回答，“但他们是不是很好相处？他们不会抢我的东西，也不会打我，但他们是不是

会使我感到满意？可这是我对人们的要求。我直截了当这么说，因为我一向重视这点。我不相信他们会对女孩子很尊重，在小说中，他们对女孩子可不太好呢。”

“我没有看过小说，”杜歇先生说。“我相信小说有很大的力量，但我并不认为它们的描写很准确。这儿以前来过一位写小说的夫人，她是拉尔夫的朋友，是他请来的。她相当自信，好象一切都懂，但她不是那种你可以信赖她的证明的人。想象太多——我看这就是原因所在。后来她发表了一部小说，据说，在这小说中，她把鄙人也写进去了——当然，不妨说有点漫画化了。我没有看到它，但恰好拉尔夫给了我一本，他把主要的几段划了出来。据说有些地方是描写我的谈话的，那里有美国人的特点，带鼻音的发音，美国佬的观点，还有星条旗。可惜写得根本不真实，也许她没有仔细听我说话。她要写我的谈话，我不反对，但她不肯化力气听我讲，这却叫我不敢奉承。当然，我讲话象一个美国人，不可能象一个霍屯督人[1]。但不论我的口音怎样，这儿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我讲话根本不象那位夫人小说里的老先生。他不是美国人，在我们那边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人！我现在提这件事，只是告诉你，它们不是永远准确的。当然，我没有女儿，杜歇夫人又住在佛罗伦萨，我没有太多机会来观察那些小姐们。有时我觉得，好象下层阶级的青年妇女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但我猜想，在上层阶级，从一定程度上说，甚至在中等阶级，她们的地位都还是比较好的。”

“哎呀！”伊莎贝尔喊了起来，“她们可以分成多少阶级呀？大概有五十个吧？”

---

① 散居在非洲南部的一个部族。

“这我可不知道，我没有统计过。我从来不大注意阶级，那是一个美国人在这儿的有利条件，他可以不属于任何阶级。”

“但愿如此，”伊莎贝尔说。“我真不能想象，我怎么能属于英国的一个阶级！”

“不过我想，有些阶级还是怪舒服的——越到上层越是如此。但对我说来，只有两个阶级：我所信任的人和我所不信任的人。在这两类人中，亲爱的伊莎贝尔，你属于前者。”

“我非常感谢您，”年轻姑娘迅速地说。她接受赞美的方式有时显得冷冰冰的，还尽快把它们岔开。但在这一点上，人们对她的判断是不正确的，他们以为她对这些话无动于衷，实际上她只是不愿让人看到，它们使她多么高兴而已。暴露这点，那是暴露得太多了。“我相信，英国人是非常保守的，”她又说。

“他们使一切都固定不变，”杜歇先生承认。“一切都在事先作了规定——他们不愿把事情留到最后去解决。”

“我不喜欢照章办事的做法，”姑娘说，“我喜欢出乎意外。”

她的姨父好象对她这种明确的爱憎，感到很有趣。“好吧，你会一切顺利，这也是事先规定了的，”他说。“我想，这你该喜欢吧？”

“如果这里的人都是愚不可及的保守派，我不会一切顺利。我是一点也不保守的。我正好相反。那是他们所不赞成的。”

“不，不，你全都错了，”老人说。“你不会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往往前后矛盾，他们之所以有趣，主要就在这里。”

“太好了，”伊莎贝尔说，站在她姨父面前，两手扣住玄色外衣上的腰带，前前后后打量着草坪，“那一定会使我非常满意。”

第 七 章

两个人时常这么闲聊，纵谈英国公众的态度，仿佛这位年轻小姐要向舆论发出什么呼吁似的。但实际上，英国公众对这位伊莎贝尔·阿切尔小姐现在还一无所知，因为正如她的表兄所说，命运把她带到了英国最沉闷的家庭中来。她的姨父患了痛风病，很少接待客人，至于杜歇夫人，她跟她丈夫的邻居们素无往来，因此没有理由指望他们来拜访她。然而，她有一种特殊的癖好，这就是接受名片。对于通常所说的社会交际，她兴趣不大，她最得意的事，莫过于看到一张张雪白的长方形象征性硬纸片，排列在客厅桌上。她自认为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女人，掌握了最高的真理，即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不花代价取得的。她没有在社交方面发挥花园山庄主妇的作用，因此不难想象，周围那些人家对她的到来和离开漠不关心。然而绝不能说，人家这么不看重她，她就丝毫不感到委屈，也不能说，她未能在这一带起重要作用（这实在是不应该的），跟她提到她丈夫看中的这个国家时便怨气冲天，毫无渊源关系。不久，伊莎贝尔就发现自己站到了一个奇怪的立场上，为了保卫英国宪法，不惜反对她的姨母。对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文件进行讽刺打击，已成为杜歇夫人的习惯。伊莎贝尔却老是忍耐不住，要把这些讽刺一一予以驳斥，这倒不是她担心，它们会对这套古老而坚韧的法规带来任何损伤，只是因为

她认为，她的姨母应该把她那张锋利的嘴巴用在更恰当的地方。她自己也很会批评——这是跟她的年龄、性别和民族性有关的，但她也同样富有感情，而杜歇夫人的冷漠使她不能容忍，于是她的道德源泉开始喷薄欲出了。

"那么你的观点是什么?"她问她的姨母。"你既然批评这儿的一切，你应该有自己的观点。你的观点看来不是美国人的，因为你对那儿的一切也看不顺眼。我批评的时候，总有我的观点，它完全是美国的!"

"亲爱的小姐，"杜歇夫人说，"世界上有多少有头脑的人，就有多少观点。你也许会说，不至于这么多!美国的?这在世界上从不存在，那要狭隘得多。多谢上帝，我的观点就是我个人的观点!"

伊莎贝尔觉得，这个答复比她预期的好，它相当准确的描述了她自己的评价方式，但是如果她这么说，听来就不太好了。在一个涉世未深、不如杜歇夫人那么见多识广的人的嘴上，这样的话未免带有傲慢、甚至狂妄的味道。然而在跟拉尔夫谈话的时候，她还是大胆用上了，因为她跟他无所不谈，而且在他面前，她好象享有一种特权，可以随心所欲，夸夸其谈。她的表兄常常毫不客气的拿她取笑，他很快给她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他把一切都当作玩笑，他当然不会不利用这种印象给自己带来的特权。她指责他不够严肃，非常讨厌，对一切，首先是他自己，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他天性中仅有的一点点敬意，他全部献给了他的父亲，对其余的一切——父亲的儿子，儿子的弱不禁风的肺叶，他的无用的一生，他的古怪的母亲，他的朋友（特别是沃伯顿勋爵），他寄居的和出生的国家，他那位新发现的漂亮表妹，他都一视同仁，用自己的机智来打趣。有

一次他对她说："我在我的前室安排了一支乐队，我命令它不停地演奏，它给我提供了两大优异作用。它既可使外界的声音不致闯入我的密室，也可给外界造成一种假象，仿佛里边一直在跳舞。"确实，每当你走近拉尔夫的乐队时，你听到的照例是舞曲声，轻快的华尔兹旋律始终在空中回荡。这种不停的演奏，常常叫伊莎贝尔感到气愤，她希望穿过表兄所说的前室，进入他的密室。尽管他告诉她，那是一个阴森可怕的地方，她也不在乎，她愿意负责把那些屋子打扫干净，整理得有条不紊。把她挡在外面，那是对她的友好还不彻底的表现。她施展年轻耿直的智慧，对他作了无数次抨击。然而应该说，她的智慧大多还是得花在自卫上，因为她的表兄取笑她，把她称作"哥伦比亚"[①]，指责她的爱国精神简直炙手可热。他画了一张漫画，把她表现为一个漂亮的年轻女郎，按照当时流行的方式，穿着星条旗服装。伊莎贝尔在生活中的这个发展时期，最怕自己显得心胸狭窄，尤其怕真的变成这样。但她还是毫不迟疑，故意让自己符合表兄的看法，还假装怀念美丽的家乡。他喜欢说她具有美国精神，她便尽量装得这样，如果他要笑她，她愿意给他不少取笑的机会。她为英国辩护，反对他的母亲，但有时拉尔夫对它大唱赞歌——据她说，这是为了故意折磨她——她却找出各种理由来反驳他。事实上，这个小小的成熟的国家，对她说来，就象十月的梨子一样甜蜜。她能够心平气和，不计较她表兄的揶揄，以同样的态度回报他，就因为她对这个国家很满意。有时她也会感到有些沮丧，那不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受了亏待，只是因为她突然替拉尔夫感到难过。在她看来，他是为了

---

① 美国诗歌中常用以称呼美国的女性拟人化名称。

掩盖自己，故意在讲些违心的话。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她有一次对他说，“但我怀疑你是一个大骗子。”

“那是你的权利，”拉尔夫回答，他还不大习惯人家用这么粗暴的话对待他。

“我不知道你关心什么，我觉得你什么也不关心。你赞扬英国，其实你并不关心它。你假装痛骂美国，但你也没把它放在心上。”

“除了你，我什么也不关心，亲爱的表妹，”拉尔夫说。

“要是我真能相信这点，我一定很高兴。”

“那太好了，但愿如此！”年轻人嚷了起来。

伊莎贝尔其实是应该相信这点的，这离实际情况并不远。他对她想得很多，她经常出现在他的心头。正当他的思想成为他很大的负担的时候，她突然降临了，她的到来并没有许诺什么，但这是命运的一种慷慨赐予，它使他的思想焕然一新，加快了步子，长上了翅膀，有了飞翔的目的。这以前好多个星期，可怜的拉尔夫一直沉浸在忧郁中。他对事物的看法本来是消沉的，这时更给笼罩在一层浓厚的乌云下了。他越来越为他的父亲担忧，他的痛风病过去只限于腿部，现在开始上升到了更重要的部位。春天，老人的病加重了，医师们小声叮嘱拉尔夫，再一次发病就不大好办。从目前来说，他似乎已转危为安，但拉尔夫不能不怀疑，这只是敌人的缓兵之计，目的在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这个花招一旦得逞，挽救的希望就很渺茫。拉尔夫一向认为，他的父亲会比他长寿——他自己会先去晋见上帝。父子俩已成为亲密朋友，丢下一个人去度过那毫无乐趣的余生，这对年轻人说来，可不是愉快的前景。他一直暗暗把希望

寄托在老人身上，但愿他扶着他走完这一段坎坷的路程。现在眼看这伟大的动力就要失去，拉尔夫确实感到心灰意懒。如果他们同时死去，那一切都很好，但失去了跟父亲相依为命的条件，他简直没有耐心等待自己那一天的到来。他不觉得他的母亲少不了他，在这方面他没有什么牵挂，他的母亲从来不会为任何事感到抱憾。当然，他认为，希望双方中积极的一方，而不是消极的一方，来感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是对父亲不太友好的表现。他记得，老人常常把他对自己难免夭折的预测，看作聪明的糊涂思想，他是甚至不惜让自己先行死去，以此来驳斥这个谬论的。然而，驳倒一个诡辩的儿子固然是一种胜利，暂时延长一段他所喜爱的生命，尽管这生命的乐趣在不断减少，也还是一种胜利，在这两种胜利中，拉尔夫认为，希望杜歇先生能够得到后面这种胜利，这不能算是一种罪过。

这是一些棘手的问题，但是伊莎贝尔的到来使他结束了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他甚至觉得，随着慈祥的父亲的辞世而到来的无法容忍的厌倦，现在可以得到补救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爱上了"这位来自奥尔巴尼的纯洁的少女，但是他断定，总的说来他没有。在他认识她一个星期以后，他已完全肯定了这点，而且一天天越来越肯定。沃伯顿勋爵说得对，她确实是一个有趣的姑娘。拉尔夫感到奇怪，他们的邻居怎么会一下子看到这点，于是他说，这再一次证明，他的朋友有很高的才能，这是他一向十分钦佩的。哪怕他的表妹只能给他提供一些乐趣，别无其他，他也明白这些乐趣是难能可贵的。他对自己说："这样一种性格，这样真实生动的感情，真是大自然的杰作，甚至比最好的艺术品——比希腊的浅浮雕，比提香①的名画，比

① 提香（1477—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画家。

哥特式的大教堂更美好。一个人出乎意外地遇到这么好的事，这实在太妙了。我从没象她来以前一星期那么忧郁，那么厌烦，我也从没那样对欢乐不抱任何希望。但突然，人家给我寄来了一幅提香的画，让我挂在墙上，或者一件希腊浅浮雕，让我放在壁炉架上。一幢美丽的大厦的钥匙落到了我的手中，我可以进去欣赏一切。你这个可怜的家伙，你一直牢骚满腹，现在你可以心平气和，不再抱怨啦。”这样的感想是非常合理的，但要说拉尔夫·杜歇已经拿到了那把钥匙，这却不完全确实。他的表妹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少女，正如他所说，她能够理解一切，但是她也需要你去理解她。他对她的态度虽然是认真的，批判的，但并不是明智的。他从外边打量着大厦，对它赞美备至；他从窗口向里窥探，觉得它大小适当，同样美好。但是他觉得，他只是看到了几个侧面，他还没有登堂入室，站到它的屋顶下。门关得严严的，他的口袋里虽然揣着钥匙，但他相信，没有一个钥匙合用。她灵敏而爽朗，这是一种美好而丰富的性格，但是她打算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是不寻常的，因为对大多数女人都没有必要提出。大多数女人自己毫无打算，她们只是以多少显得优美的消极姿态等待男人来给她们提供一种命运。伊莎贝尔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她有自己的意愿。拉尔夫说：“不论她什么时候实现这些意愿，我都希望能亲眼看到！”

作主人的责任当然落到了他的肩上。杜歇先生整天离不开他的椅子，他那位夫人的地位倒象一个严峻的客人。因此在拉尔夫采取的行动方针中，责任和爱好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他不是一个喜欢活动的人，但现在只得陪着表妹在各处闲逛——当时天气一直很好，跟伊莎贝尔有些悲观的气象预报正好相反，

很适宜作这样的消遣。漫长的下午使她可以尽情玩乐，他们有时在河上划船，伊莎贝尔称它为可爱的小河，从那儿遥望对岸，也是一幅美丽如画的风景。有时他们驾着敞篷马车，在郊野兜风，这是一辆矮矮的、宽敞的、轮子厚实的车子，以前杜歇先生经常乘车出游，只是现在已无法享受这种乐趣了。伊莎贝尔非常喜欢驾车，她的驾车技术连车夫也承认是“过得硬”的。姨父的两匹马是第一流的，她驾着它们穿过弯弯曲曲的大街小巷，那里充满着她渴望见识的各种农村景象。她看到了茅草的和木板的村舍，看到了装着格子窗、地上铺着细沙的小酒店，看到了古老的农村公地和一片片荒凉的园林。道路两旁的树木由于正当仲夏季节，显得枝叶扶疏。当他们回到家中的时候，往往茶桌已经摆在草坪上，杜歇夫人正在尽自己的最大责任，侍候丈夫喝茶。但这两个人大部分时间只是默默枯坐着，老人别转了头，闭上眼睛，他的妻子则一心结毛线，仿佛沉浸在思索中——有些女人就是带着这样的神情，注视针尖的活动的。

然而有一天，来了一位客人。两个年轻人在河上消磨了一个钟头以后，慢慢走回家来，发现沃伯顿勋爵正坐在树下，跟杜歇夫人谈天。从远处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谈话是断断续续的。他刚从家里骑马来到，还带着一只旅行包，准备在这儿吃晚饭和过夜，因为杜歇先生父子俩是时常欢迎他来作客的。伊莎贝尔到达的那一天，跟他见过半小时面，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她已发觉她喜欢他。他确实在她心头留下了相当鲜明的印象，她曾经好几次想到他。她希望她能够再见到他，自然，她也希望见到一些别的人。花园山庄并不沉闷，这地方本身是可爱的，她的姨父越来越象一位慈爱的祖父，拉尔夫也跟她见过的任何姑表兄弟不同——在她的思想里，所谓姑表兄弟都是枯燥乏味

的。而且她对这儿的印象还这么新鲜，这么变化多端，她几乎不能想象她会产生什么空虚的感觉。但是伊莎贝尔必须提醒自己，她所关心的是人的天性，她到国外来的最大目的是想多见识一些人。拉尔夫曾对她说过几次："我不知道你在这儿会不会受得了。你应该跟这儿的一些邻居，我们的一些朋友见见面。你也许想象不到，但我们确实是有一些朋友的。"他还提出，要邀请他所谓"一大批人"到这儿来，让这位年轻姑娘认识认识英国的社会。她赞赏这种殷勤好客的热诚，而且先行表示，她一定要痛痛快快玩一下。可是直到现在，拉尔夫的诺言毫无下文。不妨告诉读者，这位年轻人之所以迟迟不付诸实施，是因为他发现，要使他的表妹感到愉快，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不需要外来的帮助。伊莎贝尔常常跟他谈到"标本"，这在她的词汇中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词，她希望他能理解，她想看到的是由一些杰出人士来体现的英国社会。

"对啦，你瞧，这就是一个标本，"他们从河边走上来，他认出那是沃伯顿勋爵以后，对她说。

"什么标本？"女孩子问。

"英国绅士的标本。"

"你是说他们都象他一样？"

"没有的事，他们并不都象他。"

"那么他是一个惹人喜欢的标本，"伊莎贝尔说，"因为我相信他很有教养。"

"不错，他为人很好。他也很幸福。"

幸福的沃伯顿勋爵跟我们的女主人公握了握手，向她问好。"其实我不问也可以，"他说，"因为你刚才还划船来着。"

"我只划了一会儿，"伊莎贝尔回答，"不过你怎么知道的？"

“哦，因为我知道他是不会划的，他很懒，”勋爵笑道，他这是指拉尔夫说的。

“他懒是有充分理由的，”伊莎贝尔回答，把嗓音压低了一些。

“对，他一切都有充分的理由！”沃伯顿勋爵叫道，还是兴高采烈的样子。

“我不划的理由是我的表妹划得太好了，”拉尔夫说。“她一切都干得很好。任何事，只要她肯做，都能做得非常出色！”

“那么谁都希望得到你的指教啦，阿切尔小姐，”沃伯顿勋爵说。

“一件事只要认真去做，总不会越做越坏吧，”伊莎贝尔说。如果她喜欢人家恭维，说她多才多艺，那么她觉得她可以当之无愧，因为她确实在一些事情上，比别人高明一些，她的自负不是低能的表现。她希望把自己想得很好，但她总是要求有足够的根据，这证明她的这种愿望中也包含着一些谦逊的因素。

沃伯顿勋爵不仅在花园山庄过了一夜，他们还劝他再玩一天，到第二天结束的时候，他又决定推迟到明天离开。在这期间，他跟伊莎贝尔谈得很多，这是他尊重她的表现，她对此表示欢迎。她觉得自己非常喜欢他，他给她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深刻的，但是在他们一起度过一个晚上以后，他在她眼里——虽然他没有什么耸人听闻的特点——几乎已成了传奇中的英雄。她怀着幸运的感觉回房休息，更加体会到了生活的欢乐。她对自己说：“能认识那么两个有趣的人，实在太好了。”所谓“那么两个”便是指她的表兄和表兄的朋友。此外，还得补充一点，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它似乎是对她的愉快心情的一种考验。杜歇先生在九点半上床睡觉，他的妻子留在客厅中，跟其他几

个人在一起。她在他们旁边守了将近一个小时，然后站起来，对伊莎贝尔说，她们应该跟这些先生道晚安了。然而伊莎贝尔还不想睡，这会儿她的心情象过节一样，而节日是不应该这么早就收场的。于是她毫不考虑，便简单地回答道：

“我也得去吗，姨妈？我想过半个钟头再上楼去。”

“我不能再等你了，”杜歇夫人回答。

“那你不用等我。拉尔夫会给我点蜡烛的，”伊莎贝尔笑着说。

“我给你点蜡烛好了，阿切尔小姐。让我给你点蜡烛！”沃伯顿勋爵喊道。“不过我要求，我们至少得坐到半夜。”

杜歇夫人把那对闪闪发亮的小眼睛对着他瞧了一会，然后又把它们冷冷地转向她的外甥女。“你不能单独跟先生们在一起。你不是……不是在你们那无法无天的奥尔巴尼，亲爱的。”

伊莎贝尔站了起来，脸涨得通红。“我真希望我还在那儿，”她说。

“呀，妈妈！”拉尔夫耐不住了。

“亲爱的杜歇夫人，”沃伯顿勋爵喃喃地说。

“我不想改变你的国家，勋爵，”杜歇夫人板着脸说。“我只能按照它的习惯行事。”

“我不能跟我的表兄在一起吗？”伊莎贝尔问。

“我还不知道沃伯顿勋爵是你的表兄。”

“或许我还是去睡的好！”客人提出道。“这样事情就解决了。”

杜歇夫人露出一点失望的神色，又坐下了。“好吧，既然必要，我可以陪你们坐到午夜。”

这时，拉尔夫把烛台递给了伊莎贝尔。他一直在注视着

她，觉得她的情绪有些激动——也许他认为这件事很有趣。但是如果他希望看到她发脾气的话，那么他没有如愿以偿，因为姑娘只是简单地笑了笑，点点头表示告别，便跟着姨母走了。但他自己却对他的母亲有些生气，尽管他认为她是对的。到了楼上，两个女人在杜歇夫人的房门口分手，上楼的时候，伊莎贝尔始终一言不发。

“你对我的干涉一定感到很不高兴，”杜歇夫人说。

伊莎贝尔思忖了一下。“我没有不高兴，我只是感到惊讶——我简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留在客厅里不合适？”

“完全不合适。在这儿，在有身份的人家，年轻姑娘不能单独跟先生们坐到深夜。”

“那么你告诉我这点是很对的，”伊莎贝尔说。“我不懂得，但现在知道了，我很高兴。”

“每逢我看到你有什么地方太随便的时候，我会经常向你指出的，”她的姨母说。

“但愿如此，不过我并不认为你的规劝始终是正确的。”

“完全可能。你是喜欢为所欲为的。”

“是的，我喜欢独立自主。但我一直想知道什么事情是不应该做的。”

“为的去干这些事吗？”她的姨母问。

“为了可以有所选择，”伊莎贝尔说。

第 八 章

由于她爱好富有浪漫色彩的景物，沃伯顿勋爵表示，希望她哪一天去参观一下他的房子，那是一幢瑰丽多彩的古雅建筑物。他说服杜歇夫人，请她带她的外甥女前往洛克雷。拉尔夫声称，如果父亲那里他走得开，他愿意陪她们前去。沃伯顿勋爵向我们的女主人公保证，这几天他的两个妹妹会来拜访她。他的妹妹们的情形她知道一些，因为他在花园山庄跟她一起谈天的时候，她问过他许多关于他的家庭的事。伊莎贝尔一旦发生兴趣，就会提出大量问题，而且她的朋友非常健谈，不论她问什么，都能得到详尽无遗的回答。他告诉她，他一共有四个姐妹，两个弟兄，但他的双亲已经故世。那些兄弟姐妹都很好，“当然，并不特别聪明，”他说，“但是单纯正直，和蔼可亲。”他希望阿切尔小姐能够认识他们。一个兄弟在教会做事，是他们居住的洛克雷教区的牧师，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教区，工作繁重，他为人极好，尽管在一切可以想象的问题上，他们的看法都不一致。接着，沃伯顿勋爵提到了他兄弟的一些观点，那是伊莎贝尔常常听人谈到的，她觉得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在人类中占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确实，其中许多看法，她认为自己也是有的，但是他告诉她，她完全错了，这其实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她只是以为自己有这些看法，但她可以相信，只要她好好想一想，她就会发现它们毫无意义。她回答他，其中有

一些问题她已经仔细思考过了，于是他宣称，她只是又一次证实了那个常常使他吃惊的事实，即在世界上所有的人中，美国人是最迷信自己的。他们是托利党人中的死硬派，顽固分子，每一个人都是，没有一个保守派比美国的保守派更保守。她的姨父和表兄就是这点的证明，他们的许多观点，中世纪色彩最浓厚。他们有一些思想，是今天的英国人都不好意思承认的。而且，勋爵笑着说，他们居然大言不惭，自称他们对这个可怜又可爱、古老而迟钝的英国的需要和危险，比他更了解，可他生于斯，长于斯，还拥有着它相当一部分土地——这更使他感到惭愧！从这一切话中，伊莎贝尔不难看出，沃伯顿勋爵是一个最新型的贵族，一个改革家，激进分子，一切古老生活方式的蔑视者。他的另一个兄弟是在军队里，驻在印度。他放荡不羁，头脑顽固，至今一无作为，唯一的成绩就是欠了不少债，让沃伯顿去还债——一位长兄享有的最美好的特权之一。"我不想再给他还债了，"沃伯顿说，"他过得比我阔绰得多，生活奢华，闻所未闻，还自以为是比我好得多的一个绅士呢。我是个彻底的激进派，我主张一律平等，我并不要求超过我的弟兄们。"他的四个姐妹中的两个，第二个和第四个，已经结婚，其中一个，据说情况不坏，另一个只是平平而已。大的那个的丈夫海考克勋爵，为人很不错，但不幸也是个死硬的托利党人，至于他的妻子，正如英国的一切贤妻良母一样，比她的丈夫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个嫁了诺福克郡的一位小地主，结婚没多久，已生了五个孩子。这一切，还有其他许多情况，沃伯顿勋爵都讲给这位美国少女听了，还不厌其烦地作了许多说明，让她了解英国生活的各种特点。他说话爽直，毫无保留，仿佛不愿让她自己的经验或想象有活动的余地，这一切往往使伊莎

贝尔觉得很有趣。她说："他以为我是一个野人，从没见过叉子和汤匙呢。"她为了取乐，常常问他一些天真的问题，让他郑重其事地回答。等他中计以后，她却说道："可惜你不能看到我身上涂着油彩、头上戴着羽毛的样子，要是我知道你对可怜的野人这么和气，我一定把民族服装带来啦！"沃伯顿勋爵游历过美国各地，对那里的一切比伊莎贝尔了解得多得多。他甚至承认，美国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国家，但是他对它的回忆似乎表明，居住在英国的美国人对许多事还不理解，得由别人向他们作解释。"要是我在美国时有你向我作解释，那就好啦！"他说。"我对你的国家有许多事不能理解，我确实感到惊异，糟糕的是那些解释只是使我更加糊涂。说真的，我觉得他们常常故意在作弄我，那里的人很会干这一手。不过我的解释，你完全可以放心，我对你讲的话是错不了的。"确实，有一点至少是错不了的，那就是他很聪明，见多识广，对世界几乎了如指掌。他讲话娓娓动听，引人入胜，但伊莎贝尔感到，他这么做不是为了卖弄自己；虽然他条件很好，而且正如伊莎贝尔所说的，前途无量，可是他尽可能不在这方面大事夸耀。他享有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它们却没有使他踌躇满志，忘乎所以。他的气质是由丰富的阅历——而且那是不费一点力气得来的！——和谦逊组成的，这种谦逊有时带有几分孩子气，显得甜蜜而清新可爱，给人以一种品尝美味的愉快感觉，它并不因为带有自觉的仁慈因素而有所逊色。

沃伯顿勋爵走后，伊莎贝尔对拉尔夫说："我非常喜欢你那位英国绅士的标本。"

"我也喜欢他——我相当爱他，"拉尔夫说。"但是我更可怜他。"

伊莎贝尔斜过眼去瞟了他一眼。“奇怪，我倒觉得他唯一的缺点是叫人没法可怜他。他似乎一切都有，一切都知道，一切都顺顺当当的。”

“唉，他的情况并不好，”拉尔夫坚持道。

“也许你是指他的身体吧？”

“不是，说到身体，他强壮得叫人眼红呢。我是说他有很高的地位，可是完全不当它一回事。他不能认真对待自己。”

“他是把人生看作一场游戏？”

“情况比这坏得多。他把自己看作一种负担——一场噩梦。”

“也许情况确实这样，”伊莎贝尔说。

“也许是的，不过总的说来，我不这么看。但即使那样，还有什么比自己感觉到、意识到生活是一场噩梦更可怜呢？他觉得，这是别人强加给他的，根扎的很深，他为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感到痛苦。至于我，如果我是他，我会变得象一尊神像那么庄严肃穆。他的地位使我向往。试想，崇高的责任，大量的机会，普遍的尊敬，无限的财富，显赫的权力，以及在一个伟大国家的公共事务中天然要承担的义务。可是他把一切都搞糟了，他自己，他的地位，他的权力，以及世上的其他一切，无不如此。他是这个危机时代的牺牲品，他已经不再相信自己，他也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我想提醒他（因为如果我是他，我很清楚我应该相信什么），但他说我是顽固不化的大少爷。我相信，他真的认为我是不可救药的庸人，他说我不懂得我的时代。其实我比他更了解它，他既不能把自己当作讨厌的东西加以消灭，又不能把自己当作合理的东西加以保护。”

“我看他不象一个意志消沉的人，”伊莎贝尔说。

“也许不，但是作为一个具有许多高雅趣味的人，我认为他往往会有不愉快的时候。但怎么能说，一个人有了这么广阔的前途，就不会痛苦呢？何况我相信他是痛苦的。”

“我不相信，”伊莎贝尔说。

“好吧，”她的表兄回答，“如果他现在不是，以后一定会”

下午，她在草坪上跟姨父消磨了一个钟头。老人坐着，照例用围巾盖着腿，手里拿着一大杯冲淡的茶。在谈话中间，他问她对最近这位客人有什么感想。

伊莎贝尔是心直口快的。“我觉得他很可爱。”

“他是一个不错的人，”杜歇先生说，“但我劝你不要去爱他。”

“那么我一定不爱他。我不得到您的同意，决不爱任何人。再说，”伊莎贝尔接着道，“表哥向我介绍的沃伯顿勋爵的状况，并不叫人喜欢。”

“哦，是吗？我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但你得记住，拉尔夫反正是要说些什么的。”

“他认为他的朋友思想太偏激——或者还不够偏激！我弄不清究竟是什么意思，”伊莎贝尔说。

老人慢慢摇了摇头，露出一丝微笑，放下了茶杯。“我也不清楚。他走得太远，但也很可能还不够远。他好象要把许多东西统统消灭，可是他自己却想留下。我想，那是很自然的，只是这未免不太彻底。”

“不过我希望他能留下，”伊莎贝尔说。“如果他也跟着消灭了，他的朋友们一定会想念他，觉得怪伤心的。”

“得啦，”老人说，“我猜他会留下，免得他的朋友们太伤

心的。我在花园山庄当然也会非常想念他。他每次来说说笑笑，我总觉得很有趣，我想他也觉得很有趣。在社交界有不少人喜欢他，这些人现在都很出风头。我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也许是想发动一场革命吧。不管怎样，我希望他们迟一点搞，至少等我死了再搞。你瞧，他们要推翻一切，但我在这儿是一个相当大的地主呢，我可不想给推翻。要是我早知道他们要这么干，我就不过来啦，”杜歇先生说了下去，越说越高兴。“我到这儿来是因为我觉得英国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如果他们大刀阔斧地推行改革，我得说这是一个大骗局，到那时一定会有不少人感到失望。”

“噢，我倒希望他们真的掀起一场革命呢！”伊莎贝尔叫道。“我愿意见到一场革命。”

“让我想一想，”姨父故意带点幽默地说，“我忘记你是站在新的一边还是站在旧的一边了。我听到你的观点前后正好相反。”

“我两边都拥护。我想我什么都有一点。在革命中，在它如火如荼展开之后，我想我会成为坚定傲慢的保皇派。但目前人们大多同情他们，他们有的是大显身手的机会，我是说他们可以干得很出色。”

“我不明白，你所谓干得很出色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你才会干得很出色呢，亲爱的。”

“啊，您太好啦，可惜我不能相信这话！”姑娘打岔道。

“不过说到底，目前你恐怕还没有福气在这儿光荣地走上断头台呢，”杜歇先生说下去。“如果你想看到大革命，你还得在这儿待很长一个时期。你瞧吧，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就不愿你把他们的话当真啦。”

“您讲的是谁?”

“就是沃伯顿勋爵和他那些同伙——上层阶级的激进分子。当然，我只是凭我的印象知道这点。他们大谈改革，可是我不相信他们真的打算实行。你和我，自然，我们知道生活在民主制度下是怎么回事，我一向认为这是很舒服的，但那是因为我一开始就习惯了。再说，我不是一个勋爵，你是一位小姐，亲爱的，但我不是勋爵。至于这儿的人，我不认为它会合他们的口味。可这是每时每刻都要接触到的事啊，我不相信，他们大多数人会觉得它跟他们已经得到的东西一样可爱。当然，如果他们想试一下，那是他们的事，但我希望他们适可而止。”

“您以为他们不是出于真心吗?”伊莎贝尔问。

“不，他们希望相信自己是诚心诚意的，”杜歇先生承认，“不过据我看，他们大多只停留在理论上。他们的激进观点是一种娱乐，他们必须有一些娱乐，也许他们的胃口比较粗野。你看到，他们是非常奢侈的，这些进步思想差不多是他们最大的奢侈品。它们既使他们觉得自己道德高尚，又不损害他们的地位。他们对自己的地位考虑得很多。如果有谁要你相信他不是那样，你别理睬他，因为如果你信以为真，你非上当不可。”

他娓娓而谈，声调铿锵有力，伊莎贝尔听得十分仔细。虽然她并不了解英国的贵族，但是她觉得，姨父的这些议论跟她对人性的一般印象是符合的。不过她还是情不自禁地要为沃伯顿勋爵讲几句话。“我不相信沃伯顿勋爵是骗子，”她说。“我不管别人怎么样，但我愿意看到沃伯顿勋爵经得起事实的检验。”

“上帝保佑，但愿我的朋友们不致跟我为难吧!”杜歇先生回答。“沃伯顿勋爵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年轻人——一个很

出色的年轻人。他一年有十万英镑收入。在这小岛上，他拥有五万五千亩土地，还有其他许多东西。他有六七幢房子可以居住。他在议会天然占有一席位置，就象我在我的饭桌上天然占有一席位置一样。他有非常高雅的修养——爱好文学，艺术，科学，还有年轻漂亮的女人。但最高雅的还是他那些新鲜观点。它们给他提供了很大的乐趣——也许超过了其他一切，除了年轻的女人。他那边的那幢老房子——它叫什么来着？洛克雷？——是非常迷人的，但是我认为它不如这幢房子好。不过那没关系，他还有不少别的房子。他的观点据我看来，对什么人也没有害处，对他自己当然也没有。万一发生革命的话，他不必担忧，他们不会难为他，不会触动他一根毫毛，他是很得人心的。”

“那么，即使他愿意杀身成仁，也办不到了！”伊莎贝尔叹了口气。“他的处境实在太可怜了。”

“他永远不会成为受难者，除非你使他落到这个地步，”老人说。

伊莎贝尔摇了摇头。她一边摇头，一边露出一丝伤心的神色，那样子也许有些可笑。“我永远不会使任何人受苦的。”

“我希望你永远不会。”

“我希望不会。那么您不象拉尔夫那样可怜沃伯顿勋爵？”

姨父看了她一眼，目光显得和蔼而犀利。“不，归根结底我还是同情他的！”

第九章

这位贵族的妹妹，两位莫利纽克斯小姐，不久就来拜访她了。伊莎贝尔对这两位小姐发生了好感，觉得她们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但是她向表兄谈到她们这个特点时，他宣称，任何形容词都可以用在两位莫利纽克斯小姐身上，唯独这个词用不上，因为在英国至少可以找到五万个少女跟她们一模一样。然而，即使失去了这个优点，伊莎贝尔的这两位客人还有其他动人之处，她们举止温柔娴雅，显得羞羞答答，她觉得，她们的眼睛象保持平衡的水盆，点缀在花台上天竺葵中间的几泓"碧水"。

"不论怎样，她们至少不会使人感到可怕，"我们的女主人公对自己说。她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因为在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很可惜，有两三个女友就不能不受到这样的指责(要是没有这个缺点，她们会显得非常美好)，何况伊莎贝尔有时怀疑，她自己也有点这种味道。两位莫利纽克斯小姐不太年轻了，但是皮肤光滑柔嫩，笑起来跟孩子一样天真。是的，那两对使伊莎贝尔羡慕的眼睛圆圆的，显得那么平静，满足，她们的身材丰满，也是圆圆的，裹在海豹皮短上衣里。她们充满着友情，那热烈的程度几乎使她们不好意思流露出来。她们对这位来自世界另一边的姑娘，似乎有些畏惧，主要只是通过表情，而不是通过语言来表示她们的好感。但她们明确提出，希

望她到洛克雷去吃顿便饭，她们和哥哥一起住在那里。她们还希望今后常常见到她。她们不知道，她是不是可以在哪一天过去住上一夜。在二十九日，她们有一些客人要来，到那一天不知她能不能赏光。

"也许我们没什么好招待你的，"姊姊说，"但我相信，你是不会计较的。"

"啊，你们对我太好了，我只觉得你们非常迷人，"伊莎贝尔回答，她称赞起来往往过头。

两位客人脸红了。她们走后，她的表兄告诉她，她对这两个可怜的女孩子说这样的话，她们会以为她在任意取笑她们。他相信，这是她们第一次听到人家说她们迷人。

"我忍不住这么说，"伊莎贝尔回答，"我觉得她们这么文静，知足，通情达理，那是很可爱的。我但愿自己跟她们一样呢。"

"我的天，千万别这样！"拉尔夫热烈地喊了起来。

"我很想学学她们，"伊莎贝尔说。"我一定得去拜访她们。"

这个愿望几天以后就实现了。她在拉尔夫和他母亲的陪同下，驱车前往洛克雷。她进去的时候，两位莫利纽克斯小姐正坐在一间宽敞的大客厅里（后来她发现，这样的客厅有好几间），周围挂满退色的花布，她们这天穿的是黑丝绒衣服。伊莎贝尔甚至比在花园山庄的时候更喜欢她们，也更加觉得她们确实并不可怕。在那以前，她总认为，如果她们有缺点的话，那就是她们的头脑不太灵活，但现在她发现，她们还是有深厚的感情的。饭前有一段时间，她跟她们单独在一起，坐在屋子的一头，那时沃伯顿勋爵离得很远，正跟杜歇夫人谈天。

"你们的哥哥非常激进，这是不是真的？"伊莎贝尔问。她

知道这是真的，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她对人的性格怀有强烈的兴趣，她故意要两位莫利纽克斯小姐表示态度。

“啊，真的这样，他先进得不得了，”妹妹米尔德里德说。

“同时沃伯顿也非常有理智，”莫利纽克斯小姐说。

伊莎贝尔望了他一会，他在屋子的另一头，显然尽量在奉承杜歇夫人。拉尔夫在壁炉前面逗一只跳跳蹦蹦的狗，这是英国八月的天气，但在这间古老而宽敞的屋子里，炉火似乎还是适当的。伊莎贝尔笑了笑，问道：“你们认为你们的哥哥是当真的吗？”

“哦，当然是当真的！”米尔德里德立即喊了起来。姊姊默默地注视着我们的女主人公。

“你们认为他经得起考验吗？”

“考验？”

“我是说，比方，放弃所有这一切！”

“放弃洛克雷？”莫利纽克斯小姐终于开口了。

“是的，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它们叫什么名字？”

两姊妹面面相觑，目光有几分惊慌。“你是说……你是说因为它花费太大？”妹妹问。

“我敢说，他会租出一两幢房子，”另一个说。

“不收租金？”伊莎贝尔问。

“我不能想象他会放弃他的财产，”莫利纽克斯小姐说。

“那我想，他恐怕只是冒充进步！”伊莎贝尔说。“你们不觉得这是虚伪的立场吗？”

显然，这句话把她的两个女朋友弄糊涂了。莫利纽克斯小姐问道：“你是说我哥哥的地位[1]？”

---

① 在英语中，“立场”和“地位”是同一个词。

"大家认为他的地位是很好的，"妹妹说。"在这一带谁也比不上他。"

"你们也许会说我没有礼貌，"伊莎贝尔乘机指出道。"我觉得你们很崇拜你们的哥哥，还有些怕他。"

"一个人当然应该尊敬自己的哥哥，"莫利纽克斯小姐简单地说。

"你们既然尊敬他，他一定很好，因为很清楚，你们都非常好。"

"他待人非常亲切。他做了好事，从不让人知道。"

"他的才能是大家知道的，"米尔德里德补充道，"每个人都认为他很有能力。"

"这是我也看到的，"伊莎贝尔说。"但如果我是他，我宁可战斗到最后一息，我是说，为自己过去的传统战斗到底。我要紧紧保住它。"

"我觉得一个人应该开明一些，"米尔德里德温和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大家一向这样，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是这样。"

"那很好，"伊莎贝尔说，"你们在这方面很有成绩，你们感到满意是不奇怪的。我看你们很喜欢绒线刺绣物品。"

饭后，沃伯顿勋爵带她去参观房子，她觉得，它的宏伟美丽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屋子里边的陈设已经有了不少现代的色彩，有些特点不太明显了，但是从花园里看它，这坚固巍峨的灰色建筑物，色泽显得那么柔和，浓郁，经历了长期风雨的侵蚀，仍耸峙在宽阔静寂的壕沟上面。在年轻的女客人眼中，它象传说中的城堡。这天天气阴凉，光线暗淡，秋色已开始来临，淡淡的阳光象水一样洒在墙上，斑斑驳驳的，发出零乱的闪光，似乎在轻轻抚摩悠久的岁月造成的痛苦的伤痕。主人的弟

弟，那位教区牧师，也来吃饭了，伊莎贝尔跟他作了五分钟的谈话，指望探索教会的奥秘，但一无所获，终于放弃了这个打算。洛克雷教区牧师的特点是身材魁梧，象一名运动健将，面貌坦率、自然，胃口特别大，时常放声大笑。伊莎贝尔后来从表兄处得知，在当牧师之前，他是一个大力士，摔交运动员，直到现在，家里没有外人的时候，还能把仆人打翻在地。伊莎贝尔喜欢他——她当时的心情是什么都喜欢，只是她怎么也不能想象，这么一位先生会给人提供精神上的帮助。离开饭桌以后，大家都到户外去散步，但沃伯顿勋爵耍了个花招，使那位最生疏的客人离开了别人，单独跟他一起散步。

"我希望你看看这个地方，好好看一看，"他说，"如果你给那些无关紧要的闲谈分散了注意力，你就看不仔细了。"但是，他虽然向伊莎贝尔谈了不少有关房子的事，因为它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他的谈话并不完全属于考古学性质。他不时把话扯到个人问题——跟那位小姐和他本人有关的问题上去。不过在沉默一段时间以后，他又回到了那个表面的话题上，他说："我看到你喜欢这幢老房子，确实很高兴。我希望你常来玩玩，最好能在这儿住几天。我两个妹妹非常喜欢你——也许这也算一个理由。"

"用不着提出什么理由，"伊莎贝尔回答，"不过我怕我不能跟你约定。我一切得听姨妈做主。"

"啊，对不起，我得说，我不大相信这话。我完全清楚，你能做你要做的一切。"

"如果我给了你这么一个印象，我很遗憾。我不认为那是很好的印象。"

"但它的优点是使我可以抱有希望。"说到这里，沃伯顿勋

爵停顿了一下。

“希望什么？”

“希望将来可以常常见到你。”

“啊，”伊莎贝尔说，“要满足这个愿望，不必非得我先争取解放不可。”

“当然不，但是我想，你的姨父不见得喜欢我。”

“你完全错了。我听他谈到你，对你很器重。”

“我很高兴你们谈到了我，”沃伯顿勋爵说。“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他不欢迎我继续到花园山庄去。”

“我不能保证我姨父的看法，”姑娘回答，“虽然我应该尽可能考虑他的意见。不过从我来说，我很高兴见到你。”

“这正是我希望听到的。你这么说，使我太兴奋了。”

“你太容易兴奋了，勋爵，”伊莎贝尔说。

“不，我不是容易兴奋的人！”他停了一会，然后又道：“不过你确实使我感到兴奋，阿切尔小姐。”

这些话的口气有些暧昧，它使姑娘吃了一惊，这似乎象一场严肃谈话的前奏，她以前听到过这种口气，她能够识别。然而她现在不希望这前奏产生后果，于是她尽快克制着自己那可以感到的紊乱心情，用尽可能愉快的声音说道：“我怕我没有希望再到这儿来了。”

“永远不再来吗？”沃伯顿勋爵问。

“我没有说‘永远’，那样未免太夸张了。”

“那么下星期哪一天我来看你，成吗？”

“当然可以。有什么能阻止你来呢？”

“具体说也没什么。不过跟你在一起，我好象总有些顾虑。我有一种感觉，似乎你经常在评论别人。”

"你不必担心这会对你不利。"

"你这么说太好了，但即使对我有利，严峻的评判也不是我最喜欢的。杜歇夫人是不是要带你出国去?"

"我想是这样吧。"

"你认为英国不够好吗?"

"这是一句马基雅维利式的话[①]，它不值得回答。我希望尽量多见识一些国家。"

"使你可以继续你的评论，是不是?"

"我想，这也是为了得到一些乐趣。"

"是的，那是你最大的乐趣，我捉摸不透你要做什么，"沃伯顿勋爵说。"你给我的印象是你有着神秘的目的——一个庞大的计划。"

"你把我想得太伟大了，你那些推测并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我的目的只是出国游历，增长一些见识，我的同胞有好几万人都在以最公开的方式这么做，这种年年都有人在向往和实行的目的，难道会包含什么神秘的因素吗?"

"它不可能提高你的认识，阿切尔小姐，"她的同伴宣称。"你已经有了牢不可破的观点，它正在俯视着我们大家，它鄙视我们。"

"鄙视你?你是在取笑我，"伊莎贝尔说，态度很严肃。

"你认为我们很'古怪'——那是一样的，首先，我不愿给人看作'古怪'，我也根本不是这样。我提出抗议。"

"你的抗议是我听到的最古怪的论调之一，"伊莎贝尔回答，笑了一笑。

---

① 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主张在政治上只要能达到一定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沃伯顿勋爵沉默了一会，然后说道："你只是站在旁边评头论足，但对人并不关心。你只关心寻找自己的乐趣！"刚才她从他的声音中听到的那种口气又出现了，现在它跟一种明显的抱怨的声调混合在一起，这抱怨来得这么突兀，无缘无故，以致女孩子担心，是不是有什么话刺痛了他。她常常听说，英国人是非常古怪的；她还记得，有一位很有见识的作家说过，英国人实际是最富有浪漫色彩的民族。难道沃伯顿勋爵忽然变成了浪漫派，在他们仅仅第三次见面的时候，就要在他自己家里跟她吵架不成？但是她很快又放心了，因为她看到他还是那么彬彬有礼，态度没有改变，尽管他对他邀请来的这位少女，在恭维的同时，已经达到了文雅的礼节的边缘。她信任他的礼貌，这没有错，因为他马上笑了一笑，继续说下去，刚才那种使她不安的语气已荡然无存："当然我不是说，你在寻找毫无价值的乐趣。你选择的是一些重大的问题：人的弱点，人性的苦恼，民族的特色！"

"如果那样，那么我自己的国家已经够我受用一辈子了，"伊莎贝尔说。"但是我们还得赶路，姨妈恐怕马上要回去了。"她转身朝别人走去，沃伯顿勋爵跟在她旁边，一言不发。但在到达别人那里以前，他说道："我下星期来看你。"

她心头感到一阵震动，但是等它过去以后，她不得不承认，这不是一种痛苦的感觉。然而她对他的话还是回答得相当冷淡："随你喜欢吧。"她的冷淡不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效果——撒娇在她的性格中是非常次要的，根本不象许多批评她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它来自一种畏惧心理。

第 十 章

她访问洛克雷的下一天，收到了她的朋友斯塔克波尔小姐的信。看到信封上利物浦的邮戳，以及亨利艾塔那敏捷而纤巧的笔迹，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斯塔克波尔小姐写道：“我已到达这儿，可爱的朋友，我终于来了。这是我离开纽约前一天才决定的——《会谈者报》回心转意，接受了我的意见。我象个老牌记者一样，往旅行包里塞了几件东西，便跳上街车，赶到码头上了船。现在你在哪里，我们可以在哪里碰头？我猜想你正在访问什么城堡，已经学会了当地的口音，也许还嫁了一个勋爵——我真希望你已经这么做，因为我需要有人给我介绍这些高等国民，我对你寄托着一些希望。《会谈者报》要求报导一下贵族。我的初步印象（关于一般人的）可并不美好，不过我想先跟你谈一下，你知道不论我怎么样，我至少不算浅薄。我也有一件特别的事要告诉你。你要尽快约定一个见面的地点，你到伦敦来（我非常希望跟你一起游览一些地方），否则就让我来找你，不论你在哪里都成。我愿意这么做，因为你知道我感兴趣的是什么，我希望尽可能多看到一些内在生活。”

伊莎贝尔没有把这封信给姨父看，但把它的大意告诉了他。不出她所料，他立即请她以他的名义通知斯塔克波尔小姐，他欢迎她到花园山庄来。“虽然她是一个写文章的女人，”他说，“但她是美国人，她大概不致象那个夫人那样，拿我去示众。她见

过我这样的人。”

“可她没见过您那么有趣的人！”伊莎贝尔回答。她对亨利艾塔那种再现客观事物的本能，并不完全放心，这种本能在她朋友的性格中，属于她感到不满的那个方面。然而她还是给斯塔克波尔小姐回了信，说杜歇先生对她的光临无任欢迎。于是这位活跃的青年女子毫不犹豫，声称她马上动身前来。她已经到达伦敦，现在便从首都搭乘火车，前往靠近花园山庄的一个车站。伊莎贝尔和拉尔夫在那儿迎接客人。

“我会喜欢她还是讨厌她？”拉尔夫问，他们正在月台上走来走去。

“不管你对她怎样，她都无所谓，”伊莎贝尔说。“人家怎么看她，她根本不在乎。”

“那么作为一个男人，我一定不喜欢她。她必然是一个怪物。她是不是很丑？”

“哪儿的话，她生得非常美。”

“一个女访员，一个穿裙子的记者会非常美？那倒叫我很想见见她了，”拉尔夫让步道。

“嘲笑她是很容易的，可是要象她那么勇敢就不那么容易啦。”

“是不太容易，造谣惑众和人身攻击是多多少少需要有一些勇气的。你看，她会不会来访问我？”

“绝对不会。在她眼里，你还不够资格。”

“你瞧吧，”拉尔夫说。“她会把我们全都写到她的报上去，包括本奇在内。”

“我会请她别那么干，”伊莎贝尔回答。

“这么说，你也认为她可能那么做。”

“完全可能。”

“可是你还跟她无话不谈?”

“我没有跟她无话不谈，我只是喜欢她，尽管她有一些缺点。”

“那好吧,”拉尔夫说,“我怕我不会喜欢她，尽管她有一些优点。”

“可能不出三天，你还会爱上她呢。”

“让她把我的情书发表在《会谈者报》上？不可能!”年轻人喊道。

火车随即到了，斯塔克波尔小姐跳下了火车，正如伊莎贝尔说的，她相当漂亮，尽管有些粗野，还是很动人。这是一个雅致、丰满的女郎，中等身材，圆脸，嘴巴小小的，皮肤细嫩，一绺绺淡棕色头发披在脑后。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老是露出惊奇的神色。她的外表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炯炯逼人的目光，它们不放过每一件遇到的事物，可是并不显得狂妄或者傲慢，只是似乎在光明磊落地行使一种天然的权利。它们也这么注视着拉尔夫，后者在斯塔克波尔小姐那娴静、安详的神态面前，有些局促不安，这神态似乎在说，尽管你自诩不把我放在眼里，但不见得办得到。她穿一身整洁的浅灰色服装，走路时沙沙出声，闪闪发亮。拉尔夫一眼就看到，这是一张刚印好还没有折叠过的报纸，显得清新悦目，内容丰富，从头至尾也许没有一个错字。她口齿清楚，音调高亢——嗓音并不圆润，但是响亮。在她跟她的同伴们坐进杜歇先生的马车以后，拉尔夫又发现，她并不象他估计的那样，讲话老是用大号铅字，那种骇人听闻的“标题”上的铅字。然而，伊莎贝尔提出的问题，以及那个年轻人跟着提出的，她都回答得又详细又清晰。后来，

到了花园山庄的图书室里，她会见杜歇先生的时候（他的夫人认为她没有必要出场），她对自己的能力怀有的信心，表现得更充分了。

“我不知道，你们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她说。“如果知道了，我就可以以相应的方式跟你们谈话。”

“随你怎么谈都行，我们不会计较，”拉尔夫宽宏大量地回答。

她把眼睛注视着他，它们的样子使他想起两颗光滑的大钮扣——那种把严密的匣子上的松紧带圈扣得紧紧的钮扣——他似乎觉得，那瞳孔里反映着周围的一切。虽然钮扣通常是没有人的表情的，但在斯塔克波尔小姐的目光里，却有一种东西，使这位谦逊好客的先生隐隐感到不安——它的压力太大，敬意太少，使他受不了。不过应该补充一下，他跟她一起度过一两天以后，这种感觉已显著减少，只是始终没有完全消失。她说：“我想，你不致要我相信你是美国人吧？”

“只要你喜欢，你把我当英国人，当土耳其人都可以！”

“哎哟，如果你是这么变化无穷，那实在太好了，”斯塔克波尔小姐回答。

“我相信你一切都能理解，国籍的不同对你不会有什么妨碍，”拉尔夫继续道。

斯塔克波尔小姐仍然注视着他。“你是指语言吗？”

“语言是无关紧要的。我是指精神，那才是实质。”

“我不能说我了解你，”《会谈者报》记者说，“但我希望在我离开以前能做到这点。”

“他是一般所说的世界主义者，”伊莎贝尔说。

“那是说他什么都有一点，又什么都不是。我必须声明，

我认为爱国主义象博爱一样，是从家乡开始的。”

“噢，但家乡又从哪里开始呢，斯塔克波尔小姐？”拉尔夫问。

“我不知道它从哪里开始，但我知道它在哪里结束。我在这儿已经离开它很远了。”

“你不喜欢这儿吗？”杜歇先生用他那苍老而单纯的嗓音问。

“哦，先生，我还没有决定，我该采取什么立场。我心里有一种压迫感。从利物浦到伦敦，一路上我都有这个感觉。”

“也许你坐的车子太拥挤了，”拉尔夫提示道。

“车子是很挤，但那都是美国朋友，是我在轮船上认识的，他们都挺可爱，来自阿肯色州的小石城。尽管这样，我还是有压迫感，觉得心头好象压着什么东西，我说不出那是什么。一开始我好象觉得，我跟这儿的气氛有些格格不入。但是我想，我能找到适合我的气氛。你们这儿的环境看来还很有吸引力。”

“这儿的人也很可爱呢！”拉尔夫说。“你待下去就知道了。”

斯塔克波尔小姐很愿意待下去，她显然准备在花园山庄盘桓一个时期。上午她埋头写作，尽管这样，伊莎贝尔还是有不少时间跟她的朋友在一起。在完成每天的工作以后，这位朋友是厌恶——实际是反对——孤独的。伊莎贝尔不得不马上提出，要她的朋友切勿在报上歌颂她们共同旅居国外的欢乐，因为在斯塔克波尔小姐到达的第二天早上，她就发现她在给《会谈者报》写一篇通讯，她的字迹非常端正，一丝不苟（它使我们的女主人公想起学校里的习字帖），题目是《美国人和都铎王

朝——花园山庄一瞥》。斯塔克波尔小姐以最坦然的心情提出把她的通讯念给伊莎贝尔听，这立即引起了后者的抗议。

“我认为你不应该这么做。我认为你不该描写这个地方。”

亨利艾塔象平时一样，两眼紧盯着她。“这有什么，这正是人们所要求的，而且这是一个可爱的地方。”

“它太可爱了，不应该登到报上去，我的姨父不希望发生这种事。”

“你别信那些话！”亨利艾塔喊了起来。“事后他们总是高兴的。”

“我的姨父不会高兴，我的表哥也不会。他们会认为这是辜负了他们的好意。”

斯塔克波尔小姐并不觉得尴尬，只是用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巧玲珑的擦笔用具，小心翼翼地擦干净钢笔，把稿子收了起来。“当然，如果你不赞成，我就不写，不过我牺牲了一个很美丽的题材。”

“其他的题材还多得很，这儿到处都有。我们可以出去玩玩，我带你去看一些美丽的风景。”

“风景不属于我的范围，我写的都跟人有关，你知道，我关心的是人，伊莎贝尔，而且永远如此，”斯塔克波尔小姐回答。“我本来想写你的表哥——一个外国化的美国人。现在，写外国化的美国人的稿件非常吃香，你的表哥是最好的活标本。我得狠狠批他一下。”

“他非气死不可！”伊莎贝尔惊叫道。“不是怕你不留情面，是怕你把他端出去示众。”

“很好，我就是要气他一下。我喜欢你的姨父，他是高尚得多的典型——他依然忠于美国。这是一个值得尊重的老人，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反对我歌颂他。”

伊莎贝尔望着她的朋友，心中非常纳闷。她不能理解她所敬爱的这种天性有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缺点。“可怜的亨利艾塔，”她说，“你不懂得区分公和私。”

亨利艾塔脸涨得通红，一瞬间那对明亮的眼睛变得水汪汪的，这使伊莎贝尔更加不能理解了。“你对我很不公平，”斯塔克波尔小姐愤愤地说。“我从来没有一个字写到过自己！”

“这我完全相信，但我觉得，除了自己谦虚，也应该允许别人谦虚！”

“啊，讲得很好！”亨利艾塔喊道，又拿起了笔。“让我记下这句话，我得把它写进文章里去。”她完全是一个好心肠的女人，半个小时以后，她已经恢复了愉快的心情，又象一个到处在寻找题材的女记者了。“我许过愿，要从社会方面来写，”她对伊莎贝尔说，“可是我头脑里空空的，怎么办？既然我不能描写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可供我描写的地方？”伊莎贝尔答应考虑这个问题。第二天，跟她的朋友谈话时，她偶然提到，她访问过沃伯顿勋爵那个古老的家。“啊，你一定得带我到那儿去，那正是我需要的地方！”斯塔克波尔小姐嚷了起来。“我必须对贵族有个印象。”

“我不能带你去，”伊莎贝尔说，“不过沃伯顿勋爵会到这儿来，你会有机会看到他，观察他的。只是如果你打算把他的话写进文章，我一定得先跟他打个招呼。”

“千万别这样，”她的朋友请求道，“我需要他保持自然状态。”

“一个英国人只有在不开口的时候，才是最自然的，”伊莎贝尔宣称。

三天过去了，她的预言没有应验——她的表兄看来没有爱上他们的客人，虽然他同她一起度过了不少时刻。他们一起在园子里散步，坐在树下休息，到了下午，天气适宜，可以在泰晤士河上泛舟的时候，斯塔克波尔小姐也在以前只有拉尔夫和他的表妹单独在一起的船上，占了一个位置。她的在场并没有象拉尔夫预料的那样，带来不融洽的气氛，对他和他表妹原来和谐无间的状况产生天然的干扰，因为《会谈者报》记者常常引得他大笑不止，而他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欢笑的增加是他残余生命中最好的点缀。在亨利艾塔方面，伊莎贝尔虽然宣称她对男性的意见毫不在乎，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可怜的拉尔夫在她眼里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要是她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在道义上几乎是不能允许的。

“他是怎么过日子的?”她到达的当天晚上就问伊莎贝尔。“难道他就整天把手插在口袋里晃来晃去?”

“他什么也不做，”伊莎贝尔笑道，“他是一个逍遥自在的绅士。”

“嗯，我说那是可耻。可我得象列车员那么到处奔波，”斯塔克波尔小姐回答。“我一定要揭露他。”

“他身体太糟了，他压根儿不适宜工作，”伊莎贝尔向她指出。

“呸！你别信这些。我病的时候也工作，”她的朋友大叫道。后来，当她跨进小船，参加他们的水上活动时，她对拉尔夫说，她觉得他讨厌她，恨不得把她淹死。

“没有的事，”拉尔夫说，“我只会让我的受害者慢慢受折磨。在这方面，你可以成为一个有趣的例子!”

“嘿，你是在折磨我，我可以这么说。但是我冲击了你的

一切偏见，这是一大快事。”

“我的偏见？可惜我还谈不到有什么偏见。我只是智力贫乏罢了。”

“这更加可耻，我是有一些美好的偏见的。当然，我妨碍你跟你的表妹调笑取乐，或者随你叫它什么都成。不过我不管这些，我要为她做的就是把你拉到光天化日中来，让她看到你有多么浅薄。”

“好啊，我欢迎！”拉尔夫喊道。“愿意花这力气的人还不多呢。”

斯塔克波尔小姐在这件事上看来是不怕花力气的。不过她依靠的主要只是质问这种原始的方式，任何时候，一有机会她就追根究底。翌日天气很坏，到了下午，那位年轻人为了提供室内娱乐，提议带她去看画。亨利艾塔在他陪同下，沿着长长的画廊走过去，由他把一幅幅珍贵的画指给她看，一边介绍画家和画的主题。斯塔克波尔小姐看着画，可是一声不吭，根本不想表示什么意见。不过拉尔夫对她很感激，因为她没有大惊小怪，讲一些现成的赞美话，而凡是访问过花园山庄的人，在这方面往往是非常慷慨的。确实应该说句公道话，这位年轻小姐对那些陈词滥调很少好感，她的出言吐语显得真挚，不流于俗套，在她聚精会神侃侃而谈的时候，使人觉得象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在用外语发表意见。拉尔夫·杜歇后来知道，她一度担任过一家美国杂志的艺术评论员，但是尽管这样，她好象不想在赞美上破费工夫。正在他要她看一幅杰作《警官》时，她突然回过头去望他，仿佛他本人是一幅画似的。

“你是不是经常这么消磨你的光阴？”她问。

“消磨得这么愉快的时间不多。”

"得啦，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我是说你是不是没有任何正常的工作？"

"嗯，"拉尔夫说，"在活着的人中，我是最懒惰的一个。"

斯塔克波尔小姐又把眼睛转过去看《警官》了。这时，拉尔夫要她看挂在旁边的一幅小小的画，那是朗克雷①的作品，画上的一位先生穿着浅红色坎肩和紧身裤，颈上戴着皱领，靠在花园中一尊女神雕像的垫座上，正对着坐在草地上的两个夫人弹奏吉他。"这就是我理想的正常工作，"他说。

斯塔克波尔小姐又转过身来了，虽然她的眼睛仍停留在画上。他看到，她并不在欣赏这幅画，她在思考着比这严肃得多的问题。"我不明白，你怎么能使自己的良心不感到内疚，"她说。

"亲爱的小姐，我没有良心！"

"噢，我劝你应该有一个。下一次你到美国去的时候，还用得到它。"

"很可能我再也不会去了。"

"你是感到惭愧，不敢再去了吧？"

拉尔夫想了想，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我想，一个人如果没有良心，也就不会感到惭愧。"

"嘿，你倒很有自信呢，"亨利艾塔说。"你认为抛弃你的国家是对的吗？"

"一个人不会抛弃自己的国家，就象不会抛弃自己的祖母一样。这是不容选择的——一个人天生的气质不能消灭。"

"这是说，你想做，但没有做成。这儿的人认为你怎样？"

---

① 尼古拉·朗克雷（1690—1743），法国画家，以画田园画著称。

“他们对我很满意。”

“那是因为你讨好了他们。”

“啊，那跟我天性的可爱也有一点关系吧！”拉尔夫叹了口气。

“我不知道你的天性有什么可爱的。如果你有什么可爱之处，那根本不属于天性范围。它完全是人为的——或者至少是你侨居这儿以后想方设法取得的。我不能说你已经成功。这种可爱我一点也不欣赏。应该使你自己成为有用的人，然后才谈得到可爱不可爱。”

“好吧，那么请问我应该怎么办？”拉尔夫说。

“首先，回到国内去。”

“是的，我知道。那以后呢？”

“找一件事干起来。”

“好吧，干什么呢？”

“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但要抓住不放。抓住一个新的思想，一件艰巨的工作干到底。”

“这么做是不是很困难？”拉尔夫问。

“不困难，只要把你的心扑在上面。”

“啊，我的心，”拉尔夫说。“如果那得靠我的心……”

“难道你没有心吗？”

“几天以前有过，但那以后丢了。”

“你太不严肃，你永远不会严肃。这就是你的病根所在。”尽管这样，一两天以后，她又把注意力移到了他身上，不过这一次，她那不可思议的固执找到了另一条出路。“我知道你的病根在哪里了，杜歇先生，”她说。“你把自己想得太好，以致不愿意结婚。”

"我认识你以前是这么想的，斯塔克波尔小姐，"拉尔夫回答，"不过那以后，我突然改变了主意。"

"真是胡说！"亨利艾塔不耐烦地喊道。

"那以后我觉得我还不够好，"拉尔夫说。

"结婚会使你好起来。何况这是你的责任。"

"不得了，"年轻人喊道，"人的责任太多啦！难道这也是一种责任？"

"当然是的，难道你以前不知道？结婚是每个人应尽的责任。"

拉尔夫思忖了一会；他有些失望。在斯塔克波尔小姐身上，他已开始看到了一种他喜欢的东西。他觉得，即使她算不得漂亮，她至少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她缺乏突出的优点，然而正如伊莎贝尔所说，她是勇敢的，她象穿着缀满金属片衣服、手拿鞭子的驯狮人，敢于钻进兽笼中去。他从没想过，她会玩弄庸俗的花招，但最后那句话却使他感到，好象出现了错误的音符。当一个正当结婚妙龄的少女，敦促毫无挂碍的青年男子结婚的时候，非常清楚，谁也不会认为她的行为纯粹出自利他主义的动机。

"好吧，关于这件事说来话长，"拉尔夫答道。

"也许是的，但那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老是孤零零一个人是很不正常的，好象没有哪个女人配得上你。你是不是以为自己比世界上任何人都优越？在美国，人们通常都是结婚的。"

"如果那是我的责任，那么以此类推，难道这不也是你的责任吗？"拉尔夫问。

斯塔克波尔小姐那对明亮的眼睛是不怕阳光照射的。"干吗

你老爱在我讲的道理中挑毛病？当然，我也象任何人一样，有结婚的权利。”

“很对，”拉尔夫说，“可是我看到你孤零零一个人，一点也不焦急。我还感到高兴呢。”

“你还是很不严肃。你永远不会严肃起来。”

“如果有一天我对你说，我决心抛弃老是孤零零一个人的生活，你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吗？”

斯塔克波尔小姐端详了他一会，那神气似乎可以理解为她赞成他这么做。但是使他大吃一惊的是，这表情一下子消失了，换上了一副惊讶，甚至气忿的神色。“也不相信，”她冷冷地回答，说完就走了。

当天晚上，拉尔夫对伊莎贝尔说：“我没有爱上你的朋友，虽然今天早上我们为这件事谈过一会。”

“而且你讲了一些她不爱听的话，”姑娘回答。

拉尔夫睁大了眼睛。“她向你抱怨来着？”

“她说，她认为欧洲人对女人的态度，含有一些很卑鄙的东西。”

“她把我叫做欧洲人？”

“而且是最坏的一类。她告诉我，你跟她说的话，是一个美国人决不会说的。但是她没有复述这些话。”

拉尔夫情不自禁地放声大笑起来。“她是个古怪的女人。她以为我在向她求爱吧？”

“不是，我相信那是美国人也会做的。但是她显然认为，你误解了她一些话的意思，根据它作了不友好的推论。”

“我以为她在向我求婚，我接受了她。这难道不友好吗？”

伊莎贝尔笑了。“那是对我不友好。我不希望你结婚。”

"我的好表妹，在你们中间叫人怎么办呢?"拉尔夫说。"斯塔克波尔小姐告诉我，结婚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她的责任就是监督我实行我的责任!"

"她把责任看得很重要，"伊莎贝尔严肃地说。"她确实这样，她所说的一切，动机都在这里。那也是我喜欢她的原因。她认为你离群索居，不问世事，这是不对的，她要表示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认为她是想要……想要引起你对她的兴趣，那你完全错了。"

"这确实是一种奇怪的想法，不过我是以为她想引诱我呢。对不起，只怪我心术不正。"

"你太会想入非非了。她没有利害打算，而且从没想到你会这么看她。"

"一个人跟这样的女人讲话，千万必须小心，"拉尔夫低声下气地说。"但那是非常奇怪的一种人。她个性很强，可是她却希望别人没有个性。她进屋的时候，甚至不肯打门。"

"是的，"伊莎贝尔同意道，"她不太尊重门环的作用，我确实觉得，她只是把它们当作多余的装饰品。她认为一个人应该永远敞开大门。但我还是不能不喜欢她。"

"我还是不能不认为她太冒失，"拉尔夫回答。他想到他在斯塔克波尔小姐那里出了两次洋相，自然有些不太舒服。

"好吧，"伊莎贝尔笑道，"我怕正是因为她有些庸俗，我才喜欢她。"

"你这理由，她听了才高兴呢!"

"当然，如果我要告诉她这点，我得换一个说法。我得说，那是因为她身上包含着一种'人民的'东西。"

"你对人民知道些什么?她又知道些什么?"

“她知道得可多呢，我也知道一些。因此我才感到，她是那个伟大的民主制度——那个大陆，那个国家，那个民族的产物。我不能说她包括了它的一切，那未免对她要求太高了。但是她显示了它的特点，她生动地体现了它。”

“那么你是出于爱国的动机喜欢她。我怕这正是我反对她的原因。”

“啊，”伊莎贝尔说，发出了一声快乐的叹息，“我喜欢的事物那么多！如果一个事物在一定程度上打动了我，我就喜欢它。我不想夸口，但我认为我具有多方面的兴趣。我也喜欢跟亨利艾塔完全不同的人——比如，沃伯顿勋爵的妹妹那样的人。在我面对莫利纽克斯小姐的时候，我觉得她们符合我的某种理想。然而亨利艾塔一来，我又被她吸引了，这倒不是由于她本人，而是由于她背后的东西。”

“我明白了，你是指她的背影，”拉尔夫说。

“她说得对，”他的表妹回答，“你永远不会严肃起来。我喜欢那个伟大的国家，它是那么辽阔，越过了河流和草原，越过了遍地的鲜花和笑容，一直伸展到碧绿的太平洋边上！仿佛有一股强大的、甜蜜的、清新的气息，正在从那儿升起，而亨利艾塔身上——请原谅我用这个比喻——便带着这样一种气息。”

伊莎贝尔在结束这一席话的时候，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这红晕，以及她一时流露的热情，对她是那么合适，以致拉尔夫在她讲完以后，还笑嘻嘻地站着，瞧了她一会。“我不相信太平洋是绿的，”他说，“但你有丰富的想象力。不过亨利艾塔身上确实散发着未来的气息，这是使人不能不佩服的！”

第十一章

这以后，他决定不再曲解斯塔克波尔小姐的话，哪怕这些话带有明显的个人性质，他也不予理会。他认识到，在她看来，人是简单而相似的有机体，但就他自己来说，他太乖悖常情，不能代表一般的人性，因此无权指望与她真正做到融洽无间。他不露声色，把他的决定付诸实行，因此那位年轻女郎发现，在她跟他的接触中，她那种无所畏惧地追根究底的天性，那种表现在一切方面的信心，居然可以通行无阻。在花园山庄，我们已经看到，伊莎贝尔很赏识她，她对自己脑力活动上的自由也很满意，而且在这方面，她觉得伊莎贝尔象姐妹一样关心她，杜歇先生又平易近人，很尊重她，正如她所说，他的高尚态度获得了她的充分肯定。因此她在那里过得非常舒适，美中不足的只是她对那位瘦小的夫人怀有无法克制的疑虑，而且开头就觉得，她又不得不"承认"她是这儿的主妇。但不久她就发现，这是大可不必的，杜歇夫人并不理会斯塔克波尔小姐的行动。她对伊莎贝尔谈到她时，说她是女冒险家和讨厌的东西——女冒险家当然只能给人可怕的感觉。她还为她的外甥女选择这么一位朋友，表示惊讶。不过她立即声明，她知道，伊莎贝尔选择什么朋友是她自己的事，她既不能保证全都喜欢她们，也不要求那位姑娘只选择她喜欢的人。

"亲爱的，如果你只能接触我所喜欢的人，那么你的生活

圈子会变得非常狭小，”杜歇夫人坦率地承认，“而且我想，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是我非常喜欢，以致想介绍给你的。谈到介绍，那是一件严重的事。我不喜欢斯塔克波尔小姐——她的一切都叫我讨厌。她讲起话来那么响，看起人来一眼不眨的，好象你应该尊重她，却没有尊重她似的。我相信她一辈子都住在公寓宿舍里，这种地方的生活方式和自由散漫的习气使我厌恶。如果你问我，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就好一些——你无疑是认为很坏的——那我得告诉你，我认为它非常好。斯塔克波尔小姐知道我厌恶公寓文化，但我厌恶它，她便厌恶我，因为她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文化。如果花园山庄是一所公寓，她喜欢它的劲头儿还要大得多。可是对我来说，这么一个人已经够我受的了！因此我们永远说不到一块儿，随你怎么办也没有用。”

杜歇夫人猜想亨利艾塔不赞成她，她算是猜对了，只是她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在斯塔克波尔小姐到达一两天以后，她谈到了那些可恶的美国旅馆，这在《会谈者报》记者那里引起了反批评，因为她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对国内形形色色的客店了解得一清二楚。亨利艾塔发表意见说，美国的旅馆是全世界最好的，杜歇夫人却认为它们是最坏的，现在一想起来还怒不可遏。拉尔夫为了弥补这种裂痕，根据他久经考验的折衷态度，指出实际情况是介乎这两个极端之间，她们争论的那类企业应该说是不好不坏。然而他对讨论的这一贡献，却遭到了斯塔克波尔小姐轻蔑的反驳。不好不坏，说得可好！如果它们不是全世界最好的，便是全世界最坏的，美国旅馆不存在不好不坏这回事。

“显然，我们是从不同的观点在看问题，”杜歇夫人说。“我喜欢给人当作个人来对待，你却喜欢给人当作‘他们中的一分

子'。”

“我不懂得你的意思，”亨利艾塔回答。“我喜欢给当作一位美国小姐来对待。”

“可怜的美国小姐们！”杜歇夫人大笑着喊了起来。“她们不过是奴隶中的奴隶。”

“她们是自由民的伴侣，”亨利艾塔回答。

“她们是自己仆人——那些爱尔兰使女和黑奴的伴侣。她们分担着这些人的劳动。”

“你把美国家庭中的仆人叫作奴隶吗？”斯塔克波尔小姐问。“如果你用这种态度对待他们，难怪你不喜欢美国了。”

“如果没有好的仆人，你的生活会变得不堪设想，”杜歇夫人平静地说。“在美国他们非常坏，但是在佛罗伦萨，我有五个出色的仆人。”

“我不明白你要五个干什么，”亨利艾塔忍不住提出道。“我想，我不喜欢看到五个人奴颜婢膝地在我身边打转。”

“我就喜欢他们这样，而不是别的样子，”杜歇夫人意味深长地宣称。

“如果我是你的管家，亲爱的，你也许会更加喜欢我吧？”她的丈夫问。

“我想不会，因为你不可能是一个好管家。”

“自由民的伴侣——我喜欢这说法，斯塔克波尔小姐，”拉尔夫说。“这讲得太好了。”

“我说的自由民，不是指你，先生！”

这就是拉尔夫的赞美换来的唯一报答。斯塔克波尔小姐心里很烦躁，她相信杜歇夫人赏识的那个阶级，便是那不可思议的封建制度残余，因此这种赏识显然含有背叛的意味。这幻觉

使她感到窒息，也许正因为这样，她一直闷闷不乐，直到过了几天，她才找了个机会，对伊莎贝尔说："亲爱的朋友，我对你的忠诚感到怀疑。"

"忠诚？是对你不忠诚，亨利艾塔？"

"不，那也会使我很痛苦，但我指的不是这个。"

"那么，对我的国家不忠诚？"

"我希望永远不致发生这种事。我从利物浦写信给你，说我有一件特别的事要告诉你。可你从没问过我这是什么，是不是你已经猜到了？"

"猜到了什么？一般说，我不喜欢猜测，"伊莎贝尔说。"现在我想起你信里的那句话了，我承认我忘记了。你要告诉我什么呢？"

亨利艾塔有些失望，她那炯炯逼人的目光泄露了这点。"你没有立刻问我，因为你不认为那是很重要的。你变了，你想的是别的事。"

"把你要讲的事告诉我，我可以考虑。"

"你真的会考虑吗？这是我首先要知道的。"

"我很难控制我的思想，不过我会尽量考虑的，"伊莎贝尔说。亨利艾塔凝神看着她，没有作声。这样过了一会，伊莎贝尔终于忍耐不住，开口说道："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你打算结婚？"

"在我没有看到欧洲之前，我不会结婚！"斯塔克波尔小姐回答，接着又道："你笑什么？我要告诉你的是，戈德伍德先生来了，他是跟我搭同一艘轮船来的。"

"啊！"伊莎贝尔叫了起来。

"你现在的反应倒很快。我跟他谈得很多，他是为你来的。"

“他这么跟你说吗?”

“不，他没告诉我什么，那是我自己猜到的，”亨利艾塔机灵地说。“他很少提到你，但我跟他谈了不少你的事。”

伊莎贝尔沉默了一会。听到戈德伍德先生的名字，她的脸有些发白。“你那么做，我非常遗憾，”她终于说道。

“这是我自己高兴做的，他听得那么仔细，这使我很喜欢。对这样的人，我可以讲很久很久。他这么安静，这么认真，把每一句话都听进去了。”

“你讲了我一些什么?”伊莎贝尔问。

“我说，总的说来，你是我所认识的最完美的人。”

“这太糟了。他已经把我想得太好，不应该再火上加油。”

“他需要得到一些鼓励。眼前我还能看到他的脸，他听我讲话时那全神贯注、认真严肃的神情。我从没见过一个丑陋的人会变得这么美好!”

“他是思想太简单，”伊莎贝尔说，“他倒并不怎么难看。”

“崇高的感情总是最简单的。”

“那不是崇高的感情，我相信那不是。”

“你别说得那么肯定。”

伊莎贝尔露出一丝苦笑。“我还是跟戈德伍德先生本人谈的好!”

“他马上会给你一个机会的，”亨利艾塔说。她讲得似乎满有把握，但是伊莎贝尔没有回答什么。“他会发现你变了，”亨利艾塔继续道。“新的环境对你发生了影响。”

“很可能。一切都在影响我。”

“一切，除了戈德伍德先生!”斯塔克波尔小姐喊道，发出了有些刺耳的笑声。

伊莎贝尔听了这话甚至没笑一下，过了一会才说道："是他要你来跟我谈的吗？"

"他没有正式提过。但是他的眼神，还有他跟我告别时的握手，都说明他希望我这么做。"

"谢谢你对我这么热心。"于是伊莎贝尔转过身去，她打算走开。

"是的，你变了，你在这儿有了新的想法，"她的朋友继续道。

"但愿如此，"伊莎贝尔说，"一个人应该尽可能获得更多的新思想。"

"是的，但是它们不应该干扰旧的，只要这些旧的是对的。"

伊莎贝尔又转过身来。"如果你是说我对戈德伍德先生有过什么想法……"说到这里，她打住了，她看到亨利艾塔那双毫不宽容的眼睛在逼视着她。

"亲爱的孩子，你当然向他表示过好感。"

伊莎贝尔有一刹那好象预备否认这种指责，但她没有这么做，却立即答道："很对，我向他表示过好感。"然后她问她的朋友，戈德伍德先生打算怎么办。这只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问的，因为她并不想讨论这件事，而且她觉得，亨利艾塔的态度不够体贴。

"我问过他，他说他没有什么打算，"斯塔克波尔小姐回答。"但我不相信这话，他不是一个没有打算的人。他是一个勇敢的活动家。不论他遇到什么，他都会有所行动，而且他所做的一切始终是正确的。"

"我也相信这点，"伊莎贝尔说。亨利艾塔可能不够体贴，

但是她这一番热情的话，还是感动了那位姑娘。

“我看你对他并不是无动于衷的！”亨利艾塔说。

“他所做的一切始终是正确的，”伊莎贝尔重复道。“一个人既然这样永远不会错误，那么别人觉得他怎样，这对他又有什么关系？”

“对他可能没有意义，但对这个人自己是有意义的。”

“对我有什么意义，这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伊莎贝尔说，勉强笑了笑。

这时她的朋友是严峻的。“好吧，我不管这些，你是变了。你不再是不多几个星期以前的女孩子，戈德伍德先生会看到的。他随时可能来拜访你。”

“到时候我希望他恨我，”伊莎贝尔说。

“我相信你希望这样，我也同样相信，他可能会这样。”

对这些话，我们的女主人公没有回答什么。亨利艾塔的通知，说卡斯帕·戈德伍德可能到花园山庄来，这使伊莎贝尔有些惊慌。不过，她竭力使自己相信，这事是不可能的，后来她又把她的怀疑讲给她的朋友听。尽管这样，在未来的四十八小时中，她还是随时准备听到仆人通报那个年轻人的到来。这种情绪压在她的心上，使她觉得空气闷热，似乎天气就要变了。自从伊莎贝尔来到花园山庄以后，从社会意义上说的天气一直温和宜人，因此任何改变只能是变坏。然而到第二天，她的忧虑终于消除了。她在亲切的本奇的陪同下走进花园，漫无目标和毫不停留地溜达了一会之后，坐在园子里的一张长凳上。这是在一棵枝叶扶疏的山毛榉树下，可以遥望住宅。她穿着洁白的衣服，系着乌黑的缎带，在摇曳不定的阴影中，显得那么楚楚动人，悠闲自得。她为了解闷，跟小狗聊了一会儿。自从她

和她的表兄共同享有对它的所有权之后，这种权利一直行使得尽可能不偏不倚——主要看本奇那有些反复无常、变化多端的好感倾向哪一边。但是现在她第一次发觉，本奇的智力毕竟有限，尽管以前她总认为它是无限的。这样，她终于觉得不如读书的好，以前，每逢她心情烦躁的时候，依靠一本心爱的书，就能把意识的活动纳入纯理性的轨道。然而近来，不可否认，文学似乎已失去了魅力，尽管她一再提醒自己，一般士绅人家的藏书，她姨父的图书室里无不具备，她还是安坐不动，空着双手，眼睛注视着那片阴凉碧绿的草坪。她的沉思立刻给一个仆人的到来打断了，他递给她一封信。信上有伦敦的邮戳，那笔迹是她所熟悉的——她本来在想着这个人，现在随着这信，写信人的声音或容貌又栩栩如生地来到了她眼前。信并不长，可以全文抄录如下：

亲爱的阿切尔小姐：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我已来到英国，但即使你不知道，你也不至于感到吃惊。你会记得，三个月以前，你在奥尔巴尼拒绝我的时候，我并没有接受它。我提出了异议。你实际上好象接受了我的意见，承认我可以保留我的权利。那次我来看你，是希望你让我用我的信念来说服你，我对这抱有希望，我的理由是充足的。但是你使这种希望破灭了，那时我发现你变了，而你不能向我解释这种变化的理由。你承认，你没有理由可讲，这是你作的唯一让步，但那是毫无价值的，因为这不符合你的性格。是的，你不是，而且永远不是一个随心所欲、反复无常的人。因此我相信，你会让我再见你一次。你告诉我，你并不觉得我讨厌，我相信这话，因为我看不出我怎么会那样。我会永远想念你，我决不会想念任何别人。我到英国来只是因为你在这里。你走后，我没法再在国内待下去，我讨厌那个国家，因为你不在那里。如果说我现在喜欢这个国家，那纯粹是因为你在这儿。我从前也到过英国，但我从没对它发生好感。我能来跟你谈半个钟头吗？

这是我现在最热烈的愿望。

你的忠实的朋友

卡斯帕·戈德伍德

伊莎贝尔读着戈德伍德的信，读得非常认真，以致没有发觉柔软的草地上越来越近的脚步声。然而在她抬起头来，机械地把信折好的时候，她看到沃伯顿勋爵站在她的面前。

第十二章

她把信塞在口袋里，向客人发出了欢迎的微笑，没有泄露一丝心绪不宁的痕迹。对这种镇静，她自己也有些吃惊。

"他们告诉我，你在这儿，"沃伯顿勋爵说，"而且客厅里没一个人，再说，我要见的实际是你，因此我干脆到这儿来了。"

伊莎贝尔站了起来，她这时感到，她希望他不要在她的身旁坐下。"我正打算进屋去呢。"

"请你别走，这儿舒适得多。我是从洛克雷骑马来的，今天气候很好。"他笑盈盈的，显得特别友好和亲切。他的全身似乎散发着心情舒畅、生活优裕的光辉，这便是他给予姑娘的第一个印象的魅力所在。它象风和日丽的六月天气一样，环绕在他的四周。

"那么我们还是走走吧，"伊莎贝尔说。她不能使自己摆脱一个感觉，似乎她的客人怀有一种目的，而她既想躲避这个目的，又想知道它，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它以前曾经在她的幻觉中闪现过，我们知道，在那一次，它引起了她一定程度的惊恐。这惊恐由几种因素组成，它们不全都是不愉快的。她确实化过几天工夫来分析它们，终于从沃伯顿勋爵在向她"表示心意"的这个设想中，把愉快的部分和痛苦的部分区分了出来。有些读者也许会觉得，这位少女既不够稳重又过分苛求，但如果这

种指责是对的，那么后一点正好可以补救前者的不足。她并不指望让自己相信，一个地方巨子——她听得人家这么称呼沃伯顿勋爵——已拜倒在她的魅力下，因为这样一个人物一旦把自己的意思说出口，这个宣布本身就会带来一些它无法解决的问题。沃伯顿勋爵是一个大人物，这一点她已获得了鲜明印象，也对这观念作过一番思考。我不怕读者误解，把我的话当作她自高自大的又一个证明，我还是得说，有的时候，她想到她可能已得到一位"贵人"的青睐，便会大吃一惊，几乎感到受了冒犯，甚至骚扰。她从没认识过一个显贵，她的生活中也没出现过这样的人物，她本国可能也没有贵族。每逢她想到一个人的优点时，她总是从性格和智慧上来考虑——那位男子的思想和谈吐是否令人喜爱。她自己也有优异的性格，这是她不能不意识到的。在她的想象中，完美的意识一向主要与道德观念联系在一起，这些观念涉及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引起她崇高的心灵的共鸣。现在沃伯顿勋爵在她的面前出现了，他那么高大，那么光辉灿烂，他具有的各种条件和力量已不能用那把简单的尺子来衡量了，它们需要另一种评价方式。但这位少女习惯于敏捷而自由的判断，觉得她缺乏耐心来从事这种评价。他对她的要求，会是任何其他人所不敢提出的。她感到的是，一个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地方巨子正在孕育着一个意图，要把她拉进他所生存和活动的体系中去，而这种生存和活动的方式不如说是令人反感的。有一种本能，它并不专横，但是有说服力，告诉她要抵制——它悄悄对她说，事实上她有自己的体系和轨道。它还告诉她另一些事——它们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肯定的。它说，一个女孩子的遭遇，可能会比把自己交托给这样一个人，更糟得多，而且从他自己的观点来看，他的体系中也包含着非常有趣的东

西，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它显然也包含着许多只会使她每时每刻感到麻烦的东西，而且总的说来，它是生硬而迟钝的，这会使它成为一种负担。何况，有一个年轻人刚从美国来，他压根儿没什么体系，然而他有一种性格，这性格在她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她力图抹煞它，却办不到。她口袋里藏着的那封信，便向她充分证明了这点。然而，我得再说一遍，不要笑这位来自奥尔巴尼的单纯的少女，说她在一个英国贵族向她求婚之前，已在考虑该不该接受的问题，说她很自负，认为她还可以有更好的前途。她是有坚定而正直的信念的人，如果说她的头脑中也有许多愚蠢的想法，那么那些严厉批评她的人可以不必着忙，他们以后会看到，她正是为这些愚蠢的想法付出重大代价之后，才变得完全聪明起来，因此几乎可以说，这些想法是应该获得我们充分同情的。

散步也好，坐下也好，干别的也好，沃伯顿勋爵似乎对一切都乐于从命，只要这是伊莎贝尔提出的。他让她相信，他的态度与平时一样，特别注重社交上的优美风度。然而他的感情是不平静的，他在她身旁走了一会，没有作声，只是用眼睛偷偷瞧她，他的目光和那些不恰当的笑声，显示他有些心绪不宁。是的，毫无疑问——由于我们已接触到这点，我们不妨暂且回到这上面来谈一下——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富有浪漫色彩的，沃伯顿勋爵即将成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将要跨出的一步，会使他所有的朋友大吃一惊，也会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大不高兴，而且从表面上看，这一步是毫不足取的。那位正在他旁边草坪上行走的少女，来自大海那边一个奇怪的国家，这个国家他是很了解的。但她的经历和社会关系，对他来说还很模糊，他只有些笼统的概念，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们还显得清楚，不足挂齿。阿

切尔小姐没有财产，也没有那种获得一致公认的美貌。根据他的计算，他跟她在一起的时间一共二十六个小时。他衡量了这一切：这种反常的感情，因为它放弃了可以使它得到满足的更有利的机会，还有人们的议论，尤其是人类中那饶舌而轻率的一半人的闲言闲语。他面对这些情况作了仔细考虑，然后把它们从思想中一笔勾销了。他觉得它们不过象插在钮扣洞上的一朵玫瑰花，没有多大意义。一个人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能够轻而易举地避免在朋友中引起不快，而当必须走上这一步时，又能够不怕得罪朋友，坚决走下去，这样的人是幸福的。

“我希望你骑马骑得很愉快，”伊莎贝尔说，她觉察到，她的朋友正在踌躇。

“如果我只是到这儿来玩玩，没有别的事，那自然是愉快的，”沃伯顿勋爵回答。

“你这么喜欢花园山庄吗？”姑娘问。她越来越相信，他即将向她提出什么要求，因此决定，如果他迟疑不定，她决不去刺激他，但如果他走上这一步，那么她必须使自己的理性保持充分的平静。她倏地想起，要是这事发生在几个星期以前，她一定会认为它非常富有浪漫气息：在古老的英国乡村住宅的花园里，一位“伟大的”(她这么想象)贵族向一个妙龄女郎求爱，而只要仔细看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位女郎跟她本人异常相似。但是现在，即使她真是这幅画中的人物，她仍能用旁观者的态度来对待它。

“我对花园山庄毫无兴趣，”沃伯顿勋爵说，“我关心的只是你。”

“你认识我的时间还太短，没有权利这么说，我不相信你是当真的。”

伊莎贝尔讲的是违心之论，因为她毫不怀疑，他是真心实意的。这些话只是更突出了她已充分意识到的那个事实，即他刚才讲的那番话只能引起社会上那些庸人的惊讶。再说，她很清楚，沃伯顿勋爵不是一个思想轻浮的人，如果除此以外，她还需要什么证明，那么他回答她的口气也完全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权利这东西不是可以用时间来衡量的，阿切尔小姐，它是要靠感情本身来衡量的。哪怕我再等三个月，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不同，我也不会比今天更有权利来说这些话。当然，我与你见面的机会还很少，但是我的印象是从我们见面的第一分钟开始的。我没有浪费时间，我那时就爱上了你。正如小说中所说的，那是一见倾心。我现在才明白，那不是无稽之谈，它使我改变了对小说的看法。我住在这儿的两天，使我下定了决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但是我对你的关心——当然这是从精神上讲的——确实已经达到最大限度。你说的任何一句话，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我都没有忽略。那天你到洛克雷来的时候，或者不如说，你离开的时候，我已经完全决定了。然而我还是决心充分考虑这一切，严格检查自己。我这么做了，这些天来我都在想这件事。在这类事上，我不至于判断错误，我是一个非常审慎的人。我不会轻举妄动，但是我一旦看上了谁，我就终生不变。终生不变，阿切尔小姐，终生不变，”沃伯顿勋爵重复了几遍，他的声音那么亲切，柔和，兴奋，是伊莎贝尔从未听到过的，他望着她，眼睛里射出热情的光芒，那是筛除了狂热、欲念和一切非理性杂质的感情，它象点在背风地方的灯光一样平稳。

他们象取得了默契，在他讲话的时候，两个人的脚步都越

来越慢，终于停了下来。他拿起她的手来。“唉，沃伯顿勋爵，你太不了解我了！”伊莎贝尔说，声音轻轻的，同时也轻轻的把手抽了回来。

“别那么嘲笑我吧。我不能更好地了解你，这已使我够不幸的了，我的苦恼就在这里。但是我希望了解你，我觉得我正在采取最好的办法。如果你做了我的妻子，我就会更了解你，到那时，我向你谈到你的一切优点，你就不可能说我是出于无知了。”

“你了解我不多，我对你的了解更少，”伊莎贝尔说。

“你认为我不能象你那样，促进我们的相互了解吗？当然，那是完全可能的。你放心，既然我对你这么讲，我一定会坚决做到，使你满意！你应该喜欢我吧，是不是？”

“我非常喜欢你，沃伯顿勋爵，”姑娘回答。这时候她是非常喜欢他的。

“你这么说，我太感激了。这表示你没有把我当作外人。我确实相信，我在生活的其他一切方面都处理得很好，我看不出为什么我不能在这方面——在把我呈献给你的这件事上——也做得很好，因为我对它的关心大大超过了其他一切。你可以问问熟悉我的人，我的朋友们会证明这点。”

“我不需要你的朋友的证明，”伊莎贝尔说。

“那你太好了。你是相信我的。”

“完全相信，”伊莎贝尔宣称。这时她心里高兴得热呼呼的，因为她觉得她真的相信他。

她的同伴的目光中露出了微笑，欢乐不断从他脸上洋溢出来。“如果我辜负了你的信任，阿切尔小姐，那么让我失去我所有的一切吧！”

她觉得奇怪，他这么说是不是要提醒她，他很富裕，但她马上又相信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在那么想，他所讲的也就是他所想的。确实，他不怕把自己的思想告诉任何一个跟他谈话的人，尤其是他心目中的终身伴侣。伊莎贝尔曾要求自己，千万不能激动，她的心情是相当平静的，甚至在她听的时候，在她考虑应该说些什么的时候，也能随时作出这种判断。她问过自己，她应该说什么吗？她最大的希望是：她说的话应尽可能象他对她说的一样亲切。他的话带有充分的信心，她感到他是真诚的，尽管一切显得这么奇怪。“你的提议使我非常感激，我不知说什么好，”她终于答道，“这是我很大的光荣。”

“啊，别那么说！”他叫了起来。“我就是怕你说出那样的话来。我不明白，你说这类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感谢我——那是我应该感谢你，因为你肯听我说。你对我还了解得这么少，你却让我对你说了这么莽撞的话！当然，那是一个大问题，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宁可把它提出，不愿闷在心里胡思乱想。我得说，你肯听我讲——至少你总算听了——这给了我一些希望。”

“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伊莎贝尔说。

“啊，阿切尔小姐！”她的同伴喃喃地说，从他那严肃的神情中又露出了一丝笑容，仿佛在他心目中，这种警告只是精神兴奋的表现，是得意情绪的流露。

“如果我要求你根本不要抱什么希望，你会不会感到非常惊讶？”伊莎贝尔问。

“惊讶？我不知道你所谓惊讶是什么意思。这不是惊讶，是一种比它坏得多的感觉。”

伊莎贝尔又走了起来，暂时没有作声。“我完全相信，既

然我对你的评价已经很高，如果我能够更了解你，我对你的看法只会进一步提高。但我决不认为，你因此便不会失望。我这么说，丝毫也不是出于通常的谦虚，这完全是实话。”

“我愿意冒这危险，阿切尔小姐，”她的同伴回答。

“你说得对，那是一个大问题，一个很难很难的问题。”

“当然，我不要求你立刻作出回答。你可以好好考虑，需要考虑多久就考虑多久。只要我的等待能有所收获，我愿意长时间等下去。只是请你记住，我最宝贵的幸福就靠你的答复来决定。”

“让你等待，我心里非常不安，”伊莎贝尔说。

“啊，这没什么。我宁可在六个月以后得到一个好的答复，不愿在一天以内得到一个坏的答复。”

“但很可能六个月以后，我还是不能给你一个你认为好的答复。”

“为什么不能，你不是说你真的喜欢我吗？”

“你决不应该怀疑这一点，”伊莎贝尔说。

“那么我不明白，你还要求什么！”

“不是我要求什么，是我能够给予什么。我认为我跟你不相配，我确实认为这样。”

“这你不用担心，这是我的事。你不必成为一个比国王更好的保皇主义者。”

“问题不仅在这里，”伊莎贝尔说，“我是觉得我根本不想结婚。”

“很可能是这样。我不怀疑，有许多女人开头是那样的，”勋爵道，话虽这么说，他丝毫也不相信他为了自欺欺人而说出来的这条原理。“但她们往往都给说服了。”

"那只是因为她们需要这样！"伊莎贝尔微微笑了一下。

求婚者的脸沉下去了，他默默地瞧了她一会。"我怕那是因为我是英国人，才使你感到为难，"他接着说道。"我知道，你的姨父希望你回国内去结婚。"

伊莎贝尔听到这句话，觉得很有趣。她从没想到，杜歇先生会跟沃伯顿勋爵讨论她的终身大事。"他这么对你说吗？"

"我记得他讲过这话，他也许是指一般美国女人说的。"

"他自己似乎在英国过得满不错呢，"伊莎贝尔说。她的态度也许显得有些固执，但这说明了她对姨父那美好的生活环境的一贯看法，也表明她的性情一般说不愿接受任何约束，采取狭隘的观点。

这给她的同伴带来了希望，他马上起劲地喊道："说真的，亲爱的阿切尔小姐，古老的英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我们只要把它整理一下，它还会变得更好呢。"

"啊，不必改变它，沃伯顿勋爵，别动它，我喜欢它保持现状。"

"好吧，既然你喜欢它，那我越来越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反对我提出的事。"

"我怕我无法使你理解。"

"你至少应该试一下啊，我还是有理解能力的。你是不是怕……怕这儿的气候？你知道，我们完全可以迁居国外。你可以选择一个气候适宜的地方，全世界哪儿都成。"

这些话说得坦率诚恳，象两条有力的胳臂在拥抱着她，又象一阵阵清香向她迎面吹来，这清香便来自他那光洁的、翕动的嘴唇，来自她所不知道的奇异的花园，那芬芳扑鼻的空间。在这一刹那，她真恨不得把那强烈而单纯的情绪和盘托出，回

答道："沃伯顿勋爵，在这个美好的世界上，我除了把自己交托给你那颗赤子之心以外，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出路了。"然而，尽管这机会使她陶醉，她还是象关在大铁笼里的野兽一样挣扎着，要回到深山老林中去。他提供给她的那种"迷人的"安全感，不是她所向往的最重要的东西。因此她最后让自己说出口的，还是完全不同的话，它回避了她真正需要面对的危机："请你别见怪，我要求你今天别再谈这件事了。"

"当然，当然！"沃伯顿勋爵喊道。"我绝对不想使你感到烦恼。"

"你向我提出了一个必须反复思考的问题，我答应你，我会合理地考虑它。"

"我对你的要求其实也不过如此，还有，我希望你记住，我的幸福掌握在你的手里。"

伊莎贝尔非常郑重地听取了这个期望，但过了一会，她说道："我必须告诉你，我要考虑的是用什么方式来让你知道，你所要求的事是不可能的，从而不致使你感到难过。"

"那是办不到的，阿切尔小姐。我不想说，如果你拒绝我，无异刺了我一刀。我不会为此死去。但我的生活从此会变得毫无目的。"

"你可以娶一个比我更好的女人。"

"请你别讲这种话，"沃伯顿勋爵说，态度很严肃。"它对我们两人都是不公正的。"

"那么就娶一个比我坏的。"

"如果有比你好的女人，那么我宁可要坏的，我能说的就是这些，"他继续道，态度仍同样诚恳。"爱好是谈不到什么理由的。"

他的严肃感染了她，使她也变得同样严肃，它的表现就是她再次要求他，暂时不要再提这件事。“我会很快找你谈的，”她说，“也可能我会写信给你。”

“看你怎么做方便吧，我都可以，”他回答。“不论你需要多少时间，在我说来都是长的。我想我必须充分利用这段时间。”

“我不会使你等得很久，我只是要让我的心情平静一下。”

他发出了一声忧郁的叹息，站在那儿注视着她，把两手反抄在背后，不安地摇了几下猎鞭。“你可知道，我最怕的就是……就是你那颗难以捉摸的心？”

为我们的女主人公作传的作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只知道这问题使她震动了一下，她感到脸上飞起了红晕。她也瞅了他一眼，然后几乎象在吁求他怜悯似的，用奇异的声调喊道：“我也是一样啊，勋爵！”

然而这没有引起他的怜悯，他所有的同情和机能已全部用在自己身上了。“唉！别那么狠心，那么狠心吧，”他咕哝着。

“我想你还是走吧，”伊莎贝尔说。“我会写信给你的。”

“很好，不过不论你怎么写，我反正都会来看你。”于是他站在那儿想起心事来，眼睛直勾勾望着本奇那张机警的脸，它那神气仿佛对他们所讲的一切，都已心领神会，只是为了掩盖这种不够光明正大的行为，它装出一副样子，似乎在全神贯注地观察那棵老山毛榉树的树根。沃伯顿勋爵说道：“还有一件事，你知道，如果你不喜欢洛克雷，嫌那地方太潮湿，或者有其他缺点，你可以离得远远的，永远不住在那里。不过顺便说一下，它并不潮湿，我对这幢房子作过彻底检查，它是完全合乎卫生条件的。但如果你爱这么想，你可以根本不必住在那儿。

那是一点也不困难的，我还有不少房子。我想我应该这么补充一下，你知道，有些人不喜欢壕沟。再见。”

“我是喜欢壕沟的，”伊莎贝尔说。“再见。”

他伸出手来，她把手伸了出去，虽然时间很短，他已俯下他那美好而没有戴帽的头来，吻了它一下。然后他急匆匆走了，一边克制着自己的感情，把猎鞭迅速地抽了几下。他的心显然是不平静的。

伊莎贝尔也并不平静，但她不象她想象的那么激动。她不觉得自己负有很大的义务，或者难以作出抉择，她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她没有选择的余地。她不能嫁给沃伯顿勋爵，这个想法不符合她一向怀有的、或者现在可能怀有的任何理想，不能满足她自由地探索生活的要求。她必须把这点写信告诉他，必须使他相信这点，这个任务是比较简单的。但是，扰乱她心情的，也就是使她感到大惑不解的，是她竟会毫不犹豫地拒绝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论从哪一点看，沃伯顿勋爵给她提供了一个远大的前途。这地位可能有它的不足之处，可能包含着一些使人难以忍受的因素，可能对人有些束缚，也可能证明事实上只是一种麻痹意志的麻醉剂，但她可以公正地说，在他的姊姊妹妹中间，二十个人倒有十九个会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个机会。那为什么她不觉得它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呢？她是谁，是什么人，居然把自己看得这么高不可攀？她对生活有什么看法，对命运有什么打算，对幸福有什么见解，竟然把自己置于这么伟大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之上？如果她连这也不干，那么她应该干得更好，取得更大的前途才成。可怜的伊莎贝尔曾经不时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太骄傲，她祈求自己不致陷入这种危险，她的祈求是最真诚不过的，因为骄傲所构成的孤独和寂寞，

对她的心灵说来，是一片充满恐怖的不毛之地。如果说那是骄傲妨碍她接受沃伯顿勋爵的提议，那纯粹是误解。她完全清楚，她是喜欢他的，因此她敢于向自己保证，正是她的好心，她的清醒的理智，她的同情心，使她不能这么做。她太喜欢他，不能嫁给他，这就是事实。她总是感到，他在那件事上所遵循的热情洋溢的逻辑中，包含着某种错误的推理，尽管她那纤细的手指还不能指出，这是在哪一个环节上。一个男人作出了这么多的牺牲，得到的却是天性爱好挑剔的妻子，这样的事总是特别不值得称道的。她答应他要考虑他的问题，因此在他离开以后，她又慢慢走回去，坐在他找到她时她坐的那只长凳上，陷入了沉思。看那样子，她似乎没有失信。但事实不然，她只是在琢磨，她是不是一个冷酷的、硬心肠的、自命不凡的女孩子。到最后她站起来匆匆忙忙走回屋里的时候，她确实象她对她的朋友所说的，她对自己也感到害怕。

第十三章

正是出于这种心情，而不是为了征求意见——她从来没有这种要求——她把发生的事告诉了姨父。她希望找个人谈谈，她要使自己恢复自然和平静，在这方面，她的姨父比她的姨母或者她的朋友亨利艾塔，更有吸引力。当然，她的表兄也是一个可靠的人选，但是她总觉得，她先得克服心头的重重阻力，才能把这个特殊的秘密告诉拉尔夫。这样，第二天早餐以后，她就在寻找机会。她的姨父午前从不走出他那几间屋子，但是常在他的整容室里接见他所谓的老朋友。伊莎贝尔已在这一类人中取得了一席位置，其他还包括老人的儿子，他的医生，他的贴身佣人，甚至斯塔克波尔小姐。杜歇夫人没有列入这名单，这使伊莎贝尔单独跟姨父在一起的机会又少了一道障碍。他坐在一张复杂的有机械装置的椅子上，靠近打开的窗户，脸向西望着那一片园林和河流，他的旁边放着报纸和信件。他刚刚梳洗过，显得神清气爽，整整齐齐，那张光滑而沉思的脸露出助人为乐的慈祥神色。

伊莎贝尔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件事。“我想我应该让您知道，沃伯顿勋爵要求我嫁给他。我觉得我应该告诉姨妈，但似乎最好还是先告诉您。”

老人没有感到惊异，只是对她的信任表示了感谢。然后他问道：“你愿意告诉我，你有没有接受吗？”

“我还没有明确回答他，我请他让我考虑一下，因为这样似乎更有礼貌。但是我不打算接受。”

杜歇先生没有发表意见，他的神气表明他在思考。他想，从友谊的角度看，不论他对这件事有多大兴趣，他都没有发言权。“嗯，我告诉过你，你在这儿会获得成功的。美国人很受欢迎。”

“确实很受欢迎，”伊莎贝尔说。“但是得付出不知好歹和不识抬举的代价，我想我不能嫁给沃伯顿勋爵。”

“嗯，”姨父继续说，“当然，一个老人不能替年轻姑娘来下结论。我很高兴你没有在作出决定之前来找我。我想，我不妨告诉你，”他补充道，他说得很慢，但似乎那只是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这一切我三天前已经知道了。”

“知道沃伯顿勋爵的心情？”

“照这里人的说法，知道他的意图。他给我写了一封非常客气的信，把他的意思告诉了我。你想看一下这封信吗？”老人亲切地问。

“谢谢您，我想我没有必要看。但我很高兴，他给您写了信。他做得很对，凡是对的事他无疑都是会做的。”

“真的，我猜想你是喜欢他的！”杜歇先生说。“你不必掩饰，说你不喜欢他。”

“我是非常喜欢他，我完全可以承认这点。但目前，我还不打算跟任何人结婚。”

“你认为你还可能遇到更满意的人。是的，这很可能，”杜歇先生说。他似乎为了向姑娘表示亲切起见，尽量缓和她的决定的严重性，为它寻找乐观的理由。

“我根本不指望再遇到什么人，我对沃伯顿勋爵已经相当满

意。"她好象突然改变了观点，这种情况有时会使跟她谈话的人大吃一惊，甚至很不高兴。

然而她的姨父似乎对这两种情绪天然具有免疫能力。"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人，"他又说道，那口气简直可以当作在鼓励她接受求婚。"他的信是我几个星期以来收到的最有趣的一封。我想，我喜欢它的原因之一，是它谈的全部都是你——当然，除了谈他自己的部分以外。他大概把这一切告诉你了。"

"要是我问他的话，他会把一切告诉我的，"伊莎贝尔说。

"但是你不想知道？"

"既然我决定拒绝他的要求，我何必再关心这封信。"

"你不觉得这件事对你有足够的吸引力吗？"杜歇先生问。

姑娘沉默了一会。接着她承认道："我觉得是这样，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女人是幸运的，她们不必非提出理由不可，"姨父说。"这种事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英国人要引诱我们离开自己的国土。我知道，在我们那边，我们也想吸引他们，但那是因为我们人口不足。可你知道，这儿是很拥挤的。不过，年轻漂亮的小姐到哪儿都能找到自己的天地。"

"您也找到了自己的天地呢，"伊莎贝尔说，眼睛打量着那一大片欣欣向荣的园林。

杜歇先生露出了机灵而自觉的笑容。"一个人在哪儿都能找到自己的天地，只要他肯付出代价。我有时觉得，我为此付出了太高的代价。也许你也会付出很高代价的。"

"也许我也会，"姑娘回答。

这些话给了她启示，使她看到了更明确的立足点，这是她在自己的思想中没有找到的。她姨父那种从容自若的智慧，跟

她的难题结合起来，似乎向她证明，她涉及的是生活中自然的、合理的感情，她的选择不纯粹出于了解世界的愿望和渺茫的野心——这种野心促使她不满足于沃伯顿勋爵那美好的提议，企图更进一步，追求某种不明确的、也许还是不值得赞许的目标。就目前这件事来说，那种不明确的憧憬对伊莎贝尔的行为虽然有一定影响，但那不是跟卡斯帕·戈德伍德的结合，这种设想是连一点影子也没有的。因为尽管她拒绝从英国求婚者沉着巨大的手上去接受爱情，她至少同样不乐意让那位波士顿的求婚者完全占有她。读过他的信以后，她找到的避风港，就是对他到国外来这件事采取的批判态度，因为他对她的一部分影响，似乎使她失去了自由感。他的到来对她构成了一种不愉快的强大的压力，一种难以忍受的事实。她的眼前常常会出现他那种不以为然的神气，这成了对她的威胁，使她老是担忧——这一直是她考虑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不知道他是否赞成她做的一切。困难在于卡斯帕·戈德伍德跟可怜的沃伯顿勋爵（现在她已开始把这个形容词赐给勋爵）不同，他给她一种力的感觉——她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力量——这是他的天性。然而，这没有成为他的"优点"，只是使他那对炯炯发亮的、锐利的眼睛流露出一股活力，仿佛有一个永不疲倦的人在从这对眼睛里向你窥视。不论她喜欢不喜欢，他总是以他的全部意志和力量坚持下去，哪怕只跟他保持一般的接触，也不能不考虑这一点。自由遭到限制的思想，这对目前的伊莎贝尔说来，是特别不能容忍的，因为她觉得，她刚才还亲自对自己的独立作过明确的表示，毫不在乎地抛弃了沃伯顿勋爵提供的优越机会。有时卡斯帕·戈德伍德似乎把自己跟她的命运放到了一起，这成了她最棘手的一件事。逢到这种时候，她总对自己说，她可以躲避他一

时，但最终还得与他达成和解，而这种和解势必是对他有利的。她的要求是利用一切机会使她可以抵制这种和解。她之所以热中于接受姨母的邀请前来欧洲，跟这种要求有很大关系，因为这个邀请正出现在戈德伍德先生随时可能来找她的时候，她急于找到一个答复，用来回绝她知道他必然会提出的问题。在奥尔巴尼，杜歇夫人来访的当天晚上，伊莎贝尔告诉戈德伍德先生，她现在无法讨论困难的问题，因为她的姨母给她打开了立即前往欧洲的道路，她心里很乱。但他宣称，这根本不是答复。现在正是为了得到更好的答复，他才远涉重洋跟踪前来。对于一个充满幻想的少女，他的许多表现都是理所当然的，她只要对自己说这是她的严酷的命运就够了，但是读者有权要求获得更详细、更清楚的说明。

他是马萨诸塞州几家著名棉纺织厂的老板的儿子，这位先生靠经营这项企业发了大财。卡斯帕现在管理着工厂，他的见识和意志使它们在激烈的竞争和不景气的年代中，仍保持着欣欣向荣的局面。他大部分是在哈佛学院受的教育，不过在学校里，他的名声主要在体育和划船方面，不在取得其他各种知识方面。但后来他懂得，文化知识也象体育运动一样有用，甚至也可以打破纪录，创造罕见的功勋。这样，他发现他对机械学具有敏锐的天赋，发明了改进棉纺工序的方法，这方法以他的名字命名，现在已被普遍采用。你可以在报上看到，这项富有成果的发明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为了证实这点，他曾把纽约《会谈者报》上的文章拿给伊莎贝尔看，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戈德伍德专利权——它不是出自斯塔克波尔小姐的手笔，她作为一个朋友，关心的主要是他的感情方面。他对一些复杂而棘手的工作感到兴趣，喜欢从事组织、竞争和经营管理方面的活动。他善

于发动人们去实现他的要求，使人们相信他，为他冲锋陷阵，完成他的意图。正如人们所说，这是一种管理人员的艺术，靠的是胆大心细，有远大的目标。熟悉他的人都觉得，他能够从事更伟大的事业，不仅经营一家棉纺织厂。卡斯帕·戈德伍德一点不象棉花那么柔软，他的朋友们认为有朝一日他理所当然还会在其他方面发挥抱负。但适合他做的似乎是一种规模巨大而混乱的、黑暗而丑恶的事，因为归根结底，他跟安居乐业、发财致富这一套格格不入，尽管这类事的重要性是尽人皆知、到处都在宣扬的。伊莎贝尔也乐于相信，他的长处是在马上，是纵横驰骋，是在战争的硝烟中叱咤风云。这种战争——例如内战——曾象乌云一样，笼罩过她初识人事的童年时代和他老练成熟的青年时代。

不管怎样，她为他在性格上和事实上都是一个无所畏惧的英雄人物感到高兴——她对他性格和外表上的这个特点，比其他一切喜欢得多。他的棉纺织厂，她根本不感兴趣，戈德伍德专利权也只引起了她极端冷淡的反应。她希望他保持这种大丈夫气概，一分也不减少，但有时她又觉得，如果，比方说，他稍稍改变一些，也许会好看一些。他的下巴颏太方，太严峻，他的身子太直，太僵硬，这些特点表示对生活中较深的意境不容易协调。还有，他一年四季穿同样的衣服，这也是她不赞成的，当然，这不是说他老是穿同一套衣服，相反，他的衣服都是崭新的，但它们好象是用同一块衣料做的，式样、质地都一样，叫人讨厌。她常常提醒自己，就戈德伍德先生这样一个重要人物而言，这种缺点实在微不足道。于是她修正了自己的指责，认为如果她爱上了他，那么这种缺点也会变得微不足道。但是她还没有爱上他，因此她可以批评他的一切缺点，包括小的和

大的——大的可以总括一句，就是他太严肃，或者不如说，不是太严肃，因为一个人决不可能那样，而是他显得太严肃。他对他的爱好和意图总是表现得直截了当，毫不掩饰。他跟一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谈同一件事谈得太多，有别人在场的时候，他又对任何事都谈得太少。然而他仍是她认识的最坚强的人，是纯粹由镶嵌着美丽的金箔的钢片组成的——这些钢片非常多，她看到他那些不同的组成部分，就象她在博物馆中和画像上看到武士身上的盔甲的不同组成部分一样。奇怪的是，我们看不到她的印象和她的行动之间有任何明显的联系。卡斯帕·戈德伍德从来不符合她关于一个可爱的人的观念，她猜想，这就是她对他如此反感的原因。然而，沃伯顿勋爵不仅符合这个观念，而且还超过了它，获得了她的赞美，但她还是不满意。这无疑是奇怪的。

这种矛盾的心情，对答复戈德伍德先生的信，是没有帮助的，伊莎贝尔决定暂时不写回信。如果他胆敢来逼迫她，他会自食恶果，其中主要一点就是她要让他看到，她不赞成他到花园山庄来。她已经把一个求婚者引了进来，虽然得到来自相反方面的颂扬，是一件愉快的事，但同时接待两位热情的追求者，尽管接待的目的是为了拒绝他们，还是使她感到不能容忍。她没有答复戈德伍德先生，但是三天后，她写了封信给沃伯顿勋爵，这封信属于我们的故事范围。

亲爱的沃伯顿勋爵：

关于你向我提出的那件事，我经过再三慎重考虑之后，还是不能改变我的初衷。我觉得我确确实实无法接受你作我的终身伴侣，或者接受你的家——你那不同的住所——作为我自己居住的地方。这些

事是无法说明理由的，我非常诚恳地要求你，别再提起这件事，因为我们已经对它作了详尽无遗的讨论。我们从各自的观点看待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中最软弱、最低微的人也应享有的权利，而我永远不能按照你提出的方式来看待我的生活。希望你不再向我要求更多的说明，并且公正地对待我，相信我已对你的提议作了它理所应得的、极其尊敬的考虑。正是怀着这种尊敬的心情，我向你问好！

伊莎贝尔·阿切尔

就在这封信的作者下了决心，把它发出的时候，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想出了一个主意，而且马上付诸实施了。她请拉尔夫·杜歇跟她一起到花园去散步，他满口答应，这种爽快态度经常证明他是一个极可依靠的人。到了花园，她向他提出，她有件事要他帮忙。可想而知，听到这个要求，年轻人有些为难，因为我们知道，他认为斯塔克波尔小姐是一个无所顾忌的人。不过惊慌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对她的冒失的深度和广度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于是他很有礼貌地表示，他愿意为她效劳。他怕她，而且直言不讳地告诉了她。“有时你瞧我的目光，”他说，“使我的膝盖发抖，心里没了主意，我只觉得慌张不安，巴不得把你要办的事全都办好。你有一种我在任何女人那儿没遇到过的目光。”

“好吧，”亨利艾塔心平气和地回答，“如果我以前不知道你老是想挖苦我，那么现在我知道了。当然，要挖苦我并不难——我是在完全不同的风俗和思想中长大的。我不习惯你们那些随心所欲的标准，我在美国，从没有人象你那样对我讲话。如果在那儿有一位先生跟我谈话的时候这么讲，我会觉得莫名其妙。我们在那儿对待一切都很自然，我们毕竟简单得多。我

承认这点，我自己就很简单。当然，如果因此你要嘲笑我，那就悉听尊便。但是我想，总的说来，我还是愿意做我自己，不愿意做你。我对我自己很满意，我不需要改变。许多人赞成我现在这个样子，当然他们都是朝气蓬勃、生来自由的美国人！”亨利艾塔近来采取了无可奈何的单纯口气，变得宽宏大量了。“我要求你帮我一个忙，”她说下去，“我毫不在乎你是不是高兴这么做，不过我希望你的好心会使你感到高兴。我是为了伊莎贝尔要你帮助我的。”

“她欺侮了你吗？”拉尔夫问。

“要是那样，我不会计较，我也永远不会告诉你。我是担心她会害了她自己。”

“我想那是很可能的，”拉尔夫说。

他的同伴蓦地在花园的小径上站住，两眼怔怔地望着他，那目光也许就包含着使他发抖的性质。“我看，你觉得很有趣吧？瞧你说的那么轻松！我从没听到过这么漠不关心的口气。”

“不关心伊莎贝尔？哪儿的话。”

“好吧，我希望你没有爱上她。”

“那怎么可能，我已经爱上另一个人。”

“你爱上的是你自个儿，这就是那另一个人！”斯塔克波尔小姐说。“我希望你一切顺利。但是如果你愿意一生中严肃这么一次，那么现在是一个机会，还有，如果你真的关心你的表妹，那么现在正好可以证实这一点。我不指望你了解她，那是要求太高了。但你也不必那样才能帮助我。我可以提供必要的情况。”

“我一定洗耳恭听！”拉尔夫喊道。“我可以做卡列班，你

做爱丽儿。”①

“你根本不象卡列班，因为你太复杂，卡列班可不是这样。但我不是在谈幻想的人物，我是在谈伊莎贝尔。伊莎贝尔是有血有肉的人。我要告诉你的是，她大大地变了。”

“你是说从你来了以后？”

“我来以前她已经变了，她不是过去那个如此美好的她了。”

“过去那个在美国的她？”

“是的，在美国的她。你当然知道，她是从那里来的。她没有法子，不得不变。”

“你希望把她变回去？”

“一点不错，我需要你帮我一把。”

“原来这样，”拉尔夫说，“可惜我只是卡列班，我不是普洛士丕罗。”

“得啦，你已经做了普洛士丕罗，把她变成这个样子了。自从伊莎贝尔·阿切尔来了以后，你对她施加了影响，杜歇先生。”

“是吗，亲爱的斯塔克波尔小姐？绝对没有这样的事。那是伊莎贝尔·阿切尔影响了我，是的，她对每个人都发生了影响。至于我，我是绝对被动的。”

“那么你是太被动了。你最好还是让自己主动一些，留心一下。伊莎贝尔每天都在变，她是在往外漂——漂到海里去。我在观察她，我看得到。她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明朗的美国姑娘。

① 卡列班和爱丽儿以及下面提到的普洛士丕罗，都是莎士比亚的剧本《暴风雨》中的人物。卡列班是恶的精灵，爱丽儿是善的精灵，普洛士丕罗是理性和科学的魔术家。

她在接受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影响，抛弃过去的理想。我要拯救那些理想，杜歇先生，这就是你应该出力的地方。”

“该不是要我来充当理想的角色吧？”

“当然不是，”亨利艾塔直截了当地回答。“我心里感到担忧，怕她嫁给一个欧洲人，我得阻止这件事。”

“哦，我明白了，”拉尔夫喊道，“为了阻止它，你要我插手，把她娶过来？”

“根本不是，这种药跟病一样危险。我不让她嫁给欧洲人，可你就是一个典型的最坏的欧洲人。不对，我是希望你对另一个人发生兴趣，那是一个年轻人，他一度得到过她的好感，但现在她好象对他不够满意了。他是一个十分崇高的人，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迫切希望你请他到这儿来玩玩。”

这个要求把拉尔夫弄糊涂了。他开头不能用最单纯的目光来看它，这对他心灵的纯洁而言，未始不是一个污点。在他眼中，这件事有些蹊跷，他的错误在于，他不能相信，世界上真有象斯塔克波尔小姐的这个要求那样光明磊落的事。一个青年女子要求把一位她称作是她非常好的朋友的先生请来，给他提供一个机会，让他可以获得另一个年轻女子的欢心，因为这个年轻女子对他已经有些变心，而这个年轻女子又比第一个更美——这样一件不合常情的事，把拉尔夫的头脑搅乱了，他一时无法作出解释。从字里行间猜测，比老老实实读书容易。把斯塔克波尔小姐要求将那位先生请到花园山庄来，看作是为了达到她个人的目的，这种设想主要不是庸俗心理，而是困惑心情的流露。不过，哪怕这一点庸俗的想法，也给拉尔夫扫除了，我很难说他是靠什么力量来扫除它的，只能说那是一种灵感。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得到任何外来的启示，他脑海中还

是突然迸发了一个信念，认为对《会谈者报》记者的任何行为加上不名誉的动机，都是极不公正的。这个信念一下子象闪电一样照亮了他的心灵，这可能是那位年轻小姐镇定自若的眼睛中射出的纯洁光芒感染了他。他有意识地对这目光凝视了一会，没有象人们在强烈的光线面前那样皱一下眉头。“你说的那位先生是谁？”

“卡斯帕·戈德伍德先生，从波士顿来的。他非常关心伊莎贝尔，象看待自己的生命那样看重她。他是到这儿来找她的，现在住在伦敦。我不知道他的地址，但是我想我可以打听到。”

“我从没听到过他，”拉尔夫说。

“嗯，我想你什么人也没听到过。我相信他也没听到过你，但那不是伊莎贝尔不能嫁给他的理由。”

拉尔夫露出了暧昧的温和的微笑。“你为了别人结婚的事这么起劲！前几天你还要我结婚呢，你还记得吗？”

“我已经放弃这个打算，你不懂得这件事的重要性。但是戈德伍德先生懂得，那就是为什么我要为他出力的原因。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位完美的绅士，伊莎贝尔知道。”

“她是不是很喜欢他？”

“要是她现在不喜欢，她也应该喜欢。他的整个心都在她身上。”

“你希望我邀请他到这儿来？”拉尔夫一边考虑一边说。

“那才是真正的好客精神。”

“卡斯帕·戈德伍德，”拉尔夫继续道，“这名字听起来倒是响当当的。”

“我不管他的名字怎么样。即使他叫伊齐基尔·詹金斯，我也会这么讲。他在我见到过的人中，是唯一配得上伊莎贝尔的。”

“你是一个忠心耿耿的朋友，”拉尔夫说。

“我当然是。如果你拿这来嘲笑我，我不在乎。”

“我说这话不是嘲笑你，我是深深受了感动。”

“你的嘲笑越来越不象话了，不过我劝你不要去嘲笑戈德伍德先生。”

“我保证我是非常认真的，你应该理解这点，”拉尔夫说。

他的同伴终于理解了。“我相信你，你现在又太认真了。”

“你这个人太难办。”

“哦，你确实非常认真。你不想邀请戈德伍德先生。”

“我不知道，”拉尔夫说。“不过我是会干出人意外的事的。你再谈谈戈德伍德先生吧。他是怎样一个人？”

“他跟你正好相反。他是一家棉纺织厂的老板，一个非常出色的人。”

“他的举止很文雅吗？”拉尔夫问。

“风度翩翩——当然是美国的方式。”

“他跟我们这几个人会合得来吗？”

“我想他顾不上我们。他的心思完全集中在伊莎贝尔身上。”

“我的表妹喜欢他来吗？”

“很可能一点也不喜欢。不过那对她有好处，那会把她的思想唤回来。”

“唤回来——从哪儿唤回来？”

“从国外和其他不正常的地方唤回来。三个月以前，她让戈德伍德先生有一切理由相信，她可以接受他。她不能仅仅因为换了个环境，就抛弃一个忠实的朋友，这是不对的。我也换了个环境，但这只是使我更加怀念我那些老朋友。我相信，伊

莎贝尔还是愈早回去愈好。我对她非常了解，我知道她在这儿不会真正幸福。我希望她跟美国建立一个牢固的关系，这会对她起防腐剂的作用。”

“你这么做，是不是太急了一些？”拉尔夫问。“你认为不应该让她在可怜的古老的英国也得到一些机会吗？”

“让她有机会葬送她那光辉而年轻的生命吗？为了搭救一个落水的人，永远是越快越好的。”

“那么，照我的理解，”拉尔夫说，“你是希望我把戈德伍德先生也推到水里去，跟她在一起。”接着又说：“你可知道，我从没听到她提起过他的名字？”

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变得眉开眼笑了。“这话使我听了很高兴，它证明她多么想念他。”

拉尔夫似乎同意这说法很有道理，于是认真考虑起来，他的同伴斜过眼去打量着他。最后他说：“如果我把戈德伍德先生请来，我非跟他吵架不可。”

“别那样。事实会证明他比你强。”

“你真是在尽一切力量叫我恨他！我确实不想请他来。我怕我会得罪他。”

“那只能听便了，”亨利艾塔回答。“我没有想到你自己爱上了她。”

“你真相信那样吗？”年轻人扬起了眉毛问。

“那是我从你嘴里听到的最自然的一句话！我当然相信，”斯塔克波尔小姐故意这么回答。

“好吧，”拉尔夫最后说，“为了向你证明你错了，我决定邀请他。不过，得有言在先，他是作为你的朋友来的。”

“如果作为我的朋友，他不会来。而且你答应请他来，这

不能向我证明我错了，只能向你自己证明你错了！”

斯塔克波尔小姐最后这些话（说到这里他们就分开了）包含着不少真实性，这是拉尔夫·杜歇也不得不承认的。不过这种承认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因为尽管他怀疑，遵守自己的诺言会比不守诺言更加轻率，他还是给戈德伍德先生写了六、七行字，表示老杜歇先生欢迎他光临花园山庄，这儿人不多，斯塔克波尔小姐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把信发出以后（这是由亨利艾塔指定的一位银行家转交的），他有些不安地等着回音。这位精力充沛、身强力壮的先生的大名，他还是第一次听到，因为他的母亲回来的时候，只向他提了一下，说她的外甥女在国内有一位“男朋友”，这些话缺乏具体内容，拉尔夫也不想费心打听这件事，他觉得关于它的答复只能是模糊的或者不愉快的。然而现在，这位以他的表妹作为目标的国内的男朋友，却变得具体起来了，他是一个年轻人，跟在她的后面来到了伦敦，他经营着一家棉纺织厂，具有美国式的最优美的风度。拉尔夫对这位介入者作了两种推测。一种认为，他的爱情是斯塔克波尔小姐编的感伤小说（那些女人作为女性是休戚相关的，因此她们之间总存在着一种默契，喜欢发现或者虚构彼此的情人），如果这样，就不值得怕他，他也可能不会接受邀请。另一种推测认为，他会应邀前来，那么这只能证明，他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因此也不值得对他过份重视。拉尔夫的论证中的后一个推测，可能显得不合逻辑，但是它体现了他的信念，他认为，如果戈德伍德先生果真象斯塔克波尔小姐描摹的那样，真心实意爱上了伊莎贝尔，那么他不会愿意在斯塔克波尔小姐的邀请下，前来花园山庄。“根据这个假定，”拉尔夫说，“他必然会把她看作他那朵玫瑰花梗子上的一根刺。他也会发现，她作

为一个中间人，还不够老练。”

发出邀请信以后两天，他收到了卡斯帕·戈德伍德的回信，信非常短，除了表示感谢以外，说他很遗憾，由于另有约会，不能前来花园山庄，并再三问候斯塔克波尔小姐。拉尔夫把信拿给亨利艾塔看，后者看过以后，大喊道："真是，我从没遇到过这么难办的人！"

"恐怕他并不象你想象的那样关心我的表妹，"拉尔夫说。

"不，不是那样，这有着更微妙的动机。他的个性是非常深邃的。但我决心要摸清它的底细，我要写信问他，看他是什么意思。"

他不接受拉尔夫的邀请一事，使这位年轻人隐隐感到不安。从他谢绝到花园山庄来的那一天起，拉尔夫开始重视他了。但他问自己，伊莎贝尔的那些追求者是紧跟不舍，还是若即若离，跟他什么相干，他反正不想跟他们竞争，随他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然而他心里老是惦记着，不知斯塔克波尔小姐答应去追究戈德伍德先生难办的原因，结果如何。但他的好奇心暂时没有得到满足，因为三天以后，他问她有没有写信到伦敦去，她不得不承认，她白写了，戈德伍德先生没有回信。

"我想他可能还在考虑，"她说，"他对每一件事都要再三考虑。他确实不是感情用事的人。但是我的信通常在当天就能得到答复。"不管怎样，她立即向伊莎贝尔提议，两人一起到伦敦去旅行一次。"如果要我讲老实话，"她说，"那么我在这儿见到的东西不多，我想你也不例外。我甚至还没见到那位贵族——他叫什么来着？沃伯顿勋爵？他似乎完全把你给忘啦。"

"沃伯顿勋爵明天要来，我刚才知道这事，"伊莎贝尔回答，她收到了洛克雷主人的一封信，是答复她的信的。"你可以有充

分的机会来研究他。”

“好吧，他可以作一篇通讯的材料，但我得写五十篇呢，一篇算得什么。这一带的风景我都描写过了，那些老太婆和驴子我也讲够了。随你怎么说，风景不是通讯的好材料。我必须回伦敦去，获得一些真正的生活印象。我在那儿只呆了三天便到这儿来了，简直还没来得及开始呢。”

伊莎贝尔从纽约到花园山庄来的时候，在英国首都停留的时间甚至更短，因此亨利艾塔提议到那里去作一次愉快的访问，立即受到了她的欢迎。她觉得这个主意很好，伦敦的风土人情使她向往，在她的心目中它始终是一个繁华热闹的都市。她们一起制订了计划，沉浸在美好的幻景中。她们要找一家风光如画的古老客店——狄更斯描写过的那类旅店——投宿，坐着舒适的弹簧马车在市内兜风。亨利艾塔是个女记者，女记者的特权就是可以出入一切必要的场所，做一切要做的事。她们要在一家咖啡馆里吃饭，然后去看戏。她们要参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大英博物馆，打听约翰逊博士的故居，还有哥尔斯密和艾狄生的故居。伊莎贝尔兴致勃勃，立刻把这些愉快的打算告诉了拉尔夫，惹得他哈哈大笑，这当然跟她希望得到的赞美很少共同之处。

“你们的计划真有意思，”他说。“我劝你们不如去住‘公爵之头’旅馆，它在科文特花园广场①，那儿舒适，随便，古色古香。我还可以介绍你们参加我的俱乐部呢。”

“你认为它不切实际吗？”伊莎贝尔问。“我的天，难道这样安排不成吗？跟亨利艾塔在一起，我当然什么地方都能去，她

---

① 伦敦最古老的地区之一。这是拉尔夫在讽刺两位小姐的怀古情绪。

可以通行无阻。她跑遍了整个美国，在这个简单的小岛上，至少不会有什么困难。”

“那好吧，”拉尔夫说，“让我也在她的保护下，上那儿去观光一下。我还从没有过这么安全的旅行呢！”

第十四章

斯塔克波尔小姐预备马上动身，但我们知道，伊莎贝尔已得到通知，沃伯顿勋爵将再度光临花园山庄，她认为，她有责任留在那儿跟他见面。他收到她的信后，过了四、五天才写回信，信也很简单，只说两天后他要来吃午饭。他的迟迟复信和拖延，感动了这位少女，她重又意识到，他是要尽量慎重和忍耐，免得对她造成太大的压力。由于她相信，他是“真心喜欢”她的，因此这种体贴更使她感动。伊莎贝尔告诉姨父，她已写信给他，还提到了他来的意图。这样，老人提早离开了自己的屋子，在两点钟的午餐席上出现了。从他来说，这绝对不是要监视谁，只是出于一种仁慈的考虑：万一伊莎贝尔愿意再听他们尊贵的客人诉说一遍，那么老人的在场，可以对他们的双双离席起掩护作用。勋爵是从洛克雷坐马车来的，他带着一个大的妹妹，这措施应该也出于跟杜歇先生相同的考虑。两位客人经过介绍，认识了斯塔克波尔小姐，午餐时，后者便坐在沃伯顿勋爵旁边。伊莎贝尔心乱如麻，她没有兴趣重新讨论他提出的那个使她措手不及的问题。她不能不佩服他那么心平气和，镇静自若，完全掩盖了他在她面前心神不定的任何迹象。他既不看她，也不跟她说话，唯一暴露他的感情的是他避免与她的眼睛接触。然而他跟别人谈笑风生，而且好象吃得津津有味，胃口很好。莫利纽克斯小姐的脑门儿光溜溜的，跟修女一般，

脖子上挂着一个大银十字架。她显然一心在捉摸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不时拿眼睛去瞟她，那神情显得似乎不知道应该对她敬而远之，还是亲热一些。在洛克雷的两位小姐中，她是伊莎贝尔最喜欢的一个，她身上有一种先天的娴静气质。而且伊莎贝尔相信，她那柔和的额角和银十字架，跟英国国教某种不可思议的秘密有关——她也许发过别有风味的誓愿，要为重建古老的女教士组织而努力。她心想，莫利纽克斯小姐要是知道她拒绝了她哥哥的求婚，不知会对她怎么想呢。但接着她又相信，莫利纽克斯小姐永远不会知道这类事，沃伯顿勋爵永远不会告诉她。他喜欢她，爱护她，但总的说来，他跟她谈的事不多。至少伊莎贝尔是这么推测的，在吃饭的时候，如果她不跟别人谈话，通常就对同桌的人进行各种猜想。在伊莎贝尔看来，莫利纽克斯小姐一旦得悉了阿切尔小姐和沃伯顿勋爵之间的那段公案，也许会大吃一惊，为这位小姐对这么好的机会竟无动于衷感到纳闷，不过也可能（这是我们的女主人公的最后印象）她只是认为，那是由于这位美国小姐对双方地位悬殊有自知之明。

不论伊莎贝尔怎样对待她的机会，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决不打算放弃她现在遇到的机会。“你可知道，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勋爵？”她猝不及防地向邻座的先生开口道。“我猜想，你一定认为我是蒙昧无知的野人。”

“这使你免得看到一些非常丑恶的人。”沃伯顿勋爵回答，有些心不在焉地望着餐桌。

“他们非常丑恶吗？可他们竭力使我们美国人相信，他们都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穿着华贵的长袍，戴着冠冕呢。”

“咳，长袍和冠冕早已过时了，”沃伯顿勋爵说，“就象你

们的石斧和左轮手枪一样。”

“这太可惜了，我总觉得，贵族应该是穿得花团锦簇的，”亨利艾塔宣称。“如果不是这样，那是什么样子呢？”

“要知道，其实大多不是这样，”坐在她旁边的先生回答道。“你要不要来一点马铃薯？”

“我不希罕这些欧洲的马铃薯。我看不出你跟普通的美国人有什么不同。”

“那就当我是那样的人吧，”沃伯顿勋爵说。“我不知道你们不吃马铃薯怎么过活，你一定觉得这儿很少可吃的东西。”

亨利艾塔沉默了一会，他说的可能不是真话。“从我来到这里以后，胃口一直不好，所以那算不得什么，”她终于说道。“你知道，我不赞成你，我觉得我应该把这话告诉你。”

“不赞成我？”

“是的，我想从来没有人对你说过这样的话，是吗？我不赞成爵位这种等级制度。我认为它已经落在世界后面——大大落后了。”

“我也这么看。我一点也不赞成我自己。有时我想，要是我不是我自己，我会怎么反对自己，你明白吗？不过，顺便说一下，一个人不应该自我吹嘘。”

“那你为什么不放弃它？”斯塔克波尔小姐问。

“放弃什么？”沃伯顿勋爵问，用非常柔和的声音对待她那生硬的口气。

“放弃你的爵位。”

“哦，我不过是其中一个小角色！要是你们这些讨厌的美国人不经常提起这事，我确实早已把它忘了。不过，我是想在不久的将来，把它留下的这点尾巴割掉的。”

“我欢迎看到这一天，”亨利艾塔喊道，态度是严厉的。

“我一定请你来参加庆祝会，我要办一次晚宴，跳跳舞。”

“好吧，”斯塔克波尔小姐说，“我喜欢各方面都看看。我不赞成特权阶级，不过我喜欢听听他们怎么为自己辩解。”

“算了，有什么好说的！”

“我希望听你谈谈自己，”亨利艾塔继续道，“可你总是望着别处。你怕看到我的眼睛。我知道你想避开我。”

“没有的事，我只是在找那些你瞧不起的马铃薯。”

“那么请你谈谈那位小姐——你的妹妹吧。我不了解她。她是一位贵族小姐吧？”

“她是一位相当好的姑娘。”

“我不喜欢你讲话的口气——好象你想改变话题似的。她的地位是不是比你低些？”

“我们谁都没有什么地位可言，不过她的境况比我好一些，因为她没有烦恼。”

“说得对，她的样子好象没多大烦恼。我但愿自己也能那样。不管其他怎样，你们这儿的人都很安静。”

“是的，总的说来，我们对生活很随便，”沃伯顿勋爵说。“你还可以看到，我们都很迟钝。唉，我们是但愿迟钝一些呢！”

“我倒要劝你们别那样。我不知道该跟你的妹妹谈些什么，她的神气那么与众不同。那个银十字架是个标记吧？”

“标记？”

“身份的标记。”

沃伯顿勋爵一直左顾右盼，定不下神来，但听到这话，他的目光又回到了旁边这位小姐的眼睛上。“哦，可不是，”他立刻回答，“女人总是爱好这些玩意儿。银十字架是子爵的长女戴

的。”他在美国有时过于轻信而上了当，因此现在作了这不含恶意的报复。饭后他向伊莎贝尔提议，到画廊去看看画。虽然她知道，这些画他已经看过二十来次，她还是同意了，没有非难他的借口。她的心现在非常平静，自从她发出给他的信以后，她一直觉得精神特别轻松。他慢慢步向画廊的一头，一边注视着画，没说什么，但到了那儿突然开口了：“我没想到你会那么给我写信。”

“我只能那么写，沃伯顿勋爵，”少女说。“希望你相信这点。”

“如果我能相信，当然我就不会再来找你。但我们不是要相信就能相信的，我承认我不理解。我能够理解你不喜欢我，理解得相当清楚。但你承认你……”

“我承认什么啦？”伊莎贝尔打断了他的话，脸变得有一些发白。

“你承认我这个人不错，是不是那样？”她没作声，他继续道：“你好象提不出什么理由，这使我感到委屈。”

“我有一个理由的，沃伯顿勋爵，”姑娘说。她的口气使他觉得寒心。

“我非常希望你能告诉我。”

“等以后情况更明朗的时候，我会告诉你。”

“那么请原谅，我得说现在我还是感到怀疑。”

“你使我很不愉快，”伊莎贝尔说。

“我不想为此表示歉意，这可以使你更了解我的心情。你是不是愿意回答我一个问题？”伊莎贝尔没有作声，但是他显然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神情，这使他有勇气继续说下去：“你是不是已爱上另一个人了？”

"我不想回答那样的问题。"

"啊，那就对了！"她的追求者痛苦地咕哝道。

这痛苦打动了她，她喊道："你错了！我没有。"

他在一张长凳上坐了下去，显得不拘礼仪，固执己见，象一个心烦意乱的人。他把胳膊肘支在膝盖上，注视着地面。"即使那样，我也并不高兴，"他终于说道，一边直起身来，背靠着墙，"因为那可能成为你原谅自己的理由。"

伊莎贝尔扬起了眉毛，有些惊异。"原谅自己？难道我需要原谅自己？"

然而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另一个思想跑进了他的头脑。"是不是由于我的政治观点？你是认为我走得太远了？"

"我不能反对你的政治观点，因为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

"你并不关心我想些什么，"他喊道，站了起来。"反正这对你都一样。"

伊莎贝尔走到了画廊的另一边，站在那儿。他只能看到她那美丽的背影，那轻盈苗条的身材，她俯下头去的时候那一长条白皙的颈项，还有那一头浓密的乌油油的发辫。她站在一小幅画前，好象是在观看它，她的动作洋溢着青春和自由的气息，她这种灵活的体态似乎在向他发出嘲笑。然而她的眼睛什么也没有看到，它们突然充满了眼泪。不久他便跟了过去，但这时她已把眼泪擦掉，等她回过头来的时候，她的脸色是苍白的，眼睛的表情是奇怪的。"那个我不想告诉你的理由，我想我还是告诉你的好。那就是我不能回避我的命运。"

"你的命运？"

"如果我嫁给你，我就是想要躲避它。"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就不能象别的事一样成为你的

命运？”

“因为它不是我的命运，”伊莎贝尔带着女性的温柔说。“我知道它不是。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命运——我知道这不可能。”

可怜的沃伯顿勋爵给弄得目瞪口呆，两只眼睛中都打上了问号。“你把嫁给我看作是违背自己的命运？”

“这不是从一般意义上说的。嫁给你对我有很大……很大的好处。但那是抛弃其他的机会。”

“其他什么机会？”

“我不是指结婚的机会，”伊莎贝尔说，红晕蓦地又回到了脸上。于是她不再说下去，紧锁眉头，望着地面，仿佛对说明自己的意思已感到绝望。

“不是我自吹自擂，我得说，你嫁给我，有利的方面比不利的方面多，”沃伯顿勋爵说。

“我无法逃避自己的不幸，”伊莎贝尔说。“嫁给你就意味着我想逃避它。”

“我不知道你想不想这么做，但你一定会这么做，我可以坦率地这么说！”他喊道，露出了焦急的笑容。

“我决不——我不能！”伊莎贝尔大声说。

“好吧，如果你希望得到痛苦，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使我也变得这样。不论对你说来悲惨的生活有多么美妙，但对我说来它毫不可爱。”

“我不是希望过悲惨的生活，”伊莎贝尔说。“我始终是坚决要求幸福的，我也常常相信我能幸福。我对大家都那么说，你可以问他们。但我时常意识到，我决不能靠任何特殊的途径来获得幸福，不能靠躲藏，靠逃避来获得它。”

“逃避什么？”

“逃避生活。逃避一般的遭遇和危险，逃避大多数人的经历和痛苦。”

沃伯顿勋爵不觉转悲为喜，几乎象看到了希望。“啊，亲爱的阿切尔小姐，”他开始解释，显得郑重其事，又万分热诚，“我不是要你脱离生活，逃避一切不幸的遭遇和危险。我希望做到这点，你可以相信，但是我办不到！因为请问，你把我当作什么人了？老天在上，我不是中国的皇帝！我能给你的只是在比较舒适的条件下度过的普通人的命运。普通人的命运，明白吗？因为我追求的就是普通人的命运！你应该跟我联合起来，我向你保证，你会非常满意。你用不着抛弃什么——甚至不必跟你的朋友斯塔克波尔小姐分开。”

“她永远不会赞成我嫁给你，”伊莎贝尔说，竭力露出笑容，想乘机把话岔开，但对自己这么做，又不免感到惭愧。

“我们是在谈斯塔克波尔小姐吗？”沃伯顿勋爵不耐烦地问。“我从没见过一个人这么教条地看问题的。”

“好吧，我想你是在谈我，”伊莎贝尔谦卑地说。这时她又转过身去了，因为她看到，莫利纽克斯小姐在亨利艾塔和拉尔夫的陪同下，正走进画廊来。

沃伯顿勋爵的妹妹跟他说话时有些胆怯，她提醒他，她必须赶在用茶点的时间以前回去，因为她还有客人要来。他没有回答——显然没有听见她的话，他心里有事，这是不足为怪的，莫利纽克斯小姐跟个宫廷女侍似的站着，好象他是国王。

“嘿，我可办不到，莫利纽克斯小姐！”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说。“如果我要走，他就得走。如果我要我的兄弟做什么，他就得乖乖地照办。”

“唷，沃伯顿什么都肯做，”莫利纽克斯小姐回答，羞涩的

笑容在她脸上迅速掠过。"啊，你的画真多！"她转过脸去对拉尔夫说。

"我把它们集中在一起了，所以显得很多，"拉尔夫说。"这实在不是一个好办法。"

"我觉得这很美。我希望我们在洛克雷也有一个画廊。我多么喜欢图画啊，"莫利纽克斯小姐对着拉尔夫一个劲儿地讲下去，好象怕斯塔克波尔小姐再跟她打岔。她觉得，亨利艾塔又可爱又可怕。

"是的，图画是很适宜的消遣，"拉尔夫说，他似乎比较懂得她的心理，知道什么样的话才是她喜欢听的。

"逢到下雨的时候，看看画是最有趣的，"这位小姐继续道。"近来天常常下雨。"

"我很遗憾你要走了，沃伯顿勋爵，"亨利艾塔说。"我还有不少事想请教呢。"

"我还不走，"沃伯顿勋爵回答。

"你的妹妹说你得走了。在美国，先生们得服从女士们。"

"我担心我们家里有客人要来用茶点，"莫利纽克斯小姐说，望着她的哥哥。

"很好，亲爱的。我们就走。"

"我以为你会拒绝呢！"亨利艾塔喊道。"我想看看莫利纽克斯小姐怎么办。"

"我从来不知道怎么办，"这位小姐说。

"反正你凭你的地位已经可以生存了，"斯塔克波尔小姐说。"我非常想看看，你在家里是什么样子。"

"你一定得再到洛克雷来玩玩，"莫利纽克斯小姐非常亲热地对伊莎贝尔说，没有理睬伊莎贝尔的朋友的话。

伊莎贝尔凝神瞧了一下她那对平静的眼睛，一时间仿佛在它们那灰色的深处，看到了她在拒绝沃伯顿勋爵的同时所拒绝的一切：和睦，亲切，荣誉，财富，无忧无虑和出人头地的生活。她吻了吻莫利纽克斯小姐，然后说道：

“恐怕我再也不能去了。”

“再也不能？”

“也许我得离开这儿了。”

“哎，这太遗憾了，”莫利纽克斯小姐说。“我觉得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沃伯顿勋爵注视着这段小小的插曲，然后掉过头去看一幅画。拉尔夫两手插在口袋里，靠在画前的栏杆上，打量了他一会。

“我想到你家里去看你，”亨利艾塔忽然跑到沃伯顿勋爵身边，这么对他说。“我想跟你谈个把钟头，我还有不少问题要问你。”

“我很欢迎，”洛克雷的主人回答，“但对你的问题，我肯定回答不了多少。你什么时候来？”

“看阿切尔小姐愿意什么时候带我去。我们打算上伦敦，但会先去看你。我要从你那儿了解一些东西。”

“如果要靠阿切尔小姐带路，恐怕你不会如愿以偿。她不会再去洛克雷，她不喜欢这地方。”

“她告诉我那地方很可爱！”亨利艾塔说。

沃伯顿勋爵迟疑了一会。“反正她不会去。你不如一个人来好了，”他说。

亨利艾塔挺直了身子，那对大眼睛睁得更大了。“你对一位英国小姐会那么讲吗？”她问，口气稍稍显得有些严厉。

沃伯顿勋爵有些愕然。“会，只要我相当喜欢她。”

“那你得当心别太喜欢她啦。阿切尔小姐不肯到你那儿去是因为不愿带我去。我知道她对我怎么想，我猜你的想法也一样，你们都认为我不应该把你们写进去。”沃伯顿勋爵愣住了’他还不知道斯塔克波尔小姐的职业是什么，一时猜不透她那些话的意思。这时她接着说道：“阿切尔小姐已经警告过你啦！”

“警告过我？”

“她跟你单独到这儿来不就是为了这个——让你提高警惕？”

“哦，根本不是，”沃伯顿勋爵只得厚着脸皮回答。“我们谈话的性质还没那么严重。”

“得啦，你已经有了防备，变得非常警惕了。我想，这在你是很自然的，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莫利纽克斯小姐也是这样，因此她才不肯表态。”接着，亨利艾塔对那位小姐说：“不论怎样，你已经得到了警告，但这对你是不必要的。”

“我希望如此，”莫利纽克斯小姐说，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斯塔克波尔小姐在收集材料，”拉尔夫风趣地解释道。“她是一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她正在研究我们，要把我们写进她的大作呢。”

“老实说，我还从没收集到这么糟糕的材料！”亨利艾塔宣称，看看伊莎贝尔，又看看沃伯顿勋爵，然后又把目光从这位贵族移向他的妹妹和拉尔夫。“你们好象全都心事重重，你们的脸都这么阴沉，仿佛刚收到了一份不吉利的电报。”

“你的观察很仔细，斯塔克波尔小姐，”拉尔夫小声说，意味深长地向她点了点头，一边领着大伙儿走出画廊。“我们全都心事重重。”

伊莎贝尔跟在这两个人后面，莫利纽克斯小姐对她特别亲热，挽着她的胳膊，跟她并排着从光滑的地板上走过去。沃伯顿勋爵走在另一边，反背着手，垂下了眼睛。他一直没作声，过了一会才问道："你要到伦敦去是真的吗？"

"有这个打算。"

"什么时候回来呢？"

"几天以后，不过也许只能待很短时间，我得跟姨妈到巴黎去了。"

"那么我什么时候再跟你见面呢？"

"也许要隔很久，"伊莎贝尔说，"但我想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

"你真的这么想吗？"

"完全真的。"

他默默走了几步，然后站住，伸出手来。"再见。"

"再见，"伊莎贝尔说。

莫利纽克斯又吻了她一下，于是她让这两人走了。这以后她没有再找亨利艾塔和拉尔夫，便径自回了卧室。晚饭以前，杜歇夫人在那儿找到了她，她是到客厅去顺便来的。"我应该告诉你，"这位夫人说，"你的姨父把你跟沃伯顿勋爵的关系通知了我。"

伊莎贝尔踌躇了一会。"关系？那还谈不到什么关系。那是奇怪的一件事，他跟我才见过三、四次面。"

"你为什么告诉你的姨父，不告诉我？"杜歇夫人问，口气冷冰冰的。

伊莎贝尔又踌躇了一下。"因为他更了解沃伯顿勋爵。"

"是的，但我更了解你。"

“我想不一定，”伊莎贝尔笑道。

“说到底，我也这么想，尤其是你用那么傲慢的脸色看我的时候。瞧你这副神气活现的样子，人家会以为你中了头奖呢！我认为，你拒绝沃伯顿勋爵这样的人的求婚是因为你还想爬得更高。”

“啊，姨父可没有讲这种话！”伊莎贝尔说，还是笑着。

第十五章

按照计划，两位年轻小姐将在拉尔夫的陪同下，前往伦敦，然而杜歇夫人对这个安排有些不以为然。她说，这种计划正好符合斯塔克波尔小姐的意图，因此她问，这位《会谈者报》记者是否打算带大伙儿去住她心爱的公寓宿舍。

“我不在乎她要我们住在哪里，只要那儿有地方色彩就行，”伊莎贝尔说。“我们到伦敦去的目的就是这个。”

“我想，一个女孩子能够拒绝一位英国勋爵的求婚，她自然什么都不在乎，”姨母回答。“跟这相比，其他都算不得什么了。”

“你希望我嫁给沃伯顿勋爵吗？”伊莎贝尔问。

“当然希望。”

“我以为你对英国人毫无好感呢。”

“是这样，不过正因为这样，才更有必要利用他们。”

“这就是你对结婚的观念吗？”伊莎贝尔还大胆补充了一句，说她觉得她的姨母并没有很好利用杜歇先生。

“你的姨父不是英国贵族，”杜歇夫人说，“然而即使他是，我大概还是得住在佛罗伦萨。”

“你认为，沃伯顿勋爵能使我变得比现在更好吗？”女孩子问，情绪有些激动。“我不是说我现在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我的意思是……是我对沃伯顿勋爵的感情还没有达到结婚的程

度。”

“那么你拒绝他，这做得很对，”杜歇夫人说，声音很低，显得有气无力。“不过下一次有人向你求婚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致降低你的标准。”

“这还是等到那个时候看吧，现在说也没用。我但愿没有人再向我提这种事，它们搅得我心里烦死了。”

“如果你老是采取吉卜赛式的生活方式，大概谁也不会再来麻烦你。不过我已经答应过拉尔夫，不来批评这件事。”

“只要拉尔夫认为是对的事，我都愿意做，”伊莎贝尔说。“我对拉尔夫是无限信任的。”

“他的母亲非常感激你！”夫人冷笑着说。

“我觉得她理该如此！”伊莎贝尔忍不住这么回答。

拉尔夫向他的母亲保证过，他们这个三人小组在首都参观访问期间，不会干什么越轨的行为，但杜歇夫人有不同的看法。正如长期侨居欧洲的许多美国妇女一样，她在这些问题上完全丧失了原有的灵活性，她对大洋彼岸的年轻人享受的自由怀有反感，尽管这种反感本身情有可原，她却因此对他们产生了毫无必要的、言过其实的疑虑。拉尔夫陪同两位小姐来到伦敦，把她们安置在一家幽静的旅馆里，那是在跟皮卡迪利大街交叉的一条街上。本来他打算让她们住在温切斯特广场他父亲的房子里，那是一幢沉闷的大公馆，在一年的这个季节里，它总是静悄悄的，周围挂满了褐色的窗帘布。但是他想起，厨师已去花园山庄，公馆里没人给她们做饭，这样，普拉特旅馆才成了她们落脚的地方。拉尔夫自己则住在温切斯特广场，他在那儿收拾了一个自鸣得意的“窝”，不仅厨房没有起火，整个屋子都是冷清清的。实际上他大多依靠普拉特旅馆，每天一早就

去拜访他的两位旅伴。她们的饮食是由普拉特先生穿着大得鼓了起来的白坎肩亲自照料的。照拉尔夫的说法，他是吃过早饭来到这里，三个人一起制订当天的观光计划。由于九月的伦敦死气沉沉，只留下了过去活跃时期的一些残余①，年轻人不得不用抱歉的口气向他的同伴说明，这时期在城里找不到一个人，这引起了斯塔克波尔小姐的嘲笑。

"我想，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找不到一个贵族，"亨利艾塔回答，"但我认为，这正好证明，要是贵族统统走光了，对谁也没有影响。在我看来，这地方还是足够热闹的。当然，这儿没有一个人，只有三、四百万老百姓。你称他们什么？中下阶级？他们只是伦敦的居民，那是不值得一提的。"

拉尔夫声称，对他说来，贵族没有留下一个空隙是斯塔克波尔小姐所不能弥补的，现在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满意的人了。这话是真的，因为在这个走空了一半的大城市里，单调乏味的九月仍包含着一种可爱的东西，仿佛在破布中裹着一颗鲜艳的宝石。他跟那两位兴致比他好得多的朋友消磨了一天光阴之后，晚上便回到温切斯特广场空空荡荡的家里，从大厅桌上拿起一枝蜡烛，走进昏暗的大餐厅，这时，这枝蜡烛便是他唯一的光明。广场上静悄悄的，屋子里也静悄悄的；当他拉起餐厅的一扇窗，让空气飘进室内时，可以听到一个孤独的警察在慢腾腾地踱来踱去，皮靴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在这冷冷清清的屋子里，他自己的脚步声显得清晰而洪亮，地毯有一部分已经卷了起来，他一走动，就会引起忧郁的回声。他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深色的大餐桌在烛光下射出零零星星的闪光。墙上的

① 指不是伦敦的社交季节，这时有钱有地位的人家都到外地去了，显得比较冷清。

画灰溜溜的，显得模糊而支离破碎。屋里有一股阴森森的鬼气，仿佛那早已消化掉的酒席，早已事过境迁的闲谈，还留下了它们的魅影。这种超自然的意念也许跟拉尔夫那飞驰的想象力有关，因为上床的时间过了好久，他还一直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做，甚至没有翻一下晚报。我说他什么也不做，尽管这时候他一直在想着伊莎贝尔，我还是得这么说。对伊莎贝尔的沉思，在拉尔夫看来只是一种消遣，它既无目的，也跟任何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他眼中，他的表妹还从没显得这么可爱，这几天里，她象一个旅行家那样探访着首都的底蕴和外貌。伊莎贝尔有的是前提、结论和热情，如果说她是来考察地方色彩的，那么她在哪儿都能找到它。她的问题多得使他应接不暇，她对历史原因和社会后果提出的大胆议论，也往往是他所无法接受、又无法驳倒的。他们上大英博物馆参观过不止一次，还到过那个更光辉的艺术之宫①，它开辟了一大片单调的郊区来陈列各种古物。他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消磨了一个上午，又乘小火轮前往伦敦塔游览。他们参观了公家和私人收藏的美术作品，多次憩息在肯辛顿花园的大树下。拉尔夫没有想到，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原来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观光者，一个心平气和的评论家。她确实对不少地方感到扫兴，她对美国城市的优点的生动回忆，也使她对伦敦的印象大为减色。但是她尽量从它那陈旧暗淡的庄严神态中领受乐趣，只是偶尔叹一口气，或者说一声“算啦！”便不再讲下去，沉浸在自己的回想中了。事实正如她自己所说，她对这一切感到格格不入。“我对没有生气的事物缺乏好感，”她在国立美术陈列馆对伊莎贝尔说。她所

① 指伦敦西郊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陈列古代埃及、希腊、罗马等的遗物。

看到的一鳞半爪，只给她提供了贫乏的内在生活，这使她感到痛苦。特纳① 的风景画和亚述的公牛② 对她来说决不能代替文学聚餐会，只有在那里，她才有希望会见英国的天才和名流。

“你们的社会活动家在哪里，你们的男女知识分子又在哪里？”她站在特拉法加广场中央问拉尔夫，仿佛她认为，她应该在这儿遇到一些这样的人物才对。“你说，柱子顶上站的便是这样一个人，那是纳尔逊勋爵③？他也是勋爵？难道他就这么崇高，非得站在一百英尺高的空中不成？那是过去——过去跟我无关，我要见的是当代思想界的领袖人物。我不说未来，因为我不相信你们有远大的未来。”可怜的拉尔夫想不出他的熟人中有什么思想界的头面人物，而且他也没有享受过拉住名流谈天说地的乐趣，这种情况在斯塔克波尔小姐眼里，是缺乏事业心的可悲表现。“如果在我们那儿，”她说，“我可以直截了当去找他，不论他是谁，我对他说，我听到了许多关于他的事，现在要来亲眼看一看。但从你的话中我发现，这儿不兴这一套。你们这儿毫无意义的习惯倒是不少，可是真正必要的，却一个也没有。毫无疑问，我们已跑在前面。我看我只能把社会方面统统丢开了。”因此，尽管亨利艾塔随身带着旅行指南和铅笔，给《会谈者报》发过一篇关于伦敦塔的通讯（在其中她描写了处死简·格雷夫人④ 的故事），她的情绪是低沉的，她感到没有达到预期

---

① 约瑟夫·马洛德·威廉·特纳（1775—1851），英国著名风景画家。

② 古代亚述的艺术作品，以粗犷雄壮著称。

③ 霍雷肖·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上将，抵抗拿破仑侵略的民族英雄。他的纪念像在特拉法加广场上，高达145英尺。

④ 简·格雷夫人（1537—1554），英国王族，由于王位继承和宗教改革问题，被玛丽·斯图亚特女王囚禁在伦敦塔中，最后被处死。

的目标。

伊莎贝尔离开花园山庄以前发生的事，在这位少女心头留下了痛苦的踪迹。有时，最近那位求婚者的诧异神色，又会回到她的眼前，象一股阴冷的气流，扑向她的脸上，使她不得不把头蒙住，等候它的过去。她只能回绝他，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尽管这样，这种必要性还是显得那么不合情理，象一个僵硬的、不自然的动作。她觉得自己的行为不足为训，然而这种不合理的骄傲却与一种甜蜜的自由感混合在一起。当她随着那两位不太相称的同伴，在这大城市里来来往往的时候，这种自由感有时会有很奇怪的表现。每逢她来到肯辛顿花园，看到一些孩子在草地上玩耍，便会喊住他们（主要是较穷苦的一类），问他们的名字，给他们几个零钱，如果孩子比较漂亮，她还会吻他们。拉尔夫注意到了这些古怪的慈祥行为——伊莎贝尔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一天下午，他要让他的同伴们散散心，便请她们到温切斯特广场去喝茶。为了接待她们，他把屋子大体整理了一下。两位小姐在那儿认识了另一个客人——一个和蔼可亲的单身汉，他是拉尔夫的老朋友，那时正好在伦敦，他同斯塔克波尔小姐真是一见如故，十分投机。班特林先生生得强壮，整洁漂亮，脸上经常笑嘻嘻的，四十来岁，衣着讲究，见多识广，谈话轻松活泼，但往往前言不搭后语，亨利艾塔不论讲什么，他都会捧腹大笑。他给她斟过几次茶，还陪她参观拉尔夫收藏得相当多的各种古玩。后来，当主人提议把茶点搬到广场上去，算是游园活动的时候，他又陪她绕着小花园来回散步，一边谈天说地，一边听她发表关于内在生活的高见，而且照例要回答几句，仿佛天然爱好这种讨论似的。

“哦，我明白了，”班特林先生说，“你是觉得花园山庄太

冷清。自然啦，那儿你也病，我也病，还能有什么活动。杜歇身体很糟，你知道。医生根本禁止他回英国，他只是为了照料他的父亲才来的。那位老人，身上恐怕也有六、七种病。他们说那是痛风症，但我可以肯定，他还有严重的器官病，毫无疑问，他的日子不长了，拖不了很久。当然，这一类事把家里弄得死气沉沉，他们连自己也顾不上，怎么还能接待客人。我还相信，杜歇先生老是跟他那位夫人争争吵吵的，你知道，她不跟丈夫住在一起，这是你们美国人的古怪做法。如果你要找一家热闹的人家，我介绍你到我姊姊那儿去住一阵，我的姊姊彭西尔夫人住在贝德福郡。我明天就给她写信，她一定欢迎你去。我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要一家人家，那里的人喜欢演戏、野餐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我的姊姊正好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老是搞新花样，也欢迎跟她一样的人去给她凑热闹。我敢保证，她马上会回信请你去，她最喜欢有才能的人和作家。说真的，她自己也写书，只是我还没读过她写的东西。那大多是诗歌，可我对诗歌毫无兴趣，除非那是拜伦的作品。我想，你们美国人应该也是非常喜欢拜伦的。”班特林先生看到斯塔克波尔小姐那副洗耳恭听的样子，更加得意，东拉西扯，一会儿谈这个，一会儿谈那个。然而他还是很细心，没有忘记那个使亨利艾塔神往的计划——到贝德福郡彭西尔夫人家去作客的事。“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你想看看真正的英国式娱乐。你知道，杜歇他们根本不是英国人，他们有自己的习惯，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饮食，我相信，他们甚至还有他们独创一格的宗教。我听说，那位老人还认为打猎是不人道的，你应该到我的姐姐那儿去，最好赶上演戏的时候，她一定会给你分配一个角色。我相信你会演戏，我知道你非常聪明。我的姐姐已经四十岁，有七个

孩子，但她还是能演主角。我得说，她虽然不算漂亮，但化起装来还满不错的。当然，如果你不想演，你可以不演。”

班特林先生就这么一边谈，一边跟亨利艾塔在温切斯特广场的草地上散步。那片草地虽然蒙上了一层伦敦的煤灰，还是散步的好地方。亨利艾塔觉得这位生气勃勃、声调柔和的单身汉，充分理解女性的价值，说话体贴入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她很重视他提供的机会。

“如果你的姊姊请我去，我想我会去的。我觉得那是我的义务。你说她姓什么？”

“彭西尔。那是一个古怪的姓，但并不坏。”

“我认为什么姓名都一样，没什么好坏。她的社会地位呢？”

“哦，她的丈夫是男爵。那是一种大小适中的身份。既不太好，也不太坏。”

“我不管那些，只要她对我好就成。你说她住在哪里？贝德福郡？”

“她住在它的北部。那是有些枯燥的乡下，但我相信你不会介意。你在那儿的时候，我可以设法也到那儿去。”

这一切使斯塔克波尔小姐非常高兴，她真有些舍不得离开这位彭西尔夫人的温存体贴的兄弟。但是不巧得很，上一天她正好在皮卡迪利大街遇到了两位已阔别一年的朋友，那是克莱勃小姐姊妹俩，她们是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来的，刚游历了欧洲大陆，现在打算搭船回国。亨利艾塔跟她们在皮卡迪利街的人行道上谈了好久，虽然三位小姐都争先恐后抢着讲话，还是没有把积在心里的话讲完。因此她们约定，亨利艾塔第二天下午六点到杰明大街她们的住处去共进晚餐。现在她想起了这个约会。她准备前往杰明大街，先来向拉尔夫·杜歇和伊莎贝尔

告辞，这时他们正坐在草坪另一边的露天坐椅上，不妨说也在愉快地谈天，不过当然不象斯塔克波尔小姐和班特林先生那种实际的谈话有意思。伊莎贝尔和她的朋友约定了在普拉特旅馆重新碰头的时间，这时，拉尔夫提出，后者应该雇一辆马车，她不能这么一直步行到杰明大街。

“你大概是说我一个人走路不合适！”亨利艾塔喊了起来。“我的天哪，难道我已变得这么娇滴滴啦？”

“你完全不用一个人步行，”班特林先生高兴地插进来说。“我愿意陪你一起去。”

“我不过是说，你会赶不上吃晚饭的时间，”拉尔夫回答。“那两位可怜的小姐一定会以为我们舍不得跟你分开，耽误了你的时间呢。”

“你还是雇一辆街车的好，亨利艾塔，”伊莎贝尔说。

“如果你信任我，我可以给你雇一辆街车，”班特林先生继续道。“我们先走一段路，等遇到车子再雇也不迟。”

“我为什么不信任他，你说呢？”亨利艾塔问伊莎贝尔。

“我不知道班特林先生怎么样，”伊莎贝尔亲切地回答。“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陪你走走，给你雇一辆车子。”

“不必费心，我们自己会去。走吧，班特林先生，注意，你得给我雇一辆好些的车子。”

班特林先生答应尽力而为，于是两个人走了。伊莎贝尔和她的表兄仍站在广场上。明净的九月的黄昏，现在已变得暮色苍茫。周围万籁俱寂，高大的房屋显得朦胧暗淡，所有的窗口都给百叶窗和窗帘遮得严严的，看不到一点灯光。人行道上空空荡荡，只有两个小孩发现这儿有些异常的动静，从旁边的小街里钻了出来，把脖子伸在生锈的铁栏杆中间，向草坪上张望。从

草坪上望去，只有东南角上那个红色的大邮筒还清晰可见。

“亨利艾塔会请他雇一辆马车，陪她一起上杰明大街，”拉尔夫说。他经常不叫她斯塔克波尔小姐，只称她亨利艾塔。

“很可能，”他的同伴说。

“不过也许她不会这么做，”他又说。“但班特林会要求陪她去。”

“这也很可能。我很高兴，他们成了老朋友似的。”

“她赢得了他的心。他认为她是一个杰出的女人。事情还会发展下去呢，”拉尔夫说。

伊莎贝尔沉默了一会。“我认为亨利艾塔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女人，但是我不认为事情还会发展下去。他们彼此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他对她实际一点也不理解，她对班特林先生也没有准确的概念。”

“结婚的基础往往就是相互不理解。但是要理解鲍勃·班特林，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拉尔夫又说，“他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

“是的，但是亨利艾塔更加简单。哎哟，现在我做什么呢？”伊莎贝尔问，望着逐渐密集的夜色，它正在这片小小的草坪上越积越多，愈来愈浓。“我想，你是不愿意坐着马车到伦敦街上去兜风取乐的。”

“只要你愿意，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留在这儿？天气很暖和，离天黑还有半个小时。如果你不反对，我想吸一支雪茄。”

“随你的便吧，”伊莎贝尔说，“只要你能使我愉快地呆到七点钟就成了。这以后我就回普拉特旅馆，在那儿吃一顿简单而安静的晚餐——两个水煮荷包蛋和一个松饼。”

“我不可以跟你一起吃饭吗？”拉尔夫问。

"不，你还是到你的俱乐部去吃吧。"

他们又慢慢走回广场中心，坐在椅子上，拉尔夫点燃了一支雪茄。如果他能亲自参与她所描绘的那种简单平凡的晚餐，他会觉得非常愉快，但是既然不可能，他对遭到拒绝也很高兴。不过从眼前来说，在这人口众多的城市中心，在这一片逐渐浓厚的夜色中，他能够单独跟她在一起，他觉得十分满意，这使她变得好象需要依赖他，好象已处在他的支配下。可惜他只能消极地行使权力，而最好的办法还是百依百顺，一切服从她的决定。他几乎心甘情愿这么做。"为什么你不让我跟你一起吃饭？"过了一会他问。

"因为我不喜欢那样。"

"恐怕你已经讨厌我了。"

"我在这儿还得呆一个钟头呢。你瞧，我能够未卜先知。"

"嗯，在这一个钟头里我是很愉快的，"拉尔夫说。但他没有再讲什么，伊莎贝尔也没回答什么，他们默默无言地枯坐了一会，这跟他允诺的消遣是矛盾的。他觉得她有心事，很想知道她在琢磨什么，最可能的有两三个问题。最后他开口了："你反对今晚上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因为约了别的客人？"

她旋转头来，用那双明亮美丽的眼睛瞅了他一下。"别的客人？我有什么别的客人？"

他提不出一个人来，这使他觉得他的问题又愚蠢又粗鲁。"你有许多朋友是我不认识的。你的整个过去跟我处在不正常的隔绝状态。"

"你是为我的未来留着的。你应该记得，我的过去是在大洋彼岸度过的，它跟伦敦完全没有关系。"

"好极啦，原来你的未来就坐在你的身旁。要是你的未来

伸手就能摸到，那太妙了，”拉尔夫又点起一支雪茄，一边在心里捉摸，伊莎贝尔也许表示，她已得到消息，卡斯帕·戈德伍德先生到巴黎去了。他点燃雪茄后，吸了几口，然后继续道：“我刚才答应要让你过一个愉快的晚上，但你瞧，我达不到这要求，原因是我保证要使你这样的人愉快，实在有些自不量力。我的软弱意图根本不在你的眼里。你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在这类问题上，你的标准很高。我应该不问不闻，或者装得什么也不懂。”

“你已经装得够多了，你表演得很出色。你说下去吧，再过十来分钟，我就要笑出来了。”

“我向你保证，我是认真的，”拉尔夫说。“你的要求确实很高。”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我没什么要求！”

“你是什么也不接受，”拉尔夫说。她脸红了，现在她蓦地觉得，似乎猜到了他的意思。但是为什么他要跟她谈这些事？他迟疑了一会，又继续道：“有一件事我很想跟你谈谈。我希望问你一个问题。我觉得我有权利问你，因为我对你的回答感到关切。”

“你要问就问吧，”伊莎贝尔温和地说，“我可以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那好吧，我希望你别见怪，我想说的是：沃伯顿把你们中间发生的事，告诉了我。”

伊莎贝尔有些吃惊，眼睛盯着手中那把打开的扇子。“很好，我想他告诉你是很自然的。”

“我得到了他的允许，让你知道他告诉了我。他仍旧抱着一些希望，”拉尔夫说。

“仍旧？”

“我是说几天以前。”

“我不相信现在他还有什么希望，”姑娘说。

“那么我为他感到难过，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请问，是不是他要你来跟我谈的？”

“没有，不是那样。他只是把事情告诉了我，因为他忍受不了。我们是老朋友，他那时非常失望。他写了张条子，约我去看他，我就骑马到洛克雷去了，那是在他和他的妹妹来我们家吃饭前一天。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刚收到了你的信。”

“他把信给你看了？”伊莎贝尔问，一时显得有些傲慢。

“没有。但是他告诉我，你婉言拒绝了他。我为他感到难过，”拉尔夫又说了一遍。

伊莎贝尔沉默了一会，最后才问道：“你知道他跟我见过几次面？五次或六次。”

“那是你的光荣。”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应该不是想证明，可怜的沃伯顿的心情只是表面现象吧，因为我很清楚，你不是那么想。”

伊莎贝尔当然不能说她那么想，但她马上把话岔开了。“如果沃伯顿勋爵没有要你来跟我辩论，那么你这么做是没有意思的，也许是为辩论而辩论。”

“我根本不想跟你辩论。我不希望干涉你。我只是对你的思想感情怀有很大兴趣罢了。”

“谢谢，我十分感激！”伊莎贝尔笑道，笑声显得不太自然。

“当然，你是说我爱管闲事。但是只要你不生气，我又不感到麻烦，为什么我不能跟你谈这件事呢？如果我不能有一点

点特权，那我当这表兄做什么？如果我爱护你，又不希望得到报答，我却不能有一点点的补偿，那又有什么意思？如果我病了，不能参加生活的游戏，只能作一名旁观者，但在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拿到了门票之后，却不能真正看到表演，那又有什么意思？请你回答吧，”拉尔夫继续说着，伊莎贝尔听得越来越注意了。“在你拒绝沃伯顿勋爵的时候，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怎么想的？”

“是什么逻辑——对你的境遇的看法——使你采取这么一个独特的行动？”

“要说逻辑，那就是我不希望嫁给他。”

“不，这不是逻辑，这是我早已知道的。你当时对自己是怎么说的？你当然不止说这么一句话。”

伊莎贝尔考虑了一会，但她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却反问道：“为什么你说这是一个独特的行动？那正是你母亲的想法。”

“沃伯顿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作为一个人，我觉得在他身上简直找不到缺点。再说，他还是这儿所说的头面人物。他拥有大量家产，他的妻子会受到大家恭维。他具有内在的和外在的各种优越条件。”

他说的时候，伊莎贝尔一直望着他，好象要知道他还会说多久。“那么我拒绝他就因为他太十全十美了。我自己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我配不上他。再说，他的完美会使我相形见绌。”

“说得可好听，但并不老实，”拉尔夫说。“事实上，你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对你说来，都不够完美。”

“你认为我这么好吗？”

“不，但你要求很高，尽管你并不认为自己很好。然而，

哪怕最会挑剔的女人，二十个中倒有十九个会对沃伯顿感到满意。也许你不知道，有不少人想嫁给他呢。”

“我不想知道，”伊莎贝尔说。“但我好象记得，有一天我跟你谈到他的时候，你提到过他的一些缺点。”

拉尔夫一边吸烟一边想着。“我希望我那时说的话不致对你产生影响，因为我谈到的那些事算不得缺点，它们只是他所处地位的一些特点。要是我早知道他想娶你，我决不会提到它们。我想我说过，从他的地位来看，他算得一个怀疑论者。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把他变成一个有信仰的人。”

“我不这么想。我不懂这种事，而且我也不认为我负有这样的义务。”接着，伊莎贝尔又露出温柔而遗憾的脸色，望着她的表兄说道：“你显然感到失望，你是希望我答应这门亲事的。”

“根本不是。在这件事上，我绝对没有任何成见。我不想来劝你，我要做的只是观察——怀着最深厚的兴趣观察你的活动。”

伊莎贝尔似乎故意叹了口气。“可惜我对自己还不如你对我那么感兴趣！”

“你这话又不够老实了，你对自己非常感兴趣呢。不过，你可知道，”拉尔夫说，“如果你对沃伯顿的答复确实是你的最后答复，我倒为此感到高兴。我不是说为你高兴，当然，更不是为他高兴。我是为我自己高兴。”

“难道你也想向我求婚不成？”

“哪儿的话。从我说的观点来看，那无异是把给我下蛋的鸡杀死，使我失去了做最可口的蛋卷用的原料。我是用这家禽来象征我的病态的幻想。我说的是，我的乐趣是要看看，一位不愿嫁给沃伯顿勋爵的年轻小姐，最后会怎样。”

"那也是你母亲的打算,"伊莎贝尔说。

"那么看热闹的人一定不少!大家会注视着你今后的动向。我不会全部看到,但那最有趣的几年,也许我还能目睹。当然,如果你嫁给我们的朋友,你仍会有你的前途——一条高贵而光明的道路。但相对说来,那有一点平凡。那是事先都明确规定了的,不会出现意外。你知道,我是非常爱好意外的。现在你把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我相信你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光辉的范例。"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伊莎贝尔说,"但我可以相当清楚地告诉你,如果你希望我提供光辉的范例,你一定会大失所望。"

"如果这样,你只会使自己大失所望,而且还会大吃苦头!"

对此,伊莎贝尔没有直接回答。这些话包含着一定程度的真理,是值得郑重思考的。最后她突然说:"我看不出,我不愿用婚姻来束缚自己,这有什么坏处。我不希望从结婚来开始我的生活。一个女人还有别的事可做。"

"没有一件事她能做得比这更好。当然你是有多方面才能的。"

"有两方面已经够了,"伊莎贝尔说。

"你是一个最可爱的多面手呢!"拉尔夫大笑起来。但是他的同伴的眼光一接触到他,他又变得一本正经了。为了证实这点,他继续说道:"你是要多见见世面——正如那些年轻人讲的,如果办不到,死也不甘心。"

"那些年轻人要见世面,可我想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不是想见世面,我是想看看我自己会变得怎样。"

“你想喝尽经验的酒杯。”

“不，我连一口也不想喝。那是一杯毒酒！我只想亲眼看看这一切。”

“你只想观看，不想体验，”拉尔夫说。

“我认为，一个有知觉的人无法把这两者区别开来。我很象亨利艾塔。有一天我问她，她想不想结婚，她说：‘在我看到欧洲之前，不想！’我在看到欧洲之前，也不想结婚。”

“看来你是指望引起一个国王的垂青呢。”

“不，那比嫁给沃伯顿勋爵更糟。天已经很黑了，”伊莎贝尔继续道，“我得回去了。”她从坐位上站了起来，但拉尔夫还坐着，眼睛望着她。由于他没有跟着她站起来，她站住了，他们互相注视了一会，双方的目光，尤其是拉尔夫的，都充满着无法用言语表达清楚的思想。

“你回答了我的问题，”拉尔夫终于说。“你把我要知道的告诉了我。我对你十分感激。”

“我觉得我对你讲得很少。”

“你告诉了我主要的事，即你对世界有兴趣，你要把自己投入它的怀抱。”

伊莎贝尔那对银灰色的眼睛在黑夜中闪亮了一下。“我根本没说过那样的话。”

“我认为你的意思是这样。不必否认，这是美好的理想！”

“我不明白你想把什么强加给我，因为我没一点儿冒险精神。女人跟男人不同。”

拉尔夫慢慢从坐位上站了起来，他们一起走到广场门口。“确实不同，”他说，“女人不大吹嘘她们的勇气，男人却往往这样。”

"男人有值得夸耀的勇气！"

"女人也有，你就不少。"

"我只有坐了马车回普拉特旅馆的勇气，再多就没有了。"

拉尔夫开了门，他们出来以后，他又把门扣住了。"我们去找一辆马车，"他说。他们转向邻近一条街道，那里是常常可以雇到马车的。这时他又问她，要不要他送她回旅馆。

"完全不必，"她回答，"你已经太累，你应该回家歇息了。"

马车雇到了，他扶她坐上马车，在车门口站了一会。他说："人们忘记我是一个病人的时候，我常常生气。但他们记得太清楚的时候，我更加不满！"

第十六章

伊莎贝尔不希望她的表兄送她回去，这没有什么秘密的动机。她只是觉得，这几天来，她已经消耗了他太多的精力。美国女孩子的独立精神使她决定，在这几个钟头里，她必须自己料理一切，因为她认为，过多的帮助势必使她陷入一种“不太自然”的状态。何况她非常喜欢得到一些清静的时刻，自从来到英国以后，这种机会已难得遇到。但在国内，这是她随时可以获得的享受，她怀念那样的时刻。然而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如果给一位批评家看到了，他一定会把她的理论——即她是出于爱好清静，才不要她的表兄护送——驳得体无完肤。快九点的时候，她正坐在普拉特旅馆昏暗的灯光下，想靠两支大蜡烛的帮助，专心阅读她从花园山庄带来的一本书，但她所看到的不是印在书上的话，却是另一些话——拉尔夫下午对她讲的那些话。突然，茶房那戴着手套的指关节在门上打了几下，门随即开了，他象呈上光辉的战利品似的，向她呈上了一位客人的名片。于是，卡斯帕·戈德伍德先生的大名便呈现到了伊莎贝尔全神贯注的目光前面。她让茶房站在那里，没有表示态度。

“小姐，要不要让这位先生进来？”他问，带有一些催促的语气。

伊莎贝尔仍在迟疑，她一面考虑着，一面望着镜子。“他可

以进来，”她终于回答。她与其说是在梳理头发，不如说在作好精神准备，等待他的到来。

不多一会，卡斯帕·戈德伍德进来了，跟她握了手，但没有开口，等仆役退出以后，他才说道：“你为什么不回我的信？”他的声调急促，洪亮，有些傲慢，这说明这个人往往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而且总是固执己见。

伊莎贝尔没有回答，却提出了一个现成的问题：“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斯塔克波尔小姐通知我的，”卡斯帕·戈德伍德说。“她告诉我，今天晚上你可能一个人在家，你会接见我。”

“她在哪儿见到你，告诉你这些话的？”

“她没有见到我，她是写信给我的。”

伊莎贝尔不再作声。他们谁也没有坐下；两个人都带着挑战、至少是争论的神气，气虎虎地站在那里。“亨利艾塔从没告诉我她写信给你，”她终于说。“她不应该那样。”

“你这么不愿意跟我见面吗？”年轻人问。

“我毫无准备。我不喜欢这种突然袭击。”

“但你知道我在伦敦，我们会遇见是很自然的。”

“你说这是遇见吗？我不希望看到你，伦敦这么大，这是完全可能的。”

“很清楚，你甚至不愿给我写信，”她的客人继续说。

伊莎贝尔没有回答这话；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的背叛行为——她这时这么称呼它——伤了她的心。“亨利艾塔太不懂得别人的心情了！”她牢骚满腹地喊道。“这完全是自作主张。”

“大概我也一样——也缺乏这种优美的情操。这是她的错，也是我的错。”

伊莎贝尔望望他，觉得他的下巴颏从来没有这么方。这也许使她感到不快，但她还是采取了另一种态度。“不，这主要是她的错，不是你的。我认为，从你来说，你的行为是不足为怪的。”

“的确这样！”卡斯帕·戈德伍德喊道，高兴得笑了。“不管怎样，现在我来了，我能坐下吗？”

“当然，你可以坐下。”

伊莎贝尔又走回她的椅子那儿，她的客人也随便找个地方坐了下去，那神气仿佛对这种享受从来不大在乎似的。“我每天都在等你的回信。你哪怕写几行也行啊。”

“我不写信不是因为怕麻烦，写四张纸和写一张纸，在我来说都一样。我的沉默是经过考虑的，我认为最好那样，”伊莎贝尔说。

在她讲话的时候，他一眼不眨地看着她的眼睛。然后他把目光移下来，停留在地毯的一点上，仿佛他在努力克制自己，决心除了该说的话，什么也不说。他是经得起打击的人，但他也敏锐地意识到，毫不退让地显示自己的力量，只能使他的不利处境更加突出。伊莎贝尔对自己在这么一种气质的人面前取得的优越地位，不能不感到沾沾自喜，虽然她不想在他面前夸耀这种优势，但她毕竟觉得高兴，因为她可以对他说：“你自己也知道，你不应该写信给我！”而且说得理直气壮。

卡斯帕·戈德伍德又抬起眼睛来看她，它们象透过脸盔射出的两道闪光。他认为他完全没有错；不仅这一次，他随时准备跟她讨论他的权利问题。“你说过，你希望永远不再收到我的信，这我记得。但是我从来没有接受这项规定。我告诉过你，你很快就会收到我的信。”

“我没有说过我希望永远不再收到你的信，”伊莎贝尔说。

“那么是在五年之内，或者十年之内，二十年之内。这是一样的。”

“你认为是这样吗？我觉得，这有很大的不同。我能够想象，在十年之后，我们可以进行非常愉快的通信。到那时，我写信的笔调也会成熟了。”

她这么说的时候，眼睛望着别处，因为她知道，这些话很不诚恳，跟那位听的人的脸色太不相称。然而等他一开口，她终于又把目光回到了他身上。他的话是完全不相干的：“你在你姨父家里过得愉快吗？”

“确实很愉快。”她平静了一下，然后又大声说道：“你这么固执己见，对你有什么好处？”

“好处在于不致失去你。”

“对于一件本来不属于你的东西，你没有权利说失去。”接着她又道：“哪怕站在你自己的观点上，你也应该知道，有时不宜去打扰别人。”

“你非常讨厌我，”卡斯帕·戈德伍德闷闷不乐地说，这倒不是为了激起她对一个意识到这种无望挣扎的人的同情，而是为了让自己认清这一事实，以便针对它采取相应的行动。

“是的，你使我很不愉快，你现在这么做是完全不适当的，最糟的是你这么不顾一切，根本没有必要。”伊莎贝尔知道，他的性格不是柔弱的，针尖刺不出血来。从她认识他的一天起，从她发现他对她怀有一种看法，仿佛他比她自己更清楚她的利益何在，因而她必须起而捍卫自己的时候起，她就意识到，毫无保留地表明态度是她最好的武器。企图不去刺激他，或者从旁边避开他，这些温和的办法对一个不太坚决地挡在路

上的人虽然有用，但对卡斯帕·戈德伍德却是没有用的，他可以忍受别人带给他的一切痛苦。这倒不是由于他缺乏敏感的天性，而是因为他的防御能力跟进攻能力一样强大而坚韧。只要必要，他永远可以自己包扎伤口。在衡量他忍受痛苦和不幸的功能的时候，她总会想起她过去的那个认识：他天生是由钢片组成的，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人物。

“我想不通，”他简单地说。这话包含着一种危险的放任态度，因为伊莎贝尔觉得，他无异于要表示，她并不是一向这么讨厌他的。

“我也想不通，这种状况不应该存在于我们中间。只要你肯把我从你的心头抛开几个月，我们就可以恢复友好关系。”

“我知道。如果我能够在这段时间内不再想到你，我就可以永远这么办。”

“我并不指望永远。这甚至是我所不愿意的。”

“你知道，你要求的事是不可能的，”年轻人说，他认为这个形容词用得很恰当，这种态度使伊莎贝尔感到生气。

“难道你不能努力这么做吗？”她提出。“你在别的事上都很坚强，为什么在这件事上偏偏不能？”

“你要我努力做什么呢？”由于她没有作声，他继续道：“对于你，我除了不顾一切地爱你以外，什么也办不到。如果一个人是坚强的，他在爱情上只能更坚强。”

我们的年轻小姐心里想：“他的感情是强烈的。”她确实感到了它的力量，感到它象向她的想象力抛出的诱饵，要把她引进真理和诗歌的天地中去。但是她马上又镇静下来了。“想不想我，随你的便吧。不过请你不要再来找我。”

“这得多久？”

"嗯，一两年吧。"

"究竟多久？一年和两年相差很大。"

"那么就算两年吧，"伊莎贝尔说，故意装得一本正经的。

"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她的朋友问。毫无退缩的意思。

"我会非常感激你。"

"但我能得到什么报答？"

"难道你做了一件好事，就要求报答吗？"

"是的，如果那包含着重大的牺牲。"

"凡是慷慨的行为都有牺牲。男人不懂得这类事。如果你作了这种牺牲，我会非常钦佩你。"

"我根本不在乎你钦佩不钦佩——如果没有实际的表现，这毫无价值。你会不会嫁给我？那才是问题所在。"

"肯定不会，如果你老是使我保持我现在这种感觉的话。"

"那么，如果我不想来改变你的感觉，我会得到什么好处？"

"不会比你老纠缠着我少一些！"卡斯帕·戈德伍德又垂下了眼睛，端详了一会帽顶。深深的红潮布满在他的脸上，伊莎贝尔可以看到，这一击终于打中了要害。这立即对她发生了作用——那是古典的、浪漫的、还是赎罪性的作用，她怎么知道呢？——因为一个坚强的人陷入痛苦，会使人产生同情，尽管他并不能因此得到什么好处。"为什么你要使我不得不说这些话？"她用战慄的声音喊道。"我但愿自己能温柔一些，和善一些。人们关心我，我却不得不说服他们，要他们不要关心我，这在我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觉得，别人也应该替我考虑考虑，我们每人都应该自己作出判断。我知道你是很体谅我的，你尽了自己的力量，你有充分的理由那么做。但是我真的不想结婚，

或者在现在来谈这件事。也许我永远不会结婚，是的，永远不会。我完全有权利那么想。这么逼迫一个女人，要她违背自己的意志，这不是友好的行为。如果我使你痛苦，我只能说，我非常抱歉。这不是我的过错，我不能仅仅为了讨你喜欢，跟你结婚。我不想说我永远是你的朋友，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如果那么说，我相信你会以为那是一种嘲笑。但是总有一天你会看到的。”

卡斯帕·戈德伍德听着这一番话，眼睛一直注视着帽子上帽商的名字。直到她说完以后，过了一会，他才抬起头来。但是他的目光一接触到伊莎贝尔那可爱的、微微发红的关切的脸色，他的心情又紊乱了，这使他无法仔细领会她的话。“我这就回国去……我明天就走……我不来打扰你，”他终于嗫嚅着说。“只是，”他又提高了一点声音道，“不看见你，我觉得受不了！”

“别怕。我不会出什么事。”

“你会嫁给别人，这简直是毫无疑问的，”卡斯帕·戈德伍德说。

“你认为这是合理的指责吗？”

“为什么不？许多人会向你求婚。”

“我刚才已告诉你，我不想结婚，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说，永远不会结婚。”

“我知道，好一个‘几乎可以肯定’！我并不相信你的话。”

“非常感谢你。你似乎认为我是故意欺骗你，好把你甩开。你讲得太巧妙了。”

“为什么我不能那么讲？你根本没有向我作过任何保证。”

“是的，这正是我无法保证的！”

“也许你相信你是靠得住的，因为你希望这样。但是事实上不一定，”他继续说，仿佛在为自己作最坏的准备。

“好吧，你说我靠不住就靠不住吧。随你怎么想都成。”

“不过，”卡斯帕·戈德伍德说，“哪怕我一直跟着你，恐怕也无法阻止这种事的发生。”

“真的吗？你实在使我觉得太可怕了。你认为我这么容易爱上一个人吗？”她突然问，声音都变了。

“不，我没这么想，我还会用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呢。但是毫无疑问，世界上可以使人着迷的人还是有一些的，何况只要有一个已经够了。他马上会把你吸引过去。当然，不是那样的人，你是不会嫁的。”

“如果你所谓使人着迷的人是指非常聪明的人——我想不出还有其他意思——那么我不需要一个聪明人来帮助我，教我怎么生活，”伊莎贝尔说。“我自己会找到生活的道路。”

“找到独身生活的道路？我希望你找到以后，能教给我！”

伊莎贝尔瞅了他一眼，然后轻快地笑了笑。“哦，你应该结婚！”她说。

如果在这一霎间，他觉得这句话象箭一样刺痛了他的心，那么这是不能怪他的，而且我也不能保证，她发出这支箭的动机是完全纯正的。但有一点却是事实，这就是她认为他不应该老是孤单零零，得不到一个女子的爱。“上帝宽恕你吧！”他咬紧牙齿喃喃地说，一边转过身去。

她为自己的话感到有些惭愧，过了一会，她觉得有必要求得良心上的平静。最简便的办法当然就是把错误推在他的身上。“你完全错怪我了，你不了解我！”她大声说。“我是不容易征服的，事实已经证明这点。”

“对，你是向我证实了这点，而且证实得很彻底。”

“我也向别人证实了这点。”她停顿了一会。“我上星期还拒绝了一个人的求婚。毫无疑问，这是大家所说的最理想的婚姻。”

“听到它我很高兴，”年轻人严肃地说。

“这种婚姻是许多女孩子求之不得的，它具有十分美好的条件。”伊莎贝尔没有打算把这件事告诉他，然而现在她开始说了，因为为自己辩护的情绪支配了她。“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人，有很高的地位，很大的财产。”

卡斯帕怀着浓厚的兴趣注视着她。“他是英国人吗？”

“他是一位英国贵族，”伊莎贝尔说。

她的客人听到这消息，起先没有作声，但最后说道：“我很高兴他没有如愿以偿。”

“现在你有了同病相怜的人，应该可以得到安慰了。”

“我不可能与他互相同情，”卡斯帕严峻地说。

“为什么不能？要知道我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

“那不能使他成为我的朋友。何况他是一个英国人。”

“请问，英国人不也是人吗？”伊莎贝尔问。

“嗯，那些人吗？他们不是跟我同一类的人，他们怎么样，根本不在我的心上。”

“你火气很大，”女孩子说。“这件事我们谈得太多了。”

“不错，我火气很大。我是罪有应得！”

她转身离开了他，走到开着的窗户跟前，站在那儿望了一会昏昏沉沉、冷冷清清的街道，那儿只有一盏光线浑浊的煤气灯代表着人间的活力。一时间，两个年轻人谁也不讲一句话，卡斯帕在壁炉前面徘徊，他的眼睛阴郁地注视着她。她实际已经下

了逐客令，他心里明白这点，但是他冒着引起她不快的危险，仍逗留在那儿。她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不能轻易抛开她。他千里迢迢从大西洋彼岸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从她那儿获得一种保证。不久，她离开窗口，又站到了他的面前。"在我刚才告诉了你那些话以后，你还对我那样，这是不公正的。我很后悔我告诉了你，因为这件事跟你毫不相干。"

"啊，"年轻人喊了起来，"难道你是为了关心我才那么做的！"他没有再说下去，怕她会推翻这个愉快的假设。

"当时我是有些想到你的，"伊莎贝尔说。

"有些？我不明白。如果你知道我爱你，如果它在你心目中还有一定的份量，那么就不应该说只是'有些'。"

伊莎贝尔摇摇头，仿佛要把那句错话甩掉。"我已拒绝了一个最亲切的贵族。你应该可以从中得到安慰。"

"谢谢你，"卡斯帕·戈德伍德说，神色很严肃。"我非常感谢你。"

"现在你还是回国去的好。"

"我们不能再见面了吗？"他问。

"我想还是不见面的好。你无非要谈这件事，可是你看到，这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答应不再说一句使你烦恼的话。"

伊莎贝尔思忖了一会儿，然后答道："过一两天我就回姨父家去了，我不能请你到那儿去。那会显得自相矛盾。"

卡斯帕·戈德伍德也琢磨了一会。"你也应该公正地对待我才是。一个多星期以前，我收到了你姨父的信，他请我去玩，但我谢绝了。"

她露出了惊讶的脸色。"这信是谁写的？"

“拉尔夫·杜歇先生，我想他是你的表兄。我谢绝了，因为我没有得到你的同意，不能接受邀请。杜歇先生请我去，这主意可能来自斯塔克波尔小姐。”

“这当然不是我的主意。亨利艾塔实在做得太过份了，”伊莎贝尔又说。

“不要过多地责怪她——那主要是我的事。”

“不，如果你拒绝了，你做得很对，我为此感谢你。”她想到，沃伯顿勋爵和戈德伍德先生可能在花园山庄碰头，不禁打了个寒噤，那会把沃伯顿勋爵弄得多么尴尬啊！

“你离开姨父家以后，打算到哪里去？”卡斯帕问。

“我跟姨妈到国外去——到佛罗伦萨和其他地方。”

她说得这么安详，这象一股冷空气吹进了年轻人的心坎。他仿佛看到她象旋风一样飞走了，飞到了一个他无从问津的地方。然而他很快又提出了他的问题：“你打算什么时候回美国？”

“也许要过很长一个时期。我在这儿很愉快。”

“你是要抛弃你的国家吗？”

“不要孩子气。”

“唉，那么我真的看不到你啦！”卡斯帕·戈德伍德说。

“我不知道，”她用庄严的口气回答。“世界并不大，尽管地方很多，还是靠得很近。”

“对我来说，它太大了！”卡斯帕喊道，他的直率态度也许会引起我们这位小姐的同情，但她已下定决心不再退让。

这种态度是她近来怀有的一套思想、一种理论的一部分，为了彻底起见，过了一会，她又说道：“如果我说，让你看不到我，这正是我的要求，那么希望你不要认为我太忍心。如果我跟你在一个地方，我总觉得好象你在监视着我，这使我受不了。

我非常爱好我的自由。要是在这世界上还有我喜欢的东西，”她接着说，刚才那庄严的口气又隐隐出现了，“那么这就是我个人的独立。”

但是这些话中的高傲声调，不论它意味着什么，却引起了卡斯帕·戈德伍德的敬意，它所表现的宏大气魄，丝毫也没有使他畏缩。在他的想象中，她始终是长着翅膀的，也始终是要作美丽自由的翱翔的，但他自己也有很长的胳臂，也能健步如飞，他不怕她身上蕴藏的这种力量。伊莎贝尔的话如果是为了击退他，那么它们没有达到目的，相反，却使他露出了微笑，似乎表示，这是他们共同的立场。“谁想限制你的自由呢？看到你完全独立，能够做你所要做的一切，这是我最高兴的。正是为了使你独立，我才要娶你。”

“那是一种美丽的诡辩，”女孩子说，露出了更加美好的笑容。

“一个没有结婚的女人，一个象你这样年纪的女孩子，是不可能独立的。有各种各样事情，她不能干。她每走一步都会遇到阻力。”

“那是由于她不能解决问题，”伊莎贝尔回答，情绪很高。“我不是小孩子，我能做我所要做的事，我完全属于独立的一类人。我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我穷苦，我的天性是严肃的，我也不漂亮。因此我不必有什么顾虑，也不必随波逐流，事实上我也无法享受那种舒适生活。此外，我试图自己判断事物，我觉得，哪怕我的判断错了，也比没有自己的判断光荣一些。我不希望仅仅做羊群中的一只羊，我要自己选择命运，了解人生的一切，不限于别人认为我可以知道的那些。”她停了一会，但并不太久，不让她的同伴有插嘴的机会。在他正要这么做的

时候，她又说了下去："让我把这告诉你，戈德伍德先生。因为你关心，说怕我会结婚。如果你听到谣言，说我正在打算这么做——女孩子们是很容易给人这么议论的——那么请你记住我对你说的这些关于我爱好自由的话，不要相信它们。"

伊莎贝尔向他提出这个劝告的时候，她的声调显得热情洋溢，十分恳切；她的眼眸中流露出坦率的光辉，这使他不能不相信她。整个说来，他感到放心，这从他说话的态度中可以看到，他的话是相当诚恳的："你只要旅行两年？我完全愿意等你两年，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做你要做的一切。如果那就是你的要求，你不妨这么告诉我。我并不要求你随波逐流，难道你觉得我是随波逐流的吗？你要增长见识吗？在我看来，你的见识已经很够了。但如果你有兴趣到各地游历一番，看看各个不同的国家，那么我愿意帮助你，尽我所有的力量来帮助你。"

"你很慷慨，这是我早已知道的。你帮助我的最好办法，就是离开我，尽量让那辽阔的海洋把我们隔得远远的。"

"人家会以为你要去干什么坏事呢！"卡斯帕·戈德伍德说。

"这也难说。我希望自由，只要我喜欢那么干，我会在所不惜。"

"好吧，"他慢条斯理地说，"那我可以回去了。"他伸出手来，竭力露出满意和信任的神色。

然而伊莎贝尔对他的信任，还是比他对她的更大。他并不真的认为她可能去干什么坏事，但是他反复考虑，总觉得她这种保留选择权的做法，包含着不祥的预兆。在她跟他握手的时候，她对他感到了极大的敬意，她知道，他多么关心她，她认为他的行为是光明磊落的。他们这么站了一会，互相瞧着对方，握着手，这在她来说，不是完全被动的。"那就对了，"她讲得

非常恳切，几乎显得有些温柔。“做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对你来说是不会吃亏的。”

“但两年以后，不论你在哪里，我都会来找你，”他回答，仍保持着他特有的严峻态度。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这位小姐往往反复无常，现在她听到这话，突然改变了声调：“但是你要记住，我没有许诺你什么，绝对没有！”然后，好象为了让他离开她，又较为温和地说：“还要记住，我不是可以轻易征服的人！”

“总有一天你会对你的独立感到厌倦的。”

“也许会，甚至非常可能。等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会很乐于看到你。”

她走到通向卧室的门口，将手搭在门把手上，等了一会，看她的客人是不是马上出去。但是他好象不能动弹似的，还站在那里，他的态度表示他还不愿离开，他的眼睛中露出了痛苦的抗议的神色。“现在我必须走了，”伊莎贝尔说，打开门，走进了另一间屋子。

这间屋子黑沉沉的，但是微弱的光线从旅馆的院子通过窗口射进来，把黑暗冲淡了一些。伊莎贝尔可以看到那些家具的憧憧黑影，镜子上那暗淡的闪光，那张有四根柱子的大床。她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静静听着，最后终于听到卡斯帕·戈德伍德走出起居室，把门随手关上了。她又站了一会，然后才情不自禁地在床前跪了下去，把脸埋在手臂里。

第十七章

她不是在祷告，她是在哆嗦——浑身哆嗦着。她是容易激动的人，事实上也常常这样。现在她觉得自己象弹坏的竖琴，哼哼哧哧发不出声音来，只想躲进琴套中去，重新用褐色的麻布把自己遮盖起来。但是她希望抵制自己的情绪，她一直跪在那里，保持着祷告的姿势，她觉得这能够帮助她恢复平静。卡斯帕·戈德伍德走了，这使她非常高兴。她终于摆脱了他，好象付清了一笔长期挂在心头的债务，拿到了盖印的收据。她感到轻松愉快，于是她把头埋得更深了。这种感觉是鲜明的，它在她的心头跳动，这是她的感情的一部分，但它使她感到害臊，因为她问心有愧，觉得它并不合适。过了大约十分钟，她才站起来，重新回到起居室，这时她的哆嗦还没有完全平静下去。她的激动实际来自两个方面：一部分是由于她跟戈德伍德先生作了长时间的争论，但其余恐怕只是为自己所表现的力量感到兴奋。她仍坐在那张椅子上，拿起她的书，但甚至没有把它打开。她靠在椅背上，口里发出低低的、柔和的、祈求的喃喃声，这是当事物的光明面深刻地呈现在她眼前的时候，她常有的反应。她感到沾沾自喜，因为在两个星期内，她拒绝了两位热情的求婚者。那种爱好自由的精神，她虽然向卡斯帕·戈德伍德作了勇敢的描绘，至今还几乎只停留在理论上，她还没有机会广泛地运用它。但是现在她觉得，她似乎已经做了一些什么，她

尝到了甜头，哪怕这算不了战斗，至少也是一种胜利；她做了最符合她要求的事。在这种兴奋的感觉中，戈德伍德先生的形象却带有一种谴责的意味，她仿佛看到他迈着凄凉的步子，穿过这昏昏沉沉的城市走回去。因此，当房门重新打开的时候，她几乎同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她怕他又回来了。但那不是他，那是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赴宴回来了。

斯塔克波尔小姐立即看到，我们这位小姐"发生"了什么事，确实，这是用不到深入观察就能发现的。亨利艾塔径直走到她的朋友面前，但后者没有答理她。把卡斯帕·戈德伍德打发回美国，这使伊莎贝尔感到得意，因此她对他来找她这事，已不存什么芥蒂，然而同时她又不能忘记，亨利艾塔没有权利设下圈套来作弄她。"他到这儿来了吗，亲爱的？"斯塔克波尔小姐关心地问。

伊莎贝尔别转了脸，好一会儿没理睬她，最后才说："你做得太不对了。"

"我这是为了你好。我只希望你不致辜负了我。"

"你不是法官。我不能信任你，"伊莎贝尔说。

这声明当然叫人听了不舒服，但亨利艾塔没有考虑自己，她不想理会它带来的指责，她关心的只是她朋友的这句话所包含的意义。"伊莎贝尔·阿切尔，"她以同样粗鲁和庄严的口气宣称，"如果你嫁给这儿的人，我从此与你一刀两断！"

"在提出这么可怕的威胁之前，你最好先等一下，等有人向我求婚再说，"伊莎贝尔回答。关于沃伯顿勋爵的求婚，她从没向斯塔克波尔小姐透露过一个字，她现在也不想把她拒绝那位贵族的事，告诉亨利艾塔，拿这来替自己辩护。

"得啦，你一到大陆，马上有人向你求婚。安妮·克莱勃

在意大利有三个人向她求过婚，那还只是平凡而可怜的小安妮呢。”

“好吧，如果安妮·克莱勃抵制得住，为什么我就不能？”

“我相信，追求安妮的人不多，你可不一样啦。”

“承蒙你抬举我，”伊莎贝尔满不在乎地说。

“我不是抬举你，伊莎贝尔，我是讲事实！”她的朋友喊道。“我希望你不是想告诉我，你没有给戈德伍德先生留下一点希望。”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告诉你什么，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不信任你。但是你既然对戈德伍德先生这么关心，我不妨对你直说，他马上就要回美国去了。”

“你是不是说，这是你打发他走的？”亨利艾塔几乎尖声叫了起来。

“我要求他别来纠缠我，我对你也有同样的要求，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小姐一时间有些灰心丧气，然后走到壁炉架上的镜子前面，脱下她的帽子。“我希望你这顿晚饭吃得很愉快，”伊莎贝尔继续说。

但是她的朋友没有给这句无关紧要的话分散注意力。“伊莎贝尔·阿切尔，你知道你现在是在走向哪里吗？”

“现在我是要上床去，”伊莎贝尔说，决心不跟她谈正经事。

“你可知道你在滑到哪里去？”亨利艾塔继续说，小心翼翼地把帽子举在前面。

“我一点也不知道，而且不想知道，因为这样很愉快。乘着一辆轻快的马车，由四匹马拉着，在茫茫黑夜中车声辚辚地行驶在看不见的大路上——这就是我对幸福的理解。”

“戈德伍德先生显然不会教你说这样的话，这象一本伤风败

俗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说的，”斯塔克波尔小姐道。“你是在滑向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

伊莎贝尔对她的朋友的干涉有些生气，但她还是在思考，那些话是不是包含着某些真理。然而她一无所得，因此她说："亨利艾塔，你一定非常喜欢我，以致非要这么跟我过不去不可。”

“我非常爱你，伊莎贝尔，”斯塔克波尔小姐带着感情说。

“如果你非常爱我，你就别来管我。我这样要求戈德伍德先生，我也这样要求你。”

“当心，不要太不听劝告。”

“那也是戈德伍德先生对我说的话。我告诉他，我必须冒一些风险。”

“你不惜铤而走险，这使我担心！”亨利艾塔大声说。“戈德伍德先生什么时候回美国？”

“我不知道，他没告诉我。”

“也许是你没有问吧，”亨利艾塔带着愤愤不平的嘲笑口气说。

“我弄得他很不愉快，我没有权利再问他这些问题。”

一霎间，斯塔克波尔小姐觉得这句话是对她的批评的反击，但最后她还是叹息道："伊莎贝尔，要是我不了解你，我会认为你是一个没有心肝的女人！”

“当心，你不要惯坏了我，”伊莎贝尔说。

“我怕我已经把你给惯坏了。”接着，斯塔克波尔小姐又道："我至少希望，他能跟安妮·克莱勃一起回去！”

第二天早晨，她告诉伊莎贝尔，她决定不回花园山庄（老杜歇先生已说过欢迎她回去），留在伦敦，等候班特林先生的姊

姊彭西尔夫人的邀请，这是他认为没有问题的。斯塔克波尔小姐谈到她跟拉尔夫·杜歇那位热心的朋友的谈话时，非常随便，她向伊莎贝尔宣称，她确实相信，她已经找到了一条门路。一接到彭西尔夫人的信——班特林先生实际已保证过，这封信是一定会来的——她将立即前往贝德福郡，如果伊莎贝尔关心她的印象，她无疑可以在《会谈者报》上读到它们。这一次，亨利艾塔显然可以接触到英国的内在生活了。

"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你可知道你在走向哪里？"伊莎贝尔问，模做着她的朋友昨天夜里的口气。

"我是在走向一个伟大的地方——美国新闻皇后的宝座。如果我的下一篇通讯不轰动整个西方，我就从此不写文章！"

她跟她的朋友，那位在欧洲大陆给人追求过的安妮·克莱勃小姐，已经约好一起上街购买物品，这是克莱勃小姐在伦敦的临别纪念，这以后她就要返回她至少得到过好评的西半球了。因此斯塔克波尔小姐马上得前往杰明大街去找她的朋友。她出门不久，拉尔夫·杜歇来了。他一进屋，伊莎贝尔就发觉他心里有事。他立即把事情告诉了他的表妹。他接到他母亲的电报，说他的父亲旧病复发，情况相当严重，她很担心，要拉尔夫立即赶回花园山庄。这一次，杜歇夫人对电报的爱好至少没有引起他的批评。

"我决定最好先找一下那位大医师马修·霍普爵士，"拉尔夫说，"非常幸运，他在伦敦。他在十二点半来看我，我打算请他到花园山庄去一次——他大概不会拒绝，因为他已在那儿和伦敦给我父亲看过几次病。两点四十五分有一趟快车，我预备搭那趟车回去。你是跟我回去，还是在这儿再留几天，完全由你自己决定。"

“我当然跟你回去！”伊莎贝尔回答。“我并不认为我对姨父会有什么用处，但如果他病了，我希望留在他身边。”

“我知道你喜欢他，”拉尔夫说，脸上露出羞涩而愉快的神色。“你对他的尊重超过了所有的人。这太好了。”

“我非常敬重他，”伊莎贝尔过了一会说。

“那很好。除了他的儿子，他是最宠爱你的一个人。”

这句话，她听了很舒服，不过她还是暗暗松了口气，因为她想到，幸亏杜歇先生这样的宠爱者是不可能向她求婚的。当然，她没有这么说，只是告诉拉尔夫，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使她不想再留在伦敦。她对它已经厌倦，希望离开这里，而且亨利艾塔也要走了——她即将前往贝德福郡。

“前往贝德福郡？”

“到班特林先生的姊姊彭西尔夫人家去，他保证她会请她去的。”

拉尔夫本来有些担心，但听到这话，笑了起来。不过，严肃的神色突然又回到了他脸上。“班特林是个勇敢的人。但是假如邀请信在路上遗失了呢？”

“我觉得，英国的邮政是完全可靠的。”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拉尔夫说。“不过，”他接着说，神色变得愉快了一些，“我们的好班特林是万无一失的，不管怎样，他会把亨利艾塔照料得无微不至。”

拉尔夫回去等候马修·霍普爵士，伊莎贝尔安排离开普拉特旅馆的事。她的姨父病重，使她很难过，她站在打开的箱子前面，心烦意乱，东张西望，不知应该把什么放进箱子，眼泪突然涌上了她的眼睛。也许就由于这个原因，到两点钟，拉尔夫来接她上车站的时候，她还没有收拾好。然而他在起居室看

到了斯塔克波尔小姐，她刚吃过午餐。这位小姐立即为他父亲的病向他表示了问候。

“他是一位可敬的老人，”她说，“他的一生是忠诚的。如果这确实是他的最后时刻——请原谅我这么说，但是你一定也常常想到这种可能性——那么我很遗憾我不能到花园山庄去。”

“你在贝德福郡会有趣得多。”

“我很遗憾，在这种时候我还要寻找乐趣，”亨利艾塔说，显得很有礼貌。但是她接着又说道：“我喜欢这样来结束最后的一幕。”

“我的父亲还会活很久呢，”拉尔夫简单地说。然后他就岔到了比较愉快的话题上去，他问斯塔克波尔小姐今后有什么打算。

现在拉尔夫正处在不幸的时刻，因此她对他的口气比较亲切，向他表示，她非常感谢他给她介绍了班特林先生。“他告诉我的正是我想知道的事，”她说，“他谈到了社会上各方面的情况和王族的一切。据我看，他讲的那些话，对王室是不太有利的，但是他说，那只是我的奇怪看法。好吧，我要他提供的只是事实，有了这些材料，我就可以很快的得出我的结论。”她又说，班特林先生非常客气，他答应下午来带她出去呢。

“带你到哪儿去？”拉尔夫冒昧地问。

“白金汉宫[1]。他要带我上那儿去参观，好让我对王族的生活有一些概念。”

“哦，”拉尔夫说，“那我们把你留给了一个可靠的人。我

---

① 在伦敦西部，英王居住的王宫。下文提到的温莎堡在伦敦附近的伯克郡，也是英国王室的住所。

希望我们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你应邀访问温莎堡。”

“只要他们请我去，我一定去。我一旦开了头，就什么也不怕。不过尽管这样，”亨利艾塔立即又说道，“我还是不满意，对伊莎贝尔不满意。”

“怎么，她又有什么事得罪了你？”

“好吧，我以前已告诉过你，我想现在继续谈一下也没妨碍，我喜欢把一个问题从头至尾讲清楚。戈德伍德先生昨晚到这儿来了。”

拉尔夫睁大了眼睛，甚至脸色有一点发红，这种红色是他的感情有些激动的表现。他想起伊莎贝尔在温切斯特广场跟他分手的时候，曾经反驳他，说她不要他送她回普拉特旅馆，不是因为有客人要来看她，现在他不得不怀疑她心口不一，这使他感到出乎意外。但另一方面，他又马上对自己说，她跟一个爱人约会，这跟他什么相干？小姐们对这种约会保守秘密，不是自古而然，天经地义的吗？拉尔夫用外交方式回答斯塔克波尔小姐道："我想，根据你上回向我表示的观点来看，你对这事应该十分满意。”

“他来看她这事吗？那当然好，这是不用说的。那是我搞的一点小花招，我把我们在伦敦的消息通知了他，等我安排好晚上出门的时候，我又给他写了张条子——当然，一句话就够了。我希望他来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在这里，我不想否认，我不愿你在这里妨碍他。他来看了她，但是也许他还是不来的好。”

“伊莎贝尔对他很忍心吗？”拉尔夫的脸色又变得开朗了，他知道他的表妹没有骗他。

“他们谈得怎样，我不太清楚，但是她没让他达到目的——

她把他打发回美国去了。”

“可怜的戈德伍德先生！”拉尔夫叹了口气。

“她念念不忘的，好象就是要把他撵走，”亨利艾塔继续道。

“可怜的戈德伍德先生！”拉尔夫又说了一遍。应该承认，这种叹息是机械的，它并不能准确表达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有另一条线索。

“你说的不是你真正的感觉，我不相信你关心他。”

“啊，”拉尔夫说，“你应该记得，我不认识这位有趣的年轻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好吧，我会见到他，我得告诉他不要灰心。如果伊莎贝尔不回心转意，”斯塔克波尔小姐说，“我决不罢休。我会跟她一刀两断！”

第十八章

拉尔夫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伊莎贝尔跟斯塔克波尔小姐的分别可能有些别扭，因此他比他的表妹先到旅馆门口去，过了一会，后者才出来，据他看，她的眼睛里还残留着不接受规劝的痕迹。两人在前往花园山庄的路上，几乎都保持着沉默。一个仆人在车站上接他们，关于杜歇先生，他不能提供什么好消息，这使拉尔夫重新感到庆幸，因为马修·霍普爵士已答应乘五点钟的火车下来，并在这儿过夜。回到家里后，他知道，杜歇夫人一直陪着老人，这会儿也在他那里。于是拉尔夫对自己说，他的母亲毕竟只要有机会，还是会尽她的责任的。美好的天性会在重大的时刻发出光辉。伊莎贝尔走回自己的房间，她发觉，整幢房子静悄悄的，这是暴风雨到来前的沉寂。过了一个小时，她下楼去找姨妈，想向她探听杜歇先生的病情。她走进图书室，但杜歇夫人不在那儿。这时天气潮湿阴冷，已变得很坏，因此她不可能象平时一样到屋外去散步。伊莎贝尔正想打铃，派人上她屋里去问一下，突然一阵出乎意外的声音引起了她的注意，那是轻轻的琴声，显然是从客厅中传来的。她知道，她的姨母从来不弹钢琴，因此弹琴的可能是拉尔夫，他在为自己寻找消遣。在这时候，他能够安心享受这种娱乐，这清楚地表明，他对父亲的担忧已经解除了。于是她几乎又恢复了愉快的心情，向传来琴声的地方走去。花园山庄的会客厅

是一间相当宽敞的屋子，钢琴放在它的一头，离伊莎贝尔进去的那扇门是最远的，因此她的到来，没有给坐在钢琴前面的那个人发觉。这人既不是拉尔夫，也不是他的母亲，是一位夫人，虽然她背对着门，伊莎贝尔立即看到，那是一个陌生人。她的背部显得宽阔，衣着讲究，伊莎贝尔在惊讶中对她端详了一会。这位夫人当然是她外出时到来的客人，但她回来后，跟她谈过话的两个仆人——其中一个是姨妈的使女——都没有提到这个客人。然而她已经明白，供人差遣的职务总是跟守口如瓶结合在一起的，何况她已意识到，姨妈的使女对她一直冷冰冰的，因为也许由于不信任，她从来没有要这位大姐提供帮助，在梳妆打扮方面，她还是自己动手更好。一位客人的到来绝不是一桩不愉快的事，她还没有丧失青年时期的信念，认为每一个新认识的人都会给她的生活带来一些重大的影响。在这么思忖的时侯，她又发觉那位夫人弹琴弹得相当好。那是舒伯特的乐曲——伊莎贝尔不知道它的名称，但听得出那是舒伯特的作品——她弹的时候显得纯熟自然，得心应手。这显示了技巧，也显示了感情。伊莎贝尔悄没声息地在最近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去，等待乐曲的结束。它一结束，她立即迸发了强烈的愿望，要向演奏者表示感谢。她从坐位上站了起来，打算这么做，正在这时，那位陌生的夫人蓦地旋转身来，仿佛刚才感觉到她的存在。

“非常美，你的弹奏使曲子生色不少，”伊莎贝尔说，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光辉，这是她在真正感到兴奋的时候常有的现象。

“那么你认为我没有打扰杜歇先生吗？”演奏者回答，神态那么甜蜜，跟那种赞美完全适合。“这儿房子这么大，这间屋

子又离得那么远，因此我想我不妨弹一下，尤其是象刚才那么du bout des doigts①。”

伊莎贝尔心里想：“她是法国人，她的法语讲得跟法国人一样。”这猜测使我们这位喜欢冥想的女主人公对陌生人更增加了兴趣。于是她说道：“我希望我的姨父正在好起来。我想，听了这么可爱的音乐，他一定会感到更舒服。”

夫人笑了笑，显得另有看法。“不一定，生活中有些时候是连舒伯特也不能引起我们兴趣的。然而必须承认，那是我们最痛苦的时刻。”

“可是我现在不是处在那种时刻，”伊莎贝尔说。“相反，我倒是希望你再弹一点什么。”

“如果你喜欢听，我一定从命。”于是这位和颜悦色的夫人重又转过身去，弹了几个和音，伊莎贝尔也坐近了一些。陌生人突然停了，双手搭在琴键上，转过一半脸来，从肩上望着姑娘。她有四十来岁，生得并不漂亮，但是有一种讨人喜欢的表情。“对不起，”她说，“你就是外甥女，那位美国小姐吧？”

“我是我姨妈的外甥女，”伊莎贝尔天真地说。

弹琴的夫人仍那么坐了一会，饶有兴趣地从肩上望着伊莎贝尔。“那很好，”她说，“我们是同胞。”然后她开始弹琴了。

“这么说，她不是法国人，”伊莎贝尔自言自语道。既然相反的假设曾使她神往，那么现在的说明照理会大煞风景。但事实不然，伊莎贝尔觉得，一个美国人居然能弹得这么出色，这比她是法国人更显得难能可贵。

那位夫人仍象以前一样弹着，音调那么柔和又那么庄严。

---

① 法文：弹得轻轻的。

在她弹的时候，屋里的阴影愈来愈浓了，秋日的暮色正逐渐笼罩下来。伊莎贝尔可以从她坐的地方，望见秋雨正愈下愈猛，冲洗着显得冷清的草坪，风在摇晃着大树。最后，乐声停止了，夫人站了起来，面含微笑，她走近一些，在伊莎贝尔还没来得及向她表示谢意之前，就开口道："我很高兴看到你回来，我听到了许多关于你的事。"

伊莎贝尔觉得她十分迷人，但她还是带着一点粗鲁的口气回答这些话："你是从哪儿听到我的？"

陌生人迟疑了一会，然后回答道："从你的姨父那儿。我到这里已经三天了，第一天他让我到他屋里去看他。那时他不断谈到你。"

"可你并不认识我，这些话一定使你感到厌烦。"

"不，它们使我很想见到你。特别因为那以后，你的姨妈老是陪着杜歇先生，我非常孤单，没人作伴，心里腻得慌。我给我的访问选择了一个不恰当的时刻。"

一个仆人拿来了灯，另一个又接着端来了茶盘。在茶点送来的时候，杜歇夫人看来已得到通知，因而现在也来喝茶了。她招呼了她的外甥女，但这种招呼跟她揭开茶壶盖子看一下茶水没有实质上的不同——两个动作都不包含丝毫热情。关于她的丈夫，她不能说他已好一些，但当地的医生正陪着他，大家把希望寄托在他跟马修·霍普爵士的会诊上。

"我想你们两位应该已经认识了吧？"她说。"如果还没有，那么不妨认识一下，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拉尔夫和我——暂时离不开杜歇先生的病床，你们除了自己，恐怕就没人作伴了。"

"我对你还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你是一位杰出的音乐

家，”伊莎贝尔对客人说。

“除此以外，可谈的还不少呢，”杜歇夫人用有些枯涩的声音说。

“我相信，阿切尔小姐只要知道一点儿就够了！”那位夫人露出妩媚的笑容喊道。“我是你姨妈的老朋友，我在佛罗伦萨住过很久，我是梅尔夫人。”她最后报名字的时候，好象谈的完全是另一个人。然而伊莎贝尔觉得，这说明的情况太少。她总感到，梅尔夫人有一种迷人的风度，这是她从没见到过的。

“尽管她的名字象外国人，实际不是，”杜歇夫人说。“她出生在——我老是忘记，你出生在哪里。”

“那就不值得再提它了。”

“正好相反，”杜歇夫人说，她是不大会忽视逻辑性的，“如果我记得，你再告诉我，那才是完全多余的呢。”

梅尔夫人露出满脸笑容，简直连耳朵都在发笑似的。“我是出生在国旗下面的。”

“她总喜欢故弄玄虚，”杜歇夫人说，“这是她最大的缺点。”

“哎哟，”梅尔夫人叫了起来，“我有严重的缺点，但那一点我认为不是，尤其不是最大的。我是在布鲁克林的海军造船厂里走进世界的。我的父亲是美国海军的高级军官，当时在那个厂里工作——担任一项重要职务。照理我应该喜欢海，但我却恨它。那是我不回美国的原因。我喜欢陆地，一个人总得爱点儿什么。”

伊莎贝尔象一个冷若冰霜的证人，丝毫不理睬杜歇夫人对客人的评论，只觉得这位客人有一张富于表情、生动活泼、反应灵敏的脸，在伊莎贝尔心目中，这种脸是跟保守秘密一点也

挂不上钩的。它表现了丰富的内心生活，活跃而奔放的感情，尽管它不具备通常所说的美，却非常能博得人们的好感和爱慕。梅尔夫人生得高大，俊俏，丰腴，身上的一切都圆圆的，显得饱满，然而并不给人以笨重的肥胖感觉。她的相貌有些粗俗，但各部分之间显得优美和谐。她的皮肤有一种健康而明净的光泽。她的眼睛是灰色的，比较小，然而炯炯发亮，这种眼睛是不可能迟钝的，但按照某些人的看法，也是不会流眼泪的。她的嘴巴宽阔，嘴唇丰厚，笑的时候会向左上方牵动，这种样子许多人认为非常奇怪，一些人认为很不自然，但也有少数人认为十分优美。伊莎贝尔则倾向最后一类人。梅尔夫人生就一头浓密的金发，发式颇有“古典”风味，伊莎贝尔认为，她有点象朱诺或尼奥比的半身雕像①。她的手又大又白，形状秀丽，因此它们的主人宁可不要装饰，不戴任何宝石戒指。我们已经知道，伊莎贝尔起先以为她是法国人，但是进一步的观察使她觉得她象德国人——一位地位很高的德国人，或者是奥地利人，一位男爵夫人，伯爵夫人，公爵夫人。谁也不会想到，她是在布鲁克林出生的——虽然毫无疑问，她不能说明，为什么生在那里的人就一定不能具有她那种仪态万方、绰约多姿的风度。确实，国旗曾直接在她的摇篮上空飘扬，星条旗的自由气息应该吹进了她的身体，对她的生活态度发生了影响。不过话虽这么说，在她身上，找不到一点迎风招展、随风飘舞的旗子的性质，她的举止倒是表现了沉静和信心，这是来自丰富的阅历。然而阅历没有扼杀她的青春，它只是使她变得随和柔顺而已。总之一句话，她是一位丰韵不减当年的女人。伊莎贝尔心想，

① 朱诺是罗马神话中的天后，尼奥比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王后，有十二个子女，后全被神杀死，因而整天哭泣，变成石像。

这是多么理想的一个人物啊！

她是在她们坐着喝茶的时候，这么想的。但是没有多久，伦敦的大医师来了，他立即给请进会客厅，打断了她们的茶会。杜歇夫人把他带往书房，跟他密谈。梅尔夫人和伊莎贝尔也各自走了，要到吃晚饭的时候再见面。伊莎贝尔念念不忘这位有趣的女人，这使她忽略了当时正笼罩着花园山庄的忧郁气氛。

当她在晚餐前来到会客厅的时候，她发现那里空无一人。但不多久，拉尔夫便来了。他为他父亲感到的忧虑减轻了，马修·霍普爵士对老人的病情不象拉尔夫那么看得严重。大夫认为，在这三、四个小时内，只要留一个护士在老人身边就成了，因此拉尔夫，他的母亲，以及这位大医师本人，都可以抽出身来用晚餐。杜歇夫人和马修爵士也来了，梅尔夫人是最后到的。

她来以前，伊莎贝尔跟拉尔夫谈到了她，拉尔夫那时站在壁炉前面。"你说，梅尔夫人是怎样一个人？"

"我认识的最聪明的女人，包括你在内，"拉尔夫说。

"我觉得她非常可爱。"

"我相信你会觉得她很可爱。"

"因此你才请她来吗？"

"我没有请她来，我们从伦敦回来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她在这儿。谁也没有请她来。她是我母亲的朋友，就在你和我上城里去的时候，我母亲收到了她一封信。她已来到英国（她平常住在国外，虽然整个说来，她在这儿的时间也不少），要求到这儿来玩几天。梅尔夫人有充分把握提出这种要求，她不论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对我的母亲，她更不必迟疑，她是世界上我母亲最钦佩的一个人。要是她不是她自己（她毕竟还是最喜欢她自己），她就愿意做梅尔夫人。当然，那得作很大的改变。"

"她非常令人喜爱，"伊莎贝尔说。"她弹琴也弹得很动人。"

"她做什么都很动人。她是个完美的人。"

伊莎贝尔看了表兄一眼。"你不喜欢她。"

"相反，我有一次还爱上了她呢。"

"可她不把你放在眼里，因此你不喜欢她。"

"那时怎么能谈这种事？当时梅尔先生还活着。"

"他现在去世了吗？"

"她这么说。"

"你不相信她？"

"是的，因为一面之词总是有伸缩性的。梅尔夫人的丈夫也可能是真的故世了。"

伊莎贝尔又瞪了表兄一眼。"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好象包含着什么言外之意。梅尔先生是什么人？"

"梅尔夫人的丈夫。"

"你非常讨厌。她有孩子吗？"

"一个孩子也没有，这是幸运。"

"幸运？"

"我是说这是孩子的幸运，否则她一定会把他们糟蹋坏的。"

显然，伊莎贝尔正想第三次提出，说他很讨厌，但是作为他们的话题的那位夫人进来了，打断了他们的讨论。她走得很快，衣服窸窣出声，一边为迟到向大家道歉，一边扣着手镯。她穿一身深蓝花缎衣服，敞露着白皙的胸部，一串新奇的银项链并没把它全部遮没。拉尔夫故意装得非常殷勤，伸出一条胳臂让她挽着，这说明他已不再是她的情人了。

然而即使他仍是这种角色，他目前也有别的事要考虑。那位大医师在花园山庄过了一夜，第二天跟杜歇先生自己的医药

顾问会诊之后，便返回伦敦．但答应拉尔夫，下一天再来探望病人。到了下一天，马修·霍普爵士又来到花园山庄。这一次，他对老人已不那么乐观，发现他的情况比二十四小时前变坏了。他十分虚弱．他的儿子一刻不离地坐在他的床边，觉得他随时都可能进入弥留状态。当地那位医生是很有见识的，拉尔夫心里对他的信任其实比对那位名医更大，他一直护理着老人。马修·霍普爵士又到花园山庄来过几次。杜歇先生不少时候昏迷不醒，睡眠时间很长，也很少讲话．伊莎贝尔非常希望自己能对他有些用处，他们让她守过几次夜，使其他护理人员（杜歇夫人也常常担任这项工作）去休息。他好象始终不认识她，她总是对自己说："也许他会在我坐在这儿的时候死去。"这思想使她不安，一直不敢合上眼睛。有一次，他睁开眼睛，盯着她看，似乎有些清醒，但当她走过去，想让他认出她来的时候，他又闭上眼睛，昏迷过去了。然而下一天，他苏醒了较长一段时间，但这时只有拉尔夫在他身边。老人开始说话了，这使他的儿子很兴奋，他说马上让人来扶他坐起来。

"不，我的孩子，"杜歇先生说，"除非你打算让我坐着葬进坟墓，古代有些人是这么做的，是古代吧？"

"唉，爹爹，别说那些话，"拉尔夫喃喃道。"你不应该否认你在逐渐好起来。"

"如果你不这么讲，我也不必否认，"老人回答。"为什么我们到了最后的时刻，还要撒谎呢？我们以前从没互相欺骗过。我总有一天要死，病的时候死总比没病的时候死好一些。我病得很重——已经不能再重。你该不会来向我证明，我还可能有比这更坏的时候吧？那就太糟了。你不会？那很好。"

把这道理讲清楚以后，他安静了。但是下一次拉尔夫跟他

在一起的时候，他又跟他谈话了。护士已去吃晚饭，他身边只有拉尔夫一人，后者是刚来接替杜歇夫人的，杜歇夫人从饭后一直坐在这儿。屋里只有炉火闪闪烁烁，发出一些亮光——近来已需要生火了。拉尔夫高高的黑影射在对面墙上和天花板上，它的轮廓变化多端，始终显得光怪陆离。

“谁跟我在一起？是我的儿子吗？”老人问。

“是的，是你的儿子，爹爹。”

“这儿没有别人吧？”

“没有别人。”

杜歇先生暂时没有作声，过了一会，他继续说道：“我有一些话要讲。”

“你不会感到累吗？”拉尔夫问。

“累也不要紧。我马上要永远休息了。我要谈谈你的事。”

拉尔夫把坐位移近一些，坐了下去，身子向前俯着，握住父亲的手。“你最好谈些愉快的事，”他说。

“你经常是愉快的，你的乐观一直使我感到自豪。我多么希望你能干点儿什么。”

“如果你离开了我们，”拉尔夫说，“我会什么也不干，整天只是想念你。”

“那正是我所反对的，我要跟你谈的就是这点。你必须找一些新的乐趣。”

“我不需要新的乐趣，爹爹。旧的已经够多，叫我应付不下了。”

老人躺在那儿，望着他的儿子。他的脸是垂危者的脸，但那对眼睛还是丹尼尔·杜歇的眼睛。他似乎在考虑拉尔夫的趣味。“当然，你有你的母亲，”他终于说。“你会关心她。”

"我的母亲始终会自己关心自己，"拉尔夫回答。

"好吧，"父亲说，"也许她再老一些，就需要得到一些帮助了。"

"我不会看到那个时候，她会活得比我长。"

"这很可能，但不能因此……"杜歇先生没有说下去，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但并无抱怨的意味，然后又沉默了。

"不要为我们操心啦，"他的儿子说。"你知道，我的母亲跟我很融洽。"

"你们融洽是因为你们经常分开，那是不正常的。"

"如果你离开了我们，我们也许会时常见面。"

"算了，"老人说，精神显得有些不集中，"不能说我死了，就会使你母亲的生活有多大改变。"

"也许她的变化会超出你的想象。"

"是的，她会有更多的钱，"杜歇先生说。"我留给了她一个贤惠的妻子应该得到的一份财产，我总是把她当作一位贤惠的妻子的。"

"按照她自己的理论，她是一个贤惠的妻子，爹爹。她从来不给你惹麻烦。"

"不过有些麻烦是愉快的，"杜歇先生喃喃地说。"比如，你给我的那些麻烦。但是从我病了以后，你母亲已比较……比较……我该怎么说呢？已比较关心我了。她大概知道我已看出了这点。"

"我一定要把这话告诉她，我很高兴，你提到了这点。"

"那不会使她有任何不同，她那么做不是为了讨好我。她那么做是为了……为了……"他躺了一会，努力在想她为什么那么做。"她那么做是为了使自己安心。但那不是我要谈的事，"

他又说，“我要谈的是你。你可以过得很富裕。”

“是的，”拉尔夫说，“这我知道。但是我希望你没有忘记我们一年前的谈话，那时我告诉你，我需要用多少钱，要求你把其余的用在更好的方面。”

“是的，是的，我记得。我立了一份新的遗嘱——在几天以前。我想，那真是破天荒第一次有这种事——一个年轻人希望得到一张不利于他的遗嘱。”

“那不会对我不利，”拉尔夫说。“要我来背上一大笔财产的包袱，这才是对我不利的事。象我这种身体的人，不可能化很多钱，只要够用就上上大吉了。”

“好吧，你会够用的——可能还会多余。那比一个人需要的多，那会够两个人化的。”

“那太多了，”拉尔夫说。

“哦，别那么说。我死以后，你能够做的最好的事还是结婚。”

拉尔夫已经料到，他的父亲要说什么，因此这个建议一点也不新鲜。很早以来，杜歇先生就用这个最巧妙的办法来表示，他对他儿子的寿限问题抱着乐观态度。拉尔夫往往以幽默来对待这些话，但当前的处境使幽默变得不相宜了。他只能靠在椅背上，用沉默来回答父亲恳求的目光。

“我的妻子不太喜欢我，但我还是生活得很愉快，”老人说，想方设法开导他的儿子，“那么，如果你能娶一位跟杜歇夫人不同的人，你的生活会变得多么好啊。跟她不同的人比跟她相同的人多。”拉尔夫还是不作声。停了一会，他的父亲又温柔地问道：“你觉得你的表妹怎么样？”

听到这话，拉尔夫吃了一惊，勉强笑了笑。“你的意思是不

是要我跟伊莎贝尔结婚?”

“我想结局应该是这样。难道你不喜欢她吗?”

“我喜欢她，非常喜欢。”于是拉尔夫站了起来，慢慢踱到壁炉那儿，在它前面站了一会，然后俯下身子，机械地拨了拨火。“我非常喜欢伊莎贝尔，”他又说了一遍。

“那就好了，”父亲说，“我知道她喜欢你。她告诉过我，她多么喜欢你。”

“她说过愿意嫁给我吗?”

“没有，但是她不会对你有任何不满。她是我见到过的最可爱的少女。她会待你好的。我反复考虑过这问题。”

“我也考虑过，”拉尔夫说，又走回到床边。“我觉得不妨把这告诉你。”

“那么你是爱上了她?我想应该是这样。好象她到英国来就是为了成全这件事。”

“不，我没有爱上她。但是，如果有些情况不象现在这样，我大概会。”

“咳，情况总不会象理想那么美好的，”老人说。“如果你等待它们发生变化，你就什么也干不了啦。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他继续说，“但我想，在这样一个时刻，我提到它已没什么妨碍了：前几天这儿有一个人想娶伊莎贝尔，但她不愿嫁给他。”

“我知道她拒绝了沃伯顿勋爵，他亲口对我讲的。”

“是的，这就证明别人还有机会。”

“有一个人前几天在伦敦争取这个机会，但一无所得。”

“那是你吗?”杜歇先生焦急地问。

“不，那是她以前的一个朋友，这位可怜的先生巴巴儿的

从美国赶来，寻找这个机会。”

“啊，我为他感到难过。不过这更加证明了我说的话：路对你还是敞开着。”

“如果真是这样，亲爱的父亲，那么我无法跨上这条路就更值得遗憾了。我没有很多信念，但是有三、四条我还是坚信不疑的。一条是，表兄妹之间最好不要结婚。另一条是，肺病到了晚期的人根本不应该结婚。”

老人举起一只瘦弱的手，在脸前微微移动着。“你说那话是什么意思？你对事物的看法会把一切都搞糟的。你那位表妹在二十多年中从没跟你见过面，这算什么表妹？我们大家全都是表兄妹，要是我们拘泥这一点，那么人类就会绝迹。关于你的肺病，也是这样。你目前已比过去好多了。你现在所需要的就是过正常的生活。跟你所爱的一位漂亮小姐结婚，这比根据你那些错误的原则过独身生活要正常得多。”

“我并没有爱上伊莎贝尔，”拉尔夫说。

“你刚才还说，如果你不认为这是错的，你会爱她。我只是要向你证明，这并没有错。”

“这只能使你过于疲劳，亲爱的爹爹，”拉尔夫说，他父亲的固执，他那种坚持到底的力量，使他感到惊讶。“到那时我们大家怎么办呢？”

“要是我不给你安排，你怎么办呢？你不用为银行做什么，你又不必再为我操心。你说你感兴趣的事很多，我可捉摸不透它们是什么。”

拉尔夫向后靠在椅上，合抱着双手，眼睛呆呆的，陷入了沉思。最后，象一个人鼓足了勇气似的，说道：“我对我的表妹很感兴趣，不过这不是你所要求的那种兴趣。我不会再活多少

年，但我希望我能活到那一天，看到她把自己怎么办。她是完全不受我的约束的，我对她的生活只能发生极小的影响。但我愿意为她做点儿什么。”

“你希望做什么呢？”

“我希望给她的帆上增加一点风力。”

“那是什么意思？”

“我希望给她一些力量，让她能做她要做的事。例如，她要求看看世界。我愿意往她的钱袋里放一些钱。”

“哈，我很高兴你想到了这点，”老人说。“但我也想到了这点。我留给了她一份遗产——五千英镑。”

“那太好了，这是你的宽宏大量。不过我希望更多一些。”

丹尼尔·杜歇一生跟财务问题打交道，在这方面具有习惯性的敏感，现在虽然病入膏肓，业务本能并没从他身上销声匿迹，那种隐蔽的精明气质仍滞留在他脸上。“我愿意考虑这件事，”他温柔地说。

“而且伊莎贝尔很穷。我母亲告诉我，她一年只有几百美元收入。我愿意使她富裕一些。”

“你认为怎样才算富裕呢？”

“我认为，一个人能满足自己幻想的需要才算富裕。伊莎贝尔有许多幻想。”

“你也有，我的儿子，”杜歇先生说，听得很用心，但情绪有些混乱。

“你对我说，我会有足够两个人化的钱。我想要求的是，希望你把多余的部分收回，留给伊莎贝尔。把我名下的遗产分成相等的两份，一份给我，一份给她。”

“让她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绝对不受限制。"

"也不附带任何条件?"

"你是指什么条件?"

"有一种我已经提到过了。"

"结婚——跟某个人结婚?我提出这个建议正是为了要防止这类事。如果她有充裕的收入,她就可以永远避免为了生活而嫁人。她希望自由,你的遗产会使她获得自由。"

"好吧,你对这事似乎已经胸有成竹,"杜歇先生说。"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向我提出。钱都会归你所有,你完全可以自己给她。"

拉尔夫坦率地看着父亲。"唉,亲爱的父亲,我不能拿钱给伊莎贝尔!"

老人发出了一声呻吟。"你还说你没有爱她呢!你要我来承担这个名义吗?"

"正是这样。我希望这只是你的遗嘱中的一条,跟我没有丝毫关系。"

"那么你是要我再立一份新的遗嘱?"

"这用不了几个字。你可以等精神好一些的时候再做。"

"那你得打电报请希拉里先生来一下。没有我的律师在场是不成的。"

"希拉里先生明天就可以来。"

"他会以为我跟你吵架了呢,"老人说。

"很可能,我愿意他这么想,"拉尔夫笑道。"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现在通知你,今后我得对你毫不客气,甚至跟你大吵大闹啦。"

这句幽默的话好象刺痛了他的父亲,他好不容易才把它咽

了下去。最后他说："你要怎么办，我都可以依你，但我总觉得，这不大对。你说你要给她的帆增加一点风力，你不怕风力太大吗？"

"我但愿看到她跑得比风更快！"拉尔夫回答。

"瞧你说的，好象这是一场游戏。"

"基本上是这样。"

"咳，我不理解你的意思，"杜歇先生说，叹了口气。"现在的年轻人跟我过去大不相同了。在我年轻的时候，如果我爱一个姑娘，我不能光看着她，我还得干别的事。你们有的那些疑虑，我不会有，你们有的那些想法，我也不会有。你说，伊莎贝尔希望得到自由，她富裕以后，就可以使她不致为金钱而结婚。那么，你是认为她可能那么做吗？"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她现在有的钱已不如以前多，她的父亲虽然给了她一切，可是他已把大部分钱挥霍光了。她现在只能靠剩下的那一点残羹冷饭过日子，她还不明白她的处境有多么寒碜——她还不理解。我的母亲把一切告诉了我。伊莎贝尔一旦走入社会，她会发觉这点。我想到她有一天会意识到，她有许多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我就感到很痛苦。"

"我留给了她五千英镑。有了这笔钱，她可以满足自己的大部分需要。"

"确实可以。但是也许在两三年内，她就会把它化光。"

"那么你认为她很会挥霍？"

"完全可能，"拉尔夫说，安详地笑着。

可怜杜歇先生的那点儿精明神气顿时消失了，他变得心烦意乱。"那么这不过是时间问题，钱再多她也会化光的！"

"不，我想，一开始她会大手大脚，不顾一切，也许她会

把一部分钱送给她的两个姐姐。但那以后，她会清醒过来，想起她前面还有漫长的道路，于是量入为出地过日子。”

“好吧，你已经考虑得很成熟了，”老人无可奈何地说。“你一定对她很感到兴趣。”

“你不能说我走得太远，那会自相矛盾。你希望我走得更远呢。”

“唉，我不知道，”老人回答。“我想我并不赞成你的做法。我觉得那是不道德的。”

“不道德，亲爱的爹爹？”

“是的，我觉得使一个人在各方面都一帆风顺，这是没有好处的。”

“这主要看那个人怎么样。如果那个人是善良的，使事情一帆风顺，就是合乎道德的。这是帮助善良的意志得以实现，难道这不是最高尚的行动？”

这有些不好回答，杜歇先生考虑了一会儿。最后他说道：“伊莎贝尔是一个可爱的少女，但你认为她就好到那样吗？”

“她好到配得到一切最好的机会，”拉尔夫说。

“好吧，”杜歇先生宣称，“有了六万英镑，她该可以获得大量机会啦。”

“我相信可以了。”

“当然，我愿意做你要做的事，”老人说。“我只是希望再多了解一点。”

“咳，亲爱的爹爹，你现在还不理解吗？”他的儿子深情地问。“如果还不，那么我们不必再为它操心了，这事就随它去吧。”

杜歇先生静静地躺了好久。拉尔夫以为，他已不想再理解

它了。但是他终于又开口了，显得相当清醒。"你先谈谈这点。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青年女子有了六万英镑，可能成为猎取财产的人追逐的目标，结果害了她自己？"

"这至多只能使一个人如愿以偿。"

"得啦，一个人已经太多了。"

"这还用说。这是一种危险，我也考虑到了。它是可能的，但我想危险不大，我准备冒这风险。"

可怜的杜歇先生，他那种精明的神气已变成困惑，现在这困惑又变成了赞美。"好吧，你已经打定了主意！"他重复道。"但我看你不会从这中间得到什么好处。"

拉尔夫俯到他父亲的枕上，轻轻抚摩着它们。他意识到，他们的谈话已经拖得太长了。"我的好处就是我刚才说的，我想让伊莎贝尔实现她的要求，这也能满足我的幻想的需要。但我是利用你来达到这个目的的，这并不体面！"

第十九章

杜歇夫人的预言没有错，伊莎贝尔和梅尔夫人在她们的主人病重期间，不得不经常在一起作伴。如果她们不成为亲密朋友，那几乎是违反礼节的。然而她们都非常重视礼貌，何况她们确实感到情投意合。也许，说她们已发誓要建立终生不渝的友谊，未免有些夸大，但至少在心里，她们是希望时间能够证明这点的。伊莎贝尔这么做，完全是真心实意，尽管她还不肯承认，她跟她的新朋友已经有了亲密友谊，因为根据她的理解，她对这个词是有独特解释的。她确实时常怀疑，她有没有，或者能不能跟任何人建立亲密友谊。她对友谊，正如对其他一些感情一样，有一种理想，在目前这场合正如在其他场合一样，她并不认为，实际情况已充分体现了这个理想。但她也常常提醒自己，理想不可能成为现实，这是完全有理由的。那是一种只能相信、不能目睹的事，它属于信念，不属于经验。然而经验能给我们提供非常可靠的摹拟品，智慧的作用就是要充分重视这些摹拟品。当然，总的说来，梅尔夫人这样可爱和有趣的女人，伊莎贝尔还头一次遇到；在她所认识的人中，那种成为友谊的主要障碍的缺点——一种使自己个性中令人厌恶的、平淡无味的、过于不拘礼节的部分愈来愈滋长的趋向——在梅尔夫人身上表现得最少。姑娘敞开了信任的大门，把它开得比任何时候都大。她把从不跟任何人讲的话，告诉了这位和蔼可亲

的朋友。有时她也对自己的坦率大吃一惊，仿佛她把开启珠宝柜的钥匙交给了一个不太熟悉的人。这些精神珠宝，是伊莎贝尔所拥有的多少有些价值的东西，但正因为这样，它们照理更应该得到谨慎的保护。然而，事后姑娘总是对自己说，一个人决不应为自己在坦率上所犯的错误感到后悔，如果梅尔夫人不具备她赋予她的那些优秀品质，那么对梅尔夫人来说，更为可悲。但毫无疑问，她有很大的优点——她是一个可爱的、有同情心的、有知识和修养的女人。不仅如此，她还是罕见的，卓越的，超出于常人之上的（伊莎贝尔一生没遇到过几个可以加上这些赞美辞的女性，尽管这不能说是她的不幸）。世界上不乏和蔼可亲的人，但梅尔夫人完全不是那种庸俗的老好人，也不是那种善于奉承的聪明人。她知道怎么思考——这在女人是少有的能耐；而且她的思考是卓有成效的。当然，她也知道怎么去感受，伊莎贝尔跟她认识才一个星期，就不得不相信这点。这确实是梅尔夫人极大的天赋，她最美好的才能。生活在她身上打下了烙印，她对它有过强烈的感受。伊莎贝尔之所以对她感到满意，一部分也由于每逢姑娘谈到她所谓的重要事物时，她的同伴都理解得那么透彻，那么敏捷。不错，感情在她来说，已成为明日黄花，她并不讳言，情感的源泉虽然有一个时期曾在她心头翻腾起伏，但现在已不象从前那么自由奔放了。何况她认为她应该，同样也希望，不再掀起感情的涟漪。她坦率地承认，她过去有些傻，今后一定要绝对保持清醒了。

"我从来不象现在这么思考得多，"她对伊莎贝尔说，"但我觉得那是我化了代价赢得的权利。一个人不到四十岁是不知道思考的，那以前，我太热心，太固执，太残忍，也太无知。我很遗憾，你还要经历一大段时间才能到达四十岁。但要有所

得，总要有所失。我常常想，过了四十岁，一个人就不可能真正有所感受了。感觉上的新鲜感，灵敏感，无疑已一去不复返。你会把它们保留得比许多人长，我希望我能够在若干年后再看到你。我要看看生活对你发生了什么作用。一件事是肯定的：它不会败坏你。它可能使你吃尽苦头，但我不相信它能摧毁你。”

这番话伊莎贝尔听来很顺耳，就象一个年轻的战士，刚从一场小小的战斗中打了胜仗回来，还喘息未定，肩上给他的上校轻轻拍了几下一样舒服。这种对功劳的赞许只能来自权威之口。现在梅尔夫人一句轻描淡写的话，便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她对伊莎贝尔告诉她的一切，几乎都可以这么说：“啊，我也有过那样的情形，亲爱的，它会过去，象其他一切那样过去。”这种态度往往使跟她谈话的人产生不满的反应，仿佛在她看来，一切都不足为怪。但是伊莎贝尔，尽管她绝不是不能作出这种反应的人，现在却无意于此。她对这位明智的朋友太真诚，太心悦诚服了，何况梅尔夫人讲这些话，用的始终不是夸耀或自负的口吻，它们是象冷静的忏悔一样，从她心头迸发出来的。

阴雨时期已来到花园山庄，白天越变越短，草坪上美好的茶会已经停止。但是伊莎贝尔和她的同伴仍在室内进行长谈，她们还往往不顾下雨，出外散步，随身携带着防雨用具——英国的气候和英国的天才已把这种用具发展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梅尔夫人几乎什么都喜欢，包括英国的雨天在内。“这儿经常下一点雨，又从来不一下子下得太多，”她说，“它从不把你淋湿，而且总是挟带着一股清新的气息。”她宣称，在英国常常能获得一种嗅觉上的快感——这个无与伦比的岛国，到处笼罩着雾、啤酒和煤烟混合而成的味道，不论听来多么怪，这可以

说是一种国香，它会给鼻孔带来特别舒适的感觉。她常常举起她那件英国大衣的衣袖，把鼻子凑在袖管上，闻清新美好的羊毛香味。但自从秋天降临到这儿之后，可怜的拉尔夫几乎成了囚犯。天气一坏，他只得足不出户，有时便两手插在裤兜里，露出又沮丧又不平的脸色，凭窗远眺，望着伊莎贝尔和梅尔夫人撑着两把伞，在林荫路上散步。花园山庄的道路非常结实，哪怕阴雨连绵，它们也不会使人沾上泥土。两位女士回屋的时候，照例红光满面，望望她们那精致牢固的靴子后跟，声称这种散步使她们神清气爽，有说不出的愉快。午餐前，梅尔夫人总是忙于自己的事务，她这种在上午坚持工作的精神，使伊莎贝尔又羡慕又钦佩。我们的女主人公一向以博学多才著称，她也为这种名声感到自豪，但是在梅尔夫人的天赋、才能和聪颖面前，她只得自叹不如，它们象一个私人花园那样，使她觉得可望而不可即。但她觉得自己有一种要求，想赶上它们，于是在许多方面，梅尔夫人都成了她的模范。每逢这位多才多艺的朋友的某一方面突然显露出来的时候，伊莎贝尔总不免暗暗惊叹："我要是象那样就好了！"不久她就知道，她从那位模范女性那儿学到了一些东西。确实，过不了多长时间，伊莎贝尔已发觉，她是名符其实地处在她的影响下。但她问自己："只要这是好的影响，那有什么害处？一个人愈是接受好的影响，便愈好。重要的只是在我们跨出步子的时候，要看清楚，知道这是在走向哪里。这一点，毫无疑问，我是始终能做到的。我不必担心变得太柔顺，我的缺点正是不够柔顺。"据说，模仿是最真诚的奉承；如果说伊莎贝尔有时把她的朋友看得高不可攀，不遗余力地效法她，那么这与其说是为了表现自己，不如说是为了突出梅尔夫人的光彩。她喜欢她到了极点，但是她对她的钦佩

更超过了对她的喜爱。她有时问自己，她把祖国的这个畸形的产物想得这么好，不知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会怎么说。她相信，亨利艾塔不会赞成。亨利艾塔一定不喜欢梅尔夫人，原因何在，她说不清楚，但她意识到这是事实。另一方面，她同样相信，如果有机会的话，她的新朋友会对她的老朋友产生愉快的印象。梅尔夫人轻松幽默，目光敏锐，不可能看不到亨利艾塔的优点。她一旦认识她，也许就会让人看到，她的通情达理是斯塔克波尔小姐所望尘莫及的。她的生活经历，似乎使她掌握了一切事物的试金石，在她的友好的回忆的大口袋中，可以找到理解亨利艾塔的价值的钥匙。伊莎贝尔认真思考道："一个人能够理解别人，超过了别人对你的理解，这是非常好的，这是极大的幸福。"她又说道，仔细想来，这只是作为一个贵族所应有的素质。如果撇开其他一切，单从这一点来看，贵族的地位还是值得向往的。

伊莎贝尔怎么会把梅尔夫人的地位跟贵族联系起来，这条思路的每一个环节，我无法一一说明，因为这位夫人从没在任何问题上表现过贵族的观点。她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但是她从没扮演过重大的角色。她是人间渺小的一分子，她生来就跟荣誉无关。她又熟知人情世故，不会对自己的地位想入非非。那些幸运的少数人，她见过不少，她完全明白，这些人的命运跟她是不同的。但是尽管她有自知之明，并不把自己看作了不起的大人物，在伊莎贝尔的想象中，她却具有一种高贵的气质。她这么优雅文静，这么有教养，这么聪明，这么从容自如，可是又对这一切这么不以为意——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高贵的气质，何况她的举止神态本来就象一位贵妇人。仿佛她就是上流社会的化身，掌握了它的一切音容笑貌和优美风度，但或许这只

是她深得其中三昧，巧妙地运用了它的一切，尽管她离它很远，生活在一个争名逐利的世界中，还是能表现得那么超逸不凡？早饭后，她照例要写不少信，她收到的信也很多；她的通信之广，也是使伊莎贝尔惊叹不止的一个方面，她们有时是一起前往村里的邮局，投寄梅尔夫人对邮政事业的贡献的。她交游广阔，据她对伊莎贝尔说，这简直使她应接不暇，不过每天总有些事值得一写。关于绘画，她衷心爱好，画几笔速写简直就象脱下一副手套那么容易。在花园山庄，她经常带着轻便折凳和一匣水彩颜料，到屋外去利用一个小时的阳光。至于她的音乐才能，我们早已领教过，因此理所当然，每到晚上，当她坐到钢琴前面的时候，大家便一言不发听她演奏，宁可放弃跟她谈天的乐趣。伊莎贝尔自从认识梅尔夫人以后，变得不好意思弹琴了，总觉得自己弹得索然无味，缺乏技巧。确实，尽管在国内，大家认为她弹得不错，但现在每当她坐上琴凳，背对人们的时候，大家总觉得她的缺点比优点多。梅尔夫人在不写信、不画画、不弹琴的时候，通常便从事精美绝伦的刺绣，绣一些坐垫、窗帘或者壁炉架上的饰物。在这类手艺上，她那大胆自由的创造，跟她那运用自如的绣花技巧，同样博得人们的惊羡。她从不闲着，在我提到的这些事一件也没有的时候，她便看书（伊莎贝尔觉得，仿佛“一切重要作品”她都读过），或者出外散步，或者一个人玩纸牌，或者跟住在一起的人聊天。尽管有这一切活动，她始终保持着善于交际的特点，她从不突然离开，也从不坐得太久。她对于自己的消遣，可以随时开始，也可以随时结束。她还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谈天。她好象对她从事的任何活动，都并不特别重视。她把她的速写和绣制品随意送人。她在钢琴前坐下或者站起，全凭听的人喜欢，而她总能准

确地领会他们的意愿。总之，跟这样一个人一起生活是最舒适，最有益，最愉快的。如果在伊莎贝尔的眼中，她还有缺点，那么这就是她不太自然。这位姑娘所说的不自然，不是指她虚伪或做作，因为这些庸俗的缺点，没有一个女人会比她少，而是指她的天性蒙上了一层社会习俗的尘埃，她的棱角也磨得太光滑了。她已变得太柔顺圆滑，也太纯熟、太高雅了。一句话，她是完美的社会动物，是一般男女所向往的典范。在她身上，那种健康的野性已荡然无存，而这种野性在人类进入村居生活以前，是连最温和的人也具备的。伊莎贝尔很难把梅尔夫人想象成一个孤立的人或一个个体，总是把她跟周围的人直接或间接地联在一起。人们不禁会想，不知道她跟自己的灵魂是什么关系。不过，他们最后还是认为，迷人的外表并不必然是表面现象；这只是一种错觉，由于他们的幼稚无知，现在才完全摆脱它的影响。梅尔夫人决不虚有其表，她是表里如一的。尽管她的谈吐常流于俗套，她的天性仍表现在她的行为中。"语言难道不就是习俗形成的吗？"伊莎贝尔说。"她的高尚趣味使她不同于我见到的一些人，她不指望用新奇的字眼来炫耀自己。"

"恐怕你忍受过不少痛苦，"有一次伊莎贝尔从她随口提到的一些话中，感到了这点，乘机问道。

"你为什么那么想？"梅尔夫人问，露出有趣的微笑，仿佛在跟人玩猜谜游戏似的。"我想，我还不象一个生不逢时的厌世者吧？"

"不象，但你有时讲到的一些话使我觉得，一个经常愉快的人不会产生这种感觉。"

"我并不经常愉快，"梅尔夫人说，仍然笑着，但带有一些嘲弄的意味，好象是在给孩子讲一个秘密。"这真是妙不可言的一

件事！”

但伊莎贝尔理解这种反话。“许多人给我的印象，好象他们对任何事从来没有什么感觉。”

“那是真的。我想，铁罐总比瓷罐多。但是你可以相信，每个人都经历过一些事，哪怕最硬的铁罐也会有一些伤痕，在某处出现一个小窟窿。我认为我还是比较牢固的瓷罐，但是我不妨老实告诉你，我也有很大的缺口和裂缝！不过我还管用，因为我经过了巧妙的修补，而且我尽量躲在碗橱里——那是平静、阴暗的碗橱，在那儿只能闻到一股发霉的味道。但是当我不得不走出碗橱，来到强烈的光线中，我的天哪，我就会使人大吃一惊！”

我不知道，是在这一次还是另外一次，当谈话转到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情况时，她对伊莎贝尔说，将来什么时候她会把她的经历讲给她听。伊莎贝尔向她表示，她很乐意听到这一切，还多次提醒她这个诺言。然而梅尔夫人却一再要求延期，最后才老实告诉这位少女说，她还得等到她们彼此更了解的时候再讲。这个时候无疑是会到来的，因为她们的友谊正来日方长。伊莎贝尔同意，但同时问梅尔夫人，是不是她还不值得信任，是不是怕她泄漏她的秘密。

“我不是怕你传播我的话，”年长的女士回答，“相反，我是怕你把它们看得太认真。你会毫不留情地批评我，你正处在残酷无情的年纪。”当前，她宁可跟伊莎贝尔谈伊莎贝尔。她对我们的女主人公的经历、情绪、意见和憧憬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她逗她讲话，带着无穷的耐心听她闲谈。这一切使姑娘沾沾自喜，十分高兴，因为她知道，梅尔夫人认识许多知名人士，据杜歇夫人说，她跟欧洲最杰出的人物有过来往。伊莎贝尔觉

得，这个人可以进行广泛的比较，如果得到她的好评，就无异提高了自己的身价。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满足这种通过比较来抬高自己的情绪，她才常常要求她的朋友把她以前的经历讲给她听。梅尔夫人在许多地方居住过，跟十多个国家的人保持着社会联系。“我不敢说我很有学问，”她会说，“但我想我了解我的欧洲。”有一天她谈到要去瑞典，住在一个老朋友那里，另一天又谈到要去马耳他岛探望一位新朋友。英国是她常住的地方，她非常熟悉，给伊莎贝尔讲了不少这个国家的风俗人情。她总是喜欢说，英国人“毕竟”是全世界最好相处的人。

杜歇夫人有一次对伊莎贝尔说：“你不应该感到奇怪，在杜歇先生正处于弥留状态的时候她还住在这儿。她不会做任何不谨慎的事，她是我认识的最有教养的人。她是出于对我的好意才住在这儿，她推迟了对许多体面人家的访问呢。”杜歇夫人始终不会忘记，她一到英国，她的社会价值就降低了两三分。“她可以去的好地方有的是，她到处都受到欢迎。但我要她暂时住下，因为我希望让你认识她。我觉得这是对你有好处的。塞兰娜·梅尔没有一点缺陷。”

“要不是我已经很喜欢她，这种描绘会使我感到惊讶，”伊莎贝尔说。

“她从不会干什么错事。我把你带到这儿，希望让你尽量得到好处。你的姊姊莉莲告诉我，她希望我给你提供各种机会。我给你介绍梅尔夫人，这就是为你提供了一个机会。她是欧洲最光辉的妇女之一。”

“她本人比你对她的描绘更使我喜欢。”伊莎贝尔坚持这么说。

"你是不是以为你能在她身上找到一个缺点？我希望你找到以后能告诉我。"

"那对你太残酷了，"伊莎贝尔说。

"你不必为我担心。你永远不会找到的。"

"也许不会，但如果有，我敢说我不会看不到。"

"她完全懂得世界上应该懂得的一切！"杜歇夫人说。

这以后，伊莎贝尔对她们的朋友说，她希望她知道，杜歇夫人相信她没有一点缺点。梅尔夫人回答道："我很感谢你，但是我怕你的姨妈并不理解，或者至少并不是指钟面上没有显示的误差。"

"你的意思是说，你有些粗野的方面她还不知道？"

"哦，不是，我想我最坏的方面还是我太柔顺了。我只是说，在你的姨妈看来，所谓没有缺点，就是指一个人吃饭不迟到——那是说，不害她久等。顺便说一下，你从伦敦回来的那天，我也没有迟到，我走进客厅的时候，钟正打八下，那是你们大家到得太早了。它还指一个人当天收到信当天答复，还有，谁住到她这儿来，不要带太多的行李，还要注意不要生病。对杜歇夫人来说，这些事就构成了道德。能够把道德分解成这些因素，是很幸福的。"

看得出来，梅尔夫人的谈话是含有大胆的、直爽的批评意味的，这种意味尽管有时起了否定的作用，但伊莎贝尔并不认为那是恶意的。例如，姑娘从来不觉得杜歇夫人的这位有修养的客人是在诬蔑她的女主人，这是毫不奇怪的。首先，伊莎贝尔完全同意她的看法；其次，梅尔夫人暗示，她还有许多话可说；第三，很清楚，跟一个人不拘礼节地谈论这个人的近亲，是令人愉快的亲密的表现。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亲密的表现

也愈来愈多，而最使伊莎贝尔感动的是，她的朋友喜欢选择阿切尔小姐本人作为谈话的题目。虽然她常常提到她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事，但从来不会谈得很多，在这方面她并不自私自利，也不会口没遮拦。

“我老了，过时了，憔悴了，”她不止一次这么说，“我象一张上星期的报纸，已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你还年轻，象鲜花一样，是属于今天的。你掌握着重要的东西——掌握着现实。我过去有过——我们大家都有，但只有一个小时。然而你握有它的时间会长一些。那么，我们来谈谈你吧，你说的一切，我都乐意听。我喜欢跟年轻人谈话，这是我正在逐渐衰老的迹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补救办法。如果我们不能在自身内找到青春，我们可以从自身以外去得到它。我确实相信，这样能使我更好地看到它，感到它。当然，我们必须同情它，但这是我始终办得到的。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对老年人脾气粗暴——我希望不会，毫无疑问，有一些老人我是尊敬的。但我永远不会对年轻人自高自大，他们感动我、吸引我的地方太多了。我可以一切听便，如果你愿意，你甚至可以对我傲慢无礼，我不会计较，只会对你姑息将就。你说，我讲得好象我已经一百来岁了？好吧，如果是，那就是吧，我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出生的。呀，亲爱的，je viens de loin①，我属于旧世界。但我要谈的不是这个，我要谈的是新世界。你应该多告诉我一些关于美国的事，你告诉我的太少了。我来到这儿的时候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从那以后，我一直在这里，我对那个美好的稀奇古怪的国家知道得那么少，这是可笑的，或者是不光

① 法文：我来自远方。

彩的，它无疑是最伟大最有趣的一个国家。在这儿有许多人跟我一样，我必须说，我们是一批不幸的畸零儿。一个人应该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不管它怎么样，他在那儿有他天然的位置。如果我们不是正常的美国人，我们肯定是可怜的欧洲人，我们在这儿没有天然的位置。我们只是在地面上爬行的寄生物，我们没有把脚伸进泥土。一个人至少应该知道这点，不要存什么幻想。也许，一个女人可以这么过活，在我看来，女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天然的位置。不论她来到哪里，她只能留在地面上，这儿那儿地爬一下。亲爱的，你不同意？你觉得可怕？你说你决不会爬？真的，我没有看到你爬，你站得直挺挺的，不象那许多可怜虫。这很好，总的说来，我认为你不会爬。但那些男人，那些美国人，je vous demande un peu①，他们在这儿干什么？我并不羡慕他们，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你瞧可怜的拉尔夫·杜歇，你说那是一种什么人物？幸亏他有肺病——我说幸亏，因为这才使他有事可干。他的肺病是他的事业，那是一种职业。人们可以说：'啊，杜歇先生，他关心他的肺，他对天气有不少知识。'但除了这个，他还有什么，他能代表什么？'拉尔夫·杜歇，一位住在欧洲的美国人。'这什么也不能说明，空空洞洞，毫无内容。'他很有修养，'他们说，'他收藏了许多古色古香的鼻烟盒。'收藏这些玩意儿，这真是太无聊了。我听到这名称就讨厌，我觉得这简直荒唐透顶。他那位可怜的老父亲就不同了，他有他的身份，那还是很有份量的。他代表着一家大银行，这在我们今天，是不比任何东西差的。不管怎样，对一个美国人说来，这不是一件小事。但我始终认为，你

① 法文：我得问你一下。

的表兄有这么一种慢性病是很幸运的，只要它还不致送掉他的性命。那比鼻烟盒强得多。你说，如果他没有病，他能做点什么——能接替他父亲在银行里的位置？可怜的孩子，我不相信，我觉得他根本不喜欢银行。不过，你比我更了解他，虽然我一直认为我是了解他的，但这件事是无法证明的。我有一个朋友，他的情况我觉得是最坏的。他也是我们美国人，住在意大利（他也是在不很懂事的时候就给带到那儿去的），这是我认识的最可爱的人物之一。将来你一定得认识他，我要让你们见面，这样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他名叫吉尔伯特·奥斯蒙德，他住在意大利，这就是人们关于他所能说的一切，所知道的一切。他非常聪明，是一个天生应该出人头地的人物。但正如我所说，他名叫奥斯蒙德，他住在意大利，tout bêtement①，这两句话就把他概括尽了。他没有职业，没有名声，没有地位，没有财产，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一切。哦，是的，对不起，他会画画，画水彩画，象我一样，只是比我好。他的画相当蹩脚，总的说来，这倒叫我很高兴。幸亏他非常懒，懒简直成了他的一块挡箭牌。他可以说：'啊，我什么也没做，我懒得太糟糕了。除非你早上五点钟起床，否则你今天甭想干什么。'他当然不是个早起的人，于是你觉得，好象只要他起得早一点，他就能干点儿什么似的。他从不跟一般人谈他的画，这是他聪明的地方。但他有一个小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女孩，他时常谈到她，他待她非常好。如果做一位好的父亲可以成为一种职业的话，那么他干得很出色。但我怕那不比鼻烟盒好一些，也许甚至还坏一些。告诉我，他们在美国干些什么？"

① 法文：什么也不做。

梅尔夫人接着问。附带说一句，事情很清楚，这些想法她不是一口气说出来的，只是为了读者的方便，我才把它们归纳在一起。她谈到佛罗伦萨，奥斯蒙德先生便住在那儿，杜歇夫人也在那儿拥有一幢中世纪宫殿式住宅。她又谈到罗马，她自己在那儿有一所pied-à-terre①，屋里有不少古色古香的上等锦缎装饰品。她谈到各种地方，各种人，甚至还有所谓"问题"。她还时不时谈到她们的可爱的老主人，以及他复原的希望等等。一开始她就认为，这种希望很渺茫。她估计他残余的生命时，讲得那么斩钉截铁，那么明确，那么有力，给伊莎贝尔的印象很深。一天晚上，她还确凿无疑地宣称，他已经毫无指望了。

"这是马修·霍普爵士告诉我的，他已讲得尽可能的明白，"她说，"那是晚饭以前，他站在火炉旁边。这位大医师显得彬彬有礼。我不是说，他讲的话包含任何这方面的意思。但他非常婉转地暗示了这种意思。我对他说，在这种时候，我住在这里觉得很不自在，总好象有些不识时务，因为我又不会护理病人。他回答道：'你应该留下，应该留下，你的任务在后头呢。'这不是很巧妙的表达了两层意思吗？一层是，可怜的杜歇先生的日子不会很长了；另一层是，我可能在这儿起一些安慰的作用。不过事实上，我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你的姨妈会安慰自己，她，也只有她知道得最清楚，她需要多少安慰。要别人来掌握用药的份量，是很难恰如其份的。至于你的表兄，那是另一回事，他会很伤心，老是想念他的父亲。但我还有些自知之明，我知道拉尔夫是不需要我的安慰的，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梅尔夫人不止一次提到，她跟拉尔夫·杜歇的关系不知

---

① 法文：临时寓所。

为什么有些不太和睦，因此现在伊莎贝尔乘机问她，他们是不是好朋友。

“很好，但他不喜欢我。”

“你有什么叫他不满意的？”

“什么也没有。但这种事是不需要理由的。”

“不喜欢你不需要理由？我觉得，这是需要最充分的理由的。”

“你对我很好。但有朝一日你不喜欢我的时候，千万得准备好一个理由。”

“有朝一日不喜欢你？永远不会有这一天。”

“我也希望没有，因为这一天一旦开始，你就会永不回头。你的表兄也是这样，他这种情绪不会消失。这是天然的反感——我可以这么说，因为责任都在他那一边。我对他不抱任何成见，尽管他对我不公正，我丝毫也没有恨他。不过他是一个君子，他不会暗中诋毁我。cartes sur table①，”梅尔夫人随即又补充道，“我不怕他。”

“确实不用怕，”伊莎贝尔说，还补充了几句，说他是世上最和蔼可亲的人。然而她记得，她第一次向他打听梅尔夫人时他回答的口气，这位夫人可能会认为是一种隐晦曲折的中伤。伊莎贝尔对自己说，他们中间一定有什么疙瘩。但她没再讲下去。她想，如果这是一件重要的事，那应该关怀，但如果不是，便不值得她去操心。尽管她喜欢了解一切，但对揭开隐私，看到阴暗的角落，天然怀有畏惧心理。在她心头，求知欲和另一种最温柔的对无知的喜爱，同时并存着。

---

① 法文：一切开诚布公。

但梅尔夫人有时讲的话会使她大为惊愕，当场便把两条清晰的眉毛扬了起来，事后又仔细考虑着这些话。“如果我能回到你的年纪，我什么都肯牺牲，”有一次梅尔夫人脱口而出说道，露出凄楚的神色，这神色虽然被她那惯常的悠闲微笑冲淡了一些，但没有完全消失。“要是我能一切重新开头的话……要是我的生活还在我的前面！”

“你的生活还在你的前面，”伊莎贝尔温柔地回答，因为那话使她有些不寒而慄。

“不，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白白过去了。”

“应该说不是白白过去的，”伊莎贝尔说。

“为什么不——我得到了什么？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财产，没有地位，也没有一点美貌的影子，而且从来没有。”

“你有许多朋友，亲爱的夫人。”

“未必见得！”梅尔夫人喊了起来。

“啊，你错了。你有回忆，有美好的风度，有才能……”

但梅尔夫人打断了她的话。“我的才能给我带来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可我还得继续使用它们，用它们来度过我的光阴，我的岁月，用自欺欺人的所谓活动来迷惑自己。至于我的风度和回忆，那还是越少谈到它们越好。我现在是你的朋友，但一旦你为你的友谊找到了更好的用途，你就会抛弃我了。”

“你会看到，我不是那样的人，”伊莎贝尔说。

“是的，我会尽量使你不抛弃我，”梅尔夫人回答，严肃地看着她。“我说我希望回到你的年纪，我的意思是让我也具有你那些品质：坦率，慷慨，诚恳，象你一样。那么，我可能会使我的生命发挥更好的作用。”

“你有什么是你想做而没有做成的呢？”

梅尔夫人拿起一份乐谱——她本来坐在钢琴前面，刚才开始说话时，才蓦地从琴凳上转过身来——机械地一页页翻着。最后她才回答道："我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

"你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吗？它们一定是很大的。"

"的确很大。如果把它们讲出来，我会变得滑稽可笑。"

伊莎贝尔感到奇怪，这些野心是什么呢，难道梅尔夫人想登基当皇帝不成？"我不知道，你对成功有什么看法，但在我看来，你是成功的。真的，我觉得，你本身就是成功的生动体现。"

梅尔夫人丢开乐谱，微微一笑。"你对成功是怎么看的呢？"

"我的看法你一定会认为平淡无奇。那就是：一个人看到年轻时的梦想得到实现。"

"啊，"梅尔夫人喊道，"那我还从没看到！但我的梦想这么大，这么荒谬。天哪，我的梦想至今仍是梦想呢。"她又转过身去，对着钢琴，用力弹了起来。翌日，她对伊莎贝尔说，她对成功下的定义非常美，但也会给人带来很大的痛苦。用它来衡量，谁能说是成功的呢？一个人年轻时的梦想，那是迷人的，那是神圣的！谁曾经看见它们得到实现呢？

"我看到了……看到了其中的一些，"伊莎贝尔鼓起勇气来回答。

"已经实现了？也许它们只是你昨天做的梦吧？"

"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梦想了，"伊莎贝尔笑着说。

"啊，也许你是指你童年向往的东西——一根粉红的腰带，或者一个会闭上眼睛的洋娃娃。"

"不，我不是指那些东西。"

"那么是一个留小胡子的年轻人跪在你的面前。"

“不，也不是那个，”伊莎贝尔说，神态更加郑重。

梅尔夫人注意到了这种郑重其事的脸色。“我猜想那就是你的意思。我们大家都幻想过留小胡子的年轻人。这是照例会有的现象，这不能算数。”

伊莎贝尔沉默了一会，然后讲了一句显得前后矛盾、又充满特色的话：“为什么不算数？年轻人也有各种各样，不可一概而论。”

“那么你想的是一位英雄豪杰——我没讲错吧？”她的朋友哈哈大笑，喊了起来。“如果你已找到了你梦想的年轻人，那确实是一大成功，我恭喜你。只是既然这样，为什么你不跟他远走高飞，到亚平宁山中他的城堡去？”

“他在亚平宁山没有城堡。”

“那么他有什么？四十号街上一幢丑陋的砖瓦房子？你别骗我啦，我不承认那是一种理想。”

“我根本不在乎他的房子，”伊莎贝尔说。

“那是你还太不懂事。要是你经历过我这么长的生活，你就会看到，每个人都有他的外壳，你必须把这外壳也考虑在内。所谓外壳，我指的是整个生活环境。世界上没有孤立的男人或女人，没有；我们人人都是由一批附属物构成的。我们所谓一个人的‘本身’是什么？它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它注入了属于我们的一切，然后又流回来。我知道，我自己的很大一部分就存在于我选择的衣服中。我非常尊重物质！一个人的自身，对别人说来，就是这个人的自身的表现，而一个人的房子，一个人的家具，一个人的衣服，他所读的书，他所交的朋友——这一切都是他自身的表现。”

这是很玄妙的，然而并不比梅尔夫人已经谈到过的某些言

论更玄妙。伊莎贝尔是喜爱玄学的，只是她不能附和她的朋友对人的个性的这种大胆分析。“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她说。“我的想法正好跟你相反。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表现我自己，但我知道，其他一切都不足以表现我。任何属于我的东西都不能成为衡量我的尺度，相反，那是一种限制，一种障碍，一种完全带有偶然性的东西。照你的说法，我选择了我的衣服，但毫无疑问，它们不能表现我，绝对不能！”

“你穿得很漂亮，”梅尔夫人轻松地插了一句。

“也许，但我不愿人家凭它们来评论我。我的衣服可以表现我的裁缝，但并不表现我。首先，我穿它们并不完全是我的选择，它们是社会强加给我的。”

“难道你愿意光着身子出去？”梅尔夫人问，那口气实际表示不愿再讨论下去了。

我不得不承认，虽然我已勾了一个轮廓，说明我们的女主人公对这位完美的女性如何怀抱着少女的忠诚，但这种忠诚还不免有些缺陷，因为关于沃伯顿勋爵的事，伊莎贝尔对她只字未提，关于卡斯帕·戈德伍德，她也同样保持着缄默。不过，伊莎贝尔没有向她隐瞒她有过结婚的机会，甚至还让她知道这些亲事的条件是非常优越的。沃伯顿勋爵已离开洛克雷，前往苏格兰，他的妹妹们也跟他一起走了。虽然他给拉尔夫来过几次信，探询杜歇先生的病况，但这些问候已不象他还住在附近可以随时亲自前来那样，使姑娘感到不安。他的表现是值得钦佩的，但是她相信，如果他到花园山庄来，他会看到梅尔夫人，而如果他看到了她，他就会喜欢她，因而把他爱上她这位年轻女友的事泄漏给她。事情就那么巧，梅尔夫人前几次访问花园山庄的时候——每一次都比现在这次短得多——他不是不

在洛克雷，就是没上杜歇先生家来过，因此虽然她知道他的名字，也知道他是本郡的一位大人物，却从未想到他会向杜歇夫人新近带来的外甥女求婚。

我们看到，伊莎贝尔虽然有时为自己讲得太多感到后悔，但她对她的女友的信任并不是毫无保留的。尽管这样，这种并不彻底的信任还是赢得了梅尔夫人的好感。有一次，后者对她说道："你的时间还很多，我很高兴你还没有做什么——你还可以有所作为。对一个女孩子说来，拒绝一些有利的求婚，这是必要的——当然，这是指它们还不够好，你还可能有更好的机会的时候。对不起，也许我的口气显得庸俗讨厌，但一个人有时只能采取这种观点。不过不要老是拒绝，为拒绝而拒绝。它能给人以运用权力的快感，但接受归根结底同样是权力的运用。拒绝得太多，这总是危险的。这不是我遭到的情况——我是拒绝得不够多。你是一个高尚纯洁的人，我觉得你配得上嫁给一个内阁总理。但是严格说，你不是我们的专门术语所说的Parti①。你生得非常好看，也非常聪明。从你本身来说，你是无可比拟的。但是你似乎对世俗的财富看得十分淡薄，根据我的印象，你对你的收入好象毫不在意。我希望你有一点钱。"

"我也希望有，"伊莎贝尔单纯地说，显然一时已忘记，她的贫穷对那两位殷勤的绅士而言，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缺点。

马修·霍普爵士虽然提出了仁慈的劝告，梅尔夫人并没有留到最后，尽管可怜的杜歇先生的病结局如何，这时已很清楚。她跟别人还有一些约会，现在终于可以去践约了。在花园山庄告别时，她保证离开英国前，还要到那里或伦敦去探望杜

---

① 法文：理想的婚姻对象。

歇夫人。她跟伊莎贝尔的话别，甚至比她们的会面更象友谊的开始。

“我要接连跑六个地方，”她说，“但是我不会看到比你更叫我喜欢的人了。不过那些人都是老朋友，到了我这样年纪，不会再结交新朋友的。我对你算是一大例外。你一定要记住这点，千万不能忘记我。你必须相信我，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心意。”

伊莎贝尔用亲吻来回答了她，虽然有些女人把亲吻当作家常便饭，但亲吻与亲吻不同，伊莎贝尔的亲吻是梅尔夫人感到满意的。这以后，我们这位小姐大半是孤零零一个人，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见到她的姨妈和表兄。她发现，杜歇夫人不露面的那些时间，现在只有一小部分是用在护理她的丈夫上。其余的时间，她都化在自己的房间里，这些屋子是连她的外甥女也不得入内的，她在那里的活动很神秘，外人不得而知。在饭桌上，她总是板着脸，一言不发，但是她的严肃不是一种姿态——伊莎贝尔可以看到，那是一种信念。她不知道，她的姨母是不是为自己的一意孤行感到后悔，但是关于这一点，没有明显的迹象——没有眼泪，没有叹息，也没有情绪上的夸大表现，一切仍象平时一样恰如其分。杜歇夫人似乎只是觉得，她需要对过去进行反省和总结。她有一本小小的道德账簿，用钢夹子夹得紧紧的，上面分门别类，准确精密地记载着一切。她的反省表现在言语上的，永远带有实际的意味。在梅尔夫人离开以后，她对伊莎贝尔说：“要是我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在这个时候带你来了。我会等一下，写信约你明年来。”

“那么，也许我会永远看不到我的姨父？我倒是觉得，我现在来是很幸运的。”

“那很好。不过我带你到欧洲来，不是为了让你认识你的姨父。”这完全是老实话，但伊莎贝尔觉得，这话一点也不合时宜。现在她很闲，可以思考这件事和另一些事。她每天独自出外散步，把许多时间化在图书室里，翻阅各种图书。她所惦记的事情中，有一件就是她的朋友斯塔克波尔小姐的活动，她们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伊莎贝尔对这位朋友的私人通信，比对她报上的通讯更感兴趣，这就是说，她认为她那些公开的通讯要是不印在报上，也许会写得更好一些。然而亨利艾塔的活动，即使从她个人的要求来看，也并不如预期的那么顺利。她急于要获得的大不列颠内在生活的印象，始终象鬼火一样飘忽不定，难以捉摸。彭西尔夫人的邀请信，由于神秘莫测的原因，老是没有寄到，可怜的班特林先生尽管为朋友绞尽脑汁，还是无法解释，那封明明已经寄出的信，怎么会至今下落不明。不过亨利艾塔这件事，显然使他感到内疚，总觉得这次幻想的贝德福之行是他欠下的一笔债，必须偿还。亨利艾塔来信道：“他说他认为我应该到大陆去。因为他自己也想到那儿去，我想他的劝告是真诚的。他问我，为什么不去看看法国的生活。确实，我也非常想见识一下这个新共和国。班特林先生对共和国不太感兴趣，但他还是很想到巴黎逛逛。我必须说，他的体贴入微，使我感到满意，不论怎样，我总算见到了一位彬彬有礼的英国人。我总是对班特林先生说，他应该是美国人才对。你不知道，他听了有多高兴呢。每逢我这么说，他便惊叫起来：‘啊，真的，那敢情好！’”几天后她又在信上说，她已决定在本周末前往巴黎，班特林先生答应送她——也许会一直陪她到多佛。亨利艾塔还说，她要在巴黎等伊莎贝尔，仿佛后者马上就要独自开始她的大陆之行似的。关于杜歇夫人，她连提也没

提。我们的女主人公知道，拉尔夫很关心这位不久前的旅伴，因此把斯塔克波尔小姐信中的几段话告诉了他。拉尔夫对《会谈者报》记者的动向，似乎隐隐感到有些忧虑。

“这么看来，她干得挺不错，”他说，“跟一个前枪骑兵军官畅游巴黎！如果她需要写什么，只要写这个插曲就够了。”

“当然，这是不合常规的，”伊莎贝尔回答，“但是如果你认为——至少就亨利艾塔来说——这不完全纯洁，那么你是大错特错了。你永远不会了解亨利艾塔。”

“对不起，我完全了解她。起先，我一点不了解，但现在我已找到了立足点。不过我怕班特林先生还没找到，他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说真的，我了解亨利艾塔，就象她是我亲手塑造的一样！”

伊莎贝尔不完全相信这点，但是她没有再表示怀疑，因为在这些日子里，她总想对她的表兄慈祥一些。梅尔夫人走后不到一个星期，一天下午，她坐在图书室中，手里捧着一本书，但注意力没有集中在书上。她坐在靠窗一张高背长凳上，望着阴沉潮湿的园子。由于图书室与住宅的前门正好构成直角，她可以看到，医师的马车等在门口已有两个小时。医师在这儿待这么久，这使她有些吃惊，但最后，她看到他出来了。他在门廊中站了一会，慢条斯理地戴上手套，看看马的膝盖，然后跨进车子走了。伊莎贝尔又坐了半个来小时，屋里安静得没有一丝声息。在万籁俱寂中，她终于听到，图书室的长毛地毯上传出了轻轻的缓慢的脚步声，这声音使她几乎吃了一惊。她蓦地从窗口转过身去，看到拉尔夫·杜歇站在那儿，手还是插在口袋里，但平时那种隐约的微笑已完全从他脸上消失。她站了起来，用她的动作和目光向他提出了问题。

“一切都过去了，”拉尔夫说。

“你是说姨父他……”伊莎贝尔没有说下去。

“我的父亲一小时前去世了。”

“啊，可怜的拉尔夫！”姑娘温柔地等待着，向他伸出了双手。

第二十章

这件事之后过了大约两个星期，梅尔夫人坐了一辆出租马车，来到温切斯特广场。她下了车，一眼看到餐厅的两扇窗户之间挂着一块精致的大木牌，木牌是新近油漆的，黑底白字，上面写着“吉屋出售”以及欲购者可与何人联系等字样。客人打过大铜门环之后，一边等候开门，一边心想：“他们一刻也没有拖延，这是一个讲实际的国家！”进了屋子，上楼到会客室去的时候，她看到了搬家的种种迹象：墙上的画取下了，堆在沙发上，窗帘拆掉了，地板上也已没有地毯。杜歇夫人立刻出来接见了她，简单明了地告诉她，悼念是理所当然的，不必多讲。

“我知道你要说些什么——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之类。但我知道得比任何人清楚，因为我给他表现这一点的机会最多。从这方面说，我想我是一个很好的妻子。”杜歇夫人还说，她的丈夫最后显然承认了这个事实，接着她又道：“他待我很宽大，我不想说，比我希望的更宽大，因为我没有这么希望过。你知道，一般说，我从不希望什么。但我相信，他愿意承认，虽然我大部分时间住在国外，过着——你可以说是无拘无束的——外国的生活，但是我从没对任何别人表现过丝毫兴趣。”

“除了你自己，你对谁也不会发生兴趣，”梅尔夫人在心里说，但这样的话，杜歇夫人当然是听不到的。

“我从没有为别人牺牲我的丈夫，”杜歇夫人继续道，她的

话照例是简短有力的。

“自然没有，”梅尔夫人想，“你从来不为别人做任何事！”

这些无声的评论带有一些挖苦的意味，这需要稍加说明，特别因为这不符合我们以前看到的——也许只是表面的——梅尔夫人的性格，也不符合杜歇夫人经历中那些确凿的事实；同时，也因为梅尔夫人完全有理由相信，她的朋友的最后那句话，一点没有暗中攻击她的意思。事实是，她一跨进门槛，就获得了一个微妙的印象，知道杜歇先生的去世产生了一些后果，这些后果使少数几个人得到了利益，然而她不在这些少数人中间。诚然，这样一件事是必然会产生后果的，她住在花园山庄的时候，已不止一次地想象到这一切。但内心的预见是一回事，实际接触到那大量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关于财产——她几乎想说这是赃物——的分配问题，现在压在她的思想上，使她为自己的被排斥在外，感到闷闷不乐。我完全不想说，梅尔夫人属于贪婪的或嫉妒的一类人，但我们已经知道，她有着从未得到满足的欲望。如果有人问她，她无疑会承认——同时露出美好而高傲的微笑——她对杜歇先生的遗产是不能存非分之想的。她会说：“我们在这世上从没有过往来，可怜的人，从没有过！”然后用拇指和中指弹一个榧子。我还得马上补充一句，这时尽管她心里痒痒的，觉得不是味道，但她非常小心，一点没有露出痕迹。不管怎样，她自己虽然一无所得，杜歇夫人的得还是使她同样高兴。

“他留给了我这幢房子，”那位新未亡人说，“当然，我不会住在这儿，我在佛罗伦萨的房子比这好得多。遗嘱三天前才打开，但是我已经决定把这房子出售了。在银行里，我也分到了一笔钱，但我还不知道，我是不是只能把它留在那儿。如果不，

我当然要把它取出来。花园山庄自然归拉尔夫所有，但我不相信他能维持那个地方。他得到的当然不少，但他的父亲已捐掉了一大笔钱，还有一部分遗产分给了佛蒙特州那些隔了三代的远亲。不过，拉尔夫很喜欢花园山庄，夏天完全可能住在那儿，雇一个打杂的女仆和一个孩子做园丁。我丈夫的遗嘱中有一条是很奇怪的，"杜歇夫人接着说，"他给了我的外甥女一笔财产。"

"一笔财产！"梅尔夫人轻轻地重复道。

"伊莎贝尔拿到了将近七万英镑。"

梅尔夫人的双手本来交叉着放在膝上，听到这话，她把它们举了起来，但两只手还是握在一起。她把它们暂时按在胸口，睁大了一些眼睛，注视着她的朋友，喊道："啊，聪明的小东西！"

杜歇夫人迅速瞟了她一眼。"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梅尔夫人的脸红了一下，她垂下了眼睑。"不化一点力气，就能取得这样的收获，这还不聪明！"

"力气自然没有化，不过她从没觊觎过遗产。"

梅尔夫人是不大会弄得手足失措而把话收回的；她的智慧表现在维持原来的说法，却赋予它使人满意的解释上。"我的好朋友，伊莎贝尔要不是世上最可爱的姑娘，她当然不会得到那七万英镑。她的可爱包括她的极端聪明在内。"

"我相信，她做梦也没想到我的丈夫会给她什么，我也没有想到，因为他从没把他的意图告诉我，"杜歇夫人说。"她对他不能有任何要求，她是我的外甥女，跟他关系不大。她所得到的一切，都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啊，"梅尔夫人说，"这才是了不起的成就呢！"

杜歇夫人保留她的意见。"这姑娘很幸运，我不否认这点。

不过现在她简直给弄糊涂了。”

“你是说她不知道把这些钱怎么办吗？”

“我看她还没想到这点呢。她是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好象一尊大炮突然在她背后放了一炮，她还惊魂未定，正在看她有没有受伤。三天以前，遗嘱的主要执行人才亲自来拜访她，非常殷勤地把这事通知了她。事后他告诉我，他把意思说明以后，她突然哭了起来。这钱还是存在银行里，她可以去支取利息。”

梅尔夫人摇摇头，露出聪明的、现在也是相当慈祥的笑容。“太有意思啦！她这么做过两三次以后，就会习惯了。”沉默一会以后，她又突然问道：“你的儿子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

“遗嘱公布以前，他已离开英国——他又累又伤心，支持不住了，所以匆匆忙忙赶到南方去。他正在前往里维埃拉的途中，我还没有收到他的信。但凡是他父亲做的事，他看来都决无异议。”

“你不是说，他的一份给减少了吗？”

“那完全是他愿意的。我知道，他曾经要他的父亲为美国人民做一些事。他从来不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问题在于他把什么人放在第一位！”梅尔夫人说。她继续沉思了一会，眼睛注视着地面。最后她抬起头来，问道：“我能不能见见你那位快活的外甥女？”

“你可以见她，但你看到的她不会是快活的。三天来，她的神情一直那么严肃，象契马部埃[①]的圣母像！”于是杜歇夫人按铃召唤仆人。

---

① 乔万尼·契马部埃（1240—1302），意大利画家，作有《圣母和天使》等名画。

伊莎贝尔在仆人去请她后，马上就来了。她一进屋，梅尔夫人就想，杜歇夫人的比喻是有些道理的。姑娘脸色苍白而严肃——对死者的深切悼念没有冲淡这种反应。但是她一看到梅尔夫人，她那最欢乐的时刻的微笑又回到了脸上。梅尔夫人走到她跟前，把一只手搭在她肩上，端详了她一会，便开始吻她，好象在回答她离开花园山庄时伊莎贝尔对她的亲吻。这是梅尔夫人以她高尚文雅的姿态对她的年轻女友继承遗产一事眼前所作的唯一表示。

杜歇夫人不想留在伦敦，等待出售她的房屋。她只是从那些家具里挑选了几件，预备运往她的另一个寓所，然后便把其余的一切交给拍卖商处理，动身前往欧洲大陆了。她这次旅行，当然由她的外甥女作伴。现在，这位小姐有的是时间，可以反复考虑梅尔夫人向她隐蔽地表示祝贺的那笔意外之财了。伊莎贝尔经常想起接受遗产这件事，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它。但是我们暂时不想探究她的思想活动，或者解释究竟为什么这种新的意识开头会对她构成一种压力。不过这位小姐没有立即起来迎接她的欢乐只是暂时的，她最终还是承认，富裕是一种有利条件，因为它使人可以有所作为，而有所作为总是甜蜜的。对愚蠢的软弱——尤其在女性方面——说来，它是光辉的对立面。虽然在一位娇嫩的小姐身上，柔弱也有它的魅力，但正如伊莎贝尔对自己所说，这毕竟不是最可爱的。确实，在眼前她还不能有太大的作为，她只是给莉莲汇去了一笔钱，也给可怜的伊迪丝寄了一笔钱。由于她穿上了丧服，由于她的姨母新近守寡，两位女士不得不过恬静的生活，这清静的几个月使伊莎贝尔感到欣慰。她所获得的力量，使她变得严肃起来，她怀着又爱又恨的心情注视着这种力量，但她并不急于运用它。事实

上，直到她跟她的姨母在巴黎逗留的几个星期中，她才第一次使用这力量，尽管使用的方式无疑是毫不足道的。那是住在拥有世界闻名的大商店的都市中自然而然会采取的方式，而在杜歇夫人的指导下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她在改变她的甥女的外形，使她从贫寒变为富丽这点上，持有极其现实的观点。曾经有过那么一次，她对伊莎贝尔说："现在你已经身价百倍啦，你必须懂得怎么去扮演这个角色——我是指扮演得出色而言。"她还说，那位小姐的首要责任就是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又说："你还不懂得怎么爱护你的财物，但你必须懂得。"这是伊莎贝尔的第二项责任。伊莎贝尔表示同意，但眼前她的想象力还没有燃烧起来，她还在等待机会，而这些不是她心目中的机会。

杜歇夫人很少改变她的计划，早在她的丈夫去世以前，她已经打算在巴黎度过一部分冬季，现在她觉得没有理由放弃这个计划，更没有理由使她的同伴失去这个机会。虽然她们在服丧期间只能过深居简出的生活，她还是可以让她的外甥女在小范围内进行非正式的活动，所谓小范围，就是指住在香榭丽舍大街周围的一些美国人。这些移民，有许多是杜歇夫人熟悉的，她与他们有共同的流亡国外的命运，共同的信念，共同的乐趣，共同的苦闷。伊莎贝尔看到，他们老是到她姨母的旅馆来串门，便锐利地指责他们，这种指责无疑被认为是她一时心血来潮，激发了人的责任感。她坚决相信，他们的生活虽然奢侈，但很空虚。在晴朗的星期日下午，这些离开了美国的美国人忙于互相应酬的时候，伊莎贝尔公开表示了这个观点，因而招来了一些不满。听到这些话的，都是依靠自己的厨师和裁缝保持着神圣的温和仪表的人，然而仍有两三个人认为，她的聪明虽然博得公认，其实还比不上戏台上那些时髦的台词。她喜欢这么问

他们："你们都这么过日子，这有什么出路？可以说，毫无前途。据我看，这只能使你们感到非常厌倦。"

杜歇夫人觉得，这个问题简直象是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提出的。亨利艾塔当时也在巴黎，伊莎贝尔经常跟她见面，因此杜歇夫人不无理由对自己说，也许她的外甥女还没这么聪明，不至于在几乎一切问题上都标新立异，她那套理论可能是从那位记者朋友那里贩运来的。伊莎贝尔第一次讲这番话是在她跟姨妈去拜望卢斯夫人的时候，后者是杜歇夫人的老朋友，也是她当时在巴黎唯一走访的人。卢斯夫人从路易-菲力浦时代起就住在巴黎，她常常幽默地说，她是一八三〇年[①]的一代——这句话的幽默意义往往不是每个人都能领会的。在人们不理解的时候，卢斯夫人总是解释道："可不是，我是个浪漫派人物。"她的法语从来没有好过。星期日下午，她照例在家会见客人，周围坐满了跟她情投意合的美国同胞，而且照例是那么些人。事实上，她每时每刻都在家，象奇迹一样，在这个光辉灿烂的城市中这个逍遥自在的小天地里，保持着她在家乡巴尔的摩的生活方式。这使她那位高贵的丈夫卢斯先生，只需要对巴黎的"娱乐"作精神上的赞赏——这是他的一句名言，因为你永远猜不出，他有什么烦恼，使他感到有散心解闷的必要。卢斯先生又瘦又高，头发灰白，穿得整整齐齐，戴一副金边眼镜，帽子略微推在后脑勺上。他的消遣之一，就是每天上美国银行家俱乐部去一次，那里有个邮政所，几乎跟美国乡镇上的邮局一样，是个聚会和闲谈的好场所。天晴的日子，他在香榭丽舍大街旁边一张椅子上消磨一个小时。吃饭他大多在自己家里，

① 法国发生资产阶级"七月革命"的一年，路易-菲力浦于这年接位，建立"七月王朝"。

饮食很讲究，那里的打蜡地板，卢斯夫人总是得意扬扬地宣称，比法国首都任何一家的都光滑。有时他也跟一两个朋友上英吉利咖啡馆用餐，他点菜的才能不仅是朋友们幸福的源泉，而且使店里的领班侍者大为钦佩。这些就是大家知道的他所有的娱乐，但它们让他消磨了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无疑也证实了他常说的话：巴黎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从这些方面看，卢斯先生认为，不论在哪里，都不象这儿富有生活的乐趣。巴黎是人间的天堂，但必须承认，卢斯先生对这个供他消磨生命的地方，评价已不如早年高。在他的消遣中，政治遐想占有一席位置，不容忽视，因为在表面看来无所事事的许多时刻中，它们无疑仍是活跃的因素。象他一样的移民中，卢斯先生是许多偏激的——或者不如说顽固的——保守分子中的一个。他不支持法国新近成立的政府，不相信它能长期存在，年复一年地向你保证，它的末日已近在眉睫。他谈到法国人民时，常常说："他们应该给压下去，先生，必须压下去，只有强有力的手，只有铁蹄，才能有效地对付他们。"他理想的光辉灿烂、英明伟大的政府是不久前被推翻的帝国政府。"巴黎比皇帝[①]时期逊色多了，只有他才知道怎样使一个城市变得舒适愉快，"卢斯先生常常对杜歇夫人说，后者的观点跟他完全一致。他说，一个人苦苦渡过大西洋来到这儿，为的什么，还不是为了摆脱共和国！

"咳，夫人，从前我坐在香榭丽舍大街实业宫对面，总看到从推勒里宫[②]驶出的马车来来往往，一天共达七次。我记得有时还多达九次。可现在你看到什么？说也没用，这种排场都过去了。拿破仑知道，法国人民需要什么，现在笼罩在巴黎

① 指1870年被推翻的拿破仑三世。

② 法国旧王宫，拿破仑三世住在这里。

——我们的巴黎上空的乌云，要等帝国恢复才会消失。”

到了星期日下午，卢斯夫人的客人中有一个年轻人，伊莎贝尔跟他谈过不少话，发现他肚里装满各种有价值的知识。爱德华·罗齐尔先生——人们称他内德·罗齐尔——出生于纽约，在巴黎长大，他住在那里的时候，由他的父亲管教，事有凑巧，这位父亲跟已故的阿切尔先生是相识多年的知交。爱德华·罗齐尔记得，当年伊莎贝尔还是个小女孩。有一次，阿切尔姊妹几个住在讷沙泰尔一家旅馆里，她们的法国保姆跟一个俄国亲王跑掉了。那时爱德华·罗齐尔的父亲正好带着孩子路过那个地方，也住在那家旅馆里，正是他救了阿切尔姊妹三个，因为那几天里，阿切尔先生一直行踪不明。伊莎贝尔对那个衣冠端正的小男孩也记得很清楚，他的头发上总有一股发蜡的香味，他也有一个法国保姆，只是她在任何引诱下都没有离开他。伊莎贝尔常常与他俩在湖边散步，觉得小爱德华漂亮得象一个天使——这种比喻在她心目中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她所想象的天使，在外形上具有非常明确的特征，而她新认识的这位小朋友，正好体现了这些特征。一张小小的粉红色脸庞，头上戴一顶蓝天鹅绒童帽，脖子上围一条绣花硬领，这就是她童年梦想中的天使的外貌。后来有一段时期，她还坚决相信，那些天国居民彼此讲的是又古怪又可爱的英法混合语，他们用它表达最高尚的情绪，因为爱德华就用这种语言跟她交谈。他告诉她，他的保姆为了“保卫”他，不让他靠近湖边，还说一个孩子必须听保姆的话。现在内德·罗齐尔的英语已大有进步，至少那种法语腔调已经减少了。他的父亲死了，他的保姆也辞退了，但年轻人还遵守着他们的教导，从不靠近湖边。他的身上仍有一股沁人心脾的香味，以及一种能给更高级的器官带来快感的气息。

他是一位非常斯文的、彬彬有礼的青年，具有风雅高尚的趣味——懂得古瓷器、美酒和书籍的装帧，熟读《戈塔年鉴》[1]，知道高级的商店，高级的旅馆，以及火车时刻表。他点菜的本领几乎可以与卢斯先生媲美，也许，随着经验的增长，他可以成为后者当之无愧的接班人，他也拥护那位先生的严峻的政治观点，只是口气较为柔和而天真罢了。他在巴黎有一所漂亮的寓所，室内装饰着古色古香的西班牙圣坛花边，这是使他的女朋友们惊羡不止的，她们宣称，他的壁炉架上铺的花边比许多公爵夫人披在高贵的肩膀上的更美丽。然而他每年冬天往往要在波城度过一段时间，有一年还在美国待了两个月。

他对伊莎贝尔很感兴趣，还清楚地记得他们在讷沙泰尔散步的时候她老是喜欢靠近湖边。他仿佛从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叛逆性的疑问中也发觉了同样的倾向，但他还是温文尔雅地回答我们的女主人公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也许是不配得到这么好的待遇的。"阿切尔小姐，你说这有什么出路吗？嗨，巴黎是四通八达的，路多得很，哪里都能去。每一个到欧洲来的人，必须先通过这里。你主要不是这个意思吗？你是说这能有什么结果吧？但一个人怎么能洞察未来呢？你能告诉我，前面有些什么吗？只要这是一条愉快的路，我就不管它能通向哪里。我喜欢这条路，阿切尔小姐，喜欢这古老而可爱的柏油马路。你不可能对它感到厌倦——哪怕想厌倦也不可能。你认为你会厌倦，实际不会，这儿经常有出乎意外的新鲜事儿。就拿特鲁奥大厦来说吧，那儿一星期总有三、四次大拍卖。除了这里，哪儿还有这样的便宜货？不论人家怎么说，我坚持只有在这儿才

---

[1] 德国出版商尤斯图斯·佩特斯（1749—1816），自1763年起在戈塔地方出版的一种法文刊物，记载世界各地系谱学等方面的统计资料。

能买到真正价廉物美的东西，只要你懂得上哪儿去购买。我知道许多这样的地方，但我都保守秘密。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我对你破格优待，只是你绝对不能泄漏给任何人。你不论要买什么，先问我一声，我要求你同意这点。一般说，不要上那些林荫大道；在林荫大道上机会是不多的。凭良心说——sans blague①——我不相信谁会比我更熟悉巴黎。你和杜歇夫人改天务必到我那儿去吃顿早饭，我可以把我收藏的小玩意儿给你看看，je ne vous dis que ça！②近来大家谈伦敦谈得很起劲，吹捧伦敦成了风气。可那儿什么也没有——你在那儿什么也找不到，没有路易十五时期的风格，没有第一帝国的风格，有的永远只是安女王时期的式样。这种东西只配放在寝室里，放在盥洗室里，永远登不了大雅之堂。我把生命消磨在拍卖商场吗？"罗齐尔先生继续说，回答伊莎贝尔的另一个问题。"哦，不，我没有财产。我希望我有，可是没有。你认为我游手好闲，啥也不干，我从你的脸色看出来了，你的脸非常富有表情呢。我这么讲，请你不要见怪，我只是向你提出一个警告。你认为我应该干点儿什么，我也这么想，我总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点。可是一旦认真要做起来，你就看到什么也不能干。我不能回国去，开店当老板。你认为我非常合适？唉，阿切尔小姐，你把我估计得太高了。我会买东西，可是我不会卖东西。有时我想出卖一些什么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了。让别人来买你的东西，比你去买别人的东西，需要大得多的能耐。那些能叫我去买他们的东西的人，我想一定是非常聪明的！唉，不成，我不会开店当老板。我不能当医生，那是一种讨厌

① 法文：不吹牛。

② 法文：其余就不必多说了。

的职业。我也不能当牧师，因为我并没有信仰。而且《圣经》上那些名字，我也讲不清楚。它们很难念，特别在《旧约全书》中。我不能当律师，我不懂——你叫它什么来着？——美国诉讼程序。此外还有什么事可干呢？没有了，在美国一个上等人能干的就这些。我倒想当一个外交家，但美国的外交——那也不是上等人干的。我相信，如果你见过前一任部……”

罗齐尔先生大多在下午较晚的时候来拜访伊莎贝尔，那时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往往也在。他讲话的方式就象我上面描写的那样，每逢年轻人讲到这种地方，亨利艾塔便打断他的话，把他教训一通，要他记住美国公民的责任。她认为他极不合人情，比拉尔夫·杜歇更坏。不过这时期，亨利艾塔比以前更喜欢作道德说教，因为她的良心一直为伊莎贝尔感到不安。她没有向这位小姐祝贺她得到了一笔财产，却请她原谅她不能这么做。

“如果杜歇先生跟我商量，要不要给你钱，”她坦率地说，“我会对他说：‘绝对不要。’”

“我知道，”伊莎贝尔回答。“你认为，事实上这只是变相的灾祸。也许是这样。”

“把它送给一个你不太关心的人——这就是我要说的。”

“比如说，给你？”伊莎贝尔开玩笑道。接着又用完全不同的口气问：“你真的相信它会毁了我吗？”

“我希望它不会毁了你，但毫无疑问，它会助长你那些危险的倾向。”

“你这是指我爱好奢华，善于挥霍？”

“不，不，”亨利艾塔说，“我是指你的精神方面。我不反对奢侈，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打扮得漂亮一点。请你想想我

国西部城市的那种豪华生活，我看这儿根本没法跟它相比。我希望你不满足于粗俗的物质享受，但我并不怕它。你的危险在于你过分沉湎在你梦想的天地中，你跟现实，跟你周围那个辛勤劳动的、努力挣扎的、苦难重重的、甚至可说是罪恶的世界，接触得太少。你又要求太高，你抱着许多美丽的幻想。你新近得到的那几万英镑，正好使你越来越陷入那些自私的、残忍的少数人的圈子中，这些人是巴不得你永远沉湎在这些幻想中的。”

伊莎贝尔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瞪着她未来的这幅可怕的图景。“我有什么幻想？”她问。“我在竭力防止任何幻想呢。”

“得啦，”亨利艾塔说，“你认为你可以过一种理想的生活，可以过得使自己愉快，也使别人愉快。你会发现你错了。不论你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必须把整个心灵投入进去，这样才能使它多少有些意义。但从你那么做的一刻起，我告诉你，它就不再是理想了，它变成了严峻的现实！再说，你不能老是使自己愉快，有时你必须使别人愉快。我承认，这是你完全愿意做的。但还有一件事更重要，这就是你常常必须使一些人不愉快。你必须随时准备这么做，你必须决不退缩。那是你根本办不到的——你太喜欢赞扬，你希望别人把你想得很好。你以为我们可以凭不切实际的观念避免那些令人不快的义务——那是你最大的幻想，亲爱的。但是我们办不到。生活中有许多场合，你必须准备你根本不能使任何人感到愉快——甚至包括你自己在内。”

伊莎贝尔伤心地摇摇头，她显得烦恼而惶恐。“亨利艾塔，”她说，“对你说来，现在大概就是这种场合之一吧！”

毫无疑问，斯塔克波尔小姐访问巴黎期间，没有生活在梦

想的天地中，她业务上的收获比她的英国之行丰富得多。班特林先生开头陪伴了她四个星期，现在已经回英国，何况在班特林先生身上是连一点梦想的影子也没有的。伊莎贝尔从她的朋友那里得悉，他们两人非常投机，而且由于这位先生对巴黎了如指掌，因此这种友谊更使亨利艾塔获益不浅。他向她解释一切，带她参观一切，成了她寸步不离的向导和讲解员。他们一起用早餐，一起用午餐，一起上剧场，一起吃晚饭，实际上就象完全生活在一起。亨利艾塔不止一次告诉我们的女主人公，说他是一位忠实的朋友，她从没想到她会对一个英国人发生这么大的好感。伊莎贝尔说不出为什么，但是她总觉得，《会谈者报》记者和彭西尔夫人的弟弟之间的来往，包含着一种令人发笑的东西；尽管她承认，这从双方说，都是值得称道的，她还是觉得有趣。伊莎贝尔不能消除自己的怀疑，总认为他们有些象在打哑谜，彼此都因单纯而上了当。然而不论就双方的哪一方说，这种单纯仍是可敬的。在亨利艾塔方面，这是值得赞美的，因为他相信，班特林先生是对发展生动活泼的新闻事业，对巩固女记者的地位，发生了兴趣；在她的同伴方面，这也是值得赞美的，因为她认为，《会谈者报》记者的采访活动——他对这份刊物从未形成过明确的概念——如果剥开它巧妙的伪装（班特林先生觉得他完全能做到这点），不过是斯塔克波尔小姐需要满足自己奔放的感情而已。两位独身者在暗中摸索，但他们都提供了对方所缺乏的东西，满足了彼此的需要。班特林先生是一个性情迂缓散漫的人，现在这位果断、敏锐、自信的女人使他感到别有风味，她那对明亮而咄咄逼人的眼睛，那优美整齐的仪表，都吸引着他，在这颗对日常生活感到平淡无味的心灵中，燃起了活跃的情趣。另一方面，亨利艾塔得到了一个

很好的同伴，这位先生不愁衣食，无牵无挂，几乎象“鬼差神使”似的来到了她的身边。他的无所事事，一般说来固然不足为训，但对一位到处奔走的伙伴却是绝对有利的。他对她可能提出的任何社会的或实际的问题，几乎都能作出简单明了的、合乎传统的、尽管绝不是十分透彻的答复。她常常发现，班特林先生这些答复非常合用，在争分夺秒赶发美国邮件的时刻，它们可以成为通讯中现成的材料，跟读者见面。伊莎贝尔警告过她，要当心自己在滑向哪里，并希望得到她善意的反驳，现在她才真的担心，她会滑进那神秘的深渊中去。就伊莎贝尔而言，固然也存在着这种危险，但斯塔克波尔小姐如果乐于利用别人的观点，弄虚作假，她就无法指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伊莎贝尔继续好心地警告她，于是彭西尔夫人这位殷勤的弟弟，有时在我们的女主人公嘴上就成了不太光彩的取笑对象。然而亨利艾塔对班特林先生总是温情脉脉，不可动摇，她往往明知要遭到伊莎贝尔的讽刺，还是得意扬扬地畅谈她跟这位熟知人情世故的先生——这称呼在她那里已和以前不同，没有恶意了——一起度过的时刻。她会把她们刚才讲的玩笑话一下子丢诸脑后，情不自禁地提起她在他陪同下出游的经历。她会说：“啊，我现在对凡尔赛的一切已了如指掌，我跟班特林先生到那儿去过。我必须作全面的参观，一到那里，我就关照他，我要全面看一下。因此我们在那儿旅馆里呆了三天，跑遍了所有的地方。那几天天气晴朗，有点象印度的夏季，只是没那么好。我们就住在那一片园林里。真的，关于凡尔赛，你再没什么可以告诉我的了。”看来，亨利艾塔已经跟她那位殷勤的朋友约定，春天在意大利会面。

第二十一章

杜歇夫人在到达巴黎以前，已定下了离开的日子，到二月中旬，她就开始南下。她在中途折往圣雷莫，探望她的儿子。圣雷莫在意大利地中海沿岸，他要在那儿悠悠飘浮的白云下，度过沉闷而充满阳光的冬季。伊莎贝尔当然跟她的姨母同行，不过杜歇夫人按照她一贯的朴素逻辑，还是让她自行选择。

"现在，你象枝头的鸟儿一样自由，当然完全可以自己做主了。我不是说你以前不能，但你现在的地位不同了——财产已在你周围建立起一道屏障。有许多事，你穷的时候做了，会受到严厉的指责，但现在你有了钱，你都可以做了。你可以独自来往，独自旅行，你也可以有自己的公馆，当然，我的意思是你应该雇一位伴娘——一位穿着织补过的开士米衣服，染着头发，经过梳妆打扮还风韵犹存的老妇人。你认为你不喜欢那样吗？当然，你可以按你自己的意思做，我只是想让你明白，你是自由的。你可以把斯塔克波尔小姐当你的dame de compagnie[①]，她一定会把所有的人统统撵走。不过我想，你还是跟我在一起好得多，尽管你并没有义务非那么办不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么做是有一些好处的。我估计你不会喜欢，不过我劝你还是委屈一下。当然，跟我作伴，不管开头有多么新鲜，现在这一切都

① 法文：伴娘。

已过去。你发现我不过如此，只是一个迟钝、顽固、气量狭窄的老妇人。”

“我觉得你根本并不迟钝。”伊莎贝尔回答。

“但你同意我顽固而气量狭窄，是不是？我对你说，是这么回事！”杜歇夫人道，觉得自己没有猜错，因而得意扬扬。

伊莎贝尔暂时留在姨母身边，因为尽管她也有一些离心倾向，她对通常所谓的礼节还是十分注重的，一位年轻小姐身边没有几个亲戚，就好比红花没有绿叶。确实，杜歇夫人的谈吐早已不那么熠熠生光，象在奥尔巴尼的第一个下午那样了。那时她穿着潮湿的雨衣，坐在那里侃侃而谈，描绘欧洲将给高雅的年轻人带来的前景，讲得多么动人。然而这主要是这位少女自己的过错。她对姨母的阅历已看到了一个大概，加上她的想象力，使她能够经常预见到这位缺乏想象力的妇女的见解和感情。撇开这点不论，杜歇夫人确有一大优点：她象圆规一样正直。她的呆板固执、一成不变是令人欣慰的，你可以准确地知道，她会出现在什么地方，你永远不会在意外的场合遇到她或者撞见她。她自己的事，她从不疏忽，但别人的事，她决不妄加干预。伊莎贝尔终于对她产生了一种无法说明的怜悯。一个人的天性，如果只有一小部分袒露在外面，这个人总给人以枯燥乏味的感觉，因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他只能提供有限的接触面。任何温柔和同情，不论它象随风飘扬的花瓣，还是善于攀附的苔藓，都没有机会附着在这上面。换句话说，杜歇夫人那消极被动的接触面，不过刀口那么厚薄。然而伊莎贝尔有理由相信，随着她的年事日高，她会不完全考虑自己的方便，逐渐向那些朦胧的感情让步，作出比自己愿意的更多的反应。她已开始明白，必须改弦易辙，把高傲的目光投向卑微的事物，在

具体的事件中为自己寻找辩解的理由。现在她绕道前往佛罗伦萨，以便与她体弱多病的儿子共同度过几个星期，就不符合她一成不变的生活态度，因为多年来她一直明确表示，如果拉尔夫想见她，他随时可以前往佛罗伦萨，他知道，在克里森蒂尼宫有一套宽敞的房间，就是专门留给这位少爷居住的。

到达圣雷莫的第二天，伊莎贝尔对她的表兄说："我想问你一件事，为了这件事我几次想写信给你，但一直犹豫着，不知怎么说才好。不过面对面谈，我的问题似乎简单得多了。你知道不知道你的父亲打算留给我这么多的钱？"

拉尔夫把腿伸直了一点儿，更加一眼不眨地注视着地中海。"亲爱的伊莎贝尔，我知道不知道有什么相干呢？我的父亲是很固执的。"

"那么，"姑娘说，"你是知道的。"

"是的，他告诉了我。我们甚至还就这事讨论过一次。"

"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伊莎贝尔蓦地问。

"没什么，只是对你的一种表扬罢了。"

"表扬什么？"

"表扬你高尚美好的生活。"

"他对我太好了，"她立即声称。

"那是我们大家都一样的。"

"如果我信以为真，我会非常伤心。幸亏我并不相信。我需要大家公正地对待我。此外别无其他要求。"

"很好。但你应该记住，对一个可爱的少女说来，公正不过是感情的点缀品。"

"我不是什么可爱的少女。在我跟你谈这些麻烦的问题时，你还讲这样的话？你一定把我当作一个娇滴滴的小姐了。"

"我看你有些心神不定。"

"我是心神不定。"

"为什么?"

一时间她没有回答，过了一会才突然喊道:"你认为我一下子变成一个暴发户，这好吗?亨利艾塔认为不好。"

"去他的亨利艾塔!"拉尔夫粗声粗气地说。"如果你问我，我是欢迎这件事的。"

"你的父亲那么做，是为了使你高兴?"

"我跟斯塔克波尔小姐看法不同，"拉尔夫继续说，态度更严肃了。"我认为，你有一些财产是大有好处的。"

伊莎贝尔用严肃认真的目光瞧了他一会儿。"我不相信你知道怎样才对我有利，也不相信你关心这事。"

"你放心，要是我知道，我是会关心的。要我告诉你怎样才对你有利吗?不要自寻烦恼。"

"我想你的意思是说，不要来麻烦你。"

"这你办不到，我是不怕麻烦的。别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不要老是问自已，这么有利还是那么有利。不要向你的良心提出这么多问题，这会使它走调，变成一架弹坏的钢琴。要保护它，用在关键的时刻。不要千方百计想把你的性格弄成什么样子——这就象用手去掰开包得紧紧的娇嫩的玫瑰花苞。按照你认为的最好的方式去生活，你的性格就会自然形成。大多数事物对你是有利的，例外很少，一份惬意的收入不属于这种例外。"拉尔夫停下来，笑了笑，伊莎贝尔仔细听着。"你的思维能力太强，尤其是考虑良心考虑得太多，"拉尔夫又道。"这是毫无道理的，不要把许多事都看作错误。不要老是提心吊胆，不要头脑发热。张开你的翅膀，飞上天去吧。这是永远不会错的。"

正如我所说，她听得很认真。她的理解力天生是很强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赞赏你讲的这番话。如果是的，那么你得承担重大的责任。”

“你叫我有些害怕，不过我想我是对的，”拉尔夫说，继续笑着。

“不管怎样，你讲的话还是正确的，”伊莎贝尔接着说。“没有比这更正确的了。我一心想着自己——我对生活要求太多，好象这是医生的处方。确实，为什么我们老是考虑事情是不是对我们有利，仿佛我们是躺在医院里的病人？为什么我们要那么担心，怕自己做错呢？好象我做得对或错关系到整个世界似的！”

“你是个聪明人，一讲就通了，”拉尔夫说。“我甘拜下风！”

她望着他，似乎没有听到他的话，其实她一直在按照他指点的方向进行思考。“我老是想多考虑世界，少考虑个人，但最后总是仍想到我自己。这是因为我害怕。”她停了一下，声音有些发抖。“是的，我害怕，我不知对你怎么说才好。大量的财产意味着自由，但是我怕它。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一个人应该好好利用它。如果不能好好利用它，那才是可耻的。这使人必须经常思考，作持续不断的努力。但我总是怀疑，不掌握这种力量是不是更为幸福。”

“我相信，只有懦弱的人才会觉得不掌握这种力量是幸福的。对于懦弱的人，要使自己不致为人所鄙视，是需要作很大努力的。”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懦弱的人？”伊莎贝尔问。

“唉，”拉尔夫回答，脸上红了一下，这没有逃过姑娘的眼睛，“如果你是的话，那我就犯了一个大错误！”

地中海沿岸的景色，在我们的女主人公眼中，真是越看越迷人。它是意大利的门槛，那个人人憧憬的国家的大门。她对意大利还缺乏认识，缺乏感受，但它已象一片乐土那样，一望无际地铺展在她的前面，在那里，对美的爱好将获得无穷的满足。每逢她和她的表兄在海边漫步时——她每天陪他散步——常常用如饥似渴的眼睛望着大海的那边，她知道，那里就是热那亚。然而她愿意先稍事休息，再投入更广阔的生活中去。不过，即将开始的飞行，还是使她充满着惊悸。她觉得目前只是一段和平的插曲，是锣鼓声暂时沉寂的时期，因为她的一生虽然还不能说一定会多灾多难，她却常常根据她的希望，她的忧虑，她的幻想，她的野心，她的爱好，给自己描绘未来的图景，在这图景中，那些心理活动获得了相当戏剧性的反映。梅尔夫人曾经向杜歇夫人预言，伊莎贝尔把手伸进口袋，掏过六、七次钱以后，就会心安理得，不再意识到这口袋里的钱是那位慷慨的姨父给她装进去的。梅尔夫人的洞察力获得了证明，正如以前也常常获得证明一样。拉尔夫·杜歇曾经赞美他的表妹在道德上具有灵敏的反应，那就是说很善于领会别人提出的善意劝告。现在他的劝告或许也帮助了事物的发展。不论怎样，在她离开圣雷莫以前，她对自己的富有已经习以为常。这个意识在她本身固有的无数观念中，占据了一席位置，而且绝对不再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它始终包含着无数良好的意愿。她沉醉在幻觉的迷宫中；一个富裕、独立、慷慨的少女，对自己的机会和义务怀着广泛而人道的观点，这样的人确实有不少美好的事可做。因此在她心目中，她的财产成了她自身的优秀的一部分。它提高了她的身价，在她的想象中，它甚至给她带来了某种理想的美。至于在别人的想象中，它对她具有什么作用，那是另一回事，关于

这点，我们到时候也会谈到。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幻觉，跟另一些思想活动纠缠在一起。伊莎贝尔喜欢遥想未来，不大喜欢回顾过去，但有时，在她谛听地中海水波的淙淙低语时，她的视线也会向过去飞翔。它停留在两个人身上，尽管距离遥远，他们的形象还是相当清晰，不必费力就能认出，这是卡斯帕·戈德伍德和沃伯顿勋爵。说来奇怪，这两个充满活力的人物一下子就落在我们这位年轻小姐的生活后面了。不论何时，她的心情总是不愿意相信往事的真实性；但必要的时候，她又努力唤回这种信念，不过哪怕那是愉快的往事，这种努力也常常是痛苦的。往事难免发出死亡的气息，它的复活象末日审判中的尸体一样，带有幽灵的青光。何况这位姑娘也不相信她自己会活在别人的心头——她没有那种愚蠢的妄想，认为自己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发现给人忘却，她会感到痛心，然而在所有的自由权利中，她觉得最甜蜜的却是忘却的权利。用感伤的语言来说，她没有把她的最后一个先令给予卡斯帕·戈德伍德，也没有给予沃伯顿勋爵，然而她又不能不感到，他们得到了她很大的恩惠。当然，她知道，她还会收到戈德伍德先生的信，但那至少将是一年半以后的事了，到那时，许多情况都会发生变化。确实，她没有对自己说，她的美国求婚者可能找到另一个比较容易追求的姑娘，因为虽然毫无疑问，这样的姑娘很多，她一点也不相信，这种方便会引起他的兴趣。不过她想起，她自己也可能不得不发生变化，因而对那些非卡斯帕的品质感到厌倦（尽管这种品质非常之多），同样，今天被她看作妨碍她自由呼吸的因素，却会成为她所向往的东西。那么，这些因素将来有一天会使他因祸得福，也未可知——它们象牢固的花岗岩防波堤，可以给她提供一个安全平静的避风港。但那一天只

能在它到来的时候到来，她也不能抄着双手等它到来。至于沃伯顿勋爵，希望他把她的形象继续藏在心头，这不符合谦逊的美德，也不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应有的光明磊落的想法。她已经明确告诫自己，不应把他们中间发生的事再保留在心里，在他来说，相应的努力也是最为合适的。这看来似乎只是带有嘲弄意味的设想，其实不是。伊莎贝尔真的相信，勋爵会象通常所说的，克服他的失望情绪。他的心情非常沉重，这她相信，而且还从这种信心中感到了欢乐。但是一个这么明智、又这么尊贵的人，如果对任何创伤始终怀有过度的悲痛，这实在是荒谬的。伊莎贝尔说，何况英国人是喜欢舒服的，要是对一个只见过几次面的、目中无人的美国少女，老是念念不忘，这对沃伯顿勋爵说来，未必舒服。因此她认为，一旦有一天她听到他娶了一位本国的小姐，而且这位小姐又是值得他爱的，她一定欢迎这个消息，丝毫也不感到痛苦，甚至惊讶。这只是证明，他相信她很坚定，而这正是她希望他相信的。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她的高傲情绪。

第二十二章

在老杜歇先生去世六个月之后，五月初的一天，几个风姿秀逸、可能得到画家赏识的人，聚集在一幢古老别墅的一间屋子里，别墅屋宇宽敞，坐落在佛罗伦萨的罗马门外一个遍布橄榄树的山顶上。这是长形建筑，外表显得有些单调，屋檐远远向前伸出，那是托斯卡纳人[1]喜爱的式样。它高踞在环抱佛罗伦萨的山上，远远望去，跟耸峙在屋旁的那些直溜溜、黑沉沉、轮廓分明的三五成群的柏树，构成了一个和谐的长方形整体。屋子前面是一片长满青草的小广场，显得空空荡荡，带有田园风味，它占去了山顶的一部分。正面墙上，不规则地开着一些窗户，沿墙脚是一条石砌的长凳，通常总有一两个人在这儿闲坐，他们或多或少带有一种悠然自得的神情，这种神情还没有得到充分评价，但在意大利，由于各种原因，它总是优美地挂在一切对生活采取毫不犹豫的消极观望态度的人的脸上。总之，房屋的这一面显得古老，结实，虽然久经风雨，但还保持着庄严的外表，然而它却带有十分冷落的景象。原来这只是它的假面具，不是真正的脸。它有垂下的眼睑，却没有眼睛。房屋实际面向另一面——面向它的后面，那里一望无际，充满着午后的阳光。别墅在这里俯瞰着山坡，下面是亚诺河漫长的河谷，

① 托斯卡纳是包括佛罗伦萨在内的意大利北部一个地区，过去曾是托斯卡纳公国。

弥漫着意大利绚丽多采的烟霭。它有一个小小的花园，在屋前铺展成一片草坪，生长的主要是一些错落不齐的野玫瑰，那些古老的石长凳上生满了苔藓，给阳光照得暖烘烘的。草坪的栏杆高矮适中，正好可以让人凭靠，它外面的地面开始向下倾斜，一眼望去，尽是影影绰绰的橄榄树林和葡萄园。然而我们关心的不是这地方的外部，在这春意阑珊的晴朗的早晨，它的居住者有理由宁可待在墙后那阴凉的屋里。底层的窗户，正如你从广场上看到的，显得大小得体，建筑精美，然而它们的作用似乎不是为了与外界沟通，而是为了防止外界的窥探。窗上装着笨重的铁条，而且高得使人哪怕踮起脚尖也满足不了好奇心。别墅内部分隔成互相独立的几套房屋，住的大多是长期寓居佛罗伦萨的不同国籍的外国人。有一间屋子开着那种一排三个戒备森严的窗洞，一位先生正坐在屋里，另外还有一个小姑娘和两位从修道院来的修女。然而我前面的描写，可能使读者认为这间屋子很阴暗，其实不然，因为它有一扇很大很高的门，现在门正开着，门外便是后面那树木交错的花园。何况丰富的意大利阳光，有时也会穿过那些高铁格窗投射进来。屋里布置得相当舒适，甚至显得奢侈，给人以一种窗明几净、精致幽雅的感觉。墙上挂着各种退色的大马士革锦缎和花毯，周围陈设着各种雕花衣柜和橱子，但这些栎木家具已因多年使用而磨光了。此外，还有一些古代绘画艺术的拙朴样品装在陈旧过时的镜框里，以及一些样子难看的古董，那种中世纪的铜器和陶器，这类玩意儿在意大利是一向取之不尽的。但是为了满足文明生活的需要，这些东西作出了慷慨的让步，听任各种现代家具跟它们混杂在一起。可以看到，所有的椅子都有高高的靠背和软软的坐垫，一张大写字台占去了很大一块地方，它的精致做工

带有十九世纪伦敦的风格。那里还有大量的书籍、杂志和报纸，以及不多一些小巧玲珑的图画，主要是水彩画。一幅这样的作品放在一个客厅用的小画架上，在我们现在谈到的这个时刻，刚才我提起的那个小姑娘，正站在画前，默默地端详着它。

屋里静悄悄的，虽然不能说没一点声音，但他们的谈话断断续续，似乎难以为继。两位修女坐在各自的椅子上，显得并不安心，她们的姿势十分拘谨，脸上流露出小心翼翼的神色。她们相貌平常，脸盘圆圆的，但和蔼可亲，举止间带有一种纯粹事务性的谦逊，它似乎比她们身上那些僵硬的亚麻布服饰，那种跟绷紧在架子上一样笔挺的哔叽衣服，更不带感情色彩。她们中的一个年纪大一些，戴一副眼镜，脸色红润，面颊丰满，比她的同事更懂事一些，看来是两人中负责的一个。她们的任务显然是跟那位小姑娘有关的。这个小姑娘戴着帽子——一种非常简单的头巾，这跟她那身朴素的薄纱长褂儿很相称，这件长褂儿显得短了一些，虽然看样子，它已经"放长"过了。那位先生可想而知，是在接待两位修女，他也许对这项工作感到有些难办，因为跟最温顺的人谈话，正象跟最粗暴的人谈话一样不容易。同时，很清楚，他对她们带来的那个文静的小姑娘，兴趣大得多，在她转过身去，背朝着他的时候，他的眼睛不住打量着她那苗条纤小的身材。他四十来岁，气概不凡，相貌端正，头发剪得短短的，还很稠密，但已过早地出现了一些银丝。他的脸清秀，狭长，棱角鲜明，神态安详，唯一不足之处是下巴颏儿太尖了一些，加上那胡须，这个缺点就更突出了。他的胡须是按照十六世纪画像上的式样修剪的，嘴唇上面还蓄着两撇漂亮的小胡子，胡子尖儿优美地向上卷起，给它的主人带来了一些外国的、传统的气息，也说明这位先生很重视他的仪

技产生的效果。然而他的眼睛却使你相信，他只是在他所选择的范围内追求这种效果，而且总能达到预期的目的。那是一对敏感的好奇的眼睛，眼神显得既呆滞又犀利，既聪明又迟钝，具有观察者和梦想者的双重气质。至于他的国籍和出生地，你会觉得很难确定，那些使人一猜就着，变得索然无味的表面特征，他一概没有。如果说他血管里有英国人的血液，那么大概也已经掺进了法国人或意大利人的杂质。他使人觉得，虽然他是一枚金质良币，但不是那种供一般流通用的、有印记或图纹的普通硬币，那是一枚精致复杂的金牌，是专为特殊用途铸造的。他动作轻巧，身材清瘦，神气懒洋洋的，生得不高也不矮。他不讲究衣着，仿佛有些不修边幅，但求不流于庸俗就成了。

“喂，我的孩子，你觉得它怎么样？”他问小姑娘。他讲的是意大利语，讲得相当流利，然而这并不能使你相信他是意大利人。

小姑娘把头向一边侧转一点，又向另一边侧了一下，仔细端详着。“画得真美，爸爸。这是你自己画的吗？”

“当然是我画的。你觉得爸爸聪明吗？”

“是的，爸爸，你非常聪明。我也学过画画。”她转过头来，把美丽的小脸蛋对着他，这张脸经常笑盈盈的，显得非常甜蜜。

“你最好给我看一下你的才能的样品。”

“我带了不少回来，都在我的箱子里。”

“她画得很……很用心，”修女中年长的一个说，用的是法语。

“我听到这话很高兴。是不是你教她的？”

“不是，我教不好，”修女说，有一些脸红。“Ce n’est

pas ma partie① 。我不教课，那是比我聪明的人做的事。我们有一位出色的图画教师，他叫……他叫什么名字？”她问她的同伴。

她的同伴看着地毯。“那是一个德国名字，”她用意大利语说，仿佛那还需要翻译似的。

“是的，”另一个接着道，“他是德国人，他在我们那儿已经好多年了。”

小姑娘不关心这些谈话，独自从这间大屋子中溜过去，站在打开的门口，望着花园。“这位嬷嬷是法国人吧？”先生问。

“是的，先生，”客人温柔地回答。“我跟学生们都是讲我自己的语言。我不会讲别的话。但我们修女中也有别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爱尔兰人。她们都用她们本国的语言讲话。”

先生笑了笑。“我的女儿有没有受过哪位爱尔兰小姐的照料？”然而他看到，他的客人怀疑这是一句笑话，但又不明白它的意义，因此立即又说道：“你们那儿是很完备的。”

“是的，我们很完备。我们那儿一切都有，而且一切都是最好的。”

“我们还有体操课，”那位意大利修女鼓起勇气说道。“但是并不危险。”

“我想不会。那是你教的吗？”这个问题引得两位小姐坦率地笑了起来，笑声沉寂之后，主人望着他的女儿，说她长高了。

“是的，但我想她不会再高了。她的身材是比较小的，”法国修女说。

“这我不在乎。我喜欢小巧玲珑的女子，就象我喜欢小巧

---

① 法文：那不属于我的工作。

玲珑的书一样，”先生说。“但我不明白，我的孩子究竟为什么生得矮小。”

修女稍微耸了耸肩膀，似乎表示这类问题已超出了她的知识范围。“她的身体很健康，这是最值得庆幸的。”

“是的，她看来身体不坏。”于是小姑娘的父亲端详了她一会。“你在花园里看到了什么？”他用法语问。

“我看到有许多花，”她回答，声音很轻，很甜蜜。她的法语讲得跟他一样好。

“是的，但是好的并不多。尽管这样，你还是去采一些来，送给两位小姐吧。”

孩子向他转过身来，高兴得满脸堆起了笑。“真的吗？”她问。

“真的，只要我叫你采，你就可以采，”父亲说。

孩子又看了看年长的修女。“真的可以吗，嬷嬷？”

“听你父亲的话，孩子，”修女说，脸又红了。

孩子得到了恩准，非常满意，便跨出门槛，马上消失在园子中了。“你们没有纵容她们，”父亲高兴地说。

“她们每做一件事都得请求准许。那是我们的规矩。一般都是能获得准许的，但她们必须请求。”

“哦，我并不反对你们的规矩，我毫不怀疑这是很好的办法。我把我的女儿交给你们，就是要你们教育她。我信任你们。”

“一个人应该有信心，”修女和蔼地说，从眼镜后面注视着那位先生。

“好吧，我的信心有没有得到满足呢？你们把她教育得怎么样？”

修女把眼睛垂下了一会。“我们把她教育成了一个善良的

基督徒，先生。”

她的主人也垂下了眼睛，但也许这个动作在各人是出于不同的动机。“很好，但还有呢？”

他打量着这位来自修道院的女子，也许在想，她可能会说，一个好的基督徒就是一切。但是尽管她很单纯，她还不致这么鲁莽。“她也是一位可爱的小姐，一位真诚的少女，一个能够使你完全满意的女儿。”

“我看她长得娴静文雅，”父亲说。“她确实很漂亮。”

“她各方面都很好，她没有缺点。”

“她从小就没有。我很高兴，你们没有带给她什么缺点。”

“我们太爱她了，”戴眼镜的修女说，神情是庄严的。“至于缺点，我们怎么能带给她我们所没有的东西？Le convent n'est pas comme le monde, monsieur①。你可以说，她是我们的孩子。她从小就是在我们那儿长大的。”

“所有在今年离开我们的孩子中，她是我们最舍不得的一个，”年轻些的女子喃喃地说，态度很恭敬。

“是的，我们以后会一直谈到她，”另一个说。“我们要用她来教育新来的人。”说到这里，那位修女似乎发现，她的眼镜有些模糊了。她的同伴在口袋里摸了一会，随即掏出一块质地结实的手帕来。

“你们是不是会失去她，还没一定。现在什么都没决定呢，”主人赶快回答，这倒不是怕她们掉眼泪，他的口气说明，他只是在讲一句使他自己感到心情宽畅的话。

“但愿如此。十五岁就离开我们，实在太年轻了。”

---

① 法文：修道院不是世俗社会，先生。

"你们知道，"先生喊了起来，那种兴奋的神情是他刚才还没有过的，"不是我要接她回来的。我倒希望她永远留在你们那里！"

"先生，"年长的修女笑道，站了起来，"尽管她很好，她还是属于世俗社会的。Le monde y gagnera①。"

"如果所有的好人都躲进了修道院，这世界怎么办呢？"她的同伴温柔地问，也站了起来。

这个问题涉及的广泛范围，显然不是那个善心的女人所能想象的。戴眼镜的修女采取了调和的态度，自我安慰地说："幸亏到处都有好人。"

"如果那儿多出你们两个，这儿就会减少你们两个，"主人讨好地说。

这句多余的俏皮话，没有在两位单纯的客人那里引起反应，她们只是彼此看看，表示了一种谦逊的不敢当的态度。但是她们的惶惑心情很快就因小姑娘的到来给冲淡了，她捧着两大束玫瑰花，一束全是白的，另一束是红的。

"请您挑选一束，凯瑟琳嬷嬷，"孩子说。"它们只是颜色不同，朱斯蒂娜嬷嬷，两束玫瑰的数目都是一样的。"

两位修女给弄得面面相觑，一边笑着一边互相推让，一个说："你要哪一束？"另一个说："不，应该你先挑。"

"我就拿红的吧，"戴眼镜的凯瑟琳嬷嬷说。"我本身就这么红。在回罗马的路上，它们会给我们带来安慰。"

"不过它们很快就要凋谢的，"小姑娘喊道。"我真希望给你们一点永不凋谢的纪念品！"

---

① 法文：她终将为世俗所有。

“你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的孩子。这是永不凋谢的！”

“我觉得修女应该戴一些漂亮的东西。我真想把我那串蓝念珠送给您，”孩子继续说。

“你们今晚就回罗马吗？”她的父亲问。

“是的，我们仍坐火车回去。我们在那儿还有不少事。”

“你们不觉得累？”

“我们从来不觉得累。”

“啊，我的姊姊，有时是有些累的，”年轻的修女嘟哝道。

“至少今天不累，我们在这儿休息很久了。Que Dieu vous garde, ma fille①。”

在她们跟孩子亲吻告别的时候，主人走去开门，预备送她们出去。他刚打开门，就轻轻叫了一声，望着门外愣住了。门外是一间拱顶前室，高得象教堂一样，地上铺着红瓷砖，一位夫人刚走进这间前室，现在正由仆人——一个穿破旧号衣的少年带领着，向我们的朋友们的那间屋子走来。那位先生站在门口，发出惊叫之后，便不再作声，那位夫人也一言不发，向前走着。他没有招呼她，也没有向她伸出手去，只是靠在一边，让她走进会客厅。到了门口，她迟疑了。“屋里有人吗？”她问。

“有人，不过你可以进去。”

她走进屋子，发现前面是两个修女，女学生在她们中间，一手拉着一个人的胳臂，正向前走来。看见新到的客人，她们都站住了，夫人也立定下来。小姑娘用轻轻的、柔和的声音喊道：“啊，梅尔夫人！”

---

① 法文：愿上帝保佑你，我的孩子。

客人有些吃惊，但马上又恢复了落落大方的风度。“是的，是梅尔夫人，她来欢迎你回家来了。”于是她向孩子伸出两只手去。孩子马上走到她面前，伸出额头，让她亲吻。梅尔夫人跟这位可爱的小姑娘行过这部分礼节之后，便站直身子，笑眯眯地望着两位修女。她们对她的笑也客气地回了礼，但不敢抬起眼睛来正视这位仪态万方、珠光宝气的女人，因为她似乎把那个花花世界的绚丽光辉带进了屋子。

“这两位小姐是送我的女儿回家的，现在她们就得回修道院去了，”先生解释道。

“啊，你们回罗马去吗？我刚从那儿来呢。这时候它非常可爱，”梅尔夫人说。

两位修女把手交叉笼在袖筒里，毫无表情地听着这些话。主人问梅尔夫人，她离开罗马多久了。“她到修道院来看过我，”小姑娘抢在客人前面回答。

“我去过不止一次呢，帕茜，”梅尔夫人说。“我不是你在罗马的好朋友吗？”

“那最后一次我记得最清楚，”帕茜说，“因为你告诉我，我要离开那个地方了。”

“你告诉她了？”孩子的父亲问。

“我不大记得了。我对她说了一些我认为她喜欢听的话。我到佛罗伦萨一个星期了，我以为你会来看我。”

“我不知道你在这儿，要不，我是会来的。这种事不是靠灵感能够知道的——虽然我希望这样。你还是请坐下吧。”

这两个人的话都是用一种特殊的口气讲的——音调压得低低的，小心保持着平静，但这似乎是出于习惯，不是出于任何特定的需要。梅尔夫人向周围看看，选择她的坐位。“你正在送

两位嬷嬷出去吗？好吧，别让我打扰这个礼节。Je vous salue,mesdames[1]，”她又用法语对两位修女说，仿佛在打发她们走。

“这位夫人是我们的老朋友，她还会到修道院来找你们，”主人说。“我们很重视她的意见，她要帮助我来决定，是不是让我的女儿在假期结束以后，仍回到你们那儿去。”

“我希望你的决定会使我们感到高兴，夫人，”戴眼镜的修女大胆提出。

“那是奥斯蒙德先生打趣的话，我什么也不能决定，”梅尔夫人说，好象也在开玩笑似的。“我相信，你们的学校不错，但奥斯蒙德小姐的朋友们必须记住，她是为世俗社会而生的。”

“我也是这么对先生说的，”凯瑟琳嬷嬷回答。“我们正是为了使她适合于这个要求，”她轻轻地说，一边打量着帕茜，她正站在稍远的地方，瞧着梅尔夫人华丽的服饰。

“帕茜，你听见没有？你是为世俗社会而生的，”帕茜的父亲说。

孩子用她那对纯洁年轻的眼睛，看了他一下。“我不是为你生的吗，爸爸？”她问。

爸爸发出了轻松愉快的笑声。“这并不抵触！我就是属于世俗社会的，帕茜。”

“那么我们告辞了，”凯瑟琳嬷嬷说。“不管怎样，要乖乖的，又聪明又快活，我的孩子。”

“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帕茜声称，又开始拥抱她们，但马上给梅尔夫人制止了。

---

[1] 法文：再见，女士们。

“孩子，留在我的身边，”她说，“让你的爸爸送两位嬷嬷出去。”

帕茜愣住了，感到有些失望，但没有提出异议。显然，服从的观念已深深刻在她的心坎上，凡是用权威的口吻对她说话的人，她都应该服从。在命运的主宰面前，她只能做一名消极的旁观者。不过她还是用非常温和的口气问：“我不可以送凯瑟琳嬷嬷上马车吗？”

“如果你留在我的身边，我会更加高兴，”梅尔夫人说。这时，两位修女再一次向那位客人低低地鞠躬以后，便随着奥斯蒙德先生走进前室去了。

“哦，真的，我愿意留下，”帕茜回答。她站在梅尔夫人身旁，伸出小手，让这位夫人握着。她注视着窗外，眼睛里充满眼泪。

“我很高兴，她们教会了你服从，”梅尔夫人说。“小姑娘应该这个样子。”

“哦，真的，我很听话，”帕茜用温和而急切的、几乎是夸耀的口气喊道，仿佛在讲她弹钢琴弹得怎么好。然后她轻轻叹了口气，轻得几乎不易听到。

梅尔夫人握着她的手，把它叠在自己那纤细的手掌上端详着。这目光是严格的，但它没有找到可以谴责的缺陷，孩子的手小巧玲珑，光滑细嫩。“我想她们一定经常叫你戴手套，”她过了一会儿说。“小姑娘往往不喜欢戴手套。”

“我以前不喜欢戴手套，但现在喜欢了，”孩子回答。

“很好，我要送给你一打手套。”

“我非常感谢您。它们是什么颜色的？”帕茜很有兴趣地问。

梅尔夫人思忖了一会。“实用的颜色。”

"但它们漂亮吗?"

"你喜欢漂亮的东西?"

"是的,但……不是太喜欢,"帕茜说,露出一丝禁欲主义的情绪。

"嗯,它们不会太漂亮,"梅尔夫人回答,笑了起来。她拿起孩子的另一只手,把她拉近一些,看了她一会,继续说道:"你会想念凯瑟琳嬷嬷吗?"

"是的,有时会想念她。"

"那么尽量不要想念她。也许有一天,"梅尔夫人又说,"你又会有一位母亲了。"

"我觉得那不一定需要,"帕茜说,又发出了一声轻轻的、驯服的叹息。"我在修道院里已经有三十多位嬷嬷了。"

前室中又传来了她父亲的脚步声,梅尔夫人站了起来,放开了孩子。奥斯蒙德先生走进屋子,掩上了门。他没有看梅尔夫人,只是把一两把椅子推回了原处。他的客人等他开口,一边看着他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她终于说道:"我一直在罗马等你,我以为你可能到那里去接帕茜。"

"你那么想是很自然的,但我违反你的估计,这恐怕已不是第一次了。"

"是的,"梅尔夫人说,"我觉得你非常不合情理。"

奥斯蒙德先生在屋里忙了一阵——屋子很大,有足够的活动余地——那神气就象一个人为了摆脱不愉快的谈话,在机械地寻找一些口实。不过,他的口实马上使完了,他再找不到什么事好做——除非拿起书来——于是只得反抄着手,站在那里望着帕茜。"你为什么不出来送凯瑟琳嬷嬷?"他突然用法语问她。

帕茜迟疑了一会，眼睛望着梅尔夫人。"我要她留在我的身边，"这位夫人说，又在另一个地方坐下。

"噢，那更好，"奥斯蒙德让步了，他一边说一边也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去，瞅着梅尔夫人。他微微俯身向前，用胳膊肘支着椅子的扶手，两只手交叉在一起。

"她要送一些手套给我，"帕茜说。

"你不必把这种事告诉每一个人，亲爱的，"梅尔夫人说。

"你待她很好，"奥斯蒙德说。"不过我想，她可以得到她需要的一切。"

"我觉得她已经不需要那些修女了。"

"如果我们要讨论这件事，最好让她离开这间屋子。"

"让她在这儿，"梅尔夫人说。"我们可以谈别的事。"

"你们可以讲，我不听好了，"帕茜说，神色是坦率的，使人不得不信。

"你可以听，可爱的孩子，因为你还不懂，"她的父亲回答。孩子恭恭敬敬地坐在开着的门边，她的前面就是花园，她那天真的、沉思的眼睛注视着那儿。奥斯蒙德先生继续跟他的另一个同伴随便闲谈。"你今天的脸色特别好。"

"我想我的脸色一向这样，"梅尔夫人说。

"你是一向如此。你没有变化。你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女人。"

"是的，我想是这样。"

"不过有时候你也反复无常。你从英国回来的时候曾对我说，你暂时不打算离开罗马。"

"我很高兴，我的话你还记得这么牢。那是我原来的打算。现在我是到佛罗伦萨来探望一些朋友的，她们刚到这儿，那时我还不知道她们的行踪呢。"

"这理由是富有特色的，你总在为你的朋友们忙忙碌碌。"

梅尔夫人笑嘻嘻地瞧着她地主人。"你这句注脚更富有你的特色，那就是毫无诚意。不过我并不把它看作一种罪过，"她又说，"因为既然你不相信你说的话，那就没有理由要求你有诚意。我没有为我的朋友赴汤蹈火，你的赞美我不敢当。我关心的主要是我自己。"

"一点不错，但是你所说的自己也包含着许多别人——包含着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的生活象你这样，涉及到这么多别人的生活。"

"你所谓一个人的生活是指什么？"梅尔夫人问。"是指一个人的外表，一个人的行动，一个人的义务，一个人的社会活动？"

"我说的是你的生活，就是指你的野心，"奥斯蒙德说。

梅尔夫人望了一下帕茜。"我怀疑她是不是懂得这些话，"她咕哝道。

"你瞧，她就是不应该留在这儿！"帕茜的父亲露出了一丝苦笑，接着用法语说道："我的孩子，到花园去，给梅尔夫人摘一两朵花来！"

"我正想这么做呢，"帕茜喊道，一下子站了起来，毫无声息地走了。她的父亲跟过去，站在打开的门口，望了她一会，然后走回来，但仍站着，或者不如说踱来踱去，似乎在领略另一种姿势所不能提供的自由的滋味。

"我的野心主要是为了你，"梅尔夫人说，似乎问心无愧地抬起头来看着他。

"那就回到我说的话上来了。我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不仅是我，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人。你决不自私——那是我不能同意的。如果你自私，那我该怎么说呢？该用什么话来形容我

呢？”

“你是懒惰成性。我觉得这是你最大的缺点。”

“我倒觉得这实在是我最好的方面。”

“你什么也不关心，”梅尔夫人严肃地说。

“是的，我对一切都不大关心。你认为这是一种什么缺点呢？不管怎样，我的懒散是我不到罗马去的原因之一。但那只是原因之一。”

“你没有去，那算不得什么，至少对我说来是这样。我倒是很高兴，你现在不在罗马——如果你一个月以前去了，你可能至今仍在罗马。目前在佛罗伦萨，有一件事我希望你去做。”

“请不要忘记，我是懒散惯了的，”奥斯蒙德说。

“我没有忘记，但我要求你忘记它。如果你肯照我的话做，你就会名利双收。那不是什么苦差使，实际上倒是怪舒服的。你已有多久没结识新的朋友啦？”

“自从我认识你以来，我想我没有过新的朋友。”

“那么现在你应该去结识一位新朋友了。有一位朋友，我想介绍给你。”

奥斯蒙德先生踝躞着，又走回了那扇打开的门边，望望他的女儿，只见她正在大太阳下走来走去。“那对我有什么好处？”他问，显得亲热而不拘形迹。

梅尔夫人等了一下。“它会使你感到有趣。”这答复完全没有粗鲁的意味，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你那么讲，我相信，”奥斯蒙德说，向她走去。“在一些问题上，我对你是绝对信任的。比如，我完全相信，你在社会交际中能够区别好坏。”

“一切交际都是坏的。”

“对不起。那不是一种普通的见解，我认为这是你特有的见识。你是通过正确的途径——通过经验得来的，你把许多形形色色的人互相作了比较。”

“好吧，现在我愿意凭我的见识来使你出人头地。”

“出人头地？你真的相信我能行？”

“那是我的希望。事情要靠你自己。如果你听我的话，肯化力气，你就能成功！”

“说得多好！我就知道麻烦的事要来了。在这世界上，居然会出现什么值得我化力气的事？”

梅尔夫人脸有些发红，仿佛她的意图遭到了打击。“不要说蠢话，奥斯蒙德。你比谁都清楚，有不少事是值得化力气的。难道我不知道你过去是怎样的吗？”

“是有不少事，这我承认。但在这不幸的生活中，没有一件是可能的。”

“事在人为，要成功得靠自己努力，”梅尔夫人说。

“这有些道理。你的朋友是谁？”

“我到佛罗伦萨来拜访的那个人，她是杜歇夫人的外甥女，你应该还记得杜歇夫人。”

“外甥女？外甥女的意思应该是还年轻无知。我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主意了。”

“是的，她还年轻——二十三岁。她是我的好朋友。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英国，几个月以前，我们彼此十分投机。我非常喜欢她，我做了我不常做的事——对她说了不少奉承的话。你也会这么做。”

“不见得，我不想奉承谁。”

“话虽这么说，到时候你会欲罢不能。”

"她很美，很聪明，很有钱，很有风度，学识渊博，空前的贞洁？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我才想认识她。你知道，前些时候我要求过你，凡是不符合这些条件的，请你免开尊口。那种不三不四的女人，我见得多了，不想再认识她们。"

"阿切尔小姐可不是不三不四的女人，她象早晨一样清新。她具备你这些条件，正因为这样我才介绍给你。她符合你的一切要求。"

"应该是大体上吧。"

"不，百分之百符合。她人品好，有才能，为人慷慨，而且作为一个美国人，出身高尚。她还非常聪明，待人和气，又有一笔很大的财产。"

奥斯蒙德先生默默听着，似乎在心里盘算这件事，眼睛望着这位介绍人。"你预备把她怎么办？"他终于问。

"你心里明白。把她介绍给你。"

"难道她找不到更好的前途吗？"

"我不想知道别人的前途是什么，"梅尔夫人说。"我只知道我应该怎么对待她们。"

"我为阿切尔小姐感到遗憾！"奥斯蒙德宣称。

梅尔夫人站了起来。"如果这是对她发生兴趣的开始，我会记住这点。"

两人面对面站在那儿，她整理着披巾，一边垂下眼睛去看着它。"你今天的脸色很好，"奥斯蒙德重复着刚才的话，只是口气更加随便。"你心里在盘算着什么。每逢你心里在盘算着什么的时候，你的脸色总是特别好，显得神采奕奕。"

这两个人在任何场合，乍一见面的时候，尤其是当着别人的面，态度和语气总显得不大坦率，顾虑重重。他们彼此躲躲

闪闪，谈起话来也转弯抹角。每人似乎都要使对方聚精会神，思想高度集中，才能听懂自己的话。当然，这种不自然的状态，在梅尔夫人方面比她的朋友容易忍受一些，但即使梅尔夫人，这一次也不能保持她愿意保持的姿态，让她的主人看到她具有充分的自我克制精神。不过现在我要说明的是，不论他们之间的阻力是什么，到了一定的时机，它总会自行消失，使他们又脸对着脸，超过了跟任何其他人的关系。这也是目前发生的情形。他们站在那儿，彼此有着深刻的了解，而且总的说来，每人都因了解对方而感到沾沾自喜，觉得这可以补偿因被对方了解而产生的不利，不论这种不利有多大。"我衷心希望你不要那么不近人情，"梅尔夫人说。"这一向是对你不利的，现在也会对你产生不利的影响。"

"我并不象你想象的那么不近人情。随时随地都有一些事使我感动，比如你刚才说你的野心是为了我，便是这样。这句话我不明白，我也看不出它的道理和原因何在。但不管怎样，它还是感动了我。"

"也许随着时间的过去，你会更加不理解。有些事，你是永远不会理解的。而且你也没有必要非理解不可。"

"你毕竟是最了不起的女人，"奥斯蒙德说。"你的心眼几乎比谁都多。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认为杜歇夫人的外甥女对我那么重要，可是……可是……"他停了一下。

"可是我自己却无足轻重？"

"那当然不是我要说的。我是说，可是我已经认识和接近过你这样的女人了。"

"伊莎贝尔·阿切尔比我好，"梅尔夫人说。

她的同伴笑了起来。"你这么说，一定根本没把她放在眼

里！”

“你以为我很会嫉妒吗？请你回答这个问题。”

“为我嫉妒？不，我根本没这么想。”

“那么两天以后你来看我。我住在杜歇夫人家里，在克里森蒂尼宫，那位姑娘也在那里。”

“你一开头就干脆邀我到那里去，不提那个姑娘，这不好吗？”奥斯蒙德问。“反正你跟她在一起。”

梅尔夫人看着他，露出一副有恃无恐的神气，似乎不论他提出什么问题，她都早有准备。“你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已经对她谈到过你了。”

奥斯蒙德皱起眉头走开了。“那我还是不知道的好。”过了一会，他指着画架上的小水彩画，说道：“你有没有看到？那是我最近的一幅画。”

梅尔夫人走近画架，端详了一下。“那是威尼斯的阿尔卑斯山——你去年勾的草图之一吧？”

“对，你真是料事如神，一猜就着！”

梅尔夫人又看了一会，然后转身走开。“你知道，我对你的画根本没有兴趣。”

“我知道，但我还是为此感到诧异。它们实在比许多人画的好得多。”

“可能不坏。但作为你唯一的工作，这太少了。我还指望你干许多别的事，那就是我的野心。”

“是的，你跟我谈过不少次，可那些事都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梅尔夫人说。然后换了完全不同的口气说道：“你这幅小小的画本身是不错的。”她扫视了一下屋里的陈设——那些古色古香的柜子，那些画，那些挂毯，那些褪色的

绸缎。“你的屋子至少布置得还不错，我每次来，都能获得新鲜的感受，我没有看到过更好的地方。在这方面，你的能耐是谁也比不上的。你有高人一等的鉴赏力。”

“可是这高人一等的鉴赏力使我厌烦死了，”奥斯蒙德说。

“你应该让阿切尔小姐来看看这一切。我已经跟她讲过。”

“我不反对人家来参观，只要这些人不是傻瓜。”

“你把它布置得这么幽雅宜人。你作为你自己的博物馆的导游人出现，对你是最有利的。”

听到这种赞美，奥斯蒙德先生只是变得更冷漠，也更注意了。“你说她很有钱？”

“她有七万英镑家私。”

“En écus bien comptés？①”

“关于她的财产，那毫无疑问。可以说我是亲眼看到的。”

“真是令人满意的女人！——我是指你。如果我去看她，我会遇到她的母亲吗？”

“母亲？她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

“那么她的姨妈，你说她是谁？杜歇夫人？”

“要她不来插手，那很容易。”

“我并不反对她，”奥斯蒙德说。“我还挺喜欢杜歇夫人。她有一种老派人的性格，那样鲜明的个性现在已经不多了。但那个老气横秋的长条子，那个儿子，他在不在那里？”

“他在那儿，但他不会给你添麻烦。”

“他是一头大蠢驴。”

“我看你错了。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但我在那儿的时候，

---

① 法文：你都算清楚啦？

他不会露脸，因为他不喜欢我。”

“那还不象一头驴？你说她很漂亮？”奥斯蒙德继续道。

“是的，但我不想再说什么了，要不，你会失望的。来吧，开一个头，我要你做的就是这么回事。”

“开什么头？”

梅尔夫人沉默了一会。“我对你的希望，当然是跟她结婚。”

“那么这是为结束而开头！好吧，这我自己会考虑。你把这跟她说了？”

“你把我当什么人啦？她不是一架简单的机器，我也不是。”

“确实，”奥斯蒙德思忖了一会，说道，“我不理解你的野心是什么？”

“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你见到阿切尔小姐以后，会理解的。到那个时候，你再下结论吧。”在说这话的时候，梅尔夫人已走近通往花园的那扇敞开的门。她在那儿站了一会，望着园子。“帕茜确实长得很漂亮了，”她接着又说。

“我也有同感。”

“但她身上修道院的气息太浓了。”

“我不觉得，”奥斯蒙德说。“我对她们教育的结果感到满意。那是很迷人的。”

“这并非来自修道院，这是孩子的天性。”

“我想，两者都有。她象珍珠一样纯洁。”

“她为什么还不把我的花拿来？”梅尔夫人问。“她好象不太愿意。”

“我们自己去拿吧。”

“她不喜欢我，”梅尔夫人嘟哝着，一边撑开阳伞。两个人走进了花园。

第二十三章

梅尔夫人是在杜歇夫人回到佛罗伦萨以后，应她的邀请前来的——杜歇夫人请她在克里森蒂尼宫居住一个月。在这儿，贤明的梅尔夫人再度向伊莎贝尔提起了吉尔伯特·奥斯蒙德，表示希望她能认识他，当然，这跟我们看到的她向奥斯蒙德先生介绍这位姑娘的方式大不一样。原因大概就在于，不论梅尔夫人提出什么，伊莎贝尔无不百依百顺。这位夫人在意大利，正如在英国一样交游广阔，无论在当地居民还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中，她都有不少熟人。她提到了许多伊莎贝尔应该“见面”的人——当然，她说，伊莎贝尔可以认识她愿意认识的任何人——而在这些人中，她把奥斯蒙德先生放在很高的位置上。他是她的老朋友，她认识他已有十多年，他是最聪明、最和气的先生之一——当然，这是指在欧洲而言。他大大高出于普通人之上，全然与众不同。他不是那种专门会讨好人的人——根本不是，他给人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情绪和精神。如果他的情绪不好，他会跟普通人一样，显得一无可取，只有那神色还俨然是一位郁郁不得志的流亡王子。但如果他愿意，或者感到了兴趣，或者他的情绪给恰当地——绝对恰当地——激发起来以后，他就会变得才气横溢，大放异彩。他不象多数人那样，故意要标榜或者炫耀自己的聪明才智。他有他的怪癖——确实，伊莎贝尔会发现，凡是真正值得认识的

人，都是这样——他决不让他的光华平均地照射在每个人身上。然而梅尔夫人觉得，她可以担保，在伊莎贝尔面前，他会光芒四射。他很容易厌烦，非常容易，那些冥顽不灵的人总使他受不了。但象伊莎贝尔这样一个聪明伶俐、博学多才的少女，会使他感到兴奋，这在他的生活中是不多见的。不论怎样，他是一个值得结识的人。谁想在意大利待下去，都应该认识吉尔伯特·奥斯蒙德。除了两三个德国教授外，他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是任何人比不上的，哪怕那些教授，尽管他们的知识比他渊博一些，见识和趣味却大不如他，而且他的见解不落窠臼，别有风味。伊莎贝尔记得，在花园山庄丰富多采的谈心活动中，她的朋友多次提到过他，对这两个优异出众的人的关系是何性质，她不免有些纳闷。她觉得，梅尔夫人跟人的关系总有它们的历史缘由，这种印象正是这位奥妙莫测的女人引人入胜的部分原因。然而，关于她跟奥斯蒙德先生的关系，梅尔夫人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只说这是多年建立的一种平静的友谊。伊莎贝尔说，她很愿意认识这个人，因为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得到她这么大的信任。“你应该广泛接触一些人，”梅尔夫人指出，“接触得越多越好，这样你才能对他们习惯起来。”

“习惯？”伊莎贝尔重复道，目光那么严肃，这种目光有时使人觉得她缺乏幽默感。“可是我并不怕他们，我对他们很习惯，就象厨师熟悉屠夫一样。”

“我所谓对他们习惯，是为了藐视他们。那是对待他们大多数人的态度。你可以挑选少数你不藐视的人，作你的朋友。”

这话包含着愤世嫉俗的意味，那是梅尔夫人不大愿意流露出来的，但是伊莎贝尔并不因此感到惊异，因为她从没认为，随着一个人见识的增长，崇敬的情绪会成为各种感情中最活跃

的部分。然而美丽的城市佛罗伦萨，却激发了她的这种情绪，它给予她的喜悦不比梅尔夫人许诺的少。如果她的识别能力还不足以独立测定它的魅力，那么她那些聪明的朋友会象善于发聋振聩的神父一样，帮助她把捉潜在的优点。确实，她并不缺乏审美的指导，因为拉尔夫很乐于给这位渴望看到一切的年轻亲戚作向导，这也可以使他乘机重温一下早年的印象。梅尔夫人留在家中，佛罗伦萨的名胜古迹对她说来早已司空见惯，而且她经常有些事情要办。但是她谈起一切来还栩栩如生，记忆犹新——她记得皮罗奇诺[①]的大幅油画上右首一角是什么，也记得下一幅画上圣伊丽莎白的手的位置。她对许多名画的特点，有她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跟拉尔夫的往往大相径庭，她在说明这些见解时既精辟透彻，又心平气和。伊莎贝尔对两个人的辩论，听得津津有味，觉得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这些启发是她，比方说，在奥尔巴尼所不能得到的。杜歇夫人家正式的早餐时间是十二点钟，因此在这明朗的五月的早晨，伊莎贝尔可以跟着她的表兄，在佛罗伦萨那些狭小、幽暗的街道上闲逛，或者走进哪个阴森森的古老教堂，哪个阒无人迹的修道院的拱顶屋子，稍事休憩。她参观画廊和宫殿，欣赏那些闻名已久的绘画和雕刻，把往往显得虚无缥缈的预感换成有时仅仅有限的一点知识。她履行着这一切精神膜拜的步骤，凡是初次游览意大利的人，总是兴高采烈，热情洋溢，沉湎在这种喜悦中。面对那些不朽的天才作品，她的心激烈地跳动着，她的眼睛充满了甜蜜的眼泪，连那退色的壁画，那发黑的大理石也在她眼前模糊了。但是每天的回家甚至比出门更加愉快，在这幢

① 皮罗奇诺（1446—1523），意大利画家，曾长期在佛罗伦萨作画，不少作品保存在该地。

巍峨的建筑物里，杜歇夫人已经居住多年，它的院子是那么宽敞，宏伟，那些高大阴凉的屋子里尽是画栋雕梁，十六世纪的壁画琳琅满目，跟这个商业化时代的亲切舒适的陈设交相辉映。杜歇夫人住的是历史上有名的建筑，在一条小街上，它的名称便使人想起中世纪内乱频仍的局面。房屋的外表灰暗无光，然而它的租金也相应的比较低廉，而且花园里风光明媚，大自然本身在那里仿佛也跟这粗犷的宫廷建筑一样，显得古朴可爱，它把光明和香味送进了经常使用的屋子。伊莎贝尔觉得，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就是整天面对着历史的海洋，那隐隐约约的永恒的音响总是在她耳边缭绕，使她遐想联翩，不能自已。

吉尔伯特·奥斯蒙德来探望梅尔夫人，后者给他介绍了那位小姐，当时她正坐在屋子的另一头几乎看不到的地方。这一次，伊莎贝尔很少参加谈话，甚至在别人露出恳求的目光向她转过脸去的时候，也几乎从不笑一声。她仿佛坐在剧场里看别人表演，她化了钱，买了票，但不必参加演出。杜歇夫人没有出场，因此这两个人无拘无束，谈笑风生。他们讲到佛罗伦萨，讲到罗马，讲到世界各地，就象赈灾义演中的两位名角。他们表演得那么熟练，似乎一切都已经过排练。梅尔夫人不时拿话跟她搭讪，好象她也在台上，但是尽管她并不接口，她也不致破坏剧情，只是她觉得，她这种态度一定会把她的朋友弄得十分尴尬，因为她必然已向奥斯蒙德先生夸赞过她聪明伶俐。不过仅仅一次，还没有关系，哪怕有关系，她这会儿也不想显露锋芒。那位客人身上有一种东西限制着她，使她狐疑不定，似乎觉得，对他获得一个印象，比她自己对他产生一个印象更为重要。何况伊莎贝尔不善于给人以人们所希望的印象，尽管一

般说，表现得光芒四射是最幸福的，但她对故意做作怀有发自内心的厌恶。应该说句公道话，奥斯蒙德先生显得落落大方，毫无心计，他一向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哪怕这是他的智慧的初次表现，也不例外。何况他的面容，他的脑袋，都说明他是一个敏感的人，因此这种态度更加感人。他并不漂亮，但优美动人，就象乌菲齐宫①桥上那长长的画廊中一幅精致的画。他的嗓音美妙悦耳，奇怪的是，尽管它那么清晰响亮，却不象是甜言蜜语。正是客人的这种特点，使她保持着沉默，不想插嘴。她觉得，他讲起话来象玻璃在琤琤作响，她只要伸出一根手指，就可能改变它的音调，破坏这和谐的乐声。然而在他离开以前，她还是被迫讲了话。

"梅尔夫人答应，下个星期要到我的山顶上去一次，在我的花园里喝一杯茶，"他说。"我非常欢迎你跟她一起光临。那儿风景不错，正象人们说的可以极目远眺。我的女儿见到你会很高兴，不过她还太小，谈不上深厚的感情，但我一定很高兴……非常高兴……"奥斯蒙德先生没有把话说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停了一会才接着道："我非常希望我的女儿能认识你。"

伊莎贝尔回答，她很愿意见到奥斯蒙德小姐，如果梅尔夫人肯带她去，她真是感激万分。得到这样的允诺后，客人便告辞了。这以后，伊莎贝尔满心以为，她刚才那么笨头笨脑一定会遭到她的朋友的责备。但她没有想到，那位不落俗套的夫人过了一会却对她说道："你真可爱，亲爱的，你今天的态度很好，正是我所希望的。你从来不会使人失望。"

责备也许会使伊莎贝尔感到不舒服，然而看来她还是准备

① 十五世纪时建于佛罗伦萨的宫殿，后辟为美术陈列馆。它位于亚诺河边，与河对岸的皮蒂宫有桥相通，桥内亦陈列各种美术作品。

逆来顺受的。现在说来奇怪，梅尔夫人实际讲的那些话，却在她心头激起了不愉快的感觉，这还是她认识这位好友以来的第一次。“那可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她冷冰冰地回答。“我认为我没有义务要让奥斯蒙德先生觉得我可爱。”

显而易见，梅尔夫人的脸红了一下，但我们知道，她是从来不会退缩的。“我的好孩子，我不是为他，为那个可怜的人说的，我是为你说的。这当然牵涉不到他喜欢你的问题，他喜欢不喜欢你，这并不重要！不过我觉得你是喜欢他的。”

“是的，”伊莎贝尔老实说。“但我认为，这也没有什么重要。”

“一切跟你有关的事，对我都是重要的，”梅尔夫人回答，露出一副讨厌的高尚的脸色，“尤其是事情涉及到另一位老朋友的时候。”

不论伊莎贝尔对奥斯蒙德先生的义务是什么，必须承认，她已觉得她有必要向拉尔夫提出各种有关他的问题。虽然她认为，拉尔夫的看法总有些故弄玄虚，但她相信她已经懂得怎样来对待他的话。

“我是不是认识他？”她的表兄说，“当然，我认识他，不太熟，但大体说来还可以。我从没想跟他来往，他显然也从不认为我对他的幸福是不可缺少的。他是谁——是怎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神秘莫测的美国人，在意大利已经住了二十来年。为什么我说他神秘？这只是为了掩饰我的无知，因为我不知道他的祖先，他的家庭，他的来历。从我所知道的一切来看，他可能是一个隐姓埋名的亲王。顺便说一下，他确有那么一点儿派头，象一时觉得不称心，放弃了王位的王子，从此过着不求名利的生活。他一向住在罗马，近年来又搬到了佛罗伦萨当寓

公。我记得，他有一次对我说，罗马已变得庸俗了。他最怕庸俗，那是他的特点，此外我不知道他还有什么特点。他有些收入，他便靠这过活，我估计那不会太多，以致流于庸俗。他是一个穷得有骨气的绅士——他自己这么说。他年轻时结过婚，妻子死了，但我相信他有一个女儿。他还有一个姊姊，嫁了一个伯爵那样的人物，也住在这一带，我记得过去见到过她。我得说，她比他和气一些，但叫人受不了。我记得，关于她，这儿传播着一些流言蜚语。我想，你还是不认识她好。但你要打听这些人，为什么不去问梅尔夫人？她对他们比我了解得多得多。”

“我问你是因为我需要听听你的意见，不仅是她的，”伊莎贝尔说。

“我的意见算得什么！如果你爱上了奥斯蒙德先生，我的意见顶什么用？”

“也许作用不大。尽管那样，它还是有些意义的。对一个人面临的危险了解得越多越好。”

“我不同意——道听途说会使危险真的变成危险。这些天来，我们知道得太多了，听得太多了。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我们的嘴巴，成天都离不开对人们的评论。但不论什么人对你谈到哪一个人，你都不要信以为真。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应该自己作出判断。”

“我也想这么做，”伊莎贝尔说，“但是每当你这么做，人家就说你自高自大。”

“你别把他们当一回事——这就是我的主张。不论他们讲你什么，也不论讲你的朋友或你的敌人什么，你可以同样不予理会。”

伊莎贝尔思忖了一会。"我想你是对的，但有一些事我不能置之不顾，例如，我的朋友受到攻击，或者我自己受到称赞的时候。"

"当然，你始终有权对批评者的话作出自己的判断。然而，只要你象批评者一样对待人们，你就会把他们的意见看得分文不值！"拉尔夫又道。

"我要自己来观察奥斯蒙德先生，"伊莎贝尔说。"我已答应去拜访他。"

"去拜访他？"

"去看看他那儿的风景，他的画，他的女儿——我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梅尔夫人会带我去，她告诉我，不少夫人小姐到他那儿去参观。"

"啊，有了梅尔夫人，你哪儿都能去，de confiance[①]，"拉尔夫说。"她认识的全是最高尚的人。"

伊莎贝尔没有再提奥斯蒙德先生，但她马上向表兄指出，他谈到梅尔夫人时的语气使她不满意。"我觉得你讲起她来，总有些弦外之音。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但如果你有任何理由不喜欢她，我认为你要么公开提出，要么根本不提。"

然而拉尔夫不接受这种指责，他的态度比平时明朗而认真。"关于梅尔夫人，我背后怎么说，当着她的面也怎么说，我对她的尊重甚至已有些过分。"

"对了，有些过分。这正是我所反对的。"

"我这么说，是因为梅尔夫人的优点也被过分夸大了。"

"请问，被谁夸大了？被我？如果那样，那么我是给她帮

---

① 法文：放心好了。

了倒忙。”

“不，不，是被她自己夸大了。”

“这我不能同意！”伊莎贝尔声色俱厉地喊了起来。“如果有一个女人，她表现了一点小小的自尊心……”

“这是你自己的解释，”拉尔夫打断了她的话。“她的谦逊是被夸大的。这跟小小的自尊心根本无关——她完全有权保持充分的自尊心。”

“这无异是说她有很大的优点。你已经自相矛盾了。”

“她的优点非常多，”拉尔夫说。“她是绝对无可指责的，她的品德象一片人迹难到的沙漠。她是我认识的最完美的女人，在她身上你找不到一个缺口。”

“什么缺口？”

“比方说，我就不能说她愚蠢！在我认识的女人中，她是唯一只有那么一个小缺点的人。”

伊莎贝尔不耐烦地扭过头去。“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的理论太深奥，我平凡的头脑理解不了。”

“让我解释给你听。我说她夸大，这不是从通常的庸俗的意义上说的，例如吹嘘，夸口，把自己说得过于美好等等。我的确切意思是，她对完美的要求提得太高，这么一来，她就过份渲染了她自己的优点。她似乎显得太善良，太亲切，太聪明，太有学问，太完美，一切的一切都太好。一句话，她太十全十美了。我向你老实说，她使我的神经受不了，我在她面前感到不自在，就象普通的雅典人在正直的阿里斯梯第斯面前一样①。”

① 阿里斯梯第斯（约公元前520—468），古希腊政治家和将领，号称“正直的阿里斯梯第斯”。

伊莎贝尔目不转睛地瞧着她的表兄。如果说他的话中隐藏着嘲笑的意味，那么这种意味现在却没有从他的脸上流露出来。"你希望把梅尔夫人撵走吗？"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她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我欢迎梅尔夫人，"拉尔夫·杜歇简单地说。

"你真叫人讨厌，先生！"伊莎贝尔嚷道。然后她问他，是不是他知道她那位光辉的朋友有什么不名誉的事。

"一点没有。你还不相信那就是我的意思吗？在每一个人的性格上，都可以找到一些小小的黑点。如果哪一天我肯花上半个来小时，我无疑也会在你的性格上找到一个。至于我自己，我身上的黑点当然多得跟豹皮一样。但在梅尔夫人身上却没有，绝对没有！"

"我也正是这么想！"伊莎贝尔说，把头往上一抬。"就因为这样，我才那么喜欢她。"

"她是一个值得你好好去认识的人。你不是要认识世界吗？这是最好的入门。"

"我想你的意思是说，她太世故？"

"太世故？不，"拉尔夫说，"她就是这个大千世界本身！"

拉尔夫说，他欢迎梅尔夫人，这当然不象伊莎贝尔当时凭空想象的那样，只是一种恶意的伪善辞令。拉尔夫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寻找他的乐趣，如果他不能在一个善于交际、八面玲珑的女人那里获得大量的乐趣，他一定不会宽恕自己。有些同情和反感是深藏不露的。当然，尽管他对她有恰当的评价，如果她离开他母亲的家，他的生活也不致就此变得枯燥无味。但拉尔夫·杜歇懂得，梅尔夫人的日常表演是值得欣赏的——尽管他不一定完全理解它们——也许还是最"耐人寻味"的。他一口口品

尝着她的话，但他从不干预她的事务，他那种恰如其分的态度是连她自己也望尘莫及的。有的时候，他还几乎为她感到惋惜，但说来奇怪，这时他的同情心却往往流露得最少。他相信，她有无法满足的野心，她实际取得的成就比起她内心的希望来简直微不足道。她多才多艺，长袖善舞，可是没有赢得任何收获。她始终只是一个平凡的梅尔夫人，一位瑞士批发商的未亡人，收入不多，但熟人不少，交游广阔，几乎象一本外表华丽、内容粗俗的小说那样到处受到"欢迎"。这种地位跟其他六、七个人相比，带有一种悲剧的性质——他想象得到，这些人在不同的时期曾成为她向往的目标。他的母亲以为，他跟这位温情脉脉的客人会相处得十分融洽，在杜歇夫人心目中，这两个人对人的行为都有这么多古怪的理论，他们一定有许多相同之处。他对伊莎贝尔和她那位杰出的女友的亲密关系，作过不少考虑，但他早已明确，他不能约束表妹的行动，否则一定会遭到她的白眼，因此他只能尽量容忍，象他对待其他更坏的事情一样。他相信，问题会自行解决，它不可能始终不变。这两位优异的女人，其实谁也不象自己想象的那样了解对方，只要各人在一两件事上有了重大发现，这种关系即使不致破裂，至少也会淡薄下去。同时，他完全愿意承认，那位夫人的谈话，对那位小姐还是有好处的，后者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毫无疑问，从梅尔夫人学比从其他青年导师学会好一些。伊莎贝尔看来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第二十四章

确实很难看出，她现在到奥斯蒙德先生的山顶上去访问，会对她产生什么危险。没有比这更令人心旷神怡的时刻了——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正当托斯卡纳春意盎然的季节。两位女士乘车直驶罗马门，穿过美丽整洁的拱门，拱门顶上还有一层雄伟单调的城楼，因此整个城门更显得巍峨壮丽。马车行驶在弯弯曲曲的小巷中，小巷两旁耸峙着高高的围墙，围墙后面是鲜花盛开的果园，果树从墙顶探出头来，散发着阵阵清香。最后她们来到了郊外那形状歪斜的小广场，奥斯蒙德先生占有一部分房屋的那个别墅便在这里，它那一长条棕色围墙构成了广场的主要一边，或者至少是最庄严的一边。伊莎贝尔和她的朋友穿过又宽又高的庭院，只见地上铺展着清晰的阴影，上面是两列半圆拱顶游廊遥遥相对，阳光投射在细长的圆柱上端，圆柱上攀缘着各种花草。这地方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仿佛一个人一旦走进那里，就不容易出来了。然而对伊莎贝尔说来，现在想到的当然只是进去，不是出来。奥斯蒙德先生在阴凉的前室——哪怕在五月，那里也是阴凉的——迎接她，然后带着她和她的带路人向我们已经见到过的那间屋子走去。伊莎贝尔和奥斯蒙德先生一边谈话，一边慢悠悠走着，因此落到了梅尔夫人后面，后者不拘礼数，先走进了屋子，招呼坐在客厅里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小帕茜，她吻了她一下。另一个是一位夫

人。据奥斯蒙德先生向伊莎贝尔介绍，这是他的姊姊格米尼伯爵夫人。他又指着帕茜说："那是我的小女孩，她刚从一所修道院出来。"

帕茜穿着一件显得太小的白外衣，金黄的头发整齐地拢在发网里，脚上的鞋小小的，式样象凉鞋，脚踝那儿有带子系着。她按照修女的方式向伊莎贝尔行了礼，然后走上前来让她亲吻。格米尼伯爵夫人只是点点头，没有站起来。伊莎贝尔看得出，她是上流社会的妇女。她生得瘦小，面目黧黑，一点也不漂亮，相貌有点象热带鸟——鼻子跟鸟嘴那么长，小眼睛骨碌碌地直打转，嘴和下巴瘦得尖尖的。然而这张脸由于经常露出各种大惊小怪、喜怒哀乐的表情，还是很有人情味。至于她的外表，显然她很有自知之明，因此尽量打扮得花枝招展。她的服饰花里胡哨，鲜艳夺目，象熠熠闪光的羽毛，她的动作轻快利落，象在枝头跳跃的小鸟。她的姿态千变万化，伊莎贝尔从没见过这么装模作样的人，因此立即把她归入最会做作的女人这一类。她记得，拉尔夫认为她不值得来往，但伊莎贝尔愿意承认，一般看来她没有什么坏心眼。她讲起话来全身都会动，象全面停战时挥动的白旗，只是多了一些五彩缤纷的飘带。

"你可以相信，我多么喜欢见到你，老实告诉你，我只是因为你要光临，才到这里来的。我很少来看我的兄弟，我大多是叫他来看我。他这个山顶叫我受不了——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留恋这儿。老实说，奥斯蒙德，我那两匹马总有一天会为你累死，如果它们受了伤，你可得赔我两匹。今天我就听到它们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告诉你，这一点也不假。一个人听到他的马喘气的时候，坐在车子里是怪不舒服的，那声音就象它们难过得快死了。不过我的马一向都很好，尽管别的方面我

并不富裕，在这方面我是从不将就的。我的丈夫没有太多学问，但我想，他对马还懂得好坏。意大利人大多不懂得马，但我的丈夫这一点聪明还有，他喜欢一切英国的东西。我的马就是英国马，因此要是累坏了就更加可惜。”接着她又向伊莎贝尔说道：“我必须告诉你，奥斯蒙德不大请我来，我想他不乐意见到我。我今天来完全是我自作主张。我喜欢结识一些新人物，我相信你一定是个新派人物。但是请你别坐在那儿，那椅子靠不住。这儿有些椅子很舒服，可也有一些很危险。”

她讲话的时候，身子扭来扭去，脑袋忽上忽下，有时还发出一两声尖厉的怪叫，好象她那口纯正的英语，或者不如说纯正的美语，突然在路上出了事，掉了队，她只得大声呼叫，要它们快些赶上来。

“亲爱的，我不欢迎你吗？”她的兄弟说。“我倒认为你是难得赏光的贵客呢。”

“我看不出哪儿有什么危险，”伊莎贝尔说，向周围打量着。“我看这儿的一切都是又美丽又珍贵。”

“这儿有一些东西还不错，”奥斯蒙德先生咕哝道，“确实，太坏的东西是没有的。但我还没有得到我喜爱的一切。”

他站在那儿，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笑着向周围看了一遍。他的表情显得既淡漠又关切，两者奇怪地结合在一起。他仿佛在表示，只有真正的“价值”才有意义。伊莎贝尔立即得到一个结论：单纯简朴不是他的家庭的特色。那个从修道院来的小姑娘，穿着整洁的白外衣，仰起温驯的小脸蛋，两手交叉在胸前，仿佛正准备领取第一次圣餐，但即使是奥斯蒙德先生的这个小女儿的优美姿态，也不能说是完全自然的。

“你恨不得把乌菲齐宫和皮蒂宫中的东西也搬一些到自己

家里来呢——我看这就是你的要求，”梅尔夫人说。

“可怜的奥斯蒙德，他有的只是一些旧窗帘和十字架！”格米尼伯爵夫人喊了起来，她总是用他的姓称呼他。她这句话不是专门对哪一个人说的，她一边讲，一边向伊莎贝尔笑笑，从头到脚打量着她。

她的兄弟没有听她，只是在捉摸应该对伊莎贝尔说些什么。“你要不要喝点茶？你一定很累了，”他终于想起了这两句话。

“我不累，真的不累，我没做什么，怎么会累呢？”伊莎贝尔觉得自己应该胸怀坦率，应该毫不作假。这儿的气氛，这儿的一切给她的印象，好象包含着一种东西，她还说不清楚，这是什么，但它使她失去了表现自己的一切要求。这个地方，这个场合，这些人物，除了表面，还有更深的意义，她要设法理解它，她不能只是说些美好的陈词滥调。可怜的伊莎贝尔也许还不明白，许多女人正是用美好的陈词滥调来掩盖她们暗中的观察。必须承认，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一些损伤。有一个男人，她听到别人用饶有兴味的话谈到他，他自己显然也善于表现得与众不同，就是这样一个人邀请她，一个不轻易许诺的年轻小姐，到他家中来作客。现在她来了，那么款待的责任自然落到了他的身上。然而伊莎贝尔发现，奥斯蒙德先生对承担这个责任并不象预料的那么殷勤热心，她对这个事实不能视而不见，看见之后，一时也不能毫不介意。她想象他在心里责怪自己：“我多么傻，毫无必要地找这些麻烦！”

“如果他把他那些个小玩意儿都搬给你看，还一件件加上一篇说明，那么等你回家的时候，你确实非累倒不可，”格米尼伯爵夫人说。

“这我不怕，也许我会感到累，但我至少可以学到一点什

么。”

“恐怕很少很少。但我的姊姊，不论你要她学什么，她都怕得要命，”奥斯蒙德先生说。

“对，这我承认，我不想再学什么，我觉得我知道得已经够多了。一个人知道得越多，也越不愉快。”

“你不应该当着帕茜的面贬低知识的意义，她还没完成她的学业呢，”梅尔夫人插嘴道，一面笑了笑。

“帕茜永远不会遭到任何危险，”孩子的父亲说，“帕茜是一朵小小的修道院之花。”

“嘿，修道院，修道院！”伯爵夫人喊道，又把那一身羽毛抖动了一下。“对我谈修道院！你们要到那儿去学什么，你们去学吧，至于我，我自己就是修道院之花。我不想冒充好人，只有修女才那么做。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她对着伊莎贝尔问道。

伊莎贝尔觉得自己并不明白，她回答说，她对这种辩论，领会能力很差。伯爵夫人于是宣称，她自己也讨厌这种辩论，但这是她弟弟的爱好，他随时随地都会跟人辩论。“至于我，”她说，“我认为，任何事总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当然，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喜欢，但不一定非得讲出一番道理不可，因为谁也不知道最后会怎样。有一些非常美好的感情，却不能找到很好的理由，你说是不是？反过来说，有时有些很坏的感情，却能找到很好的理由。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根本不管有没有理由，我只知道我喜欢什么。”

“啊，你讲得真有意思，”伊莎贝尔笑道，但心想，跟这位轻佻活泼的夫人的结识，大概不会使她的头脑得到平静。如果伯爵夫人反对辩论，那么伊莎贝尔这会儿兴趣也不浓。于是她向帕茜伸出一只手去，心情很轻松，因为她知道，这个动作是

不会使她卷入漩涡，引起观点上的分歧的。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听到他姊姊的口气，显然觉得已无可奈何，于是扯到别的话题上去了。他在他的女儿的另一边坐下，当时她正用自己的手指怯生生地抚摩着伊莎贝尔的手。但最后他把她拉出了坐位，让她站在他的膝盖中间，靠着他的身子，同时用一条胳臂围在她细小的腰上。孩子用平静而淡漠的目光凝视着伊莎贝尔，这目光不包含任何意图，它只是感受到了一种吸引力。奥斯蒙德先生谈天说地，兴致很好。梅尔夫人说过，他只要愿意，会显得很可爱，今天过了一会儿以后，他似乎不仅愿意，还决心这么做呢。梅尔夫人和格米尼伯爵夫人坐得稍远一些，正在闲谈，象两个相当熟悉的朋友那样无拘无束。伊莎贝尔不时听到，伯爵夫人对她的朋友讲的某些话往往迫不及待地赶紧解释，就象一只狮子狗看到手杖扔来，赶紧逃走一样。而梅尔夫人仿佛在欣赏这一切，看这只狮子狗究竟能跑多远。奥斯蒙德先生谈着佛罗伦萨和意大利，还谈到了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乐趣，以及一些煞风景的事。这里有欢乐，也有不足之处，不足之处还是相当多的，可是外国人往往给意大利抹上一层浪漫色彩。不过，它对某些人，对社会上的失意分子——他这是指那些郁郁“不得志”的人——确实是世外桃源，尽管他们在这里过的是清贫的生活，但不会受到奚落，可以把自己的意愿保存在心头，象保留一件传家宝，或者一块祖传的毫无出息的土地一样。总之，住在一个美不胜收的国家，还是利多于弊。有些印象只有在意大利才能得到，但也有一些从来不能在那儿得到，还有的人只得到了一些很坏的印象。不过在那里，随时随地可以得到一些乐趣，这就补偿了一切。尽管这样，意大利使许多人安于逸乐，有时他甚至毫无根据地相信，如果他不把一生的大好时光浪费

在这里，他可能会比现在好一些。它使人变得懒惰，对一切不求甚解，庸庸碌碌，随波逐流，因为在意大利的生活中缺乏一种严格的素质，它不能在你身上培植积极有为的因素，也不能使你“脸皮变厚”，这只有在巴黎和伦敦才办得到。“说真的，我们是逍遥自在的乡巴佬，”奥斯蒙德先生说。“我完全明白，我自己就象一把生锈的钥匙，什么锁也用不上它。跟你的谈话，把我的锈磨掉了一些——当然，我不敢说我已经能够开你那把锁，你的智慧的锁是相当复杂的！但是等不到我第三次看见你，你恐怕已经走了，我也许再也不会看到你。住在一个旅游国家，就是这样。来的人使你讨厌，这当然很糟，但如果来的人使你喜欢，这更糟。你刚发现你喜欢他们，他们已经走了！我上当上得太多了，我再也不想认识他们，我尽量不让自己受他们的吸引。你要在这儿住下去——定居下来？那实在太好了。是的，你的姨妈是一种保证，我相信她是肯定不会离开的。对，她是一个老佛罗伦萨人了，我是说她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老居民，不是那些时髦的外国人。她是梅第奇[①]的同时代人，萨伏那洛拉[②]被烧死的时候，她一定也在场，可能还往火堆上扔过一些木片呢。她的脸很象那些古画上的脸，那种小小的冷漠而严峻的脸，尽管它们有过千变万化的表情，它们还是那同一张脸。真的，我可以在格伦达约[③]的壁画中指给你看她的画像。

---

① 中世纪佛罗伦萨的著名家族，其中罗棱佐·梅第奇（1449—1492）曾成为佛罗伦萨的僭主，操纵了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大权。

② 萨伏那洛拉（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改革家，曾领导佛罗伦萨人民举行起义。后为教皇处以火刑，被焚而死。

③ 格伦达约（1449—1494），佛罗伦萨著名画家，米开朗吉罗的老师，以壁画著名。

我这么谈你的姨妈，希望你不要见怪，嗯？我想你不会。也许你把这看得甚至更糟。但我可以保证，这丝毫也没有对你们俩不尊敬的意思。你知道，我是特别赞赏杜歇夫人的。”

伊莎贝尔的主人尽量跟她进行这样开诚布公的谈心的时候，她一边听，一边不时看一眼梅尔夫人，但后者只是用漫不经心的微笑来回答她——她不再自讨没趣，暗示她已经赢得对方的好感了。最后，梅尔夫人向格米尼伯爵夫人提出，要她陪她到花园去走走。伯爵夫人站了起来，抖了抖那一身柔软的羽毛，便带着窸窸窣窣的声音，向门口走去。“可怜的阿切尔小姐！”她喊道，露出同情的脸色，打量着另外那两个人。“她听你老是谈你的家庭，一定听得厌烦死了。”

“阿切尔小姐对你所从属的家庭，除了同情是不会有其他感情的，”奥斯蒙德先生回答，他的笑容虽然含有一点讥刺的意味，但还是显得宽宏大量，并无恶意。

“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相信，她不会从我身上看到什么害处，除非你跟她讲了些什么。阿切尔小姐，我不象他讲的那么坏，”伯爵夫人继续道。“我只是有些傻，有些讨厌。他说的就这一些？那么，你一定使他心情很舒畅。他有没有打开话匣子，大谈他的得意话题？我告诉你，有两三个话题他是最有研究的。他一讲起来，你就甭想脱身。”

“我不知道，奥斯蒙德先生的得意话题是什么，”伊莎贝尔说，也站了起来。

伯爵夫人一时间做出了一副认真思考的样子，把几个手指尖捏在一起，按在额角上。“我马上可以告诉你，”她回答道。

“一个是马基雅维利①，另一个是维托丽雅·科洛纳②，此外还有个麦塔斯塔西奥③。”

“不过在我面前，奥斯蒙德先生从没表现过这种历史癖，”梅尔夫人说，一边把一条手臂伸进伯爵夫人的胳臂弯中，仿佛急于带她去游花园似的。

“算了，”伯爵夫人一边走一边说。“你自己就是马基雅维利，你自己就是维托丽雅·科洛纳！”

“再过一会我们还会听说，可怜的梅尔夫人是麦塔斯塔西奥呢！”吉尔伯特·奥斯蒙德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伊莎贝尔本来已经站起来，认为他们也得到花园去，但奥斯蒙德先生站在那儿，显然没有离开屋子的意思。他两手插在上装口袋里，他的女儿挽着他的胳臂，偎依在他身旁，仰起头，把眼睛从他脸上移到伊莎贝尔脸上。伊莎贝尔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满意心情，等待着别人来决定她的行动。她喜欢奥斯蒙德先生的谈话，喜欢跟他在一起：她意识到了一种新的友谊的开始，这是始终会给她的内心带来喜悦的。从这间大屋子的敞开的门口望出去，她看到梅尔夫人和伯爵夫人正从花园中浓密的草地上慢慢走去。然后她回过头来，扫视了一眼散置在她周围的一切。她相信，她的主人是要让她参观一下他收藏的物品；他的画和柜子看来都很珍贵。过了一会，伊莎贝尔走到一幅画前面，想仔细看看，但她正要这么做的时候，奥斯蒙德先生蓦地对她

① 见本书第90页注①。

② 维托丽雅·科洛纳（1492？—1547），意大利女诗人，诗歌富有宗教情绪。

③ 麦塔斯塔西奥（1698—1782），意大利诗人和歌剧作家，所作诗富有抒情意味。

说道："阿切尔小姐，你认为我的姊姊怎么样？"

伊莎贝尔向他露出了惊讶的脸色。"啊，别问我这个——我跟你的姊姊还刚刚认识呢。"

"是的，你刚认识她，但你一定看到，她身上是没有多少东西可以认识的。你觉得我们的家庭气氛怎么样？"奥斯蒙德继续说，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我很想知道，它在一个不带成见的新朋友心头产生的印象。我知道你预备怎么说——你还才看到了一点儿。当然，现在只有一个粗浅印象。但以后如果有机会，希望你多多留意，谈谈你的看法。有时我觉得，我们的做法不大好，孤单单的住在一些陌生的人和物中间，既不必负什么责任，也没什么可留恋的，没有把我们联系起来或者拴在一起的东西。于是我们跟外国人结婚，培养人为的趣味，把我们的天然使命置之不顾。不过我补充一下，我说这些话，主要是指我自己，不是指我的姊姊。她是一个十分正直的女人——比表面看来的好。她很不幸，但她把一切都看得很淡薄，因此从不哭哭啼啼，相反，一直嘻嘻哈哈的。她嫁了一个糟糕的丈夫，不过我觉得，她没有尽量使他变好。不用说，一个糟糕的丈夫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梅尔夫人给她提出过一些忠告，但那充其量就象给孩子一本辞典，要他去学习语言。他可以找到单字，可是不懂得怎么把它们组成句子。我的姊姊需要一本文法书，不幸的是她没有文法概念。对不起，我用这些小事来麻烦你，我的姊姊说得对，我老是跟你谈我的家庭，一定把你弄得厌烦死了。让我把那幅画拿下来，这儿光线不够。"

他取下了画，把它拿到窗口，谈了它的一些奇妙之处。她还看了看其他美术品，他又向她作了一些讲解，这些讲解，他认为一个在夏季下午前来访问的年轻小姐是可以接受的。他那

些画，那些雕塑品和壁毯，都很有趣。但过了一会，伊莎贝尔还是觉得，它们的主人更加引人入胜，他超过了它们，尽管它们挂得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他跟她见过的任何人不同。她见过的人大致可分成六、七种类型，其中也有一两个例外，她认为她的姨母莉迪亚就不能归入任何一类。还有一些人，相对说来也是独特的——所谓独特是客气的说法——例如，戈德伍德先生，她的表兄拉尔夫，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沃伯顿勋爵，梅尔夫人等。但是如果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这些人与她已经了解的一些类型，并无实质上的不同。然而她在心中找不到一种类型，可以让奥斯蒙德先生在那儿取得一个自然的位置——他属于与众不同的一类。这不是说，她当时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事实，这是她后来才明确起来的。当时她只是对自己说，这“新友谊”对她说来，可能是别开生面的。梅尔夫人虽然也显得罕见，但这个特色体现在男人身上的时候，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力量！他的独特不在于他所说和所做的，而在于他没有说和没有做的，正是这个方面象他给她看的、印在古盘子的背面和十六世纪古画角上的那些印记一样，成了他珍贵希罕的标志。他不是标新立异，为不同而不同；他是一个独特的人，但不是一个怪物。伊莎贝尔从没见到过这么晶莹剔透的一粒种子。他的特色首先表现在外形上，然后遍及于精神方面。他的头发浓密而柔和，他的容貌精致而端正。他那洁净的皮肤虽已成熟，但并不粗糙，他的胡子生长得整齐匀称，手的形状显得轻巧、光滑、细嫩，因此每一根手指的动作都能发挥表情的效果——所有这些身体上的特点，在我们这位观察细致的小姐眼中，都成了天性异常敏感，具有引人入胜的气质的标志。他无疑要求很高，很会挑剔，也许还火气很大。他的敏感支配着他——

也许这种支配力太大了，使他不能容忍生活中庸俗的琐事，因而离群索居，躲进自己精致、幽雅、平静的小天地，陶醉在艺术、美和历史中。他凭自己的兴趣，也许仅仅凭自己的兴趣看待一切，兴趣成了他的唯一依靠，就象一个病人到了自知不可救药的时候，律师成了他的唯一依靠一样[1]，这种情况使他显得跟所有的人都判然不同。拉尔夫也带有一些同样的特点，也是凭自己的兴趣把生活当作艺术品在鉴赏，但这在拉尔夫是一种反常的现象，一种幽默的派生物，而在奥斯蒙德先生那里，这是他的基调，他的一切都是同它统一的。当然，伊莎贝尔还远不能完全理解他，他的意思不是任何时候都很明显的。例如，他说他是逍遥自在的乡巴佬，这句话的意思就不易理解，在她的想象中，这恰恰是他所缺少的东西。那么，这是不是一种并无恶意的反话，只是为了跟她故弄玄虚呢？或者这是一种修养高深的文雅表现？伊莎贝尔相信，她总有一天会恍然大悟，而理解这一切是饶有兴趣的。如果那是乡巴佬的气质使他显得那么和谐平静，那么试问，大都市的气质又是什么呢？伊莎贝尔虽然看到，她的主人是一个腼腆的人，还是不能不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她觉得，这种腼腆跟乡巴佬的气质无关，它来自敏感的神经和美好的观念，是跟良好的教养完全一致的。确实，这几乎只是证明他有很高的标准和要求，不是证明他的庸俗——如果是庸俗，他自己首先就会起来消灭它。他不是一个狂妄自大、夸夸其谈、浅薄圆滑的人，他对自己和别人同样持有批判精神。他对别人固然要求苛刻，但同时也承认他们有可爱之处，而对他自己的表现更不惜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这也

[1] 指立遗嘱。

足以证明，他跟粗俗的自满情绪毫无因缘。如果他不是腼腆的话，他就不必为了克服这种腼腆情绪，一步步进行那种微妙而成功的努力了。伊莎贝尔觉得，这正是他今天的谈话既使她喜悦，又使她难以理解的原因。他突然问她，她觉得格米尼伯爵夫人怎么样——这无疑又证明，他对她的感受怀有兴趣，因为这不可能是为了要她来帮助他认识他的姊姊。他的这种兴趣，显示了一种好奇心理。但他为了好奇，甘愿牺牲姊弟的情谊，未免有些特别。这是他今天所做的最古怪的一件事。

除了接待伊莎贝尔的那间屋子，这里还有两间屋子，它们同样放满了各种有趣的物品。伊莎贝尔在那里参观了大约一刻钟，每一件都十分稀罕而珍贵。奥斯蒙德先生继续充当着最亲切的向导，领着她把这些美好的东西一件件看过去，一边仍搀着他的小女孩的手。他那副亲切的样子几乎使我们的小姐感到惊讶，她有些纳闷，为什么他要为她找这些个麻烦。最后，那纷至沓来的美的印象和知识，终于使她感到应接不暇。今天已经够了，她无法再集中思想听他讲解，她的眼睛仍注视着他，但她的思想已离开了他讲的一切。也许他把她想得比实际更灵敏，更聪明，更有学问了，梅尔夫人可能出自好心，向他作了夸大的介绍，这真是憾事，因为他最终必然会发现真相，到那时，也许她真正有的那一点聪明也会被一笔抹煞。伊莎贝尔的疲劳，一部分便由于她努力要使自己表现得很聪明，因为她相信，梅尔夫人是这么描摹她的；也由于她怕暴露自己（这是她平常很少有的）——不是暴露自己的无知，因为比较起来，这还是次要的，而是暴露自己的欣赏能力可能很粗俗。她担心她会对一些事物表示兴趣，而这些事物，按照她主人的高明见解，是不值得喜爱的。她还担心她会忽略一些事物，而这些事物，

一个真正懂得鉴赏的人是不应该视而不见的。她希望自己不要出丑——她看到过一些女人闹了笑话，还心安理得，莫名其妙，这是一个教训。因此她小心翼翼，对她所说的话，所重视或不重视的一切，都十分注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注意。

他们回到了第一间屋子，那里已经摆好茶点，但由于两位夫人还在屋前的草坪上，也由于伊莎贝尔还没有观赏过风景，而风景优美又是这儿最大的特色，因此奥斯蒙德先生毫不迟疑，立即领她走进了园子。梅尔夫人和伯爵夫人已把坐椅搬到屋外，而且这天午后天气很好，伯爵夫人提议在露天用茶。于是帕茜奉命去吩咐仆人，把茶具搬出屋子。太阳快下山了，金黄的光线逐渐变浓，在山上和山麓的平原上，一簇簇紫铜色的阴影，似乎也和没有阴影的地方一样鲜艳夺目。景色显得异乎寻常的美。空气肃穆而宁静，一望无际的大地上，树木葱茏，轮廓秀丽，谿谷中流水滚滚，山丘给冲刷得绰约多姿，星星点点的住宅显示出人的踪迹，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光辉灿烂的和谐的画面，使大自然显得格外优美。“你似乎非常愉快，因此我相信，你一定还会回来，”奥斯蒙德先生说，一边领着他的同伴走向草坪的一角。

“我当然会回来，”伊莎贝尔回答，“尽管你说住在意大利不是一件好事。你提到人的天然使命，这是指什么？如果我在佛罗伦萨定居下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抛弃我的天然使命。”

“女人的天然使命是住在她最受欢迎的地方。”

“问题在于怎样找到这样一个地方。”

“一点不错，女人常常为了寻找这样一个地方，浪费了不少光阴。人们应该帮助她，使她一眼就看到它。”

“但愿我也能一眼就看到它才好，”伊莎贝尔笑道。

“不论怎样，听到你要在这儿定居下来，我很高兴。梅尔夫人使我得到一个印象，仿佛你天性喜欢漫游各地。我记得她说过，你有一个周游世界的计划。”

“谈到我的计划，我实在很惭愧。我每天都有新的计划。”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惭愧。这应该是最大的快乐。”

“我想这显得有些轻举妄动，”伊莎贝尔说。“一个人应该慎重考虑之后作出抉择，然后始终不渝地忠于它。”

“根据这个标准，那么我从来没有轻举妄动过。”

“难道你从没有过什么计划吗？”

“有过，几年以前我定了一个计划，一直奉行到今天。”

“这一定是一个很有趣的计划，”伊莎贝尔直率地说。

“一个很简单的计划。那就是尽量平静无事。”

“平静无事？”姑娘跟着问道。

“不寻烦恼——不用努力，也不必奋斗。听天由命。清心寡欲。”他说得慢条斯理，每句话之间都停顿一下，那对聪明的眼睛注视着伊莎贝尔的眼睛，露出一种决心开诚布公的神气。

“你认为那很简单吗？”伊莎贝尔带着温和的嘲弄口气问道。

“是的，因为那是消极的。”

“那么你的生活是消极的吗？”

“说它是积极的也可以，随你的便。但它所积极肯定的只是我的恬淡自如。你注意，这不是说我天性恬淡——我没有这种东西。这只是我经过深思熟虑，决心弃绝一切。”

伊莎贝尔简直不能理解，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在开玩笑。为什么这个性格孤独缄默的人，突然会对她这么开诚布公起来？然而这是他的事，他的坦率还是饶有趣味的。“我不明白，你为

什么要弃绝一切?”她过了一会说。

“因为我不可能做什么。我没有前途,没有钱,没有天才。我甚至什么能耐也没有,我很早就看清楚了我自己。那时我只是一个对什么都看不上眼的年轻人。世界上只有两三种人使我羡慕——比方说,俄国的沙皇,还有土耳其的苏丹!有些时候我还羡慕过罗马教皇,因为他享有无上的尊敬。如果我也受到那样尊敬,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但那是不可能的,我又不愿退而求其次,于是我决心不再追求荣誉。一个最穷的上等人也永远可以尊重自己,幸好我是一个上等人,尽管我很穷。我在意大利不能干什么,甚至不能做一个意大利的爱国者。要我爱意大利,除非我离开这个国家,但我又太喜欢它,我不能离开它。何况整个说来,我对它还是很满意的,我希望它就象当年那样,不要改变。因此我在这儿一住就是许多年,实现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安静的计划。我不是一点也不快活。我也不是说我一无所求,但我所求的只是可怜的、有限的一点东西。我生活中的大事,除了我自己,绝对不为任何人所知道,比如,买一件便宜的银十字架古董(当然我从来不会出大价钱来收购),或者象有一次那样,在一块给一个心血来潮的傻瓜涂得乱七八糟的油画板上,发现了柯勒乔①的一幅草图!”

如果伊莎贝尔完全相信这一切,那么奥斯蒙德先生的一生实在是很枯燥的,但她的想象力给它补充了人的因素,因为她相信,这是不可能没有的。他一生与其他人的接触,一定比他承认的多,当然,她不能指望他把这一切讲给她听。她暂时只能到此为止,不宜再深入一步。向他表示,他没有把一切告诉

---

① 柯勒乔(约1489/1494—153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油画家。

她，会显得过于亲昵，又不够慎重，这不是她目前所愿意的——事实上那也是庸俗得可笑的。他无疑已讲得相当多了。她现在的心情，还是要为他保持他的独立所取得的成功，向他表示恰如其分的同情。她说："抛弃一切，唯独保留柯勒乔，那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生活！"

"是的，我使我的生活一直过得很愉快。不要以为我现在是在发牢骚，如果一个人不愉快，那是他自己的过错。"

这个问题太大了，她只想谈小一些的事。"你是不是一向住在这里？"

"不，不是一向住在这里。我在那不勒斯住过很长一段时间，还在罗马住了多年。但我到这儿已经很久了。不过，也许我还得迁移地方，还得干点儿什么。我已经不能仅仅想到自己了。我的女儿长大了，很可能她对柯勒乔和十字架不象我那么有兴趣。我不得不为她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是的，应该这样，"伊莎贝尔说。"她是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

"啊，"吉尔伯特·奥斯蒙德象充满感情似的叫了起来，"她是天国的一位小天使！她是我最大的幸福！"

第二十五章

在这相当亲密的谈话进行的时候（它在我们离开以后还继续了一段时间），梅尔夫人和她的同伴打破了持续已久的沉默，又开始交谈起来。她们已枯坐了好久，她们的态度说明她们在默默的期待着什么，这在格米尼伯爵夫人方面特别明显，因为她比她的朋友性情急躁，对掩饰自己的厌烦情绪不如后者那末在行。至于两位夫人在等待什么，这是不容易看出来的，也许连她们自己思想上也不十分明确。梅尔夫人在等她的年轻朋友从她跟奥斯蒙德的密谈中脱身出来，伯爵夫人则因为梅尔夫人在等，所以也在等。但由于她等得心焦，她认为现在已经是时候，可以发一点小脾气了。这只要几分钟的时间。她的兄弟和伊莎贝尔又朝花园的另一头走了过去，她盯着他们看了一会。

“亲爱的，”她向她的同伴说道，“如果我不向你表示祝贺，请你不要见怪！”

“一定照办，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向我祝贺。”

“难道你没有一个自鸣得意的小计划吗？”于是伯爵夫人向躲在远处的那一对偏了偏头。

梅尔夫人的眼睛也转到了那个方向，然后她安详地看看身旁的人。“你知道，我一点也不明白你的意思，”她笑道。

“只要你愿意，你会比谁都理解得清楚。我看你现在是不想理解。”

“你对我讲的话是别人谁也不会讲的，”梅尔夫人说，态度很认真，但没有抱怨的意思。

“你是指你不爱听的话吧？奥斯蒙德有时不也讲这种话吗？”

“你弟弟讲的话是有道理的。”

“对，有时还是很尖刻的道理。如果你是说我不如他聪明，那么你别以为你的歧视会使我不舒服。但我还是希望你理解我的话，那会好得多。”

“为什么？”梅尔夫人问。“那有什么不同？”

“如果我不赞成你的计划，你就该明白这点，以便随时注意我干预的危险性。”

梅尔夫人似乎预备承认，这话有一些道理，但过一会儿，她便若无其事地说：“你把我想象得太会盘算了。”

“我反对的不是你太会盘算，是你的算盘打错了。现在就是这样。”

“你自己一定仔细盘算过，才会发现这点。”

“不，我没有工夫来干这种事。我才头一次见到这个女孩子，”伯爵夫人说，“我是突然想到这点的。我非常喜欢她。”

“我也一样，”梅尔夫人宣称。

“你表示好感的方式有些特别。”

“一点不错，我给她提供了一个认识你的机会。”

“对极了，”伯爵夫人尖声喊道，“那也许是她最大的幸运！”

梅尔夫人暂时没说什么。伯爵夫人的态度叫她讨厌，那实在太卑鄙了。不过这并不稀奇，于是她眼望着莫雷洛山紫红色的山坡，开始沉思起来。“亲爱的夫人，”她最后说道，“我劝

你不必自找麻烦。你提到的这件事牵涉到三个人，他们已打定主意，他们比你坚决得多。”

“三个人？你和奥斯蒙德，这是当然的。但是难道阿切尔小姐也很坚决吗？”

“完全同我们一样。”

“那很好，”伯爵夫人眉飞色舞地说。“如果我使她相信，反抗你们才符合她的利益，她一定会这么办！”

“反抗我们？你为什么要用这么粗俗的字眼？她不会受骗，也不会受到暴力的威胁。”

“我看不一定。你们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你和奥斯蒙德。我不是指奥斯蒙德一个人，我也不是指你一个人。但是你们两个人合在一起就很危险——这会起化合作用。”

“那你最好不要来管我们，”梅尔夫人笑道。

“我不想来碰你们，但我得跟那个女孩子谈谈。”

“可怜的艾米，”梅尔夫人咕哝道，“我不明白你的头脑是怎么想的。”

“我对她发生了兴趣——这就是我头脑里所想的，我喜欢她。”

梅尔夫人犹豫了一会。“我认为她可不喜欢你。”

伯爵夫人把那对明亮的小眼睛睁得大大的，哭丧着脸喊了起来：“啊，你很危险，哪怕你一个人也是危险的！”

“如果你要她喜欢你，你就不要在她面前说你兄弟的坏话，”梅尔夫人说。

“你不要以为她已经爱上他——他们才见过两次面。”

梅尔夫人向伊莎贝尔和这屋子的主人那边望了一会。他正靠在栏杆上，面对着她，合抱着双臂。她呢，这时显然不完全

在欣赏自然景色，尽管那对眼睛一直望着它。发现梅尔夫人的目光后，她把眼睛垂下了。她也许有些局促不安，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把阳伞的尖端戳着园径。梅尔夫人从椅上站了起来。“但是我认为是这样！”她说。

帕茜已把一个衣衫不整的小厮叫来——他的号衣已经退色，式样古怪，象来自古代简陋的风俗画中的人物，经过隆吉或戈雅①的画笔润饰之后，“放进”了生活中来——他把一张小桌子搬到外面，放在草地上，然后进去把茶具拿来摆好。这以后，他又走了，端了两把椅子出来。帕茜站在那儿，把两只小手合在短小的外衣前面，望着他这么来来回回地忙碌，觉得怪有趣的，但并没有想给仆人帮一下忙。然而等茶桌安排好以后，她缓缓走到她的姑母前面。

“您说，爸爸会反对我来沏茶吗？”

伯爵夫人用挑剔的目光仔细端详着她，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可怜的侄女，”她说，“这是你最好的外衣吗？”

“不是，”帕茜回答，“这只是平常穿的衣服。”

“你说，我来看你的时候，这也是平常日子吗？何况今天还有梅尔夫人和那位漂亮小姐呢。”

帕茜思忖了一会，用严肃的目光把提到的人一个个看了一遍，后来脸上突然堆起了美好的笑容。“我还有一件漂亮衣服，不过那也是很普通的。它根本比不上你们那些美丽的衣服，那我何必拿它来献丑呢？”

“既然它是你最漂亮的衣服，你一定要把它穿上，你在我面前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下一次别忘了穿它。我觉得，他

① 隆吉（1702—1785），意大利威尼斯派画家。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

们没有尽量让你穿得好一些。”

孩子爱惜地把那条太旧的裙子往下拉一拉直。“穿这身衣服沏茶正合适，您说是吗？您不相信爸爸会让我沏茶吗？”

“这我说不上来，孩子，”伯爵夫人说。“你父亲的想法，我捉摸不透。梅尔夫人比我知道得清楚，你可以问她。”

梅尔夫人露出平时那种和蔼的神情，笑了笑。“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问题，我得想想。在我看来，你父亲看到一个细心的小女孩替他沏茶，是会感到高兴的。这是一个女孩子长大以后应尽的职责。”

“我也这么想呢，梅尔夫人！”帕茜喊了起来。“您会看到我干得多么好。每人一调羹。”于是她开始在茶桌旁忙起来了。

“给我两调羹，”伯爵夫人说，她和梅尔夫人望着她，没再说什么。过了一会，伯爵夫人又开口了：“听我说，帕茜。我想问你，你觉得你的客人怎么样？”

“哦，她不是我的客人，她是爸爸的客人，”帕茜说。

“阿切尔小姐也是来看你的，”梅尔夫人说。

“这使我太高兴了。她对我非常客气。”

“那么你喜欢她吗？”伯爵夫人问。

“她真可爱，真可爱，”帕茜用她那清新动听的声调说了两遍。“我太喜欢她了。”

“你觉得你爸爸也喜欢她吗？”

“咳，算了，伯爵夫人！”梅尔夫人轻声劝阻道。接着又对孩子说：“去叫他们来喝茶吧。”

“也许他们还不想喝茶呢，”帕茜说，一边走去叫那两个人。他们仍在草坪的另一头溜达。

“如果阿切尔小姐要做她的母亲，那当然得了解一下，孩

子喜欢不喜欢她，”伯爵夫人说。

“你的兄弟要是结婚的话，那可不是为帕茜结婚的，”梅尔夫人回答。“她已经快十六岁了，到那时她需要的是丈夫，不是继母。”

“你也会替她找一位丈夫吧？”

“我当然会关心她的婚姻大事。我想你也会关心。”

“说实话，我不想管！”伯爵夫人喊了起来。“我自己已经够了，我干吗还要把丈夫看得这么重要？”

“你的婚姻不美满，那正是我要说的。我讲一个丈夫，意思是指一个好的丈夫。”

“没有一个好的。奥斯蒙德也不会好。”

梅尔夫人把眼睛闭了一会。“你现在的心情很不好，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她接着说道。“我想，到了你的兄弟，或者你的侄女真要结婚的时候，你不会真的反对。谈到帕茜，我相信将来有一天，我们会一起来关心她，替她物色一位丈夫。你认识的人多，这是很好的条件。”

“是的，我心里很烦躁，”伯爵夫人回答。“你老是惹我生气。你这么冷静，叫我不能理解。你是一个奇怪的女人。”

“我们经常采取一致行动，那会好得多，”梅尔夫人继续道。

“你这是要胁迫我吗？”伯爵夫人问，站了起来。

梅尔夫人摇摇头，仿佛心里很得意。“我没这个意思，你确实不象我那么冷静！”

这时，伊莎贝尔和奥斯蒙德先生正向他们慢慢走来。伊莎贝尔搀着帕茜的手。伯爵夫人问道：“你真的相信，他会使她幸福吗？”

“如果他跟阿切尔小姐结婚，我想，他的行为会象一位绅

士的。”

伯爵夫人全身扭动着，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姿势。“你是指大多数绅士的行为？那真是谢天谢地啦！当然，奥斯蒙德是一位绅士，他的亲姊姊用不到别人来提醒她。但难道他认为，他可以跟随便哪一位姑娘结婚吗？当然，奥斯蒙德是一位绅士，但我必须说，我从来没有，的的确确从来没有见到过象奥斯蒙德那样自命不凡的人！他这是凭的什么，我说不上来。我是他的亲姊姊，我照理应该知道。请问，他是怎样一个人？他做过些什么？如果他的出身有什么特别尊贵的地方——如果他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那么照理我应该知道一点其中的消息。如果这个家族有过它的光荣史，有过辉煌的业绩，我当然也会尽量利用这一切，这完全符合我的利益。可是没有，没有，没有。一个人当然觉得他的父母很了不起，可你的也一样啊，这是不成问题的。时至今日，每个人都自以为了不起，连我也变得了不起了。你不要笑，我一点也没有夸张。至于奥斯蒙德，他好象一直相信他是神的后代。”

“你爱怎么说都可以，”梅尔夫人道。我们可以相信，她对这些连珠炮似的话听得很仔细，尽管她的眼睛没有看讲话的人，她的手也忙于整理衣服上的缎带结子。“你们奥斯蒙德家是优秀的家族——你们的血一定有非常纯洁的来源。你的兄弟是个聪明人，他相信这点，尽管他拿不出证据来。你在这问题上太谦逊了，但你自己也是非常杰出的。至于你的侄女，那该怎么说呢？这孩子是个小公爵夫人。尽管这样，”梅尔夫人补充道，“奥斯蒙德想跟阿切尔小姐结婚，不是轻易可以成功的。只是他不妨试试。”

“我希望她拒绝他。这可以杀杀他的威风。”

“我们不应忘记，他是最聪明的男人之一。”

“我以前已经听你说过这话，但我还没发现他干过什么。”

“他干过什么？他从没干过一件不应该干的事。他知道怎样等待。”

“是等待阿切尔小姐的钱吧？这有多少？”

“我不是这个意思，”梅尔夫人说。“阿切尔小姐有七万英镑。”

“啊，可惜她生得这么漂亮，”伯爵夫人宣称。“作牺牲品，任何女孩子都办得到。她不需要有高人一等的条件。”

“如果她不是高人一等，你的兄弟就不会爱上她了。他必须得到最好的。”

“是的，”伯爵夫人回答，一面跟梅尔夫人一起走前几步，去迎接另外那两个人，“他是不容易满足的。这使我不得不为她的幸福担忧！”

第二十六章

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再度拜望了伊莎贝尔，那是说，他又到克里森蒂尼宫去了。他在那儿还有其他朋友，他对杜歇夫人和梅尔夫人一向也是彬彬有礼，同样友好的。但前面那位夫人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在两个星期中，他专诚拜访了五次。她把它跟她不难回想起来的另一个事实作了比较，那就是以前他来到尊贵的杜歇夫人面前表示敬意，一年至多两次，而且每逢梅尔夫人在这里进行周期性访问的时候，杜歇夫人从没看到他光临过。由此可见，他不是为梅尔夫人来的，他们是老朋友，他决不会为她劳动大驾。他不喜欢拉尔夫——拉尔夫对她这么说过——因此不能设想，奥斯蒙德先生会突然对她的儿子另眼相看。拉尔夫一向不露声色，把一件不太合身的文雅外衣裹在身上，它象做工拙劣的外套，不过这件外套是从不脱下的。他认为奥斯蒙德先生是很好的同伴，任何时候都乐意接待他。但他没有欺骗自己，认为他们的客人来访的动机是要纠正过去的误会。他对当时的情况看得比别人清楚。原因在于伊莎贝尔，凭良心说，她有足够的吸引力。奥斯蒙德是艺术鉴赏家，美的研究者，他自然会对这么一件希罕的艺术品感到兴趣。因此，当他的母亲对他说，很清楚，奥斯蒙德先生在想什么的时候，拉尔夫回答道，他完全同意她的看法。从很早的时候起，杜歇夫人已把奥斯蒙德先生列入了她为数不多的几个客人的名单中，

只是她还不太明白，他是凭什么方法和手段——尽管它们是不值得恭维的，但很聪明——使他到处受到欢迎的。由于他不是一个常来打扰的客人，他当然也没有机会使她感到讨厌，而且他的表现告诉杜歇夫人，他完全无求于她，正如她无求于他一样，而这种品质，说来奇怪，她认为是跟她保持友好关系的基础。尽管这样，她想到他居然敢觊觎她的外甥女，还是很不满意。从伊莎贝尔方面来看，这种结合几乎是反常的，病态的。杜歇夫人很容易联想到，那位女孩子拒绝过一个英国贵族。一位年轻小姐，连沃伯顿勋爵都不在她的眼里，如果对一个来历不明的美国蹩脚画家发生好感，而且这个人又是个中年的鳏夫，还有一个怪模怪样的女儿，又没有固定的收入，这在杜歇夫人心目中，当然与美满的姻缘是挂不上钩的。由此可见，她对婚姻问题采取的不是感情观点，而是政治观点——这种观点一向是最得人心的。“我相信她不应该那么傻，去听他胡言乱语，”她对儿子说。拉尔夫回答道，伊莎贝尔听不听是一回事，怎么回答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他知道，她听过几个当事人——象他父亲爱用的说法——向她吐露心事，但也使别人听了她的答复。他觉得非常有趣，在他认识她的这短短几个月中，他又看到了一个新的求婚者找上门来。她希望增长阅历，见识世面，命运真是投其所好，几位体面的绅士接连不断拜倒在她的脚下，这本身便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拉尔夫还在等待看到第四位、第五位以至第十位求爱者。他不相信她会在第三位面前停止下来。她会半开着大门，展开谈判。她当然不会让这第三位登堂入室。他就这样向母亲宣讲了自己的观点，弄得她目瞪口呆，好象他在表演杂技。他有一种隐晦曲折、光怪陆离的表达方式，也许他用聋哑人的手势跟她交谈还更好一些。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她说，“你用的比喻太多，我从来不懂这些哑谜。在所有的语言中，最重要的，我认为只有两个字：‘是’和‘否’。如果伊莎贝尔要嫁给奥斯蒙德先生，不管你用多少比喻，她还是要嫁给他。让她自己去为她所做的事寻找合适的比方吧。关于那位在美国的年轻人，我知道得不多，我也不相信她会化时间去考虑他。据我猜测，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不会再等她。现在只要她对奥斯蒙德先生有点意思，什么也不能阻止她嫁给他。这都没什么，谁也不象我那么赞成独行其是。但是她不应该干出这么荒唐的事来，她很可能为了奥斯蒙德先生的高谈阔论，为了那些米开朗吉罗的复制品嫁给他。她反对利害打算，好象只有她一个人面临着利害打算的危险！等他把她的钱花光以后，看他会不会不计较利害？在你父亲去世以前，她的思想本来就是那样，这以后，它更变得登峰造极了。她应该嫁给一个她相信不是为了看中她的钱才娶她的人，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就是他自己有一份家私。”

“亲爱的母亲，我可并不担心，”拉尔夫回答。“她是在愚弄我们大伙儿呢。当然，她喜欢自行其是，但她这么做是要从跟人的接触中研究人的天性，同时又保持自己的自由。她正在进行一次勘探旅行，我不相信，她刚刚出发，遇到了一个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就会改变她的航向。她可能会延缓个把钟头，但不等我们发觉这点，她又会再度出发了。请原谅，我又用了一个比喻。”

杜歇夫人也许原谅了他，但她还是不放心，因此不能不向梅尔夫人表示她的忧虑。“你什么都知道，”她说，“你一定也知道这件事，那个古怪的家伙是不是在追求我的外甥女？”

“你是说吉尔伯特·奥斯蒙德？”梅尔夫人睁大了明亮的眼

睛，露出充分理解的神色，惊叫道，“上帝保佑我们，真有这样的事！”

“难道你从没想到过？”

“你使我觉得我象个傻瓜一样，不过我得承认，我没想到过。”接着，梅尔夫人又补充道：“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想到过这事。”

“我得马上问问她，”杜歇夫人说。

梅尔夫人考虑了一下。“别让她想到这种事。只要问奥斯蒙德先生就行了。”

“我不能那么做，”杜歇夫人说，“我不想让他来质问我：这关我什么事？——他对伊莎贝尔有了那种企图，是很可能这么讲的。”

“我可以替你问他，”梅尔夫人自告奋勇地说。

“但他也可以说，这关你什么事？”

“跟我毫不相干，但正因为这样，我才可以问他。这件事跟我的关系比任何人少，他因此可以任意搪塞，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不过我却可以乘机从他的话中听出他的意思来。”

“那么，了解的结果怎样，你马上告诉我，”杜歇夫人说。“我不便跟他谈，我至少可以跟她谈。”

她的朋友从这话中引起了警惕。“对她不能操之过急，不要勾起她的幻想。”

“我从来不会干勾起别人幻想的事。但我始终觉得，她会干出一些……嗯，不合我心意的事。”

“你不会喜欢这件事，”梅尔夫人说，没有用疑问的口气。

“请问，我怎么会喜欢？奥斯蒙德先生是个穷光蛋，一无所有。”

梅尔夫人又沉默了一下，那若有所思的微笑把她的嘴扭向了左上角，只是显得比平时更加妩媚。“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当然不是头号人物。但他这个人在顺利的条件下是能给人良好印象的。据我所知，他就不止一次给过人这种印象。”

“我不要听他的桃色事件，那也许只是玩弄女性，我对它们毫无兴趣！”杜歇夫人喊道。“你所说的正是我不希望他再上门来的原因。据我所知，他在世上一无所有，除了一二十件古画，还有一个淘气的小女儿。”

“古画可是很值钱的东西呢，”梅尔夫人说，“至于那位女儿，她还很小，很天真，没有什么害处。”

“换句话说，她是一个枯燥无味的黄毛丫头。你是不是这个意思？没有财产，按照这儿的风俗，她别指望攀一门好亲事，因此得由伊莎贝尔来供养她，或者给她一份嫁妆。”

“也许伊莎贝尔愿意照顾她呢。我觉得她喜欢那个可怜的孩子。”

“这又是要请奥斯蒙德先生别再上门来的一个原因！要不，再过一星期，我们就会发现，伊莎贝尔已经相信，她的生活使命就是要证明，一个继母可以牺牲自己——为了证明这点，她当然首先要使自己成为继母。”

“她会成为一个很可爱的继母，”梅尔夫人笑道，“但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她最好不要轻易决定她的使命是什么。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往往象改变一个人的鼻子那么困难——它们都处在核心地位，一个处在脸的中央，一个处在性格的中心。我会把事情了解清楚，向你回话。”

这一切完全是瞒着伊莎贝尔进行的，她根本没有想到，她

跟奥斯蒙德先生的关系已成为大家议论的题目。梅尔夫人没向她透露一个字，让她有所警惕。她也没有向奥斯蒙德先生直接提到这件事，正如她没有向佛罗伦萨的其他先生们提到这件事一样，这些人现在不时来拜访阿切尔小姐的姨母，人数很多，有本地人也有外国人。伊莎贝尔觉得，奥斯蒙德先生很有趣——这是她事后的回忆，因此她常常喜欢想到他。她访问他的山顶以后，带回了一个印象，这个印象是她以后对他的认识所改变不了的，也是跟她的其他幻想和憧憬、跟最美妙的传奇故事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一个沉静的、聪明的、敏感的、与众不同的人，在俯瞰着美丽的亚诺河谷的、苔藓丛生的花园中踽踽独行，搀着一个小女孩的手，她那银铃般清脆的声音给她的童年增添了新的魅力。这幅画并不鲜艳夺目，但她喜欢它那低沉的情调，那洋溢在画面上的夏晚的朦胧气氛。它表现了一条生活道路，那条最激动她心灵的道路；表现了一种选择，那种在客观事物、主观意识和社会接触——她怎么说好呢？——之间，在肤浅和深刻的生活之间进行的选择；表现了在可爱的土地上度过的孤独而勤奋的生活；表现了至今仍有时隐隐作痛的旧日的创伤；表现了一种骄矜的情绪，这也许是夸大的，但却蕴藏着高尚的因素；表现了既得自天然，又经过人工培植的对美和善的向往——这个人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它们，他生活在美丽如画的风景中，生活在拾级而上的山顶上，生活在整齐的意大利花园的碧草清泉中，他与他的女儿相依为命，那种既一往情深、又无可奈何的、奇异的父爱，象大自然的雨露一样，灌溉着他生活中的不毛之地。在克里森蒂尼宫，奥斯蒙德先生的神态每次都一样：开头有些腼腆——这无疑是一种敏感的表现！——然后努力打开这个不利局面（这是只有同情的眼睛才能看到的），努力

的结果通常就出现了那许多轻松活泼、充满信心、甚至有些咄咄逼人、但始终显得含蓄隽永、耐人寻味的谈话。奥斯蒙德先生讲话时，没有自我炫耀的缺点。伊莎贝尔觉得不难相信这个人是真诚的，因为他处处表现出他具有坚强的信念，例如，凡是符合他看法的话，也许尤其是出自阿切尔小姐之口的时候，他都光明正大、理直气壮地表示赞同。还有一点也是这位年轻小姐感到满意的，这就是他跟人谈天是为了娱乐，并不象有些人那样是为了取得某种"效果"。尽管他的想法有时显得奇怪，他讲起来总是娓娓动听，熟练自然，那些话象做手杖用的磨光的圆球、杖头和杖柄，木质优良，必要的时候联在一起，便成了一根新手杖，不是临时应急，从普通的树上折下来的树枝，尽管挥舞得漂亮，也还是一根树枝。有一天，他把他的小女儿带来了，伊莎贝尔重新见到她，感到分外兴奋。当孩子仰起前额，让大家亲吻的时候，伊莎贝尔清楚地想起了她在法国戏剧中看到的一个ingénue①。她从没见到过这种类型的女孩子，美国的小女孩完全不同，英国的也不一样。尽管帕茜在世界上只是个小女孩，她的态度却这么娴雅、端庄，然而从内心来看，她又那么天真，充满着孩子气。她坐在沙发上，伊莎贝尔旁边，身上披一件薄纱无袖外套，手上戴的是梅尔夫人给她的所谓实用的灰色小手套，手套上只有一粒钮扣。她象一张白纸——外国小说中理想的jeune fille②。伊莎贝尔希望，这美好洁白的一页将会写上给人以教益的文字。

格米尼伯爵夫人也来拜望过她，但伯爵夫人完全是另一回事。她绝对不是一张白纸，她已给写上了各种各样的字。杜歇

① 法文：天真少女。

② 法文：少女。

夫人对她的来访丝毫不引以为荣，相反，宣称她身上带有许多不容置疑的污点。确实，格米尼伯爵夫人在女主人和她的罗马客人之间，引起了一场小小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梅尔夫人（她不是一个傻瓜，只会对人唯唯诺诺，以致令人讨厌）巧妙地利用了女主人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的表示异议的特权。杜歇夫人声称，这个声名狼藉的女人居然这么放肆，在这种日子闯到克里森蒂尼宫来，她应该早已知道，她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伊莎贝尔因此知道了姨母府上对伯爵夫人的评价，按照这种评价，奥斯蒙德先生的姊姊生性轻薄，她的放荡行为由于处置不善，已弄得满城风雨，无法掩饰——而这是在这类问题上最起码的要求——她的名声已一败涂地，再也不宜在社会上流通。她的母亲更加厚颜无耻，由于觊觎外国的贵族称号——说句公道话，女儿当时也许还没有把这种称号放在心上——把她嫁给了一位意大利贵族。他可能给了她一些口实，使她不能对他的侮辱逆来顺受。然而伯爵夫人是能够以牙还牙的，她得不到丈夫的安慰，就自己安慰自己，时至今日，在这条歧途上已流连忘返了。尽管她一再作过友好的表示，杜歇夫人从没同意接待她。佛罗伦萨不是一个严肃的都市，但正如杜歇夫人所说，她总得在某个地方划一条界线。

梅尔夫人以饱满的热情和机智，替那位不幸的夫人辩护。她真不明白，为什么杜歇夫人要把一个女人当作替罪的羔羊，她实在没有干什么坏事，她只是好人犯了些错误。一个人当然应该划条界线，但是要划界线，就得划直，把格米尼伯爵夫人排斥在外的界线，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粉笔线。如果那样，杜歇夫人不如把她的大门关起来，只要她还待在佛罗伦萨，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一个人应该公平合理，不能任意制造差别。毫

无疑问，伯爵夫人不够谨慎，她不象其他女人那么聪明。她是一个老实人，根本谈不到聪明，但是从什么时候起，这也成了把人们排除在上流社会之外的理由？关于她的流言蜚语，那是很早以前的事，而且她希望成为杜歇夫人的座上客，这正是最好不过的证明，她决心改正错误。伊莎贝尔对这场有趣的争论不能表示什么，甚至没有耐心听她们争吵。她并不后悔她向这位不幸的夫人表示了友好的欢迎，不论她有多少缺点，她至少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她是奥斯蒙德先生的姊姊。伊莎贝尔想，既然她喜欢那位弟弟，她当然也应该尽可能喜欢那位姊姊。尽管世界已日趋复杂，她还是尊重这些原始的关系。她在别墅跟伯爵夫人会面的时候，对她没有什么良好的印象，但现在有机会来补救这缺陷，她觉得很高兴。奥斯蒙德先生不是说过她是一个好心的女人吗？吉尔伯特·奥斯蒙德的这句话还只是一个简陋的轮廓，但梅尔夫人给它补充了一些细节。她向伊莎贝尔谈到可怜的伯爵夫人，谈得比奥斯蒙德先生多，还讲到了她结婚的经过和后果。那位伯爵是托斯卡纳的世家子弟，但已经败落，因此尽管艾米·奥斯蒙德不太美丽，这却没有影响她的终身，他还是愿意娶她为妻。她的母亲能给的妆奁不多，数目大约与她弟弟已经取得的那份遗产相等。不过那以后格米尼伯爵继承了一笔钱，以致现在尽管艾米挥霍成性，在意大利人看来，他们的日子还是过得满不错的。伯爵是个荒淫无耻的家伙，这使他的妻子有了各种借口。她没有孩子，虽然生过三个，但都在出世后不到一年便死了。她的母亲喜欢附庸风雅，发表过一些叙事诗，还以意大利为题材给英国一些周刊写通讯。这位母亲在伯爵夫人结婚后三年死了——她的父亲早已去世，那还是在美国开始形成的黎明时期，对他的印象早已消失在朦胧的曙光

中了，但据说他本来很有钱，性情粗犷。梅尔夫人认为，这一切在吉尔伯特·奥斯蒙德身上留下了痕迹——可以看出他是由一个女人养大的。但是，尽管奥斯蒙德太太喜欢自称为“美国的柯丽娜”①，应该为她的儿子说句公道话，他倒象是由一个更实事求是的女人养大的。她在丈夫死后，带着孩子来到了意大利，杜歇夫人还记得她来以后头几年的情形。她认为那是一个势利得可怕的妇人，但这在杜歇夫人说来，是一种反常的看法，因为这位夫人也象奥斯蒙德太太一样，是主张根据名利地位来考虑婚姻问题的。伯爵夫人是一个很不错的朋友，她并不象表面那么幼稚，只要注意到一个简单的情况，就可以跟她相处得很好，那就是不要把她讲的任何话信以为真。梅尔夫人为了她的弟弟的缘故，总是待她很好。对艾米的任何友好表示，都使他感激不尽，因为，如果他肯直言不讳的话，他总觉得，她玷污了他们家的名声。自然，他不可能喜欢她的作风，她的尖声怪叫，她的自我吹嘘，她的低级趣味，尤其是她那些不顾事实的谎话。他不喜欢她，对她感到哭笑不得，她不是他心目中的那种女人。他心目中的女人怎样？哦，那就是跟伯爵夫人相反，一贯尊重事实的女人。不过伊莎贝尔还想不出，她的客人在半小时内给她讲了多少假话，伯爵夫人给她的印象倒不如说是愚蠢而真诚的。她讲的话几乎总离不开她自己，说她多么喜欢认识阿切尔小姐，多么希望得到一个真诚的朋友；佛罗伦萨的人又多么下流，她多么讨厌这个地方，多么想住到别处去，例如巴黎，伦敦，或者华盛顿；在意大利，除了一些老式花边，要弄到好的装饰品多么困难；各地的生活费用多么贵，她过的日

① 柯丽娜是法国浪漫主义女作家斯达尔夫人(1766—1817)的长篇小说《柯丽娜》的主人公，一个热情奔放的少女，后为情人抛弃，抑郁而死。

子又是多么艰难，多么困苦。伊莎贝尔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告诉了梅尔夫人，后者听得津津有味。但她不必听了这些话才能消除自己的顾虑，总的说来，她不怕伯爵夫人，她有她最好的办法，那就是不露出怕她的样子。

这时，伊莎贝尔还有一位客人，这个人，哪怕在她背后，也是不容易对付的。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在杜歇夫人前往圣雷莫以后，也离开了巴黎，然后照她所说，取道南下，经过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城市，大约在五月中旬来到了亚诺河边。梅尔夫人一见面就看清了她，从头到脚看清楚了。经过一阵失望的折磨之后，她决定对她采取容忍的态度。事实上，也是决定对她表示好感。她不是一朵香气扑鼻的玫瑰花，但至少是可以握在手里的荨麻。梅尔夫人把她紧紧握在手里，使她的影响缩小到了最低限度。伊莎贝尔觉得，她的预料没有错，她对她朋友的宽阔胸怀作了正确的估计。亨利艾塔到来的消息，是由班特林先生宣布的，他从尼斯到达这儿的时候，她还在威尼斯。他本以为可以在佛罗伦萨找到她，但她还没有抵达，因此他只能到克里森蒂尼宫来表示他的失望。亨利艾塔本人的驾临是在两天以后，这在班特林先生心头引起的兴奋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自从游览凡尔赛以后，他还没有跟她见过面。他的处境的幽默意味也是有目共睹的，但只有拉尔夫·杜歇把它公开表示出来。他在自己的屋子里当着正在那儿吸雪茄的班特林谈笑风生，把锋芒毕露的斯塔克波尔小姐和她的英国支持者大开了一番玩笑。班特林先生对这种玩笑完全不以为意，坦率地承认，他只是把他们的活动看作一场有益的智力游戏。他非常喜欢斯塔克波尔小姐，觉得她的肩膀上长着一个奇妙的脑袋，认为跟这样的女人来往十分有趣，她并不老是考虑她应该怎么说，应该怎

么做或者他们应该怎么做，可是事实上，他们做得很出色！斯塔克波尔小姐从不在乎人家怎么看他们，既然她不在乎，请问他为什么要在乎？不过他的好奇心已给激发起来，他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不可，看她究竟在乎不在乎。他准备跟着她到处转游——他觉得他没有理由首先停下来。

但亨利艾塔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她在离开英国的时候，充满着希望，现在正充分领略着那应接不暇的印象。确实，在内在生活方面，她已不得不打消主意。欧洲大陆的社会问题，甚至比她在英国见到的更加困难重重。但是大陆上的外在生活却总是看得见、摸得到的，随时可以用在写作上，不象那些隐晦的岛国居民的生活习惯那么不可捉摸。照斯塔克波尔小姐的天才说法，一个人出了大门，来到国外，一眼看到的就是挂毯的正面。可是出了大门，来到英国，看到的却是反面，根本不知道它的正面是什么图样。不得不承认这点是痛苦的，但亨利艾塔对隐秘的事物感到失望之后，现在已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外部生活上。她在威尼斯对它研究了两个月，从那里给《会谈者报》发了不少通讯，畅谈威尼斯河上往来不绝的小船，大广场，叹息桥①，鸽子，以及高声吟哦塔索②诗句的青年船夫。《会谈者报》也许有些失望，但亨利艾塔至少看到了欧洲。她现在的目标是要赶在疟疾到来之前抵达罗马——显然她以为它是在规定的一天开始的。怀着这个意图，她目前在佛罗伦萨只预备停留几天。班特林先生要陪她一起前往罗马，她向伊莎贝尔指出，由于他以前去过那里，由于他是一个军人，也由于他

① 在威尼斯市内，由于犯人必须经由此桥前往监狱，因名。

② 托尔夸多·塔索（1544—1595），意大利著名诗人，写有《耶路撒冷的解放》等。

受过古典教育——斯塔克波尔小姐说。他曾在伊顿公学读书，那里除了拉丁文和怀特-梅尔维尔[1]的作品什么也不读——他在那座恺撒的城市里，会是一个最有用的同伴。这时候，拉尔夫忽然产生了一个愉快的想法，建议伊莎贝尔由他亲自陪同，也到罗马去观光一次。她本打算今年冬季上那儿居住一段时间——那是很好的，不过现在去游历一次也未始不可。美丽的五月还剩下十天，这对真正喜爱罗马的人说来，是一年中最好的一个月。伊莎贝尔也会成为罗马的爱好者，这是可以事先作出的结论。何况她还可以有一位久经考验的女性旅伴，而且由于这位伴侣还有其他工作要做，不可能对她构成压力。梅尔夫人要留在杜歇夫人这儿，她是离开罗马来过夏季的，现在不想回去。这位夫人表示，她喜欢佛罗伦萨的安静生活，她已经把她的寓所上了锁，把她的厨子打发回帕勒斯特利纳了。然而她怂恿伊莎贝尔同意拉尔夫的建议，还告诉她，一个好的向导在罗马是不容忽视的。实际上，伊莎贝尔不用怂恿，因此这四个人就着手安排他们的旅行了。这一次，杜歇夫人没有对缺乏年长妇女陪伴的情况提出异议，我们已看到，她现在开始相信，她的外甥女应该独立活动了。伊莎贝尔动身以前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会见吉尔伯特·奥斯蒙德，把她到罗马去的事告诉他。

"我很愿意在罗马陪你玩玩，"他说，"我希望跟你一起游览那个美妙的地方。"

她迟疑了一会。"你要来就来吧。"

"但是有不少人跟你在一起。"

"是的，"伊莎贝尔承认，"我当然不会只有一个人。"

---

[1] 怀特-梅尔维尔（1821—1878），英国作家，写过一些历史小说，描写古罗马的风习，很受当时英国一些贵族学生的欢迎。

暂时他没有再说什么。“你会喜欢它的，”他终于又说。“它已经给糟蹋得不象样子，不过你还是会喜欢它的。”

“这个可怜的古城——说真的，它象各民族的尼奥比①——既然它给糟蹋坏了，我应该不喜欢它吧？”她问。

“我想不会。它是经常遭到损坏的，”他笑道。“要是我去的话，我把我的小女孩怎么办呢？”

“你不能把她留在别墅里吗？”

“我不大愿意那么做——虽然那儿有一个很好的老妇人可以照顾她。我请不起保姆。”

“那么你把她带去就是了，”伊莎贝尔直截了当地说。

奥斯蒙德先生有些为难。“她整个冬季都在罗马，在修道院里，而且她还太年轻，不是一个愉快的旅伴。”

“你不爱带她出门？”伊莎贝尔问道。

“是的，我认为女孩子应该跟社会隔绝。”

“我可是在另一种方式下长大的。”

“你？哦，你可以那么办，因为你……你是一个例外。”

“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伊莎贝尔说，然而她认为这句话也有一些道理。

奥斯蒙德先生没有解释，他只是继续道：“如果我相信，她在罗马的社会生活会使她变得象你一样，那么我一定明天就把她送到那里去。”

“不要使她象我，”伊莎贝尔说，“应该使她象她自己。”

“我可以把她交给我的姊姊，”奥斯蒙德先生说。他的神气有点象在征求她的意见，他仿佛很喜欢跟阿切尔小姐谈他的家

① 尼奥比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多子女的母亲，这里指各民族的母亲。

庭事务。

“对，”她赞成道，“我觉得这办法很好，这是不致使她象我的！”

她离开佛罗伦萨以后，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在格米尼伯爵夫人家遇到了梅尔夫人。当时还有其他人在场——伯爵夫人的客厅通常座无虚席，大家在那里无话不谈。过了一会，奥斯蒙德先生离开自己的坐位，走到一张土耳其长榻那里坐下，长榻的位置一半在梅尔夫人的椅子旁边，一半在它的背后。“她要我跟她一起到罗马去，”他压低了嗓音说。

“跟她一起去？”

“等她动身以后我再去。这是她提出的。”

“我想你的意思是说，你提出以后，她同意这么办。”

“当然，我让她自己选择。但是她很赞成，非常赞成。”

“我听到这话感到高兴，但不要高喊胜利喊得太早了。当然，你应该到罗马去。”

“是的，”奥斯蒙德说。“这是你出的主意，它使人不得不干下去！”

“算了，不要装模作样，好象你不乐意似的，你太不知好歹了。这么多年来，你还从没这么专心干过一件事。”

“这件事你办得很漂亮，这是我应该感谢你的，”奥斯蒙德说。

“然而还不够好，”梅尔夫人回答。她谈话时照例露出微笑，靠在椅背上，眼望着客厅。“你给了她很好的印象，我还亲眼看到，她也给了你很好的印象。你从没为我到杜歇夫人家去过这么多次。”

“这姑娘还不算讨厌，”奥斯蒙德平静地承认道。

梅尔夫人瞅了他一眼，同时带着坚决的神气把嘴唇闭得紧紧的。“对那么好的一个女孩子，你能说的就这么一句话吗？”

“就这么一句？这还不够？你听见我为多少人说过更多的话？”

她没有回答，但还是露出谈话时的微笑，望着客厅。“你叫我捉摸不透，”她最后咕哝道。“我想到我可能使她掉进深渊就心里发抖！”

奥斯蒙德听了几乎感到很高兴。“你不能后退了——你已经走得太远。”

“很好，但今后可得靠你自己去做啦。”

“我会做的，”吉尔伯特·奥斯蒙德说。

梅尔夫人不再吱声，他又换了个座位。但当她站起来要走时，他也告辞了。杜歇夫人的敞篷马车在院子里等着她，他扶她上了马车，但仍站在那儿，不让她走。“你太不谨慎了，”她说，有些不耐烦。“在我走的时候，你应该留在那儿别动。”

他摘下帽子，用手抹了一下额角。“我老是不注意，我忘记了这个习惯。”

“你实在不可捉摸，”她又说了一遍，望了望房屋的窗户，那是位在新市区的一幢现代建筑。

他没有留意这话，只顾谈自己的事。“她确实很可爱，我几乎没有见过比她风度更好的人。”

“你这么说，我很高兴。你越喜欢她，我也越满意。”

“我非常喜欢她。她完全象你描摹的一样，此外，我觉得她还具有热烈的献身精神。她只有一个缺点。”

“那是什么？”

“她太会思想。”

“我警告过你，她很聪明。”

“幸亏那全是很坏的思想，”奥斯蒙德说。

“为什么要说幸亏？”

“夫人，因为那是必须统统抛弃的！”

梅尔夫人靠在座位上，直愣愣地望着前面，然后吩咐车夫赶起车来。但奥斯蒙德又叫住了她。“如果我去罗马，我把帕茜怎么办？”

“我会去看她的，”梅尔夫人说。

第二十七章

我们这位小姐对罗马的深刻感染力反应如何，我不想作全面的报导，我也不想分析她凭吊古罗马广场时的心情，或者计算她在跨进圣彼得教堂门槛时脉搏跳动的次数。我只想说，她的印象正是她这样一个清新活泼、热情洋溢的人所必然感受的。她一向爱好历史，而在这儿，街上的每一块石头，阳光中的每一粒分子，都包含着历史。她的想象力驰骋在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凡是她的足迹所到之处，都有过这类事件。它们引起了她强烈的激动，然而那都是在内心中。她的同伴们发觉，她讲话比平常少了；有时，拉尔夫·杜歇装出一副没精打采、呆头呆脑的样子，仿佛在从她的头顶上观看景物，实际却垂下眼睛，在仔细端详她。但从她自己来说，她觉得她非常愉快，她甚至愿意相信，这是她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人类可怕的过去使她感到窒息，但是有一种与眼前密切有关的联想，却使它突然长上了翅膀，可以在蓝天中任意翱翔。各种不同的感觉麇集在她的心头，她简直不知道，它们会把她带往何处。她在一种强自克制的狂喜中，遐想联翩——她从她接触的事物中看到的东西，往往比它们实际所有的多得多，然而默里的书① 中列举

---

① 默里是十八、九世纪伦敦著名的出版商，一家几代从事出版事业，曾印行了一系列各地的导游手册，包括罗马在内。

的项目，她却又有许多没有看到。正如拉尔夫所说，罗马当时正处在最动人的时刻。大批吵吵闹闹的游客已经离开，许多庄严肃穆的地方又恢复了它们庄严肃穆的面貌。蔚蓝的天空光辉灿烂，泉水从长满青苔的石孔中汩汩喷溅，已不再那么冷，声音也更悦耳动听了。在温暖明朗的街头巷尾，常常可以看到一簇簇鲜艳的花朵。我们的朋友们到达后第三天下午，到古罗马广场去参观最新的发掘工作①，这项工程比前一段时期已大为扩展。他们从现代的街道往下走，来到圣路，迈着虔敬的步子在那儿徘徊，只是这种虔敬在各人身上的表现不同。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印象最深的，是古罗马的路面跟纽约的非常相似，她甚至觉得，在这古老的街道上还隐约可见的深深的战车车辙，跟美国马车的铁轮辗成的沟纹一模一样。太阳已开始落山，空中迷漫着金黄色的暮霭。毁损断裂的圆柱和残缺不全的雕像垫座投下的长长阴影，铺展在这片废墟上。亨利艾塔随着班特林先生向前漫步，她听到他把尤利乌斯·恺撒称作"不要脸的家伙"，显然觉得很满意。拉尔夫则把他早已准备提供的各种解释，滔滔不绝地灌进我们的女主人公全神贯注的耳朵中去。一位卑躬屈节的古迹讲解员在这一带踅来踅去，一心要为这两位游客效犬马之劳，他那流利的讲解丝毫也没有由于游览季节的过去而稍见逊色。发掘工作正在广场的一个偏远角落里进行，因此他提出，如果"先生们"愿意去走走，就可以看到许多有趣的东西。这个建议主要是对拉尔夫，不是对伊莎贝尔

① 古罗马广场在罗马市中心，周围环布各种神庙，是古代罗马政治、文化和商业活动的中心，后被毁。十九世纪起在故址陆续进行发掘，恢复各种古迹的遗址，供游览。"圣路"是古罗马的街道，相传古罗马城的创始人罗慕洛和萨宾族领袖塔梯乌斯在此结盟，奠定了古罗马的基础。

说的，她已经走得相当累了，因此她请她的同伴去满足好奇心，她可以耐心地等待他回来。这时间和地点非常合她的口味，她愿意独自呆在这儿领略这种乐趣。拉尔夫跟着导游人走了，伊莎贝尔坐在一根倒坍的圆柱上，离朱庇特神庙不远。她希望得到短时间的安静，但她没有享受多久。她对罗马这些粗犷质朴的古迹怀有浓厚的兴趣，它们散布在她的周围，虽然经历了许多世纪的风吹雨打，还保留着不少人类生活的痕迹。然而她的思想经过了一系列不可捉摸的变化，却飘飘忽忽的进入了当前更活跃的事物和领域中间。从远古的罗马到伊莎贝尔·阿切尔的未来，是一段漫长的历程，然而她的想象力却完成了迅速的飞跃，现在已在较近、较丰富的田野上慢慢徘徊。她深深地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因此当她把眼睛移向脚边，注视着铺在地上的一排已有裂缝、但还没有破碎的石板时，她没有听到逐渐行近的脚步声。不久，一个阴影闯进了她的视觉范围，她抬起头来，看到了一位先生——他不是拉尔夫，不是他觉得那些发掘毫无意思而提早跑了回来。这个人看到她，吃了一惊，就象她也吃了一惊一样。他站在那儿，向着她惊讶得发白的脸色举帽行礼。

“沃伯顿勋爵！”伊莎贝尔喊了一声，站起身来。

“我没有想到这是你。我从那边角上转过来，正好碰到了你。”

她向周围看看，作了解释。“我一个人在这里，几个朋友刚才走开。我的表兄到那儿去参观古迹的发掘工作了。”

“哦，原来这样。”沃伯顿勋爵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她指点的方向。现在他坚定地站在她前面，已经恢复了平静，似乎还希望让她看到这点，只是神情十分亲切。“别让我打扰你，”他继续

说，望着她有些消沉的苍白脸色。“我想你大概累了。”

“是的，我很累。”她踌躇了一会，然后又坐下了。“但是请你别为我中断你的游览，”她补充了一句。

“没什么，我只有一个人，我一点事也没有。我没想到你在罗马。我刚从东方来。我只是路过这儿。”

“你这次旅行一定走了不少地方，”伊莎贝尔说，她听拉尔夫讲过，沃伯顿勋爵已离开英国。

“是的，我到国外已经六个月了——从上一次见到你以后不久，我就走了。我到过土耳其和小亚细亚，前几天才从雅典来到这里。”他尽量使自己显得很自然，但仍有些拘束，直到向这位少女又瞧了一会后，才完全平静下来。“你希望我离开你，还是可以让我在这儿呆一会儿？”

她的反应很合乎人情。“我并不希望你离开，沃伯顿勋爵，见到你，我觉得很高兴。”

“谢谢你这么说。我可以坐下吗？”

伊莎贝尔坐的这根有凹槽的柱子，可以供好几个人休息，哪怕一位气宇轩昂的英国绅士也能够在这儿找到宽敞的位置。于是那个伟大阶级的优秀标本，在我们的年轻小姐旁边坐了下去。在接着的五分钟内，他问了她几个问题，都是偶然想起的，有的他还问了两次，由此可见，他没有听到她的回答。他还向她提供了一些自己的消息，这对她逐渐平静的女性意识不是毫无作用的。他重复了不止一次，说他没有想到会遇见她，很明显，这次邂逅使他感到措手不及，毫无准备。他的表情倏忽变换着，一会儿显得轻松自然，一会儿显得庄严沉重，一会儿快活，一会儿又有些不好意思。他的脸给太阳晒得乌油油的，连那浓密的胡须好象也给亚洲的热浪涂上了一层油彩。他穿的

衣服显得宽大，上下身也不一致，这是英国人在国外旅行时的打扮，它既考虑到了舒适，又能说明他们的国籍。他那平静和蔼的眼睛，那虽然黝黑、仍显得鲜嫩的古铜色皮肤，那魁梧的身材，那谦逊的仪表，以及那种绅士和探险家的一般神态，都说明他可以代表不列颠族，不论到哪里，都不会使对它怀有友好态度的人感到失望。伊莎贝尔看到了这一切，她为自己始终喜欢他觉得高兴。显然，尽管他受了重大的打击，他仍保持着他的一切优点——这些品质，可以说体现了那些伟大尊贵的家庭的本质，它们象这些家庭的核心装置和设备一样，一般的骚动对它们不起作用，除非整个大厦坍毁，它们才会同归于尽。他们谈到了一些自然会谈到的事：她的姨父的去世，拉尔夫的健康状况，她怎样度过她的冬季，她对罗马的访问，她的返回佛罗伦萨，她的避暑计划，她所居住的旅馆，以及沃伯顿勋爵的浪游生活，他的动向、意图、印象和现在的住处。最后他们陷入了沉思，但是这沉默表现了比他们任何人的话更多得多的意义，以致他最后的话反而似乎是多余的了。"我写过几封信给你。"

"给我？我从没收到你的信。"

"我没有把信发出。我把它们烧了。"

"啊，"伊莎贝尔笑了起来，"你这么做，比我这么做更好一些！"

"我想你不会重视这些信，"他继续说，那种老实的态度也许使她很感动。"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我没有权利写信来打扰你。"

"我得到你的消息，会感到很高兴。你知道，我希望……希望……"但她把话咽了下去，觉得把这种想法讲出来毫无意思。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希望我们始终做好朋友。"这句客套话在沃伯顿勋爵口里，显得索然无味，然而他喜欢用这样的口气。

伊莎贝尔觉得没什么好讲的，只得说道："请不要再谈这一切了。"但她又意识到这句话不比前一句有意思一些。

"即使让我谈，这对我也不是什么安慰！"她的朋友大声强调道。

"我不能为了安慰你来欺骗你，"姑娘说。尽管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她的心却回到了六个月前给他的那个使他不满的答复上面，她觉得自己胜利了。他举止文雅，强大有力，殷勤体贴，没有比他更好的男子。但她的答复没有变。

"你不想安慰我，这做得很对，这是由不得你自己的，"她在离奇的喜悦心情中，听得他这么说。

"我曾经希望我们能重新见面，因为我并不担心你会使我感到我对不起你。但如果你象现在这样，那么这只能给你带来更大的痛苦，不会使你愉快。"于是她站了起来，神色显得有些庄严，一边张望着，看她的朋友们来了没有。

"我并不想要你感到你对不起我，我决不会那么说。我只想让你知道一两件事，不妨说那是为了使我聊以自慰。我不会再旧事重提。我去年向你谈的事，使我的心情老是起伏不定，我几乎不能考虑任何别的事。我竭力想忘记它——我不断努力这么做。我还试图对另一个人发生兴趣。我告诉你这些，因为我希望你知道我尽了自己的责任。我没有成功。正是为了同样的目的，我到了国外——离开英国越远越好。人们说，旅行可以使人忘记一切，但它没有使我忘记。自从我最后一次看到你以来，我还一直想念着你。我的心情完全没有变。现在我还是

那么爱你，我那时对你说的每一句话，至今仍是同样真实的。就在我对你说话的这个时刻，我还是同样感到——这是我很大的不幸——你对我有着不可超越的魅力。是的，我不能缩小这个事实。然而我并不想继续来麻烦你，刚才那只是一会儿工夫。我不妨补充一句，几分钟以前我遇到你的时候，虽然我完全没有想到会遇见你，说实话，我却正在捉摸，不知道你这会儿在哪里。”他已经恢复了他的自制力，在谈话的时候，他已一切正常。他的样子仿佛在一个小小的委员会上发言——向它平静而准确地发表一篇重要声明，只是偶然看一下藏在帽子里的发言提纲（那顶帽子摘下后没有再戴上）。可想而知，委员会已理解了他的观点。

“我常常想到你，沃伯顿勋爵，”伊莎贝尔回答。“你可以相信，我会永远那么做。”然后她换了一种口气，仿佛既想保持亲切的意味，又想贬低那句话的意义，说道：“这对双方都是没有害处的。”

他们并排走着，她立即问起他的两个妹妹，要他向她们转达她的问候。他暂时没有再提到他们那个伟大的问题，只是谈些无关紧要的、不涉及感情的话。但是他希望知道，她打算什么时候离开罗马，听到她说出停留的期限后，他宣称他很高兴，因为这日子还很远。

“你为什么要那么说，你自己不是仅仅路过这儿吗？”她问，有些担心似的。

“咳，我说我路过这儿，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把罗马只当作克拉彭枢纽站①。路过罗马就是在这儿停留一两个礼拜。”

---

① 伦敦西南郊外的火车交接站。

“说坦白一点，就是你待的日子跟我的一样长！”

他笑了笑，仿佛在试探她似的：“你不喜欢我留在这儿。你怕常常看到我。”

“这不是我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我当然不能要求你为了我离开这个可爱的城市。但我承认我怕你。”

“怕我又旧事重提吗？我保证注意这点。”

他们逐渐停下，面对面站了一会。“可怜的沃伯顿勋爵！”她说，露出了希望使两个人都感到愉快的同情。

“可怜的沃伯顿勋爵，一点不错！但我会小心的。”

“你可能会不愉快，但你不必使我也变得这样。那是我不能允许的。”

“如果我相信我能使你不愉快，我也许会试一下。”听到这话，她又向前走了，他也跟了上去。“我决不再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

“很好。要不，我们的友谊就完了。”

“也许有一天——过一段时间——你会允许我……”

“允许你使我不愉快吗？”

他迟疑了一下。“允许我重新向你说……”但他把话咽了下去。“我要保持沉默，永远保持沉默。”

拉尔夫·杜歇在参观发掘工作时，遇到了斯塔克波尔小姐和她的卫士，现在三个人从地洞周围的一堆堆泥土和石块中走出来，望见了伊莎贝尔和她的同伴。可怜的拉尔夫又是高兴又是惊奇，大声招呼他的朋友。亨利艾塔尖声叫了起来：“我的天，那位勋爵来了！”拉尔夫和他的邻居在不露感情的融洽气氛中见了面——这是英国朋友在长期分别之后见面的方式——斯塔克波尔小姐则睁起聪明的大眼睛，瞪着那位晒得黑黝黝的旅行家。

但她马上确定了她对这个意外事件的态度。“恐怕你不记得我了吧，先生。”

“不，我完全记得你，”沃伯顿勋爵说。“我曾经请你到我家里去玩，但你始终不肯赏光。”

“我不能要我到哪里就到哪里，”斯塔克波尔小姐冷冷地回答。

“好吧，那我就不再邀请你啦，”洛克雷庄园的主人大笑起来。

“但如果你邀请，我一定去，一定去！”

沃伯顿勋爵尽管很高兴，还是没有邀请她。班特林先生站在一旁，不想上来搭讪，到现在才乘机向勋爵点了点头，后者友好地回答道：“啊，班特林，你在这儿？”一边说一边跟他握手。

“哎哟，”亨利艾塔说，“我还不知道你认识他！”

“我想你不会知道我认识的每一个人的！”班特林先生打趣道。

“我认为，一个英国人认识了一位勋爵，他是一定会告诉你的。”

“我想，班特林先生恐怕是不好意思提到我，”沃伯顿勋爵说，又笑了起来。伊莎贝尔看到这情形，觉得很愉快，在他们取道回家的时候，她轻松地叹了口气。

第二天是星期日，上午她写了两封长信，一封给她的姊姊莉莲，另一封给梅尔夫人，但在两封信中，她都没有提到一位被拒绝的求婚者威胁她要再度向她提出要求。按照习惯，每逢星期日下午，所有虔诚的罗马人（而最虔诚的罗马人往往是来自北方的蛮族）都前往圣彼得大教堂做晚祷。我们的朋友们已相互约定，一起驱车前去。午饭后，马车到来前一小时，沃伯

顿勋爵来到巴黎大饭店，拜望两位小姐。拉尔夫·杜歇和斑特林先生已一起上街。客人似乎想以实际行动向伊莎贝尔证明，他决心遵守昨天傍晚作出的诺言。他既谨慎又坦率，甚至没有流露一点表情，或者作过一点暗示。他要让她自己去判断，他可以成为一个多么好的纯粹的朋友。他谈他的旅行，谈波斯和土耳其，于是斯塔克波尔小姐问他，她去访问这些国家是否“值得”，他向她保证，一个女性在那儿可以大有作为。伊莎贝尔对他很客气，但是她感到纳闷，猜不透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表现得这么豁达大方，希望得到什么。如果他希望让她看到他是多么好的一个人，那可以不必多此一举。她已经知道，他在一切方面都是正直大方的，对于这个信念，他不能再增加什么。何况他在罗马这件事本身，就使她惴惴不安，好象什么地方出了差错。然而在他结束访问的时候，他却说他也要到圣彼得教堂去，他会在那儿等候她和她的朋友们。她不得不回答，他可以一切听便，不必管她。

到了教堂，她穿过镶嵌棋盘花纹的广场时，他是她遇到的第一个人。她不是那种高贵的旅游者，会对圣彼得教堂感到“失望”，认为它徒有虚名，不够伟大。当她第一次从张在门口、砰砰作响的大皮门帘下步入教堂的时候，当她第一次置身于巍峨的拱顶下，看到日光从香烟缭绕、金碧辉煌的空中，从大理石、镶花图案和青铜制品的反光中，濛濛细雨般撒下的时候，她只觉得眼花缭乱，头脑中的伟大的观念膨胀起来了。这以后，它再也不会感到缺乏翱翔的空间。她象一个孩子或者一个乡下人一样，看得目瞪口呆，惊讶不止，对着这雄伟壮丽的场面默默礼赞。沃伯顿勋爵跟在她旁边，谈着君士坦丁堡的索菲亚大寺院；她有些担心，怕他谈到最后，又会要她注意他的模范行动。

晚课还没有开始，但是在圣彼得教堂可看的东西很多，而且这地方宽敞异常，几乎带有一种世俗的性质，似乎它不仅可以满足精神活动的需要，同样可以满足体力活动的需要，形形色色的礼拜者和观光者汇集在一起，大家可以各取所需，互不妨碍或干涉。在这种庄严伟大的气氛中，个别的轻率言行不可能产生多大影响。不过伊莎贝尔和她的同伴们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亨利艾塔虽然坦率地宣称，米开朗吉罗设计的圆顶比不上华盛顿的国会大厦，但这种批评，她主要是对着班特林先生的耳朵讲的，后来在《会谈者报》的专栏上，它才以更尖锐的方式出现。伊莎贝尔随着沃伯顿勋爵对教堂作了巡礼，他们来到入口处左首的唱诗班附近，教廷歌手的声音从麇集在门口的人群头上向他们飘来，人群中，本地的罗马人和好奇的外国人同样的多。他们在人群外面站住，听着神圣的乐声在空中回旋。显然，拉尔夫已同亨利艾塔和班特林先生挤进里面去了。伊莎贝尔从密集的人群顶上望去，只见屋里烟雾弥漫，跟庄严的赞美歌声打成一片，下午的光线从高大的窗户经过窗旁雕花的墙壁斜射进来，在烟雾中变得银光闪闪。过了一会，歌声停止了，沃伯顿勋爵似乎又打算离开那里。伊莎贝尔只得跟着他，但刚一转身，就发现了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原来他刚才就站在她后面不远的地方。于是他兴高采烈地走上前来——他的到来好象一下子使他们站的地方变得拥挤起来了。

“那么你终于来了？”她说，向他伸出手去。

“是的，我昨天夜里到的，今天下午上你的旅馆找你去了。他们告诉我，你到这儿来了，我正找你呢。”

“别的人进里面去了，”她决定这么说。

“我不是为别人来的，”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她望着别处，沃伯顿勋爵在看他们，也许他听到了这句话。她突然想起，这正是他到花园山庄来向她求婚的那个早上对她讲的话。奥斯蒙德先生的话使她脸上涌起了红晕，而这回忆并不能驱散它们。为了掩盖这一切，她给两人互相介绍了姓名。幸好这时班特林先生已从唱诗班那儿出来，正以英国人特有的毅力从人群中往外挤着，他后面跟着斯塔克波尔小姐和拉尔夫·杜歇。我说幸好，这可能只是从事物的表面上看的，因为一瞧见从佛罗伦萨来的那位先生，拉尔夫·杜歇马上变得忧心忡忡，似乎有些不以为然。然而他没有违反必要的礼节，立刻露出恰如其分的亲切脸色，向他的表妹说道，她马上会把她所有的朋友都吸引到这儿来了。斯塔克波尔小姐在佛罗伦萨见到过奥斯蒙德先生，她已经有机会向伊莎贝尔表明态度，说她不喜欢他，就象她不喜欢她的另几位崇拜者——杜歇先生，沃伯顿勋爵，甚至巴黎的小罗齐尔先生——一样。她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但你这位漂亮小姐吸引来的却都是最别扭的家伙。戈德伍德先生是唯一我还满意的人，可是你偏偏不喜欢他。"

"你对圣彼得教堂有何观感？"奥斯蒙德先生这时问我们的年轻小姐。

"它很大，显得光辉夺目，"她随便回答道。

"它太大了，使一个人觉得自己象原子一样渺小。"

"这不正是我们在人间最伟大的教堂里应有的感觉吗？"她问，仿佛对自己这句话很赞赏似的。

"如果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那么这是他在任何地方都应有的感觉。但是不论在教堂还是在别的地方，我都不喜欢这种感觉。"

“我看你真是应该当教皇才对！”伊莎贝尔喊了起来。她想起了他在佛罗伦萨对她说过的一些话。

“我没有说我不想当！”吉尔伯特·奥斯蒙德说。

这时，沃伯顿勋爵已来到拉尔夫·杜歇身旁，两人在一起蹓跶。“那位跟阿切尔小姐说话的先生是谁？”勋爵问。

“他名叫吉尔伯特·奥斯蒙德，住在佛罗伦萨，”拉尔夫说。

“还有呢，他是怎样一个人？”

“什么也不是。哦，对啦，他是美国人，但人们忘记了这点，他已经一点不象美国人了。”

“他认识阿切尔小姐很久了？”

“三、四个礼拜。”

“她喜欢他吗？”

“她正在考虑。”

“结果会怎样？”

“结果？”拉尔夫问。

“她会不会喜欢他？”

“你是说她会不会接受他吧？”

“对，”沃伯顿勋爵过了一会说。“我想我要问的正是这个可怕的问题。”

“如果没有人干预，也许不会，”拉尔夫回答。

勋爵愣了一会，终于明白了。“那么我们应该保持沉默？”

“绝对沉默。一切听其自然！”拉尔夫说。

“万一她走上那条路呢？”

“也许不会吧？”

沃伯顿勋爵听了，起先没说什么，但接着又开口了。“他非

常聪明吗?”

“非常聪明,”拉尔夫说。

他的朋友想了想。“还有呢?”

“你还需要什么?”拉尔夫叹了口气。

“你是说她还需要什么吧?”

拉尔夫挽着他的胳臂,转过身去;他们得跟其他人会合了。“要知道,我们不能给她提供什么。”

“好吧,如果她不要我们提供什么……”勋爵一边走,一边宽容地说。

第二十八章

下一天晚上，沃伯顿勋爵又到旅馆去探望他的朋友们，他在那里得悉，他们已上歌剧院了。他驱车前往歌剧院，打算按照意大利人方便的习惯，上他们的包厢拜访他们。那是一家第二流的剧场，他获准进去后，在宽敞、简陋而光线暗淡的场子里东张西望。一场戏刚才结束，他可以任意走来走去寻找他们。他一排排包厢望过去，望了两三排以后，在一间最大的包厢里看到了他一眼就认得出来的少女。阿切尔小姐面对着舞台，给包厢的帷幔遮没了一部分。她的旁边是吉尔伯特·奥斯蒙德，他靠在椅背上坐着。包厢里似乎只有他们两个人，沃伯顿心想，她的朋友们大概利用幕间休息，到比较凉快的休息室去了。他站在那儿，望着包厢里那一对有趣的人，一时不知道该不该上去打断他们那融洽的谈话。最后，他明白，伊莎贝尔发现了他，这件事使他下了决心。他取道前往楼上，在楼梯口遇见了拉尔夫·杜歇，后者正慢吞吞往下走，显得百无聊赖似的，戴着帽子，两手照例放在老地方。

"我刚才已看到你在下面，正要来找你。我觉得很孤单，想找个伙伴呢，"拉尔夫迎着他说。

"你有一位很好的伙伴，你自己把她丢了。"

"你是指我的表妹吧？唉，她有了一个客人，就不要我啦。斯塔克波尔小姐和班特林又上咖啡馆吃冰淇淋去了——斯

塔克波尔小姐喜欢吃冰淇淋。我想他们也不需要我。这歌剧又不堪入目，那些女角儿跟洗衣妇似的，唱起歌来象孔雀叫。我一点兴趣也没有。”

“你还是回家去好，”沃伯顿勋爵直截了当地说。

“把我那位年轻小姐留在这个糟糕的地方？不成，我得看着她。”

“她有的是朋友。”

“可不是，因此我才得看着她呢，”拉尔夫同样用充满讥嘲和伤感的口吻说。

“如果她不要你，她大概也不会要我。”

“不，你不一样。你到包厢去，呆在那儿，让我在外边走走。”

沃伯顿勋爵走进包厢，伊莎贝尔对他的欢迎，象是见到一位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他不禁在心里问自己，难道她已发现了一块美妙的新大陆？他和奥斯蒙德先生前一天已经认识，两人互相问了好。自从他进来后，那位先生一直冷冷地坐在一边，默不作声，仿佛不论他们谈什么，他都不屑理睬。第二位客人觉得，今天在歌剧院里，阿切尔小姐显得特别容光焕发，甚至有些兴奋，然而由于她一向是一个目光敏捷、动作灵活、兴致勃勃的少女，他的印象可能并不准确。何况她的谈话说明她十分沉静，它表现了一种聪明伶俐、深思熟虑的友好态度，由此可见，她的一切机能都处于正常状态。可怜的勋爵度过了一些迷惘困惑的时刻。她发挥了一个女人最大的能耐，使他完全失去了希望。然而她那些圆滑巧妙的谈吐，尤其是那种温柔抚慰的声调，又意味着什么呢？她的声音装得那么甜蜜，她为什么要对他玩这些花招？其他的人回来了，那索然无味、司空见惯、

轻浮庸俗的歌剧重新开始了。包厢很宽敞，有的是地方，沃伯顿勋爵只要挪后一点，就可以坐在暗处，不引人注目。他这样坐了半个小时，奥斯蒙德先生在他前面，身子向前倾斜，胳膊肘支在膝上，他的前面便是伊莎贝尔。沃伯顿勋爵什么也没有听到，从他那阴暗的角落里也什么都看不到，只看见这位小姐的轮廓在剧场昏暗光线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清晰。幕又落下了，这一次没有人离开。奥斯蒙德先生在跟伊莎贝尔谈天，沃伯顿勋爵仍留在自己的角落里。不过他呆了没多长时间，便站起身来，向两位小姐道了晚安。伊莎贝尔没有挽留他，这使他再一次感到困惑。为什么她对他的一个方面——那完全是虚假的——这么重视，而对另一个方面——那是完全真实的——却毫不理会？他为自己的困惑感到生气，然后又为自己的生气感到生气。维尔第[①]的音乐不能安慰他，他离开了剧场，步行回家。他不认识路，只是在弯弯曲曲的凄凉的罗马街道上彳亍，在这儿，多少人曾怀着比他更加深沉的忧郁，在星光下徘徊过啊！

“那位先生是怎么一个脚色？”客人走后，奥斯蒙德问伊莎贝尔。

“一个无可指责的人——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他几乎拥有半个英国——他就是这么一个脚色，”亨利艾塔说。“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一个自由的国家！”

“啊，那么他是一个大财主？好幸福的人！”吉尔伯特·奥斯蒙德说。

“你认为操纵穷人的生命财产是一种幸福吗？”斯塔克波尔小姐喊了起来。“他操纵着他的佃户，他们有千千万万。当然，

---

① 维尔第（1813—1901），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写有歌剧三十余种。

谁都想拥有一些财物，但我只要没有生命的东西就够了。我不指望拥有人们的血和肉，思想和良心。”

“我想，你至少也掌握着一两个人，”班特林先生打趣道。“据我看，沃伯顿支使他的佃户还不如你支使我厉害呢。”

“沃伯顿勋爵是一个激进派人物，”伊莎贝尔说。“他的思想非常进步。”

“他的公馆也非常高大，他的庄园是用大铁栅栏围起来的，周围有三十来英里，”亨利艾塔说，无异在向奥斯蒙德先生介绍情况。“我希望他跟我们波士顿的激进分子谈谈。”

“他们不赞成用铁栅栏吗？”班特林先生问。

“除非用来关押作恶多端的保守分子。我总觉得我跟你讲话的时候，好象隔着一道顶端有碎玻璃的围墙！”

“这位没有经过改革的改革家，你跟他很熟吗？”奥斯蒙德继续问伊莎贝尔。

“相当熟，因为我很喜欢他。”

“喜欢到什么程度？”

“喜欢到我愿意喜欢他的程度。”

“愿意喜欢他——这不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奥斯蒙德说。

“不，”她考虑了一下，“那是说，我但愿能不喜欢他。”

“你是要挑起我对他的嫉妒吧？”奥斯蒙德笑道。

她暂时没说什么，但过了一会，露出跟这个轻松的问题不相称的严肃神情回答道：“不，奥斯蒙德先生，我想，我已经不敢给你的嫉妒火上加油了。”然后又用比较和缓的口气说道：“不管怎样，沃伯顿勋爵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吗？”

“有出色的才能，就象他的外貌一样。”

"你是说，就象他有漂亮的外貌吧？他是很漂亮。多么叫人嫉妒的幸运！又是英国的大人物，又聪明又漂亮，最后，还能得到你的好感！那正是我所羡慕的一个人。"

伊莎贝尔怀着兴趣打量着他。"我觉得，你好象总在嫉妒着什么人。昨天你嫉妒的是教皇，今天变成了可怜的沃伯顿勋爵。"

"我的嫉妒对人没有害处，连一只耗子也伤害不了。我并不想消灭别人，我只想跟他们一样。你瞧，我要消灭的实际倒是自己。"

"你喜欢当教皇吗？"伊莎贝尔说。

"我是想当教皇的，不过现在打这个主意已经太迟了。"接着，他把话锋一转，问道："不过，你为什么说你的朋友可怜呢？"

"女人——如果她们非常、非常好——有时在伤害男人之后，便说他们可怜，这是她们表示同情的伟大方式，"拉尔夫说，这是他第一次在谈话中插嘴。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嘲笑态度，因此反而显得没有什么恶意了。

"难道我伤害了沃伯顿勋爵吗？"伊莎贝尔问，扬起了眉毛，仿佛她压根儿没想到过这点。

"如果你伤害了他，那是他活该，"亨利艾塔说，这时舞剧的幕又升起了。

这以后二十四小时内，伊莎贝尔没有再见到她那位所谓的受害者。但在看歌剧后隔了一天，她在朱庇特神庙的美术陈列馆遇到了他，他正站在收藏的杰作《垂死的角斗士》①前面。她跟她的同伴们在一起，其中也有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大家上

① 公元前一世纪希腊雕刻家依弗所的阿加西阿斯所作的著名雕像。

了楼梯，走进第一间、也是最好的一间陈列室。沃伯顿勋爵相当机敏地招呼了她，但过了一会又说，他正打算离开陈列室。“而且我也快离开罗马了，”他补充道，“我应该向你告别。”相当矛盾的是，伊莎贝尔现在听了这话，却有些伤心。也许这是因为她已不再担心他会重新向她求婚，她想到了一些别的事。她几乎脱口而出，表示她很遗憾，但她忍住了，只是祝他一路平安。这使他有些失望，他望着她说道：“也许你会认为我‘反复无常’。前几天我还对你说，我非常想在这儿住一段时间呢。”

“不，一个人是很容易改变主意的。”

“我正是这样。”

“那么，祝你一路顺风。”

“你好象恨不得早点把我打发走，”勋爵说，情绪有些忧郁。

“哪儿的话。只是我最怕分别。”

“我做什么，你其实都无所谓，”他可怜巴巴地说。

伊莎贝尔瞅了他一眼。“唉，”她说，“你没有遵守你的诺言！”

他象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把脸涨得通红。“如果我没有遵守，那是因为我欲罢不能。正因为这样，我才要离开这儿。”

“那么，再见。”

“再见。”然而他还是逗留着。“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呢？”

伊莎贝尔迟疑了一下，然后仿佛灵机一动，愉快地说道：“等你结婚以后。”

“那永远不会。只能等你结婚以后。”

“那也一样，”伊莎贝尔笑笑说。

“对，也一样。再见。”

他们握了手，他便走了。她一个人留在光辉夺目的屋子里，周围是闪闪发亮的大理石古物。她在一圈雕像中间坐下，茫然

地望着它们，目光滞留在那些美丽而呆板的脸庞上，仿佛在静听它们那永恒的无声的言语。长时间凝视着大量的希腊雕塑，一点也不受到它们那种崇高的宁静的感染，那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罗马是不可能的。它们好象在一间大房子里，关上了门，让和平的白色幕布慢慢降落在人们的心灵上。我说尤其在罗马是这样，这是因为罗马的气氛是获得这种印象的最好媒介。金黄色的阳光笼罩着这些雕像，那伟大的静寂的过去，虽然只剩了一堆空虚的名字，这时仍显得栩栩如生，似乎赋予了它们一种庄严的魅力。神庙的百叶窗半关着，清晰温煦的阴影分布在雕像上，使它们变得那么柔和，仿佛真人一般。伊莎贝尔坐了很久，陶醉在那些一动不动、丰富多采的形象面前。她感到奇怪，根据它们的经历，不知道它们那失神的眼睛在望着什么，它们那异族的嘴唇要向我们的耳朵倾诉些什么。室内那深红色的墙壁把它们映衬得更加轮廓鲜明，光滑的大理石地面反映出它们美丽的形体。这些雕像她以前全都看过，但她的乐趣并不稍减，何况这会儿她希望清静一些，独自待在这儿。但最后，她的注意力松弛了，给有着更丰富的生命力的形象吸引过去了。一位不相识的游客走进屋子，在《垂死的角斗士》前面站住，看了一会，又从另一扇门中出去，皮鞋在平滑的大理石上咯噔咯噔响着。半小时后，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又出现了，显然他是抢在别人前面来的。他慢悠悠地向她走去，两手反抄在背后，脸上象平时那样笑容可掬，仿佛要问什么，又还不想提出似的。“我没想到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以为有人给你作伴呢。”

“是的，那是最好的伴侣，”伊莎贝尔望着安提诺斯[1]和农

---

① 《奥德赛》中的人物，因追求珀涅罗珀，被奥德修斯杀死。

收之神的雕像。

"你认为这些伴侣比英国贵族更好吗?"

"我的英国贵族已经离开我好一会儿了。"她站了起来,故意把话说得冷冰冰的。

奥斯蒙德先生发现了她的冷漠态度,这使他对自己的问题更增加了兴趣。"我想那天晚上听到的话可能是真的,你对那位贵族有些残忍。"

伊莎贝尔望了一眼那个打败的角斗士。"那不是真的。我对他非常同情。"

"我正是这个意思!"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回答说,显得那么兴奋,因此应该对他的快活作个说明。我们知道,他喜欢与众不同的、罕见的、高级的、美好的事物。现在他看到了沃伯顿勋爵,他认为他是他的民族和阶级的优秀典范。这样,把那位拒绝与英国贵族结成美满姻缘的少女占为已有,在他眼里就具有了新的魅力,她的条件使她可以成为他宝库中的一件珍品。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对英国的贵族阶级极其景仰,这主要不是由于它的荣誉,他认为这还是容易超越的,而是由于它那强大的实力。上帝没有使他成为英国的公爵,这是他始终不能容忍的。伊莎贝尔那种出人意外的行为,当然会引起他的重视。他所娶的女人有过这样一段美妙的经历,那真是再好没有了。

第二十九章

我们知道，拉尔夫·杜歇在跟他那位杰出的朋友谈话时，对承认吉尔伯特·奥斯蒙德的优点，有着不少保留，但是他看到那位先生在游览罗马的其余日子里的表现，确实感到自己的度量未免有些狭窄。奥斯蒙德每天要跟伊莎贝尔和她的同伴们消磨一部分时间，以致最后，大家觉得他是一个温和可亲的人。谁会看不到他既机智老练又轻松愉快呢？但也许这正是拉尔夫要用交际手腕的旧观念来责备他的缘故。然而哪怕伊莎贝尔这位别有用心的亲戚也不能不承认，在目前他不失为一个讨人喜欢的伙伴。他性情温和，从不发脾气，又见多识广，出言吐语生动有趣，使你觉得，好象有一只友好的手，随时准备在你吸烟的时候把火送到你的面前。显然，他兴致很好，尽管他不是一个少见多怪的人，他还是很愉快，这是他值得称赞的地方。他从不盛气凌人，大声叫嚷——在欢乐的协奏曲中，他决不会去打鼓，连指关节也不会碰它一下；他对刺耳的噪音，对他所说的精神错乱的胡言乱语天然深恶痛绝。他觉得，阿切尔小姐有时太性急，太直截了当。她有这个缺点是很可惜的，因为要不然，她真可以称得上完美无缺，她会跟象牙台球那么光滑可爱，用起来也得心应手。然而，如果说他从不锋芒毕露，大喊大叫，他却是深沉的。在罗马五月的这最后几天里，他一直沾

沾自喜，就象在博格萨别墅①的松树下，在遍地的芳草和鲜花中，在长满苔藓的大理石上，悠闲自得地漫步。他对一切都感到满意，他还从来没有同时对这么多东西感到满意过。旧日的印象和过去的乐趣复活了。一天晚上，他回到旅馆中，便写下了一首小小的十四行诗，它的题目是《重游罗马》。一两天后，他把这首精雕细琢的诗拿给伊莎贝尔看，向她解释道，用写诗来纪念生活中愉快的事件，是意大利的传统。

他一向自命清高，孤芳自赏。他不得不承认，他总觉得有一些丑恶或可憎的事使他闷闷不乐，对一切都满意的幸福心情跟他是很少缘分的。但是现在他很愉快——也许比他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愉快，而这种情绪是有坚实基础的。这实际只是胜利的意识——一种最令人陶醉的心情。奥斯蒙德向来很少这种感觉，在这方面，他没有尝到过甜头，这一点他自己也很清楚，而且常常提醒自己。"我没有过侥幸的遭遇，毫无疑问没有，"他总是一再对自己说，"如果在我死以前，我能成功的话，我一定要大捞一把。"他自以为是地认为，要"大捞一把"首先就得暗中抱定宗旨，只要有这个决心就够了。他的一生也不是绝对没有获得过成功，确实，在任何一个旁观者面前，他都可以心安理得地表示，他的成就不大，但已经够了。只是那些胜利，现在看来，有的已经太久，有的又太微不足道。目前这一次不如预计的那么困难，但它之所以容易——也就是进展较快——只是因为他作了前所未有的努力，他肯化这么大的力气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希望出人头地，显露"身手"——不论用什么方式来显露——这是他青年时代的理想。但随着岁月的

---

① 罗马的名胜之一。

流逝，出人头地、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难以达到了，就象夸耀酒量的人，一杯杯越喝越不是味道一样。如果挂在博物馆墙上的一幅无名氏的画，有朝一日终于被人发现，原来它出自一位名家的手笔，只是它的优美特色未引起重视而已，那么，要是这幅画有知觉和灵性的话，它的喜悦可想而知。现在，奥斯蒙德也处在这种状态，他的"优美特色"是由那位少女经过别人小小的指点之后发现的。如今不仅她自己在欣赏这幅画，还要把它印出去，介绍给全世界。而且这件事不必他化丝毫力气，她会替他办理一切。他的等待总算没有白等。

在预定回佛罗伦萨前一两天，这位小姐收到了杜歇夫人的电报，电报内容如下："六月四日离佛罗伦萨，去贝拉焦，如尔无其他打算，可同行。请勿在罗马游荡，不能等待。"在罗马游荡是很愉快的，但伊莎贝尔不想游荡，于是她写信给姨妈，她将立即回来与她同行。她把这事告诉了吉尔伯特·奥斯蒙德，他回答说，他在意大利过了许多夏季和冬季，现在打算在圣彼得大教堂清凉的阴影下再休息几天。他想过十天回佛罗伦萨，到那时，她已经前往贝拉焦了。这样，他可能要隔好几个月才能再见到她。这次谈话是在我们的朋友们住的旅馆里那间富丽堂皇的大起居室中进行的，时间已经很晚，明天拉尔夫·杜歇就要携同表妹回转佛罗伦萨。奥斯蒙德去时，只有姑娘一个人在那儿，斯塔克波尔小姐认识了住在四楼的一家可爱的美国人，现在已登上漫无止境的楼梯，前去拜望他们。亨利艾塔在旅行中无拘无束，常常会认识一些朋友，她在火车上结识的几个人，后来一直跟她保持着重要的联系。拉尔夫正在准备明天的行装，伊莎贝尔独自坐在空空荡荡的屋子里，屋子的装璜显得

黄灿灿的，椅子和沙发用的是橙黄色，墙壁和窗户用的是紫红色和金黄色。镜子和画装在火红色的大镜框里，天花板构成高耸的拱顶，画着一些裸体的女神和小天使。奥斯蒙德认为，这地方粗俗不堪，色彩不和谐，徒有虚张声势的华丽外表。伊莎贝尔拿着一本安培①的书，这是拉尔夫在他们到达罗马的时候送给她的。但是她虽然把它摊在膝上，用手指随意按住了它，却并不急于阅读。她旁边的桌上点着一盏灯，灯罩是用浅红色的纱纸做的。灯光带着异样的苍白的玫瑰色，照射在她的周围。

"你说你就会回来，但谁知道呢？"吉尔伯特·奥斯蒙德说。"我觉得，这仿佛就是你周游世界的开始。你没有必要非回来不可，你完全可以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你可以漫游各地。"

"意大利也是各地之一，"伊莎贝尔回答，"我可以把它列为一个游历的地点。"

"列为你周游世界中的一站？不，我不同意。别把我们只当作一个插曲，应该把我们作为专门的一章。我不想在你的旅途中看到你。我宁可在这些旅行的终点看到你。"接着，奥斯蒙德又道："我希望在你对旅行感到厌倦和满足之后看到你，我宁可那样。"

伊莎贝尔垂下了眼皮，用手指拨弄着安培的书。"你是在取笑这些事，虽然表面上好象不是这样，但我想，那正是你的意思。你瞧不起我的旅行——你认为它们是可笑的。"

"你从何见得？"

伊莎贝尔用同样的口气往下说，一边用裁纸刀刮着书边。"你看我一无所知，不懂事，我在各地游历，似乎世界是属于

① 安德列·马利·安培（1775—1836），法国物理学家，对电磁学有重要贡献，创立了安培定律。

我的，这只是因为……因为我有力量这么做。你不认为一个女人应该这样，你认为那是胡闹，是不体面的事。”

“我认为这是很美妙的事，”奥斯蒙德说。“你知道我的看法——我已经对你谈得很多了。我对你说过，一个人应该使自己的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你还记得吗？你起先似乎有些吃惊，于是我告诉你，我觉得，你正是在使你自己的生活变成这样一件艺术品。”

伊莎贝尔从书上抬起头来。“你在世上最厌恶的就是拙劣的、浅薄的艺术品。”

“很可能。但我觉得你的是很纯洁、很美好的。”

“如果我打算今年冬天到日本去，你一定会笑我，”伊莎贝尔继续道。

奥斯蒙德笑了——笑得很明显，但并不是嘲笑，因为他们的谈话没有开玩笑的意味。伊莎贝尔几乎显得有些一本正经，他以前也看到过她这副样子。“你的想象力使我感到吃惊！”

“我完全没有说错。你以为这种想法荒谬可笑。”

“到日本去，在我是求之不得的事呢。那是我向往已久的国家之一。我对日本漆器那么感兴趣，难道你还不相信吗？”

“我可对日本漆器不感兴趣，这不能成为我的理由，”伊莎贝尔说。

“你有更好的理由——化得起旅行的费用。你认为我在笑你，这是完全错了。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会这样想的。”

“怪不得你觉得可笑，因为我有钱去旅行，你却没有，可是你一切都知道，而我一无所知。”

“这只是使你更有理由去旅行和学习，”奥斯蒙德笑道。接着，他又煞有介事地补充道：“再说，我也不是一切都知道。”

他为什么讲得这么郑重其事，伊莎贝尔没有注意，她是在想，她生活中最愉快的一件事——她喜欢这么形容她对罗马的短暂访问。在她的印象中，罗马好象古代的一位王子，披着华丽的长袍，后面拖着长长的衣裾，需要一大批侍从或历史学家把它提起来——那短短几天的幸福，即将结束了。这段时期的乐趣，大多得感谢奥斯蒙德先生——这想法不是现在才勉强出现的，她早已对此作出了充分评价。但是她对自己说，即使他们有不再见面的危险，这一段经历毕竟还是美好的。愉快的事不可能经常反复，这次游览仿佛在一个幻想的小岛上，观赏它面海一边变幻莫测的奇景，而现在，她饱餐了紫葡萄之后，就要在微风吹拂中扬帆离开了。也许，她回到意大利的时候，会发现他变了，而这个奇怪的人使她满意的正是那过去的他，那么她宁可不回来也不愿冒这风险。但如果她不回来，听任这快乐的一章就此结束，那更加可惜。一时间她的心在痛苦中怦怦跳动，眼泪涌了上来。这种心情使她沉默不语，吉尔伯特·奥斯蒙德也没作声，他望着她。“到各地去吧，”他终于用轻轻的、亲切的声音说道，“做你要做的一切，从生活中取得你要取得的一切吧。愿你幸福，愿你成功。”

“你所谓成功是什么意思？”

“能够做你喜欢做的一切。”

“那么，这成功在我看来，正好是失败！做我们喜欢做的一切，不管它们有没有意义，这往往是最容易使人感到厌倦的。”

“一点不错，”奥斯蒙德马上随声附和道。“正如我刚才对你说的，你终于有一天会感到厌倦。”他停了一会，然后继续道：“我不知道，我要对你说的话是不是不必等以后，还是现在说的好。”

"啊，我不明白你要讲什么，我没法提供意见。不过，在我厌烦的时候，我是很可怕的，"伊莎贝尔故意漫不经心地补充道。

"我不相信。你有时会生气——这我相信，虽然我还没有见到过。但我知道，你永远不会跟人'过不去'。"

"甚至我发脾气的时候也不会吗？"

"你不会发脾气——你会控制它，那是很了不起的，"奥斯蒙德说，显得光明正大，热情洋溢。"能够看到这种情形，那是再好没有了。"

"要是我现在不能控制它呢？"姑娘激动地喊道。

"我不怕，我会抱着两臂欣赏你的态度，真的，我不是说笑话。"他向前俯出一些，把胳臂肘搁在两个膝盖上，眼睛朝地面注视了一会。最后，他抬起头来，说了下去："我要对你说的是：我觉得我爱上了你。"

伊莎贝尔蓦地站了起来。"请你把这话留到我厌烦的时候再说吧！"

"等你从别人那里听得厌倦以后吗？"奥斯蒙德仍坐在那里，抬头望着她。"不，你现在听不听，或者永远不听，随你的便。但是不管怎样，我得现在说。"

她转过身去打算走开，但又停住了，垂下眼睛来打量他。两人在这样的姿势中停顿了一会，彼此注视着对方——这是在一生的关键时刻发出的聚精会神的观察。然后他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态度恭恭敬敬，仿佛怕自己会表现得太随便似的，说道："我深深地爱上了你。"

他又说了一遍，口气显得战战兢兢的，就象一个人对这抱着极其渺小的希望，但又不得不把心中的话吐露出来。眼泪涌

上了伊莎贝尔的眼睛，这一次是由于她心头感到了一阵剧烈的疼痛，仿佛有一根精致的门闩突然插上了——这是在前面还是后面，她还说不清楚。他讲的那些话使他站在那里显得那么美好，那么崇高，似乎有一道初秋的金黄色光线照亮了他。但从精神上讲，尽管她仍面对着他，她却想躲避这些话，就象另外几次她听到这种话想躲避一样。"啊，请你别说了，"她终于回答，这是一种恳求的口气，在目前，它表现了由于必须作出选择和决定而产生的畏惧心理。然而最使她感到恐惧的，恰恰是那股似乎能把全部恐惧一扫而尽的力量——她知道自己的心头，自己的心灵深处，蕴藏着一种感情，那种她认为具有鼓舞力的、信任的感情。它在那里很安全，就象一笔巨款存在银行里，现在她却要开始支取它了，这使她感到害怕。她一旦触动它，它就会失去控制，一跃而出。

"我并不妄想你会重视这件事，"奥斯蒙德说。"我能给你的太少了。我所有的，我自己固然觉得够了，但对你是不够的。我既没有财产，也没有名望，也没有任何外在的有利条件。因此我不能给你什么。我只是把这告诉你，因为我想，你不会认为这是对你的冒犯，而且将来有一天，它也许会使你感到愉快。它对我是一种愉快，我可以向你保证，"他继续说，站在她的面前，温存体贴地俯下一点身子，把已经拿在手里的帽子慢慢转动着，他的动作有些哆嗦，那是一种可爱的局促不安的表现，但丝毫也不显得古怪。他那张坚定的、清秀的、已有了几条皱纹的脸对着她。"它不会使我痛苦，因为它是非常单纯的。对于我，你永远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女人。"

伊莎贝尔看着自己担任的这种角色——看得目不转睛，她觉得自己完全能够胜任。但是她嘴上没有透露这种自鸣得意的

情绪。"这对我不是一种冒犯，但是你应该知道，除了冒犯，这种事还会给人带来不便，带来麻烦。"她听到自己说"不便"，觉得这是一个可笑的词。但它却愚蠢地来到了她的头脑中。

"我完全知道。当然，这使你诧异，使你吃惊。但如果仅仅是这些，那么这是会过去的。也许它会留下一点什么，但我不会为此感到羞耻。"

"我不知道它会留下什么。不论怎样，你看到我很镇静，"伊莎贝尔说，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我没有心慌意乱，不能思考。我认为，我们即将分手，这是很好的。我明天就离开罗马了。"

"当然，我不同意你这个意见。"

"我还完全不了解你，"她又突然说。说完，她的脸刷地红了，她好象听到了将近一年前她向沃伯顿勋爵说过的话。

"如果你不走，你就会更加了解我。"

"我以后会那么做的。"

"但愿如此。我是很容易了解的。"

"不见得，"她着重地回答，"你这话是不诚恳的。你并不容易理解，比任何人都不容易。"

"好吧，"他笑了笑，"我那么说是因为我了解我自己。那也许有些夸口，但我相信是这样。"

"很可能，不过你是很聪明的。"

"你也一样，阿切尔小姐！"奥斯蒙德喊道。

"这会儿我觉得我一点也不聪明。不过我还是得提醒你，你该走了。再见。"

"上帝保佑你！"吉尔伯特·奥斯蒙德说，握着她不愿伸给他的手。过了一会，他又说道："如果我们能重新见面，你会看

到我还象你离开的时候一样。如果不再见面，我也还是这样。”

“非常感谢你。再见。”

伊莎贝尔的客人带有一种沉着而坚决的神气，他可以自动走开，但不能给撵走。“还有一件事。我没有向你要求什么，甚至没有要求你将来不忘记我，对这一点，你应该给我公正的评价。不过我想要求你为我办一件小事。我这几天还不回家，罗马很可爱，对象我这种心情的人，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哦，我知道你不愿离开它，但你听你姨母的话，这做得很对。”

“她根本没有要我离开！”伊莎贝尔奇怪地嚷了起来。

奥斯蒙德显然也想说一句针锋相对的话，但话到嘴边，他又改变了主意，只是简单地回答道：“好吧，反正一样，你要跟她一起走，这是合乎情理的。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应该合乎情理，我赞成这么办。请别计较我这么老气横秋的。你说你不了解我，但是你一旦了解我，你就会发现，我是非常尊重礼节的。”

“你不是反对俗套吗？”伊莎贝尔严肃地问。

“你这话问得好！是的，我反对俗套，因为我就是俗套本身。你难道不明白吗？”他停了一会，笑了笑，又说：“我希望有机会向你解释这一切。”接着，突然用轻松明朗、单纯自然的口气要求道：“你还是回来吧！我们还有不少话可以谈呢。”

她站在那里，垂下了眼睛。“你刚才说要我办一件事，是什么事？”

“请你在离开佛罗伦萨以前，去看看我的小女孩。她一个人住在别墅里，我决定不把她送到我姊姊家里去，因为她跟我的思想不同。请你告诉孩子，一定要好好爱她的可怜的父亲，”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充满柔情地说。

“这是我很高兴做的，”伊莎贝尔回答。“我会把你的话告

诉她。我再说一次：再见。”

于是他立即恭恭敬敬地出去了。他走后，她又站了一会，向周围打量着，然后带着深思的神情，慢慢坐了下去。在她的朋友们回来之前，她一直这么坐着，合抱着双手，注视着丑陋的地毯。她的惊悸还没有减轻，但它已成为一种非常沉静、非常深刻的心情。刚才发生的一切，正是一星期前她在想象中所向往的事，可是当它到来的时候，她却站住了——那庄严的憧憬忽然烟消云散了。这位年轻小姐的精神活动是离奇的，我只能把我看到的告诉你们，我不指望把它变得非常自然。正如我所说，她的想象力现在停止不前了，它的前面出现了一条它不能跨越的鸿沟——一片黑暗的、看不真切的地方，它显得不可捉摸，甚至似乎充满着危险，正如笼罩在冬天晚上昏暗的光线下的沼泽一般。但她还是得跨过去。

第三十章

翌日，伊莎贝尔在表兄的陪同下，返回佛罗伦萨。拉尔夫·杜歇平时虽然不喜欢坐火车，这一次在车上接连度过几个小时，却觉得异常舒服，因为火车正载着他的表妹，匆匆离开吉尔伯特·奥斯蒙德所赞美的那个城市，这即将成为一个更大的旅行计划的第一段路程。斯塔克波尔小姐仍留在那里，她打算在班特林先生的陪同下，前往那不勒斯作一次小小的旅行。按照杜歇夫人规定的动身日期——六月四日，伊莎贝尔只能在佛罗伦萨逗留三天，她决定用最后一天来实践她的诺言，去探望帕茜·奥斯蒙德。然而，为了服从梅尔夫人的打算，她的计划差一点作了修改。那位夫人还呆在杜歇夫人府上，但她也即将离开佛罗伦萨，她的下一站是托斯卡纳山中的一个古堡，当地一家贵族的府邸。跟这家人家的来往（据她说，她是“一向”认识他们的），伊莎贝尔根据她的朋友给她看的一些照片上那雄伟的雉堞状建筑推测，是这位夫人引以为荣的一件事。伊莎贝尔向这位幸运的女人讲起，奥斯蒙德先生要求她去看看他的女儿，但没有提到他还向她作过求婚的表示。

“Ah, comme cela se trouve! ①”梅尔夫人喊了起来。“我也正想在我走以前去看看这孩子呢。”

---

① 法语：啊，真有这么巧的事！

“那么我们可以一起去，”伊莎贝尔按照情理这么说。我讲“按照情理”，因为这提议不是用很热情的口吻讲的。在她的想象中，她打算单独去看这孩子，她觉得这样更好。然而由于她对梅尔夫人十分尊重，她愿意牺牲这种神秘的感情。

她的朋友露出微笑，考虑了一下。“算了吧，在这最后几个钟头里，我们各人都有不少事要办，何必一定要一起行动呢？”

“很好，我一个人也可以去。”

“你一个人到一个漂亮的单身汉家里去，恐怕未必合适吧。他结过婚，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啦！”

伊莎贝尔愣住了。“奥斯蒙德先生不在家，这有什么关系？”

“别人不知道他不在家。”

“别人？你指什么人？”

“所有的人。但也许这没有关系。”

“你既然可以去，为什么我不能？”伊莎贝尔问。

“因为我是个老太婆，你却是个漂亮的年轻小姐。”

“就算那样吧，我是有约在先，你却没有。”

“你把你的诺言看得太重要了！”梅尔夫人说，脸上掠过一丝带有温和的讽刺的笑。

“我把我的诺言看得很重要。难道你觉得奇怪吗？”

“你说得对，”梅尔夫人沉思地说。“我相信你是真心希望对孩子好。”

“我非常愿意对她好一些。”

“那么去看她吧，这不会有人知道。你告诉她，如果你不去，我本来是要去看她的……不过，”梅尔夫人补充道，“别说了，她并不在乎。”

伊莎贝尔是坐着敞篷马车，光明正大地去的。马车沿着弯弯曲曲的美丽的道路向奥斯蒙德先生的山顶驶去。她有些纳闷，不明白她的朋友为什么要说没有人知道。这位夫人一向稳健持重，在辽阔的海面上航行，不走风浪险恶的海峡，可是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漏出一两句使人捉摸不透的话，象是和谐的乐曲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不协调的音符。那些市井小人的庸俗议论，伊莎贝尔·阿切尔几时理会过？梅尔夫人也不致以为她会干什么阴私勾当吧？当然不会，那么她一定另有所指，只是动身前事情忙，来不及解释罢了。伊莎贝尔哪一天得问问她，有些事她喜欢搞得清清楚楚。她给领进奥斯蒙德先生家的客厅时，听得帕茜在另一间屋子里弹钢琴。小姑娘正练习弹琴呢，伊莎贝尔想到她能够严格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觉得很高兴。不久帕茜进来了，一边还在拉直她的外衣。她以机灵而又认真的态度，在她父亲家里替他招待客人。伊莎贝尔坐了半个小时，帕茜仿佛突然长大了——象童话剧中生翅膀的小仙女，依靠看不见的铁丝，一下子升到了空中——不再叽叽喳喳，而是认认真真地谈话，对伊莎贝尔又恭敬又关心，就象伊莎贝尔关心她一样。伊莎贝尔对她感到惊异，仿佛这是一朵纯洁的鲜花，又那么文雅，甜蜜，她还从没跟这样的孩子直接打过交道。这位赞美不止的小姐在心里说，她给教育的多么好，她的举止神情多么美，然而她仍是多么单纯，多么自然，多么天真！伊莎贝尔一向喜欢探讨性格和品质问题，就象人们所说，探索人性的深奥秘密。在这以前，她对帕茜小姐是不是一切都出自天然，一直抱着怀疑态度。她那种极端的坦率，是否只是自我意识的完美发展？这是为了讨得她父亲的客人的欢心，故意装出来的，还是一尘不染的天性的直接表现？在奥斯蒙德先生那些美丽、

宽敞、阴暗的屋子里——那里的窗大多用布幔遮盖着，防止热气的侵入，夏季明亮的阳光有时从一些隙缝中射进屋子，闪闪烁烁地照在退色的帷幔上，或者失去光泽的涂金镜框上，把阴暗的屋子点缀得绚丽多采——伊莎贝尔跟那位小女孩的会见，可以说，使这问题迎刃而解了。帕茜实在是一张白纸，毫无瑕疵。她不会装模作样，弄虚作假，她没有脾气也没有才能，她有的只是两、三种无关紧要的美好的本能，例如，认识一位朋友，尽量不做错事，喜爱一件旧的玩具或者新的外衣。然而柔弱使她显得楚楚可怜，看来她很容易成为命运手中的玩物。她没有意志，没有反抗的力量，认识不到自己的重要性。她很容易受到蒙蔽，受到摧残，她所有的力量只是使自己紧紧依附在别人身上。伊莎贝尔要她陪她再到其他屋里走走，在那些屋子里，帕茜对一些艺术品谈了她自己的感受。她还谈到了她的未来，她想做的事，她父亲的打算。她并不想突出自己，但是她觉得，她应该把这样一位体贴入微的客人自然希望知道的一切告诉她。

"请您告诉我，"帕茜说，"爸爸在罗马有没有去看凯瑟琳嬷嬷？他告诉我，如果他有时间，他会去的。也许他没有时间。爸爸非常爱惜时间。他想去谈谈我的教育问题，您知道，我还没有毕业。我不知道，他们还要教我什么，但我知道，它还远远没有结束。一天爸爸告诉我，他想自己来教我，因为在修道院的最后一两年，那些教大姑娘的老师收费非常贵。爸爸没有钱，如果他要为我付不少钱，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我想我不值得化那么多钱。我学得不很快，我的记性不好。讲给我听的，我还能记得，尤其是这些话很有趣的时候，但书上读的，我记不住。那里有一个小姑娘，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十四岁的时候，

家里把她从修道院接回去了，因为要给她准备——我不知道你们用英语是怎么讲的——准备dot①。你们在英语中没有这个字吗？我想我没有讲错，我是说他们想积一些钱，好打发她出嫁。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这个，爸爸才想省一些钱，以后好打发我出嫁。嫁女儿得化好多钱呢！”帕茜继续说，叹了口气。“我想爸爸可能是为这件事在积钱。不过我还太小，考虑这事还太早。我不喜欢任何一位男子，我是说除了他以外。如果他不是我的爸爸，我会嫁给他。我宁可做他的女儿，不愿作……作任何陌生人的妻子。我非常想念他，但也并不象您想象的那么厉害，因为我是常常离开他的。爸爸大多只在假期才跟我见面。我几乎更想念凯瑟琳嬷嬷，但您千万别把这话告诉他。您跟他不会再见面吗？这使我非常伤心，他也会很伤心。所有到这里来的人，我最喜欢您。这算不得了不起的赞美，因为到这里来的人不多。今天您来看我，实在对我太好了，这里离您的家又那么远，而且我还只是一个小孩子。哦，真的，我现在只干些孩子干的事。您是什么时候不干这些孩子干的事的？我真想知道您有多大了，但我不知道该不该问。在修道院里，大家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问人家的年纪。我不想做大人不要我做的事，免得人家以为我没有教养。我自己……我从来不愿给人抓到错处。爸爸对一切事情都作了交代。我很早就上床睡觉。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才到花园去。爸爸再三叮嘱我，不准我在太阳里晒。我总喜欢观看风景，那些山多么美。在罗马，从我们的修道院里，除了屋顶和钟楼，什么也看不到。我每天练三个钟头钢琴。我弹得不太好。您也弹琴吗？我非常希望您为

---

① 法文：嫁妆。

我弹点儿什么，爸爸认为我应该听一些好的音乐。梅尔夫人给我弹过几次，这是我最喜欢她的地方。她弹得非常熟练，我永远不会弹得那么好。我的嗓音也不好——象用石笔写字，声音细得吱吱喳喳的。”

伊莎贝尔满足了这个谦恭的要求，脱下手套，坐到钢琴前面。帕茜站在她旁边，看着她那双白皙的手在琴键上迅速地移动。弹完以后，她吻了吻孩子，跟她告别，又拉住她看了一会。“要做一个好孩子，”她说，“让你的爸爸感到高兴。”

“我想那就是我生活的目的，”帕茜回答。“他不大快活，他是一个很伤心的人。”

伊莎贝尔听到这话，非常关心，但她为自己不得不掩盖这种心情感到痛苦。这是她的骄傲约束着她，还有礼节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用。然而她的头脑中还有另一些东西，它们使她产生一种强烈的要求，想跟帕茜谈谈她的父亲，但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她还感到想听孩子，或者使孩子讲点什么。但她一意识到这些想法，就吃了一惊，不敢再想下去，因为她想到，这是她在利用这个小女孩，她应该为此责备自己，而且这将使她那恋恋不舍的心情在这儿留下蛛丝马迹，而他那敏感的心灵将会感到这一切。她来了——她是来了，但是她只待了一个小时！她赶紧从琴凳上站了起来。然而即使这时，她还是迟疑了一会，握着孩子的手，把她那柔软纤小的身体拉近一点，几乎怀着嫉妒的心情俯视着她。她不得不向自己承认，她如果能同这个天真的小姑娘谈谈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她会多么高兴，因为这个孩子是他的亲骨肉。但是她没有再说一句话，只是又吻了一下帕茜。她们一起穿过前厅，走到门口，外面便是院子了。年轻的女主人在门口站住，沉思似的望着外面。“我不

能再往前走了。我答应过爸爸，不走出这扇门。”

“你听他的话，这是很对的，他不会要你做任何不合理的事。”

“我会永远听他的话。但您什么时候再来呢？”

“恐怕得隔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希望您能来的时候，马上就来。我只是一个小女孩，”帕茜说，“但我会永远盼望您来。”她那小小的身子站在高大阴暗的门洞里，眼看着伊莎贝尔穿过明亮的灰色院子，消失在大门外面的阳光中。大门开时，一缕较宽的光线射了进来。

第三十一章

伊莎贝尔又回到佛罗伦萨的时候，已过了好几个月。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是相当多的，但与我们没有密切关系，我们的注意力还是得集中在她回到克里森蒂尼宫后不久的某一天，那时正当春末，离我刚才叙述的那些事件大约一年。这一天，她独自待在一间屋子里，这是杜歇夫人用来接待客人的许多屋子中较小的一间。从她的表情和神态上看得出来，她正在等一位客人。高大的窗户敞开着，虽然它的绿百叶窗拉上了一部分，花园中清新的空气还是从宽阔的空隙中涌进来，使屋里充满了温暖和香味。我们的年轻小姐在窗口站了一会，两手倒背着攥在一起，眼睛迷茫不安地望着外面。然而她心烦意乱，神思恍惚，不能集中注意力。不过看样子，她也不是想在客人进屋以前，先瞥见他的来临，因为这幢房屋的进出不必经过花园，那里始终静悄悄的，人迹罕至。她宁可靠一系列的猜测来估量他的到来，从她脸上的表情看，这种猜测给了她不少事干。她的神色异常沉重，但很清楚，这不完全是一年来旅行各地的经历造成的。这一年中，她可以说跑了不少地方，看到了不少人世的场面，因此她现在觉得，她跟两年前那个浅薄的小姑娘已判然不同，那时她刚从奥尔巴尼来到花园山庄的草坪上，开始她对欧洲的旅行。她感到满意，她已经获得了丰富的阅历，她对生活的大量感受，是那个幼稚无知的小姑娘做梦也想象不到的。

如果她的思想这会儿不是为眼前的事忐忑不安，而是用在回顾上，它们一定会唤来无数有趣的画面。这些画面上有风景，也有人物，然而后者更多一些。出现在这些画面上的形象，有一些我们已经熟悉。例如，一位就是脾气随和的莉莲，我们的女主人公的姊姊和埃德蒙·勒德洛的妻子，她从纽约来到这儿，跟她的妹妹一起度过了五个月。她把丈夫留在国内，但带着孩子们，于是伊莎贝尔对他们扮演了既慷慨又温柔的小阿姨的角色。到了最后，勒德洛先生也从一帆风顺的法律事务中抽出几个星期，以最快的速度横渡大西洋，在带他的妻子回国以前，跟两位女士在巴黎住了一个月。小勒德洛们，哪怕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也还没有达到正常的旅行年龄，因此伊莎贝尔跟她的姊姊在一起的时候，只能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莉莲和孩子们是七月间在瑞士跟她会合的，她们在阿尔卑斯山中度过了气候适宜的夏季，那里处处是鲜花和碧草，高大的栗树下绿荫遍地，正好为两位女士和孩子们在温暖的下午登山游览时，用作休憩之所。然后，她们来到了法国首都，这是莉莲向往的都市，它给她提供了不少乐趣，但伊莎贝尔却觉得它吵吵闹闹，没有意思，这些日子里她念念不忘的还是罗马。想起罗马，她就好象在闷热拥挤的屋子里，把包在手帕里的一瓶提神的药水，掏出来喝了几口。

正如我所说，勒德洛太太陶醉在巴黎的怀抱中，但她的疑问和惊愕没有减少。她的丈夫到来以后，并不能体会她的这些心情，于是她更加闷闷不乐。他们都关心伊莎贝尔，但埃德蒙·勒德洛象他一贯的表现一样，对他的小姨子所做的或者没有做的一切，从不表示惊异，或者忧虑，或者迷惑，或者兴奋。勒德洛太太的心情却变化多端。一会儿她认为那位小姐自然应

该回家去，在纽约买一幢房子，例如罗西特家的房子，那里有一间很好的暖房，而且就在她自己住的街道的拐角上。过一会儿，她又会毫不掩饰地表示惊异，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妹妹不在外国嫁一个大贵族。不过总的说来，我得说，她对这些可能性缺乏深入的思考。伊莎贝尔得到了一笔财产，这是她满意的，甚至比她自己得到这笔钱更满意！在她看来，这似乎给她的妹妹那稍微显得单薄，然而仍相当高贵的形象，提供了一个她当之无愧的垫座。然而，伊莎贝尔并不象莉莲想象的那么有出息——按照莉莲的理解，所谓有出息是跟白天的交际和晚上的舞会神秘地结合在一起的。在知识方面，毫无疑问，她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勒德洛太太所向往的那些社交成就上，她似乎收获不大。莉莲对这些成就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但这正是她对伊莎贝尔的希望所在——希望她来使这种认识具体化，形象化。伊莎贝尔在纽约可以干得同样出色，勒德洛太太要求她的丈夫说明，她在欧洲享有的任何权利，有哪一种是那个城市的社交界所不能提供的？不过我们知道，伊莎贝尔是有成绩的，至于它们比她在她的祖国所可能取得的是大是小，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不得不怀着遗憾的心情再一次指出，她没有把那些光荣的成绩公之于众。她没有向她的姊姊谈过沃伯顿勋爵的事，也没有提起过奥斯蒙德先生的心情。她之所以保持沉默，并没有太大的理由，只是她不愿意讲。她觉得不谈更有诗意，她喜欢独自畅饮这些爱情的美酒，却不想向可怜的莉莲征求意见，正如她不想再打开这珍贵的一页一样。但莉莲对这些不同的考虑一无所知，因此难怪她声称，她的妹妹在欧洲的生活是在走着一条奇怪的下坡路。这种印象，由于伊莎贝尔的表现而更为加深了，因为，例如在奥斯蒙德先生这件事上，

她的沉默正好与他在她思想中的频繁出现构成正比例。由于伊莎贝尔经常沉浸在这种思想中，勒德洛太太有时觉得，仿佛她的妹妹真的失去了勇气。继承财产这样一件令人振奋的事，却产生了这么离奇的后果，这当然使快活的莉莲大惑不解，同时也使她更加觉得，伊莎贝尔实在有些与众不同。

然而，伊莎贝尔的勇气，从她的亲戚们回国之后，似乎达到了它的高潮。现在她可以想象一些比在巴黎过冬——巴黎有些方面跟纽约那么相似，它只是一篇精雕细琢的华丽的散文——更有意思的活动了。她跟梅尔夫人的频繁通信也助长了她的这些幻想。在十一月末的一天，当火车载着可怜的莉莲、她的丈夫和孩子，前往利物浦搭船回国后，伊莎贝尔从尤斯顿车站的月台上走出来的时候，她所感到的自由，那种逍遥自在、无牵无挂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过。当然，她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她清楚地意识到这点，我们也知道，她完全明白她需要的是什么，她经常努力寻找的，也就是符合她的要求的东西。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前这个机会，她陪着这些没人重视的旅行者，从巴黎出发。她本想把他们一直送到利物浦，可是埃德蒙·勒德洛表示过意不去，要求她千万别那么做，这弄得莉莲心烦意乱，提出了一些使他难堪的责问。伊莎贝尔看着火车开走，她吻了下自己的手，向小外甥中最大的一个示意，那个感情外露的男孩把身子危险地远远伸到了车窗外面，使这次告别变得异常热闹。这以后，她回到了大雾弥漫的伦敦街头。世界展开在她的面前，她可以做她要做的一切。这使她深深感到激动，但是她目前的打算还是相当谨慎的，她只是决定从尤斯顿广场步行返回旅馆。十一月的日子是短的，黄昏已经来临，街灯在昏黄浑浊的空气中显得暗淡发红。我们的年轻小姐

没人陪伴，而尤斯顿广场离皮卡迪利大街有一大段路。但伊莎贝尔兴致勃勃，不怕危险，几乎故意绕着弯路，好使自己多一点感受，以致当一位好心的警察告诉她应该怎么走的时候，反使她有些失望。她对人生的场景这么喜爱，甚至伦敦街头愈来愈浓的暮色，那来来往往的人群，那奔驰而过的街车，那灯光灿烂的商店，那五光十色的杂货摊子，那黑暗的、闪闪烁烁的、湿渌渌的一切，都使她感到陶醉。当天晚上在旅馆里，她写了一封信给梅尔夫人，说她一两天内就启程前往罗马。她直接去罗马，没经过佛罗伦萨——先到威尼斯，然后取道南下，从安科纳到达罗马。她这次旅行没有什么人帮助，只带了一名使女，因为她那几位天然的保护人现在都不在她身边。拉尔夫·杜歇在科孚过冬，斯塔克波尔小姐早于九月间由《会谈者报》来电召回美国。报社已为这位杰出的记者准备了一片远比这些腐朽的欧洲城市新鲜的园地以发挥她的才能。亨利艾塔高高兴兴首途返国，因为她得到了班特林先生的保证，他要很快前去看她。伊莎贝尔写信给杜歇夫人表示歉意，说她暂时不能前来佛罗伦萨。她的姨母回答得很有特色，她说，歉意象肥皂泡一样毫无用处，她自己也从来不搞这种名堂。任何事，一个人可以做，也可以不做；至于他"预备"做什么，这纯粹属于无关紧要的范围，正如对未来世界或事物起源的设想一样。她的信是坦率的，但是（就杜歇夫人而言，这是罕见的）并不象表面看来那么坦率。她毫不计较她的甥女不在佛罗伦萨停留，是因为她认为这是一个迹象，表明她跟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已没有联系。当然，她注意着奥斯蒙德先生，看他现在会不会去罗马，但发现他没有离开这儿，因此放心了一些。

再说伊莎贝尔，她到了罗马还没有两个星期，就向梅尔夫

人提出，她们应该到东方去作一次小小的朝圣旅行。梅尔夫人指出，她的朋友老是安不下心来，但又补充道，她自己也一向怀有强烈的愿望，想去雅典和君士坦丁堡观光。因而两位女士开始了这次远征，在希腊、土耳其和埃及消磨了三个月。伊莎贝尔对这些国家发生了很大兴趣，然而梅尔夫人继续指出，即使在这些文明古国，面对最能引发人的安详心境和怀古情绪的景色，她还是安不下心来。伊莎贝尔的旅行象旋风似的，急急忙忙，一刻也不停顿，仿佛渴了几天的人，一杯接一杯地喝水。梅尔夫人这时象宫廷女侍，跟在一位微服出游的公主背后，跑得气喘吁吁。她是应伊莎贝尔的邀请来的，她使这位小姐的寒碜处境具有了一切必要的尊严。她以她可能有的明智态度，扮演这个角色，她不露锋芒，接受了一个待遇优厚的伴娘的地位。然而这种处境对她说来并无困难，任何人在旅行中遇到这一对沉默寡言，然而引人瞩目的丽人的时候，都无法告诉你，谁是谁的主人。要说梅尔夫人促进了她们的友谊，那未免对她给予她朋友的印象讲得太简单化了，因为后者从初次见面起，就相信她是一个胸襟开阔、容易相处的人。经过三个月的朝夕相处以后，伊莎贝尔觉得更了解她了，她的性格也显露得更充分了。最后，这位杰出的女人还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从她自己的观点叙述了她的历史——这一步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伊莎贝尔已听过从别人的观点所作的叙述。这段历史相当悲惨（这是指与已故的梅尔先生有关的部分，她说，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冒险家，虽然起先还不太恶劣。多年以前，她由于年轻无知，没有经验，受了他的利用，当然，今天才认识她的人，对她当年的幼稚是很难相信的），它充满着惊心动魄的伤心经历，以致伊莎贝尔感到不可思议，这个饱经沧桑的女人怎么还会生气勃勃，

没有对生活失去信心。她对梅尔夫人的这种生命力，获得了相当深入的理解，她发现，这只是多年养成的、带有机械性的表现，它是演奏家装在匣子里随身携带的小提琴，或者跟骑师寸步不离的备好鞍鞯、套上嚼子的“爱马”。伊莎贝尔仍象以前一样喜欢她，然而她意识到，有一角幕布一直未曾揭开，这位夫人归根结底只是一位演员，只能穿上戏装粉墨登场。她有一次说过，她来自一个遥远的地方，她属于“旧世界”。伊莎贝尔总觉得，她是另一种社会或道德条件的产物，是在不同的星星下长大的。

伊莎贝尔相信，她实际上有着另一种道德观念。当然，文明人的道德观念始终大同小异，但伊莎贝尔怀疑她对某些价值有着错误的观念，或者象商店里的伙计说的，把它们标价标低了。她以年轻人的武断相信，凡是跟她自己的不同的道德观念，总是比较低级的，但这种信念却帮助了她，使她可以从一个人的谈话中，觉察偶然流露的残忍，偶然在坦率方面失于检点的表现，尽管这个人用巧妙的仁慈伪装着自己，然而这个人的自尊心又过于庞大，不能穿过欺骗的羊肠小道。她对人的动机的认识，从某些方面看，好象是从一个没落的王国的朝廷继承来的，在她的单子上，有几项是我们的女主人公闻所未闻的。她没有听到过那十分平常的一切，显然，世上有些事还是不听为妙。有一两次，她简直有些不寒而栗，因为她的朋友使她感到那么出乎意外，她不免在心里惊呼道：“上帝宽恕她吧，她并不了解我的意思！”尽管看来不可信，这发现却象当头一棒，使伊莎贝尔灰心丧气，仿佛它包含着一种不祥的预兆。当然，在梅尔夫人的杰出智慧突然光芒四射的时候，这种沮丧心情会自行消失，但它已在这融洽的友谊的发展中划下了一条高潮线。梅

尔夫人曾经说过，她相信，友谊不再增长的时候，它马上会开始下降——对一个人的友谊总是不进则退，两者之间没有静止的平衡状态。换句话说，感情不可能有静止状态，它不是向这个方向发展，就是向那个方向发展。不论这个理论是否正确，总之，在这些日子里，这位少女的幻想已找到了许多新的用途，它甚至比以前更活跃了。是的，当她在开罗一带游览，仰望着金字塔的时候，或者当她站在雅典卫城的断壁残垣之间，注视着被她看作萨拉米海峡[1]的那一点时，她的想象力曾经多么活跃。但是我指的还不是这些，尽管这些感情也是深刻而难忘的。到了三月末，她从埃及和希腊回来，重又住在罗马。几天以后，吉尔伯特·奥斯蒙德从佛罗伦萨来了，他在这儿待了三个星期。由于她跟他的老朋友梅尔夫人在一起，而且寄居在她的家里，这事实上就使她不可避免地会跟他每天见面。到了四月末，她写信给杜歇夫人，表示她现在愿意接受夫人很久以前的邀请，前来访问克里森蒂尼宫了。这时，梅尔夫人仍留在罗马。伊莎贝尔看到，姨母一个人在家里，她的表兄还在科孚。然而拉尔夫随时可望到达佛罗伦萨，伊莎贝尔跟他已阔别一年多，现在准备最热烈地欢迎他。

---

① 在雅典附近。公元前480年，希波战争期间，希腊军队曾在此地大败波斯军队。

第三十二章

但是前一会儿我们看到她站在窗口的时候，她不是在想念他，也不是在回顾我们刚才匆匆叙述的那些往事。她想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那即将到来的、逐渐临近的时刻。她有理由相信，会出现一场风波，可是她并不喜欢风波。她没有问自己，她准备对她的客人说些什么，这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他会对她说什么，这才是值得深思的。它不可能带来任何欢乐，伊莎贝尔相信这点，毫无疑问，这信念表现在她紧锁的眉尖上。然而除此以外，她的一切都是正常的。她已脱去丧服，打扮得珠光宝气，雍容华贵。她只是觉得比过去老了——老了许多，但似乎也因此“更有价值”了，就象收藏的古董一样，越老越好。然而她没有无限期沉浸在忧虑中，因为一个仆人终于走了进来，他的托盘里放着一张名片。“让这位先生进来吧，”她说。仆人退出以后，她继续注视着窗外，直到听得进屋的人随手关上了门，才转过身来。

卡斯帕·戈德伍德站在那里——他站着，暂时接受着她从头到脚的检阅，她的目光是明亮而冷漠的，她的问候也十分勉强。戈德伍德先生是不是也象伊莎贝尔一样，觉得自己比过去老了，这一点也许我们很快就会明白，现在我只想说，在伊莎贝尔那挑剔的目光中，时间没有给他造成任何损伤。他站得直挺挺的，身强力壮，在他的外表中，没有一个部分可以证明他

年轻，也没有一个部分可以证明他年老。如果说幼稚和软弱跟他从来没有缘分，那么，实用哲学对他也是陌生的。他的下巴颏仍象以往一样，表现出坚强的毅力，但是眼前这样的危机，当然会给它带来一些严峻的表情。他象经历了长途跋涉，跑得气喘吁吁，讲不出话来，因此没有马上开口。这给了伊莎贝尔思考的时间："可怜的人，他本来可以大有作为的，可是他浪费了旺盛的精力，这多么可惜！一个人不能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这又多么遗憾！"他还是没有说话，她等了一会，开口道："我真想说，我多么希望你不要来啊。"

"我相信是这样。"于是他向周围看看，想找一个坐位。他不仅来了，而且还想待一会儿。

"你一定很疲倦了，"伊莎贝尔说，自己坐了下去。照她的想法，这是一个慷慨的行动，因为它使他也可以坐下去。

"不，我一点也不疲倦。你什么时候看到我疲倦来着？"

"从来没有，但我希望能够看到。你是什么时候到达的？"

"昨天夜里，已经很迟了。坐的是蜗牛火车，可他们说这是快车。这些意大利火车慢得真跟美国的出殡一样。"

"那正合适——你应该感到，你这次仿佛是来埋葬我的！"伊莎贝尔说，勉强笑了笑，尽量想使紧张的空气缓和下来。她已经合情合理地说明了这件事，已经讲得很清楚，她没有失信，没有违背任何相约，尽管这样，她还是有些怕她的客人。她为自己的畏缩感到害羞，但谢天谢地，她没有任何别的事可以害羞的。他带着他那种生硬的、固执的神情望着她，这种固执几乎没有一点变通的余地。尤其是他眼睛中射出的那阴沉暗淡的亮光，几乎象石头一样压在她身上。

"不对，我没有那种感觉，因为我不能想象你已经死了。

如果我能那样倒好了！”他坦率地宣称。

“我非常感谢你。”

“我宁可想你死了，也不愿想象你嫁给了另一个人。”

“这表明你非常自私！”她认真地回答，仿佛她真的相信这样。“即使你感到不幸，别人还是有得到幸福的权利。”

“很可能那是自私的，但你这么说，我毫不在乎。现在不论你说什么，我都不在乎——我对它们没有感觉。你所能想到的最残忍的话，对我不过象针尖刺了一下。你所干的事，已使我对一切失去了知觉。我是指除了那件事以外的一切。只有那件事，我会一辈子记着。”

戈德伍德先生用干巴巴的深思熟虑的态度，把这些话一句句讲得清清楚楚，他那种生硬缓慢的美国声调，不能给它们所包含的粗鲁内容披上一件温情脉脉的外衣。这种口吻只能使伊莎贝尔生气，不能使她感动，但她的气忿对他说来也许是幸运的，因为它使她觉得更有必要克制自己。正由于这种克制自己的要求，过了一会她才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话回答他：“你什么时候离开纽约的？”

他仰起了头，仿佛在计算日子：“十七天以前。”

“你的旅行还是很快，尽管火车很慢。”

“我是尽可能的快。我但愿能早到五天，可惜办不到。”

“这不会有什么不同，戈德伍德先生，”她冷冷地笑道。

“对你没有，但对我还是有意义的。”

“我觉得你不会因此获得什么。”

“那得由我来判断！”

“自然。我认为，这只能使你自己受到折磨。”然后她改变了话题，问他有没有见到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他的神色表

示，他不是从波士顿到佛罗伦萨来谈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的，但他还是作了明确的回答，说他离开美国以前，这位小姐来看过他。“她来看你？”伊莎贝尔追问道。

“不错，她正在波士顿，她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那天我正好收到了你的信。”

“你告诉她啦？”伊莎贝尔问，显得有些担忧。

“没有，”卡斯帕·戈德伍德简单地回答。“我不想那么做。她很快就会知道的，她一切都会知道。”

“我会写信给她，然后她会写信来骂我，”伊莎贝尔说，又勉强笑了笑。

然而卡斯帕·戈德伍德仍保持着严峻的脸色。“我猜她马上会来，”他说。

“为了来骂我？”

“我不知道。她似乎在想，她对欧洲的考察还不彻底。”

“我很高兴你告诉了我这点，”伊莎贝尔说。“我得准备跟她见面。”

戈德伍德先生垂下眼睛，朝地上看了一会，又抬起头来问道：“她认识奥斯蒙德先生吗？”

“有一点认识。她不喜欢他。但是当然，我不是为了让亨利艾塔高兴才结婚的，”她补充道。如果她对斯塔克波尔小姐客气一些，可怜的卡斯帕也许会好受一些，不过他没有这么说。他接着只是问她，婚礼什么时候举行。对此她回答说，她还不知道。“我只能说不会太久。这件事我还只告诉过你和另一个人——奥斯蒙德先生的一位老朋友。”

“这门婚姻，你的亲友们怕不会满意吧？”卡斯帕·戈德伍德问。

“我确实还不知道。正如我说的，我不是为我的亲友们结婚的。”

他既不表示惊异，也不发表意见，只是继续提出问题，态度直截了当。“奥斯蒙德先生是怎么样一个人？”

“怎么样一个人？一个微不足道的无名小卒，但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他没有职业，”伊莎贝尔说，“他也没有钱。他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

她不喜欢戈德伍德先生的问题，但是她对自己说，她应该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但是可怜的卡斯帕没有感到满足。他坐在那里，身子挺得直直的，眼睛瞪着她。“他来自什么地方？他是哪里的人？”

他的波士顿口音从来没有这么叫她恼火。“他不来自任何地方。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住在意大利。”

“你在信上说，他是美国人。难道他没有一个家乡吗？”

“当然有，但他忘记了。他从小就离开了那里。”

“他再也没回去过？”

“为什么要回去？”伊莎贝尔反问道，涨红了脸，极力替他分辩。“他在那里没有职业。”

“回去玩玩也是可以的。难道他不喜欢美国吗？”

“他不了解美国。而且他喜欢安静清闲，简简单单过日子——他不想离开意大利。”

“不想离开意大利和你，”戈德伍德先生说，显得忧郁而平静，没有一点挖苦的意思。“他曾经干过什么？”他突然又问。

“以致我会嫁给他？什么也没干过，”伊莎贝尔回答，她的忍耐逐渐消失，正在向对抗发展。“如果他干过一些伟大的事业，你是不是就会原谅我？不要再想我了，戈德伍德先生，我

嫁的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不要再对他发生兴趣了，这是没有意思的。”

“你是说我不可能认识他的价值。你说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这不是你的真意。你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虽然别人都不承认这点。”

伊莎贝尔的脸色变红了，她觉得，他这句话确实一针见血。这无疑证明，他的热情使他的感觉变得灵敏了，而她一向认为他是迟钝的。“为什么你老是要提到别人怎么想？我不能跟你讨论奥斯蒙德先生。”

“当然不能，”卡斯帕心平气和地说。于是他带着那种无能为力的生硬神情坐在那里，似乎他们不仅无法讨论这件事，连别的事也不能谈了。

“你瞧，你不能获得什么，”她于是大声说道，“我能给你的安慰或满足，实在不多。”

“我并不希望你给我什么。”

“那么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来。”

“我来是因为我想再看你一次——哪怕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很感激，但是如果你能稍等一下。我们或迟或早肯定还会见面，到那时，我们的会面不论对你或我，都会比现在愉快一些。”

“等到你结婚以后吗？那正是我所不愿意的。到那时，你就不同了。”

“不会有很大的不同。将来我仍是你的一个好朋友。你等着瞧吧。”

“那只会使我更加受不了，”戈德伍德先生闷闷不乐地说。

“你实在是一个不容易讨好的人！我可不能为了使你死

心，故意不喜欢你。”

“你怎么做，我根本无所谓！”

伊莎贝尔站了起来，她的动作似乎是为了克制不耐烦的心情。她走到窗前，站了一会，眺望着窗外。当她转过身来的时候，她的客人仍一动不动地坐在原来的地方。她又走到他前面，站定下来，把一只手搭在她刚才坐的椅子的背上。“你是不是说，你只是来看看我？那也许对你会好一些，但不是对我。”

“我希望听听你说话的声音，”卡斯帕说。

“你已经听到了，你瞧，它不会说出你爱听的话来。”

“不管怎样，它还是使我感到愉快。”说到这里，他站了起来。

今天早晨，她收到了他的信，他说他已经到了佛罗伦萨，如果她允许的话，他可以在一小时内来看她，这使她感到痛苦，感到不愉快。虽然她让送信的人带了回音给他，说他随时可以前来，她的心情还是烦恼的，气忿的。当她看到他的时候，她的情绪也没有好一些，因为他的出现本身就包含着各种意义，这些意义——坚持自己的权利，谴责，抗议，申斥，想使她改变主意的希望——都是她所不能同意的。然而，如果说他的出现包含着这些意义，那末它们并没有表现出来，而现在，说来相当奇怪，我们的年轻小姐却对这位客人的坚定的自制力开始产生了反感。他那种无声的忧郁使她恼怒，他那种毅然忍受一切、不予反击的态度，使她的心跳得更加剧烈。她感到她的不安在增长，她对自己说，她这么愤怒，好象一个女人做了错事。但她并没有错，她不必忍受这种痛苦，尽管这样，她还是希望他谴责她一下。她曾经希望，他的拜访不要太长，它没有意义，也不合适，然而现在他打算离开的时候，她却突

然感到了惶恐，因为他没有说一句话，使她可以得到一个为自己辩白的机会，虽然在一个月以前，她在给他的信上已经这么做过，但那是很简单的，只是用再三斟酌过的几句话向他宣布了她订婚的消息。然而，既然她没有错，她为什么要为自己辩护呢？从伊莎贝尔说来，为了表示她的无边宽大，她需要戈德伍德先生对她发怒。这时，如果他没有坚决忍受一切，也许他会从她突然发出的呼喊声中听到，她似乎是在谴责他对她作了谴责："我并没有欺骗你！我是完全自由的！"

"不错，我知道，"卡斯帕说。

"我给过你明确的警告，我会按照我自己的意志行事。"

"你说你也许永远不会结婚，你说得那么肯定，因此我完全相信这话。"

伊莎贝尔考虑了一会。"没有人会对我现在的决定，比我自己更感到奇怪的。"

"你告诉我，如果我听到你订婚的消息，我不应该相信它，"卡斯帕继续道。"二十天以前，我从你自己那里听到了它，但我想起了你说过的话。我心想，这里边可能有什么差错，那也是我来的部分原因。"

"如果你希望我亲口来重复一遍，那是不难办到的。这件事完全是真的。"

"在我踏进这屋子的时候，我已看到了这点。"

"我不结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伊莎贝尔问道，口气显得有些凶恶。

"我觉得这比现在的情况好一些。"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你非常自私。"

"我知道。我的自私象铁一般坚硬。"

“哪怕铁有时也会融化。如果你能合情合理地对待一切，我们还可以见面。”

“你认为我现在不合情理吗？”

“我不知道该对你怎么说，”她回答，突然变得谦逊起来。

“短时期内我不会再来麻烦你，”年轻人继续道。他向门口走了一步，但又站住了。“我来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听听你对你改变主意的事怎么解释。”

她的谦逊好象又突然消失了。“解释？难道你以为我必须解释吗？”

他又一言不发地久久凝视着她。“你的态度非常明确。我相信它。”

“我也一样。哪怕我愿意，你以为我能解释吗？”

“不能，我想不能。好吧，”他又说，“我已经做了我想做的事。我看到了你。”

“你把这种长途跋涉太不当一回事了。”她觉得她现在的回答毫无意思。

“如果你担心我会疲倦，你完全可以放心。”他转身走了，这次是真心走了。他们没有握手，没有告别。到了门口，他站住了，把手搁在门的把手上，说道：“我明天就离开佛罗伦萨。”他的声音没有一点颤抖。

“听到这话，我很高兴！”她热情地回答。他走后过了五分钟，她突然哭了起来。

第三十三章

不过她哭了一会便忍住了，一小时以后已经不留一点痕迹，那时她向姨母公开了那个消息。我用这说法，是因为她坚信杜歇夫人听了不会高兴，所以一直保守秘密，直等见过戈德伍德先生以后才告诉她。她有个奇怪的感觉，仿佛在听到戈德伍德先生对这件事的反应以前，就把它公开出去，是不够光明正大的。但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他没有讲什么，因此现在她有些懊恼，觉得自己浪费了时间。她不愿再拖延了，她在客厅里等杜歇夫人下来用中午的早餐。她对她说："莉迪亚姨妈，我想跟你谈一件事。"

杜歇夫人吃了一惊，带着几分凶恶的神色瞪了少女一眼。"你不必讲了，我知道这是什么事。"

"我不明白你怎么知道的。"

"凭我的感觉，就象我感到了风，知道窗户开着一样。那么你就要嫁给那个人了。"

"你是指哪个人？"伊莎贝尔问，态度极其庄严。

"梅尔夫人的朋友——奥斯蒙德先生。"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称他梅尔夫人的朋友。难道这是他的主要身份吗？"

"如果他不是她的朋友，那么在她替他出了这么大的力气以后，也应该成为她的朋友了！"杜歇夫人喊了起来。"我没有

想到她会这样，我感到失望。”

“如果你以为我是在梅尔夫人的撺掇下订婚的，那你完全错了，”伊莎贝尔宣称，情绪显得激烈而又淡漠。

“你以为那位先生不用别人怂恿，单凭你自己就能使他发生兴趣吗？你想得完全对。你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如果她不去鼓励他，他永远不敢对你抱任何奢望。他把自己看得很了不起，但他不是一个肯化力气的人。梅尔夫人替他出了力。”

“那都是他自己干的！”伊莎贝尔喊道，故意发出了一阵笑声。

杜歇夫人气虎虎地点了点头。“不管怎么说，看来他已赢得了你的欢心。”

“我以为你以前也是喜欢他的。”

“这是以前的事，但正因为这样，我才生他的气。”

“那是生我的气，不是生他的气，”姑娘说。

“老实说，我是一直在生你的气，那不是一件使人满意的事！难道你是为了这个人才拒绝沃伯顿勋爵的吗？”

“请你不要再提过去的事。既然别人可以喜欢奥斯蒙德先生，为什么我不能？”

“别人哪怕在最疯狂的时刻，也没有想嫁给他，他是个毫不足道的人，”杜歇夫人解释道。

“既然这样，他也不可能对我有什么害处，”伊莎贝尔说。

“你以为你嫁给他会幸福吗？要知道，没有一个人这么做会得到幸福。”

“那么我要在这方面树立一个榜样。一个人结婚是为的什么？”

“你为什么结婚，只有天知道。一般人结婚就象建立一

种合伙关系——成立一家公司。但是在你们的合伙关系中，一切都得靠你去投资。”

“是不是因为奥斯蒙德先生没有钱？你要讲的就是这意思吧？”伊莎贝尔问。

“他没有钱，没有名声，没有地位。我重视这些东西，我也敢于直言不讳地说出这一切，我认为它们是很好的。许多人也这么想，也这么做。但他们提出的是另一些理由！”

伊莎贝尔迟疑了一会。“我想我重视一切值得重视的东西。我没有小看钱，也正因为这样，我才希望奥斯蒙德先生能有一些钱。”

“你可以给他一些钱，但嫁给另一个人。”

“他的名字对我来说已经够了，”姑娘继续说。“那是一个很好的名字。我自己有的不也是这么一个名字吗？”

“这更说明你应该使它增加一些光彩。美国人有名的不过十来家人家。那么你是为了大发慈悲才嫁给他的？”

“我应该把我结婚的事告诉你，莉迪亚姨母，但是我想，我没有义务向你作出解释。哪怕我有这义务，我也无从作出解释。因此请你不必再反对了，在这件事上，你已使我处于无法招架的地位。我不能再谈下去。”

“我没有反对，我只是回答你的话，我必须表明我的一些见解。我看到它在到来，我没有说什么。我从没进行干涉。”

“确实没有，我非常感激你。你考虑得很周到。”

“这不是周到，是免得多事，”杜歇夫人说。“但我得找梅尔夫人谈一下。”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她拉进来。她对我说来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也许是的，但对我说来却并不太好。"

"她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啦？"

"她欺骗了我。她实际答应过我，要阻止你们这件事。"

"她阻止不了。"

"她什么都做得成，正因为这样，我才始终喜欢她。我知道她能扮演各种角色，但我以为她只是在不同的时间扮演不同的角色。我没有想到，她会同时扮演两种角色。"

"我不知道她对你扮演了什么角色，"伊莎贝尔说，"那是你们之间的事。但对我，她是正直的，亲切的，忠诚的。"

"当然是忠诚的，她希望你嫁给她看中的候选人呢。她告诉我，她密切注意着你，以便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干预。"

"她是为了讨你喜欢才那么说的，"姑娘回答，然而她意识到，这样的解释是不恰当的。

"为了讨我喜欢才欺骗我？她比你了解我。我今天喜欢她吗？"

"我觉得你从来不是一个容易讨好的人，"伊莎贝尔不得不这么回答。"如果梅尔夫人知道你会发现真相，她弄虚作假有什么好处？"

"这很清楚，她可以赢得时间。在我等待她干预的时候，你却在大踏步前进，她实际是在给你打掩护。"

"那也很好。但你自己承认，你是看到我在前进的，那么即使她向你发出警告，你也不会来阻止我。"

"不会，但是有人会的。"

"你是指什么人？"伊莎贝尔问，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姨母。

杜歇夫人那对明亮的小眼睛，尽管平时很犀利，现在却只

是忍受着她的凝视，不予还击。“你听拉尔夫的话吗？”

“不听，如果他诬蔑奥斯蒙德先生。”

“拉尔夫从不诬蔑人，这你知道得很清楚。他非常关心你。”

“我知道，”伊莎贝尔说，“我现在也很重视他的关心，因为他知道，我不论做什么都是经过思考的。”

“他从不相信你会干出这件事来。我告诉他，你可能会这么做，他却反驳说不会这样。”

“他是好玩，为辩论而辩论，”伊莎贝尔笑道。“你没有责备他欺骗你，为什么你要责备梅尔夫人？”

“他从来没有假装要阻止这件事。”

“这使我听了很高兴！”女孩子愉快地叫了起来，接着又道：“等他一到，我非常希望你先把我订婚的消息告诉他。”

“我当然会提到它，”杜歇夫人说。“我不想再跟你谈这件事，但我可以预先告诉你，跟别人我还是要谈的。”

“这是你的自由。我只是说，由你来宣布这消息，比由我来宣布好一些。”

“我完全同意，这样做合适得多！”谈到这里，姨母和甥女俩便去用早餐了。杜歇夫人遵守诺言，没有再提到吉尔伯特·奥斯蒙德。然而，在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她问她的甥女，一小时前来找她的是谁。

“一个老朋友——一个美国人。”伊莎贝尔说，脸色刷地变红了。

“当然是美国人。只有美国人才会在上午十点钟来串门。”

“那时是十点半，他时间不多，今天晚上就得离开。”

“他不能在昨天正常的时间来吗？”

“他昨天夜里才到达这儿。”

“他在佛罗伦萨只停留二十四小时？”杜歇夫人叫了起来。“他真是个美国人。”

“确实是的，”伊莎贝尔说，想起卡斯帕·戈德伍德为她做的事，觉得又可笑又可敬。

两天以后，拉尔夫到了。虽然伊莎贝尔相信，他一到，杜歇夫人就把消息告诉了他。可他不露声色，好象对这件大事一无所知似的。他们开头谈的自然是他的身体，关于科孚，伊莎贝尔也有不少问题要问。他刚进屋子的时候，他的样子使她吃了一惊——她已经忘记他那副憔悴的病容。尽管在科孚住了一段时期，他今天的神色还是很坏，伊莎贝尔不能确定，是他确实病得更重了，还是不过因为她已不习惯跟一个病人打交道。可怜的拉尔夫没有随着生活的进展而有所改善，现在已很清楚，他的健康彻底垮了，但这丝毫也没有使他那副天生的古怪模样变得好一些。他受到了摧残和打击，但他仍那么敏感和风趣。他的脸象点着的灯笼，只是外面多糊了一层纸，脑袋晃动着。瘦削的面颊上那稀疏的鬓髯显得凋敝零落，鼻梁上高耸的弧线更加轮廓鲜明了。他骨瘦如柴，又瘦又长，整个身体松散疲塌，象是由一些不规则的角锥随便粘合起来的。他那件咖啡色丝绒上装仿佛已经跟他结了不解之缘，他的手也还是固定在口袋里。他步履蹒跚，摇摇晃晃，抬不起脚来，那神气说明他体力不济，已经无计可施。也许正是这种恍恍惚惚的步态，更突出了他作为一个幽默的病人的性格——在这位病人眼中，甚至自己的虚弱身体也成了调笑打趣的对象。这种无能为力的状况，对拉尔夫确实大有用处，它成了他玩世不恭的主要根据，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连他自己继续存在的理由也找不到了，更何况其他一

切。伊莎贝尔已逐渐对他的丑陋发生了好感，他那种不太雅观的外表也变得可爱了。经常的接触使她喜欢了这一切，在她心目中，它们是他之所以富有魅力的条件。他是如此令人神往，以致他的病在她思想中也一直成了值得欣慰的东西。他的羸弱似乎不是对他的限制，而是一种智力上的有利因素，它解除了他一切职业上和公务上的热情，使他只剩下了作为一个单纯的人的难能可贵的状况。这样形成的个性是惹人喜爱的，他没有给疾病弄得萎靡不振，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病入膏肓，但始终泰然自若，没有露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这位少女对她的表兄的印象就是这样，只有在深入思考的时候，她才会可怜他。由于她思考得很多，她给予他的同情也愈来愈多。然而伊莎贝尔始终对无用的同情怀有戒心，因为这种美好的感情除了对给予同情的人有些价值之外，对其他任何人都是没有意思的。然而现在，哪怕一个并不敏感的人也可发觉，可怜的拉尔夫的生命期限已经指日可待。他是一个亲切的、开朗的、慷慨的人，他具有智慧的一切光辉，却没有丝毫学究的迂腐气息，可是他却正在悲惨地走向死亡。

伊莎贝尔重又看到，生命在某些人无疑是艰难的，她心中隐隐升起了一股惭愧的感觉，因为她想到，它现在对她却是那么宽宏大量。她准备看到拉尔夫对她的订婚表示不满，但是尽管她对她的表兄很有感情，她并不准备让这情况来破坏她的决定。她甚至不准备——或者她这么想——对他的不表同情给予指责，因为这是他的权利，事实上也是他的一贯作风，她为结婚而迈出的任何一步，都会遭到他的挑剔。表兄总是妄想反对表妹的丈夫，这是历来如此，到处皆然的，仿佛表兄的任务就是要崇拜表妹。拉尔夫要是不吹毛求疵，就不成其为拉尔夫

了。虽然毫无疑问，她但愿她的结婚，其他事情也一样，能使拉尔夫，同样也使其他任何人，感到满意，但是如果认为，她的选择必须以他的好恶作准绳，那就荒谬可笑了。再说，他的观点究竟是什么？他曾经装模作样地表示，她还是嫁给沃伯顿勋爵好，但那只是因为她已经拒绝了那位体面的先生。如果她接受了他，拉尔夫肯定就会用另一种口气讲话了，他反正总是要跟你唱反调的。而且任何婚姻都不是无懈可击的，毫无缺点的婚姻是没有的。如果她愿意化这种心思，她自己就可以对这次结合提出不少意见！然而她没有工夫干这种事，拉尔夫能够代她来干，这是应该欢迎的。伊莎贝尔准备平心静气地听取一切。他当然看到了这情形，可是他一言不发，这就更叫人纳闷了。三天已经过去，他没有说一句话，伊莎贝尔变得忍不住了，就算他不喜欢这事吧，他至少应该考虑一下礼貌啊！不过我们对可怜的拉尔夫知道得比他的表妹多，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从他来到克里森蒂尼宫以后，他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这问题。他的母亲一见面，就把这件大喜事报告了他，这比母亲的亲吻更使他感到冷气逼人。拉尔夫打了个寒噤，觉得受了委屈，他的估计全部错了，他失去了他在世界上最关心的人。他在屋里转来转去，象一艘没有舵的小船在布满礁石的河流中飘荡，有时则坐在花园里的大藤椅上，伸直了两条细长的腿，头靠在椅背上，用帽子遮住了眼睛。他觉得心头发冷，他从来没有这么灰心过。现在他能做什么，能说什么呢？如果伊莎贝尔已经不可挽回，他能够假装喜欢这件事吗？任何挽回的努力，除非能够奏效，才是可行的。向她提出忠告，说她受了骗，上了当，把终身委托给了一个卑鄙无耻的人，这只有在她能够接受劝告的情况下才是适宜的。否则他只有使自己蒙受不白之冤。开诚布公

和掩饰自己的思想，在他说来都同样困难，他既不能真心赞同，又不相信反对能够生效。同时他知道——或者不如说相信——这对订了婚约的人，每天都在海誓山盟，互诉衷肠。这时期，奥斯蒙德很少在克里森蒂尼宫露脸，但伊莎贝尔每天上别处跟他相会，因为他们的婚约公布以后，她已不必再避嫌疑。她为了不致叨她姨母的光，自己包了一辆马车，从事杜歇夫人所不赞成的活动，每天早上前往卡希纳田野。市郊的这片旷野清晨空无一人，我们的年轻小姐便在她的情人的陪同下，来到它最幽静的一角，在意大利灰蒙蒙的树荫下漫步，听夜莺的啼啭。

第三十四章

一天上午，她郊游回来，离中午用膳还有半个小时。她在院子里下了马车，没有走上宽阔的楼梯，却穿过院子，从另一个拱道中走进了花园。在这个时刻，不能想象有比这里更舒适的地方了。中午的宁静笼罩着园子，暖洋洋的树荫寂然不动，在树木的环抱中，显得象一个宽敞的山洞。拉尔夫坐在一片鲜明的黑影中，忒耳西科瑞的塑像下——这位舞蹈女神十指尖尖，披着宽大的衣衫，是按照伯尼尼[1]的风格塑造的。他那软绵绵的慵倦神态，使伊莎贝尔起先以为他睡着了。她轻轻走过草地的脚步声，没有惊醒他，在转身回去以前，她站在那儿，望了他一会。就在这时，他睁开了眼睛，于是她在一张跟他坐的一样的粗木椅子上坐了下去。虽然她生气时，总是责备他对一切漠不关心，她还是不能不看到，他有着满腹心事。但是她认为他这么精神恍惚，一部分是由于他身体越来越虚弱，一部分也由于他为他继承的财产所作的安排在烦恼，因为有些安排不仅杜歇夫人不同意，而且据她告诉伊莎贝尔，最近也遭到了银行中其他合伙人的反对。他的母亲说，他应该到英国去，而不是到佛罗伦萨来，他离开那儿已经好几个月，他对银行就象

---

① 乔万尼·洛伦佐·伯尼尼（1598—1680），意大利雕刻家，对欧洲的雕塑艺术曾发生深刻影响，形成了所谓伯尼尼风格。

对巴塔哥尼亚[1]一样毫不关心。

“对不起，我吵醒了你，”伊莎贝尔说，“你好象很疲倦。”

“我觉得很累，但是我没有睡着。我正在想你的事。”

“你感到很厌倦吧？”

“确实很厌倦，因为我想不出一个结果来。路太漫长，我永远走不到了。”

“你指望走到哪里呢？”伊莎贝尔说，合拢了阳伞。

“希望我能够对你的订婚有个明确的看法。”

“不要为它太操心了，”伊莎贝尔轻描淡写地说。

“你以为它跟我毫无关系吗？”

“是的，如果超出某一点的话。”

“我正是想确定这一点。我知道你认为我很不懂礼貌，我还没有向你道喜呢。”

“我当然会注意到这一点，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沉默。”

“这是有许多原因的，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拉尔夫说。他摘下帽子，把它放在地上，然后坐在那里望着她。他在伯尼尼的保护下把身子靠后一些，把头枕在大理石垫座上。他的胳臂垂在身体两侧，手撑在那张大椅子的边上。他显得心慌意乱，局促不安，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伊莎贝尔没有说什么，每逢人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她总是为他们难过，想帮助他们一下，但是她决定不给拉尔夫帮这个忙，因为他的话对她的崇高决定是绝不会表示赞美的。“我直到现在还是不能不感到惊异，”他终于说道。“我对你是最放心的，因此万万没有想到你会落进罗网。”

---

① 南美旧地名，在阿根廷和智利最南端。

“我不明白，你说落进罗网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就要给关进笼子了。”

“如果我喜欢我的笼子，那不必你来操心，”她回答。

“那正是我不能理解的，也正是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如果你一直在思索，你应该想象得到我是怎么想的！我觉得我做得很对，我很满意。”

“你一定大大地变了。一年以前，你把你的自由看得比什么都宝贵。你的要求只是多增长一些见识。”

“我已经见识过了，”伊莎贝尔说。“我承认，世界并不象我想象的那么可爱。”

“我也没有说它可爱，但是我觉得你对它怀有一种美好的理想，你希望对它获得一个全面的印象。”

“我发现那是一个人不可能做到的。一个人只能选择它的一角，在那里进行耕作。”

“那正是我所想的。但一个人必须尽可能选择一块肥沃的土壤。整个冬季，当我读着你那些有趣的信件时，我没有想到你正在进行选择。你没有一句话提到这件事，你的沉默使我丧失了警惕。”

“那样的事，我不会放在信上来谈。而且我不能预见未来。它完全是以后发生的。然而，如果你保持警惕的话，你预备怎么办呢？”伊莎贝尔问。

“我会对你说：‘再等一会吧。’”

“等什么？”

“等了解得更清楚一些，”拉尔夫说，露出了无可奈何的笑，两只手又伸进了口袋。

“我该从哪里去了解呢？从你那里？”

“我至少也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伊莎贝尔脱下手套，把它们放在膝上抚摩着。这种温和的动作是偶然的，因为同她的脸色显得毫不调和。“你不要转弯抹角，拉尔夫。你只是想说，你不喜欢奥斯蒙德先生，可是你又不敢直说。”

“心里不满又不敢讲吗？是的，我是对他不满，但不是对你。不过我是怕你，不是怕他。如果你嫁给他，那么我说这样的话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如果我嫁给他！难道你还想劝我改变主意不成？”

“这在你看来当然是荒谬的。”

“不对，”伊莎贝尔过了一会说，“这使我觉得很感动。”

“那也一样。你觉得我很可笑，因此可怜我。”

伊莎贝尔又抚摩起她的长手套来。“我知道你对我非常关心。我不能忘记这点。”

“千万别忘记。你要牢牢记住这点。这会使你相信，我多么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前途。”

“可是你对我多么不信任！”

一时间谁也没有作声，温暖的中午似乎在静静地等他们开口。“我信任你，但是我不信任他，”拉尔夫说。

伊莎贝尔抬起头来，睁大眼睛注视着他。“你现在这么说，把问题讲清楚，我很高兴。但是你以后会为此感到难过的。”

“如果你对了，我不会难过。”

“我当然不会错，”伊莎贝尔说。“我没有对你生气，这难道还不是最好的证明吗？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没有生气。在开始的时候，我有些生气，但那已经过去了。也许我应该生气，但奥斯蒙德先生不会这么想。他要求我理解一切，

那就是我喜欢他的原因。我知道，你不会得到什么。在你心目中，我只是作为一个小姑娘才是美好的，因此你完全有理由希望我保留原状。你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你以前也常常这么做。不，我非常平静，我始终相信你的智慧，”她滔滔不绝地说着。她自诩很平静，她的口气却包含着一种强自抑制的兴奋情绪，那种希望自己表现得公平合理的强烈心愿，使拉尔夫非常感动，觉得好象一个受到他伤害的人，现在却在竭力安慰他。他想打断她的话，让她消除顾虑，一时间他充满着荒谬的矛盾心理，恨不得把他说过的话收回。但是她不给他机会，她继续说着，觉得仿佛看到了这种英勇的意图，因此决心沿着这个方向进行下去。“我看到你有一些特别的想法，我非常想听一听。我相信，那是没有私心的，我意识到这点。我觉得我不应该争辩，那是不适宜的，当然，我应该明确告诉你，如果你想劝阻我，你还是打消这个主意的好。你绝对不能使我退后一步，这已经太迟了。正如你所说，我已经落进了罗网。当然，想起这事，你不会感到愉快，但是你的痛苦只在于你自己爱这么想。我永远不会责备你。”

“我知道你不会，”拉尔夫说。“在我的想象中，你的结婚完全不是这种样子。”

“请问，那是怎么一种样子？”

“我也说不上来。关于这事，我不清楚它应该怎样，但我知道它不应该怎样。我从没想过，你会嫁给……嗯，嫁给那样一个人。”

“那么，你认为奥斯蒙德先生是怎样一个人？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独特的人，一个有个性的人，这是他最大的特点，”姑娘宣称。“你凭什么反对他？你对他根本不理解。”

"是的，"拉尔夫说，"我跟他不熟，我也拿不出任何事实或证据来证明他是一个坏人。但不管怎样，我总觉得，你走上了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

"结婚本来就是冒险，他冒的险也象我冒的一样大。"

"那是他的事！如果他怕，他可以撤退，我巴不得他那么做呢。"

伊莎贝尔靠在椅背上，合抱着双手，向她的表兄注视了一会。"我觉得我不理解你，"她终于说，口气是冷淡的。"我不明白你在讲些什么。"

"我认为你应该嫁一个更有价值的人。"

我刚才说，她的口气是冷淡的，但这句话却使她的脸象火烧一样红了起来。"对谁更有价值？我觉得，一个人的丈夫只要对这个人有价值就够了！"

拉尔夫的脸也红了，他觉得他的处境有些尴尬。他决心先从纠正姿势入手，于是他把身子挺一挺直，然后向前俯出一些，把手搁在两个膝头上。他的眼睛注视着地面，那神气仿佛在进行最神圣的思考。"我马上就会告诉你，我是什么意思，"他立即说。他觉得心里七上八下，非常烦燥。现在他既然已经开始辩论，他希望把心里的话统统讲出来，但也希望能够心平气和，不带一点火气。

伊莎贝尔等了一会，然后庄严地说了下去："在一个人应该重视的一切问题上，奥斯蒙德先生都是无可非议的。也许还有更高尚的性格，但是不幸我还没有遇到。奥斯蒙德先生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人，对我说来，他已经很有价值，很令人喜爱，很聪明。我觉得，他的优点，他所表现的品质，已经大大超过他的缺点。"

"我对你的未来怀有一种美丽的幻想，"拉尔夫说，没有回

答她的话。“我一直在为你设想一种崇高的命运，我对这事感到兴趣。但在那里完全没有你现在那样的情况，你不应该这么容易、这么快就摔下来。”

“你说，摔下来？”

“是的，它表现了我对这事的看法。在我的心目中，你是在蔚蓝的天空中高高翱翔，在光芒万丈的云端中，在人们的头顶上飞行。突然有人向上抛了一朵已经凋谢的玫瑰花——它抛了上去，可是根本达不到你的高度——你就一头栽下来，掉到了地上。这使我感到委屈，”拉尔夫鼓足了勇气说，“仿佛我自己掉了下来！”

痛苦和迷惘的神色在对方脸上变得浓厚了。“你的话我一点也不理解，”她重复着她已经说过的话。“你说你在为我设想我的未来，你对这感到兴趣——我不明白这意思。不要太感到兴趣了，否则我会以为你在拿我消遣呢。”

拉尔夫摇摇头。“你不相信我对你抱有很大的希望，这我不怕。”

“你所说我的翱翔和飞行，这是指什么？”姑娘问。“我还从来没有达到过我现在的高度。一个女孩子飞行的最高点就是结婚——跟一个她心爱的人结婚，”可怜的伊莎贝尔说，走上了道德说教的歧途。

“我现在不同意的，只是你爱上了我们所谈到的那个人，亲爱的表妹！我得说，你嫁的人应该有更生动、更宽广、更丰富的性格。”拉尔夫迟疑了一会，然后又补充道：“我不能排除我的感觉，我总觉得奥斯蒙德显得……嗯，太渺小。”他讲最后这句话的时候，有些提心吊胆，他怕她的怒火又会爆发出来。但出乎他的意料，她很平静，她的神情说明她在思考这些话。

"渺小?"她用郑重的口气问。

"我觉得他狭隘，自私。他把自己看得那么了不起!"

"他的自尊心很强。对这一点，我并不责怪他，"伊莎贝尔说。"只有尊重自己的人，才会尊重别人。"

她这种心平气和的口气，一时间似乎使他又恢复了信心。"是的，不过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的，一个人应该意识到他和别人的关系。但我觉得，奥斯蒙德先生不理会这点。"

"我关心的主要只是他对我的态度，在这方面他是无可非议的。"

"他一切都从自己的兴趣出发，"拉尔夫继续说，努力思考着怎样把吉尔伯特·奥斯蒙德那些邪恶的特点解释得非常透彻，同时又不致使自己受到怀疑，仿佛是在故意诋毁他。"他对事物的判断和评价，赞成和否定，完全从他自己出发。"

"那么，只要他的趣味是美好的，这还是值得欢迎的。"

"它确实是美好的，因为它使他选择了你作他的妻子。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过美好的趣味——真正美好的趣味——遭到拂逆的情况?"

"我希望我的命运永远不致使我不能满足我丈夫的趣味。"

听到这些话，拉尔夫突然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啊，那是任性，你不值得那么做!你是不应该用那种尺度来衡量的——你应该有更好的命运，不是去迎合一个一无成就的半吊子艺术家的爱好!"

伊莎贝尔一下子站了起来，拉尔夫也站了起来，两个人面对面站了一会，仿佛他发出了挑战，或者侮辱了她。"你太过分了，"她简单地咕哝道。

"我说的是我心里所想的——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爱你!"

伊莎贝尔脸色发白了：难道他也列入了那个讨厌的行列？她突然希望尽快把他排除出去。“那么你也不是毫无私心的！”

“我爱你，但我不抱任何希望，”拉尔夫赶紧说，勉强笑了笑。他觉得，最后那句话已超出了他希望表达的范围。

伊莎贝尔走了几步，站在那里，望着阳光灿烂而寂静无声的园子，但过了一会，她又走回到他身边。“我想，你的话可能是过于绝望造成的。我不了解它的意义——不过那没关系。我不想跟你辩论，我也不可能那么做，我只是想听听你怎么讲。你努力向我解释，我非常感激，”她温和地说，仿佛刚才使她一跃而起的怒火已经熄灭了。“你竭力向我发出警告，你做得很对，因为你确实感到有危险。但我不能考虑你说的这些话，我要尽快地忘记它们。希望你也尽量忘记它们，你尽了你的责任，在这方面没有人能超过你。我不能向你解释我的感觉，我的信念，即使我能，我也不想讲。”她停了一会，然后继续说下去，口气有些前后不一致，这是连拉尔夫也觉察得到的，尽管他一心想从她的话中发现一些让步的迹象。“我无法了解你对奥斯蒙德先生的看法，我不能认为那是对的，因为我看到的情况完全不同。他的价值不大，确实不大，他是把一切名利地位都不放在眼里的人。如果你说的他的‘渺小’是指这个而言，那么他确实象你所说是渺小的。但我认为这是伟大的——这是我知道的最伟大的东西。我不想为一个即将跟我结婚的人和你辩论，”伊莎贝尔又声明道。“我丝毫也不想为奥斯蒙德先生辩护，他也不致这么经不起批评，需要我来替他辩护。也许甚至你也会觉得奇怪，我谈到他的时候这么平静，这么冷淡，好象他是一个跟我无关的人。我根本不想跟任何人谈论他，除了你。在你跟我讲了那么一些话以后，我不妨对你作一次回答。请问，

你是不是希望我为了金钱结婚——那种人们称作有远大抱负的结婚？我的抱负只有一个，那就是能够按照美好的感情来行动。我有过其他的抱负，但它们都过去了。你埋怨奥斯蒙德先生，是不是因为他没有钱？那正是我喜欢他的地方。我很幸运，我有足够的钱，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为我的富有感到高兴。有时候，我真想跑到你父亲的坟前去跪下。也许他给我钱的时候没有想到，他做了一件多么好的事，他使我可以嫁给一个贫穷的人——一个在贫穷面前保持着尊严的人，一个视富贵如浮云的人。奥斯蒙德先生从来不想向上爬，从来不想出人头地——世俗的荣誉不在他心上。如果那是狭隘，那是自私，那么这是很好的。我不怕这些字眼，我甚至不觉得难过，我遗憾的只是你所产生的误解。其他人可以误解，但是你不应该。你是可以了解一个高尚的人的——你能了解一颗美好的心。奥斯蒙德先生从来不会犯这种错误！他知道一切，理解一切，他有最亲切、最温柔、最高尚的精神。你形成了一些错误的观念，这很可惜，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伊莎贝尔停了一会，看看她的表兄，目光中闪耀着一种跟她那审慎的平静的态度相矛盾的情绪——这是一种混合的情绪，它包含着由他的话所引起的愤怒和痛苦，同样也包含着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心理，因为她觉得在她所选择的人身上，除了高尚和纯洁之外，别无其他，她需要使这一点得到承认。虽然她住了口，拉尔夫没说什么，他看到她的话还没有完。她是庄严的，但也是焦急不安的，她显得心平气和，但心里却在暗暗激动。“你希望我嫁给怎么样一个人呢？”她倏地问。“你谈到了翱翔和飞行，但一个人结了婚，就得回到地面上来。人有人的感情和需要，他的胸膛里有一颗心，他必须跟一个特定的个人结合。你的母亲

对我不能跟沃伯顿勋爵达成更好的谅解，始终不能宽恕我。她听到我的订婚，吃了一惊，因为我竟然满足于这样一个人，他不具备沃伯顿勋爵的任何优越条件——没有财产，没有称号，没有荣誉，没有房子，没有土地，没有地位，没有名望，没有一切光辉的东西。但正是这种一无所有的状况，使我感到满意。奥斯蒙德先生只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阔气的有产者！”

拉尔夫全神贯注地听着，好象她讲的每一句话都值得深思似的。其实他的心思只有一半用在她的话上，其余他只是在使自己适应那个强烈的总的印象：她具有热烈而坚定的信念。她错了，但她是真诚的，她迷了路，但她坚定不渝。她为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创造了一套美丽的理论，这是完全符合她的性格的，她爱他不是因为他实际拥有什么，而是因为她给他的一无所有披上了一件金光闪闪的外衣。拉尔夫想起了他对他父亲说过的话，他说他希望让伊莎贝尔获得一种能使她的幻想得到满足的力量。他这么做了，这位少女也就充分运用了她所获得的权利。可怜的拉尔夫感到痛心，感到羞耻。伊莎贝尔以低沉庄严的充满信心的声调说出了她最后的话，这实际已使讨论不必再继续下去。于是她转身向屋里走去，正式结束了谈话。拉尔夫走在她的旁边，他们一起来到院子里，走到宽大的楼梯前面。拉尔夫站住了，伊莎贝尔也停下来，向他转过脸去，脸色显得非常兴奋，那是一种坚定而固执的感激的表情，因为他的反对使她对自己的行为获得了更鲜明的概念。“你不上去用早饭吗？”她问。

“不，我不想吃早饭，我不饿。”

“你应该吃一点，”姑娘说，“你不能靠空气生活。”

“我主要得靠空气，我得回花园去，再吸一口新鲜空气。

我跟你走到这儿来，只是为了对你说一句话。去年我向你说过，如果你遇到了不幸，我会觉得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我今天的感觉就是这样。”

“难道你认为我遇到了不幸吗？”

“一个人走上了歧途，就是遇到了不幸。”

“很好，”伊莎贝尔说，“你放心，我永远不会为我的不幸来向你诉苦！”于是她走上了楼梯。

拉尔夫站在那儿，两手插在口袋里，眼睛怔怔地望着她。这时他蓦地感到，隐藏在院子深处高大围墙内的寒气正向他袭来，他打了个寒噤，于是赶紧走回花园，用佛罗伦萨的阳光来作自己的早餐了。

第三十五章

伊莎贝尔在卡希纳田野跟她的情人散步时，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他，克里森蒂尼宫对他的反应并不好。她的姨母和表兄小心翼翼表示了反对，但这些意见总的说来，没有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它们的意义无非是他们不喜欢吉尔伯特·奥斯蒙德。这种不喜欢没有引起伊莎贝尔的不安，她甚至没有为此感到遗憾，因为它们只是更突出了一个事实，即她是为自己结婚的，她一切都问心无愧。一个人可以为别人做别的事，但这件事只要本人满意就成。伊莎贝尔是满意的，这也因为她的情人的行为是正直的，无可非议的。吉尔伯特·奥斯蒙德爱她，在他的希望得到实现以前的这些宁静光明的日子里，包括其中的每一天，他的行为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拉尔夫·杜歇对他的粗暴批评也从来没有显得这么不合理。这批评在伊莎贝尔心头产生的主要印象是，爱情使它的受难者痛苦地离开了所有的人，但没有离开心爱的人。她觉得她跟她以前认识的每一个人脱离了，其中有她的两个姊姊，她们写信来表示祝贺，这是义不容辞的，但同时也以比较隐晦的方式表示了惊异，不明白她为什么不选择一位王亲国戚，那种给丰富多采的传说渲染得光辉夺目的英雄人物，作自己的夫婿；还有亨利艾塔，这个人，她相信，会为了阻挠这件事，特地从美国赶来，只是已为时过晚；还有肯定会找到如意夫人的沃伯顿勋爵和也许找不到如意夫人的卡斯

帕·戈德伍德；还有姨母，她对婚姻抱着冷酷的、肤浅的观点，因此不惜对她公开表示鄙视；还有拉尔夫，他对她寄托着伟大希望之类的话，无疑只是本人失望之余的一种想入非非的伪装。显然，拉尔夫是希望她根本不要结婚，这就是他那些话的实质，因为他对她作为一个独身女子的冒险活动，感到津津有味。失望使他针对那个人讲了一些愤怒的话，因为她把那个人甚至看得比他更好。伊莎贝尔自以为了解拉尔夫，她相信他在发怒。她宁可相信这点，因为正如我说的，她现在已没有多余的、空闲的心情来思考这些枝节问题了。她认为，象她这样不顾一切地选择了吉尔伯特·奥斯蒙德，这就必然会使其它一切关系破裂，这是她不得不接受的命运，但事实上那是一件使她的命运闪闪发光的事。她尝到了这种选择的甜头，但也几乎怀着惶恐的心情感到，这种令人神往和陶醉的地位，却是容易招来嫉恨和反对的，尽管爱情从古以来受到赞美，给披上了美德的外衣。这是幸福的悲剧一面，一个人的对始终要以另一个人的错作为条件。

成功的意识现在必然已在奥斯蒙德的心头熊熊燃烧，然而这一堆光辉的火焰却没有泄漏出一丝烟雾。就他而言，满足从来没有以庸俗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自我感觉强烈的人那里，兴奋只是一种自我克制的狂喜心理。然而这种气质却使他成为一个可爱的情人，经常显得如鱼得水，依依难舍。正如我所说，他从不忘乎所以，也从不忘记保持优雅的风度和柔顺的外表，呈现出一副温情脉脉、体贴入微的姿态——这在他来说是并不困难的。他对他的年轻小姐十分满意，梅尔夫人赠予他的是一件无价之宝。高尚的精神加上温柔的性情，生活中还有比这更好的东西吗？因为温柔不是完全为自己所有，而高昂的精神却

是面向爱慕虚荣的社会的吗？在一个终生伴侣身上，敏捷而充满幻想的心灵是最可宝贵的，它不会唯唯诺诺，而是用五彩缤纷的镜子来反映对方的思想。奥斯蒙德不喜欢自己的思想给逐字逐句地反复，那使他感到索然无味，愚蠢呆板，他要求在重现这些思想时呈露出光辉的才华，就象给他的“歌词”配上乐谱一样。他的利己主义从来没有表现为一种粗俗的形式，满足于得到一个百依百顺的妻子。这位小姐的智慧不应该只是一只陶土的盘子，应该是一只纯银的盘子，当他把成熟的水果装进这盘子的时候，它会把它们反映得更加光辉灿烂，以致使他们的谈话永远象一道甜点那么可口。现在他从伊莎贝尔身上看到了这只完美的纯银盘子，他可以开动她的想象力，让它发出悦耳的音响。虽然没有人同他讲过，但他完全知道，他们的结合在女孩子的亲属中反应很坏，但是他始终把她看作一个完全独立的女人，因此大可不必为她的家属的态度表示遗憾。不过，一天早晨，他还是突然提到了这件事。“我们在财产上的差距使他们感到不愉快，”他说。“他们认为我爱的是你的钱。”

“你是指我的姨妈……我的表兄吗？”伊莎贝尔问。“你怎么知道他们的想法？”

“你没有告诉我他们赞成这件事，还有，前几天我写了封信给杜歇夫人，她始终没有回信。如果他们满意的话，我应该会看到一些迹象。我的贫穷和你的富有，是他们不满意的最清楚的解释。当然啦，一个贫穷的男人娶了一位富有的小姐，他就必须准备承受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我并不理会这些，我重视的只有一件事：你毫不怀疑这一切都是对的。别人怎么想，我不管，我对他们无所需求，我甚至不想认识他们。说实话，我从来不在乎这些事，今天，当我已经在一切方面得到了补偿的

时候，我为什么反而要在乎起来呢？我不想说假话，说我为你的富有感到遗憾，不，它使我感到愉快。我喜欢你所有的一切，不论那是钱还是美德，钱是一种难以得到的可怕的东西，但也是一种值得欢迎的可爱的东西。何况我觉得，我已经充分证明，我不是一个贪心不足的人。我一生从没想要挣一文钱，因此我应该比大多数争名夺利的人更少这种嫌疑。他们怀疑，那是他们的事，你家里人有这种想法，实际上也不足为奇。以后他们会改变对我的看法，在这一点上，你也会这样。就我来说，我不应该怀恨在心，我只应该感谢生活和爱情。”在另一次，他又说：“对你的爱使我变好了，变得聪明而温和了。我也不想否认，它使我变得有希望了，高尚了，甚至坚强了。以前我总是要求得到许多东西，由于我不能得到它们，我感到生气。从理论上说，我很满足，正如我有一次对你说的那样。我认为我可以限制我的要求。但我不能免除烦恼，我常常在欲望和贪求的煎熬下，迸发出一种痛苦的、无可奈何的、可憎的情绪。现在我才真正满足了，因为我不能想象还有什么更好的事。这就象一个人正在黄昏中吃力地读书的时候，灯突然亮了。生活的书在我眼前已经模糊，我的痛苦的阅读不能得到任何报偿，但是现在我又能看到它了，我看到这是一篇有趣的故事。亲爱的姑娘，我无法向你描绘，生活怎样铺展在我们的面前——夏季那漫长的下午怎样在等待着我们。这是意大利白天的下半段，它笼罩在金黄色的雾霭中，阴影正在慢慢伸长，日光、空气和风景中都充满着神圣的美，那是我一生所爱的，也是你今天所爱的。真的，我看不出，我们怎么不能相亲相爱地过下去。我们得到了我们喜爱的一切，且不说我们已经得到了彼此的心。我们有欣赏的才能，我们也有一些美好的信念。我们不是愚蠢和平凡

的人，我们不会受到无知或忧郁的困扰。你朝气蓬勃，而我久经风霜。我那可怜的孩子足以承欢膝下，何况我们的身边还会出现一些小生命。一切都那么柔和，那么美好——带有一种意大利的色彩。”

他们制订了不少计划，但也留下了不少余地。不过，那是当然的事，他们暂时仍得住在意大利。他们是在意大利相遇的，他们彼此的第一个印象是与意大利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的幸福也不能与意大利分开。奥斯蒙德有值得留恋的老朋友，而伊莎贝尔有兴趣无穷的新朋友，这为她的未来提供了一种无限美好的希望。要求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心情，换上了另一种意识，即认为如果没有私人的义务，使一个人的精力集中在一点上，那么生活就是空虚的。她对拉尔夫说过，这一两年中她已“见识了生活”，她已感到厌倦，不是厌倦了生活，而是厌倦了对生活的观察。至于她那一切热情，那些抱负，那些理论，她对独立自主的高度评价，她那开始萌芽的永不结婚的信念，如今都到哪里去了呢？它们都融化在一种更原始的需要里了，这需要排除了无数问题，然而也满足了许多愿望。它使情况一下子变得简单了，它象星光一样来自天上。它不需要任何解释，一个事实就足以解释一切，这就是他是她的爱人，是她自己所有的，而她对他也是有用的。她可以怀着谦卑的心情俯伏在他面前，她也可以怀着自豪的心情与他结婚，因为她不仅有所收获，她也有所贡献。

有两三次，他带着帕茜一起到卡希纳田野去，帕茜比一年前稍高了一些，没有大多少。她的父亲表示，他相信她永远是个小孩子。她今年十六岁，但他还是牵着她的手。他告诉她，他跟这位漂亮的小姐要坐一会，她可以自己去玩。她穿的衣

服很短，但是外套很长，她的帽子始终显得太大。她兴冲冲地迈着又快又小的步子，跑到小径的末端，然后又一步步走回来，脸上笑嘻嘻的，想得到大人的夸奖似的。伊莎贝尔一迭连声称赞她，而这孩子温柔多情的性格，也正是渴望着得到人们的好感。她注视着她的这些表现，好象它们跟她有着密切关系——帕茜已经代表着她可能提供的一部分工作，可能面对的一部分责任。她的父亲仍把她当作一个小女孩，还没有向她说明，他跟这位文雅的阿切尔小姐的新关系。他对伊莎贝尔说："她不知道，她也没有怀疑，她认为你跟我一起到这儿来玩玩是非常自然的，我们只是两个普通的好朋友。我觉得这种天真很耐人寻味，这正是我所喜欢的。是的，我并不象我以前想的那样一无成就，我至少做成了两件事：我即将娶一个我所崇拜的女子，我按照我的要求，用老式办法教育大了我的孩子。"

不论什么，他都喜欢"老式"的，在伊莎贝尔看来，这已成了他优美、沉静、真诚的性格中的一个因素。"我觉得，只有等你告诉她以后，才说得上你有没有成功，"她说。"你得看看她对这消息的反应。她可能会害怕，她也可能会嫉妒。"

"我不担心这些，她自己本来就非常喜欢你。我暂时还不想让她知道真相，我想看看，她自己会不会想到，如果我们还没订婚，我们应该订婚才是。"

伊莎贝尔觉得，奥斯蒙德对帕茜的天真，似乎抱着艺术家的、雕塑家的欣赏态度，但就她自己而言，她更重视它的道德意义。几天以后，当他告诉她，他已把这消息向他女儿公开的时候，她的高兴也许并不比他的小。他说，帕茜听了以后，讲了这么一句很有趣的话："哦，那么我要有一个美丽的姐姐了！"她既没感到奇怪，也没表示吃惊，她没有象他预期的那样喊叫

起来。

“也许她猜到了，”伊莎贝尔说。

“别那么说，如果我相信这话，我会感到厌恶。我本以为那会引起一点震动，但她的反应证明，她的礼貌已胜过其它一切。那也是我所希望的。你自己会看到，明天她还会亲自向你祝贺呢。”

第二天她们在格米尼伯爵夫人家相遇了。帕茜是她父亲带去的，他知道，伊莎贝尔下午会去回拜伯爵夫人，因为后者知道她们即将成为姑嫂以后，去拜望过她。伯爵夫人上杜歇夫人家去时，伊莎贝尔正好不在。我们的年轻小姐刚给领进伯爵夫人的客厅，帕茜便来了，她说她的姑妈马上就到。帕茜这一天都在姑母家，后者认为她已到了学习社交礼节的年龄。伊莎贝尔的看法却是，这位小女孩在待人接物方面还可供那位长辈学习，她们一起在会客室中等候伯爵夫人的时候，帕茜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证明。一年以前，她父亲终于还是决定送她回修道院，接受最后的熏陶；凯瑟琳嬷嬷认为帕茜应该适合上流社会的要求，这个理论显然已经得到实现了。

“爸爸告诉我，您那么好，已经同意嫁给他了，”那位修女的学生说。“这使我太高兴了，我想您是非常合适的。”

“对你很合适吗？”

“我对您是非常满意的，不过我的意思是说，您和爸爸互相很合适。你们两人都这么文静，这么严肃。您不象他那么文静，也许甚至不象梅尔夫人那么文静，但您比别的许多人文静。比如，他就不会娶我的姑妈那样的人作妻子。她老不安静，总是大惊小怪的，尤其是今天，待一会儿她来了，您会看到的。在修道院里，她们对我说，不应该议论大人，但我想，如

果我们的议论没有恶意，那是不妨事的。您会成为爸爸的一个愉快的伴侣。”

“我希望对你来说也是这样，”伊莎贝尔说。

“我是故意先提到他的。我已经告诉过您，我对您是怎么想的，我从一开始就喜欢您了。我这么崇拜您，因此我想，要是我能够一直看到您，那真是太幸运了。您会成为我的模范，我要尽量模仿您，尽管我恐怕学不象。我非常替爸爸高兴，因为他除了我，还需要别的什么。我觉得除了您，没有人能满足他的这种需要。您就要成为我的继母，但是我们不要用这个名称。您根本不象这个名称表示的意思，它那么丑恶。这些继母据说都是很凶恶的，但我想您不会拧我，甚至推我一下。我一点不害怕。”

“我的小帕茜，”伊莎贝尔温柔地说，“我会对你非常亲切的。”她仿佛突然看到，她怯生生地走到她的面前，要求她对她亲切一些，这使她不禁打了个寒噤。

“那太好了，我没什么要害怕的了，”孩子回答，露出兴高采烈的样子。这似乎使人看到，她受的是什么教育，或者不守规矩会得到什么惩罚！

她对她的姑母形容得没有错，格米尼伯爵夫人比以前更不安静了。她走进屋子的时候，好象是拍动着翅膀飞进来的，一进屋，就抱住伊莎贝尔亲吻，先是吻额头，然后吻两边的面颊，仿佛在履行某种古老的仪式。她把客人拉到沙发上坐下，又把头扭来扭去，做出各种姿势来看她，一口气说了几百句话，似乎她拿着画笔，对着画架，现在只是在按照已经勾好的草图有恃无恐地把图象描出来。“要是你指望我来恭喜你，那我只得请你原谅了。我想，你也不在乎我祝贺不祝贺，我相信，你对

——切应酬话都是不在乎的，因为你非常聪明。不过我得考虑，我讲的话是不是实在。除非我能得到什么好处，我是从不讲谎话的。但在你那里，我看我不会得到什么，尤其是你看来并不相信我。我不会讲漂亮话，就象我不会做纸花或荷叶边灯罩一样——我不知道怎么做。我做的灯罩肯定会着火，我的玫瑰花和谎话也不象真的。你要嫁给奥斯蒙德，从我自己来说，我感到很高兴，但我不想说，我也为你感到高兴。你是很有前途的——你知道，大家都这么说，你继承了财产，生得又漂亮，不象一般人，真是世上少见的，因此谁不想把你讨回家去。你知道，我们的家是很好的，奥斯蒙德应该已给你讲过，我的母亲可以说还很有声望——她被称作美国的柯丽娜。但是我想，我们没落了，也许你会把我们扶起来。我对你是完全信任的，我有不少事要对你讲。任何姑娘要结婚，我都不会向她道喜，我认为人们不应该把它变成这么可怕的一个铁笼子。我想，帕茜不应该听这些话，不过她到我这儿来，实际就是要学学这些——懂得一些上流社会的风气。因此，让她知道有什么危险在等待着她，这是没有害处的。我开始想到我的弟弟对你有意思的时候，我就想写信给你，用最强有力的措词提醒你不要上当。后来我又想，这是不顾手足之情，而对这一类事，我都是深恶痛绝的。何况正如我所说，我自己就非常喜欢你。归根结底，我是非常自私的。顺便说一下，你不会尊敬我，一丝一毫也不会，我们永远不会成为知心朋友。我当然愿意，但你不会。不过不管怎样，总有一天我们的关系会好起来，这是你今天想象不到的。我的丈夫会来看你，虽然你也许知道，他跟奥斯蒙德从不来往。他很喜欢去拜访漂亮的女人，但我不怕你。首先，他干什么我都无所谓。其次，你根本不会把他放在眼

且，他任何时候都不会引起你的兴趣，而且尽管他笨得要命，他会看到你不会上他的钩。如果你愿意听，将来我可以把他的事告诉你。你是不是认为我的侄女儿应该出去？帕茜，到我的房间去弹一会琴。”

“请你让她待在这儿，”伊莎贝尔说。“帕茜不能听的话，我也宁可不听！”

第三十六章

一八七六年秋季的一个下午，将近黄昏的时候，一位温文尔雅的年轻人来到罗马一幢古老房子的三楼，在一套小小的寓所门口打铃。门开了，他说他要找梅尔夫人，于是那个整洁朴素、生着一张法国人的脸、样子象夫人的贴身侍女的佣人，领他走进一间小会客厅，问了他的姓名。“爱德华·罗齐尔先生，”年轻人说，便坐了下去，等女主人出来。

读者也许还没有忘记，罗齐尔先生是巴黎美国人圈子中的头面人物，也可能还记得，他有时会离开那个小天地。有几个冬季，他曾在波城度过一些日子。由于他是一位有着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的先生，他可能每年冬天继续到这个疗养胜地去过冬。但在一八七六年夏季，他遇到了一件事，它不仅改变了他的思想倾向，也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他到上恩格登[1]去了一个月，在圣莫里茨遇见了一位漂亮的姑娘。这位姑娘立即引起了他特别的兴趣，她正是他梦寐以求的那种可以作终生伴侣的安琪儿。他从不鲁莽，谨慎小心是他的最大特点，因此他暂时没有宣布他的爱情。后来这位小姐去了意大利，而她的爱慕者则前往日内瓦，因为他有约在先，要到那里会见一些朋友。他们分别以后，他一直闷闷不乐，觉得非再跟她见面不可。最简

① 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中，那里有不少矿泉疗养地，圣莫里茨即其中之一。

单的办法当然就是秋天到罗马去，奥斯蒙德小姐和她的家人便住在那里。罗齐尔先生开始了他向意大利首都的朝圣旅行，于十一月一日抵达罗马。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但在年轻人心目中却是充满惊险的英勇远征。他不习惯罗马的气候，可能受到它的毒害，因为众所周知，在十一月，那里还是危机四伏的①。然而老天不负苦心人，罗齐尔先生每天吃三颗奎宁，到一个月结束的时候，对自己的深入虎穴还没什么可抱怨的。他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这段时间对帕茜·奥斯蒙德小姐作了研究，发现她真是白璧无瑕。她举止稳重，各方面都显得完整无缺，实在是一幅精美绝伦的画。他对她情意绵绵，朝思暮想，就象他为德累斯顿的牧女瓷像神魂颠倒一样。确实，正当绮年玉貌的奥斯蒙德小姐，颇有洛可可②的风味，而那正是罗齐尔最为赏识的一种风格，因此他不能不拜倒在那位小姐的脚下。至于他对那个比较肤浅的时期的产品的爱好，从他在梅尔夫人的客厅里的表现，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那里虽然陈列着各种风格的艺术珍品，大多还是最近两个世纪的东西。他立刻戴上单眼镜，向四周打量了一遍，接着便自言自语地咕哝道："哎哟！她的这些玩意儿可真不赖呢！"客厅不大，摆满了家具，一眼望去，尽是退色的丝绸和小巧玲珑的雕像，这些雕像，好象你一挪动就会倒坍似的。罗齐尔站了起来，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俯身观看桌上琳琅满目的小摆设，以及绣有高贵纹饰的靠垫。梅尔夫人进屋的时候，发现他正站在壁炉前面，鼻子已差一点接触到铺在壁炉架上的大马士革锦缎的大荷叶花边了。他把花边轻轻提起一角，仿佛在嗅它的味道。

---

① 指疟疾。

② 欧洲十八世纪盛行的一种艺术样式，以纤细和华丽为其特色。

“那是老式的威尼斯花边，”他说，“质地挺不错的。”

“用在这里太可惜了，应该用在衣服上。”

“人家告诉我，你在巴黎有一些比这更好的，也这么用呢。”

“呀，可我的衣服上不能用花边啊，”客人笑道。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我衣服上用的花边比这更好。”

罗齐尔的眼睛又转来转去，向屋里的一切恋恋不舍地打量着。“你有一些东西确实不错。”

“是的，不过我讨厌它们。”

“你打算丢掉它们吗？”年轻人马上问。

“不，有一些讨厌的东西总比没有好，它们可以卖钱。”

“我是喜欢我那些小玩意儿的，”罗齐尔先生说，他坐在那儿，脸色红红的，他所看到的一切使他感到兴奋。“但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谈这些东西——不论是你的还是我的。”他停了一会，然后用更柔和的口气讲下去：“在我眼里，奥斯蒙德小姐比欧洲的全部小摆设更重要！”

梅尔夫人睁大了眼睛。“你是来告诉我这件事吗？”

“我是来请求你的指教。”

她望着他，眉头有一点皱了起来，一边用又大又白的手指弹着下巴颏儿。“你知道，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是不需要别人指点的。”

“如果他遇到了困难，为什么不可以呢？在爱情上是往往会遇到困难的。我以前有过这种体会，我知道。但困难从来没有这次这么大，真的，从没这么大。我特别想听听，你认为我有没有希望。奥斯蒙德先生恐怕认为，我不配……嗯，我不是他

心目中恰当的人选。”

“你是要我替你当说客吗？”梅尔夫人问，合抱着两条漂亮的胳臂，俊俏的嘴角向左翘起了一点。

“如果你肯帮忙，那我太感谢了。我想，我不应该去打扰奥斯蒙德小姐，除非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的父亲会答应这件事。”

“你办事很周到，那是值得夸奖的。但是你以为我会把你看作合格的人选，这未免毫无根据。”

“你一向对我很好，”年轻人说，“因此我才来找你。”

“我对那些手里有路易十四时期的小玩意儿的人，从来都是很好的。现在这些东西很值钱，说不定哪一天我能靠他发一笔小财呢。”说到这句打趣的话，梅尔夫人的嘴角左边露出了一丝微笑。

尽管这样，他还是感到这不是好兆，心里有些紧张。“啊，我本来以为你是真心喜欢我呢！”

“不错，我很喜欢你，不过我想，我们现在不必来分析这问题。如果我说话有些老气横秋，请你别见怪，我相信你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不过我得告诉你，帕茜·奥斯蒙德的婚姻大事，不能由我做主。”

“我也没那么想。我只是觉得，你跟她的家庭关系很密切，因此我想，你也许可以发挥些作用。”

梅尔夫人考虑了一会。“你所谓她的家庭是指什么人？”

“自然是指她的父亲，还有——英国话怎么说？——她的belle-mère①。”

① 法文：继母。

“奥斯蒙德先生是她的父亲，这没有错，但他的妻子很难说是她家庭中的一员。奥斯蒙德夫人跟她的婚姻大事完全无关。”

“这使我很遗憾，”罗齐尔说，带着亲切诚恳的神色叹了口气。“我想，奥斯蒙德夫人对我是有好感的。”

“很可能，如果她的丈夫对你没有好感的话。”

他把眉毛扬了起来。“难道她跟他采取相反的立场吗？”

“在一切方面都如此。他们的想法完全不同。”

“好吧，”罗齐尔说，“我对这感到遗憾，但这不关我的事。她是很喜欢帕茜的。”

“是的，她很喜欢帕茜。”

“帕茜对她也很有感情。她对我说过，她爱她，就象她是她的亲生母亲一样。”

“你跟这个可怜的孩子一定有过非常亲密的谈话吧，”梅尔夫人说。“你们互相表白过感情吗？”

“从来没有！”罗齐尔嚷了起来，举起了一只戴着整洁的手套的手。“在我确实知道她父母的意志之前，我不会那么做。”

“你一直在等着吗？你有高尚的原则，你能遵守礼法。”

“我觉得你是在嘲笑我，”年轻人喃喃地说，把身子靠在椅背上，一边摸摸他的小胡子。“我没有想到你会这样，梅尔夫人。”

她摇摇头，神态很安详，象一个胸有成竹的人。“你错怪了我。我认为你的行为是合乎情理的，这也是你能采取的最好的态度。说真的，我是这么想的。”

“我不想给她增加烦恼——那只能给她增加烦恼。我太爱她了，不能那么做，”罗齐尔说。

“不管怎么样，你把这事告诉了我，我很高兴，”梅尔夫人继续道。“你暂时把这事交给我，我想我能够帮助你。”

“我就知道你是我应该找的人！”她的客人马上高兴得叫了起来。

“你很聪明，”梅尔夫人回答，口气比较冷淡。“我说我能够帮助你，这是指我确实知道你这件事是对的以后。现在让我们看看，它是不是这样。”

“你知道，我一向非常正派，”罗齐尔认真地说。“我不想说我没有缺点，但我可以说，我没有坏心。”

“那都是消极的，而且那还得看，人们所说的坏心是指什么。积极的方面呢？我是指正面的东西。除了那些西班牙花边和德累斯顿茶杯以外，你还有什么？”

“我有一份足可温饱的小产业——大约四万法郎一年。我还有些才能，在我的安排下，我们可以靠这笔钱过得逍遥自在。”

“逍遥自在做不到，只能说不致挨饿。而且那还得看你们住在哪里。”

“当然在巴黎。我保证在巴黎。”

梅尔夫人的嘴又向左上角扭过去了。“在那里凭这点钱可不能过得很阔气，你还得靠你那些茶杯来贴补，可它们是会打碎的。”

“我们不想过得很阔气。奥斯蒙德小姐有了一切心爱的东西，她就满足了。一个象她那么漂亮的人，不必打扮得花枝招展。她倒是穿细洋布衣服最好看，也不必用首饰，”罗齐尔先生思量着说。

“你连首饰也不让她戴吗？她对你这套理论一定非常感激。”

“我敢说，我的看法是对的。我相信她会赞成。她理解这一切，就因为这样我才爱她。”

“她是一个很好的小女孩，非常温柔体贴，也非常文雅。但是我完全相信，她的父亲不会给她什么。”

罗齐尔踌躇了一下。“我根本没指望他给她什么。尽管这样，我还是得指出，他过得象百万富翁似的。”

“那是他妻子的钱，她带给了他一大笔家产。”

“可是奥斯蒙德夫人非常喜欢她丈夫的女儿，她可能会给她些什么。”

“你这个害了相思病的少年情郎，脑袋倒还挺清醒呢！”梅尔夫人说，笑了起来。

“我从来没有小看妆奁的价值。我可以没有它，但是我并不轻视它。”

“奥斯蒙德夫人也许宁可把钱留给自己的孩子，”梅尔夫人继续道。

“她自己的孩子？我知道她没有孩子。”

“她还可能有。她有过一个男孩，两年前死了，活了六个月。因此，她还可能有其他的孩子。”

“我希望她有，如果这能使她愉快的话。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人。”

梅尔夫人没有马上答话。“关于她有不少话好讲。你说她非常可爱就非常可爱吧！我们还没有弄清楚，你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对象呢。没有坏心，这不见得就会给你带来收入。”

“对不起，我不认为这样，”罗齐尔说，充满着自信。

“你们只能成为可怜的小俩口儿，靠你们的天真当饭吃！”

“我觉得，你把我估计得太低了。”

“你不至于天真到那种地步吗？好吧，我们谈正经的，”梅尔夫人说，“当然，四万法郎一年，加上正直的性格，这不是不值得考虑的。我不能说那有多么了不起，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过，奥斯蒙德先生也许相信，他还可以攀一门更好的亲事呢。”

“他也许能，但他的女儿恐怕不能。她最好的亲事就是嫁给她所爱的人。你知道，她是爱我的，”罗齐尔赶紧补充了一句。

“是的，我知道。”

“这就对了，”年轻人喊了起来，“我就说你是我应该找的人呢。”

“但是你既然没有问过她，我不明白，你是怎么知道的？”梅尔夫人继续道。

“这种事是不需要问了以后才知道的。你刚才说，我们是一对天真的孩子，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这个并不天真的人怎么知道吗？我是靠我的狡猾知道的。你把这事交给我吧，我会把情况告诉你的。”

罗齐尔站了起来，立在那里抚摩着帽子。“你的口气太冷淡。你不要光是把她父亲的答复告诉我，你应该尽量使它得到合理的解决。”

“我会尽力而为。我尽量考虑你的利益。”

“我非常感谢你。同时我会跟奥斯蒙德夫人打个招呼。”

“Gardez-vous- en bien![1]”梅尔夫人也很快站了起来。“不要叫她来插手，要不，你会把事情全部弄糟。”

---

① 法文：千万注意！

罗齐尔瞪着他的帽子，他心里纳闷，不知道这位女主人是不是真的是他应该找的人。“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是奥斯蒙德夫人的老朋友，我想她应该是欢迎我成功的。”

“只要你愿意，你还是可以作她的老朋友。在她来说，老朋友越多越好，因为她跟一些新朋友不太合得来。但眼前切勿让她插手，替你说情。她的丈夫可能有别的看法，我作为一个希望她好的人，劝你不要使他们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

可怜的罗齐尔露出了惊异的脸色，想不到向帕茜·奥斯蒙德求婚有这么复杂，照他喜爱的正常途径进行还不成。他的健全的理智本来隐藏在谨慎小心的“美好风度”下，现在出来帮助他了。“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对奥斯蒙德先生考虑得这么多！”他嚷道。

“是的，不过你得为她考虑。你说你是她的老朋友，你愿意使她痛苦吗？”

“当然不愿意。”

“那就得加倍小心，你先不要管，让我作一些试探再说。”

“亲爱的梅尔夫人，我不要管？不要忘记，爱情的烈火在我胸中燃烧。”

“算了，它不会烧死你。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你来找我干吗？”

“你对我很好，我会听你的话，”年轻人许诺道。“但我怕奥斯蒙德先生不好对付，”他又用温和的口气补充了一句，一边向门口走去。

梅尔夫人笑了一笑。“这话已经讲过了。不过他的妻子也不好说话呢。”

“咳，她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人！”罗齐尔又说了一遍，

走了出去。

他的谨慎一向足以为人表率，他决定他的行动应该无愧于这样的名声。但他还是觉得，不论他给了梅尔夫人什么保证，偶尔到奥斯蒙德小姐家去拜访一下，让自己的情绪不致低落，这完全没有违背他的诺言。他常常回忆梅尔夫人对他说过的话，在心里翻来覆去琢磨她那种圆滑周到的口气。他去找她，象巴黎人所说的，对她de confiance①，但可能做得轻率了一点。他很难想象自己是个鲁莽的人——他受到这种指责太少了。但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他认识梅尔夫人才一个月，虽然他觉得她和蔼可亲，但仔细想想，却没有理由相信她会对他赤胆忠心，把帕茜·奥斯蒙德送进他的怀抱，尽管他的两只手张得大大的，全心全意在等待着她。是的，梅尔夫人待他很有情义，她在那位姑娘的亲属中间是一个有分量的人，她跟他们不能说很亲热，但关系之密切却引人注目（罗齐尔始终不明白，她这是凭的什么）。但也许他夸大了这些有利条件。没有特别的理由说明她肯为他出力，一个殷勤的女人对任何人都是殷勤的。罗齐尔觉得自己实在是个傻瓜，仅仅因为她奉承了他几句，便想请求她帮忙。很可能她真的是在觊觎他那些小摆设，尽管这话她象是开玩笑说的。她是不是希望他从自己收藏的珍品中，送两三件给她？但如果她能玉成他跟奥斯蒙德小姐的婚事，他哪怕把它们全部奉送给她，也心甘情愿。可是他不能直截了当这么说，否则岂不成了粗俗的收买。但是他愿意她相信这点。

他正是怀着这些思想，再度踏进了奥斯蒙德夫人的客厅——奥斯蒙德夫人每星期四举行一次“晚会”，接待客人，因此他

① 法文：推心置腹。

的到来完全符合上流社会的一般礼节。罗齐尔先生那严密控制的感情所向往的意中人，住在罗马市中心一幢高大的公馆中，那是深色的雄伟建筑物，在法内斯宫[1]附近，俯瞰着阳光灿烂的一片广场。小帕茜住的也是宫殿——按照罗马人的说法，这是"宫殿"，但在可怜的、忧心忡忡的罗齐尔的眼中，这却是一座土牢。他觉得，他想娶作妻室的少女住在这种宫殿式堡垒中，实在是不祥的预兆。她那个不容易讨好的父亲，他能不能取得他的谅解，还不得而知。而那幢带有古老而严峻的罗马名称的房子，散发着历史上罪恶、阴谋和暴行的气息。默里的导游手册提到过它，它成了游览胜地，但游览过的人都对它感到失望和泄气。它的底层有卡拉瓦乔[2]的壁画，在拱顶雄伟的、宽敞的凉廊上陈列着一个个肢体残缺的雕像和积满灰尘的水瓮，凉廊俯瞰着潮湿的院子，院子里，泉水从长满青苔的喷泉口里喷射出来。罗齐尔先生要是没有心事的话，他可能会对这座罗卡内拉宫发生好感，也可能会体会到奥斯蒙德夫人的心情——她有一次告诉他，她和丈夫迁居罗马的时候，选择这幢房子是爱上了它的地方色彩。它的地方色彩确实很浓，尽管他对建筑不象对利摩日的珐琅制品那么在行，他还是可以看到，那些窗户的格局，甚至屋檐上的精细雕刻，都相当有气派。可惜罗齐尔心头一直萦绕着一个可怕的思想：在那些美好的时代里，一些年轻姑娘却被囚禁在这里，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在给送进修道院的威胁下，被迫接受了邪恶的婚姻。然而，每逢他来到二楼奥斯蒙德夫人那些温暖如春、富丽堂皇的会客室中，有一点他却始终能给予准确的评价。这就是他承认，这些人对"好东西"

---

① 罗马的著名宫殿之一，由米开朗吉罗设计建筑。

② 卡拉瓦乔（约1573—1610），意大利巴罗克派著名画家。

很有鉴别能力。但这属于奥斯蒙德本人，与她完全无关。在他第一次登门拜访时，她已告诉了他这点，当时他在心里盘算了一刻来钟，怀疑他们收罗的“法国货”是否比他在巴黎收罗的更好，但他不得不当场承认，他们有许多东西比他的好。他作为一个绅士，甚至克制了嫉妒，向女主人表示，他对她拥有的奇珍异宝不胜钦羡。于是奥斯蒙德夫人告诉他，她的丈夫在他们结婚以前，已有大量收藏，虽然在过去三年中，他也购得了不少精品，但他最好的收藏还是在他可以吸取她的意见之前就有的。罗齐尔对这些话是根据自己的原则解释的，他对自己说，所谓“意见”无非是“钱”而已。但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在穷愁潦倒中能收集到大量古玩这件事，却使他坚定了一个最神圣的信念：一位收藏家只要耐心物色，穷一些是毫无妨碍的。一般说，罗齐尔在星期四晚上来到这儿的时候，首先注意的是大客厅的几堵墙壁，那里照例挂有三、四件叫他眼红的物品。但在他跟梅尔夫人谈过话以后，他意识到了他所处地位的严重性，现在进屋后，首先用眼睛寻找的却是这家的小姐，尽管他仍装得笑容可掬，环顾着这儿的舒适布置，眉宇之间却显得有些焦急。

第三十七章

帕茜不在第一间屋子里，这是一间大客厅，上面有凹面的天花板，墙上蒙着老式的大马士革红锦缎。奥斯蒙德夫人通常便坐在这里——虽然她今晚不在这个待惯的老地方——一群比较亲密的朋友则团团围在壁炉前面。屋子里暖洋洋的，情调显得柔和而明朗。这里的家具都比较大，空中几乎总有一阵阵花香。这时帕茜大概在隔壁一间屋子里，比较年轻的客人都聚集在那里，那也是供应茶水的所在。奥斯蒙德站在壁炉前面，背靠着它，两手伸在身后，抬起了一只脚，正在烤暖鞋底。六、七个客人分散在他的旁边，彼此闲谈着，但他没有参加他们的谈话。他的眼睛流露出一种它们常有的表情，仿佛他在考虑一些比表面看来更为重要的事物。罗齐尔进屋的时候，没人通报，因此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但是这位年轻人是非常注重礼节的，虽然他完全明白，他要找的是夫人，不是先生，他还是走上前去，跟他握手。奥斯蒙德伸出左手来，没有改变他的姿势。

"你好！内人不知在哪里呢。"

"不用操心，我会找到她的，"罗齐尔高兴地说。

然而奥斯蒙德的眼睛注视着他，这么犀利的目光是他一辈子从没感到过的。"梅尔夫人告诉他了，他不同意，"他在心里盘算着。他本以为梅尔夫人会在这里，但没有看到她，也许她在另一间屋子里，或者要晚一些才来。他一向不怎么喜欢吉尔伯

特·奥斯蒙德，总觉得他架子太大，但罗齐尔不是一个容易生气的人，在有关礼貌的问题上，他从来不让自己有任何疏忽。他向周围看看，无缘无故地笑了笑，随即说道："我今天看到了一件非常出色的卡波迪蒙特瓷器①。"

奥斯蒙德起先什么也没回答，等他把鞋底烤暖以后，才说道："我根本不希罕卡波迪蒙特瓷器！"

"我想你不致已经失去兴趣了吧？"

"对那些旧罐子旧盘子吗？对，我失去了兴趣。"

罗齐尔一时间忘记了他的微妙处境。

"那么你打算脱手一两件东西吗？"

"不，我没有什么要脱手的，罗齐尔先生，"奥斯蒙德说，仍注视着客人的眼睛。

"那么你是不想脱手，也不想收进，"罗齐尔说，兴致还是很好。

"一点不错。我没什么可以跟你打交道的。"

可怜的罗齐尔一下子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他有些伤心，感到一点指望也没有，只得嘀咕了一句："可我还是得跟你打交道呢！"说完便走了，知道奥斯蒙德没有听清他的话。他向隔壁一间屋子走去，正好遇到奥斯蒙德夫人从深深的门洞里出来。她穿一身黑天鹅绒衣服，神色端庄，正如他所说的，非常可爱，甚至显得光采夺目，雍容华贵！我们知道，罗齐尔先生对她是怎么想的，他向梅尔夫人表达过他的赞美。这跟他对她丈夫的小女儿的评价一样，一部分是凭他欣赏装饰美的目力，那种艺术鉴定的本能，一部分也由于他对另一种难以名状的价值，那

① 卡波迪蒙特是那不勒斯国王查理三世的一个宫殿，它的工场于十八世纪出产的瓷器精细美观，各地曾竞相仿制。

种超越一切有形的衡量标准的神秘“光辉”的向往。尽管罗齐尔陶醉在那些脆性的工艺品中，他并没有丧失对精神美的兴趣，而奥斯蒙德夫人现在完全可以满足这种趣味。几年的岁月仅仅使她变得丰满了一些，在她身上，青春之花还没有萎谢，只是静静地挂在枝头。她失去了一些急躁的脾气，那是她的丈夫曾在暗中感到不以为然的，她的态度变得较能忍耐了。不管怎样，现在她站在门口，在镀金门框的衬托下，使我们的年轻人觉得，就象一位高贵的夫人的画像。“你瞧，我又来了，”他说。“不过我当然是应该经常来的。”

“可不是，我认识你比认识这儿所有的人都早。但是我们不应该沉醉在这些美好的回忆中，我现在想给你介绍一位年轻小姐。”

“请问，哪一位小姐啊？”罗齐尔的态度显得很亲热，但这当然不是他来的目的。

“她坐在那儿壁炉旁边，那个穿粉红色衣服的，她没人跟她说话呢。”

罗齐尔迟疑了一下。“奥斯蒙德先生不能陪她聊天吗？他离她不满六英尺。”

奥斯蒙德夫人也迟疑了一下。“她不太活泼，而他不喜欢呆板的人。”

“但她对我很合适吗？你这话未免使人太难堪了。”

“我只是认为你很会谈天。而且你一向是助人为乐的。”

“你的丈夫也是这样。”

“不，他对我不是这样。”奥斯蒙德夫人的笑有些勉强。

“那是表明他对其他女人会加倍殷勤。”

“我也这么对他说呢，”她说道，仍然笑着。

“你瞧，我是想来喝茶的，”罗齐尔继续道，不断向她背后打量着。

“那很好。去吧，也给我的年轻小姐斟一杯茶。”

“好吧，不过那以后，我可不能管她，只得让她听天由命了。事情很简单，我急于要找奥斯蒙德小姐谈几句话。”

“啊，”伊莎贝尔说，一边转身走开，“这件事我可无能为力！”

五分钟以后，他已把那位穿粉红色衣服的小姐带到隔壁屋里，还端了一杯茶给她。不过这时他心里一直在琢磨，他向奥斯蒙德夫人讲了我刚才记下的那句话，是不是违反了他向梅尔夫人所作诺言的精神。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位年轻人的心头，是可以供他思索很长时间的。然而最后他变得——相对地说——不耐烦了，不再关心有没有违背诺言的事。他曾经威胁说，他只能让那位穿粉红衣服的小姐听天由命。但事实证明，这命运并不可怕，因为帕茜·奥斯蒙德给他沏了茶——她还象过去一样，喜欢给人沏茶——让他端给他的同伴以后，马上自己跑来，陪她聊天了。在这场温和的谈话中，爱德华·罗齐尔很少插嘴，他愁眉苦脸地坐在旁边，望着年轻的意中人。如果我们现在用他的眼睛来看她，那么我们起先会觉得她跟那个唯命是从的小女孩已大不相同，完全不象三年前在佛罗伦萨的样子了，那时在卡希纳田野，她的父亲和阿切尔小姐为了谈一些只有大人才能听的话，还特地把她打发到附近去散步呢。但过了一会我们就会发现，十九岁的帕茜虽然已经算是一位少女，实际并没有长高多少；尽管她出落得一表人材，不幸的是她缺乏一种气质，就是在女性的外表中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风度；还有，她虽然穿得焕然一新，她对那些时髦衣服却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一种爱惜的神情，仿佛这些衣服是临时借来的。可以想象，爱德华·罗

齐尔正是那种会注意到这些缺点的人。事实上，这位少女身上的一切特点，不论好的坏的，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不过他对这些特点都有他自己的说法，其中有些是相当有趣的。他常常对自己说："不，她是与众不同的——绝对与众不同。"你可以相信，他压根儿不会向你承认她缺乏风度。风度？得啦，她这是一位年轻公主的风度，如果你看不到这点，那只怪你没生眼睛。那不是摩登的、虚荣的、会轰动百老汇[①]的风度；这个瘦小的、严肃的小闺女穿着她那套笔挺的小衣服，简直就跟魏拉斯开斯[②]的"公主"一模一样。这对爱德华·罗齐尔来说已经够了，他觉得她有一种令人神往的古典美。她那忧心忡忡的眼神，那富有魅力的嘴唇，那苗条的身材，就象一个孩子的祈祷那么动人。他心头迸发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想知道她究竟喜欢他到什么程度。这愿望使他坐立不安，觉得身上热得难受，不得不用手帕轻轻地按额角，他还从来没有这么心烦意乱过。但她是一位完美的jeune fille[③]，对一位 jeune fille 是不宜提出这样的问题请她回答的。jeune fille 一向是罗齐尔梦寐以求的，而且这位 jeune fille 还不应该是法国人，因为他觉得，这个国籍会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他相信，帕茜从来不看报，在小说方面，她至多读过瓦尔特·司各特爵士的作品。一位美国的 jeune fille，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吗？她一定又坦率又活泼，但还没有单独出过门，还没有收到过男人的信，也还没有给人带到剧场去看过时髦的喜剧。罗齐尔不能否认，在目前的情况下，直接

① 美国纽约的一条繁华街道。

② 魏拉斯开斯（1599—1660），西班牙著名画家，作有大量肖像画、风俗画和历史画。《玛丽亚公主》是他的一幅名画。

③ 法文：少女。

向这位天真无邪的少女提出请求，未免辜负了主人的殷勤接待。但是他心猿意马，不能自持，他要问自己，难道主人的殷勤接待就是世上最神圣的事物吗？他对奥斯蒙德小姐的感情，不是比这重要得多？是的，对他重要得多，但对这家的主人却未必见得。不过有一点是可以放心的，哪怕梅尔夫人已经使这位先生引起警惕，他还不致向帕茜提出警告，这不符合他的行为法则，他不会让她知道，一位温柔体贴的年轻人爱上了她。但他，这个温柔体贴的年轻人，确实爱上了她。这一切环境上的限制，终于使他忿忿不平。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只伸出左手两个手指来跟他握手，这是什么意思？既然奥斯蒙德如此粗鲁，他当然也可以大胆行事。那个没人理睬的穿粉红衣服的迟钝少女给她的母亲叫走了，那位母亲跑来，对罗齐尔露出得意洋洋的傻笑，说她得带她去见见其他年轻人了。母女俩一起离开以后，他觉得真可以大胆行事了，现在，一切就看他自己了，只要他胆大一些，实际上他就可以单独跟帕茜在一起。他以前还从没单独跟她在一起，也从没单独跟任何jeune fille单独在一起过。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可怜的罗齐尔又开始用手绢按他的额角了。他们待的这间屋子的另一边，还有一间会客室，那间屋子比较小，门开着，灯也亮着，但由于客人不多，整个晚上一直空着。它现在还空着，屋里的陈设都是浅黄色的，点着几盏灯，从门口望去，它跟爱神的庙宇似的。罗齐尔站了一会，从这门里张望着。他真怕帕茜跑掉，几乎想伸出手臂去拦住她。但她没有走，尽管那个穿粉红衣服的少女已经离开他们；她也没有到屋子的另一头去，参加那里的一些客人的谈天。一霎间他觉得，她也许是感到害怕，害怕得不敢动了。但他看了她一眼，便知道她不是害怕，于是他想起，她确实还太天真，还不

知道害怕。在再三踌躇之后，他终于问她，他能不能去看看那间黄客厅，它显得那么迷人，那么纯洁。其实奥斯蒙德带他到那里去参观过，那里陈设的是法国第一帝国时期的家具，他还特别称赞了那架钟（实际他并不喜欢），那是一架古色古香的大钟，也是那个时期的产品。因此他觉得，他现在已经在开始耍花招了。

"当然可以，"帕茜说，"如果你喜欢，我可以陪你去。"她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样子。

"你说得正合我的心意，你对我真太好了，"罗齐尔轻声说。

他们一起走了进去。罗齐尔实际觉得这间屋子非常难看，而且有些阴冷。帕茜似乎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不是冬天晚上用的，主要用在夏天，"她说。"它符合爸爸的趣味，他的爱好非常多。"

罗齐尔心想，他的爱好确实不少，但有些非常庸俗。他向周围看看，简直不知道，处在这种场合，应该说些什么。"奥斯蒙德夫人对她的屋子怎么布置，从不过问吗？她难道没有自己的爱好？"他问。

"哪里，她有许多爱好，但那大多是在文学方面，"帕茜说。"她也爱好交际。不过爸爸对这些也都有兴趣，我觉得他什么都知道。"

罗齐尔静默了一会。"有一件事，我相信他是确实知道的！"他突然说道。"他知道我到这儿来，虽然也是出于对他的敬意，也是出于对奥斯蒙德夫人的敬意，因为她真的很可爱，但实际上还是来看你的！"年轻人说。

"看我？"帕茜说，抬起那对有些困惑的眼睛来望着他。

“看你，那是我来的原因，”罗齐尔重复道，陶醉在跟权威的决裂中。

帕茜站在那儿望着他，显得单纯，热诚，坦率。她没有脸红，但神色羞羞答答。“我想那是这样。”

“这没有使你感到不愉快吧？”

“我说不清楚，我不知道。你从没对我讲过这件事，”帕茜说。

“我怕我会惹你生气。”

“我没有生气，”少女低声笑道，觉得仿佛有一位天使吻了她一下。

“那么你喜欢我，帕茜？”罗齐尔十分温柔地问，心里高兴极了。

“是的……我喜欢你。”

他们一起走到壁炉那里，那架帝国时代的大钟便冷漠地高踞在壁炉架上。他们离门口已很远，从屋外看不到他们。她最后那句话，他觉得是发自内心的声音，他唯一的回答就是拿起她的手来，把它握了一会儿。接着，他又把它举到唇边。她没有把手抽回，脸上仍是那纯洁的、信任的微笑，它流露出一种百依百顺的意味。她喜欢他——她始终喜欢着他，现在已到了什么都能发生的时候！她准备着——她早已准备好了，她等待着他开口。如果他不说，她会永远等着，但那句话一来，她就会象桃子一样，从摇动的桃树上掉下来。罗齐尔觉得，如果他把她拉到身边，抱在怀里，她也不会出声，不会反抗，她会毫不怀疑地靠在他的身上。确实，在具有帝国风味的浅黄色小客厅中，这未免是一种鲁莽的举动。她明明知道，他是为她来的，可她却象一个纯粹的小女孩那样，不露一点声色！

“你是我最亲爱的人，”他喃喃地说，尽量使自己相信，主人的殷勤接待毕竟还是不能忘记的。

她对他吻过的那只手望了一会。“你说爸爸知道这事？”

“你刚才对我说，他什么都知道呢。”

“我想你必须弄清楚这件事，”帕茜说。

“自然，亲爱的，现在我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罗齐尔在她耳边轻声说。于是她回到别的屋子去了，脸上挂着一丝坚定的神色，仿佛表示，他们即将提出自己的要求了。

这时，其他屋子里的人正在迎迓梅尔夫人的光临——她不论来到哪里，只要一进门，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她怎么会做到这点，连最细心的观察者也不能告诉你，因为她既不高声说话，也不大声发笑，走路不急不忙，穿得也不豪华，也不装出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来讨好别人。她高大，美丽，面露微笑，态度安详，然而她的安静本身却散发着令人瞩目的气息，正是那种突然降临的沉静，使人回过头去看她。现在，她正以极其文雅的风度走进屋子，又以更加动人的姿态拥抱奥斯蒙德夫人，然后在一只小沙发上坐下，跟这家的主人交谈起来。他们讲了几句客套话——在众人面前，他们总是要讲几句应酬性质的客套话的——于是梅尔夫人一边骨溜溜转动着眼珠，一边问，小罗齐尔先生今晚来了没有。

“几乎一个钟头以前他就来了，不过现在不知在哪里，”奥斯蒙德说。

“帕茜在哪儿？”

“在隔壁屋里。有几个人在那儿。”

“他也许在他们中间，”梅尔夫人说。

“你想找他吗？”奥斯蒙德问，口气傲慢，仿佛不屑提到这

个人似的。

梅尔夫人瞅了他一眼，她听得出他的调子，连一个八分音符也不会忽略。“是的，我想对他说，我已把他要我告诉你的话转告了你，但你对此兴趣很小。”

“不要对他这么说，要不，他就要来讨好我，提高我的兴趣了，这正是我最讨厌的。你对他说，我拒绝他的求婚。”

“但是你没有拒绝呀。”

“这没关系，反正我不喜欢。今天晚上我已让他明白这点，我故意对他很粗鲁。这样的事实在叫人讨厌。没有必要这么匆忙。”

“那么我告诉他，你得慢慢考虑。”

“不，别那么说。他会老是来纠缠不清。”

“哪怕我扫了他的兴，他还是会来纠缠的。”

“不错，但是在一种情况下，他会来哀求，解释，弄得你非常厌烦。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也许会保持缄默，然后采取其他更隐蔽的手段。但这至少可以使我比较清静。我不想跟一头蠢驴打交道。”

“难道你认为可怜的罗齐尔先生是一头蠢驴吗？”

“嘿，他就知道他那些小摆设，实在叫人泄气。”

梅尔夫人垂下眼睛，勉强笑了笑。“他是一位上等人，不管怎样，他有四万法郎的收入！”

“那是个废物——上等人中的废物，”奥斯蒙德不让她说下去。“我希望帕茜嫁的不是这样一种人。”

“那好吧。他答应过我，他自己不跟她谈。”

“你相信他吗？”奥斯蒙德心不在焉地问。

“完全相信。帕茜把他想得很了不起，不过我想，你不会

认为那是值得重视的。”

“我认为那根本不值得重视，但我也不相信她会把他想得怎么样。”

“不相信当然是最方便的，”梅尔夫人平静地说。

“她有没有告诉你，她爱上了他？”

“你把她当什么人啦？你又把我当什么人啦？”梅尔夫人立即反问道，

奥斯蒙德举起一只脚，把细细的脚踝骨搁在另一只的膝盖上。他用手爱怜地握住踝骨——他那又细又长的食指和拇指可以把它整个圈住——朝前面注视了一会。“对这样的事，我不是毫无准备的。我教育她的目的就在这里。一切都为了这个目的，当这样的事出现的时候，她就应该按照我的要求行事。”

“我相信她会这么做的。”

“这就是了，那么还有什么为难的呢？”

“我看没有。尽管这样，我还是劝你不要丢掉罗齐尔先生。要把他捏在手里，他会有用的。”

“我不想拉住他。要做你自己做吧。”

“很好。我要把他放在一个角落里，让他天天抱着一些希望。”在他们谈话的大部分时间里，梅尔夫人一直东张西望的，这是她处在这种情况下的习惯。她还有个习惯，就是在谈话中常常会突然停顿一会儿，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说完我记下的那最后一句话以后，她也停顿了好长一会儿，在她重新开始之前，她看到帕茜从隔壁屋子里出来，后面跟着爱德华·罗齐尔。帕茜向前走了几步，随即站住，望着梅尔夫人和她的父亲。

“他跟她谈过了，”梅尔夫人对奥斯蒙德说。

她的同伴连头也没转一下。“你相信他的诺言相信得很好。

应该用马鞭抽他一顿。”

“他打算来忏悔呢，可怜的小家伙！”

奥斯蒙德站了起来，他现在锐利地看了他的女儿一眼。“这没什么，”他咕哝着，转身走了。

过了一会，帕茜向梅尔夫人走过去，态度彬彬有礼，但并不亲热。夫人对她的接待也同样淡漠，只是在她从沙发上站起来的时候，向她表示了一点友好的微笑。

“您来得很迟，”小姑娘温柔地说。

“我的好孩子，我迟到总是有原因的。”

梅尔夫人站起来不是为了对帕茜表示礼貌，她向爱德华·罗齐尔走去。他迎了上来，仿佛要把心事丢开似的，迫不及待地小声说道：“我对她讲过了！”

“我知道，罗齐尔先生。”

“她告诉你了吗？”

“是的，她告诉我了。今天晚上你可别再胡来了，明天五点一刻你来找我。”她很严厉，随即转身走开了，那副神态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对他的鄙视，这使他不由得发出了一声小小的诅咒。

他不打算去找奥斯蒙德，这既不是时候，也不是地方。但他本能地向伊莎贝尔走去，她正坐在那儿跟一位老太太谈天。他坐在她的另一边，那位老太太是意大利人，罗齐尔想当然地以为她不懂英语。“你刚才说，你不能帮助我，”他开始向奥斯蒙德夫人说道，“也许你会改变主意，如果你知道……如果你知道……”

伊莎贝尔看他踌躇不决，便说道：“如果我知道什么？”

“如果你知道她并不反对。”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我们已经取得了谅解。”

“她完全错了，”伊莎贝尔说。“这是不可能的。”

可怜的罗齐尔瞅着她，又象恳求，又象生气，脸上突然堆起了红晕，这证明他的感情受到了挫伤。“我从没遭到过这样的对待，”他说，“我究竟什么地方不够条件？这跟人们平常对我的看法不一样。我如果要结婚，二十次都结过了。”

“可惜你还没有。二十次是不必的，满意的婚姻只要一次就够了，”伊莎贝尔亲切地笑着说。“对帕茜而言，你的钱还不够多。”

“她根本不在乎我有多少钱。”

“是的，但她的父亲在乎。”

“不错，他早已证明是这样一个人!”年轻人喊了起来。

伊莎贝尔站起身来，一言不发地丢下老太太转身走了。这以后十来分钟，他只得假装在观看吉尔伯特·奥斯蒙德收集的小画像，它们整齐地排列在一块块不大的天鹅绒上。但是他望着它们，却什么也没看到。他的面颊发烧，心里充满着委屈的情绪。毫无疑问，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对待过他，他不习惯给人看得这么卑贱。他知道他多么好，如果这种谬见没有这么刺痛他，他听了一定会大笑不止。他又想找帕茜，但已看不到她。现在他一心想的只是赶快离开这地方。在离开以前，他又找伊莎贝尔谈了一次。他想起刚才对她说的那句粗鲁的话，觉得很不舒服，这是唯一可以使她对他不满的理由。

“刚才我不应该那么谈论奥斯蒙德先生，”他说。“但你不应忘记我的处境。”

“我不记得你讲过什么了，”她冷冷地回答。

“呀，你生气了，现在你再也不会帮助我了。”

她沉默了一会，然后换了一种口气说道：“不是我不愿意，只是我无法办到！”她的态度几乎还显得相当诚恳。

“只要你肯帮忙，哪怕一点儿也好，我非但不会再讲你丈夫的坏话，而且会把他当作一位天使。”

“这引诱太大了，”伊莎贝尔板着脸说。但是正如他后来对自己说的，他对这话感到不能理解。她还目光炯炯地注视了他一下，这也使他不能理解。不知为什么，这目光叫他想起，虽然他从小就认识她，他还是觉得它相当犀利，使他受不了。于是他只得讪讪地走了。

第三十八章

第二天他去找梅尔夫人，使他奇怪的是，她没有太多责备他，只是要他答应立即停止活动，等事情有了眉目以后再说。奥斯蒙德先生怀有更高的要求，当然，由于他不肯给他的女儿一份嫁妆，他的这种要求是应该受到非议的，甚至也是可笑的。但她还是要奉劝罗齐尔先生，别用那种口气说话，如果他能够克制一下，耐心等待，说不定还会如愿以偿。奥斯蒙德先生对他的求婚没有好感，但他逐渐回心转意，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帕茜永远不会反抗她的父亲，他可以相信这点，因此轻举妄动对他没有好处。奥斯蒙德先生需要有一个过程，才能使自己的思想适应他从没想到过的这种求婚，这个结果只能让它自行到来，硬干是没有用的。罗齐尔指出，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处境将是世界上最难忍受的。梅尔夫人说，她很同情他，但她可以公正地告诉他，一个人不可能要什么有什么，在这方面，她自己也是有过教训的。他写信给吉尔伯特·奥斯蒙德也不济事，因为奥斯蒙德将自己要说的话已委托她全部转告他了。他希望让这事搁一下，过几个星期再讲，如果到那时，他有什么使罗齐尔先生高兴的话要告诉他，他自己会写信的。

"你找帕茜谈话，他很不满意，咳，非常不满意，"梅尔夫人说。

"我愿意让他当面向我指出这点！"

"要是那样，他讲的话恐怕你会受不了。在下一个月里，你要尽可能少上他们家去，其余你就交给我办吧。"

"尽可能少？少到什么程度，由谁来定呢？"

"由我来定。星期四晚上，你可以象其他人一样登门拜访，但是其余时间千万别去，也不必为帕茜烦恼。我相信，她很懂事。她是一个文静的小东西，她会默默忍受一切的。"

爱德华·罗齐尔不能不为帕茜烦恼，但他还是听从劝告，等到下一个星期四晚上，才再度前往罗卡内拉宫。那天那儿有宴会，因此他虽然去得很早，到的客人已相当多。奥斯蒙德象平时一样，在第一间客厅里的壁炉旁边，眼睛直瞪瞪望着门口。这样，罗齐尔为了免得失礼，只得走过去，跟他搭讪。

"我很高兴你能领会我的暗示，"帕茜的父亲说，把犀利而灵敏的眼睛稍微合拢了一点。

"我没有得到什么暗示。但你的口信已经带到，我相信这是口信。"

"口信？你是从谁那里听到的？"

可怜的罗齐尔觉得他受了侮辱，他等了一会，心里在盘算，一个忠诚的情人应该作多大让步。"梅尔夫人告诉我的，根据我的理解，这是你的口信，大致是说，你拒绝给我机会，不愿听我当面向你解释我的愿望。"他自以为讲得不卑不亢。

"我不明白，这跟梅尔夫人有什么相干。你为什么去找梅尔夫人？"

"我只是想听听她的意见，没有别的用意。我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她跟你很熟。"

"她并不象她想象的那样了解我，"奥斯蒙德说。

"我很遗憾，因为她给了我一些希望。"

奥斯蒙德向炉火注视了一会。"我把我的女儿看得十分宝贵。"

"不论你看得怎么宝贵，也不会超过我。我希望跟她结婚，这难道还不能证明吗？"

"我希望她攀一门出色的亲事，"奥斯蒙德继续说，态度冷淡而傲慢，可怜的罗齐尔要不是处在现在这种心情下，对这种态度倒是会赞赏的。

"当然，我敢说她嫁给我，这就是一门出色的亲事。不可能有人会比我更爱她，我还可以不揣冒昧地说，也不可能有人是她更爱的。"

"我的女儿爱什么人，不必你来猜测，"奥斯蒙德说，抬起头来，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冷笑。

"这不是我的猜测，这是令嫒亲口讲的。"

"我没有听到，"奥斯蒙德继续说，向前微俯着身子，垂下眼皮，注视着皮鞋的鞋尖。

"我已得到她的同意，先生！"罗齐尔怒气冲冲地嚷了起来。

由于他以前一直把声音压得很低，这一喊声吸引了一些人的注意。奥斯蒙德等这个小小的反应平静之后，泰然自若地说道"我相信，她不记得她作过这样的承诺。"

他们一直脸朝壁炉站着，说完最后这句话，奥斯蒙德转过身去，面对屋子了。罗齐尔还没来得及回答，已看到一位陌生的先生正走进屋子。按照罗马人的习惯，他没有经过通报，便来到了主人面前。后者虽然笑容可掬，神色却有些茫然。客人生得清秀俊美，留着一大簇漂亮的胡须。显然他是英国人。

"你大概不认识我了，"他说，露出了比奥斯蒙德更可爱的

笑容。

"哎哟，现在我认出来了，真没想到你会光临。"

罗齐尔走开了，他直接去找帕茜。他照例上隔壁那间屋子去，但走到半路，遇到奥斯蒙德夫人迎面走来。他没有问候这位华丽的夫人——他正愤愤不平，气得要命呢——只是对她粗鲁地说道："你的丈夫太冷酷无情了。"

她又露出了他上次看到的神秘的微笑。"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象你一样热烈。"

"我不赞成冷酷，但我是冷静的。他对他的女儿说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

"你一点也不关心吗？"罗齐尔问，觉得她也使他生气。

一时间她没有回答什么，过了一会才蓦地说道："不关心！"然而她那对眼睛却忽闪忽闪地发亮，跟那些话正好相反。

"请原谅，我不相信。奥斯蒙德小姐在哪里？"

"在犄角那儿沏茶呢。请你别去纠缠她。"

罗齐尔顿时发现了那位年轻小姐，只是刚才有一群人站在他们中间，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望着她，但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她的工作上。"他究竟对她说什么啦？"他又用恳求的口气问，"他说她已经抛弃了我。"

"她没有抛弃你，"伊莎贝尔说，声音很轻，也没有看他。

"那太好了，谢谢你！这样我可以不去找她，等你认为合适的时候再去！"

他还没说完这句话，便看到她的脸色变了。他发现奥斯蒙德正向她走来，旁边是刚才到达的那位先生。他觉得，那位先生尽管相貌俊秀，富有社交经验，神色却有些惶惑不安。"伊莎

贝尔，"她的丈夫说。"我给你带来了一位老朋友。"

奥斯蒙德夫人虽然面露微笑，但也象她的老朋友一样，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很欢迎，沃伯顿勋爵，"她说。罗齐尔转身走了，现在他跟她的谈话已被打断，他觉得他不必再遵守刚才作出的小小保证。他很快得到了一个印象，奥斯蒙德夫人这时不会注意他的行动。

应该说他的判断没有错，伊莎贝尔暂时已顾不到他。她有些惊慌，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喜是悲。然而沃伯顿勋爵现在跟她见面以后，倒非常平静，那对灰色眼睛仍保持着原来美好的特色，显得光明磊落，诚恳朴实。他比以前更魁梧壮实了，模样也老了一些，但站在那里，显得镇静沉着，神采奕奕。

"你大概没想到我会来吧，"他说，"我是刚到的。严格说，是今天傍晚才到达这儿。你瞧，我一刻也没耽搁便来拜望你了，我知道你是星期四在家接待客人的。"

"你瞧，你的星期四名声这么大，连英国也知道了，"奥斯蒙德对他的妻子说。

"承蒙沃伯顿勋爵一到就来看我们，这真是我们极大的光荣，"伊莎贝尔说。

"可不是，那比呆在那些糟糕的旅馆里总强一些，"奥斯蒙德继续道。

"那家旅馆看样子还挺不错，我记得四年前我就是在那儿见到你的。你知道，我们初次见面便是在罗马这儿，那已过了多长一段时间啦。"接着他又向女主人说："你还记得我是在哪里跟你告别的吗？那是在朱庇特神庙的第一间屋子里。"

"我也记得，"奥斯蒙德说，"那时我也在那儿。"

"对，我记得你也在那儿。那时我对罗马有些依依不舍

——不知为什么那么依依不舍，因此它几乎成了伤心的回忆，我一直不想重游旧地，以致直到今天才来。但我知道，你们住在这儿，”这位老朋友继续对伊莎贝尔说，“说真的，我是常常想起你们的。啊，这房子真漂亮。”他向屋子周围打量了一下，在这目光里，她还能隐隐觉察到他过去那种惆怅心情的影子。

“我们欢迎你随时光临，”奥斯蒙德彬彬有礼地说。

“非常感谢。从那时以后，我再没离开英国。直到一个月以前，我还以为我的旅行生活已经结束了呢。”

“我不时听到过你的一些消息，”伊莎贝尔说。她已经凭她罕见的内心活动的能耐，在估量这次再度会见将对她产生什么影响了。

“我希望你没有听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我的生活风平浪静，简直象一张白纸。”

“象历史上的太平盛世，”奥斯蒙德接口道。他似乎认为，他作为主人的责任现在已经结束，他的表演是真诚的，他对他妻子的老朋友这么客气，也是无可指摘、值得称道的。他的态度那么谦恭有礼，那么诚挚坦率，如果说还缺少什么，那就是不够自然——这个缺点，沃伯顿勋爵大概是不难发现的，因为总的说来，勋爵的为人是很自然的。于是奥斯蒙德说道：“我失陪了，你可以和奥斯蒙德夫人谈谈，你们有不少回忆是我无从置喙的。”

“恐怕你也大都忘记了！”沃伯顿勋爵在他离开时，从后面向他喊道，那口气好象对他的宽宏大量不胜感激似的。然后客人把目光移向伊莎贝尔，越来越密切地注视着她，那眼神也逐渐变得严肃了。“我看到你，确实感到非常高兴。”

“那实在太感激了。你非常亲切。”

“你可知道，你变了——有一点儿变了?”

伊莎贝尔迟疑了一会。“是的，变得很多。”

“当然，我不是说变得坏了，不过要说变好，恐怕也不合适吧?”

“我想，我倒可以毫不犹豫地对你这么说，”她勇敢地回答道。

“好吧，对我说来，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要是它没有留下一点痕迹，那倒是一件憾事。”他们坐了下去，伊莎贝尔问起了他的两个妹妹，还问了其它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他对她的问题回答得好象津津有味，有时候她还看到——或者相信她看到——他尽量不使她象以前那样，对他感到一种压力。时间已把它的气息注入了他的心脏，但没有使它变冷，只是给了它一种吸收新鲜空气的舒畅感觉。伊莎贝尔觉得，她平素重视的时间观念，一下子跳了出来。毫无疑问，沃伯顿勋爵显得心满意足，又唯恐人家，至少是唯恐她看不到这一点似的。“有一件事我必须立即通知你，”他说。“我把拉尔夫·杜歇带来了。”

“你把他带来了?”伊莎贝尔吃了一惊。

“他在旅馆里。他太累了，不能出来，只得躺在床上。”

“我会去看他，”她立即说。

“那正是我所希望的。我觉得，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很少见到他，你们的关系事实上只……只剩了个名义。正因为这样，我象一个笨拙的英国佬那样感到犹豫。”

“我仍象以前一样喜欢拉尔夫，”伊莎贝尔回答。“但是他为什么到罗马来?”她的态度很温柔，但问题提得有些尖锐。

“因为他病得非常严重，奥斯蒙德夫人。”

“那么罗马不是他待的地方。他写过信给我，说他已决定

放弃在国外过冬的习惯，留在英国，足不出户，呆在他所说的人造气温中。”

“这个可怜的家伙，他靠人造气候过不下去啦！三个星期以前，我到花园山庄去看他，发现他病得非常厉害。他每况愈下，现在已没有一点力气。他连香烟也不抽了！他确实搞了一种人造气候，屋里热得跟加尔各答似的。尽管这样，他忽然心血来潮，要到西西里去。我不相信这有什么用，医生们也不相信，他的朋友也没一个相信。他的母亲，你大概知道，目前在美国，因此没人可以劝阻他。可他固执得很，认为他的唯一出路就是到卡塔尼亚去过冬。他说他可以带一些仆人和家具，使自己过得舒舒服服，但事实上他什么也没带。我要他至少从海上走，免得太疲劳，但他说他恨海，他要在罗马停一下。虽然我想那都是废话，但我听了以后，还是决定陪他走一趟。我现在起的作用可以说象镇静剂——这东西在你们美国不知叫什么？可怜的拉尔夫现在很安静。我们是两个星期以前离开英国的，一路上他的情况很坏。他总觉得不够暖和，我们越往南走，他越觉得冷。他总算得到了一个好人的照顾，但我怕人力已帮不了他的忙。我要求他带一个聪明懂事的人一起走——我这是指一位精明的医生，但他不同意。如果你不计较我的话，我得说，杜歇夫人选择这么一个时候到美国去，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伊莎贝尔焦急地听着，她的脸充满了痛苦和惊奇。“我的姨母每隔一段时间就得到美国去一次，什么也不能阻挡她。时间一到，她就动身走了。我想，哪怕拉尔夫已经到了弥留状态，她还是非走不可。”

“我有时觉得，他真是到了弥留状态，”沃伯顿勋爵说。

伊莎贝尔跳了起来。“我现在就去看他！”

他制止了她。他的话引起这么快的反应，这使他有些慌张。“我不是说，我觉得他今晚是这样。相反，今天在火车里他的情况似乎特别好，你知道，他非常喜欢罗马，我们已到达罗马的思想给了他力量。一小时前，我跟他分手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很疲倦，但很愉快。你明天早上去看他，这就是我的意思。我没有告诉他我到这儿来；这是我们分别以后我才想起的。那时我回想起了他的话，他曾告诉我，你有一个晚上在家接待客人。那就是星期四，就是今天。于是我想我何不来一次，告诉你他在这儿，还让你知道，你也许最好不要等他来看你。我记得，他说过他没有写信给你。”伊莎贝尔愿意按照沃伯顿勋爵的指示行动，这是不必她再作说明的。她坐在那儿，就象张开翅膀，等待飞行的鸟一样。“再说，我自己也想来看看你呢，”她的客人又殷勤地补充了一句。

“我不了解拉尔夫的计划，不过我觉得那太冒险了，”她说。“我认为他应该呆在花园山庄，让那些厚厚的墙壁把他保护起来。”

“他太孤单了，整天看到的就是那些厚厚的墙壁。”

“你常常去看他，你对他非常亲切。”

“咳，我反正没有事干，”沃伯顿勋爵说。

“我们听到的正好相反，听说你在干一些很重要的事呢。大家谈到你，都把你当作一个大政治家，我也常常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你的名字。不过，顺便说说，它似乎对你不太尊敬。显然你还象以往一样，是一个热烈的激进分子。”

“我觉得我并不那么热烈，你知道，世界已快赶到我前面去啦。从伦敦来的时候，一路上，杜歇跟我一直在进行议会辩

论呢。我说他是最顽固的托利党人，他便说我是哥特人①的王，说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象野蛮人。由此可见，生命还在他身上跳跃。”

关于拉尔夫，伊莎贝尔有不少问题要问，但是她克制着自己，没有把它们全都提出来。她明天就可以亲眼见到他了。她觉得，不用多久，沃伯顿勋爵就会讨厌这个话题——他要谈的事还多得很。但她逐渐明白，他已恢复正常，更重要的是，她不必再为这一切感到痛苦了。本来，他在她的心头一直是一种压力，一个萦绕不去的魅影，需要她不断的抵制，不断的跟它辩论，因此他的再度出现，起先给她造成了一种威胁，仿佛新的麻烦又要来临。但是现在她安心了，她可以看到，他只是希望跟她维持友好关系，希望她理解他已经宽恕了她，不可能对她怀有恶意，想用尖刻的话来重提旧事。当然，这不是一种报复的方式，她相信，他不是想表示自己已跳出情网，用这办法来惩罚她。她对他的信任是公正的，因为他只是要求她善意地谅解他，知道他已经放弃了过去的意图。这种放弃是健康的，勇敢的，感情上的创伤已不可能再在他身上发炎溃烂。英国的政治医好了他，她早知道它们会发生这种作用。她觉得，那些能够抛弃杂念，投入行动中去医治创伤的人，他们的命运比她幸福，她对他们感到羡慕。当然，沃伯顿勋爵谈到了过去，但他的话毫无弦外之音，他甚至提到了他们上次在罗马的邂逅，认为那是一段非常愉快的经历。他告诉她，他听到她结婚的消息，觉得十分有趣。他能够认识奥斯蒙德先生，也使他很高兴，要不是那次相逢，也许他还不可能认识他。对她一生

① 古代的日耳曼蛮族之一，这里泛指一般的野蛮人，文明的破坏者。

的那件大事，他没有写信祝贺，但他并未为此向她表示歉意。他这种态度无非表示他们是老朋友，是亲密朋友，不必拘泥这一套。他也确实象一个亲密的朋友，在面露微笑停顿了一会之后，他环顾着周围，仿佛一个在外乡游览的人，不免作一些天真的猜测，因此蓦地问道：

"好吧，我想你现在很幸福，一切都如意吧？"

伊莎贝尔失声笑了，她觉得他的口气几乎带有喜剧的情调。"你以为，如果我不幸福，我会告诉你吗？"

"哦，我不知道。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可我是这么想。不过幸好我很幸福。"

"你们有一所非常漂亮的房子。"

"是的，住着很舒服。不过那不是我的功劳，那是我丈夫的功劳。"

"你是说这是他布置的？"

"是的，我们来的时候，它什么也没有。"

"他一定非常聪明。"

"他对室内装潢很有才干，"伊莎贝尔说。

"现在大家都热中于这类事。不过你一定也有你自己的爱好吧？"

"我只是等一切完成以后，安享清福。我没有自己的想法，我从来不能提供什么意见。"

"你是说你总是接受别人提供的意见？"

"一点不错，大部分是这样。"

"这使我听了很高兴。但愿我也能向你提点儿建议。"

"很欢迎，不过我得声明，在少数一些事情上，我是保持着我的主动权的。比如说，现在我认为，我应该给你介绍几个

这里的人。”

“啊，何必多此一举，我不如坐在这儿的好。除非是介绍那位穿蓝衣服的小姐。她有一张很漂亮的脸蛋呢。”

“正在跟那个脸红红的年轻人讲话的吗？那是我丈夫的女儿。”

“你的丈夫真是一个幸运的人。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啊！”

“你应该认识她。”

“请等一会儿。我喜欢从这儿望着她。”不过他很快就不再看她了，他的眼睛老是回到奥斯蒙德夫人身上。“你可知道，我刚才说你变了是讲错了？”他继续说。“我觉得，你毕竟还是跟过去差不多。”

“不过我还是觉得，结婚会带来重大的变化，”伊莎贝尔温和愉快地说。

“它对多数人的影响比对你的影响大。因此我至今还没有结婚。”

“这使我很惊奇。”

“你应该了解这点，奥斯蒙德夫人。不过我是要结婚的，”他简单地补充了一句。

“那应该是很容易的事，”伊莎贝尔说，站了起来，脸有一些红，因为她立即意识到，她不适宜讲这样的话。她这种不安的心情也许太明显了，沃伯顿勋爵不能不注意到，也许正因为他注意到了，他才宽恕了她，没有提醒她，她没有在这方面提供什么方便。

这时，爱德华·罗齐尔正坐在一张土耳其睡榻上，它的旁边便是帕茜的茶桌。他起先假装跟她谈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她问他，那位正在跟她的继母谈话的新来的先生是谁。

"他是一位英国勋爵，"罗齐尔说。"我只知道这么一点儿。"

"我不知道他要不要喝茶。英国人是很喜欢喝茶的。"

"别管它。我有一些事要跟你谈呢。"

"别讲得那么响，要不，大家都会听到的，"帕茜说。

"他们不会听到，只要你继续保持那个姿势，好象你一辈子想的就是等水壶里的水煮开。"

"它还刚灌满水，那些仆人什么也不管！"她叹了口气，好象觉得身上的担子很重似的。

"你可知道，你的父亲刚才跟我怎么说？他说，你一星期前讲的话不是真的。"

"我讲的话都不能当真。一个小姑娘怎么能那样？不过我对你说的话是当真的。"

"他对我说，你已经忘记我了。"

"哦，没有，我没有忘记，"帕茜说，她继续笑着，笑得美丽的牙齿都露了出来。

"那么一切都照旧不变？"

"哦，不，不是完全照旧。爸爸非常严厉。"

"他对你怎么啦？"

"他问我，你对我说了些什么，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了。他不准我嫁给你。"

"你不要听他的。"

"不，我必须听。我不能不服从爸爸。"

"为了象我这样爱你的人，为了你自称是你所爱的人，你也不能吗？"

帕茜揭开茶壶的盖，往里边瞧了一会，然后对着那芬芳扑鼻的香气，说出了六个字："我还照旧爱你。"

"但那对我有什么意义?"

"啊," 帕茜说,抬起那对甜蜜的、有些茫然的眼睛来,"我不知道。"

"你使我感到失望," 可怜的罗齐尔长吁短叹地说。

帕茜沉默了一会。她递了一杯茶给仆人。"请你不要再说什么了。"

"难道这就是我所能得到的一切吗?"

"爸爸说,我不能再跟你讲话。"

"你就这么抛弃我吗?啊,我受不了!"

"我希望你等待一些时候," 年轻的姑娘说,声音很轻,但可以听到有些发抖。

"只要你给我希望,我当然愿意等待。但你使我蹉跎了岁月。"

"我不会丢掉你,决不会!" 帕茜继续道。

"他会把你嫁给别人。"

"我决不会那么做。"

"那么我们还等待什么呢?"

她迟疑了一会。"我要告诉奥斯蒙德夫人,她会帮助我们。" 她大都是这么称呼她的继母的。

"她帮不了我们大忙。她很怕。"

"怕什么?"

"大概是怕你父亲吧。"

帕茜把小脑袋摇了摇。"她什么人也不怕!我们必须忍耐。"

"啊,那是可怕的字眼," 罗齐尔叹了口气,觉得心里乱得很。他忘了上流社会的风度,垂下了头,用两只手捧住脑袋,露出一副沮丧而又无可奈何的神情,死盯着地毯。不多久,他

发觉他的周围忽然热闹起来了，他抬起头，看见帕茜正在向奥斯蒙德夫人介绍给她的英国勋爵行屈膝礼——她在修道院里学的那种优美的屈膝礼。

第三十九章

善于思考的读者也许不会觉得奇怪，拉尔夫·杜歇在他的表妹结婚以后，跟她见面不如以前多了，因为他对这件事采取的观点，很难证明是促进友好关系的表现。我们知道，他说出了他的想法，这以后就保持缄默了，伊莎贝尔没有要求他重新进行讨论，因而使这次讨论成了他们关系中划时期的界线。它造成的分歧使他感到害怕，这不是他所希望的后果。它没有使姑娘履行婚约的热情冷淡下去，但它却使他们的友谊达到了几乎破裂的危险边缘。拉尔夫对吉尔伯特·奥斯蒙德的看法，在他们之间从此再没提起，他们让神圣的沉默笼罩着这个问题，企图以此来保持外表上的融洽。但分歧依然存在，正如拉尔夫时常告诫自己的，分歧依然存在。她没有宽恕他，她也永远不会宽恕他，这就是他所能得到的全部收获。但她认为她已经宽恕了他，她相信她对他并不介意。由于她非常宽大，又非常高傲，这些信念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不论他做得对还是不对，他实际上是伤害了她，而这种伤害是女人不容易忘记的。作为奥斯蒙德的妻子，她不可能再作他的朋友。如果她在扮演这种角色以后，得到了她所希冀的幸福，那么她对曾经在事先企图破坏这珍贵的幸福的人，除了蔑视之外没有其他。但如果是另一种情况，他的警告得到了证实，那么她决心向他隐瞒真相的愿望，会成为她精神上的负担，使她永远恨他。拉尔夫在表妹结婚之后的一年中，

对未来的悲观预测便是这样。如果说他的胡思乱想是病态的，那么我们不应忘记，他本来不是身强力壮的人。他尽量安慰自己，表现得落落大方（他自认为这样），还参加了伊莎贝尔和奥斯蒙德先生的结婚典礼——那是六月间在佛罗伦萨举行的。他听他的母亲说，伊莎贝尔本来打算回到家乡去举行婚礼，但是一切从简是她的主要愿望，因此尽管奥斯蒙德表示即使跋涉万水千山也在所不辞，她最后还是决定，体现从简的最好办法，还是由住得最近的一位教士，在最短的时期内给他们完成这个仪式。因此婚礼是在一所小小的美国教堂中举行的，那天气候酷热，参加的只有杜歇夫人母子，帕茜·奥斯蒙德和格米尼伯爵夫人这么寥寥几个人。我刚才提到的这件事的简陋性质，一部分也由于两个应该到场的人没有到场，否则就不会显得这么冷冷清清。梅尔夫人收到了请帖，但梅尔夫人不能离开罗马，写了贺信来表示歉意。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没有收到请帖，因为戈德伍德先生虽然向伊莎贝尔宣称，她要从美国到欧洲来，事实上她的职务使她不能实现这个计划。但是她也寄了一封信来，只是不象梅尔夫人那样表示祝贺，而是通知伊莎贝尔，要是她能一步跨过大西洋，她不仅要作为一位参加者，而且要作为一位批评者，在她的婚礼上出现。她的重返欧洲推迟了一段时间，直到秋季她才在巴黎跟伊莎贝尔会面，并且大大发挥了她的批评才能——也许还稍稍过头了一点。批评的矛头主要指向可怜的奥斯蒙德，他为此提出了强烈抗议，以致亨利艾塔不得不向伊莎贝尔宣称，她走的这一步已在她们之间造成了一道障碍。“这完全不是因为你嫁了人，而是因为你嫁给了他，”她认为她的责任使她必须指出这点。由此可见，她的意见跟拉尔夫·杜歇的大同小异，这是她没有想到的，只是她不象后者那么迟疑不

决，悔恨交加而已。然而亨利艾塔的第二次访问欧洲不是毫无收获的，因为就在奥斯蒙德向伊莎贝尔宣称他不得不反对那位女记者，而伊莎贝尔回答说，她认为他对亨利艾塔太严厉的时候，那位好好先生班特林来到了巴黎，他提议他们应该到西班牙去。她从西班牙发出的通讯，是她发表的最受欢迎的作品，尤其是从阿尔汉布拉宫[1]发出的一篇，题目是《摩尔人和月光》，大家公认是她的杰作。伊莎贝尔觉得，她的丈夫对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失之过严，不够风趣，她为此暗暗感到失望。她甚至怀疑，他的幽默感，那种风趣和轻松的性格，是否已一下子烟消云散。至于她本人，当然，她现在的幸福使她可以对亨利艾塔混乱的良知不予计较。奥斯蒙德把她们的友谊称作咄咄怪事，他不能想象，她们有丝毫共同之处。对他来说，班特林先生的旅伴不过是庸俗不堪的女流之辈，他还声称她是无耻之尤。对这最后一句判决，伊莎贝尔提出了抗议，她的激烈措词使他对妻子的某些审美能力重新发生了怀疑。伊莎贝尔的唯一解释只是说，不论人们跟她本人多么不同，她愿意认识他们。奥斯蒙德问她："那你为什么不跟你的娘姨交朋友呢？"伊莎贝尔回答道，她倒是怕她的娘姨不会这么关心她，而亨利艾塔是非常关心她的。

她结婚后的两年，拉尔夫大多没有跟她见面。她开始定居罗马的那个冬季，他又是在圣雷莫度过的，到了春天，他的母亲到那儿探望他，然后同他一起前往英国，她要去检查一下银行的业务，这事她是无法交代他去完成的。拉尔夫在圣雷莫的房子是租的，那是一幢小小的别墅，他在那儿又住了一个冬季。但到第二年四月末，他来到了罗马。自从伊莎贝尔结婚后，这

---

[1] 西班牙格拉纳达城附近的著名宫殿，系中世纪摩尔人所建造。

是他跟她第一次见面，那时，他想跟她重新见面的愿望已发展到了顶点。她不时有信给他，但他需要知道的事，她的信偏偏只字不提。他曾问他的母亲，她的日子过得怎样，她的母亲只是回答说，她猜想她过得还不错。杜歇夫人缺乏想象力，对未曾目睹的事一概不问不闻，而且她现在不想跟她的外甥女打交道，她们很少碰头。那位年轻夫人的生活似乎相当体面，但杜歇夫人还保持原来的看法，认为她的出嫁是一件丢脸的事。想起伊莎贝尔的所作所为，她便觉得不痛快，她相信，那不会有好结果。在佛罗伦萨，她不时遇到格米尼伯爵夫人，她总是尽量少跟她接触。伯爵夫人使她想起奥斯蒙德，而奥斯蒙德又使她想起伊莎贝尔。在这些日子里，提到伯爵夫人的人少了，但杜歇夫人认为这也不是好兆，这只是证明她以前给谈得太多了。还有一个人更使她直接想起伊莎贝尔，那就是梅尔夫人，但是梅尔夫人和杜歇夫人的关系已发生了明显变化。伊莎贝尔的姨母直截了当对她说，她扮演了一个很不简单的脚色。梅尔夫人从不跟人吵嘴，似乎她认为没有一个人是值得她吵的，她跟杜歇夫人来往了这么些年，从没有过一星半点不愉快的表情，这更是一大奇迹。但就是这位梅尔夫人，现在却提高了嗓门宣称，对于这样的指责，她没有必要为自己辩护。然而她还是认为有必要补充道，她的行为一向光明正大，她只相信她所看到的，而她看到的是伊莎贝尔并不急于结婚，奥斯蒙德也并不想讨得她的欢心（他的一再拜访是毫无用意的，他只是在他的山顶上厌烦得要死，想出来散散心罢了）。伊莎贝尔的感情只有她自己明白，在希腊和埃及旅行的时候，她一直声色不露，把她蒙在鼓里。梅尔夫人没有反对这件事，因为她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出乖露丑的事，但如果说，她在这里边耍了什么花招，

不论是跟人串通的，或是单独搞的，这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她要高傲地提出抗议。毫无疑问，就是由于杜歇夫人的态度，也由于在许多美好岁月中形成的习惯遭到了损害，梅尔夫人这以后跑到英国去了，她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因为在那里，她的声誉还是完美无缺的。杜歇夫人辜负了她，有些事是不能宽恕的。但是梅尔夫人默默地忍受了一切，她的尊严始终令人肃然起敬。

正如我所说，拉尔夫希望亲自来看看，但是当他从事这项探索时，他重又感到他实在太傻了，他已引起了女孩子的防备。他出错了牌，现在全部输了。他什么也不会看到，什么也不会知道，在他面前，她始终戴上了假面具。他当初真正应该做的，是对她的结婚表示祝贺，然后，照拉尔夫的说法，让事实水落石出，到那时，她会主动来找他，说他是一只呆头鹅。于是他高高兴兴地承认自己是呆头鹅，让伊莎贝尔把真相一古脑儿讲出来。但现在她既不奚落他胡言乱语，也不自鸣得意，声称她的信任已得到事实的证明。如果这是假面具，那么这假面具已把她的脸整个儿遮盖起来。画在那上面的安详神色显得呆板、机械，拉尔夫说，这不是一种表情，只是一种脸谱，甚至这是一张骗人的画皮。她失去了孩子，这是一种不幸，但对这不幸，她很少提起，实际上这有许多话可谈，岂只她跟拉尔夫说的那一点儿。何况这事已经过去，它发生在六个月以前，悼念的标志早给她撇在一边。她似乎领导着当地的社交生活，拉尔夫听她谈到，她占有一个"迷人的地位"。他发觉，她给了人一种特别值得羡慕的印象，许多人认为，哪怕见她一面也不胜荣幸。她的公馆并非人人得以问津，她一星期接待一次客人，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理所当然地受到邀请。她过着豪华阔绰的生活，

但你得先跨进她的圈子才能目睹它的一切，因为在奥斯蒙德夫妇的日常活动中，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甚至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拉尔夫看得出来，这一切都是主人的安排，因为他知道，伊莎贝尔缺乏这种心计，不可能制造预期的效果。她给他的印象是她非常喜欢活动，喜欢热闹快乐，喜欢夜生活，喜欢兜风，喜欢疲倦。她热中于宴会，热中于寻欢作乐，甚至不怕厌烦，她爱好交际，爱好会见知名人物，爱好考察罗马的四郊，爱好接触旧时代的一些霉烂不堪的遗物。她对这一切都不分彼此，同样喜欢，这跟他以前为了理解事物的发展而运用智力完全不同。她的某些冲动带有狂热性，某些尝试显得粗鲁，这使他感到骇异。他甚至觉得，她说话也比以前快了，行动也比以前急了。毫无疑问，她已变得喜欢夸夸其谈，可是她却一向那么重视质朴无华的真理。过去，她陶醉于心平气和的论争，忘情于智力的角逐（她最可爱的时刻，就是在热情洋溢的辩论中，对迎面而来的沉重打击，只当鸡毛一样满不在乎），现在，她似乎觉得，意见上的分歧和一致都是毫无意义的。过去，她充满好奇心，现在她却对一切无动于衷，然而尽管她的态度那么淡漠，她的活动却比以前多了。她的身材还是那么苗条，但风度比以前好了，外表也没有显得太成熟。然而她的举止仪态却流露出一种讲排场、摆阔气的意味，这给她的美貌抹上了一层傲慢的色彩。可怜的温柔仁慈的伊莎贝尔，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咬啮着她的心呢？她那轻快的脚步后面有了长长的拖裙，她那智慧的头脑上面增加了豪华的首饰。那个无拘无束、机智灵活的少女，仿佛已成了另一个人，出现在他眼前的，只是一个代表着某种力量的华贵夫人。拉尔夫不禁问自己，伊莎贝尔代表着什么呢？他只能回答，她代表着吉尔伯

特·奥斯蒙德。"我的天哪，这是怎样的一种职能啊！"他伤心地喊道。他对事物的神秘莫测感到惊惶失措。

正如我所说，他认出了奥斯蒙德的影子，他看得出来，奥斯蒙德在主宰着一切。他看到，他怎样把一切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怎样调节、控制和推动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奥斯蒙德正如鱼得水，踌躇满志，他终于取得了他可以支配的物质条件。他一向重视效果，他的效果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们不依靠庸俗的手段，但动机是庸俗的，尽管技巧是高明的。使他的小天地笼罩在一种令人眼红的神圣光辉中，使外界对它感到可望而不可即，使人们相信他的屋子跟别人的一概不同，使自己以冷漠的高人一等的神采出现在世界面前——这就是这个人所不遗余力地追求的效果，而伊莎贝尔却把崇高的道德附会在他的身上。拉尔夫对自己说："他掌握了优异的物质手段，他的资源比以前不知丰富了多少。"拉尔夫是个聪明人，但是在他看来，他还从未这么聪明过，以致能在私下的观察中发现，在只关心内在价值的幌子下，奥斯蒙德关心的其实只是世俗的荣誉。他假冒是世界的主人，实际根本不是，只是它最卑贱的奴隶，它对他的重视是他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他的眼睛从早到晚对着世界，而世界却这么愚蠢，从来没有怀疑他的诡计。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pose[①]——一种经过周密考虑的pose，谁如果不提防，就会把它当作自发的行动。象这么完全以利害得失为准则的人，拉尔夫还从没遇到过。这个人的趣味，思考，作为，以及他所收藏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他在佛罗伦萨那个山顶上的生活，也是保持多年的有意识的姿态。他的离群索居，

① 法文：姿态。

他对生活的厌倦，他对女儿的爱，他的礼貌和不礼貌，都是同一精神状态的不同表现，这种精神状态在他看来，始终是孤芳自赏和神秘莫测的最高境界。他的野心不是取悦于世界，而是取悦于自己，同时引起世界的好奇，但又不让它得到满足。玩弄世界永远使他感到自己伟大。他在一生中，为了取悦于自己而干的一件最直接的事，便是把阿切尔小姐弄到了手。在这件事上，可怜的伊莎贝尔给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实际只是体现了那个轻信的世界。拉尔夫当然看到，他不必改弦易辙，他原来怀有的一份信经仍然有效，他为它蒙受过痛苦，他也不忍心抛弃它。我现在只是按照这些信条的本来面目，勾勒了一个轮廓。毫无疑问，在用事实来印证他的理论方面，他还是十分擅长的。眼前这件事，即他在罗马停留的一个月中，他所爱的那个女人的丈夫，丝毫也没有把他当作敌人这一点，也可以靠他的理论来得到说明。

在吉尔伯特·奥斯蒙德眼里，拉尔夫目前已无足轻重。这不是指他作为一个朋友的意义，实际他已经什么意义也没有。他是伊莎贝尔的表兄，他已病入膏肓——奥斯蒙德对他的态度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他作了一些恰如其分的问候，提到了他的健康，提到了杜歇夫人，提到了他对冬季气温的感想，以及他在旅馆里是否舒适等等。在他们仅有的几次会见中，他只字不提不必要提的话，但他的态度始终温顺恭敬，表现了一个胜利者在一个失败者面前所应有的礼貌。尽管这样，到这一个月的末了，拉尔夫的内心明确意识到，奥斯蒙德已让他的妻子感到，继续接待她的表兄，会给他们带来不快。这不是嫉妒——他没有嫉妒的理由，谁也不会对拉尔夫产生嫉妒。但是他使她为过去的友谊付出了代价，而这种友谊现在还大多保留着。由

于拉尔夫不希望她为此付出太大的代价。在他的疑虑增强时，他断然离开了。他这么做，使伊莎贝尔失去了一种有趣的消遣：她一直在研究，是什么美好的因素在维持着他的生命。她认为，那是他对谈天的爱好，他的话比以前更有风趣了。他已经放弃散步，不再是一个幽默的漫步者。他整天坐在椅子里——几乎什么椅子都成。他一切都得依靠别人代劳，要不是他的谈话说明他还在聚精会神地思索，你会以为他是盲人。但是读者知道的已比伊莎贝尔多，因此他们可以找到打开这个秘密的钥匙。维持着拉尔夫的生命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他还要看看，他在世界上最关心的这个人会变得怎样，他还没有看够。情况会不断变化，他不能横下心来不问不闻。他希望看到，她会对她的丈夫怎样，或者她的丈夫会对她怎样。现在这场戏还只演了第一幕，他决心坐到全剧结束。他的决心是坚定的，这使他又度过了十八个月，然后偕同沃伯顿勋爵回到了罗马。它确实赋予了他一种神气，仿佛他打算无限期活下去，正因为这样，杜歇夫人虽然对这位古怪的、对别人无益、对自己也无益的儿子，比以前更加觉得不能理解，我们知道，她还是毫不迟疑地启程远游了。如果说拉尔夫是靠那个悬念在维持着生命，那么伊莎贝尔在沃伯顿勋爵把他来到罗马的消息通知她以后的翌日，走上旅馆的楼梯，到他的房间去的时候，心头怀有的大致也是同样的情绪——一种急于知道他处在什么情况下的不安心情。

她在他那儿呆了一个钟头，这是几次探望的第一次。吉尔伯特·奥斯蒙德也按时前来看他，伊莎贝尔还曾不止一次，派车接他前往罗卡内拉宫。两个星期过去了，就在这时，拉尔夫向沃伯顿勋爵宣称，他不想到西西里岛去了。这一天，沃伯顿勋

爵在康派奈平原[1]转游了一天，现在他们刚一起吃过晚饭，离开餐桌。沃伯顿站在壁炉前面，点起了一支雪茄，但他马上又把它从嘴唇上拿开了。

“不到西西里去？那你打算上哪儿？”

“嗯，我觉得我哪儿也不想去，”拉尔夫坐在沙发上说，好象一点也不觉得害羞。

“你的意思是要返回英国？”

“哪儿的话，我要住在罗马。”

“罗马对你不合适，它不够暖和。”

“它会合适的，我会使它合适。你瞧，我这不很好吗？”

沃伯顿勋爵瞧了他一会，一边一口口吸着雪茄，仿佛正在琢磨，这是怎么回事。“当然，你比在路上好了一些。我真不知道，那时你是怎么挺过来的。但我不了解你的情况。我看你还是到西西里去试试的好。”

“我不想试，”可怜的拉尔夫说，“我已经试够了。我不能再走，我受不了那种旅行。现在我真是进退两难哟！我不想死在西西里平原上——跟普罗赛平[2]一样，从那个地方给带进阴曹地府。”

“见你的鬼，那你到这儿来干吗？”勋爵质问他。

“因为我想来。可现在我看到这没用。现在我实际在哪儿都一样。所有的药对我都已失效，所有的气候对我都不济事。既然我在这儿，我就在这儿住下算了，我在西西里还没有一个表妹——连一个单身的表妹也没有呢。”

---

① 环绕罗马的一片荒野，各种古迹甚多。

② 罗马神话中的冥后。相传普罗赛平有一天在西西里的恩纳地方采花时，被冥王劫走，带往地府成婚。

“你的表妹在这里，这当然是个理由。但是医生怎么说呢？”

“我没有问他，我也不在乎他怎么说。如果我死在这儿，奥斯蒙德夫人会埋葬我。但是我不会死在这儿。”

“我也希望不会。”沃伯顿勋爵继续一边吸烟，一边思考。“好吧，”他接着道，“就我来说，你不到西西里去，我还很高兴呢。我也怕那种旅行。”

“咳，不过这件事你大可不必担心。我不想拖你一起上火车。”

“但我当然不能让你一个人走。”

“可爱的沃伯顿啊，我从没指望你陪我走得更远，”拉尔夫喊道。

“可我还是得奉陪到底，看你安顿下来才放心，”沃伯顿勋爵说。

“你是一个老好人，你待我太好了。”

“然后我会再回到这儿来。”

“于是再回英国去。”

“不，不，我要住在这儿。”

“哦，”拉尔夫说，“既然我们两人都要这么做，我看更不必到西西里去了！”

他的同伴没有作声，只是坐在那儿，直愣愣望着炉火。最后，他抬起头来，蓦地说道：“我说，你老实告诉我，我们动身那时候，你是不是真的想到西西里去？”

“唉，vous m'en demandez trop！[①] 让我先提一个问题，你跟我一起来，是不是毫无其他动机？”

---

① 法文：你对我太苛求了！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本来要到国外来。"

"我怀疑我们各人都在搞自己的小花招。"

"你只能说你自己。我打算在这儿待一个时候，这从来不是什么秘密。"

"是的，我记得你说过，你想去拜会外交部长。"

"我见过他三次了，他是个很有趣的人。"

"我想，你忘记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了，"拉尔夫说。

"也许是吧，"他的同伴回答，但神情是严肃的。

这两位先生实际是难兄难弟，都不是开诚布公的人。从伦敦来罗马的时候，他们一路上对各自心头想得最多的事，却只字不提。他们一度讨论过的那个老问题，在他们所关心的事物中，已失去了公认的地位，因此哪怕到了罗马以后，许多事使他们回想起它，他们还是躲躲闪闪、吞吞吐吐地保持着沉默。

"不管怎样，我还是劝你先取得医师的同意，"沃伯顿勋爵停了一会，突然继续道。

"医师的同意会把事情弄糟。我能不找他，从来不找他！"

"奥斯蒙德夫人什么意见？"

"我还没有告诉她。她大概会说，罗马太冷，甚至愿意送我到卡塔尼亚去。她是会那么做的。"

"我要是你的话，我会欢迎她这么做。"

"她的丈夫可不会赞成。"

"不错，这我想象得到，但我觉得你不一定要管它。那是他的事。"

"我不想在他们中间引起更多的纠葛，"拉尔夫说。

"难道那已经很多了吗？"

"已经积压了不少，她再跟我一走，事情非爆炸不可。奥

斯蒙德是不喜欢他的妻子的表兄的。”

“那么一来，他当然非大吵不可。不过你呆在这儿，他就不会寻事吗？”

“那正是我想看看的事。上次我在罗马的时候，他吵过一回，那时我认为我的义务是离开，现在我认为我的义务是留下来保护她。”

“我的好杜歇，你的保护能力……”沃伯顿勋爵开始说，笑了笑。但他发现他同伴的脸色有些不对，赶紧把话缩了回去。“根据这些前提，我认为，你的义务是什么还很难说，”他改口道。

拉尔夫暂时没有回答什么。“不错，我的保护能力很小，”他终于答道，“但我的攻击能力更小。这样，奥斯蒙德可能认为，他不值得为我浪费弹药。”接着他又补充道：“但不管怎样，有些事我很想看看。”

“那么你愿意为你的好奇心牺牲你的健康？”

“对我的健康我没有多大兴趣，对奥斯蒙德夫人，我却非常感兴趣。”

“我也是这样。但这不是我以前的那种兴趣，”沃伯顿勋爵很快补充道。这是他直到现在没有机会提到的一句话。

“你是不是觉得她很幸福？”拉尔夫问，对方的信任使他鼓起了勇气。

“这我可不知道，我也很难想象。那天晚上她对我说她很幸福。”

“当然，那是她告诉你的，”拉尔夫笑着喊了起来。

“我不知道。不过我想，如果她有委屈，要向谁诉苦，我还是合适的人选。”

“诉苦？她永远不会诉苦。这是她自己做的，她自己做的事自己担当。她尤其不会向你诉苦，她防你还来不及呢。”

“那没有必要。我并不想再追求她。”

“我听到这话很高兴，关于你的义务，至少是无可怀疑的。”

“一点不错，”沃伯顿勋爵严肃地说，“无可怀疑！”

“请允许我问一下，”拉尔夫继续道，“你是不是为了表示你不想再追求她，才对那个小女孩大献殷勤？”

沃伯顿勋爵愣了一下，站起来，立在炉火前面，一眼不眨地望着它。“你觉得这非常滑稽吗？”

“滑稽？我一点也没那个意思，只要你是真正喜欢她。”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惹人喜欢的小东西。没有一个那样年纪的女孩子引起过我更大的兴趣。”

“她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嗯，至少她毫不虚伪。”

“当然，我们的年龄差别太大——相差二十多岁。”

“亲爱的沃伯顿，”拉尔夫说，“那么你是当真的？”

“完全当真——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我听了很高兴。哎哟，”拉尔夫喊道，“老奥斯蒙德不知会多么得意呢！”

他的同伴皱起眉头来了。“得啦，你别胡说。我不是为了使他高兴，才向他女儿求婚的。”

“可他还是会执迷不误，自得其乐的。”

“他不见得那么喜欢我，”勋爵说。

“不见得那么喜欢？我的好沃伯顿，你的地位之所以糟糕，就在于人们不一定要喜欢你才来巴结你，跟你攀亲戚。这种事要是碰在我身上，我倒可以放心，相信人们是真的爱我。”

沃伯顿勋爵当时的心情，好象对这些大道理都不怎么关心，

他考虑的是具体的事件。“你认为她会高兴吗？”

“那个女孩子吗？她当然高兴。”

“不，不，我是指奥斯蒙德夫人。”

拉尔夫瞧了他一会。“我的好人，这跟她有什么关系？”

“她要有关系就有关系。她非常喜欢那个女孩子呢。”

“一点不错，这是事实。”于是拉尔夫慢吞吞地站了起来。“她对这女孩子的好感会使她走到哪一步，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他在那儿站了一会，两手插在口袋里，目光不如说有些忧郁。“你知道，我希望你千万……千万要明白……真见鬼！”他停住了，“我不知道怎么说好。”

“没有的事，你很会讲话，你一切都能讲清楚的。”

“得啦，那实在很难讲。我想，在奥斯蒙德小姐的优点中，她……哦，她跟她的继母很接近这一点，应该不是你考虑的主要方面吧？”

“我的天哪，杜歇！”沃伯顿勋爵怒冲冲地嚷了起来，“你把我当什么人啦！”

第四十章

伊莎贝尔结婚以后，很少见到梅尔夫人，因为后者常常离开罗马。有一次她在英国住了六个月，另一次她又在巴黎度过了一部分冬季。她多次出游，访问远方的朋友，还公开表示，今后她不想再象过去那样，当一个老罗马人了。其实，她过去除了在品钦山一个阳光灿烂的山谷里经常租着一套房间——它们往往空关着——以外，很难说跟罗马有什么根深蒂固的关系，因此她的话无异表示，她今后不大想再到罗马来了。有一段时间，这种危险曾引起伊莎贝尔的忧虑。亲密的来往虽然已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她对梅尔夫人的最初印象，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它，后者仍在她心中保留着光辉的形象。在社交生活的战场上，梅尔夫人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人物，看到她往来驰骋，所向披靡，是很有趣的。她把旗子举得小心谨慎，但她的武器是纯钢的，她的枪法也出神入化，伊莎贝尔越来越觉得，她不愧是一名沙场老将。她从不疲倦，也从不为厌恶所压倒，她始终不需要休息或安慰。她有她自己的思想，以前她曾向伊莎贝尔透露过不少，因此后者也知道，在高度自我克制的外表下，这位优雅出众的朋友隐藏着敏锐的感觉。但是她的意志足以主宰她的生活，她的处世态度总显得熠熠生光，仿佛生活的秘密她已了如指掌，生活的艺术只是已被她识破的一种巧妙的魔术。伊莎贝尔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对生活感到过幻灭和厌恶，有些

日子，她觉得世界那么黑暗，不禁断然决然地问自己，她生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她原来的习惯是凭热情来生活，陶醉在突然出现的机会，突然想到的新的惊险活动中。作为一个年轻的姑娘，她总是从一次小小的兴奋走向另一次，其中几乎没有任何沉闷的间歇。但梅尔夫人却抑制着热情，时至今日，她已什么也不爱，完全凭理性和智慧在生活。有时伊莎贝尔对这种生活艺术非常向往，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学会它，如果这位光辉的朋友在她身边，她无疑会向她要求指教。她已比以前更意识到了那样生活的益处，这种生活就是使自己冷若冰霜，裹在银盔甲那样的表皮里。

但是，正如我所说的，直到最近我们跟女主人公重新会面的这个冬季，梅尔夫人才回到罗马，住了一段时间。伊莎贝尔自从结婚以后，现在才能经常见到她，而遗憾的是，伊莎贝尔这时的需要和心情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她现在已不希罕梅尔夫人的指教，这位夫人的巧妙魔术在她眼中失去了魅力。如果她有烦恼，她应该把它们藏在肚里，如果生活发生挫折，承认失败并不能减少痛苦。毫无疑问，梅尔夫人对她自己是大有用处的，在任何圈子里，她都是一颗明星，但她是不是——愿不愿——对处在微妙的精神危机中的别人有用呢？从梅尔夫人得到教益的最佳途径——这实在也是伊莎贝尔所经常想到的——便是模仿她，象她一样冷酷，一样笑容可掬。她不承认烦恼，伊莎贝尔考虑到这一事实，也就决定——这已是第五十次——把自己的烦恼丢诸脑后。此外，在恢复事实上已经中断的来往时，她还看到，她的老朋友变了，变得几乎疏远了——她那种装模作样、谨慎小心的态度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知道，拉尔夫·杜歇有过一个看法，认为她喜欢夸大，提高调门，

用通俗的说法，也就是容易做得过火。伊莎贝尔从来不同意这个指责——事实上她从来没有理解这点。在她看来，梅尔夫人的行动始终落落大方，高雅得体，始终是“温和文静”的。但是当她看到，这位夫人尽量避免过问奥斯蒙德家的内部生活时，她才终于想到，她实在做得过头了一点。那当然不是最大方的风度，那毋宁说是粗俗的。她对伊莎贝尔已经结婚这点，记得太牢了，似乎后者的利益现在已有所不同，她梅尔夫人虽然跟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和他的小帕茜非常熟悉，也许比任何人更熟悉，但她毕竟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她在这个问题上处处提防，她从不谈论他们的事，除非万不得已，必须有所表示时，才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她唯恐人家认为她在干预他们的活动。我们知道，梅尔夫人是很坦率的，有一天，她就坦率地向伊莎贝尔表示了这种顾虑。

“我必须警惕，”她说，“我很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便得罪了你。你生气是理所当然的，哪怕我的意图极其纯正。我不应该忘记，我认识你的丈夫比你早得多，我不能让这种情况影响我和你的关系。如果你是一个傻女人，你可能会对我嫉妒。你不是一个傻女人，这我完全明白。但我也不是，因此我决定不要自找麻烦。出一点小问题是很容易的，一个人往往不知不觉就惹了祸。当然，如果我对你的丈夫有什么意思，十年前我早可以这么干了，那时什么阻碍也没有。我何必等到今天我已经年老色衰大不如前的时候才来开始。但如果我引起了你的怀疑，好象我在觊觎一个不属于我的位置，到那时，你就不会前前后后想一想了，你会简单地说，我忘记了某些界线。我决心不忘记它们。当然，一个好朋友不应该老是顾虑这点，不应该怀疑他的朋友会对他不公正。我不是怀疑你，亲爱的，一

点也没有，但是我怀疑人的天性。不要以为我在自寻烦恼，我不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我现在这么对你说，已充分证明了这点。不过，我要说的只是：如果你产生了嫉妒——那是这种情绪采取的形式——我一定会觉得，这是我犯了一点过错。它跟你的丈夫绝对无关。”

根据杜歇夫人的推测，吉尔伯特·奥斯蒙德这次结婚是梅尔夫人一手促成的，现在伊莎贝尔已有了三年时间来思考这件事。我们知道，她开头的态度怎样。就算吉尔伯特·奥斯蒙德的结婚是梅尔夫人造成的吧，但伊莎贝尔·阿切尔的结婚肯定跟她毫无瓜葛。那么这是谁造成的呢？伊莎贝尔不知道，大概是自然，天意，命运，是冥冥之中永恒的神秘造成的吧。确实，她的姨母不满的主要不是梅尔夫人干了这事，而是她的两面派作风，她制造了这件奇怪的事，她又矢口否认她有过错。在伊莎贝尔心目中，这种过错算不得什么，在她生平所获得的最重要的友谊中，梅尔夫人插了一手，起了推动作用，这当然不是罪恶。在她跟姨母发生那次小小的争执之后，她在结婚前的想法便是这样，那时她还几乎保持着冷静的历史学家的态度，能够对她年轻单纯的经历，进行深入的反省和思考。如果梅尔夫人希望改变她的状况，她只能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何况梅尔夫人对她光明磊落，从没隐瞒过她对吉尔伯特·奥斯蒙德的高度评价。但结婚以后，伊莎贝尔却发现，她的丈夫一碰到这问题，便不大自在，他在谈话中，总是尽量避免接触这颗最圆、最光滑的念珠。

“你不喜欢梅尔夫人吗？”伊莎贝尔有一次对他说。“她很器重你呢。”

“我不妨跟你谈一下，”奥斯蒙德回答道。“有一个时期我

很喜欢她，不象今天那样。但现在我讨厌她，我为这事感到害臊。她对我好得简直过分了！我但愿她离开意大利，让我轻松一下，这对我是精神上的休息。你不要老提起她，把她带回到我的眼前。她回来的时候有的是呢。”

真的，梅尔夫人又回来了，而且还不太晚——所谓不太晚，是指人们还没有把她完全忘记。但同时，如果她象我所说，有了明显的变化，那么伊莎贝尔的感情也不完全一样了。她对自己的处境还象过去那么敏感，但她的不满已大为滋长。一颗不满的心灵，不论它缺少什么，决不会缺少理由，它们会跟六月的毛茛一样迅速繁殖。吉尔伯特·奥斯蒙德的结婚，梅尔夫人曾经插手这一点，已不再是伊莎贝尔所思考的题目。这件事看来并不那么值得感谢她，而且随着时间的过去，似乎越来越不值得了。伊莎贝尔有一次甚至对自己说，要不是她，也许这件事就不致发生。不过这想法马上给她压下去了，她觉得自己不该这么想，她为此感到战慄。“不论我的遭遇怎样，我不能不公正，”她说，“我应该自己承担责任，不能把它推给别人！”这种心情终于受到了考验，这是我前面所写的梅尔夫人的那段话引起的，因为梅尔夫人虽然认为，那是她在为她现在的行为委婉地表示歉意，但她所作的微妙区分，她所表现的明确的自信心，在伊莎贝尔听来却有些刺耳，几乎包含着嘲笑的意味。今天伊莎贝尔心里什么也不明白，她只觉得悔恨交加，疑虑重重。她听完那位朋友讲了我记述的那一席话以后，便怏怏不乐地走了，梅尔夫人对她现在的心情还多么不了解啊！其实她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那是对她的嫉妒——为她和吉尔伯特的关系感到嫉妒吗？这想法似乎并不接近事实。她几乎希望自己能够嫉妒，这至少是一种调剂。从一定意义上说，嫉妒不正

是幸福的迹象之一吗？不过，梅尔夫人是聪明的，也许她可以说，她比伊莎贝尔本人更了解伊莎贝尔。这位年青妇女经常心血来潮，胡思乱想——这些想法大多具有高尚的性质，但它们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活跃过（在她的内心深处）。确实，它们显得大同小异，归结起来不外是这么一个决定：如果她今后会遭遇不幸，那么这不应由她自己的过错来造成。她那可怜而又崇高的精神总是怀着强烈的愿望，想尽力而为，她还没有真正感到气馁。因此她仍希望保持公正——不用无聊的报复来发泄自己的苦恼。把她的失望归罪于梅尔夫人，这是无聊的报复，它之所以不足取，尤其因为她不能从中得到真正的快乐。这可以消一消她心头的怨气，但无法解除她的镣铐。不能说她当时不是自投罗网，要是世界上有可以自己做主的姑娘，那么这就是她。一位热恋的少女无疑是不可能不受外界影响的，但她的错误的根源却纯粹在于她自身。没有人对她搞过阴谋，设过圈套，她观察，思考，然后作出了选择。一个女人犯了这样的错误，唯一的出路就是宽宏大量地（是的，怀着最高尚的精神！）接受既成事实。一件蠢事已经够了，它可以抱恨终生，不论你再做什么，也无法得到多大的补救。这种保持缄默的心愿，包含着伊莎贝尔待人接物方面的一种高贵情操，但尽管这样，梅尔夫人采取预防措施，还是必要的。

有一天，那是在拉尔夫·杜歇来到罗马大约一个月之后，伊莎贝尔和帕茜出外散步回来。她现在对帕茜非常好，这不完全是由于她决心公正行事的缘故，这也是出于她对一切纯洁的弱者的同情。她喜爱帕茜，这位少女对她的依恋是正当的，她能够意识到这点也是甜蜜的，这样的事，她一生中还从没有过。这给了她一种温柔的感觉，仿佛一只小手伸进了她的手里。在

帕茜方面，这不仅是一种爱，也是一种热情而有力的信任。就她自己来说，帕茜对她的依赖，也不仅是一种快感，在她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动机的时候，它成了一种明确的理由。她曾对自己说，在我们看到我们的责任时，就应该把它承担起来，而且我们必须尽可能的来发现它。帕茜的同情是一种直接的敦促，它似乎在说，这儿是一个机会，也许它算不得伟大，但这是明白无疑的。这是什么机会，伊莎贝尔不清楚，大致说来就是，多为孩子着想，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她。在这些日子里，伊莎贝尔想起她曾经认为她的小朋友不好理解，便感到好笑，因为她现在看到，不是帕茜不好理解，只是她自己的眼力太迟钝了。她不能相信，一个人会这么念念不忘地、这么异乎寻常地想得到别人的喜欢。但从那以后，她看到了这种美好机能的活动，她知道应该怎么看待它了。这是那个女孩子的整个生命，是她的天赋才能。帕茜没有足以妨碍它的骄傲情绪，虽然她不断赢得人们的好感，她没有自视不凡。这两个人现在经常在一起，哪里有奥斯蒙德夫人，哪里往往也有帕茜。伊莎贝尔喜欢跟她在一起，这就好象一个人捧着一朵特大的鲜花。关心帕茜，不论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也要关心她，这已成为她的一条宗教信念。那位少女在伊莎贝尔身边，比在任何人身边都显得愉快，但是除了她的父亲，她对他充满着爱，这是难怪的，因为父爱是吉尔伯特·奥斯蒙德最大的欢乐，他对她总是表现得无限温柔。伊莎贝尔知道，帕茜多么喜欢跟她在一起，总在琢磨怎样才能得到她的好感。她决定，得到她好感的最佳办法是消极的，就是不引起她的烦恼——这信念当然不涉及她已经有的烦恼。因此她处处以被动的姿态出现，她的柔顺几乎是难以想象的，甚至对伊莎贝尔提出的事表示同意时，她也尽

量表现得不太热烈，仿佛她在想的是另一回事。她从不插嘴，从不打听上流社会的问题。虽然她喜欢得到称赞，每逢人家称赞她的时候，她便会紧张得脸色发白，可是从不把自己的喜悦表现出来。她只是用沉思的眼睛望着对方，随着她年龄的增长，这种神态使她那对眼睛变成了世界上最美的眼睛。迁居罗卡内拉宫的第二个冬天，她开始参加社交活动和舞会，但是到了适当的时刻，为了免得奥斯蒙德夫人感到厌倦，她总是首先提议离开。她从不流连忘返，这种牺牲精神得到了伊莎贝尔的好感，因为她知道，她的小朋友热爱跳舞，每当她随着乐声婆娑起舞的时候，总是飘飘欲仙。何况在她眼里，社交生活是美满无缺的，甚至那些令人厌烦的场面——舞厅的闷热，宴会的沉闷，门口的拥挤，等车时的尴尬处境，她也觉得很有趣。在白天，她坐在马车里伊莎贝尔旁边，身子向前弯着，面露微笑，总好象是第一次给人带去兜风似的。

在我要谈的这一天，她们坐车出了城门，半小时后下了车，让它在路边等着，她们便朝康派奈平原走去，那里的青草并不长，甚至在冬天也点缀着一些美丽的鲜花。这几乎是伊莎贝尔每天必到的所在，她喜欢散步，走路轻快，步子很大，虽然已不象初到欧洲时那么轻快了。这不是帕茜最爱好的运动方式，但她也喜欢它，因为她什么都喜欢。她迈着细小飘逸的步子，随着继母走来走去。在回罗马的时候，伊莎贝尔按照帕茜的要求，到品钦山或博格萨别墅去绕一圈。帕茜在远离罗马城墙的阳光灿烂的山谷里，采集了一束鲜花。回到罗卡内拉宫，她马上到自己的卧室去，用水把花养起来。伊莎贝尔则向客厅走去，那是她平常起居的地方，从宽敞的前室过去是第二间。上了楼梯就是前室，那里显得空空荡荡，似乎连吉尔伯特·奥斯蒙德

那丰富多采的设计手段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伊莎贝尔刚跨进客厅的门槛，便站住了，原因是她看到了一个场面。严格说，这场面也不是以前没有过的，但她总觉得它包含着一种新的意义。由于她的脚步极轻，没有一点声息，因此在她进入这个场面以前，有时间对它进行仔细观察。梅尔夫人戴着帽子站在那里，吉尔伯特·奥斯蒙德正在跟她谈话。一时间，他们没有发觉她进来。当然，这情形是伊莎贝尔以前也常常见到的，她没有见到过，或者至少没有注意过的，却是他们的谈话暂时陷入了不拘礼节的沉默，这使她立即意识到，她的到来会使他们感到惊慌。梅尔夫人站在离壁炉不远的一块小地毯上，奥斯蒙德坐在一张高背椅子里，身子靠在背上，眼睛望着她。她象平时一样，昂起了头，但眼睛却垂下去对着他的目光。伊莎贝尔感到诧异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坐着，梅尔夫人却站着，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吸引了她的注意力。随后她看出，他们是在交换意见中临时停顿的，现在正带着老朋友无拘无束的神情，面对面陷入了沉思，因为有时候老朋友之间的谈心是用不到依靠语言的。这不值得惊奇，他们本来就是老朋友嘛。但这仅仅在一刹那间造成的印象，却象闪电一样照亮了她的心。他们彼此的位置，他们那聚精会神的面对面的注视，使她觉得好象发现了什么。但是她刚刚看清这一切，这一切便过去了。梅尔夫人发现了她，没有走过来，但是向她表示了问候。另一方面，她的丈夫却马上跳了起来。他随即嘟嘟哝哝的，说他得出去散散步，于是向梅尔夫人表示歉意之后，立即走出了屋子。

"我是来找你的，我以为你回来了，但是你没有，我只得等着。"梅尔夫人说。

"他没有请你坐下？"伊莎贝尔笑着问。

梅尔夫人向周围看看。"噢，一点不错，我刚预备走呢。"

"你现在可得留下啦。"

"当然。我来是有原因的，我心里想到了一件事。"

"我以前对你说过，"伊莎贝尔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不会轻易上门来的。"

"你知道我也对你说过，不论我来与不来，都出自相同的动机，这就是对你的感情。"

"对，你对我说过这话。"

"可你现在的样子，好象你并不相信我，"梅尔夫人说。

"哪儿的话，"伊莎贝尔回答，"你的动机的深厚意义，我是万万不会怀疑的！"

"你主要是怀疑我的话是否出自真心。"

伊莎贝尔严肃地摇摇头。"我知道你对我始终是亲切的。"

"只要你允许，我始终会这么做。但是你并不经常欢迎，因此别人只得随你去了。不过我今天来，不是要向你表示好意，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来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件麻烦事要找你——托你来解决。我刚才正跟你的丈夫谈这事呢。"

"这倒奇怪了，他是从来不喜欢惹麻烦的。"

"尤其是别人的事，这我知道。但我想，你也是不喜欢的。不过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得帮我个忙。那是可怜的罗齐尔先生的事。"

"啊，"伊莎贝尔一边想一边说，"那么这是他的麻烦事，不是你的。"

"我也叫无可奈何，他硬要我给他帮忙。他一星期找我十次，跟我谈帕茜的事。"

"不错，他想娶她。这事我都知道。"

梅尔夫人迟疑了一会。“我听你丈夫说，好象你还不知道。”

“他怎么知道我知道不知道呢？他从没跟我谈过这事。”

“也许这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谈好。”

“不管怎样，在这类问题上，他是不大会出差错的。”

“对，一般说，他完全知道怎么考虑问题。但今天不然。”

“那你没有指点他吗？”伊莎贝尔问。

梅尔夫人装出了愉快的笑容。“你可知道，你显得有点儿冷淡？”

“是的，我不得不这样。罗齐尔先生也跟我讲过这话。”

“这是不奇怪的。你跟这孩子很熟。”

“对，”伊莎贝尔说，“因此我才对他那么好呢！如果你认为我冷淡，我真不知道他该怎么想。”

“我相信，他想你还可以为他多出一些力。”

“我无能为力。”

“至少你的力量比我大一些。我不知道，他在我和帕茜之间发现了什么秘密关系，一开始就找上我的门来，好象我掌握着他的命运似的。如今他不断来找我，怂恿我给他出力，问我这事有多大希望，向我大谈他的感情。”

“他的爱情很热烈，”伊莎贝尔说。

“就他来说，已相当热烈。”

“不妨说，就帕茜而言，也已相当热烈。”

梅尔夫人垂下眼睛，过了一会说道：“你不认为她很可爱吗？”

“她是非常惹人喜欢的小姑娘，不过她还很幼稚。”

“对罗齐尔先生说来，这正合适。他自己也不见得不幼稚呢。”

"对，"伊莎贝尔说，"他的见识不过手帕那么大——一块有花边的小手帕。"她的幽默感近来大多变成了嘲笑，但她马上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她想到，帕茜的追求者是这么忠厚，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他对人非常亲切，也非常正直，"她立即补充道，"而且也不象表面看来那么愚蠢。"

"他向我保证，她对他很满意，"梅尔夫人说。

"我不知道，我没问过她。"

"你没有试探她一下？"

"这不关我的事，这是她父亲的事。"

"唉，你太死板了！"梅尔夫人说。

"我必须有自知之明。"

梅尔夫人又笑了笑。"对你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伊莎贝尔说，非常认真。"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很容易生气。你瞧，我小心一些还是有道理的。不管怎样，我得告诉你，就象我刚才告诉奥斯蒙德一样，我不再过问帕茜小姐和爱德华·罗齐尔先生的恋爱事件。Je n'y peux rien, moi！① 我不能跟帕茜来谈他。尤其是，"梅尔夫人又加了一句，"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丈夫。"

伊莎贝尔想了想，过了一会，含笑说道："可是你不会撒手不管！"然后用另一种口气补充道："你办不到，这件事跟你的关系太大了。"

梅尔夫人慢慢站起来，瞟了伊莎贝尔一眼，时间那么短，就象几分钟以前，我们的女主人公获得的那个闪电式启示一样快。只是这一次，伊莎贝尔什么也没发觉。"下一次你问他一

① 法文：我什么也不能干！

下，你就知道了。”

“我不可能问他，他已经不到这儿来。吉尔伯特让他明白，他在这儿不受欢迎。”

“可不是，”梅尔夫人说，“我忘了这点，这正是他感到最伤心的。他说，奥斯蒙德侮辱了他。尽管这样，”她继续道，“奥斯蒙德并不象他想的那么讨厌他。”她已经站了起来，仿佛谈话已经结束，但仍逗留着，打量着周围，显然还有什么话要说。伊莎贝尔看出了这点，甚至猜到了她的意图，但伊莎贝尔也有自己的理由，不给她开这个头。

“如果你这么告诉他，他一定很高兴，”伊莎贝尔笑着回答。

“当然我告诉了他，我还尽可能的鼓励他。我要他耐心一些，我说，只要他能够保持缄默，安心等待，他的事不是毫无指望的。不幸的是他胡思乱想，妒忌别人。”

“妒忌？”

“妒忌沃伯顿勋爵，他说他老在这儿。”

伊莎贝尔已经很疲倦，因此一直坐着，但听到这里，她也站了起来。“啊！”她简单地喊了一声，慢慢向壁炉走去。梅尔夫人瞧着她走过去，只见她在壁炉架上的镜子前面站了一会，把一绺披散下来的头发拢回了原处。

“可怜的罗齐尔先生老是说，沃伯顿勋爵爱上帕茜是完全可能的，”梅尔夫人继续道。

伊莎贝尔沉默了一会，从镜子前面转过身来。“一点不错，这是完全可能的，”她终于回答，神情显得严肃，但口气较为温和。

“我也向罗齐尔先生这么表示。你的丈夫也这么想。”

"我不知道。"

"你问他就知道了。"

"我不想问他,"伊莎贝尔说。

"对不起，我忘记你已经指出过这点了。当然,"梅尔夫人又道,"你对沃伯顿勋爵的行为，看得比我清楚得多。"

"我想我没有理由不告诉你，他非常喜欢我丈夫的这位女儿。"

梅尔夫人又迅速地瞟了她一眼。"你所谓喜欢她的意思，跟罗齐尔先生说的意思一样吗?"

"我不知道罗齐尔先生是什么意思，但沃伯顿勋爵告诉过我，他觉得帕茜很可爱。"

"这事你从没告诉奥斯蒙德吗?"这话是突然想起的，梅尔夫人几乎不假思索，脱口说了出来。

伊莎贝尔的眼睛注视着她。"我想，到时候他自己会知道。沃伯顿勋爵也有嘴，他需要讲的时候，自己会讲。"

梅尔夫人立即意识到，她讲得太快了，这使她的脸色有些发红。她停了一下，让这泄露心事的情绪平静下去，然后仿佛经过了思考似的，说道:"那会比嫁给可怜的罗齐尔先生好一些。"

"我想，好得多。"

"那太叫人高兴了，那是一桩了不起的亲事。他实在心肠太好了。"

"心肠太好?"

"对，因为他居然肯垂青于一个普通的小姑娘。"

"我不这么看。"

"你这么说是你的好意。但是归根结底，帕茜·奥斯蒙

想……"

"归根结底，帕茜·奥斯蒙德是他认识的最可爱的少女！"伊莎贝尔喊道。

梅尔夫人愣住了，确实，她不能理解是难怪的。"我想，你刚才好象还在说她的坏话呢。"

"我说她还幼稚。她确实是这样。沃伯顿勋爵也是这样。"

"要是这么说，我们大家都一样。既然这对帕茜说来是相称的，那更好了。就是一件，如果她偏把她的感情放在罗齐尔先生身上，那么她就不相称了。那未免太不合情理。"

"罗齐尔先生是块绊脚石！"伊莎贝尔突然喊了起来。

"我完全同意你的话，你希望我不去助长他的感情，这使我很高兴。今后他再来找我的话，我会把门关上。"于是梅尔夫人把斗篷披一披好，准备走了。然而她向门口走去的时候，却给伊莎贝尔喊住了，后者向她提出了一个前后矛盾的要求：

"不论怎样，你对他态度要好一些。"

她耸了耸肩膀，站在那儿，扬起眉毛望着她的朋友。"你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我不理解！老实说，我不想对他很好，因为那是虚伪。我希望看到她嫁给沃伯顿勋爵。"

"你最好等他向她求婚以后再说。"

"如果你说的一切是真的，那他肯定会向她求婚的。尤其是，"梅尔夫人接着又说，"如果你要他这么做的话。"

"我要他这么做？"

"那是你完全办得到的。你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力。"

伊莎贝尔的眉头有些皱起来了。"你从哪儿知道的？"

"杜歇夫人告诉我的。当然不是你——你从没说过！"梅尔夫人笑道。

"我当然从没告诉过你这方面的事。"

"在我们彼此信任、互相谈心的时候，你本来是应该告诉我的，那时有的是机会。但你实际上告诉我的很少，从那以后我常常这么想。"

伊莎贝尔也一直这么想，有时还对此感到很满意。但她现在不想承认这点——也许这是因为她不愿流露自己得意的心情。"我的姨母似乎成了你的可靠的情报员，"她简单地说。

"她告诉我，你拒绝了沃伯顿勋爵的求婚，她为这事非常恼火，因此心里老想不开。当然，我认为你现在这么做更好。但是如果你自己不愿嫁给沃伯顿勋爵，那么作为一种补偿，你不妨帮他另外物色一个人。"

伊莎贝尔听着，决心不让梅尔夫人那种兴高采烈的神色在自己脸上反映出来。但过不一会，她便以相当理智而温和的口气说道："关于帕茜的事，要是办得成的话，我确实也很高兴。"她的朋友似乎认为这句话是吉祥的预兆，因此用出乎意外的温柔态度拥抱了她一下，然后得意扬扬地告辞了。

第四十一章

那天晚上，奥斯蒙德第一次提到这件事。他很迟才来到客厅，那时她独自坐在屋里。他们晚上没有出门，帕茜已经上床。饭后，他一直坐在一间小房间里，那是放图书的，他把它叫做书房。十点钟，沃伯顿勋爵来过一次，每逢他从伊莎贝尔那里知道她不出门的时候，总要来一下。他还要到别处去，所以坐了大约半个钟头。伊莎贝尔向他问了问拉尔夫的情况，便很少跟他说话，这是故意的，她希望他跟她丈夫的女儿多谈谈。她假装在看书，后来甚至还去弹了一会钢琴。她问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这屋子。对于帕茜成为美丽的洛克雷的女主人的计划，她起先并不热心，但逐渐对这事发生了兴趣。那天下午，梅尔夫人给这门亲事增加了一些火力。每逢伊莎贝尔心情不好的时候，她总想找一些事干，这是她一时兴起，但也是她的理论造成的。她始终相信，不愉快是一种病态，它之所以痛苦是由于无事可做。因此，活动活动，找一点事干——不论这是什么事——便能摆脱烦恼，甚至治愈创伤。此外，她希望自己相信，她已尽一切可能使丈夫感到满意；她不能想象自己是一个对丈夫的要求无动于衷的女人，这种幻觉使她苦恼。如果他看到帕茜嫁给一位英国贵族，一定十分高兴，这也是合理的，因为这位贵族为人这么好。伊莎贝尔觉得，如果她能够玉成这事，她就是尽了贤妻良母的责任。她愿意成为这样一个人，她希望有

充分的证据使她相信，她是这样一个人。何况这件事还有其他一些可取之处。它使她有事可干，而她希望干一些事。再说，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如果她真能从中感到乐趣，她也许还有得救的希望。最后，这对沃伯顿勋爵也有好处，他显然非常喜欢这位可爱的姑娘。当然，他过去那样，现在怎么会这样，未免有些“奇怪”，但这种感情上的事，是很难有道理可说的。帕茜可能使任何人拜倒在她的脚下，但至少沃伯顿勋爵不在此例。伊莎贝尔总觉得她太渺小，太没分量，也许还太不自然，够不上他的要求。在她身上总有一点玩具娃娃的气息，这决不是沃伯顿勋爵所希冀的东西。然而，男人希冀的是什么，谁知道呢？他们找到什么，就喜欢什么，他们看到了什么，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在这类事情上，找不到行之有效的理论，没有比这更不可理解的，也没有比这更自然的。如果他过去看上过她，那么他现在看上帕茜是很奇怪的，因为帕茜跟她这么不同。但是他对她的感情实际并不象他想象的那么深切。或者就算那么深切吧，这一切早已成为明日黄花，那么在那次失败以后，他自然会想，要是换了另一种类型的女人，他也许可以成功。我已经说过，伊莎贝尔对这件事起先并不热心，但到了今天，她却对它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大有欲罢不能之势。为了讨好她的丈夫，她这么干，究竟能得到什么乐趣，这确实令人诧异。不过，可惜的是，爱德华·罗齐尔还挡着他们的道路！

想到这个人，在那条路上突然闪现的光芒，便显得有些黯淡了。不幸在于伊莎贝尔相信，帕茜认为罗齐尔先生是所有年轻人中最好的一个——她完全相信这点，就象她跟她谈过这个问题似的。尽管她小心翼翼避免向自己这么说，她心里还是相信的，这使她感到很棘手，几乎象可怜的罗齐尔先生有了这个

想法一样不好办。当然，他是万万比不上沃伯顿勋爵的。这还不在于财产的大小，而在于人品的不同，这位年轻的美国人实在很浅薄。他比那位英国贵族，更象那种毫无用处的高等绅士，而且象得多。确实，帕茜对于嫁一个政治家，不会特别感到兴趣。不过，如果一个政治家看中了她，那么这是他的事，她是可以扮演一个年轻美貌的上议院议员夫人的。

读者也许觉得奇怪，怎么伊莎贝尔一下子变得不讲原则了，因为她最后还是对自己说，这个困难也许是可以解决的。由可怜的罗齐尔来体现的障碍，是不可能很危险的，搬开这类不太大的绊脚石，总可以找到各种方法。但伊莎贝尔充分意识到，她还没有测出帕茜的顽强程度，这可能证明是不容易对付的。不过她愿意相信，她不会太顽强，只要好言相劝，她就会屈服，不致对抗到底，因为在她身上，服从的机能比反抗的机能发达得多。她有攀附能力，是的，她会紧紧粘在别人身上，但是她依附在谁的身上，这问题对她说来意义不大。她可以依附在罗齐尔先生身上，也可以依附在沃伯顿勋爵身上，何况她看来还是喜欢他的。她向伊莎贝尔毫无保留地表示过这种情绪，她说，她觉得他的谈话非常有趣——他给她讲的都是印度的故事。他在帕茜面前总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这是伊莎贝尔亲眼看到的。她还发觉，他对她讲话一点不摆大人架子，总是提醒自己，她还年轻，还很单纯，因此仿佛他讲的一切，她都能充分理解，跟理解流行的歌剧一样。那是只要注意听音乐和男中音歌唱就够了。只是他尽量使自己表现得很亲切，就象过去他在花园山庄对另一个心跳不止的小妮子讲话那样。一个女孩子面对这种态度，是很容易感动的，她记得她自己就感动过。她对自己说，如果她象帕茜那么单纯，这种印象还会更深。在她拒绝他的时

候，她是并不单纯的，那个行动就象她后来接受奥斯蒙德的求婚一样，是复杂的。然而帕茜，尽管她很单纯，实际还是有理解能力的，她欢迎沃伯顿勋爵跟她谈天，不是谈舞伴和花束，而是谈意大利的现状，农民的处境，著名的磨粉税①，糙皮病，他对罗马社会的印象。她一边绣挂毯，一边用甜蜜的目光注视着他。在她低下头去的时候，她也不时悄悄地斜过眼来，打量他的身材、他的手、他的脚、他的衣服，仿佛她在考虑着他。伊莎贝尔可以对自己说，哪怕他的外表也比罗齐尔先生的强。但伊莎贝尔目前只想到这里，她觉得诧异，不知这位先生如今在哪里，他已经好久不到罗卡内拉宫来了。正如我所说，帮助丈夫使他如愿以偿，这个思想竟会这么牢牢地支配着她，这是很奇怪的。

它显得奇怪是有各种原因的，我现在就要接触到它们了。在我谈到的那个晚上，沃伯顿勋爵坐在那儿的时候，她已打算采取那个伟大的步骤，离开这屋子，让她的两个朋友单独在一起。我说这是伟大的步骤，因为根据吉尔伯特·奥斯蒙德的看法，应该是这样，而伊莎贝尔则力图用她丈夫的观点来看待一切。她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但没有达到我刚才说的那个程度。她毕竟没有站起来，似乎有什么牵制着她，使她站不起来。这倒不是她觉得这是卑鄙的，狡诈的，因为一般说来，女人对这样的行动，是完全不会受到良心责备的，而伊莎贝尔具有女性的共同特点，从本能上说，也许还超过了其他人。起作用的是一种不明确的疑虑——一种她说不清楚的感觉。这样，她仍留在客厅里，过了一会，沃伯顿勋爵去参加他的社交

① 十九世纪在意大利实行的一种税收，曾多次引起政治风波，被迫废除，但至七十年代仍由议会通过法令予以实行。

活动了，他答应明天把它的情形详细讲给帕茜听。他走后，伊莎贝尔问自己，她有没有造成什么障碍，也许她离开一刻钟，那件事就可能发生了。但她接着又说道——这一切当然都是在心里进行的——如果沃伯顿勋爵希望她走开，他很容易找到一个借口来让她知道这点。他走以后，帕茜一句话也没提到他，伊莎贝尔也故意什么都不说，她已经下定决心，在他公开表示以前，始终保持沉默。在这件事上，他似乎拖得久了一些，跟他向伊莎贝尔表白他的感情的方式不大一样。帕茜去睡了，伊莎贝尔不得不承认，她现在猜不透帕茜心里在动什么脑筋。她这位透明的年轻朋友，一时间变得不大透明了。

伊莎贝尔单独留在那里，望着炉火，直到过了半个钟头，她的丈夫进来了。他一声不吭，在屋里踱了一会，然后坐下去，象她一样望着炉火。但现在，伊莎贝尔已把眼睛从壁炉里闪烁不定的火焰上，移到了奥斯蒙德的脸上。她端详着他，他则一言不发地坐着。暗中观察已经成为她的习惯，它是一种本能造成的，而这种本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与自卫的本能联系在一起的。她希望尽可能地了解他的思想，预先知道他要说的话，这样她可以准备她的回答。事先准备回答，这不是她过去所擅长的，在这方面，她倒是往往事后想起一些机智的话，当时却忘了讲。但是她学得谨慎了——这一部分就是从她丈夫的脸上学来的。在佛罗伦萨的别墅的平台上，她看到的同样是这张脸，用的也是同样认真的眼睛，但是她只看到了它的表面，现在她却看得深入一些了。奥斯蒙德已比结婚以前强壮了一些，然而他的神态还是那么自命不凡。

“沃伯顿勋爵来过了？”他过了一会问。

“是的，坐了半个小时。”

“他看到帕茜啦？”

“是的，他跟她一起坐在沙发上。”

“他跟她讲话多吗？”

“他几乎全都在跟她讲话。”

“我看他对她很关心。你说是不是这样？”

“我什么也没想过，”伊莎贝尔说。“我一直在等你表示态度。”

“这种思想方法跟你平常的不一样，”奥斯蒙德过了一会回答道。

“我决定这一次尽量按照你的好恶办事。这是我以前常常忽略了的。”

奥斯蒙德慢慢扭过头来，望着她。“你是不是想跟我吵嘴？”

“没有，我尽量想跟你和好相处。”

“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你知道，我自己不会跟人吵嘴。”

“你想使我发怒的时候，你认为这是什么？”伊莎贝尔问。

“我并不想使你发怒。如果以前有过，那也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再说，我现在一点也没有这种意思。”

伊莎贝尔笑了。“这没关系。我已经决定，今后不再发怒了。”

“这是一项很出色的决定。你的脾气并不好。”

“是的，并不好。”她把刚才读的一本书推开，随手拿起了帕茜丢在桌上的一条挂毯。

“我没有跟你谈我女儿这件事，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奥斯蒙德说，他谈到帕茜经常用这样的称呼。“我怕遭到你的反对，因为你对这事也会有你的看法。我把小罗齐尔撵走了。”

“你怕我给罗齐尔先生说情吗？你没发觉，我从没向你提

到过他?”

“我从没给你机会。近来我们很少谈话。我知道，他是你的一个老朋友。”

“不错，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伊莎贝尔对他，就象对手里的挂毯一样，毫不关心，但他是一个老朋友，那是事实，而且她不想在丈夫面前掩饰这种关系。他对这种关系总是采取鄙视的态度，这使她更加需要忠于它们，哪怕它们实际毫不足道，就象她跟罗齐尔的关系那样。她有时候会对它们产生一种温柔而眷恋的感觉，无非因为它们是属于她婚前的生活的。“但是在帕茜这件事上，我没有支持过他，”她接着补充道。

“那还算幸运，”奥斯蒙德说。

“我想，你是说对我还算幸运。对他，这是无所谓的。”

“现在不必再谈他了，”奥斯蒙德说。“我对你说过，我已把他撵出去了。”

“是的，不过一个情人在外边，也还是一个情人。有时甚至更不好办。罗齐尔先生仍抱着希望。”

“让他去希望吧，我并不反对！我的女儿只要安心坐着，就可以成为沃伯顿勋爵夫人。”

“你对这事很满意吧?”伊莎贝尔问，口气很简单，几乎不带一点感情色彩。她决定不表示任何态度，因为奥斯蒙德往往出其不意，把她表示的态度拿来反对她。她意识到他念念不忘要使他的女儿成为沃伯顿勋爵夫人，这是她近来一直在思索的问题。但她只是把它放在心里，在奥斯蒙德公开说出口之前，她什么也不想表示。她还不能完全相信，他准备不惜一切争取沃伯顿勋爵，奥斯蒙德家的人是不大肯化这种力气的。吉尔伯特经常吹嘘，在他眼里，一切都没什么了不起，哪怕世界上最

显赫的人，他也得跟他平起平坐，他的女儿即使想嫁一个王子，也唾手可得。因此，如果他公然说，他想得到的只是沃伯顿勋爵，要是让他跑掉，就不容易找到第二个这样的人选，那么，这未免跟他日常的言论有些脱节，何况他一向表示，他从来是言行一致的。如果他的妻子愿意给他当桥梁，帮他跨过这难关，他一定会大喜过望。但相当奇怪的是，尽管一小时以前，伊莎贝尔还在想方设法，要取得他的欢心，现在当她跟他面对面的时候，她却不想迁就他，给他当这种桥梁。她还完全明白，她的问题会在他心头产生什么后果，那就是一种使他感到屈辱的作用。但没有关系，他是非常善于羞辱她的，而且他还善于等待有利的时机，但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他有时会不予计较，轻轻放过，显得不可理解似的。伊莎贝尔也许只能利用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因为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捞不到机会。

不过这一次奥斯蒙德却没有弄虚作假："我非常满意，这会是一门了不起的亲事。何况沃伯顿勋爵还有另一个好处，他是你的老朋友。跟我们攀亲戚，他应该会感到愉快。真奇怪，追求帕茜的人都是你的老朋友。"

"这是很自然的，他们要来看我，来了以后，就会遇到帕茜。看到了她，他们会爱上她，这也是很自然的。"

"我也这么想，不过你没有义务非这么办不可。"

"要是她能嫁给沃伯顿勋爵，我也很高兴，"伊莎贝尔继续说，态度很坦率。"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不过你说，她只要安心坐着。也许她不会安心坐着，如果她失去了罗齐尔先生，她可能会跳起来！"

奥斯蒙德似乎并不把这当一回事。他坐在那儿，注视着炉

火。“帕茜不会不愿意当一位贵族夫人，”他随即说，口气是比较温柔的。“何况她一向希望获得别人的好感，”他又说道。

“也许是获得罗齐尔先生的好感。”

“不，获得我的好感。”

“我想，对我也有一点儿，”伊莎贝尔说。

“是的，她对你很崇拜。不过她听我的话。”

“如果你有这把握，那很好，”她继续道。

“不过，”奥斯蒙德说，“我们那位高贵的客人得先开口才好。”

“他对我说过了。他有一次告诉我，如果他相信她喜欢他的话，他会感到非常愉快。”

奥斯蒙德很快转过头来，但起先没说什么，过了一会，才严厉地问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没有机会讲。你知道我们是怎么生活的。我这是第一次得到机会说这话。”

“你有没有跟他谈到罗齐尔？”

“谈到一点儿。”

“那是不太必要的。”

“我想最好让他知道，这样……这样……”伊莎贝尔没说下去。

“怎么样？”

“他可以采取相应的行动。”

“你的意思是他可以退出去？”

“不，他应该趁早快些进行。”

“现在得到的效果看来不是这样。”

“你应该有些耐心，”伊莎贝尔说，“你知道，英国人是怕

羞的。”

“这一位可不然。他向你求婚的时候不是这样。”

她一直怕奥斯蒙德提起这件事，它使她感到不愉快。“请你原谅，他是非常怕羞的，”她说。

他暂时没回答什么，只是拿起一本书随便翻着。伊莎贝尔一言不发，坐在那儿端详帕茜的挂毯。“你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奥斯蒙德终于说道。“这件事只要你真心想办，你是能使他提出来的。”

这话使伊莎贝尔听了更不愉快，但她觉得，她的丈夫这么说也是很自然的，况且这话归根结底跟她对自己说的并无多大不同。“为什么我对他有影响？”她问。“我为他干过什么，他才非得听我的不可？”

“你拒绝过他的求婚，”奥斯蒙德说，眼睛仍看着书本。

“我并不认为这件事有多大意义，”伊莎贝尔回答。

他随即把书扔下，站了起来，倒背着两手，立在炉火前面。“好吧，”他说，“我认为这件事全在你的手里。我把它交给你了。只要你有一点诚意，你是可以办成功的。你自己考虑吧。不要忘记，我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他等了一会，让她有时间回答他的话，但她什么也没说，于是他立即走出了客厅。

第四十二章

她没有回答什么，因为他的话让她看清了自己的处境，它吸引了她的注意力。这些话包含的意义，使她的心一下子怦怦跳动起来，她感到惊慌，失去了说话的勇气。奥斯蒙德走后，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呆呆地坐在静悄悄的客厅里，直到午夜，直到午夜过去之后，她仍沉浸在思索中。一个仆人进来给炉子添了火，她吩咐他拿几支蜡烛来，然后去睡好了。奥斯蒙德要她考虑他说的话，她确实这么做了，还想到了许多别的事。她对沃伯顿勋爵有特殊的影响力，这句话出自别人口里，使她感到心惊胆战，但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难道他们中间真的还存在着什么，可以作为杠杆，推动他向帕茜提出求婚吗？这在他来说，是那种希冀得到她的好感的情绪，那种想做点什么来赢得她的欢心的愿望吗？在这以前，伊莎贝尔没有向自己提出过这个问题，因为她不觉得有这必要，但现在它直接提到她面前来了，她看到了答案，这答案使她吓了一跳。是的，有在着什么——在沃伯顿勋爵身上存在着什么。他当初来到罗马的时候，她相信，他们之间的纽带完全断了，但她逐渐意识到，它还存在着，还可以感觉得到。它已经象头发那么细，但有时候她仍能听到它在颤动。从她来说，她什么也没有变，她过去怎么看沃伯顿勋爵，今天还是怎么看，那种情绪是不需要变的，相反，她认为它甚至比以前更为美好。但是他呢？他是

不是仍保留着那个思想，认为她对他可以比其他女人具有更多的意义呢？他们一度经历过一些亲密的时刻，他是不是还想从这种往事中得到什么呢？伊莎贝尔知道，她发现过这种心情的一些迹象。但是他的希望，他的要求是什么呢？他对可怜的帕茜的好感显然是十分真诚的，那么这好感是以什么方式与它们奇怪地结合在一起的呢？难道他还在爱着吉尔伯特·奥斯蒙德的妻子，如果这样，他指望从中得到什么慰藉呢？如果他爱上了帕茜，他就不应该爱她的继母；如果他爱着她的继母，他就不应该爱帕茜。运用她所掌握的有利条件，促使他向帕茜求婚，尽管她知道，他是为她，而不是为那个女孩子这么做——这不就是她的丈夫要求她做的事吗？不管怎样，从她发现她的老朋友对她还藕断丝连、情意绵绵的那一刻起，她觉得她所面临的任务就是这样。这不是一件愉快的工作，事实上是令人厌恶的。她愁眉不展地问自己，沃伯顿勋爵是不是为了寻求另一种满足，寻求其它的所谓机会，才假装爱上帕茜的？不过她立即把这种巧妙的两面作风，从他的行为中排除了，她宁可相信，他是完全真诚的。但如果他对帕茜的爱慕只是自欺欺人的错觉，那么这不见得比弄虚作假好一些。伊莎贝尔在这种种丑恶的可能性中间来回徘徊，终于迷失了方向，其中有一些，她蓦然一见，不禁大惊失色。于是她冲出迷津，擦擦眼睛，对自己说，她的想象力无疑没有给她带来益处，她丈夫的想象力对他更其如此。沃伯顿勋爵是心口如一、毫无私心的，她对他的意义也没有超过他所希望的范围。她应该相信这是事实，除非相反的情况能够得到证明，而且这证明必须是实事求是的，不能由奥斯蒙德那厚颜无耻的嘴说了算。

然而今天晚上，这样的决定没有使她得到安宁，因为恐怖

困扰着她的心灵，它们一有机会，立即从她的思想中跳了出来。为什么它们突然变得这么活跃，她不太清楚，除非这是由于她下午得到的那个奇怪的印象：她的丈夫和梅尔夫人有着她意料不到的更直接的关系。这个印象不时回到她的眼前来，现在她甚至奇怪，她以前怎么没有发现这点。除此以外，半个小时以前，她跟奥斯蒙德的短暂谈话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证明他可以使他的手接触到的一切变得萎谢，可以使他的眼睛看到的一切在她眼前失去光采。向他提供忠诚的证明，这自然很好，但实际情况是：知道他希望的是什么事，却往往引起一种意图要反对这件事。这就仿佛他生着一只毒眼①，仿佛他的出现就会带来死亡，他的好感只会产生不幸。这过错是在他本身，还是只在于她对他怀有深刻的不信任？这不信任很清楚，是他们短短的婚后生活的结果。深渊已在他们之间形成，他们在它的两边互相观望，双方的眼神都表明他们认为自己受了骗。这是一种奇怪的对峙，是她做梦也没想到过的，在这种对峙中，一方所重视的原则总成为另一方所鄙视的东西。这不是她的过错，她没有玩弄过欺骗手段，她对他只有钦佩和信任。她凭着最纯洁的信赖，总是在一切方面跨出第一步，但后来她突然发现，婚后生活的无限远景，实际只是一条又黑又小的胡同，而且是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同。它不是通向幸福的高处，使人看到世界在自己脚下，他可以怀着兴奋和胜利的心情俯视着它，给予它裁判、选择和怜悯。它倒是通向下面，通向地底，通向受束缚、受压抑的领域，在那里，别人的生活，那更安乐、更自由的生活的声音，却从上面传来，因而更加深了失败的感觉。正是她

---

① 西方长期流行的一种迷信，认为有些人生有“毒眼”，凡是这眼睛接触到的一切，都会死亡。

对她丈夫的深刻的不信任，使世界变成了一片漆黑。这是一种容易指出，但不容易解释的情绪，它的性质那么复杂，以致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忍受更多的痛苦，才能真正得到解脱。对于伊莎贝尔，痛苦是一种积极的因素，它引起的不是沮丧，不是麻木，不是绝望，它是一种促使她思索、反省、对每一种压力作出反应的感受。然而，她认为她可以把失败的意识深深藏在心底，除了奥斯蒙德，谁也不会猜到。是的，他是知道的，不仅知道，有时还感到得意。它是逐渐形成的，尽管他们的婚后生活开头是美好的，但到第一年结束的时候，她就发现了它，这使她吃了一惊。然后阴影开始增多，仿佛奥斯蒙德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在有意识地把灯一盏一盏吹灭。黑影起先是淡薄的，稀疏的，她还能看到自己的道路。但是它在不断变浓，如果有时它会偶然显得稀薄一些，那么在她展望中的某些角落却终于变成了漆黑一片。这些阴影不是她自己心灵的产物，这是她完全清楚的，她曾经尽量公正，尽量不偏不倚，唯求了解真实情况。它们是她丈夫本身的一部分，是从他身上分泌和产生出来的，它们不是他的罪行、他的劣迹，她对他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除了一件事，然而那却不是罪恶。她说不出他干过什么坏事，他并不粗暴，他也并不残酷，她只是相信他恨她。这是她唯一可以指责他的，而它之所以可悲，正在于它不是一种罪恶，因为对于罪恶，她是可以找到补救办法的。事实是结婚以后他发现，她跟他的想象不同，她不是他心目中想象的那个人，起先他以为他可以改变她，她也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但是她毕竟是她自己，这是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已经没法掩饰，没法戴上假面具，扮演别的角色了，因为他了解她，他已经死了这条心。她并不怕他，她也并不担心他会伤害她，因

为他对她的敌意不属于那种性质。只要可能，他决不给她任何借口，决不让自己有什么失着。相反，伊莎贝尔用冷漠、固执的目光展望未来的时候，却看到自己的处境很不利。她会给他许多口实，她会常常陷入错误。有时候，她几乎有些可怜他，因为虽然她没有存心欺骗他，但她完全明白，她事实上必然已经这么做了。他第一次跟她见面，她就掩饰着自己，她使自己显得很渺小，装得比实际的她更不足道。这是因为当时他尽量表现自己，她处在他迷人的光辉之下。他没有变，在他追求她的那一年中，他的伪装丝毫也不比她的大。但那时她只看到了他的个性的一半，正如人们只看到了没有给地球的阴影遮没的那部分月亮。现在她看到了整个月亮——看到了他的全貌。可以说，她始终保持着静止，让他可以有充分的活动余地，尽管这样，她还是错把部分当作了全体。

啊，她曾经那么陶醉在他的魅力下！它还没有消失，还存在着，她还知道得很清楚，使奥斯蒙德显得可爱的是什么——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做到这点。在他向她求爱的时候，他是愿意这样的，而且由于她乐意陶醉在这种魅力下，因此毫不奇怪，他获得了成功。他成功是因为他是真诚的，她从没想否认这点。他赞美过她，他曾经告诉她这是为什么——因为她是他知道的最富于想象力的女人。这可能完全是真的，因为在那几个月里，她一直沉浸在幻想中，她看到的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她对他有一个美妙的幻象，那是她在迷恋他的时候形成的，啊，那些充满着幻想的时刻！——但那不是真正的他。某些特点的综合打动了她，她在那里看到了一幅最动人的图画：他贫穷，孤独，然而又显得那么高贵——这一切引起了她的兴趣，似乎给她提供了一种机会。他的处境，他的智慧，他的脸，仿佛都

包含着一种不可名状的美。同时她也看到，他一无所能，无所作为，但这种感觉却以温情脉脉的形态出现，因为温情是与尊敬一脉相承的。他象一个狐疑不定的航海家，漫步在沙滩上等待涨潮，他望着海洋，可是没有出海去。正是在这一切中，她看到了她出力的机会。她要帮他把船推进海里，她将改善他的命运，她觉得爱他是一件美好的事。于是她爱上了他，她急不可待地、热情洋溢地献出了自己——主要是为了她在他身上看到的一切，但同样也是为了她所赋予他的一切，为了她能给予他的一切。当她回顾这丰富的几个星期的热恋时，她在这中间看到了一种母性的因素——一个女人在觉得自己有所贡献，呈上自己的一切时的幸福感。现在她发现，要是她没有钱，她就不可能那么做。于是她的思想岔到了已故的杜歇先生那儿，他如今已躺在坟墓里，他是她的大恩人，可是却成了无限忧伤的制造者！这是难以相信的，然而这也是事实。她的钱实际上成了负担，压在她的心头，她希望找到另一颗心，另一个更愿意接受它的容器来承担它的重量。那么，为了减轻良心的压力，把它交给具有世界上最高尚的情操的人，不是最有效的吗？除非把它捐给一家医院，她不能找到比这更好的处理办法。然而没有一个慈善机构象吉尔伯特·奥斯蒙德那样，使她感到兴趣。他会把她的钱用在她认为比较合理的方面，使这笔意外之财的侥幸性质不致显得那么刺目。继承七万英镑遗产这件事本身，并不包含什么美好的性质，美好的只是杜歇先生把它赠送给她的这个行动。那么，嫁给吉尔伯特·奥斯蒙德，把这部分财产带给他，这也将成为她的一个美好的行动。就他而言，这不太美好，这是事实，但那是他的事，如果他爱她，他就不应反对她是一个有钱的人。难道他没有勇敢地承认，她的富有使

他感到高兴吗？

但是，当她问自己，她的结婚是否真的出于一种虚假的理论，是为了使她的钱得到合理的使用时，她的脸有些发烧了。不过，她赶快回答道，这只是事情的一半。她结婚是因为当时有一种感情支配了她，她对他的爱情的真诚深信不疑，对他的个人品质感到满意。在她眼里，他比任何人都好。这个至高无上的信念，几个月中充斥在她的心头，至今还没有完全消失，还可以向她证明，她当时不可能不这么做。她所知道的这个最美好的——也就是最精巧的——男性有机体，成了她的财富，她只要一伸手，就能接触到它，这个认识便构成了一种献身的行动。关于他的头脑的美好，她的认识并没有错，她现在对这器官已有充分的了解。她曾经跟它生活在一起，几乎可以说，生活在它中间，仿佛它成了她的寓所。如果说她是被俘虏了，那么这是它用它那坚强的手把她逮住的。这样的回顾也许不是毫无意义的。她没有遇到过更机灵、更敏锐、更有修养、更善于思考的头脑，她现在所要对付的，也正是这个高度发达的器官。她想起他的蒙骗的深广，便陷入了无限的忧郁。从这一点来看，他没有比现在更加恨她，也许倒是奇怪的。她记得很清楚，他在这方面发出的第一个信号——它打响了铃，给他们真实生活的戏剧拉开了幕。一天他对她说，她的想法太多了，她必须抛弃它们。在他们结婚以前，他已经对她说过这话，只是那时她没有重视，直到以后她才又回想起来。但这一次她不能不理会了，因为他是认真讲的。从表面上看，这些话算不得什么。但是随着她在这方面经验的加深，她看到了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他这话是认真讲的，他的意思是要她丢掉她所有的一切，只剩下美丽的外表。她知道她的想法很多，多得超过了他

的想象，比他向她求婚以前，她向他流露过的更多得多。是的，她曾经是虚伪的，因为她太爱他了。她把许多想法藏在心里，可是一个人结婚正是为了跟另一个人分享这些想法。一个人可以把它们压在心里，小心不讲出来，但不能把它们连根铲除。不过问题还不在于他反对她那些意见，那是算不得什么的。她没有自己的意见——她的任何意见，她都心甘情愿可以牺牲，只要她感到这是他爱她所必要的。但他要求的是全部——她的整个性格，她的感觉方式，她的判断方式。这正是她不愿放弃的，也是他直到跟它们面对面的时候才发现的，可是这时门已经关上，没有退路了。她对生活有她自己的看法，而他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冒犯。天知道，至少从现在看来，那是多么微不足道，多么平易近人的看法！奇怪的是，她从来没有想到，他的看法会这么不同。她一直认为，那一定是非常开通，非常明朗，完全符合一个正直的人、高尚的人的身份的。他不是一再对她说，他没有迷信，没有愚蠢的偏见，没有落后过时的旧观念吗？他不是摆出一副样子，仿佛生活在广阔的天地中，无意于琐屑的俗务，只关心真理和知识，相信两个有文化的人应该一起从事这方面的探索，而且不论有无收获，至少这探索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吗？当然，他也对她说过，他爱好公认的准则，但他的意思似乎表示这只是一种高尚的自白，那就是他爱好和谐、秩序、礼仪和生活中一切崇高的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说，她还是可以跟他和睦相处的，他的警告并不包含任何不祥的征兆。但是随着岁月的过去，她跟着他愈走愈远，他把她带进了他居住的殿堂，于是，于是她才看清，她究竟来到了一个什么所在。

她还回想得起这一切，她当时怀着怎样惊疑不定的心情打

量自己的住处。从此她便在这四堵墙壁里消磨岁月，它们要在她今后的一生中把她包围起来。这是一幢黑暗的房子，没有声音的房子，使人透不出气来的房子。奥斯蒙德那美好的头脑不能给它带来光和空气，事实上，这美好的头脑似乎从又高又小的窗口在向她窥视，对她发出嘲笑。当然，这不是肉体上的痛苦，肉体上的痛苦还可以找到医治的办法。她可以随意来去，她有她的自由，她的丈夫是彬彬有礼的。他的态度那么严肃，甚至有些使人望而生畏。但在他的文化修养，他的聪明能干，他的优雅风度下，在他的温和仪表，他的老成练达，他的生活阅历下，却隐藏着他的自私自利，就象在遍地鲜花中隐藏着一条毒蛇。她也曾认真地对待他，但她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她怎么能够呢——尤其是当她对他的印象还较好的时候？她愿意象他看他自己一样看他——把他当作欧洲第一名男子。这正是她开头对他的看法，事实上，这也是她嫁给他的原因。但是当她看到这件事所包含的意义时，她退缩了。这婚姻对她的要求超过了她打算给予的。它要求，除了他所羡慕的三、四个地位极高的人以外，对每个人都采取极端傲慢的态度；它要求，对世上的一切事物，除了他所有的六、七种想法以外，没有任何想法。但那也可以，她甚至愿意跟他走上这条路，走得很远很远，因为他向她指出过，生活中充满着卑鄙和丑恶，他让她睁开眼睛，看到了人类的愚蠢、腐败和无知，因此理所当然，她对外在世界的无限庸俗，对这个人洁身自好的崇高精神，获得了深刻印象。但是这个卑鄙丑恶的世界，原来归根结底便是这个人向往的目标，他的眼睛永远朝着它，而且不是为了使它进步，或者改造它，或者拯救它，而是希图它承认他的高贵地位。一方面，它是卑鄙的，另一方面，它却给他的行动提供了一种规范。奥斯蒙德曾

对伊莎贝尔大谈他的自我克制，他的超然物外，他对一切名利地位的无动于衷，视同等闲，这一切都在她眼中提高了他的身价。她认为这是一种可敬的清高思想，是不愿同流合污的独立精神。实际上，他从来不是一个不计名利地位的人，她从没看到一个人，象他这么念念不忘于别人的成就。在她看来，世界始终包含着乐趣，对人生的探索始终为她所喜爱，然而她还是愿意为了个人的私生活，放弃她的一切探索精神和是非观念，只要跟她有关的这个人能够使她相信这是值得的！至少这是她目前的信念，比起象奥斯蒙德那样对社会耿耿于怀来，这当然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他不能生活在这个社会之外，她看到，他从没真正这么做过。哪怕他表面上装得远离尘嚣，其实他始终站在窗口，把眼睛盯住了它。他有他的理想，正如她也试图有她的理想一样，奇怪的只是人们会从这么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是非曲直。他的理想是飞黄腾达，阔绰体面，过贵族式的生活。她现在看到，奥斯蒙德认为，他一生过的都是这种生活，至少实质上是这样。他从未一刻背离过这个轨道，如果他这么做了，他会永远认为这是他的耻辱。不过那还是没什么，在这一点上她也愿意追随他，问题是同样的用语在他们那里，却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完全不同的联想和要求。她心目中的贵族生活只是广博的知识和充分的自由相结合，知识将给人带来责任感，自由则使人感到心情舒畅。但在奥斯蒙德看来，这种生活只包含一些形式，一种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态度。他爱好旧的、神圣的、传统的一切，她也是这样，只是她认为，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待它们。他却把传统看得至高无上，有一次他对她说，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取得这种传统，如果一个人不幸而没有取得它，必须

马上取得它。她知道，他的意思是她缺乏这种传统，而他比她幸运，但她怎么也不明白，他是从哪里获得他的传统的。他拥有大量的传统观念，这是毫无疑问的，不久她就开始看到了。但重要的是按照这些观念来行动，这不仅对他，对她也是重要的。伊莎贝尔有一个模糊的信念，认为传统观念不仅要为它们的所有者，也要为别人服务，因此它们必须是超越一切的。然而她还是愿意承认，她也应该随着她丈夫那种高贵的乐曲行进，这是他从他过去那个隐秘的时期继承下来的，尽管她一向是一个行动自由、随心所欲、不受约束、反对按部就班、照习俗行事的人。现在有一些事是他们必须做的，有一些姿态是他们必须表示的，有一些人是他们必须来往或者不来往的。伊莎贝尔看到，这个严峻的体系正在向她围拢过来，尽管它显得花团锦簇，五彩缤纷，我讲到过的那种黑暗和窒息的感觉还是笼罩着她的心灵，她觉得自己仿佛给关在充满霉烂和腐臭气味的屋子里。当然她挣扎过，开头还是以幽默诙谐的、讽刺的、温和的方式进行反抗，然而当情况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她就变得严峻、焦急、激动，提出申辩了。她提出，人应该享有自由，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不问他们的生活以什么面目和名称出现——这是跟他的不同的一些本能和愿望，一种判然不同的理想。

这时，她的丈夫站出来了，他屹立在她的面前，仿佛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冒犯。她所说的一切只是遭到了他的嘲笑，她可以看到，他把她当作他的奇耻大辱。他对她怎么想——认为她下贱，庸俗，可耻？现在他终于知道，她跟传统毫无因缘！他从未料到，他会发现她这么平凡，她的情绪只配作急进派报纸和神体一位论派①讲道的材料。真正触怒他的，正如她最后所

看到的，是她有她自己的一套思想。她应该用他的头脑来思想，她的思想应该从属于他，就象一方小小的花圃应该从属于一片巨大的猎园一样。他会来轻轻翻土，浇水；他会来除草，偶然采摘几朵鲜花。它将成为已经拥有广大土地的主人的一个精巧玲珑的游憩地。他并不希望她愚蠢，相反，正因为她聪明，他才喜欢她。但是他要求她的智慧完全为他的利益效劳，他不指望她的头脑空洞无物，他倒是愿意她具有丰富的接受能力。但他要求他的妻子与他感觉相同，志趣相同，完全接受他的意见，抱负，爱好。伊莎贝尔被迫承认，从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来说，从一个至少本来还算温存体贴的丈夫来说，这种要求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有些事，她无论如何不能同意。首先，它们是卑鄙龌龊的。她并非清教徒的女儿，尽管如此，她相信贞洁、甚至高尚这些观念。然而奥斯蒙德却不以为然，他的某些传统观念，使她退避三舍。难道所有的女人都有情夫？难道她们都要说谎，哪怕其中最好的也有自己的价格？难道只有三、四个女人不欺骗她们的丈夫？伊莎贝尔听到这些话，觉得它们比市井小人的闲言闲语更加可恨——这是在污浊的空气中保持着清新气息的一种憎恨。这些话带有她的大姑子的臭味，难道她的丈夫跟格米尼伯爵夫人是一丘之貉吗？这位夫人经常撒谎，她的欺骗还不仅限于口头上。在奥斯蒙德的传统观念中有这些事实，已经够了，其他就可以不必谈了。她对他的自以为是表示的轻蔑，正是使他大为恼火的事。他一向以蔑视来对待一切，那么

---

① 基督教中的一派，不承认“三位一体”说，认为耶稣是人，强调他的仁爱性质，因此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精神，成为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急进派反对封建制度的武器。

他把它的一部分奉送给他的妻子，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她居然也把她的轻蔑的烈火投向他的观念，这是他不能置之不问的危险。他本来以为，他能够在她的情绪形成之前，控制住它，但是现在，她可以想象得到，他会怎样老羞成怒，因为他发现他过于自信了。当一个妻子使丈夫产生了这种情绪以后，那么他对她除了憎恨，就不会有别的了。

现在她已完全相信，这种憎恨情绪起先虽然只是奥斯蒙德的避风港和休息室，现在终于成了他生活中的常规活动和安慰。这种情绪是深刻的，因为它发自内心，他看到了一种预兆：她终究会跟他闹翻。如果对她说来，这思想使她不寒而慄，一开始甚至觉得这是一种不忠诚的表现，是堕落的征兆，那么这在他心头引起的反应有多大，还用说吗？那非常简单，他藐视她，她毫无传统观念，连神体一位派教士的道德水平也够不上。可怜的伊莎贝尔，她还从没懂得什么叫神体一位派呢！可是这个信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接着出现的将是什么——他们的前途怎样？这是经常萦绕在她头脑中的问题。他要做什么——她应该怎么办？当一个男人恨他的妻子的时候，他会干出什么来？她并不恨他，这是她知道的，因为她常常情不自禁地希望，要出其不意地让她的丈夫高兴一下。然而她也常常感到害怕，正如我已提到过的，她往往想到，她一开始就欺骗了他。无论如何，他们的结合是奇怪的，这是一种可怕的生活。在那天早晨以前，他几乎已有一星期没跟她讲话，他的态度冷冰冰的，象没有火的炉子。她明白，那是有具体原因的，他不喜欢拉尔夫·杜歇在罗马呆下去。他认为她跟她的表兄会面太多——一星期前他对她说过，她到旅馆去看他是不合适的。他本来还想讲下去，只是拉尔夫

重病在身，使他不便指责他，以免显得太粗鲁，但是把那些话放在心里，只能更加深他的仇恨。伊莎贝尔看出了这一切，就象从表盘上看钟点一样清楚。她完全明白，她对表兄的关心激起了丈夫的愤怒，她相信，奥斯蒙德恨不得把她锁在她的卧室里。但是她问心无愧，因为虽然总的说来，她不想违抗他，但是她不能对拉尔夫漠不关心。她相信，他终于活不久了，今后她再也不能见到他，这使她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恋恋不舍的心情。现在她已没有什么乐趣，一个自知已经葬送了一生的女人，还会有什么乐趣呢？只有永恒的忧愁压在她的心头，使她看到一切都笼罩在阴暗中。但是拉尔夫的短暂访问，象黑夜中升起了一盏灯，每逢她跟他坐在一起的时候，她为自己感到的痛苦仿佛变成了为他而痛苦。今天她觉得，仿佛他是她的弟兄。她从没有过弟兄，但如果她有，而她正处在烦恼中，他正在死去，她一定也会象爱护拉尔夫那样爱护他。啊，是的，如果吉尔伯特是嫉妒她，那也许还有一些理由。跟拉尔夫在一起的半个小时，总会使吉尔伯特相形见绌。这不是因为他们谈到了他，也不是因为她埋怨了他。他的名字从没在他们的谈话中出现过。原因仅仅在于拉尔夫心胸开阔，而她的丈夫却不然。拉尔夫的谈吐，他的笑容，甚至单单是他住在罗马这一点，似乎都包含着一种东西，使她那个死气沉沉的生活圈子一下子变得明朗了。他使她感到了世界的美好，感到了可能有的希望。归根结底，他象奥斯蒙德一样聪明——且不说他为人更好。正因为这样，她觉得向他隐瞒自己的忧伤，是对他的爱护。她煞费苦心地向他隐瞒着一切，在他们的谈话中，她永远拉上了幕布，打开了屏风。在佛罗伦萨花园中的那一幕，又在她眼前复活了——它还没来得及死去——就在那天早上，他向她提出了警告，要她

提防奥斯蒙德。她只要合上眼睛，就能看到那个地方，听到他的声音，感到那温暖甜蜜的空气。他怎么会知道的呢？多么不可思议！多么惊人的智慧！象吉尔伯特一样聪明吗？他聪明得多，才能作出这样的判断。吉尔伯特从来没有这么深刻，这么正直。她那时对他说，他是不是对，他至少永远不能从她那里知道。现在她仍在提防发生这种情况。这使她有不少事要做，这涉及到感情，崇高的精神，还有良心问题。在女人那里，良心有时起着奇特的作用，现在，伊莎贝尔在她的表兄面前扮演她的角色时，她相信，这是她对他的仁慈。如果他会受骗，哪怕一分钟也好，那么这也许可以算是一种仁慈。因为这仁慈主要是要使他相信，他曾经大大伤了她的心，他应该为此感到害臊，但是由于她宽宏大量，他又病得这么严重，因此她并不埋怨他，甚至故意不在他面前炫耀自己的幸福。拉尔夫躺在沙发上，想到这种异乎寻常的思考方式，在心里笑了笑，但是他宽恕她，因为她也宽恕了他。她不愿他由于知道她不幸而感到痛苦，这是主要的。至于他知道了真相，会感到自己没有做错，这件事并不重要。

她独自待在静悄悄的客厅里，炉火熄了好久，她还没有离开。她不觉得冷，她浑身在发烧。她听到钟声早已过了午夜，一点，两点，三点，三点过了，但是她丝毫也不想睡。无数的幻象向她眼前涌来，她心乱如麻，不能安静。不论她走到哪里，这些幻象照样会找到她，哪怕她靠在枕上，它们还是会来作弄她，不让她休息。我说过，她相信她不想违抗他，最好的证明就是：她在客厅里一直逗留到了半夜，力图说服自己，为什么不能象往邮筒里丢一封信那样，把帕茜嫁出去，反对这么做是毫无理由的。钟打了四下，她站起来了，她终于不得不上床去了，

因为灯早已熄灭。蜡烛已经烧到了烛台上。但是哪怕这时，她仍在屋子中央停了一下，凝视着重又来到她眼前的幻象：她的丈夫和梅尔夫人没有意识到她的存在，亲昵地待在一起。

第四十三章

过了三天，她带帕茜去参加一个盛大的舞会。奥斯蒙德是从来不跳舞的，他没有陪她们去。帕茜照旧爱好跳舞，她缺乏推理的气质，不会把爱情上的禁令推广到其它的欢乐上去。如果她是在等候时机，或者指望获得她父亲的谅解，那么她一定看到了成功的前景。但伊莎贝尔觉得不象是这么回事，另一种可能性倒大得多，这就是她简单地决定做一个听话的姑娘。她从没得到过这样的机会，而她是懂得尊重机会的。她仍象往常一样小心翼翼，毫不懈怠地注意着她那轻盈美丽的裙子。她紧紧捧着一束花，点了二十来次花的数目。她使伊莎贝尔感到自己老了，似乎她在舞会上婆娑起舞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帕茜受到了普遍的赞美，她从不缺乏舞伴。她们到达以后不久，她就把花束交给了伊莎贝尔，因为后者没有跳舞。但是她接到花束才几分钟，便发现爱德华·罗齐尔来到了她面前。他已失去了他那和蔼可亲的微笑，脸色变得几乎象军人一样坚决。伊莎贝尔要不是感到他的事实际已毫无指望，这种外形上的变化会使她忍俊不禁。他身上有的始终是紫丁香的气息，不是火药味。他瞅了她一眼，神色那么严厉，仿佛在知照她，他很危险，然后他垂下眼皮，看她手中的那束花。把它端详了一会以后，他的目光变得柔和了，于是他迅速地说道："这都是紫罗兰，这一定是她的！"

伊莎贝尔亲切地笑了。“是的，这是她的，她要我给她拿着。”

“可以让我拿一会儿吗，奥斯蒙德夫人？”可怜的年轻人问。

“不成，我不信任你，你不会还给她。”

“也许是这样，我会带着它马上离开这儿。但至少可以给我一朵花吧？”

伊莎贝尔踌躇了一下，然后依旧笑着，把花束伸给他。“你自己挑一朵吧。我为你这么做，实在是不应该的。”

“咳，奥斯蒙德夫人，你不过为我做这么一点事罢了！”罗齐尔喊道，举起单眼镜，仔细地选择他的花。

“不要把它插在你的钮扣洞上，”她说，“千万不要！”

“我倒是希望她看到它。她拒绝跟我跳舞，但是我得让她知道，我依旧信任她。”

“你要让她知道也可以，但不必当着别人的面这么做。她的父亲叮嘱过她，不要跟你跳舞。”

“这就是你能为我做的一切吗？我可对你抱着更大的希望呢，奥斯蒙德夫人，”年轻人说，口气带有一些恭维的性质。“你知道，我们认识那么久了——可以说在天真的童年时代就认识了。”

“别把我说得那么老啦，”伊莎贝尔耐心地回答。“你常常提到这事，我也从没否认过。不过我必须告诉你，尽管我们是老朋友，如果当初承蒙你向我求婚的话，我一定敬谢不敏。”

“哦，那么你是瞧不起我的。你不如干脆说，我只是巴黎的一个二流子！”

“我根本没有瞧不起你，我只是不喜欢你。当然，我这话的意思是，我并不因为帕茜的缘故便喜欢你。”

“你讲得很好，我明白了，你只是可怜我，如此而已。”于

是爱德华·罗齐尔举起单眼镜，漫无目的地向周围打量着。他没有想到，人们会这么高兴，但是他的自尊心使他不愿在这狂欢的人群面前，流露出羡慕的神色。

伊莎贝尔暂时没有再说什么。他的举止神态没有那种可歌可泣的悲剧的庄严色彩，别的不说，他那小小的单眼镜就使人觉得可笑。但是她突然心中一动，她自己的不幸，归根结底，不是跟他的有着某种共同之处吗？她不禁比以前更深切地感到，正是在这里——虽然表现得不太富有诗意，但很清楚——包含着世界上最动人的东西：在苦难中挣扎的年轻人的爱情。"你真的会待她非常好吗？"她终于问，声音很轻。

他虔诚地垂下了眼睛，把夹在手指里的那朵小小的花，举到了唇边。然后他望着她，说道："你可怜我，但是你一点也不可怜她吗？"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她始终会对生活感到很愉快的。"

"这就看你认为怎样才算生活啦！"罗齐尔喊道。"如果她有痛苦，她就不会对生活感到愉快。"

"但是不会出现这样的事。"

"这使我听了很高兴。她知道她应该怎么办。你等着瞧吧。"

"我相信她知道，她永远也不会违抗她的父亲。她已在向我走来，"伊莎贝尔又说，"我不得不请你离开了。"

罗齐尔又逗留了一会，终于看到帕茜靠在舞伴的胳臂上走来了，但他仍站着没动，直等可以看清她的脸色后，才昂起了头慢慢走开。他愿意暂时忍受这样的牺牲，这种态度使她相信，他对她的爱是真诚的。

帕茜在跳舞时，不大会弄得衣履不整，她舞罢回来仍那么神采奕奕，冷静沉着。等了一会，她取回了花。伊莎贝尔望着

她，看到她在数花，于是她对自己说，在她身上一定有更深刻的力量在活动，只是她还没有发现。帕茜是看见罗齐尔转身走开的，但她没有向伊莎贝尔提到他。她只是谈她的舞伴——那时他已鞠躬告退了——谈音乐，谈地板，还谈到她很不幸，已经把衣服扯破了。然而伊莎贝尔相信，她已发现她的情人拿走了一朵花，不过这不一定就是她在下一位舞伴来请她跳舞时，态度那么温顺和蔼的原因。在极端紧张的心情下表现出来的这种优美娴雅的风度，是一个更广大的计划的一部分。她又跟着一个羞红了脸的年轻人走了，这一次她带着她的花束。她走后不多久，伊莎贝尔发现，沃伯顿勋爵正从人群中穿过来。不久他便到了她的面前，向她道了晚安。从前一天起，她还没见到他。他向周围看看，然后问道："那位小闺女上哪儿去啦？"他一向是用这么一个无伤大雅的称呼来谈奥斯蒙德小姐的。

"她跳舞去了，"伊莎贝尔说，"你可以在那儿找到她。"

他在跳舞的人群中间探望着，终于遇到了帕茜的眼睛。"她看到了我，但是她不想招呼我，"他说。"你不跳舞吗？"

"你没看到，我只是一名旁观者？"

"你愿意跟我跳吗？"

"谢谢，我宁可你跟你那位小闺女跳。"

"这两者并没有冲突，尤其因为她现在没有空。"

"她不会老是没有空的，你可以休息一会。她跳得很起劲，你得有所准备。"

"她跳得很美，"沃伯顿勋爵说，眼睛一直瞧着她。接着他又说道："啊，她总算向我笑了一下。"他站在那儿，容貌显得清秀，平静，庄重。伊莎贝尔端详着他，不禁又象以前一样想道，这么一个气概不凡的人，居然对一个小姑娘发生兴趣，这实在

不可思议。她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不论帕茜那一点儿动人的风度，或是他的仁慈，他的善良，甚至他那经常流露的对欢乐的强烈渴望，都不足以解开这个疑团。过了一会，他转过脸来，对伊莎贝尔说道："我很喜欢跟你跳舞，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聊聊更好。"

"真的，这样更好，这跟你的尊严更加相称。大人物是不宜跳华尔兹舞的。"

"别挖苦我。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介绍我跟奥斯蒙德小姐跳舞呢？"

"那可是另一回事。如果你跟她跳舞，那在别人看来，只显得你平易近人——仿佛你是为了逗她快活，才那么做的。如果你跟我跳舞，这就显得你是为了使自己快活了。"

"那么请问，我有没有权利让自己散散心呢？"

"没有，因为你的手里掌握着大英帝国的公务。"

"什么大英帝国！你动不动就挖苦它呢。"

"你要散心，还不如跟我谈谈天吧，"伊莎贝尔说。

"这不见得能给我带来乐趣。你太尖刻，我不能不时刻提防着。我觉得你今晚比往常更危险。你真的不愿跳舞不成？"

"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帕茜要到这儿来找我。"

他沉默了一会。"你对她太好了，"他突然说。

伊莎贝尔瞅了他一眼，笑道："你能想象谁会对她不好吗？"

"确实不能。我只知道别人怎么喜欢她。你一定帮她做了不少事。"

"我带她出门，"伊莎贝尔说，仍然笑着。"我还给她打扮，

让她穿上合适的衣服。”

“你跟她在一起，一定对她有不少好处。你跟她谈话，开导她，帮助她提高修养。”

“是啊，如果她不是玫瑰花，她至少生活在它的旁边。”

伊莎贝尔笑了起来，她的同伴也露出了微笑，但他的脸色显得恍惚不定，这使他不能尽情欢笑。他踌躇了一会，说道：“我们大家都想尽量靠近它呢。”

伊莎贝尔掉过脸去了。帕茜即将回到她的身边，她欢迎她来扭转这个僵局。我们知道，伊莎贝尔多么喜欢沃伯顿勋爵，她觉得他为人可爱，这不仅在于他那些优点，他的友谊中似乎包含着一种东西，在你一旦需要的时候，它就会给你提供援助，仿佛你在银行里存着一笔款子。他在屋里的时候，她会觉得愉快一些；他在旁边的时候，她心里会踏实一些；他的声音使她想起大自然对人的仁慈。尽管这样，她还是不愿他太接近她，把她的好意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她感到担忧，随时提防着，她希望他不至于那样。她心想，如果他走得太近的话，她就得表明态度，命令他保持应有的距离。帕茜回到了伊莎贝尔身边，她的裙子上又多了一条裂缝，这是头一条的必然后果，她愁眉不展地把它指给伊莎贝尔看。那儿穿军装的先生太多了，他们的靴子上都有可怕的踢马刺，这对小姐们的衣服威胁太大。不过在这类问题上，女人的办法是很多的。伊莎贝尔着手来处理帕茜这件受委屈的衣服了，她找出一枚别针，用它修补那条裂缝。她面露微笑，听她讲她的惊险经历。她听得很仔细，她对她也很同情，但是有一种毫不相干的情绪也同样活跃——她在紧张地猜测，沃伯顿勋爵是不是有意向她试探爱情。这不仅仅是他刚才讲的那句话，别的话也一样，它与它们是有关联

的，是它们的继续。这就是她在帕茜的衣服上，用别针别住裂缝时，心里所想的。如果事情正如她所担心的那样，他当然是无意识的，他自己并不明白他的意图。但这丝毫也没有减少这件事的严重性，它还是她所不能接受的。但愿沃伯顿勋爵能够回到正常的关系上来，而且越早越好。他立刻开始跟帕茜谈天了——这多么不可思议，他向她流露的是最纯洁的、爱护的微笑。帕茜的回答跟平时一样，带有几分真诚的景仰的神气。在谈话时，他不得不尽量向她俯下身去，她的眼睛也象平常那样，在他身上忽上忽下打量着，仿佛他那强壮的身体是一件展览品。她始终显得怯生生的，但这种胆怯没有痛苦的性质，不带厌恶的意味，相反，她的神情倒是表明，她知道他知道她喜欢他。伊莎贝尔走开了一会，让他们单独在一起，因为她在附近看到了一个朋友。她跟这个朋友一直谈到下一个舞曲开始的时候，她知道这一次帕茜也已有了舞伴。这位年轻姑娘立即又来到了她身边，她的脸色有些不安，有些发红。伊莎贝尔严格按照奥斯蒙德的观点，把他的女儿当作一件物品，象交付临时出借的宝石一样，把她交给她约定的舞伴。关于这一切，她有她自己的想法，她保留着自己的意见。有时帕茜那种寸步不离、唯命是从的样子，使她觉得，她们象两个傻瓜一样。但是奥斯蒙德对她作为他女儿的陪伴者的任务，有具体规定，其中包括宽和严的恰如其分的交替。对他的一些指示，她不想反抗，愿意不折不扣地服从。但也许也有一些，她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使它们更加显得荒谬可笑而已。

帕茜走后，伊莎贝尔发现，沃伯顿勋爵又向她走来了。她的眼睛牢牢盯住了他，她希望她能够摸清他的思想。但是他的神色那么镇静。“她答应过一会儿跟我跳舞，”他说。

“这使我很高兴。我猜你是约她跳沙龙舞[1]啦。”

听了这话，他有些发窘。“不，我没请她跳那个。我约她跳的是瓜德利尔舞。”

“真没意思，你这么笨！”伊莎贝尔说，几乎有些发怒似的。“我已经告诉她，你会约她跳沙龙舞，要她把这留给你。”

“可怜的小闺女，我真没想到！”沃伯顿勋爵坦率地大笑起来。“当然，你要我跳，我跳就是了。”

“我要你跳？难道你跟她跳舞，只是因为我要你跳不成！”

“我怕惹她讨厌。等着跟她跳舞的年轻人还不少呢。”

伊莎贝尔垂下了眼睛，紧张地思索着。沃伯顿勋爵站在那儿望着她，她感到他的目光停留在她的脸上。她真想提出，要他别这么瞧她。但她没这么做，过了一会，只是抬起头来对他说道：“请你向我说明一下……”

“说明什么？”

“十天以前你告诉我，你希望娶我丈夫的女儿。你应该没有忘记吧？”

“忘记？我今天上午还为这事，给奥斯蒙德先生写信来着。”

“这样吗？”伊莎贝尔说，“他没向我提起他收到你的信。”

“我……我没把信发出，”沃伯顿勋爵结结巴巴地说。

“你大概忘了发出。”

“不是，我对它不满意。你知道，这种信不好写。不过今天晚上我一定把它发出。”

“在半夜三点钟吗？”

---

① 沙龙舞又译高替良舞，是法国的一种复杂的大型交谊舞。下面的瓜德利尔舞是一种简单的普通四对舞。

“我的意思是稍晚一些，在白天。”

“很好。那么你还打算娶她？”

“毫无疑问。”

“你不怕她讨厌你吗？”她的同伴听到这问题愣住了，于是她又说：“如果她连跟你跳半个钟头舞都不愿意，她怎么会跟着你跳一辈子？”

“噢，”沃伯顿勋爵有恃无恐地回答，“我愿意让她跟别人跳舞！关于沙龙舞，事实是我想，应该你……你……”

“应该我跟你跳吗？我跟你说过，我不想跳。”

“一点不错。那么在跳沙龙舞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聊天。”

“谢谢，”伊莎贝尔严峻地说，“你为我想得太周到了。”

沙龙舞快开始了，帕茜已另外有了舞伴，她的自卑心理使她认为，沃伯顿勋爵不愿跟她跳这个舞。伊莎贝尔请他另外找一个舞伴，但是他告诉她，除了她，他不想跟任何人跳。然而，她已经不顾这儿的女主人的反对，拒绝了另一些人的邀请，理由是她根本不打算跳舞，因此她不可能把沃伯顿勋爵作为例外，答应他的要求。

“不过说实在的，我并不喜欢跳舞，”他说，“这是一种野蛮的娱乐，我还是比较喜欢谈天。”于是他提出，他发现了一个地方，那正是他要找的——一间较小的屋子里一个静静的角落，在那里音乐声不会太响，不致影响谈话。伊莎贝尔决定让他按他的意思办，她希望自己得到满意的解答。她和他走出了舞厅，虽然她知道，她的丈夫要求她一刻也不离开他的女儿。然而，她是为了跟他的女儿的prétendant① 谈话，这是奥斯蒙德所愿

① 法文：求婚者。

意的。她走出舞厅的时候，遇到了爱德华·罗齐尔，他正站在一个门口，合抱着双手，看人们跳舞，那神态象一个失去了幻想的年轻人。她停了一下，问他为什么不去跳舞。

“我不能跟她跳舞，我就宁可不跳！”他回答。

“那你不如离开这儿，”伊莎贝尔说，态度象是善意的劝告。

“她不走，我也不走！”他让沃伯顿过去，连正眼也没瞧他一下。

然而忧郁的年轻人引起了这位贵人的注意，他问伊莎贝尔，她这个哭丧着脸的朋友是谁，他以前好象在哪儿见到过他。

“这就是我告诉过你的那个爱上了帕茜的年轻人，”伊莎贝尔说。

“啊，我想起来了。他的脸色很不好。”

“这怪不得他。我的丈夫不愿理睬他。”

“那为什么？”沃伯顿勋爵问。“他看来满不错呢。”

“他不太有钱，也不太聪明。”

沃伯顿勋爵听得津津有味，爱德华·罗齐尔的遭遇似乎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我的天，这小伙子生得挺漂亮呢。”

“是很漂亮，不过我的丈夫有他自己的要求。”

“哦，我明白了。”于是沃伯顿勋爵停了一会，然后大胆发问道：“他有多少钱？”

“大约一年有四万法郎收入。”

“一千六百英镑？嗯，不过那已经不算坏了。”

“我也这么想。但我的丈夫抱着更大的希望。”

“对，我也看到，你的丈夫实在雄心勃勃。这个年轻人，

他是不是真是个傻瓜？”

“傻瓜？哪儿的话，他是很可爱的。他十二岁的时候，我还爱上过他呢。”

“他今天看来比十二岁也大不了多少，”沃伯顿勋爵望了望周围，随便回答了一句。然后较为郑重地问道：“你看，我们坐在这儿怎么样？”

“随你的便。”这屋子象贵妇人的小客厅，屋里充满柔和的粉红色光线，我们的两个朋友进去时，一位夫人和一位先生正从里边出来。“你这么关心罗齐尔先生，实在心肠很好，”伊莎贝尔说。

“我觉得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瞧他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我真不知道什么事使他这么伤心。”

“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伊莎贝尔说。“你对一个情敌还这么关心。”

沃伯顿勋爵蓦地扭过头来，瞅了她一眼。“情敌！你把他叫做我的情敌吗？”

“当然，因为你们两个想娶同一个女人。”

“不错，不过他是没有可能的啊！”

“反正一样，我很赏识你设身处地为他着想的精神。这是一种想象力。”

“你喜欢我这样吗？”沃伯顿勋爵用神色不定的眼睛望着她。“我觉得你好象是在嘲笑我。”

“是的，是有一点儿在嘲笑你。不过我喜欢你那副真象应该受到嘲笑的神气。”

“好吧，那么让我再进一步看看他的处境。你认为别人能够为他做什么呢？”

“我刚才还表扬了你的想象力，这问题得你自己去想象，”伊莎贝尔说。“你这态度也会讨得帕茜的喜欢。”

“奥斯蒙德小姐吗？哎哟，我还以为她已经喜欢我呢。”

“我想，她很喜欢你。”

他等了一下，仍在琢磨她的脸色。“这么说，我就不明白你的意思啦。你该不是说，她很关心他吧？”

“很清楚，我对你说过，我认为她很关心他。”

红晕突然涌上了他的脸。“你告诉我，除了她父亲的意愿，她没有别的意愿，那么我得到的印象，他似乎赞成我……”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红着脸，含而不露地说：“你明白吗？”

“是的，我告诉过你，她非常希望得到她父亲的欢心，这也许会使她走得很远。”

“我觉得那是一种正当的感情，”沃伯顿勋爵说。

“当然，这是正当的感情。”伊莎贝尔沉默了一些时候，屋子里还是空空的，音乐声从远处传来，由于隔了几间屋子，显得特别柔和。最后她说道：“但是我很难设想，这是一个人希望从他的妻子那儿得到的感情。”

“我不知道，我认为只要妻子为人不错，他也觉得她做得很对就成了！”

“对，你当然只能那么想。”

“我是那么想的，我不得不那么想。当然，你会说那完全是英国人的想法。”

“我没那么想。我认为，如果帕茜嫁给你，她就做得非常对。我知道没有人比你更清楚这点。但是你并不爱她。”

“哪里，我是爱她的，奥斯蒙德夫人！”

伊莎贝尔摇摇头。“在你跟我坐在这儿的时候，你希望自己

相信你爱她。但是你给我的印象却不是这样。”

“我不象站在门口的那个年轻人。我承认这点。但是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奥斯蒙德小姐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吗？”

“也许是这样。但爱情跟讲道理是两回事。”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认为合乎情理就是对的。”

“你当然这么想。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你根本不必考虑这些理由。”

“真正爱一个人……真正爱一个人！”沃伯顿勋爵喊道，合抱着两手，头向后靠着，身子伸直了一些。“你应该记得，我已经四十二岁了。我不可能再象过去那样。”

“好吧，既然你相信，那就好了，”伊莎贝尔说。

他没有回答什么，只是坐在那里，头微微仰起，向前望着。然而他蓦地改变了姿势，一下子把头扭过去，对着他的同伴说道：“你为什么这么不相信我，这么怀疑我？”

她遇到了他的目光，一时间他们一眼不眨地互相注视着。如果说她希望得到解答，那么她看到了一种可以使她得到解答的东西。她从他的表情中发现了一种思想的闪光，它使她为自己感到不安——也许甚至害怕。它表现了一种疑虑，不是一种希望，尽管这样，它告诉了她要知道的事。他一刻也没想到，她从他打算娶她丈夫的女儿这件事中，察觉了他进一步接近她的意图，也没想到，她察觉之后，会认为这是可怕的。然而在这短暂的对视中，他们完全沉浸在各自的思想中，一时谁也没有意识到，有一种更深刻的意义存在于他们之间。

“亲爱的沃伯顿勋爵，”她笑着说道，“只要是跟我有关的，不论你头脑中出现什么想法，你都会照做的。”

说完这话，她便站了起来，到隔壁屋里去了。她刚到那

里，还没离开她的朋友的视线，便遇到了两位先生，那是罗马的重要人物，他们好象正在找她。在她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她发现她对自己的离开有些后悔，那有一点象逃避，尤其因为沃伯顿勋爵没有跟过来。然而她还是很高兴，不管怎样，她得到了答案。她是这么满意，以致在走回舞厅，遇到仍站在门口的爱德华·罗齐尔时，她站住了，又跟他攀谈起来。“你没有走开，这做得很对。我替你打听到了一点好消息。”

“这正是我所需要的，”年轻人哀求似的小声说，“可是我看到你跟他那么亲热！”

“不要提他，我会尽我的力量帮助你。我怕我的力量不大，但我会尽力的。”

他把忧郁的目光斜过去看着她。“什么事使你突然改变了主意？”

“就是你站在门口挡住了路这件事！”她笑着回答，从他身旁走了过去。半小时后，她带着帕茜告辞了。在台阶脚下，她们跟其他许多离开的客人一起，等了一会马车。正在车子到来的时候，沃伯顿勋爵从屋里出来，扶她们上了车。他在车门口站了一会，问帕茜玩得可高兴，她回答以后，便朝后一靠，显得有些疲倦。这时伊莎贝尔从车窗口伸出一只手指，示意他慢一点走开，轻声对他说道：“你给她父亲的信，别忘了发出！”

第四十四章

格米尼伯爵夫人常常感到非常厌倦，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厌倦得想自杀。然而她没有自杀，她跟命运进行着相当英勇的搏斗，因为命运使她嫁给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佛罗伦萨人。他坚持住在他出生的城市，他在那里有些声望，那就是善于输钱，却不善于赢得别人的感谢。甚至那些赢了他钱的人，也不喜欢这位格米尼伯爵。他的名字在佛罗伦萨多少还有一点价值，可是正象过去意大利各邦的地方货币一样，一到半岛的其它部分就无法流通了。在罗马，他只是一个呆头呆脑的佛罗伦萨人，这就难怪他不大愿意访问那个城市，他的一举一动在那里都会背上愚蠢的名义，怎么也解释不清。可是伯爵夫人的眼睛却老是盯着罗马，她一辈子最遗憾的事便是在那儿没有一幢公馆。她觉得她不大有机会到那里去，这是她的耻辱。尽管佛罗伦萨的贵族，根本没到过罗马的大有人在，这却不能使她聊以自慰。她一有机会就去，这就是她能说的一切。也许并不是一切，只是她说她能说的一切。事实上，关于这件事，她能说的话多得很，她还常常列举种种理由，说明她为什么恨佛罗伦萨，希望在圣彼得大教堂的脚下度过自己的一生。不过这些理由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它们归结起来不过一句话：罗马是“永恒之城”，而佛罗伦萨不过是一个美丽的小地方，跟其他城市大同小异。显而易见，伯爵夫人要把永恒的观念跟她的寻欢作乐联系起来。

她相信，罗马的社会生活充满乐趣，那儿整个冬季你都可以在晚会上遇到名流学者。在佛罗伦萨却没有一个知名人士，至少一个也没听到过。自从她的兄弟结婚之后，她的不满更是大为增加。她相信，他的妻子的生活比她的丰富多采。她不象伊莎贝尔那么有知识，不过她的知识用在罗马还是绰绰有余——当然，她对那些废墟和古墓，也许甚至那些纪念碑和博物馆，那些宗教仪式和风景，都一窍不通，但除此以外，她一切都懂。关于她的弟媳妇，她听到了不少传说。她完全知道，伊莎贝尔过得逍遥自在。确实，她只亲眼见到过一次，那就是她应邀在罗卡内拉宫作客的时候。那是她兄弟结婚后的第一个冬季，她在那儿住了一星期，遗憾的是只此一遭，以后她再也没有接到邀请。奥斯蒙德不欢迎她，这她知道得很清楚，但不管怎样，她还是可以去，奥斯蒙德怎么想，根本不在她的话下。只是她的丈夫不让她去，而且钱老是不凑手。伊莎贝尔是非常文雅的，伯爵夫人从一开始就喜欢她的弟媳妇，她对伊莎贝尔个人的优点的嫉妒，没有蒙住她的眼睛。她始终认为，与其跟自己这样愚蠢的女人打交道，不如跟聪明的女人打交道，愚蠢的女人永远不会理解她的智慧，聪明的——真正聪明的——女人却永远会理解她的愚蠢。在她看来，尽管在外表和一般作风上，伊莎贝尔和她有天渊之别，她们仍有一块共同的地方，最后她们还是会走到一起来。它并不大，但很坚固，她们两人一接触到它，都会知道。还有，她跟奥斯蒙德夫人在一起，心里总有一种又惊又喜的感觉，因为她相信，伊莎贝尔总有一天会"轻视"她，可是她又发现，这个行动始终没有到来。她老是问自己，它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好象在等烟火，四旬斋，或者歌剧季节一样，这倒不是她把它看得怎么了不起，她只是奇怪，是什么挡住了

它的路。她的弟媳妇一向对她平等相待，她既不轻视，也不重视可怜的伯爵夫人。事实上，伊莎贝尔根本不想瞧不起她，正如她不想对一只蚱蜢进行道德评价一样。然而她对这位姑奶奶也不是毫不理会的，她不如说还有一点怕她。她对她感到奇怪，觉得她非常特别。在她看来，伯爵夫人好象缺少了灵魂，只有一个漂亮的少见的躯壳，表面很光滑，还有一张鲜红的嘴巴，你把它摇一下，里边便有个东西咕隆咕隆响起来。这咕隆声显然就是伯爵夫人的精神基础，那是一颗小小的、活动的核在她身体里打滚。她太古怪，不值得轻视，又太不正常，不能跟别人相比。伊莎贝尔倒愿意再请她去玩玩（邀请伯爵是不用考虑的），但是奥斯蒙德自从结婚以后，不惜公开表示，艾米是最糟糕的一种傻瓜——这种傻瓜的傻劲儿是跟天才一样没法控制的。另一次他还说，她是没有心肝的。跟着他又解释道，她把它送掉了——把它当结婚蛋糕，切成一块块送人了。没有得到邀请，当然也是伯爵夫人无法前往罗马的一个原因，但是在本书现在涉及的这个时期里，她突然接到了邀请，要她到罗卡内拉宫去住几个星期。这提议来自奥斯蒙德本人，不过他在信上叮嘱他的姊姊，她必须准备保持安静。这句话包含的意思，她有没有完全领会，我不敢说，但是对这样的邀请，她是什么条件都愿意接受的。何况她还有个疑团需要解决，因为上次的访问留给她的印象之一，便是她的弟弟找到了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在他们结婚以前，她曾为伊莎贝尔叫屈，甚至认真考虑过——如果伯爵夫人的任何想法谈得上认真二字的话——要请她多加小心。但是她终于没有干预，而且不久便放心了。奥斯蒙德仍象以往一样傲慢，然而他的妻子也不会轻易就范。伯爵夫人的测量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她认为，如果伊莎贝尔挺起腰板

来，她会是两个人中更高的一个。现在她还不知道的是，伊莎贝尔有没有挺起腰板来。要是有人能把奥斯蒙德比下去，她当然会心花怒放。

在她动身去罗马的前几天，仆人向她呈上了一张名片，名片上只简简单单印着几个字："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伯爵夫人把手指尖顶在额角上，她想不起她认识一个叫亨利艾塔的人。于是仆人报告道，那位小姐要他转告，如果伯爵夫人想不起这个名字，那么她一见面就知道了。果然，她跟客人见面之后，便想起她在杜歇夫人府上，见过这么一位女记者，那是她认识的唯一的女作家。这是说，唯一的当代女作家，因为她那故世的母亲也是一位女诗人。她立即认出了斯塔克波尔小姐，尤其因为斯塔克波尔小姐的外表丝毫也没有变。伯爵夫人的心肠是相当好的，她觉得这么一个体面的人来拜访她，是她的光荣。她心想，斯塔克波尔小姐是不是为她的母亲来找她的——也许她听到了美国的柯丽娜的大名。她的母亲跟伊莎贝尔的朋友完全不同，伯爵夫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位小姐现代化得多，她获得了一个印象：女作家的特性（职业特性）有了进展，尤其是在一些遥远的国家中。她的母亲经常穿一件紧身的黑丝绒衣服（啊，那些老式衣服！），肩膀从那里胆怯地袒露出来，肩上披一块罗马围巾，还在一绺绺光润的鬈发上戴一顶金黄色桂冠。她讲话娇声娇气，心不在焉，带有她的"克里奥尔"①祖先（这是她向来直认不讳的）的口音。她老是长吁短叹，毫无进取心。但是伯爵夫人可以看到，亨利艾塔始终把钮扣扣得紧紧的，发辫梳得光光的。她的外表显得生气勃勃，富有事业心，她对人几

① 克里奥尔人是指出生在拉丁美洲或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各州的白人移民的后裔。

终总保持着真诚的友好态度。不可能想象她会唉声叹气，心不在焉，以致把一封没有地址的信投进邮筒。伯爵夫人不能不感到，《会谈者报》记者比美国的柯丽娜活动能力强得多。亨利艾塔说明，她来拜访伯爵夫人，是因为她是她在佛罗伦萨认识的唯一的人，她访问外国城市时，希望比浅薄的游客看到更多的东西。她认识杜歇夫人，但杜歇夫人到美国去了，而且即使她在佛罗伦萨，亨利艾塔也不想去拜访她，因为杜歇夫人不是她所喜欢的人。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是呢?”伯爵夫人问，乐得眉开眼笑的。

“不错，我喜欢你超过我喜欢她，”斯塔克波尔小姐说。“我仿佛记得，我以前见到你的时候，你是非常有趣的。我不知道那是碰巧，还是你的一贯作风。不管怎样，你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我把它用在我的文章中了。”

“天哪!”伯爵夫人喊了起来，呆呆地看着她，有些吃惊，“我真不知道，我讲了什么值得一提的话!我真希望我能早一点知道。”

“那是关于妇女在这城市里的地位的话，”斯塔克波尔小姐指出道。“你对这问题提供了不少情况。”

“妇女的地位是很不舒服的。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你把它写了出来，登到了报上?”伯爵夫人说。“啊，你得让我瞧瞧啊!”

“你要的话，我写信回去，让他们把报纸寄一份给你，”亨利艾塔说，“我没有提到你的名字，我只说一位有身份的夫人。然后引述了你的观点。”

伯爵夫人立即把身子往后一靠，伸起握紧的两手。“我很遗憾，你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你知道吗?我倒是喜欢看到我的名

字登在报上。我忘记我的观点是什么了，它们太多啦！但它们并不使我觉得害臊。我跟我的兄弟不同——你大概认识我的兄弟吧?他认为把名字登在报上是不体面的，如果你引述他的话，他一辈子也不会饶恕你。”

“他可以放心，我永远不会提到他，”斯塔克波尔小姐说，口气显得温和而冷淡。接着她又道：“这是我要来找你的另一个原因。你知道，奥斯蒙德先生娶了我最好的朋友。”

“可不是，你是伊莎贝尔的朋友。我正在想，我还知道你些什么呢。”

“我很高兴你知道这点，”亨利艾塔说。“可是你那位兄弟却不愿意知道这点。他企图破坏我跟伊莎贝尔的关系。”

“那可不成，”伯爵夫人说。

“这正是我要谈的事。我就要到罗马去。”

“我也要去！”伯爵夫人喊道。“我们可以一起走。”

“那太好了。我写文章谈我的旅途见闻时，一定把你写进去，你是我的旅伴呢。”

伯爵夫人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走到沙发那儿，坐在客人旁边。“说真的，你得把报纸寄给我！我的丈夫不喜欢，但他永远不会知道。而且他不认得字。”

亨利艾塔的大眼睛变得更大了。“他不认得字？我能把这事写进我的通讯吗？”

“写进你的通讯？”

“《会谈者报》的通讯。那是我的报纸。”

“你要写就写，还可以连他的名字也写上。你要不要住在伊莎贝尔那里？”

亨利艾塔抬起头来，默默地瞧了女主人一会。“她没有邀请

我。我写信给她，说我要去，她回信说，她可以替我在一家公寓里定一个房间。她没有说明理由。”

伯爵夫人非常注意地听着。“那是奥斯蒙德的主意，”她意味深长地说。

“伊莎贝尔应该反抗，”斯塔克波尔小姐说。“我想她恐怕已经变得多了。我早对她说过她会变的。”

“听到这话我很遗憾。我还以为她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呢。为什么我的兄弟不喜欢你？”伯爵夫人坦率地问道。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他不喜欢我，我还不要他喜欢呢。我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喜欢我，有些人如果喜欢了我，我倒会觉得自己有了问题。一个记者不得罪许多人，就做不好工作，他知道他的职业要求他这样。一个女记者当然也是这样。但我没想到，伊莎贝尔会那样。”

“你是说她讨厌你吗？”伯爵夫人问。

“我不知道，我得把事情弄清楚。这就是我要到罗马去的原因。”

“我的天，这是多么伤脑筋的事！”伯爵夫人喊道。

“她写给我的信有些变了，很清楚，她跟过去不同了。要是你了解什么，”斯塔克波尔小姐继续道，“我希望你先告诉我，让我可以决定我的方针。”

伯爵夫人把下嘴唇向前一撇，轻轻耸了耸肩膀。“我知道得很少，我跟奥斯蒙德不常见面，也不常通信。他对我恐怕也象对你一样不欢迎。”

“然而你不是一个女记者啊，”亨利艾塔想了想说。

“得啦，他的理由多得很。不过我是他们请去的，我得住在他们家里！”伯爵夫人笑得几乎合不拢嘴，这种得意劲儿使她

暂时忘记了斯塔克波尔小姐的失望。

不过这位小姐的反应很平静。“她哪怕请我去住，我也不去。我是说，我认为我不会去，不过我很高兴，我还没有作出决定。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不甘心给人从她身边撵走，我又觉得住在她屋里很不舒服。公寓对我也满合适的。但问题不仅仅在这里。”

“罗马这时候是最美的，”伯爵夫人说。“现在各种知名人士都聚集在那里。你听到过沃伯顿勋爵吗？”

“听到他？我跟他熟得很呢。你认为他是个知名人士？”亨利艾塔问。

“我不认识他，不过听说他是个非常阔气的老爷。他在向伊莎贝尔献殷勤呢。”

“向她献殷勤？”

“我是这么听说，详细情形我不知道，”伯爵夫人轻描淡写地说。“但伊莎贝尔，你是不用替她担心的。”

亨利艾塔心事重重地看着她的同伴，但暂时没说什么。“你什么时候去罗马？”她突然问。

“恐怕得过一个礼拜。”

“我明天就得走，”亨利艾塔说。“我想我不能等你了。”

“哎哟，那太可惜了，我正在做一些衣服。我听说，伊莎贝尔那边客人很多。但我会在那儿看到你，我会上你的公寓去拜访你。”亨利艾塔静静地坐着——她沉浸在思索中。伯爵夫人又突然嚷了起来：“哎哟，要是你不跟我一起走，那你不能描写我们一起旅行啦！”

斯塔克波尔小姐好象对这种考虑毫不关心，她在想另一些事，不久她就把它讲了出来：“你讲的关于沃伯顿勋爵的话，我

有些不大理解。”

“不理解？我不过说他风流潇洒罢了。”

“你认为向一个有夫之妇献殷勤是风流潇洒吗？”亨利艾塔问，口气空前的明确。

伯爵夫人愣住了，然后大笑了一声。“毫无疑问，凡是有教养的男人都在那么做。你结了婚就知道啦！”她说。

“单凭这一点，我就不想结婚，”斯塔克波尔小姐说。“我要的是我自己的丈夫，不想要任何别人的丈夫。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伊莎贝尔犯了……犯了……”她没说下去，还在考虑她的措词。

“犯了过错吗？没有的事，我想，还没有。我只是说，奥斯蒙德非常讨厌，我还听说，沃伯顿勋爵老在他们家里。你大概感到很气愤吧？”

“不，我只是很担忧，”亨利艾塔说。

“咳，你对伊莎贝尔的态度可不值得恭维！你应该对她有些信心。我告诉你，”伯爵夫人立即又说，“如果你觉得需要，我可以把他弄走。”

斯塔克波尔小姐起先没有回答，只是眼神变得更严肃了。过了一会，她才说道：“你没理解我的话，我并没有你猜想的那个意思。我不是怕伊莎贝尔会有那种事。我只是怕她并不幸福——那才是我需要了解的。”

伯爵夫人把头扭来扭去，做出了不少姿势。她显得有些不耐烦，用揶揄的口气说：“那倒是很可能的，不过从我来说，我要知道的是奥斯蒙德是不是幸福。”斯塔克波尔小姐开始使她感到有些厌烦了。

“如果她真的变了，根源一定就在这里，”亨利艾塔继

续说。

“你会知道的，她会告诉你，”伯爵夫人说。

“咳，她也可能不告诉我——这正是我所忧虑的！”

“不过如果奥斯蒙德心情不愉快，照他过去那副样子，我可以说我是看得出来的，”伯爵夫人回答。

“这不关我的事，”亨利艾塔说。

“可跟我关系大得很！如果伊莎贝尔不幸福，我为她很难过，但我也无能为力。我讲的话可能使她更难过，我没有什么可以安慰她的。谁叫她嫁给他呢？要是她肯听我一句话，她就会撇开他。不过，要是我看到她把他弄得束手无策，我一定会宽恕她！要是她听任他把她踹在脚下，我甚至不会可怜她。不过我认为，这不大可能。我估计情况是，她很伤心，但至少她也使他很不好过。”

亨利艾塔站了起来，这些在她看来，自然是非常可怕的前景。凭良心说，她并不希望看到奥斯蒙德先生不幸，事实上，他也不可能成为她驰骋想象力的主要问题。总的说来，她对伯爵夫人感到失望，她的胸襟那么狭隘，然而粗俗的习气倒不少，这是她没有料到的。“如果他们彼此相爱，那会好一些，”她用劝导的口气说。

“那不可能。他不可能爱任何人。”

“我相信情况是这样。但这只能使我更加替伊莎贝尔担心。我决定明天动身。”

“伊莎贝尔当然不缺少忠实的朋友，”伯爵夫人说，笑得眉飞色舞的。“我宣布我不想可怜她。”

“也许我并不能帮助她，”斯塔克波尔小姐说，仿佛觉得还是不抱幻想的好。

“不管怎样，你可以抱些希望，也许你还帮得了忙。我相信，这是你从美国来的目的，”伯爵夫人突然又说。

“是的，我应该关心她，”亨利艾塔平静地说。

女主人站在那儿对着她微笑，不仅那对明亮的小眼睛，连那个鼻子都好象在笑似的；红晕涌上了她的两颊。“啊，那非常好，c'est bien gentil！[①]”她说。“那就是人们所说的友谊吧？”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说。我认为我应该来。”

“她非常愉快，她非常幸福，”伯爵夫人继续道，“她有别人跟她在一起。”于是她情不自禁地说了起来：“她比我幸福！我象她一样不愉快——我的丈夫非常坏，比奥斯蒙德坏得多。可我没有朋友。我以前有过，但全都走了。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会为我做你为她做的事。”

亨利艾塔感动了，在这痛苦的倾诉中流露了人的天性。她凝神看了她的同伴一会，说道：

“你听着，伯爵夫人，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我可以等几天，跟你一起动身。”

“你不用担心，”伯爵夫人回答，立刻改变了声调，“只要你在报上给我写几句就成了！”

然而在离开以前，亨利艾塔还是不得不让她明白，她不能弄虚作假，把没有的事写进她去罗马的旅途见闻中。斯塔克波尔小姐是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记者。辞别伯爵夫人后，她直向亚诺河走去。在这条黄澄澄的河流旁边那个阳光灿烂的码头上，有一排漂亮的旅馆，那是游客们都很熟悉的。事先她已打

---

① 法文：这实在太可爱了。

听清楚，从佛罗伦萨市内前往那里的路径（对这类事，她是很灵敏的），因此她可以毫不犹豫地穿过通向圣三一桥的小广场，然后向左转，朝维基欧桥的方向走去，停在俯瞰着那美丽的桥面的一家旅馆门前。她掏出小笔记本，从里面取出一张名片和一支铅笔，略想了想，写了几个字。我们是有权从她背后偷看的，我们偷偷一瞧，可以看到那是一句简单的话："今晚有要事面谈，请勿外出。"接着，亨利艾塔又加了一句，说她明天就得去罗马。她拿着这张小小的便条，向门房走去，后者这时正站在门口。她问他，戈德伍德先生在不在屋里。门房象所有的门房那么回答道，他出去大约有二十分钟了。于是亨利艾塔拿出名片，请他在他回来时交给他。她离开了旅馆，便沿着码头，向乌菲齐宫威严的门廊走去。到了那里，她马上来到著名的画廊的入口处。进去以后，她沿着高高的楼梯到了楼上。长长的走廊一边镶嵌着玻璃，陈列着一些古代的半身雕像，另一边便通向各个陈列室。走廊上现在空无一人，只见冬日明朗的光线照得大理石地板闪闪发光。这个画廊非常冷，在仲冬季节是很少游客的。看来，斯塔克波尔小姐对艺术美有浓厚的兴趣，这是我们以前还没发现的，不过她有自己的爱好和欣赏的目标。其中之一便是"圣坛"①内柯勒乔的一幅小小的画——神圣的婴儿躺在一堆干草上，圣母跪在他旁边，向他轻轻拍手，孩子快活得咿咿呀呀喊叫着。亨利艾塔特别爱好这亲切的场面，认为这是全世界最美的画。这次她从纽约前往罗马途中，只能在佛罗伦萨逗留三天，尽管这样，她还是提醒自己，在这三天中，她必须再去欣赏一下她心爱的这幅艺术品。她对美的各方面都

---

① "圣坛"是乌菲齐宫内收藏名画和雕像的著名陈列室。

怀有崇高的观念，其中包括许多认识上的价值。她正要转身走进圣坛，恰好一位先生从里边出来，她一看到他，便“啊”了一声，站在她面前的是卡斯帕·戈德伍德。

“我刚到你的旅馆去过，”她说。“我留了一张名片给你。”

“承蒙你来看我，我很感谢，”卡斯帕·戈德伍德回答，仿佛他真的很感谢她似的。

“我不是为了要你感谢才来看你的。以前我也去找过你，我知道你不喜欢见我。但我有一点事要跟你面谈。”

他对她帽子上的扣子端详了一会。“你要讲什么，我一定洗耳恭听。”

“你不喜欢跟我讲话，”亨利艾塔说。“但我不想跟你计较，我不是为了使你高兴才跟你谈的。我留了个字条，要你来找我，但既然在这里遇到了你，可以就在这里谈。”

“我刚要离开，”戈德伍德说，“不过当然，我可以等一下。”他很客气，但并不热情。

不过亨利艾塔也从未指望得到热情的接待，而且她心里很急，无暇计较他的态度，只要他肯听就成了。但她还是先问他，这儿的画他都看过没有。

“我要看的都看了，我已来了一个钟头。”

“我不知道，柯勒乔的那幅画你看了没有，”亨利艾塔说，“我是特地来看它的。”她走进了圣坛，他没精打采地陪着她。

“我想我看过了，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指的那一幅。我记不清那些画——尤其是那一类的。”她指出了她心爱的那幅画，于是他问她，她是不是想跟他谈柯勒乔的画。

“不是，”亨利艾塔说，“我要讲的事可没有这么有趣！”这间小小的明亮的屋子里，艺术珍品琳琅满目，屋里除了他们两个，

只有一个管理员在梅第奇的维纳斯像附近踯躅着。"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个要求，"斯塔克波尔小姐继续道。

卡斯帕·戈德伍德的眉头有一点皱了，但他对自己这种不太热心的神色，并不觉得不好意思。他的脸比我们过去看到的老多了。"我相信，那是我不大喜欢的事，"他说，声音还很响亮。

"是的，我想你不会喜欢。要不然，就不必我来要求了。"

"好吧，你讲出来听听，"他说，那是一个意识到自己通情达理的人的口气。

"你可以说，我向你提出要求是没有特别理由的。确实，我只知道一个理由，这就是如果你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很乐意帮助你。"她那温和而严正的口气显得非常诚恳，毫无讨好的意味。她的同伴尽管表面上还是那么冷酷，心里不能无动于衷。这个人在有所感动的时候，也很少通过一般的方式流露出来。他既不脸红，也不左顾右盼，也不忸怩不安。他只是把目光死死盯着对方，似乎在加紧思考问题。因此亨利艾塔继续平静地讲下去，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取得的有利地位。"确实，现在已到了合适的时候，我应该说，如果我给你招来过烦恼——我有时想，这是有过的——那么这是因为我知道，我愿意为你忍受烦恼。我打搅过你，这没有疑问。但我也愿意为你承担麻烦。"

戈德伍德迟疑了一下。

"你现在就是在自找麻烦。"

"是的，我是有一些。我要求你考虑一下，从根本上说，你到罗马去是不是合适。"

"我就知道你要说的是这话！"戈德伍德喊了起来，态度很直率。

"那么你已经考虑过了？"

"当然考虑过，仔细考虑过。我各方面都想过了，要不然，我就不会跑这么老远的到这儿来了。我在巴黎呆了两个月，就为了这个，那时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

"恐怕你已经照你的意思作了决定。你认为这么办最好，因为你不能摆脱这件事。"

"你的意思是说对谁最好？"戈德伍德问。

"自然首先是对你自己，其次是对奥斯蒙德夫人。"

"咳，这对她没什么好处！我不想自欺欺人。"

"问题是：这会不会对她有害处？"

"我看不出这会对她有什么影响。我对奥斯蒙德夫人说来等于零。但我不妨告诉你，我要亲自去找她。"

"我知道，这是你去的目的。"

"当然这样。难道还有更好的理由吗？"

"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这是我需要知道的，"斯塔克波尔小姐说。

"那正是我无法奉告的，也正是我在巴黎所考虑的。"

"它会使你更加不满。"

"你为什么说'更加'？"戈德伍德问，显得很严峻。"你怎么知道我现在不满意？"

"好吧，"亨利艾塔说，稍微踌躇了一下。"我看你从没为别人考虑过。"

"你怎么知道我考虑什么？"他大声说，脸涨得通红。"我现在考虑的就是到罗马去。"

亨利艾塔默默地望着他，露出忧郁的、然而也是充满希望的脸色。"好吧，"她终于说，"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是怎么想

的，因为它一直压在我的心头。当然，你会认为这不关我的事但是根据那个原则，那么一个人应该什么也不管。”

“你对我很好，你的关心使我非常感激，”卡斯帕·戈德伍德说。“我要到罗马去，但我不会使奥斯蒙德夫人受到危害。”

“也许你不会造成危害，但是你能帮助她吗？——真正的问题在这里。”

“难道她需要帮助吗？”他慢条斯理地说，用尖锐的目光瞅了她一眼。

“大多数女人是永远需要帮助的，”亨利艾塔说，谨慎地回避作正面的答复，她的概括也显得比平常缺乏说服力。“如果你到罗马去，”她又说，“我希望你象一个真诚的朋友，而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于是她转身走了，开始欣赏那些名画。

卡斯帕·戈德伍德没有动，站在那里望着她从屋子里绕过去。隔了一会，他才向她走去。“你在这儿大概听到了她什么，”他随即说道。“我想知道你听到了什么。”

亨利艾塔一生从没信口胡诌过，虽然按照目前的情况，这么做似乎是合适的，她在踌躇了一会之后，还是决定不公然这么办。“是的，我听到了一点，”她回答，“但由于我不希望你到罗马去，因此我不想告诉你。”

“随你的便。我自己会看到的，”戈德伍德说。然后有些前后矛盾似的，又说道：“你听到她很不幸！”

“算了，这是你不会看到的！”亨利艾塔喊道。

“我希望不。你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预备坐傍晚的车。你呢？”

戈德伍德有些迟疑不决，他不愿跟斯塔克波尔小姐作伴，一起到罗马去。他之所以不愿意，跟吉尔伯特·奥斯蒙德的理

由，性质是不同的，但他的态度同样鲜明。这与其说是对斯塔克波尔小姐的不满，不如说是对她的优秀品质的一种肯定。他认为她为人厚道，光明磊落，从理论上说，他对她的身份也不抱任何偏见。在他看来，女记者是一个先进国家的天然结构的一部分，虽然他从不阅读她们的通讯，但他认为，它们对社会进步多少有些作用。然而正是她们这种地位的卓越性质，使他希望斯塔克波尔小姐不要自以为是。因为她老是自以为是地认为，只要提起奥斯蒙德夫人，他随时会表示欢迎。在他来到欧洲六个星期以后，他们在巴黎碰面的时候，她便是这样，一有机会，就不厌其烦地提到这件事。他其实根本不想提到奥斯蒙德夫人，他不是经常在想她，这是他自己完全知道的。他是最沉默寡言，最不愿意多讲话的人，可是这位喜欢问长问短的女作家，老是想把她的灯照到他灵魂中最隐蔽的深处去。他希望她不要管得那么多，他甚至不顾态度粗鲁向她表示，希望她不要来找他。然而，尽管这样，他现在想的却不是这些——这证明他的不满跟吉尔伯特·奥斯蒙德的不满，性质上有天壤之别。他希望立即到罗马去，但他情愿单独行动，一个人坐夜车走。他讨厌欧洲的火车车厢，在那里人们接连几个钟头挤在一起，跟素不相识的人膝盖对着膝盖，鼻子对着鼻子，使你越来越讨厌他，恨不得马上把车窗打开。虽然在夜里情况甚至更糟，但在夜里至少可以睡觉，从梦中的美国客厅式车厢去寻找安慰。但斯塔克波尔小姐既然决定明天动身，他就不宜搭乘夜车，否则未免是对无人陪伴的女人的一种侮辱。他又不能让她先走，除非他愿意再等几天，而这使他受不了。下一天就动身是不成的，她使他发愁，使他无计可施，而跟她一起在欧洲的火车车厢里度过一天，又使他忧虑重重。然而她是一个单独旅行的女

人。他挺身而出为她作伴，是义不容辞的。这不应有任何怀疑，也是明摆着不得不照办的事。他闷闷不乐地沉默了一段时间，虽然毫无向女人表示殷勤的侠义心肠，也只得用十分明确的口气宣告道："既然你明天走，我当然也一起走，也许我还能对你有些帮助。"

"好，戈德伍德先生，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亨利艾塔安详地回答。

第四十五章

我已经有理由说，伊莎贝尔知道，拉尔夫继续留在罗马，使她的丈夫感到不满。在她要求沃伯顿勋爵为他的诚意提供一分书面证明后的翌日，她到旅馆去探望她的表兄时，对这一点是了如指掌的。不论这时和其他时候，她都完全明白，奥斯蒙德不满的根源是什么。他不允许她有思想的自由，而他非常清楚，拉尔夫是自由的使者。但伊莎贝尔对自己说，正因为拉尔夫是这样一个人，她去看他才感到心情愉快。可想而知，她是不顾她丈夫的反对，去获取这种愉快的。不过，正如她自己相信的一样，她做得很谨慎。她还没有打算在行动上跟奥斯蒙德的意志发生直接对抗。他是她正式的、法定的主人，尽管她有时对这个事实感到难以相信，迷惑不解。但它象一块石头压在她的思想上。一切传统的礼仪和婚姻的神圣义务经常呈现在她的心头。背离它们的思想，使她不仅感到羞耻，也感到可怕，因为在她献出自己的时候，她没有想到这种意外的变化，她完全相信，她丈夫的意愿和她自己的意愿是同样无私的。尽管这样，她似乎看到，她不得不把她庄严地交出去的东西收回的日子，正在迅速到来。这个仪式是丑恶的，骇人的，她尽量闭上眼睛不去看它。奥斯蒙德决不会先开口，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他要把这包袱丢给她。他还没有正式禁止她去探望拉尔夫，但她相信，除非拉尔夫很快离开，否则这个禁令总是要来的。可

怜的拉尔夫怎么能离开呢？气候也使他不可能动身。她完全可以理解她丈夫对这事的希望，凭良心说，要他喜欢她跟她的表兄来往，那是妄想。拉尔夫从没说过一句反对他的话，但奥斯蒙德那种无声的强烈的仇视仍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正面进行干涉，如果他施展他的权力，她就不得不作出抉择，那是不容易的。这个前景使她一想起来，就心跳不止，面颊发烧。有时，她为了避免跟丈夫公开决裂，不禁希望拉尔夫快些离开，哪怕冒险也成。尽管她发现自己这种心理状态以后，骂自己意志薄弱，是胆小鬼，还是没有用。这倒不是因为她对拉尔夫的感情减少了，而是因为不论发生什么事，都比背弃她一生最重要的、唯一神圣的行为要好一些。那仿佛会使整个未来也为之黯然失色。跟奥斯蒙德一旦破裂，就意味着永恒的决裂。对不可调和的要求的任何公开承认，只能证明他们的整个意图已告失败，他们的关系已经无法弥补，无法和解，已不能置之不顾，或者从形式上再进行调整。本来，他们试图获得的只有一件事，但这一件事必须是完整无缺的。一旦他们失去了它，其他一切都无济于事，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代替它取得成功。目前，伊莎贝尔仍时常前往巴黎大饭店，她认为这是合适的。是非观念离不开人的好恶，这再好不过地证明，道德意识其实只是感情上的鉴别。今天伊莎贝尔运用这种衡量标准时，特别无所顾忌，这不仅因为她不能让拉尔夫单独死去，除了这个一般的事实以外，她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问拉尔夫。这实际上既是她的事，也是吉尔伯特的事。

她开门见山，一下子接触到了她要谈的事。

“我要求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她说，“那是关于沃伯顿勋爵的。”

"我想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拉尔夫坐在扶手椅上回答，两条瘦弱的腿伸得直直的，显得比从前更长了。

"这很可能，那就请你回答吧。"

"不过我没有说我能回答。"

"你跟他是知心朋友，"她说，"他的一举一动，你都看得清清楚楚。"

"完全不错。可别忘了他的伪装！"

"他为什么要伪装？这不符合他的性格。"

"咳，你应该明白，这是特殊情况，"拉尔夫说，仿佛心中在暗暗感到有趣。

"从一定程度上说，是这样。但他的爱情是不是真的？"

"我想，完全是真的。这我看得出来。"

"啊！"伊莎贝尔应了一声，口气有些冷淡。

拉尔夫瞟了她一眼，仿佛在怡然自得中出现了一丝困惑的神色。"听你的口气，好象你感到失望似的。"

伊莎贝尔慢慢站了起来，抚摩着她的手套，若有所思地看着它们。"这毕竟不关我的事。"

"你大有哲学家的意味，"她的表兄说。然后忽然问道："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要谈的是什么？"

伊莎贝尔瞪了他一眼。"我以为你知道呢。沃伯顿勋爵告诉我，目前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要娶帕茜。这事我以前告诉过你，只是没有要你提供意见。不过今天上午你不妨谈一下你的看法。你是不是相信，他真的爱上了帕茜？"

"爱上帕茜？没有的事！"拉尔夫喊道，非常肯定。

"可你刚才说，他的爱情是真的呢。"

拉尔夫踌躇了一会。"我说的是他对你的爱，奥斯蒙德夫

人。”

伊莎贝尔严肃地摇摇头。“你知道，那是胡闹。”

“当然是胡闹。不过胡闹的是沃伯顿，不是我。”

“那太没意思了，”伊莎贝尔说，自以为讲得很婉转。

“但我应该告诉你，”拉尔夫继续道，“他向我否认过这点。”

“你把这话一起告诉我，这太好了！他有没有告诉你，他爱上了帕茜？”

“他对她的印象很好，说她相当不错。当然，他还说过，他认为她住在洛克雷是很合适的。”

“他真的这么想？”

“咳，沃伯顿真正想的是什么，谁知道！”拉尔夫说。

伊莎贝尔又抚摩起她的手套来了，这是又长又大的手套，她完全可以用它们来消磨时间。但是过不多久，她又抬起头来，突然激动地喊道：“唉，拉尔夫，你不肯给我帮助！”

这是她第一次提到需要帮助，这句话的强烈情绪震动了她的表兄。他长长地舒了口气，那声音中包含着宽慰、怜悯和同情，他觉得，他们中间的深渊上终于出现了一座桥。正是这种心情使他发出了一声喊叫：“你一定多么不幸啊！”

但他刚讲完这话，她已恢复了她的镇静，她对这话的第一个反应是假装没有听到。“我谈到要你帮助我，这实在毫无意思，”她说，脸上很快掠过了一丝笑容。“我用我的家庭问题来麻烦你，这太可笑了！事情实际很简单，沃伯顿勋爵应该自己来进行。我无法给他包办代替。”

“他要成功是很容易的，”拉尔夫说。

伊莎贝尔踌躇了一会。“是的，不过他也不是始终都能成功的。”

“话是不错．但你知道，那件事始终使我感到惊讶。奥斯蒙德小姐是不是也会使我们大吃一惊呢？”

“会使我们大吃一惊的恐怕还是他。据我猜想，他最后会把这事撂下。”

“他不会干任何不正当的事，”拉尔夫说。

“我完全相信这点。对他说来，最正当的是不要去讨好那个女孩子。她喜欢的是另一个人，想用荣华富贵作钓饵去引诱她，使她抛弃他，那是残酷的。”

“也许只是对另一个人——她喜欢的那个人是残酷的。但沃伯顿勋爵没有义务考虑这一点。”

“不，对她是残酷的，”伊莎贝尔说。“如果她经不起劝诱，抛弃可怜的罗齐尔先生，她是不可能幸福的。你对你的想法似乎很满意，这也难怪，因为你并不爱他。他有一个优点——对帕茜来说——这就是他爱她。可是沃伯顿勋爵不是这样，她应该一眼就看得出来。”

“他会待她非常好，”拉尔夫说。

“他现在已经待她很好。幸亏他还没有向她开口，以致弄得她心神不定。如果他明天跑来跟她道别的话，在礼数上是没有什么亏损的。”

“那你的丈夫会高兴吗？”

“根本不会，他不高兴也许有他的理由。不过他要满意，应该自己想办法。”

“他有没有要你给他帮忙？”拉尔夫大胆问。

“我是沃伯顿勋爵的老朋友——我认识他比认识奥斯蒙德更早——我关心他的婚姻大事，这是很自然的。”

“你不是关心这事，你是要他放弃它，是吧？”

伊莎贝尔踌躇了一下，眉头有些皱起来了。“我不知道怎么理解你的话。难道你赞成他这么干吗？”

“根本不是。我倒是但愿他不致成为你丈夫的乘龙快婿，这会使他跟你的关系变得更加尴尬！”拉尔夫笑着说。“不过我不免替你担心，你的丈夫会以为你不肯出力。”

伊莎贝尔也象他一样，露出了笑容。“他对我相当了解，不会指望我替他出力。我相信，他没有这个意思。而且我不必担心，因为我问心无愧！”她轻松地说。

她把假面具摘掉了一下，马上又戴上了，这使拉尔夫非常失望。他瞥见了她的真面目，他多么希望再深入的看一下。他几乎怀着无法克制的愿望，想听她向他埋怨她的丈夫——听她说，她的丈夫会把沃伯顿勋爵改变主意的事归罪于她。拉尔夫完全相信，这是她目前的处境。他凭本能早已捉摸到奥斯蒙德对这件事的不满会用什么方式来发泄。这只可能是最卑鄙、最残忍的方式。他恨不得向伊莎贝尔发出警告，至少让她看到，他怎么替她考虑，怎么理解这件事。哪怕伊莎贝尔知道得比他清楚得多，也没关系。这主要是他要使自己痛快一下，而不是为她，他要让她明白，他没有受她的骗。他一再试探，想使她吐露关于奥斯蒙德的真相，他几乎感到自己这么做是冷酷的，残忍的，不光彩的。但这算不得什么，因为他从未成功。那么她为什么要来，为什么简直象要给他机会，让他来打破他们这种保持缄默的状态？既然她不让他畅所欲言地回答她，为什么她要向他征求意见？既然她不愿提到那个主要因素，那他们怎么能讨论她诙谐地称之为她的家庭问题的那件事？这些矛盾本身只可能是她心绪不宁的表现，而这以前她要求帮助的呼声，才是他唯一应该考虑的事。“不管怎样，你们肯定会产生分歧，”

他随即说。由于她没有回答什么，那神情好象她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于是他又继续道："你们会发现，你们的想法大不相同。"

"这种情况哪怕在最亲密的夫妻中间，也是难免的！"她拿起了阳伞，他看到，她很不安，生怕他会讲出什么来。"不过我们何必为这事争论不休，"她继续道，"因为这只是跟他的利益有关。那是非常自然的。帕茜归根结底是他的女儿，不是我的。"于是她伸出手来，跟他告别。

拉尔夫下了决心，在她离开以前，一定要让她知道，他什么都了解，现在这个机会太好了，不能错过。"你可知道，他的利益会使他怎么讲？"他一边跟她握手，一边问。她摇摇头，态度是冷漠的，但没有责怪的意思，于是他继续道："他会讲，你不热心帮助他是由于嫉妒。"他没有再说下去，她的脸色使他感到害怕。

"由于嫉妒？"

"对他的女儿的嫉妒。"

她涨红了脸，把头向后一仰。"你好狠心，"她说，那声调是他从来没有在她那里听到过的。

"如果你不想瞒我，你就会明白了，"拉尔夫回答。

但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用力挣脱了他还想握住的手，飞快地走出了屋子。她决心跟帕茜谈一下，当天找了个机会，在饭前走进女孩子的房间。帕茜已穿好衣服，她总是提前作好准备，这说明她很有耐心，性情温和文雅，能够坐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现在她打扮得鲜艳夺目，坐在卧室的炉火前面。蜡烛在她梳妆完毕以后，已经吹灭，她从小的生活环境使她养成了节约的习惯，在这方面她现在甚至比过去更加注意，因此室内只有两根木柴在发出亮光。罗卡内拉宫的房间不仅数量多，面积

也大，帕茜的闺房便非常宽敞，屋顶是结实的深色天花板。它那位小巧玲珑的女主人坐在屋子中央，显得更小了，她看到伊莎贝尔进来，立即怀着敬意站了起来，那种怯生生的真诚的表情，这时给后者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伊莎贝尔面临的是一件棘手的事，她的唯一希望是尽量办得简单一些。她感到痛苦而愤怒，但是她警告自己，千万别向帕茜流露这种情绪。她甚至担心自己的表情太严峻，或者至少太郑重，她还担心别使她感到害怕。但是帕茜似乎已经猜到，她是要来担当一名忏悔神父的角色，因此在她把她坐的椅子向炉火移近一些，让伊莎贝尔坐下以后，她便跪在她前面的一个坐垫上，仰起了头，把握紧的手搁在继母的膝上。伊莎贝尔希望的是听她亲口告诉她，沃伯顿勋爵并没有占有她的心。但是尽管她希望得到这个保证，她觉得她怎么也不能促使她这么做。女孩子的父亲会把这种行为看作对他的无耻背叛。确实，伊莎贝尔知道，只要帕茜稍稍流露出一点意思，表示愿意接受沃伯顿勋爵的要求，那么她的责任便是马上住口。但是要使问题不带一点色彩是不容易的，帕茜非常单纯，她的天真程度甚至是伊莎贝尔没有想象到的，这使纯粹试探性的询问，也会发生一些劝戒的作用。她跪在昏暗的火光中，美丽的衣服闪出淡淡的亮光，两手紧握着，又象哀诉，又象听任命运的安排似的。她仰起头，注视着伊莎贝尔，充满着对当前处境的严重性的认识，象一个注定要作牺牲的幼小的殉道者，似乎对改变这种命运已不抱任何希望。伊莎贝尔对她说，她还从没跟她谈过，在她的婚姻问题上可能出现一些什么情况，但是她的沉默不是表示她漠不关心或者一无所知，只是希望不致影响她的情绪。帕茜听了，把身子俯前一些，使她的脸越来越靠近伊莎贝尔的脸，用一种显然发自内心

的极轻的声音回答道，她一直在盼望着她跟她谈谈，现在要求她告诉她该怎么办。

"要我告诉你怎么办是困难的，"伊莎贝尔回答。"我想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那是你父亲的责任，你应该征求他的意见，尤其重要的是，你应该照他的话做。"

听到这话，帕茜垂下了眼睛，一时她没说什么。"我想我更希望得到您的指导，而不是爸爸的，"她接着提出。

"那是不应该的，"伊莎贝尔冷静地说。"我非常爱你，但是你的父亲更爱你。"

"这不是因为您爱我，这是因为您也是个女人，"帕茜回答，态度显得非常理智。"一位夫人对一个少女的指导会比一位先生的更合适一些。"

"那么我的意见是：你应该极端尊重你父亲的愿望。"

"是的，"孩子热烈地说，"我必须那么做。"

"但我现在跟你谈到你结婚的事，这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我，"伊莎贝尔继续道。"我想知道你的希望，你的要求，因为这使我可以采取相应的行动。"

帕茜注视着她，然后很快地问道："您愿意一切照我的要求做吗？"

"在我答应你以前，我必须先知道你的要求是什么。"

帕茜立即告诉她，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嫁给罗齐尔先生。他向她求过婚，她告诉他，只要她的爸爸同意，她愿意嫁给他。可现在她的爸爸不同意。

"很好，那么这是不可能的，"伊莎贝尔说。

"是的，这是不可能的，"帕茜说，没有叹气，但那明朗的小脸蛋仍保持着聚精会神的神气。

“那么你必须改变你的想法，”伊莎贝尔继续道。这时帕茜叹了口气，告诉她，她也想这么做，可是一点没有效果。

“一个人总会想念那些想念你的人，”她说，露出淡淡的笑容。“我知道，罗齐尔先生在想念我。”

“他不应该这么做，”伊莎贝尔傲慢地说。“你的父亲已明确要求他别那么做。”

“他也是没有法子，因为他知道我想念他。”

“你不应该想念他。也许他还情有可原，但你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我希望您能给我找到一个理由，”女孩子叹息着说，仿佛她在向圣母祈祷。

“我很抱歉，我不能那么做，”圣母铁面无情地回答。“如果你知道，还有一个人在想念你，你会不会想念他呢？”

“没有一个人会象罗齐尔先生那么想念我，没有一个人有这权利。”

“是吗？但我不承认罗齐尔先生有这权利，”伊莎贝尔虚伪地喊道。

帕茜只是瞧着她，显然深深感到困惑。伊莎贝尔利用这机会，开始提醒她，不服从她的父亲的不幸后果。听到这话，帕茜制止了她，向她保证说，她决不会不服从他，决不会嫁给他所不同意的人。她还以非常平静、非常纯朴的声音宣称，尽管她可以不嫁给罗齐尔先生，她决不会不想念他。她似乎已接受了永远独身的思想，但伊莎贝尔还是认为，她没有真正理解它的意义。她是完全真诚的，她准备放弃她的情人。这可以看作是向接受另一个情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对帕茜来说，显而易见，它没有把她朝那个方向引导。她对她的父亲并不怀恨，

她心里是没有恨的，她有的只是对爱德华·罗齐尔的甜蜜的忠诚，她似乎怀着一个离奇而优美的想法：她的坚守独身将比嫁给他更有力地证明她的忠诚。

“你的父亲希望你攀上一门更好的亲事，”伊莎贝尔说。“罗齐尔先生的财产很有限。”

“您所谓更好是什么意思？我认为那已经够好了。而且我自己没什么钱，为什么我要指望别人有钱呢？”

“正因为你没有钱，你更应该指望别人有钱。”伊莎贝尔感谢屋里很暗，她觉得她的脸是丑恶而虚伪的。她是在为奥斯蒙德卖力，这正是他所希望的！帕茜那庄严的目光停留在她的眼睛上，使她几乎无地自容，她感到不好意思，她对女孩子的愿望竟会这么满不在乎。

“那您要我怎么办呢？”帕茜温和地问。

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伊莎贝尔无计可施，只得用胆怯的、暧昧的话来搪塞。“应该记住，你父亲的一切快乐都掌握在你的手里。”

“您的意思是要我嫁给另一个人——如果他向我求婚的话？”

一时间，伊莎贝尔不知怎么说才好，帕茜在一心等待着，最后她听得自己在一片寂静中回答道：“是的，嫁给另一个人。”

孩子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伊莎贝尔相信，她怀疑她的真诚，正是这印象在她身上发挥了作用，使她慢慢从垫子上立了起来。她站了一会，松开握紧的小手，然后发出了战慄的声音：“好吧，我希望没有人向我求婚！”

“这是不大可能的。有一个人已准备向你求婚。”

“我不相信他准备那么做，”帕茜说。

“如果他觉得有成功的把握，他就会提出。”

“如果他觉得？那么他还没有准备这么做！”

伊莎贝尔感到这话相当尖锐，她也站了起来，对着炉火望了一会。“沃伯顿勋爵对你表现了极大的关切，”她说，“你当然知道，我讲的就是他。”

出乎自己的意外，她发现她已处在不得不为自己辩护的地位，这使她违反原来的意图，把这位贵族直截了当提了出来。

“他对我十分亲切，我非常喜欢他。但如果您以为他会向我求婚，那您估计错了。”

“也许我错了。但你的父亲对这事抱着极大的希望。”

帕茜摇摇头，露出一丝聪明的微笑。“沃伯顿勋爵不会为了让爸爸高兴，便向我求婚。”

“你的父亲希望你鼓励他这么做，”伊莎贝尔机械地继续道。

“我怎么能鼓励他呢？”

“我不知道。你的父亲应该会告诉你的。”

帕茜暂时没说什么，她只是继续笑着，仿佛她充满着光明的信念。“这不会有什么危险，不会有的！”她最后宣称。

她是怀着信心说这句话的，而且为自己有这样的信心感到幸福，这使伊莎贝尔十分尴尬。她意识到她在指责她不够正直，这个思想使她厌恶。为了恢复她的自尊心，她想说，沃伯顿勋爵曾经向她暗示过，存在着这种危险性。但她把话又咽了下去，只是在慌乱中，文不对题地说道，毫无疑问，他是非常亲切，非常和气的。

“是的，他是非常亲切的，”帕茜回答。“这便是我喜欢他的原因。”

“那为什么困难这么大呢?”

“我始终相信，他明白我不想……您是怎么说的?……我不想鼓励他那么做。他明白我不想嫁给他，因此他要我明白，他不会来麻烦我。这就是我说他亲切的意思。他似乎在对我这么说：‘我非常喜欢你，但如果你不愿意，我就决不再提这件事。’我认为那是非常亲切、非常高尚的，”帕茜继续道，态度越来越明确。“那便是我们谈话的全部内容，而且他也并不爱我。因此，这是没有危险的!”

伊莎贝尔感到诧异，想不到这个温顺的小姑娘看问题这么深刻。帕茜的智慧使她害怕，她几乎在它面前开始退缩了。“你必须把这一切告诉你的父亲，”她婉转地指出。

“我想我还是不讲的好，”帕茜直爽地回答。

“你不应该让他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

“也许不应该，但我宁可让他抱这种希望。只要他相信，沃伯顿勋爵还打算做你所说的那件事，他就不会向我提出别的人来。这对我是有利的，”帕茜说，显得头脑很清醒。

这种清醒的头脑闪射着一种光辉，它使她的朋友长长地舒了口气。她的沉重包袱放下了。帕茜心头蕴藏着足够的光，伊莎贝尔觉得，她自己那一点小小的亮光，已不足以给她提供什么帮助。尽管这样，她还没有抛弃她必须忠于奥斯蒙德的观念，在怎样对待他的女儿这件事上，她必须问心无愧。由于这种情绪的影响，她在离开之前提出了另一个意见，她觉得，只有这样，她才算尽了最大的努力:“你的父亲认为，你愿意嫁一个贵族，这至少是没有疑问的。”

帕茜站在打开的房门口，拉开了门帘，让伊莎贝尔通过。“我认为，罗齐尔先生并不比贵族差!”她理直气壮地说。

第四十六章

沃伯顿勋爵接连几天没有在奥斯蒙德夫人的客厅中露脸，伊莎贝尔不能不注意到，她的丈夫并未提起收到他信的事。她也不能不注意到，奥斯蒙德一直处在期待的状态，尽管他不愿流露这种心情，他还是觉得，他这位尊贵的朋友使他等得太久了。四天过去后，他提出了他不见踪影的事。

"沃伯顿怎么啦？他把我当作讨账的商人，避不见面，这是什么意思？"

"他的情形我一点也不了解，"伊莎贝尔说。"我还是上星期五在德国人的舞会上见到他的。他对我说，他打算写信给你。"

"我根本没收到他的信。"

"我猜想是这样，因为你没有提起过。"

"他是个古怪的家伙，"奥斯蒙德说。表示对他很了解。由于伊莎贝尔没有回答什么，他接着便打听，这位勋爵写一封信难道要花五天时间不成："他写东西有这么困难？"

"我不知道，"伊莎贝尔简单地回答。"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他的信。"

"从来没有？我觉得，好象有一段时间你们还经常通信呢。"

伊莎贝尔回答，事实不是这样，谈话到此便结束了。然而第二天下午，已经很晚了，她的丈夫又走进客厅，谈起了这件事。

“沃伯顿勋爵告诉你，他打算写信给我的时候，你对他怎么说的?”他问。

伊莎贝尔迟疑了一会。“我记得，我叮嘱他别忘了。”

“你看，有没有这种危险?”

“不知道，正如你所说，他是一个古怪的家伙。”

“显然他忘记了，”奥斯蒙德说。“最好你能提醒他一下。”

“你是要我写信给他吗?”她问。

“随你怎么办都可以。”

“你希望我做的事太多了。”

“是的，我对你的希望很大。”

“恐怕我会使你失望，”伊莎贝尔说。

“我的希望大多是不致失望的。”

“这我当然知道。我只能使自己感到失望！如果你真的想抓住沃伯顿勋爵，你最好亲自出马。”

奥斯蒙德没有回答，他沉默了一两分钟，然后说道：“如果你在中间跟我作对，这事就不好办了。”

伊莎贝尔吃了一惊，觉得浑身哆嗦起来。他有一种眯着眼睛看她的习惯，似乎他在考虑她，但又不在看她，她认为这包含着极其险恶的用心。它仿佛表示，他不得不考虑这个使他不快的人物，但他并不承认她的存在。现在这种意思表现得特别明显。她说：“你大概怪我搞了什么卑鄙的勾当。”

“我只是怪你辜负了我的信任。如果他没有再跨前一步，那是因为你拦住了他。我没有认为那是卑鄙的勾当，这种事一个女人经常认为是可以干的。我毫不怀疑，你根本不把这当作一件不好的事。”

“我告诉过你，我会尽力而为。”她继续道。

“是的，这使你赢得了时间。”

伊莎贝尔听到这话，不禁回想起来，她过去把他想得多么美好。她蓦地大声喊道：“你原来这么希望得到他！”

这话刚一出口，她立即发现了它们的全部意义，这是她在讲它们以前所没有意识到的。它们把奥斯蒙德和她自己作了对照，突出了一个事实：人们所觊觎的这件宝物，一度曾落在她的手里，可是她认为自己那么富有，以致抛弃了它。一时间她异常兴奋——她看到自己刺痛了他，感到又惊又喜，因为他的脸色马上告诉她，她这声喊叫深深震动了他。可是他没有表示什么，只是迅速地说道：“是的，我对这事抱着很大的希望。”

这时一个仆人走了进来，似乎是领一位客人来的。跟在他后面的是沃伯顿勋爵，后者看到奥斯蒙德，显然停顿了一下。他很快看了看男主人，又看了看女主人，这个动作表示他不想打扰他们，或者甚至已发觉了当时那不祥的气氛。然后他走上前来，以英国人的方式向他们致意，在这种方式中，他那略带羞涩的态度成了良好教养的表现，它的唯一缺点只是不够灵活而已。奥斯蒙德有些手足失措，他不知讲什么好，但伊莎贝尔灵机一动，立即说道，他们正在谈这位客人呢。于是她的丈夫跟着补充道，他们不知道他现在怎么了——甚至担心他已经走了呢。“没有，”沃伯顿勋爵说，一边含笑看看奥斯蒙德，“我只是正预备离开这儿。”然后他解释道，他突然有事，不得不回英国去了，明天或后天就得动身。最后，他叹了口气：“我非常遗憾，只得把可怜的杜歇丢在这里！”

一时他的两个朋友谁也没说什么，奥斯蒙德只是靠在椅背上听着。伊莎贝尔没有看他，她只能想象他的神色。她的眼睛停留在沃伯顿勋爵的脸上，它们在那里比较自由，因为勋爵的

眼睛一直在小心避开它们。然而伊莎贝尔还是相信，只要她能遇见客人的目光，她就能看出它们的意思。过了一会，她听得她的丈夫用相当轻的声音说道："你最好带着可怜的杜歇一起走。"

"他还是应该等天气暖和一点再说，"沃伯顿勋爵回答。"目前这时候，我不想劝他动身。"

他坐了一刻钟，谈的话好象他不会再看到他们了——确实，除非他们到英国去，这是他热烈欢迎的。为什么他们秋天不到英国去呢？他觉得这是一个出色的主意，他一定尽地主之谊，好好招待他们——他欢迎他们到他家里去住上个把月。奥斯蒙德，据他自己说，只到英国去过一次，对他这么一个清闲而又聪明的人说来，这未免是美中不足。那是一个对他很合适的国家——他在那里肯定会过得很舒服。然后沃伯顿勋爵问伊莎贝尔，是不是还记得她在那儿度过的那一段有趣的日子，是不是还想到那儿去玩玩。她希望再看看花园山庄吗？花园山庄实在是不错的。杜歇没有好好照料它，但那种地方，哪怕你不去管它也仍然很美。为什么他们不去玩玩，拜访一下杜歇呢？他应该邀请过他们吧。没有邀请他们？这家伙真是不懂得礼貌！沃伯顿勋爵一定要向花园山庄的主人提出抗议。当然，这只是偶然的疏忽，他肯定是欢迎他们的。跟杜歇过一个月，跟他也过一个月，再认识一下应该认识的人，他们一定会觉得这挺有意思的。沃伯顿勋爵又说，奥斯蒙德小姐一定会同样感到有趣，她对他说过，她还从未到过英国，他向她保证过，这是一个值得她去看看的国家。当然，她在哪儿都会受到欢迎，不一定非去英国不可，这是她的命运，但在英国，她一定会获得极大的成功，只要奥斯蒙德小姐愿意，她会疯魔整个社交界呢。

他问道，她是不是在家，他能不能跟她道别？他并不喜欢道别——他总是回避这些事，这一次他离开英国的时候，就没有向一个人辞行。他本来打算在离开罗马的时候，不来打搅奥斯蒙德夫人，跟她最后话别的。还有什么比最后的会见更索然无味的？你要讲的话，总是忘了讲，直到事后又统统想了起来。相反，只因为你不得不讲点什么，你又总是讲了一大堆不必讲的话。这种情形实在糟糕，常常弄得人哭笑不得。他现在也是这样，心里七上八下的。如果奥斯蒙德夫人觉得他有什么话讲错了，请她谅解，这是他心乱如麻的缘故。跟奥斯蒙德夫人告别，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确实不想离开这儿。他本来想写封信给她，不亲自上门，不过他肯定还会写信给她的，因为他离开以后，一定会想起许多话忘了讲。请他们务必考虑到洛克雷去玩玩的事。

如果在他拜访的过程中，或者在他宣布离开时，大家感到有些别扭，那么这并没有表面化。沃伯顿勋爵谈到了他的不安心情，但他没有在其他方面把它表现出来。伊莎贝尔看到，由于他已决心退却，他会干得很漂亮。她非常感激他，觉得他相当好，因此但愿他能顺利地度过难关。在任何场合，他都能做到这点，这不是由于他诡谲狡诈，而是由于他老成练达。伊莎贝尔发觉，她的丈夫已给他这种手腕弄得无可奈何。她坐在那儿，心里有两种活动在同时进行。一方面，她听他们的客人谈着，也对他相应地讲几句，从他的话里捉摸他隐藏的意思，还在猜测，如果他跟她单独见面，他会怎么说。另一方面，她充分体会到了奥斯蒙德的心情。她几乎为他感到难过，他不得不在失败面前忍气吞声，把痛苦往肚子里咽。他本来抱着多大的希望，可现在只得眼睁睁看它化为泡影，还得装着笑脸，无能

为力地坐在那儿。不过他没有装得兴高采烈，一般说，他在这位朋友面前，总是表现出一副淡漠的脸色，这在他这样一个聪明人说来，是最合适的。确实，奥斯蒙德能够这么不动声色，这是他聪明过人之处。然而他现在的表情并不是承认失败，这只是他的习惯的一部分，因为他愈是抱着强烈的希望，便愈是表现得冷若冰霜。他一开始就对这位大人物抱有希望，但是他从没让他的迫切心情从美丽的脸庞上流露出来。他对待他选中的女婿跟对待任何人一样——仿佛对这个人的兴趣只是为了这个人自己，不是为了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奥斯蒙德已经称心如意，无所需求了。现在，尽管美好的前景业已消失，他仍克制着由此产生的内心的愤怒，不让它有一丝一毫、一分一厘的流露。但这一切瞒不过伊莎贝尔，她不能不感到满意。她感到满意，这是奇怪的，非常奇怪的，她希望沃伯顿勋爵在她丈夫面前取得胜利，同时她又希望，她的丈夫在沃伯顿勋爵面前表现得高人一等。奥斯蒙德也有他值得赞美的地方，他象他们的客人一样，有一套处世方法。他不是老成练达，应付得当，但他的方法同样出色，那就是装得无求于人。他靠在椅背上，若无其事地听另一个人谈他那友好的邀请和委婉的解释，仿佛这些话都是对他的妻子讲的，他只是在旁边奉陪罢了。他一边听，一边心里在想，虽然他失去了一切优势，至少还可聊以自慰，因为他没有亲自插手，现在更可以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保持超然物外的一贯姿态，使它显得更加优美。这种态度似乎表示，新行者的行动根本没有在他心头掀起一点涟漪。这位客人当然干得天衣无缝，但奥斯蒙德的表演从它本身的特点来看，更加完美无缺。沃伯顿勋爵的处境毕竟是容易的，他完全有理由离开罗马，他有过良好的意愿，但它突然无法实现，好在他还从

来许诺过什么，他的荣誉是没有问题的。奥斯蒙德对邀请他们到英国去，在他那里住一段时间的提议，对他提到的帕茜可能从这次访问中得到的成功，似乎都兴趣不大。他随口表示了感谢，却让伊莎贝尔回答说，这是一件需要郑重考虑的事。然而伊莎贝尔在这么说的时候，仿佛看到，一个伟大的前景已突然在她丈夫的心头展开，出现在这前景中心的便是帕茜那小小的身影。

沃伯顿勋爵曾要求向帕茜道别，但伊莎贝尔和奥斯蒙德都没有派人去叫她。他的神情似乎在告诉他们，他的拜访不能太久。他坐在一只小椅子上，仿佛只打算待一会儿，还把帽子拿在手里。但他老是不站起来，伊莎贝尔奇怪，不知他在等什么。她相信，他不是要见帕茜，她的印象是他实际宁可不跟帕茜见面。那么他当然在等她，想跟她单独谈什么。伊莎贝尔并不想听，因为怕他向她解释，她完全不需要解释。然而奥斯蒙德立即站了起来，仿佛一个懂得礼貌的人突然想起，一位善于交际的客人总是要向夫人单独表示一下最后的殷勤的。“我在饭前还得写一封信，”他说，“请原谅我不能奉陪了。我会去看一下，我的女儿有没有空，如果有空，她会到这儿来看你。当然，今后你到罗马来的时候，想必总会来看我们的。伊莎贝尔会跟你商量去英国旅行的事，这些事都是她决定的。”

他说完这短短几句话之后，没有跟他握手，只用点头的简单方式跟他告别，这基本上是符合这个场合的要求的。伊莎贝尔心想，他离开屋子以后，沃伯顿勋爵是没有理由说“你的丈夫非常生气”的，这样的话会使她很不高兴。然而，万一他说的话，她可以这么回答：“算了，你不必担心。他不会恨你，他恨的是我！”

现在只剩下了他们两人，沃伯顿勋爵显得有些手足失措，他坐到了另一张椅子上，随手摆弄着旁边的两三件小玩意儿。“我希望他能叫奥斯蒙德小姐出来，”他随即说道。“我非常想见她一面。”

“我很高兴这是最后一次，”伊莎贝尔说。

“我也这样。她并不喜欢我。”

“是的，她并不喜欢你。”

“我对这不感到奇怪，”他回答。然后岔到了旁的事情上：“你会到英国来吧？”

“我想我们还是不去的好。”

“你还没来看过我呢。你本来应该再到洛克雷去一次，可你始终没有去，你还记得吗？”

“从那时以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伊莎贝尔说。

“就我们而言，肯定没有向坏的方向变化。能够在我的家里看到你，”他迟疑了一下，“我会感到非常愉快。”

她曾担心他会向她解释，但是他只提到了这一点。他们谈了一会拉尔夫，帕茜便进来了，她已经穿好晚餐的礼服，两个脸颊有一点发红。她跟沃伯顿勋爵握了手，一直带着微笑望着他的脸——这种微笑，伊莎贝尔是懂得的，虽然勋爵不一定想象得到，它是随时会变成啼哭的。

“我快走了，”他说。“我希望跟你说声再见。”

“再见，沃伯顿勋爵。”女孩子的声音显然在发抖。

“我还想告诉你，我多么希望你能获得幸福。”

“谢谢您，沃伯顿勋爵，”帕茜回答。

他迟疑了一会，向伊莎贝尔瞟了一眼。“你应该非常幸福，因为你的身边有一位守护天使。”

“我相信我会幸福，”帕茜说，那是对一切抱着乐观态度的人的口气。

“这样的信念会给你带来远大的前途。但是如果发生了什么困难，你可以记住……记住……”沃伯顿勋爵不知怎么说好，停了一会。“希望你不要忘记我！”他说，轻轻叹了口气。然后他跟伊莎贝尔握了手，没有讲一句话，立即走了。

他离开屋子后，伊莎贝尔认为，帕茜一定会放声大哭，但事实上后者表现的态度完全不同。

“我相信，您是我的守护天使！”她用非常甜蜜的声音喊道。

伊莎贝尔摇摇头。“我根本不是什么天使，我至多只是你的一个好朋友。”

“那么您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因为您要求爸爸待我温和一些。”

“我没有向你的爸爸要求什么，”伊莎贝尔说，感到诧异。

“他刚才通知我到客厅来的时候，非常亲切地吻了我一下。”

“啊，”伊莎贝尔说，“那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想法！”

她非常了解这种想法，它是很有特色的，她还会看到它的许多表现。哪怕在帕茜面前，奥斯蒙德也不让自己显得有丝毫错误。那天晚上，他们得出外赴宴，饭后又参加了另一个招待会，因此直到晚上很迟的时候，伊莎贝尔才单独跟他在一起。帕茜去就寝以前，跟他亲吻时，他拥抱了她，态度甚至比平时更为亲切。伊莎贝尔感到纳闷，不知他是不是想用这行动来表示，他的女儿由于继母的阴谋陷害，受到了欺侮。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继续对妻子所抱的希望。伊莎贝尔正打算

跟在帕茜后面离开客厅，他突然喊住她，要她留下，他有话跟她说。然后他在客厅里踱了几步，她披着斗篷，站在那儿等待着。

“我不明白你想做什么，”过了一会，他开口了。“我希望你告诉我，这样，我可以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我想上床去。我非常疲倦了。”

“坐下，休息一会，我不会把你留住太久的。别坐在那儿，找一个舒适些的坐位。”于是他把本来散置在大沙发上的许多靠垫整理了一下。但她没有坐在那里，只是在最近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去。炉火已经熄灭，宽敞的屋子里显得光线暗淡。她把斗篷裹一裹紧，她觉得非常冷。“我认为你是要让我丢脸，”奥斯蒙德继续道。“那是非常荒谬的行为。”

“我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意思，”伊莎贝尔说。

“你背着我耍了一个很大的花招，你的手段非常高明。”

“我耍了什么花招？”

“然而你没有完全成功，我们还会见到他。”他站在她面前，两手插在口袋里，露出深思的神色，用他平常那种方式俯视着她，似乎要让她知道，她不是他思考的目标，只是偶然出现在他眼前的一件讨厌的物品。

“如果你认为，沃伯顿勋爵负有义务，非回来不可，那么你是想错了，”伊莎贝尔说。“他没有任何义务。”

“那正是我感到不满的地方。但是我说他会回来，不是指他出于责任感跑回来。”

“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事可以使他回来。我认为，罗马对他已经失去魅力。”

“不对，那是浅薄的判断。罗马的魅力是无穷无尽的。”奥斯蒙德又开始踱来踱去。“然而，关于那件事，也许不必急于

下结论，”他又说。“他要我们到英国去，这个主意还不错。要不是我怕在那儿遇到你的表兄，我一定劝你去。”

“很可能你不会在那儿见到我的表兄了，”伊莎贝尔说。

“要是能肯定这一点就好了。不过我可以尽量相信这点。同时，我也希望看看他的房子，有一个时期你常常向我讲到它，它叫什么名字——花园山庄？那一定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还有，你知道，我十分怀念你的姨父，你使我非常喜欢他。我很想看看他生活和去世的地方。不过，那都是小事。你的朋友说得对，帕茜应该看看英国。”

“我毫不怀疑，她会对它发生兴趣，”伊莎贝尔说。

“但那是好久以后的事，现在离明年秋天还很远，”奥斯蒙德继续道。“不过有些事跟我们的关系更为密切。你是不是认为我非常骄傲？”他突然问。

“我认为你非常奇怪。”

“你不了解我。”

“是的，我甚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侮辱我。”

“我没有侮辱你，我不会那么做。我只是谈了一些事实，如果提到这些事，伤了你的心，那么这不是我的过错。你把这件事全部掌握在你的手里，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你还想谈沃伯顿勋爵吗？”伊莎贝尔问。“他的名字已使我感到厌倦。”

“在这件事没有了结之前，你还得再听一下。”

她谈到他侮辱了她，但她突然发觉，这已不再使她感到痛苦。她看到他在向下堕落，堕落，这个幻象弄得她头晕目眩，它成了她唯一的痛苦。他变得这么奇怪，跟以前这么不同，他已经不能再触动她。然而，他那种病态的情绪发生的作用是异

乎寻常的，它使她的好奇心越来越大，她想知道，他是凭什么来为自己辩解的。"我可以明白告诉你，我认为你要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值得我听的，"她过了一会回答道。"但是也许我错了，有一件事我还是值得听一听的，那就是请你干干脆脆告诉我，你对我的不满是什么。"

"是你破坏了帕茜和沃伯顿的婚事。这话算不算干脆？"

"正好相反，我对这件事非常关心。我已这么告诉过你。你对我说，你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想你是这么说的——那时，我负起了这个责任。我很傻，我不应该接受，但是我接受了。"

"你假装接受，你甚至装得不太乐意，使我更加一心一意把事情托付给你。然后你就开始玩弄你的手段，使他从这条路上撤走。"

"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伊莎贝尔说。

"你告诉我，他要写信给我，现在这封信在哪里？"她的丈夫问。

"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没有问他。"

"是你中途拦住了它，"奥斯蒙德说。

伊莎贝尔慢慢站了起来。白斗篷拖到了她的脚上，裹住了她的全身，她立在那儿，就象一尊轻蔑之神，这是怜悯之神的堂姊妹。"啊，奥斯蒙德，一个曾经那么高尚的人！"她大喊着，发出了一声长叹。

"我从来没有你那么高尚！你做了你要做的一切。你使他退出了这条道路，还装得若无其事。你使我落到了你希望我落到的地步——一个想把女儿嫁给贵族，却碰了壁，闹了笑话的人。"

“帕茜并不想嫁给他，他的离开使她十分高兴，”伊莎贝尔说。

“那跟这件事毫不相干。”

“他也不想娶帕茜。”

“不见得，你告诉我，他想娶她来着。我不明白，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奥斯蒙德继续道，“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我认为我并没有想入非非，我没有希望太高。我的希望是很小的，很简单的。这想法不是从我开始的，在我想到这事以前，他先向我表示他喜欢她。我把这事完全交托给了你。”

“是的，你心甘情愿把这事交给了我。今后你应该亲自来处理这种事。”

他瞅了她一眼，然后掉过头去。“我本来以为你非常喜欢我的女儿。”

“我从来没有象今天那么喜欢她。”

“你的感情是有很大的附带条件的。不过，那恐怕也很自然。”

“你想跟我谈的是不是就是这些？”伊莎贝尔问，一边从桌上拿起一支蜡烛。

“你现在称心了吧？你对我的失望该满意了吧？”

“我想你并没有完全失望。你还会有机会来愚弄我的。”

“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证明：帕茜可以往高处飞。”

“可怜的小帕茜！”伊莎贝尔说，拿着蜡烛转身走了。

第四十七章

她从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那里得知，卡斯帕·戈德伍德到了罗马，这是沃伯顿勋爵离开三天以后的事。在沃伯顿勋爵离开以前，还发生了一件事，这对伊莎贝尔多少有些意义，那就是梅尔夫人再一次暂时离开了罗马，到那不勒斯去探望一位朋友，那是一个快乐的人，在波西利波有一所别墅。梅尔夫人不再关心伊莎贝尔的幸福，后者已开始怀疑，一个最稳重娴雅的女人，有时也可能是最危险的。每到夜晚，她常常出现奇怪的幻觉，仿佛看到她的丈夫和她的朋友——他的朋友——影影绰绰地站在阴暗的角落里。她觉得，她还没有完全理解她，这位夫人似乎隐藏着一些秘密。伊莎贝尔的想象力在这个迷宫中往来探索，但有时一种无名的恐惧会使它畏缩不前，因此这位光辉的朋友离开罗马之后，她倒好象得到了休息的机会。她早已从斯塔克波尔小姐处获悉，卡斯帕·戈德伍德到了欧洲——亨利艾塔在巴黎一遇到他，马上写信通知了伊莎贝尔。他本人从未写信给她，因此她想，虽然他在欧洲，很可能他并不想跟她见面。在她结婚以前，他们那次最后的会见，可以说带有彻底决裂的意味。如果她没有记错的话，他当时是那么说的，他说他想最后看她一次。从那以后，他已成了她早年生活中留下的一个魅影——事实上也是唯一使她永远感到痛苦的一个人物。那天上午，他给她带来了不必要的震动，仿佛两条船在大

白天发生了碰撞。那时天上没有雾，海里没有暗流，她自己也希望把稳船舵，平静地向前航行。但是，就在她握住舵柄的时候，他却对着她的船头撞来，从而——不妨再用譬喻来说——使这条较轻的船受了损伤，事后还不时发出低低的呻吟声。见到他是可怕的，因为在她看来，他代表着她在世上造成的唯一不幸，他是对她的要求唯一不能得到满足的人。她使他遭到了厄运，这是她无法挽救的，而且他的不幸是严峻的事实。他离开她以后，她怀着愤怒哭了。她为什么愤怒，她自己也不明白，她竭力想，这是因为他对她缺乏谅解。他带着他的不幸来找她，那正是她感到自己的幸福那么美满的时候，他拼命要使这纯洁无疵的幸福变得暗淡无光。他并不粗暴，但这件事还是给了她强烈的印象，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强烈的，不过也许这仅仅表现在她自己的啼哭、她事后的感觉上，这种感觉纠缠了她三、四天。

不久，他来访的后果淡薄了，在伊莎贝尔婚后的第一年中，他已从她的记忆中消失。他是一个不宜想念的人物，因为想念一个为你忍受着痛苦和不幸，你又无法解除他的苦恼的人，只能使你感到不愉快。如果她能够怀疑他的处境，哪怕一点儿也好，不认为那是不可改变的，就象她对沃伯顿勋爵的处境那样，那么事情就不同了。不幸的是他的痛苦是没有疑问的，它这种不容否定、不可弥补的性质，正是使它不受欢迎的原因。她绝不能对自己说，他的创伤已经痊愈，她对那位英国的追求者却可以这么说。她不相信戈德伍德先生能找到精神上的寄托，即使有，也无足轻重。一家棉纺织厂不能成为这方面的补偿，尤其不能抵销失去伊莎贝尔·阿切尔的痛苦。然而除此以外，她不知道他还有什么，除非是他那些内在的品质。是的，他的内心是相当坚强的，在她的记忆中，他甚至从未期望过外在的帮

助。如果说他扩大了他的工厂——按照她的认识，这是他唯一能够施展他的抱负的地方——那么只因为这是他的事业，或者是工厂所必需的，丝毫也不是因为他指望靠它来忘记过去。这一切使他的形象显得空虚，苍白，当它在她的回忆或怀念中出现的时候，总会给她带来极大的震动。它缺乏社交生活的仪表，那种在高度文明的时代里，披在人身上、把人与人接触中的一切棱角隐藏起来的仪表。而且他杳无音信，她从未收到过他的信，也很少听到任何人提到他。这更加深了他给人的孤独感。她不时向莉莲问起他的消息，但是莉莲对波士顿一无所知，她的思想跳不出麦迪逊大道以东这个范围①。随着时间的过去，伊莎贝尔开始常常想到他，思想上的束缚也减少了，她甚至不止一次要写信给他。她从没向丈夫谈起过他——奥斯蒙德一点不知道他到佛罗伦萨来看她的事。这种保留起先不是出于对奥斯蒙德的不信任，她只是考虑到，那位年轻人的挫折不属于她的秘密，而是他的秘密。她相信，如果她把它告诉别人，那是不对的，而且归根结底，戈德伍德先生的事跟吉尔伯特没有多大关系。但她到底还是没有写信给他。考虑到他的苦恼，她觉得她至少应该不再去打搅他。然而她还是愿意多少接近他一些。当然，她从没想过她应该嫁给他，哪怕在她结婚的后果已十分清楚以后，尽管她常常沉浸在回忆中，这样的思想也从没在她头脑中出现过。但是在她心烦意乱、想为自己辩白的时候，他也成了她选择的一个对象。我讲到过，她多么希望自己能够相信，她的不幸不是由于她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她离死亡的前景还很遥远，但她希望跟所有的人言归于好——使她的精神得到

① 指纽约市区。

安宁。她不时想到，她还欠着卡斯帕一笔债，需要了结。她觉得，她今天愿意、也可能以对他有利的条件来算清这笔账。尽管这样，当她得知他来到罗马的时候，她还是感到惶惑不安。如果他发现——因为他会发现这点，就象他会查清一笔假账或这一类事一样——她隐藏的不幸，他会比任何人更难过。在她的心灵深处，她相信，为了她的幸福，他可以抛弃一切，而其他人只能抛弃一部分。他又是一个她必须向他隐瞒自己的痛苦的人。然而，在他到达罗马以后，她又放心了，因为接连几天他都没有找上门来。

可以想象得到，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比他及时得多。她的到来，使伊莎贝尔获得了很大的安慰，她沉浸在她的友谊中，因为现在她决心要把内心的苦闷吐露出来，这也足以证明，她不是一个肤浅虚伪的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光阴的流逝，非但没有损害，倒是丰富了她们的友谊，尽管有些不象伊莎贝尔那么直接有关的人曾对这种友谊的特点作过幽默的揶揄，她们的情况却充分证明，那是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忠诚行为。亨利艾塔仍象以前一样尖锐、灵敏、朝气蓬勃，也一样整洁、开朗、美好。她那对大大的眼睛还是那么明亮，象灯火辉煌、没有关上百叶窗的车站；她的装束还是那么干净利落，她的意见还是那么富有民族特色。然而她决不是毫无变化，在伊莎贝尔看来，她变得不太明朗了。以前她从不含糊其词，即使一下子提出许多问题，每个问题她都提得很完整，很尖锐。她做每一件事都理直气壮，都有明确的动机。从前她到欧洲来，是因为她想看看它，现在她已经看到了它，这已不成为她的理由。她没有自称她这次到欧洲来是为了考察日趋没落的欧洲文明。她这次的旅行倒是表示她与旧世界毫无瓜葛，她不是要对

它承担进一步的义务。她对伊莎贝尔说："到欧洲来算不得什么，我不认为这需要那么多的理由。待在国内更有意思，比这重要得多。"因此，她不远千里再度前来罗马，不是要干什么重要的事，她以前已经游历过这个地方，已对它作过仔细的考察。这次旅行只是为了表示亲密的友谊，表示一个人懂得友谊的价值，表示她象任何人一样，有权利到这里来。这一切当然很好，可是亨利艾塔却显得心神不定。当然，如果她要心神不定，她也完全有权利心神不定。但是她到罗马来毕竟还有一个原因，并不象她说的那么无所谓。伊莎贝尔一眼就看到了这点，同时也看到了她这位朋友的忠诚的价值。她在仲冬季节越过惊涛骇浪来到这里，是因为她猜到了伊莎贝尔的不幸遭遇。亨利艾塔能够猜到许多事，可是从没猜得象这次这么准确。现在，使伊莎贝尔高兴的事不多，但哪怕它们很多，想到亨利艾塔没有辜负她一向对她怀有的高度评价，她还是会产生一种特别愉快的心情的。在怎样对待她的问题上，她作过许多让步，但是尽管有这一切保留，她还是坚持她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朋友。然而伊莎贝尔现在关心的不是她的胜利，她只是觉得，她可以向亨利艾塔吐露内心的苦闷，这是第一个她能够向她承认自己的不幸的人。亨利艾塔也毫不迟疑地接触到了这点，当面谴责了她的自怨自艾。她是一个女人，她是一个姊妹，她不是拉尔夫，不是沃伯顿勋爵，也不是卡斯帕·戈德伍德，伊莎贝尔可以向她倾诉一切。

"是的，我有些自怨自艾，"她说，非常心平气和。她讨厌听到自己说这些话，因此尽量讲得公正客观。

"他对你干了些什么？"亨利艾塔问，皱着眉头，好象在调查一个江湖医生的骗人花招。

“他什么也没做。但是他不喜欢我。”

“他是非常难对付的！”斯塔克波尔小姐嚷道。“你为什么不离开他？”

“我不能那么做，”伊莎贝尔说。

“我倒要请教你，为什么不能？你不肯承认你干了一件错事。你太骄傲了。”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太骄傲。但我不能公开我的错误。我想那不见得体面，我宁可死也不愿那么做。”

“你不会老是那么想，”亨利艾塔说。

“我不知道，我的悲惨遭遇会使我干出什么来，但我觉得我会永远感到可耻。一个人只能接受自己所干的事。我是当着全世界的面嫁给他的，我一切都出于自愿，一切都经过郑重的考虑。我不能轻易改变，”伊莎贝尔又道。

“不管你能不能，你已经变了。我想你不致还会说你喜欢他吧。”

伊莎贝尔迟疑了一会。“是的，我不喜欢他。我能够向你承认这点，因为我厌恶透了我的秘密。但那已经够了，我不想把它告诉全世界。”

亨利艾塔大笑起来。“你不觉得你思前想后的，考虑得太多了吗？”

“我考虑的不是他，是我自己！”伊莎贝尔回答。

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对斯塔克波尔小姐感到不放心，这是不足为奇的，他的本能告诉他，他跟这位能够劝他的妻子从丈夫家中出走的小姐天然处于对立的地位。她到达罗马之后，他对伊莎贝尔说，他希望她不要接近这位当记者的朋友。伊莎贝尔回答道，他至少不用对她担心。她对亨利艾塔说，由于奥斯

蒙德不喜欢她，她不能请她去吃饭，但她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经常见面。伊莎贝尔可以在自己的起居室里自由接待斯塔克波尔小姐，还常常带她一起驱车出游。在马车上，帕茜坐在她对面的坐位上，身子略略向前俯出，露出尊敬的神情，注视着这位著名的女作家，这种目光有时使亨利艾塔感到很不舒服。她向伊莎贝尔埋怨道，奥斯蒙德小姐的神气，象要把人家说的话一句句都记住似的。“我不希望人家记住我的话，”斯塔克波尔小姐宣称，“我认为我的话只有眼前的价值，就象当天的报纸一样。你丈夫的女儿坐在那儿盯着我瞧，好象要把这些报纸统统保存下来，到将来有一天好把它们端出来反对我。”她怎么也不能对帕茜产生好感，后者的缺乏主动精神，沉默寡言，没有个人的要求，她认为，对二十岁的少女说来是不自然的，甚至是险恶的。伊莎贝尔不久发现，奥斯蒙德但愿她为她的朋友向他说情，要求他接待她，这样，他可以表示他为了礼貌不得不委曲求全。她对他的反对毫无异议这件事，倒使他陷入了受责备的地位——实际上，表示轻蔑的缺点之一，就是使你同时失去了表示同情的荣誉。奥斯蒙德觊觎荣誉，又不肯妥协——这两者构成了难以调和的因素。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请斯塔克波尔小姐到罗卡内拉宫来吃一两次饭，这样，尽管他表面上彬彬有礼，一丝不苟，她仍可以自行得出结论：他对她并不欢迎。然而由于两位女士不屑迁就，奥斯蒙德无法可想，唯有希望亨利艾塔快些离开。他觉得奇怪，为什么他妻子的那些朋友都跟他格格不入，因此有一次他要伊莎贝尔注意这点。

“毫无疑问，你有那些老朋友是很不幸的，我希望你找一些新的，”一天早上他对她说，他的话并不针对当时任何一个人，但他的口气是经过仔细考虑的，这使那些话一点也不显得粗鲁

失礼。"这些人跟我毫无共同之处，好象是你特地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的。你的表兄，我一向认为是一头傲慢的蠢驴，而且是我所知道的最讨厌的动物。别人又不便对他这么说，这更加叫人受不了——他的健康状况使人不得不让他几分。我看，他身体不好倒是他最有利的条件，这使他可以享受别人享受不到的特权。如果他真的已经病入膏肓，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证明这点，可他好象还不打算采取这个办法。关于伟大的沃伯顿，我没有很多话好说了。认真想起来，那场表演的冷酷无礼，实在是罕见的！他来拜望人家的闺女，好象她是一套等待出租的房间。他试试门把手，瞧瞧窗户，弹弹墙壁，简直真想住下来似的。你肯不肯跟我订个契约啊？可是临到末了，他决定：房子太小，他不能住在三层楼上，他得找一幢豪华的公馆。于是他走了，只是在这可怜的小屋子里住了一个月，分文不付。可是你的朋友中间，最妙的还是斯塔克波尔小姐。她简直象妖怪一样可怕，你一看见她，身上每一根神经都会发抖。说真的，我从不承认她是一个女人。你可知道，她使我想起什么？想起一个纯钢的新笔尖——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她讲起话来就象这个笔尖在写字。我顺便问一下，她那些通讯是不是都写在横格纸上的？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象她讲话那么呆板。你也许要说，她没有碍着我什么，反正我跟她不会见面。是的，我没看见她，可是我听到她的声音，整天都听得到。她的声音老是在我耳朵旁边打转，躲也躲不开。我完全知道她说些什么，她说话时的音调变化。她花言巧语地谈论我，你却听得津津有味。可我根本不乐意她来谈论我——我觉得这就象我发现我的仆人在戴我的帽子一样！"

亨利艾塔很少谈到吉尔伯特·奥斯蒙德，这正如他的妻子

告诉他的，跟他的想象完全不同。她有许多别的事可谈，其中有两件也许是读者特别感兴趣的。她告诉伊莎贝尔，卡斯帕·戈德伍德自己发现了她的不幸，可是她怎么也猜不透，他到罗马来预备怎么安慰她，而且来了以后，又不来看她。她们在街上遇到了他两次，他都装得没瞧见她们。她们坐在车上，他呢，还是那个习惯，眼睛直勾勾望着前面，仿佛一心一意在思考什么问题。伊莎贝尔觉得跟他见面似乎还是昨天的事，在他们那次最后的会见结束后，他一定也是带着那副脸色，迈着那样的步子，走出杜歇夫人家的大门的。他穿的衣服也跟那天的一样，伊莎贝尔连他的领带的颜色也记得。但尽管外形这么熟稔，他身上却有着一种陌生的神气，正是这股神气使她重又感到，他到罗马来是一件可怕的事。他显得比以前更魁梧，更高大了，在那些日子里，他的态度无疑是相当傲慢的。她发觉，他走路的时候，人们都会回过头来瞧他，可他只顾向前走，高高昂起了头，脸上的神色象二月的天空。

斯塔克波尔小姐的另一个话题，跟这毫无关系。她向伊莎贝尔谈了班特林先生的近况，一年前他到美国去过一次，她很高兴她能够向他表示深切的关心。她不知道，他是不是满意，但她可以保证，这次旅行对他是有好处的，他离开的时候跟他去的时候有了不同。它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看到，英国不是一切。他在大部分地方都很受欢迎，大家觉得他非常坦率——比他们通常想象的英国人坦率。也有些人认为他有点做作，她不知道，他们的意思是不是说，他的坦率是装出来的。他的问题有些太叫人泄气，他认为旅馆里所有的女服务员都是农村姑娘，或者所有的农村姑娘都是女服务员——她不太记得清了。他对那里的教育制度好象不能理解，这对他来说实在太难了。

总的说来，他的行为说明，他觉得那里美不胜收，似乎他只能注意其中的一小部分。他选择的这部分是旅馆制度，还有内河航行设施。他看来真的觉得那些旅馆非常美，凡是他住过的，他都照了相。但内河轮船是他最感兴趣的，他没有别的希望，只想乘大汽艇玩儿。他们一起旅行，从纽约直到密尔沃基，一路上遇到有趣的城市都要逗留一下。每逢重新出发的时候，他总要问，是不是可以坐轮船。他好象对地理一无所知，总认为巴尔的摩是在西部，还老是相信快要到达密西西比河。他似乎只知道美国有一条密西西比河，简直不愿承认哈得孙河的存在，最后又不得不相信，它跟来因河一样长。他们在豪华的高级车厢里愉快地消磨过几个钟头，他老是要黑人给他送冰淇淋。他总觉得不理解，怎么在火车上能吃到冰淇淋。当然，在英国的火车上，你吃不到冰淇淋，也没有风扇，也没有糖果，什么也没有！他发现那热度简直使他受不了，她对他说，她猜想这是他经历过的最高气温。现在他在英国，正在打猎，亨利艾塔把这叫作“游猎”。这本来是美国印第安人的娱乐，我们早已不搞这种狩猎活动作消遣。在英国，似乎大家相信，我们都是手拿石斧、身披羽毛的怪物，可这种装束跟英国人的习惯倒更加相称。班特林先生没有时间到意大利来看她，但等她回巴黎的时候，他会去跟她见面。他非常怀念凡尔赛，他对法国革命以前的政治制度饶有兴趣。在这一点上，他们意见不同，她之所以喜欢凡尔赛，正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到旧制度的灭亡。那里现在已经没有公爵和侯爵，相反，她记得有一天，她看到五家美国人在那儿游览。班特林先生总是撺掇她再拿英国作题材，写几篇通讯，他认为，她现在对它的态度会好一些了，英国这两三年已发生不少变化。他决定，如果她到英国去，他要去找他的

姊姊彭西尔夫人，这一次她肯定会向她发出邀请信。但上次的那个秘密，他始终没有解释。

卡斯帕·戈德伍德终于到罗卡内拉宫来了，事先他写了一封信给伊莎贝尔，要求她同意。这立即得到了许可，她说那天下午六点钟，她在家接待他。白天她一直在猜，他为什么要来——来了对他有什么好处。他一向的表现都说明，他是一个毫不调和的人，他对他要求的东西宁可没有，决不降低标准。然而伊莎贝尔的接待是无懈可击的，她装得很愉快，毫不费力便骗过了他。至少她相信，她骗过了他，使他不得不对自己说，他了解的情况并不确实。但她也看到——她这么相信——他没有失望，尽管她认为，别人遇到这样的事，一定会感到失望。他不是到罗马来寻找机会的。然而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她始终不明白，他没有向她说明。唯一的理由恐怕就是那个很简单的道理：他想来看看她。换句话说，他是来玩的。伊莎贝尔顺着这条思路努力想下去，终于愉快地找到了一个公式，根据这个公式，那位先生过去的烦恼想必已经烟消云散。如果他是到罗马来玩的，那么这正好符合她的要求，因为如果他关心玩乐，这说明他的苦闷已经消失。如果他不再感到苦闷，那么一切都已正常，她的责任也就完了。确实，他对娱乐不怎么起劲，但他一向不会喜形于色，伊莎贝尔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对他看到的一切都很满意。亨利艾塔虽然信任他，但不能得到他的信任，因此伊莎贝尔无法从侧面了解他的心情。他很少作一般的谈天，她记得几年以前，有一次她谈到他，曾这么说："戈德伍德先生长篇大论很多，但他不会谈天。"他在罗马议论也很多，但是谈天也许仍象以前一样少，尽管可以谈的事那么多。她认为，他的到来势必使她和丈夫的关系更加恶化，因为如果奥斯

蒙德先生不喜欢她的朋友，那么戈德伍德先生自然无权获得他的好感，他的唯一不同只是他是其中最早的一位而已。关于他，除了他是她最老的老朋友，她什么也不想说，这句简单的话已足以概括一切事实。她不能不把他介绍给奥斯蒙德，她也不能不请他去吃饭，去参加星期四晚上的社交活动，尽管她对这种活动已经非常厌倦，她的丈夫还要把它维持下去，目的好象不是为了邀请什么人，而是为了不邀请什么人。

每到星期四，戈德伍德先生从不缺席，他神色庄严，很早到来，他似乎把这一天当作了神圣的日子。伊莎贝尔常常感到生气，他的举动总显得那么呆板，她想他应该明白，她真不知道把他怎么办。但是她又不能说他愚蠢，他根本并不愚蠢，他只是规矩得过了分寸。一个人这么规矩，就显得跟大多数人不协调，别人对他势必同样规矩。伊莎贝尔想到这一切的时候，觉得值得宽慰的是，她已使他相信，她是女人中最无忧无虑的一个。他从没对此表示怀疑，也从没问过她任何个人问题。他跟奥斯蒙德的关系比原先估计的好得多。奥斯蒙德最不乐意给人猜到他的心思，遇到这种事，他总要出其不意，使你失望。正是由于这个原则，他偏偏对这位端庄方正的波士顿人发生了兴趣，因为人们认为，他一定会对他很冷淡。他问伊莎贝尔，戈德伍德先生是不是也向她求过婚，他对她没有接受他的求婚表示惊讶。她如果嫁给他，那是十分美妙的，就象生活在高大的钟楼下，它会向你报告每一个钟点，给你送来悦耳的钟声。他宣称他喜欢跟大个子戈德伍德聊天。开始这是不容易的，你得攀登没完没了的陡直的楼梯，才能到达钟楼顶上，但你到了那里，就能获得开阔的视野，感到阵阵清风迎面拂来。我们知道，奥斯蒙德有一些动人的气质，他把它们一古脑儿用到了卡

斯帕·戈德伍德身上。伊莎贝尔可以看到，戈德伍德先生对她丈夫的看法，比她预期的好，尽管那天早上他在佛罗伦萨给她的印象，使她觉得这个人是不可能对人有好印象的。奥斯蒙德一再请他去吃饭，饭后，戈德伍德跟他一起抽雪茄，甚至要求参观他的收藏品。奥斯蒙德对伊莎贝尔说，这个人很有独到的见解，他又身强力壮，象英国的旅行皮箱那么结实——它有许多带子和扣子，永远不会磨破，还有一把牢固保险的锁。卡斯帕·戈德伍德喜欢上康派奈平原去骑马，把许多时间化在这项运动上，因此伊莎贝尔大多在晚上才能见到他。一天，她考虑了一下，对他说，如果他愿意，她要请他办一件事。然后她又笑着说道："不过我知道，我没有权利要求你为我办事。"

"你是世界上最有权利的一个人，"他回答。"我没有向任何人作过这种保证，但是向你作过。"

这件事就是要他去探望她的表兄拉尔夫，他病得很重，孤零零地住在巴黎大饭店，她还要求戈德伍德对他尽量亲切一些。戈德伍德先生从没见过他，但他很想认识认识这个可怜的人。如果她没有记错，拉尔夫曾经请他到花园山庄去作客。卡斯帕完全记得这次邀请。虽然他被认为缺乏想象力，他还是能够设身处地替这位可怜的先生着想，理解他住在罗马旅馆里奄奄待毙的心情。他来到巴黎大饭店，给带到了花园山庄主人的面前，发现斯塔克波尔小姐正坐在他的沙发旁边。确实，这位女士跟拉尔夫·杜歇的关系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伊莎贝尔没有要她来看他，但她听到他病得很重，不能出门以后，立即主动来探望他了。这以后，她天天必到，尽管她相信，他们是冤家对头。拉尔夫听了总是说："对，我们是欢喜冤家。"于是他在诙谐所许可的范围内，谈笑自若地责备她，说她跑来把他弄得

叫苦连天。实际上，他们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亨利艾塔还感到奇怪，她以前怎么会对他那么反感。拉尔夫仍象以往一样喜欢她，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她是一个可靠的朋友。他们无话不谈，看法总是不一致。当然，所谓无话不谈，是指除了伊莎贝尔以外，谈到这位女士，拉尔夫就把瘦瘦的食指按在嘴唇上了。另一方面，班特林先生是最好的话题，拉尔夫可以跟亨利艾塔讨论这位先生，一直讨论几个小时。由于他们的观点必然不同，这种讨论自然无休无止。拉尔夫为了取乐，总是把那位前禁卫军军官说成地道的马基雅维利。卡斯帕·戈德伍德对这种讨论从不插嘴，但等他跟杜歇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却会找出其他各种话题来跟他聊天。应该承认，刚才离开的那位小姐没有成为话题之一，卡斯帕预先声明，他对斯塔克波尔小姐的一切优点从不怀疑，但此外，他关于她没什么可说的。至于奥斯蒙德夫人，两位先生除了开头提到一下以外，没有再接触到，因为这个话题，戈德伍德和他的主人一样讳莫如深。他为这个无与伦比的人感到难过，这个人尽管那么古怪，但天性愉快，讨人喜欢，可是却变得这么一筹莫展，这使戈德伍德受不了。但他还是能帮助这个人的，于是他继续不断前往巴黎大饭店探望他。伊莎贝尔觉得她做得很聪明，她把多余的卡斯帕打发开了，给了他一个任务，使他变成了拉尔夫的保护人。她设想了一个计划，等天气暖和一些，拉尔夫适宜旅行的时候，马上请卡斯帕陪她的表兄回英国去。沃伯顿勋爵把拉尔夫带到了罗马，现在要由戈德伍德先生把他带走。这两件事相映成趣，使伊莎贝尔感到格外高兴，她现在急于让拉尔夫离开罗马。她老是担心，他会死在那里，尤其怕这件事发生在一家旅馆里，她的家门口，而这个家是他难得踏进去的。拉尔夫必须安息在

他自己的亲爱的家中，安息在花园山庄那阴暗而进深的房间里，那些周围攀缘着深绿的常春籐的闪闪发光的窗户里边。在这些日子里，对伊莎贝尔来说，花园山庄是圣地，她过去的生活没有一章象那一段那样再也不能恢复。每逢她想到她在那里度过的几个月，眼泪就涌上了她的眼睛。正如我所说的，她对她的巧妙安排自以为得计，但她还得竭尽一切力量才能使这计划得以实现，因为这时发生了几件使她感到为难和不称心的事。格米尼伯爵夫人从佛罗伦萨来了，也带来了她的衣箱，她的行装，她的废话，她那些无聊的谎言，那些轻薄的谈吐，以及对她那些情人的离奇而猥亵的回忆。爱德华·罗齐尔离开了一段时间——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连帕茜也不知道——又来到了罗马，还给她写来了一封封长信，只是她从没给过他答复。梅尔夫人也从那不勒斯回来了，一见面便露出奇怪的微笑问她："你究竟把沃伯顿勋爵怎么啦？"仿佛这件事跟她有什么相干似的！

第四十八章

到了二月末的一天，拉尔夫·杜歇终于决定回英国了。他作出这个决定，有他自己的理由，他不一定要告诉别人。但是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听他谈到他的决定后，却自以为猜到了这些理由。然而她不想把它们讲出来，她坐在他的沙发旁边，过了一会儿说道："我想，你应该知道你不能单独旅行吧？"

"我并不想那么做，"拉尔夫回答。"我会有人一起走的。"

"你所说的这些人是谁？是你雇的仆人吗？"

"对，"拉尔夫诙谐地说，"他们毕竟也是人啊。"

"这些人中间有女人吗？"斯塔克波尔小姐提出疑问道。

"看你说的，好象我有十几个仆人似的！没有，我承认我没有一个丫环。"

"得啦，"亨利艾塔沉着地说，"你不能那样子回英国去。你必须有一个女人来照料你。"

"两个星期来，你照料得我这么多，已经够我在今后好长一段时间里受用了。"

"那还不够。我想我可以跟你一起走，"亨利艾塔说。

"跟我一起走？"拉尔夫慢慢从沙发上欠起身来了。

"是的，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我不怕，我还是要跟你一起走。为了你的身体，请你还是躺下的好。"

拉尔夫瞧了她一下，又慢慢恢复了原来的姿势。"我非常

喜欢你，”他过了一会说。

斯塔克波尔小姐发出了她不常有的大笑声。“你不要以为讲几句好话，就能把我骗过去。我要跟你一起走，而且还要照料你。”

“你是一个很好的女人，”拉尔夫说。

“等我把你送到家以后，你再说不迟。这件事不容易。但不管怎样，你还是走的好。”

她离开以前，拉尔夫对她说：“你是不是真的想照料我？”

“嗯，我想试试。”

“那么我告诉你，我服从。对，服从你的安排！”也许为了表示服从，在她走了几分钟以后，他忽然放声大笑起来。他觉得，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在他丧失一切能力、放弃一切活动以后，结果却要在斯塔克波尔小姐的监护下，开始穿越欧洲的旅行。尤其奇怪的是，他想起这次即将开始的旅行，便喜气洋洋，他又感激又舒畅地等待着。他甚至盼望快些动身，迫不及待地想再看到自己的屋子。一切都已临近结束了，他觉得似乎只要伸出手去，就能摸到那个终点了。但是他希望死在家里，这是他剩下的唯一愿望，他要躺在那间安静的大房间里，那是他跟他的父亲最后告别的地方，然后迎着夏日的曙光合上眼睛。

就在那一天，卡斯帕·戈德伍德也来看他，他告诉客人，斯塔克波尔小姐决定当他的保护人，把他护送回国。“这么看来，”卡斯帕说，“恐怕我成了车子上的第五个轮子了。奥斯蒙德夫人早已要我答应送你回国。”

“我的天哪——真是我的黄金时代到了！你们大家都对我那么好。”

“我对你好是因为她的缘故，不是因为你。”

“这么说，我该感谢她啦，”拉尔夫笑道。

“因为她托人送你回去吗？是的，这是她的好意，”戈德伍德回答，并不理睬他的说笑。“不过从我来说，”他接着道，“我还是得告诉你，虽然我不喜欢跟斯塔克波尔小姐单独旅行，跟你和她两个人一起旅行，我还是非常乐意的。”

“你最好留在这儿，哪儿也别去，”拉尔夫说。“确实不需要你走这一趟，亨利艾塔一个人已经完全够了。”

“这我也知道，但我已经答应了奥斯蒙德夫人。”

“她一定会原谅你的。”

“她绝对不会原谅我。她需要我照顾你，但那还不是主要原因。主要是她希望我离开罗马。”

“啊，那是因为你在罗马没什么好玩的了，”拉尔夫故意这么说。

“我使她感到讨厌，”戈德伍德继续道。“她跟我没什么好谈的，才想出了这个主意。”

“原来这样，如果这是为了她的方便，我一定带你一起走。不过我还是不明白，这对她有什么好处，”拉尔夫过了一会又说。

“很清楚，”卡斯帕·戈德伍德简单地说，“她认为我在监视她。”

“监视她？”

“想看看她是不是幸福。”

“那是很容易看到的，”拉尔夫说。“据我看，她的幸福是最明显的。”

“一点不错，我很满意，”戈德伍德冷冰冰地回答。然而，

尽管他那么冷淡，他还有话要说。“我一直在观察她，我是她的老朋友，我觉得我有这个权利。她自称很幸福，她希望我相信这点，但我想我得亲眼看看，她究竟有多么幸福。现在我看到了，”他继续道，声音显得有些刺耳，“我不想再看下去。现在我完全可以走了。”

“你可知道，我也觉得这是你走的时候了？”拉尔夫回答。这是这两位先生唯一谈到伊莎贝尔·奥斯蒙德的几句话。

亨利艾塔忙于动身前的准备，她认为她应该跟格米尼伯爵夫人谈几句，后者到斯塔克波尔小姐的公寓去回拜过她，因为她在佛罗伦萨拜访了这位夫人。

“你谈到沃伯顿勋爵的话是完全错的，”她向伯爵夫人指出。“我想你应该知道这点。”

“关于他向伊莎贝尔献殷勤的话吗？我的好小姐，他一天到她家去三次呢。他的行动留下的蛛丝马迹可不算少！”伯爵夫人喊道。

“他想娶你的侄女儿，这就是他到她家去的原因。”

伯爵夫人愣了一下，然后满不在乎地笑了起来。“那是伊莎贝尔讲给你听的吧？这故事编得不坏，象是那么回事。可是，如果他想娶我的侄女儿，请问他为什么不那么做？也许他是去买结婚戒指了，下个月等我一走，他就会带着它回来了。”

“不，他不会回来。奥斯蒙德小姐不愿意嫁给他。”

“她是最方便的替罪羊！我知道她喜欢伊莎贝尔，可我没想到她会这么喜欢她。”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亨利艾塔冷冷地说，心想伯爵夫人是个刚愎自用，不好对付的人。“我确实只能坚持我的看法——伊莎贝尔从没对沃伯顿勋爵另眼相看。”

“我的好朋友，这种事你和我怎么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我的兄弟什么都干得出来。”

“我不知道他能够干什么，”亨利艾塔庄严地说。

“我不是怪她对沃伯顿勋爵另眼相看，我是怪她不该把他打发走。我特别想见见他。你看，她是不是以为他见了我就会抛弃她？”伯爵夫人厚颜无耻、信口开河地说下去。“不过，他还是没有走，这是可以感觉得到的。这所房子里到处有他的影子，他还阴魂不散。是的，他留下了踪迹，我相信我还能见到他。”

“好吧，”亨利艾塔过了一会说，她灵机一动，拿出了给《会谈者报》写通讯的手法，“也许他在你这里会比在伊莎贝尔那里顺利得多！”

她把她打算为拉尔夫怎么做，告诉了她的朋友，伊莎贝尔说，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事，使她太高兴了。她一向相信，拉尔夫和亨利艾塔最后还是会彼此了解的。“我不管他了解不了解我，”亨利艾塔宣称。“重要的是他不能死在路上。”

“不会那样，”伊莎贝尔说，摇了摇头，表示很有信心。

“我会尽量防止发生这样的事。我看，你恨不得我们全走掉呢。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

“我希望清静一些，”伊莎贝尔说。

“那不可能，你家里来来往往的人那么多。”

“这不过是一幕幕喜剧。你这样的人却是观众。”

“伊莎贝尔·阿切尔，你说这是喜剧？”亨利艾塔严厉地问。

“那么，你叫它悲剧也可以。你们全都瞧着我，弄得我很不舒服。”

亨利艾塔端详了她一会。"你象一只受伤的鹿，想躲进树林深处去。唉，你使我感到好象已经无法可想！"她大喊起来。

"我根本不觉得无法可想。我认为我还有不少办法。"

"我不是讲你，我是讲我自己。我特地跑来，现在只得一事无成地走开，这叫我受不了。"

"不是那样，你带给了我许多清新的气息，"伊莎贝尔说。

"什么清新的气息，只是一点酸柠檬水罢了！我要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我不能那么做。我不想再许什么愿。四年前，我立下了那么庄严的誓言，可是我做不到，下场落得这么悲惨。"

"你没有得到鼓励。现在我要尽量鼓励你。你要在最坏的情况出现以前，离开你的丈夫，这就是我要你答应我的事。"

"最坏的情况？你所谓最坏的情况指什么？"

"在你的性格遭到败坏以前。"

"你是指我的思想品德吧？它不会遭到败坏，"伊莎贝尔笑笑回答，"我会好好保护它的。"接着，她一边转身走开，一边又说："我觉得非常惊讶，你谈到一个女人离开她的丈夫，竟会这么轻描淡写。事情很清楚，你从来没有过丈夫！"

"得啦，"亨利艾塔说，好象要展开一场论争似的，"在我们的西部城市里，这是稀松平常的事，归根结底，在未来，我们都应该向它们看齐。"不过她的议论跟我们的故事无关，我们还有不少情节要展开呢。她向拉尔夫·杜歇宣称，她已作好离开罗马的准备，现在随他要搭哪一班火车走都成。于是拉尔夫马上振作精神，预备动身了。伊莎贝尔最后一次去看他，他对她说的话也就是亨利艾塔说过的那些。他发觉，伊莎贝尔对大家的离开，感到特别高兴。

她对这一切的回答，只是轻轻按着他的手，嫣然一笑，用低低的声音说道："亲爱的拉尔夫啊！"

这答复已经够了，他很满意。但他仍以同样诙谐而坦率的态度继续道："我不能常常见到你，但这比不见面总强一些。再说，我听到了许多关于你的话。"

"你过着这样的生活，我不知道你还能从谁那里听到这些话。"

"我是从空气中听到的！唉，没有人会告诉我，我也从不让别人提到你。他们总是说，你很'可爱'，这毫无意思。"

"当然，我应该多来看看你，"伊莎贝尔说。"但是一个人结了婚，总有许多事叫人走不开。"

"幸好我没有结婚。如果你到英国来看我，我这个单身汉就无牵无挂，天天可以奉陪。"他娓娓而谈，好象他们真的还会再见似的，因此这种设想显得那么真实。他一句也没提到，他的期限已近在眉睫，他看来已活不过夏季。既然他乐意这么讲，伊莎贝尔自然求之不得，事情已一清二楚，不必他们再在谈话中来指出了。那在较早的时候还有些意思，不过对待这点，正如对待其他一样，拉尔夫也从不老是想到自己。伊莎贝尔谈到了他的旅行，要他怎样分成几段走，还讲了路上应该注意的事。"亨利艾塔会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拉尔夫说。"这个女人有一颗崇高的心。"

"当然，她看来会一心一意对待你的。"

"看来会？她已经这么做了！她跟我一起走，只是因为她认为这是她的责任。她的意思是替你尽这责任。"

"是的，她的想法是慷慨的，"伊莎贝尔说，"这使我深深感到惭愧。你知道，本来应该是我送你回去的。"

“你的丈夫不愿意你这么做。”

“是的，他不愿意。但我要走，我还是可以走的。”

“你的大胆想象使我吃惊。但你想想，我成为你们夫妇不和的原因，这多别扭！”

“正因为这样，我才不去，”伊莎贝尔说得很简单，但态度有些含混。

然而拉尔夫是完全理解的。“我想是这样，何况还有许多事使你走不开。”

“那不是原因。我是害怕，”伊莎贝尔说。停了一会，她又说了一次：“我是害怕，”好象是为了让自己，而不是让他，听到这几个字。

拉尔夫说不清楚，她的口气意味着什么，它显得那么深思熟虑，完全不象出于一时的感情用事。难道她想为自己没有受到责备的错误公开表示忏悔？或者只是企图进行清醒的自我分析？然而不管怎样，拉尔夫不能错过这难得的机会。他用开玩笑的口气说道：“怕你的丈夫吗？”

“怕我自己！”伊莎贝尔说，立了起来。她站了一会，又说道：“如果我怕我的丈夫，那不过是我的责任。那是大家希望于女人的。”

“不错，”拉尔夫说，笑了起来，“不过为了抵消这一点，世界上也总有一些男人非常怕他们的妻子的！”

她对这种说笑毫无兴趣，突然把话头一转，谈到了别的事情上去。“亨利艾塔当了你们这一小伙人的头头，”她蓦地喊道，“戈德伍德先生就没事可干了！”

“咳，亲爱的伊莎贝尔，”拉尔夫答道，“戈德伍德先生是坐惯冷板凳的。他在这儿已经没事可干啦！”

伊莎贝尔脸红了起来，她赶紧宣称，她必须走了。他们一起站了一会，他用两只手握住她的两只手。她说："你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是为了你，才……才活下来的。可是我对你毫无用处。"

这时她想到，她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于是更加伤心了。这是她不能接受的，她不能就这么跟他分手。"如果你写信来叫我，我会来的，"她终于说。

"你的丈夫不会同意。"

"是的，但我能够安排好的。"

"我会把它留作我最后的欢乐！"拉尔夫说。

她只是用亲吻回答了他。那天是星期四，晚上卡斯帕·戈德伍德来到了罗卡内拉宫。他是最早到达的客人之一，他跟吉尔伯特·奥斯蒙德闲聊了一会，后者在他妻子接待客人的时候，几乎总是在场的。他们一起坐下，奥斯蒙德很健谈，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对自己的见多识广似乎十分满意。他靠在椅背上，交叉着两条腿，逍遥自在地闲扯。戈德伍德有些坐立不安，一点也不起劲，老是改变着姿势，摩弄着他的帽子，弄得他坐的那只小沙发吱吱嘎嘎直响。奥斯蒙德脸上露出得意扬扬、锋芒毕露的笑容，好象一个人听到了好消息，因此有些忘乎所以似的。他对戈德伍德说，他很遗憾，他们不能再见到他了，他本人特别感到惋惜。他很少遇到这么聪明的人——他们在罗马少得可怜。他一定应该再来玩玩。象他自己这种根深蒂固的意大利人，能够跟一个地道的外国人谈谈说说，总觉得格外有趣。

"你知道，我非常喜欢罗马，"奥斯蒙德说，"但是认识一些没有这种偏见的人，在我来说还是最大的欢乐。现代世界毕竟是十分美好的。你完全属于现代世界，但是你一点也不浅薄。

我们看到的新派人，有不少是毫不足道的。如果他们是未来的孩子，那么我们宁可早些进地狱。当然，老派人往往也无聊得要命。内人和我对一切真正的新事物，都抱欢迎态度，只要它们不是冒牌货。不幸的是，愚蠢和无知一点没有改变。我们看到它们以各种面目出现，把自己打扮成进步和光明。这只是庸俗！只有这种庸俗，我相信确实是新的，我想不起以前有过类似的东西。说实话，在本世纪以前，庸俗是不存在的。在上世纪，你至多在这儿那儿看到一点它的影子，但现在，空气变得那么污浊，以致美好的事物得不到承认。你瞧，我们喜欢你……”说到这里，奥斯蒙德迟疑了一下，把手轻轻按在戈德伍德的膝上，露出又自信又困惑的笑容。“我非常冒昧，我的话可能不太客气，但是请你别计较。说句不见怪的话，我们喜欢你，就因为……因为你使我们对未来有了一些好感。如果象你这样的人多一些，à la bonne heure! ① 你知道，我这话是为内人，也为我自己讲的。她代表我讲话，我为什么不能代表她呢？我们是联结在一起的，就象烛台和烛剪一样。也许我讲得不够客气，我记得我听你说过，好象你从事的是……是工商业？你知道，这行业对你是有危害的，但是你没有受到危害，这是我们最钦佩的。如果我这小小的赞美不合你的心意，请你务必原谅，幸好内人没听到这话。我的意思只是，你很可能成为……嗯……成为我刚才提到的那种人。整个美国都在密谋策划，要使你成为那样的人。但是你抵制住了，你身上有一种气质拯救了你。不过你还是充满着现代的意味，你是我们知道的最具有现代意味的人物！我们始终欢迎你再度光临。”

---

① 法文：那就好了！

我刚才说过，奥斯蒙德这时情绪很好，这些话就可以充分证明这点。它们带有非常浓厚的谈心性质，这是他平时不肯流露的。如果卡斯帕·戈德伍德听得仔细一些，他不难发现，这位为优美大声疾呼的人，其实只是不知优美为何物的蠢货。不过，我们不妨相信，奥斯蒙德对自己的表现是完全理解的，如果他有时用的口气有些老气横秋，显得粗俗，那么这种越轨的行为是有美好的理由的。但现在，戈德伍德只是隐隐感到，他这是存心恭维，然而不明白，他的用意何在。事实上，他也不大理会奥斯蒙德的话，他但愿他快些走开，好让他跟伊莎贝尔单独在一起，这个思想在他心里发出的声音，比她丈夫那种抑扬顿挫的音调更响。他看着她跟别人周旋，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有空，也不知道他能不能邀她到另一间屋子去。他的情绪可不象奥斯蒙德那么好，这儿的一切都使他烦恼、生气。直到现在，他对奥斯蒙德个人并无反感，只觉得他见多识广，殷勤好客，超过了他的想象，因此伊莎贝尔·阿切尔嫁给他是很自然的。在这场比赛中，奥斯蒙德遥遥领先，戈德伍德一向主张公平交易，在这一点上他不想贬低他。但他也不想真心实意喜欢他，这种情绪上宽宏大量的飞跃，哪怕在他尽量想实行和解、承认既成事实的日子里，他也办不到。他只是把奥斯蒙德看作一个才气焕发的业余画家，由于无事可做，变得百无聊赖，只好把多余的精力化费在高谈阔论上。但是他不能完全信任他，他怎么也不明白，奥斯蒙德为什么要对他这么津津有味地谈天说地。这使他怀疑，他从这种谈话中找到了秘密的乐趣，因此他总的印象是，这位胜利的对手性格中包含一种反常的气质。他确实相信，奥斯蒙德没有理由对他怀抱恶意，他不必对他存什么戒心。他在这件事上一帆风顺，因此尽可以对一个失去一

切的人表示友好。当然，戈德伍德有时非常气忿，但愿奥斯蒙德快些死去，甚至巴不得杀死他，但奥斯蒙德绝对不会知道这一切，因为这位年轻人的阅历已使他变得异常沉着，今天任何强烈的感情都不会在他的外表上流露出来。他需要这种修养是为了欺骗自己，但他欺骗的首先还是别人。再说，他的这种修养成就也极有限，最好的证明就是，每逢他听到奥斯蒙德提起他妻子的感情，好象他有权代替她来表达它们的时候，总觉得有一股强烈的怨恨情绪憋在心头。

今天晚上，那位主人向他说的那许多话中，他真正听到的，也只有关于他妻子的那几句。他意识到，奥斯蒙德甚至比平时更加强调，罗卡内拉宫的这一对夫妇过着非常和睦的家庭生活。他谨慎地提到这一点，仿佛他和他的妻子在一切方面都融洽无间，因此他们每人用“我们”来代替“我”，是很自然的。这似乎包含着某种意图，它使我们这位可怜的波士顿人感到困惑和气愤，他的唯一安慰只是对自己说，奥斯蒙德夫人和她丈夫的关系，根本不关他的事。他找不到任何迹象可以证明她的丈夫不能代表她，而且如果他根据表面现象来判断，他只得相信，她对她目前的生活很满意。她从来没有向他流露过丝毫不满。斯塔克波尔小姐告诉过他，她失去了她的幻想。但是给报纸写文章，使斯塔克波尔小姐养成了好作惊人之言的习惯。她太喜欢耸人听闻。何况自从来到罗马以后，她处处提防，坚决不再向他透露消息。不过我们应该替她说句公道话，这实在不是她所愿意的，只是现在她看到了伊莎贝尔的真实处境，这使她感到保持沉默是必要的。不论用什么办法来改进她的处境，帮助她的最实际的方式决不是用她的失足来点燃她从前那些爱人的热情。斯塔克波尔小姐对戈德伍德先生的心情，仍怀有浓厚的兴趣，

但现在这只表现在她不时给他送去一些剪报，这是她从美国的刊物上剪下来的一些幽默的、或者并不幽默的小故事。每次邮件送到时，她都能收到几份报纸杂志，于是她便拿着剪刀，一边看一边剪。她把剪下的文章装进一个信封，写上戈德伍德先生的名字，然后亲自送往他的旅馆。关于伊莎贝尔，他从没向她提过一个问题，难道他跋涉五千英里，不是为了要亲自看看吗？就这样，他找不到任何根据可以认为奥斯蒙德夫人不幸，但这种缺乏根据的状况却刺痛着他的心，使他闷闷不乐。尽管在理论上他认为这事跟他无关，但他不得不承认，现在就她而论，他是毫无指望了。他甚至不能得到了解真相的权利，显然，如果她真是不幸的话，她也不指望他来关心她。他没有希望，无能为力，成了多余的人。她使他离开罗马的巧妙安排，让他看清了这个事实。他心甘情愿，肯为她的表兄做任何事，但是想到她可以要他办的事很多，却偏偏选中了这份差使，他未免感到气愤。如果她选择一件可以使他留在罗马的事，这对她也没有害处啊！

今天晚上，他想的主要是他明天就得离开她了，他跑了一趟，一无所得，只是知道，他还象过去一样是多余的。关于她，他没有了解到什么，她是不可动摇的，不可理解的，不可捉摸的。他感到，他过去勉强咽下的痛苦，现在重又冒上喉头，他明白，他的失望已经终生难以挽回。奥斯蒙德继续谈着，戈德伍德隐隐意识到，他又要提到他跟妻子怎么亲密无间了。他一霎间觉得，这个人有着恶魔般的想象力，他没有恶意是不可能选择这么一个不寻常的话题的。但是，从根本上说，他是不是恶魔，她爱他还是恨他，这跟他有什么相干呢？哪怕她恨他恨到死，他也不可能得到什么好处。“那么，你是跟拉尔夫·杜歇

一起旅行，"奥斯蒙德说。"这样看来，你会走得很慢？"

"我不知道，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对他很迁就。我们非常感激你，你确实应该让我这么说。内人也许已向你表示过我们的心情。杜歇使我们担心了一个冬天，有几次好象他真的再也不能离开罗马了。他实在不应该来，处在那样的状况，还出门旅行，真是太不谨慎了，那是一种粗野的表现。要是我也病得象他那样，我说什么也不会让杜歇来背这个包袱，象他对……对内人和我那样。他非得靠别人照顾不可，但不是每个人都象你这么热心的。"

"我反正没有事干，"卡斯帕冷冷地说。

奥斯蒙德斜过眼去，看了他一眼。"你应该结婚，那样你就有不少事可干了！确实，到那时，你也不可能这么好心肠了。"

"你觉得，你结了婚真的这么忙吗？"

"可不是，要知道，结婚本身就是一种任务。这种任务不一定是积极的，它往往是消极的，但使人花的精力甚至更多。再说，有许多事，内人和我得一起做。我们一起读书，一起研究问题，一起欣赏音乐，一起散步，一起驱车出游，甚至还象刚认识的时候那样一起聊天。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内人的谈话饶有兴趣。如果你感到厌烦，那么听我的劝告，结婚吧。的确，到那时，你的夫人可能会使你厌烦，但你自己永远不会感到厌烦。你总有一些话可以对自己说——总有一些事可以回忆。"

"我并不感到厌烦，"戈德伍德说。"我有不少事要考虑，也有不少话可以对自己说。"

"比对别人说的更多！"奥斯蒙德喊道，微微一笑。"你下一个地方预备上哪儿？我是说，在你把杜歇移交给他天然的保护者以后——我相信，他的母亲终于会回来照料他的。那位小老

太婆可了不起，压根儿不把自己的责任放在心上！也许你要在英国度过夏天吧？”

“我不知道，我没有什么打算。”

“多快活的人！那有点儿凄凉，但是非常自由。”

“一点不错，我很自由。”

“那你可以再到罗马来，我欢迎，”奥斯蒙德说，看到又有一些客人走了进来。“记住，一定要来，我们等着你！”

戈德伍德本来打算早一些离开，但是那天晚上，除了和其他人在一起，他找不到机会跟伊莎贝尔讲话。她好象千方百计要避开他。戈德伍德气得几乎克制不住，他发现，这是她故意如此，可是又不露一点痕迹。绝对没有一点痕迹。她用她那甜蜜的、殷勤的微笑迎接他的目光，几乎象在对他说，千万行行好，帮她招待一下客人吧。然而对这种暗示，他始终用生硬的不耐烦的表情来回答。他踱来踱去，等待着机会，有时跟他认识的几个人谈几句，这些人第一次发现他说话自相矛盾。这在卡斯帕·戈德伍德确实是少有的，虽然他常常跟别人发生矛盾。这时罗卡内拉宫中乐声不绝，悠扬悦耳。他竭力借乐声掩饰自己的心情，但到最后，他看到人们陆续离开，终于走近伊莎贝尔，低声问她，他是不是可以在另一间屋子里跟她谈几句话，那间屋子他已看过是空的。她笑了笑，好象她很愿意从命，但事实上办不到。“恐怕不成吧。客人正在告别，我必须留在他们能看到我的地方。”

“那么我等他们全走光了再说！”

她迟疑了一下。“啊，那太好啦！”她喊道。

于是他等着，虽然还要等很长时间。最后只剩了几个人，但这几个人好象给拴在地毯上似的，老是不走。格米尼伯爵夫

人正如她自己所说，不到半夜决不罢休，现在似乎不知道社交活动已经结束，还跟一些先生们在壁炉前围成小小的一圈，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笑声。奥斯蒙德不见了——他从不跟人们告别。当伯爵夫人按照她的习惯，在晚上这个时候聚集了一批人高谈阔论的时候，伊莎贝尔乘机打发帕茜去睡了。伊莎贝尔独自坐着，她似乎也巴不得那位姑奶奶降低一点调子，好让最后这些闲荡的人安静地离开。

“我现在可以跟你讲一两句话了吧？”戈德伍德这时前来问她。

她笑吟吟的，马上站了起来。“当然可以，我们不妨另外找个地方。”他们一起离开了伯爵夫人和她那一小圈人，进了另一间屋子，但暂时谁也不说一句话。伊莎贝尔没有坐下，她站在屋子中央，慢悠悠地搧着扇子，仍显得那么亲切优雅。她似乎在等他说话。现在他跟她单独在一起了，那从未熄灭过的热情又涌上了他的心头，他的眼睛发花，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浮动。明亮宽敞的屋子变暗了，成了模模糊糊的一片。从这层升起的纱幕望去，他仿佛看到伊莎贝尔在他眼前晃来晃去，她的眼睛闪闪烁烁，嘴唇翕动着。如果他看得清楚的话，他会看到，她的笑是呆板的，有一点儿勉强，因为她从他脸上看到的神色，使她感到害怕。“我想，你大概是要跟我道别吧？”她说。

“是的，但我并不喜欢跟你告别。我不想离开罗马，”他回答，口气是伤心而坦率的。

“这我能想象得到。你对我太好了，我对你真是说不出的感激。”

暂时他没有说什么。“你就是用这样一些甜言蜜语把我打发走了。”

“将来你还可以回来，”伊莎贝尔满面笑容地回答。

“将来？你是但愿我永不再来呢。”

“哪里，我没有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已答应去，我会去的，”戈德伍德又说。

“你爱什么时候再来，就什么时候再来，”伊莎贝尔说，竭力讲得很轻松。

“你的表兄根本不在我的心上！”卡斯帕喊了起来。

“你就是想告诉我这句话吗？”

“不是，我根本不想告诉你什么，我是要问你……”他停顿一下，然后说道：“你的生活现在究竟怎样？”他的声音又轻又快。然后他又停顿了一下，好象在等待回答，但她没说什么，于是他继续道：“我不能理解，我对你捉摸不透！我应该相信什么——你要我怎么想？”她还是一声不吭，只是站在那儿瞧着他，现在甚至不想装出一副悠闲的样子来了。“听说你并不幸福，如果这样，我希望知道真相。那对我是有意义的。但你自己说你很幸福，你总是那么平静，那么圆滑，那么冷酷。你完全变了。你隐瞒着一切，我虽然来了，但离你还是很远。”

“你离我很近，”伊莎贝尔说，态度很温和，但带有一点警告的口气。

“但我还是不了解你！我需要知道真实情况。你过得好不好？”

“你想知道的太多了。”

“是的，我想知道的总是很多。当然，你不肯告诉我。只要你做得到，你会永远不让我知道。何况那跟我毫不相干。”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显然在努力克制着自己，给那种感情用事的

心理状态披上一件深思熟虑的外衣。但是他想到，这是他的最后机会，他爱过她，可是失去了她，不论他说什么，她会始终认为他是一个傻瓜，这些思想突然象鞭子一样抽打着他，使他那低沉的声音抖得更厉害了。"你使人完全不能理解，正因为这样，我觉得你隐瞒着什么。我说你的表兄根本不在我的心上，这不是表示我不喜欢他。我只是说，我陪他一起走，不是因为我喜欢他。哪怕他是白痴，只要你求我，我也会送他回国。即使你要我到西伯利亚去，我也会明天就走。但为什么你要我离开这个地方？你总应该有一个理由，如果你真象你装的那样，过得很满意，你就用不着瞒我。我要知道真实情况，哪怕这情况非常糟糕，我也不愿白跑一趟，一无所知。那不是我来的目的。我想，我不会在乎这一切。我来是为了要使我自己相信，我再也不必想念你。我没有任何别的想法，你指望我离开，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我必须走开，那么让我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对你该没有害处吧？如果你真的受了欺侮，如果他欺侮了你，那么我是不会讲一句话来欺侮你的。我得告诉你，我爱你，因为这就是我来的目的。我本来以为我是为其他事来的，但实际是为了这个。要不是我相信我不会再见到你，我就不讲这话了。这是最后一次——让我摘下这最后一朵花吧！我知道，我没有权利讲这话，你也没有权利听。但你没有听，你根本不在听，你一直在想别的事。当然，这以后我得走了，因此我至少得有一个理由。你要我走，这不成为理由，不是真正的理由。我也不能根据你丈夫的话来下结论，"他继续说，把话岔开了，几乎有些不太连贯，"我不理解他，他告诉我，你们彼此相敬相爱。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这跟我什么相干？在我对你说这话时，你的神气是奇怪的。但你的神气反正始终是奇怪的。是

的，你隐瞒着什么。那不是我的事，这完全对。但是我爱你，”卡斯帕·戈德伍德说。

他说的时候，她的神色是奇怪的。她把眼睛转过去，瞧着他们进来的那扇门，举起了扇子，仿佛在向他发出警告。“你的行为一直很好，应该保持下去，”她温柔地说。

“没有人会听到我的话。你想用那种办法把我打发走，这是奇怪的。我还是爱你，比过去任何时候更爱你。”

“我知道，你答应走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你不得不这样，这是当然的事。如果可以，你不会这么做，但是不幸得很，你不得不这样。这不幸，当然是指我说的。我什么要求也没有，那是说，我不想要求什么。但是我得要求你一件事……请你告诉我……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

“我是否可以同情你？”

“你愿意那样吗？”伊莎贝尔问，又竭力露出了微笑。

“同情你吗？一点不错！那至少使我可以为你做一点事。我会把我的一生献给它。”

她举起扇子，遮住了整个脸，只露出一对眼睛。它们对着他的眼睛注视了一会。“不必把你的一生化在这上面，只要有时想起我一下就够了。”说完这话，她便回到格米尼伯爵夫人那儿去了。

第四十九章

那个星期四晚上发生的事，我已经讲过，但那天梅尔夫人没有在罗卡内拉宫露脸。伊莎贝尔虽然发觉她没有来，并没有表示惊异。她们中间发生的事，是不会促进她们的友谊的，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稍稍作些回顾。前面已经提到，梅尔夫人从那不勒斯回来，正是沃伯顿勋爵离开罗马没几天的事。她第一次遇到伊莎贝尔（她不愧是老朋友，一到就去看她了），第一句话就是打听那位贵人的行踪，她似乎认为，她的好朋友有义务向她说明这点。

“请你不要再谈他了，”伊莎贝尔这么说，算是她的回答，“我们近来谈他已经谈得太多了。”

梅尔夫人表示抗议似的，稍微侧转了一点头，左嘴角露出一丝笑影。“不错，你们谈得很多。不过你应该记得，我在那不勒斯，我没有听到。我本以为可以在这儿遇到他，还可以向帕茜道贺呢。”

“你仍然可以向帕茜道贺的，只是不是祝贺她嫁给沃伯顿勋爵罢了。”

“你怎么这么说！你难道不知道，我一心盼望的就是这门亲事？”梅尔夫人问，情绪非常激动，不过仍保持着心平气和的声调。

伊莎贝尔心里烦得要死，但她决定也要平心静气。“那么

你是不应该到那不勒斯去的。你应该留在这儿，监督这件事的进行。”

“我对你太信任了。但你是否认为，事情已无可挽回？”

“你最好去问帕茜，”伊莎贝尔说。

“我会问她，你对她说了些什么。”

这些话似乎证明，伊莎贝尔情绪中那种自卫的意图是合理的，她已看到，她的客人是来兴师问罪的。我们知道，梅尔夫人一向十分谨慎，从不疾言厉色，也总是小心翼翼，竭力避免多管闲事。但是显然，现在她再也忍耐不住，她的眼睛立刻变得炯炯逼人，脸上露出愤愤不平的神色，连她那美妙的笑容也无法掩盖这一切。她的失望如此之大，引起了伊莎贝尔的诧异——我们的女主人公从没想到，帕茜的终身大事会使她怀有这么大的热情，此时它以这种方式暴露出来，更使奥斯蒙德夫人大吃一惊。她仿佛比以前更清楚地听到，有一种冷酷的、嘲笑的声音，不知来自哪里，充斥在她周围阴暗的空中，向她宣称，这个光辉、顽强、坚定、庸俗的女人，这个实际、自私和急功好利精神的化身，正在操纵着她的命运。她跟她的密切关系是伊莎贝尔还没有发现的，但这种关系决不是她长期向往的那种美好前景。事实上，从那一天，当她突然看到那位美妙的夫人和她自己的丈夫在一起密谈的时刻起，这种向往已经烟消云散。明确的怀疑还没有取代它的位置，但已足以使她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位朋友，也使她想起，她过去的行为中包含着她当时没有料到的某种企图。一点不错，那是有企图的，有企图的，伊莎贝尔一再对自己说，她仿佛从长时间的噩梦中醒了过来。究竟是什么使她意识到梅尔夫人怀有不良意图呢？没有，只有最近形成的对她的不信任，现在这种不信任又与强烈的惊

诧结合了起来，这种惊诧是她的客人为可怜的帕茜提出质问而引起的。不能小看这种质问，因此它一出现就遭到了轻蔑的回答。伊莎贝尔现在看到，她的朋友已顾不到她一向不遗余力地标榜的文雅和谨慎了。当然，梅尔夫人一直不想干涉，但这只是在没有必要干涉的时候。读者也许会觉得，伊莎贝尔太容易怀疑了，刚有一点影子就对久经考验的真诚友谊置之不顾。她确实变化很快，这是有理由的，因为一个离奇的事实渗入了她的心灵。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是休戚相关的，这已经够了。"我想，帕茜告诉你的话，不致会使你更加生气，"她说，这是针对她的朋友的最后一句话的。

"我一点也没有生气。我只是衷心希望挽回这个局面。你认为勋爵会不会再来？"

"我无可奉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事情已经过去，只能让它过去。奥斯蒙德为这事跟我谈得够多了，我不想再说什么或听什么。"接着，伊莎贝尔又道："我相信，他一定很高兴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我知道他怎么想，昨天晚上他来找过我了。"

"你一到他就去了？那么你一切都知道了，何必还来向我查问。"

"我不需要查问什么。归根结底，我需要的是同情。我一心指望这门亲事能够成功，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它符合人们的理想。"

"确实，它符合你的理想，但并不符合当事人的理想。"

"你的意思当然认为我不是当事人。自然，我跟它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作为一个亲密的老朋友，我也不能对它漠不关心，你忘记，我认识帕茜已多么久了。"接着，梅尔夫人又道：

“当然，你认为你才是有关的当事人之一。”

“不对，我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这件事已弄得我厌烦死了。”

梅尔夫人迟疑了一下。“一点不错，你的目的达到了。”

“请你说话注意一些，”伊莎贝尔非常严肃地说。

“我很注意，也许比表面看来注意得多。你的丈夫对你很不满意。”

伊莎贝尔一时没有回答什么，她气得说不出话来。这倒不是梅尔夫人告诉她，奥斯蒙德把她当作知心人向她埋怨自己的妻子这件事，使她感到受了侮辱，因为她没有立即意识到这是一种侮辱。梅尔夫人是很少出口伤人的，除非到了她认为完全适当的时刻才会这样。现在还不是适当的时刻，至少目前还不是。现在使伊莎贝尔感到，象一滴腐蚀剂滴在伤口上一样疼痛的是她发现奥斯蒙德不仅在口头上，而且从心底里在侮辱她。“你想不想知道我对他的看法？”她终于问。

“不想知道，因为你永远不会告诉我。而且这会使我感到痛苦。”

谈话中断了。伊莎贝尔从认识梅尔夫人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感到她那么讨厌。她希望她快些走开。“你放心，帕茜那么可爱，你是不会失望的，”她突然这么说，想用这句话来结束她们的会见。

但是梅尔夫人的坚强意志是不可阻挡的。她只是披上了斗篷，随着这个动作，一股淡淡的清香扩散到了空中。“我没有失望，”她回答道，“我还感到鼓舞呢。我不是来责备你的，我是想来尽量了解真实情况。我认为，如果我问你，你会告诉我。别人对你的信任，应该是你的很大的幸运。是的，你想象不到，这对我是多大的安慰。”

“你讲的真实情况是指什么?”伊莎贝尔问，心里有些纳闷。

“无非是这一点：沃伯顿勋爵改变主意是完全出于自愿，还是由于你的授意。也就是说，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要求，还是为了满足你的要求。你想想吧，我还是对你信任的，尽管这种信任已经减少了一点，”梅尔夫人面露微笑，继续说道，“要不，我不会来问你这样的问题!”她望了她的朋友一眼，捉摸这些话的效果，然后说下去：“我还是希望你平心静气，通情达理，不要冒火。我认为，我是尊重你，才向你这么讲的。没有任何女人得到过我这么大的尊重。我也从来不相信，任何别的女人会跟我推心置腹谈话。你难道没看到，让你的丈夫知道真相有多么好?确实，他毫无办法，不懂得怎样了解真相，一味毫无根据地猜测。不过那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即实际情况如何，从而使他对他女儿的前途产生不同的看法。如果只是沃伯顿勋爵对可怜的孩子感到了厌倦，这是一回事，是值得遗憾的。如果他是为了讨好你才抛弃她，那又是一回事。那也是值得遗憾的，但情况不一样。如果事实属于后一种，那么你也许不得不感到失望——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的女儿成亲。你可以把他弄走，我们也可以把他弄回来!”

梅尔夫人讲的时候显得小心翼翼，一边讲一边观察她的朋友的脸色，显然认为这么说下去还不致有什么妨碍。在她这么讲的时候，伊莎贝尔脸色发白，把按在膝上的两只手握得更紧了。这倒不是由于她的客人认为终于已到了可以无所顾忌的时刻，因为这还不十分明显。那是一种更坏的厌恶情绪。“你是谁——是什么人?”伊莎贝尔嗫嚅着说，“我的丈夫跟你什么相干?”这是很奇怪的，在这个时候，她忽然跟他站到了一起，好

象她真的爱着他。

"啊，你终于大胆提出来了！我很抱歉。不过，不要以为我也会象你一样。"

"你跟我又有什么关系？"伊莎贝尔继续说。

梅尔夫人慢慢站了起来，拍拍她的皮手筒，但没有把眼睛从伊莎贝尔的脸上移开。"关系大得很！"她回答。

伊莎贝尔抬头看看她，没有站起来，脸上几乎有一种祈求说明真相的神情。但是她从这个女人的眼睛中看到的只是一片漆黑。"啊，我的天哪！"她终于咕哝道，然后靠在椅背上，用双手遮住了脸。一个思想突然从她脑际涌现出来：杜歇夫人没有讲错，她的婚姻是由梅尔夫人一手操纵的。在她把手从脸上移开以前，那位夫人已走出屋子了。

那天下午，伊莎贝尔单独坐车出去，她希望走得远远的，然后从马车中下来，在广阔的天空下，在遍地的雏菊中徘徊。这以前很久，她已把古罗马当作亲密的伴侣，向它倾诉她的衷肠，因为在这一片废墟中，她的欢乐的废墟已不再象一场意外的灾难。她从许多世纪以前坍毁的、现在仍屹立着的断垣残壁中，寻找精神寄托，在满目荒凉中，向着一片沉寂倾吐内心的忧郁。这时，它那现代的性质会自行消失，变成了纯客观的东西。当她安坐在冬日阳光照耀的温暖的墙角，或者站在人迹罕至、充满霉味的教堂里的时候，她几乎可以对着它微笑，觉得它是那么渺小。在漫长的罗马史册上，它确实是渺小的，萦绕在她脑海中的人类古往今来的命运，把她从自己的小天地带进了伟大的空间。她跟罗马建立了深厚的、温柔的友谊，罗马渗入了她的感情，陶冶了她的性情。但她逐渐形成的观念，主要是把它看作人们受难的地方。这是她在那些断绝了香火的寺庙

中得到的印象，它们那些从异教时代残留到现在的大理石柱子，似乎为她在忍受痛苦中提供了友谊，那股霉味似乎散发着长期得不到答复的祈祷的气息。伊莎贝尔是最温顺、最不坚定的异教徒，但哪怕最虔诚的朝拜者看到灰暗的祭坛画或者枝形烛台，也不可能对这些事物所引起的联想会有更亲切的感受，或者在这种时刻产生更多的精神上的感应。我们知道，帕茜几乎是她形影不离的同伴，近来格米尼伯爵夫人打着粉红阳伞，也成了她们中间光辉灿烂的一员，但有时她为了清静，也独自来到适合这种情绪的地方。这时，她有几个常去的所在，其中最经常的一处也许便是一条矮栏杆，它位于高大阴冷的拉特兰教堂前面那一大片草地的旁边，坐在栏杆上眺望，可以看到康派奈平原后面通向远处的奥尔本山，而在这片广阔的平原上还到处残留着过去的遗迹。在她的表兄和他的朋友们离开以后，她比平常来得更多了，她怀着阴沉的心情，从一个熟悉的圣地走向另一个。即使帕茜和伯爵夫人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她也能感到那个消失了的世界的脉搏。马车出了罗马城墙，有时行驶在狭小的巷子里，那里的野金银花已开始在篱笆上缠绕。有时马车停在靠近田野的僻静地方等她，她便在遍布鲜花的草地上漫步，越走越远，或者坐在一块过去有过用处的石头上，透过她个人凄凉身世的面纱，展望那壮丽而忧郁的景色——那稠密温暖的光线，那远处变幻不定和纷杂交错的色彩，那沉静而孤独的牧羊人，那带有淡红色云影的山丘。

在我开头提到的这个下午，她决定不再去想梅尔夫人，但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没有用的，这位夫人的影子还是经常在她眼前盘旋。她几乎象孩子一样，怀着假想的恐惧问自己，对这位认识几年的亲密朋友，是否可以用历史上沿用已久的“恶”

字来形容。她只是从《圣经》和其他文学作品中知道这个观念，就她的认识看来，她对恶还没有过切身的体会。她要求广泛地认识人生，尽管她自以为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其实她在这方面还没有入门。也许虚伪还不能称为恶——历史意义上的恶，不论这虚伪有多大，而梅尔夫人只是虚伪而已——尽管这是一种深不可测的虚伪。伊莎贝尔的姨母莉迪亚早已发现了这点，而且向她的甥女提出过，但伊莎贝尔当时认为，她对事物的看法丰富得多，尤其认为她自己的生活道路是最自然的，她自己的各种解释是最正确的，而杜歇夫人有的只是生硬呆板的教条。梅尔夫人做了她要做的事，把她的两个朋友撮合了起来。想到这点，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讶，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些人喜欢做月下老人，就象为艺术而艺术的信徒一样。然而梅尔夫人尽管在交际上有很深的造诣，可不象是属于这一类人。她对婚姻并无好感，甚至对生活也没有好感。她热中于这件婚事，但并不热中于其他婚事。因此她应该认为这是对她有利的，伊莎贝尔问自己，她的利益在哪里？自然，这得化许多时间去探索，而且即使伊莎贝尔有所发现，这发现也很不全面。她回想到，虽然在花园山庄第一次见面时，梅尔夫人似乎已经对她很好，但那是直到杜歇先生去世以后，直到她知道那位好心的老人使她的年轻朋友作了他仁慈的受益者以后，她才对她加倍亲热起来。但她不是用向伊莎贝尔借钱的粗俗方式来猎取利益，而是运用更巧妙的方式，把她的一个老朋友跟这位少女的纯洁而慷慨的财富拴在一起。很自然，她选择了一个最亲密的朋友，伊莎贝尔已经相当清楚地看到，吉尔伯特便担当了这个角色。这样，她面临了一个信念：她心目中这个全世界最高尚的人，原来只是一个庸俗的冒险家，是为了她的钱跟她结婚的。

说来奇怪，这一点她以前竟从未想到，如果说她也想到过奥斯蒙德的许多坏处，她却从来把这个邪恶的主意跟他联系起来。这是她所能设想的最坏的情况，她的确一直在对自己说，最坏的情况还在前头。一个男人可能为了钱跟一个女人结婚，这没什么，这种事是司空见惯的。但至少他应该让她知道啊！如果他贪图她的钱，那么她不知道，今天她的钱能不能使他满足。他肯不肯拿了她的钱，放她走开？啊，如果杜歇先生那伟大的仁慈今天能帮助她做到这点，那真是太幸运了！于是她随即想到，如果梅尔夫人希望为奥斯蒙德立下一大功劳，这功劳并没有使他感恩戴德。他对这位过分热心的女恩人，今天究竟怀着什么感情，它们在这位冷嘲热讽的主人身上又有什么表现呢？有一个事实虽然显得奇怪，却很能说明问题，这就是伊莎贝尔从宁静的郊游回来以前，对着沉寂的天空，发出了一声温和的叹息："可怜的梅尔夫人哟！"

她的同情也许是正当的，如果那天下午，她走进那位夫人家中一间古色古香的小客厅，躲在那些贵重的、退色的锦缎帷幔后面，那么这点就能得到证明。那间布置得十分精巧的屋子，我们已经随同谨小慎微的罗齐尔先生前来瞻仰过。那天下午将近六点钟，吉尔伯特·奥斯蒙德便坐在这间屋子里，女主人站在他前面，就象伊莎贝尔有一次看到的那样，关于那次事件本书已着重谈到，因为它虽然表面看来没什么，实际却很重要。

"我不相信你有什么不愉快的，我认为你很满意，"梅尔夫人说。

"我说过我不愉快吗？"奥斯蒙德问，可是脸板板的，似乎表示他确实并不愉快。

“没有，但你也没有说过你愉快，可是作为通常的感谢，这是你应该说的。”

“不要谈感谢不感谢啦，”他冷冰冰地回答。过了一会又说：“请你不要再来折磨我。”

梅尔夫人慢慢坐了下去，合抱着胳臂，那两只白皙的手，一只托着一边的胳臂弯，另一只则象装饰品似的，搭在另一边的胳臂上。她的神色非常沉静，但给人的印象是忧郁的。“也请你不要想来吓唬我。我不明白，你是不是了解我的一些想法。”

“我不想为你的想法操心。我自己的已经够了。”

“那是因为它们使你感到愉快。”

奥斯蒙德把头靠在椅背上，眼睛瞧着他的同伴，露出毫不掩饰的嘲笑，但也夹杂着一些困倦的表情。“你是在折磨我，”过了一会他说，“我非常疲倦。”

“Et moi donc！”[1]梅尔夫人喊道。

“你的疲倦是你自己造成的。至于我，过错却不在我这里。”

“我这么疲倦，那是为了你。我给你提供了一种乐趣。这是一件珍贵的礼物。”

“你把这称作乐趣吗？”奥斯蒙德没精打采地问。

“当然，因为它使你可以消磨时间。”

“可是这个冬天，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

“但你的气色从来没有这么好；你从来没有这么愉快，这么得意扬扬。”

“什么得意扬扬！”奥斯蒙德带着沉思的神情嘟哝道。“你真是对我多么不了解！”

---

① 法文：我才是这样！

“如果我不了解你，那我只能说什么都不了解，”梅尔夫人笑道。“你是一帆风顺，有些忘乎所以了。”

“算了，在你停止对我的指责以前，我不会忘乎所以。”

“我早已不来说你啦。我只是凭过去的认识在讲话。不过你现在也太自以为是了。”

奥斯蒙德迟疑了一会。“我希望你不象我这么自以为是！”

“你想叫我闭上嘴巴吗？不要忘记，我从来不是一个饶舌的人。不管怎样，有三、四件事我想先跟你谈一下。你的妻子不知道她该怎么办呢，”她用另一种口气继续说道。

“对不起，她知道得很清楚。她有一条非常明确的道路。她要实现她自己的想法。”

“她今天的想法是值得注意的。”

“当然是这样。她现在的想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可是今天早上我根本没看到这种迹象，”梅尔夫人说。“她的心情似乎非常单纯，几乎显得有些迟钝。她完全给弄糊涂了。”

“你不如干脆说，她有些感到伤心。”

“不对，我不想过多的附和你的意见。”

奥斯蒙德还是把头靠着后面的靠枕，一只脚的脚踝搁在另一只脚的脚背上。他这么坐了一会。“我想知道，你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终于说。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梅尔夫人说到这里打住了。接着，她的感情突然象晴天霹雳似的迸发出来：“是这样，我恨不得不顾一切地哭一场，可是我又不能！”

“哭一场对你有什么好处？”

“那会使我感到，好象我又回到了认识你以前的时期。”

"如果我能使你不再流泪，那是很有意思的。不过，我看到过你流眼泪。"

"啊，我相信你还会使我哭的。你会使我象狼一样嗥叫起来。我一直在等待，我希望那一天快些到来。今天早上我的情绪很坏，我变得很可怕，"梅尔夫人说。

"如果照你所说，伊莎贝尔的心情处在迟钝状态，她也许不会注意到这点，"奥斯蒙德回答。

"正是我这恶魔般的行径，使她陷入了这种迟钝状态。我控制不住自己，我充满着一种恶劣的情绪。也许那是一种美好的情绪，我不知道。你不仅使我的眼泪干了，你还使我的灵魂死了。"

"那么这不是我应该为我妻子的状况负责，"奥斯蒙德说。"我很高兴，你对她的影响将使我得到帮助。你不知道灵魂是不死的吗？它怎么能发生变化？"

"我根本不相信它是不灭的。我相信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被消灭。我自己就是这样，我的灵魂起先本来是很好的，多亏你，它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你的心非常坏，"她说，语气显得特别严峻。

"我们的结局就这样吗？"奥斯蒙德问，仍装出一副冷漠的神情。

"我不知道我们最后会怎样。我希望我知道坏人会落得怎样下场？——尤其是他们共同犯的罪。你使我变成了象你一样的坏人。"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觉得你相当好，"奥斯蒙德说，他那种故意装出来的冷漠使这些话收到了最大的效果。

相反，梅尔夫人的自我克制能力越来越小，自从我们有幸

遇见她以来，她还从没这么激动过，她那闪闪发光的眼睛变得阴森森的，她的微笑流露出内心痛苦的挣扎。“相当好，因为我干了那一切糟蹋我自己的事？我想这就是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始终是可爱的！”奥斯蒙德喊道，也笑了笑。

“天啊！”他的同伴咕哝道。到这时，这位年纪虽大、丰韵犹存的夫人，也只得采取她早晨使伊莎贝尔采取的姿势了。她俯下头，用双手遮住了脸。

“你终于还是要哭吗？”奥斯蒙德问。由于她一动不动，毫无反应，他继续道：“难道我向你埋怨过什么不成？”

她很快放下了手。“不，你采取了另一种报复方式——你向她进行报复。”

奥斯蒙德把头仰得更高了，他望了一会天花板，那样子似乎是在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向上天呼号。“啊，女人的想象力哟！它归根结底总是庸俗的。你谈到报复，就象一个第三流的小说家那样。”

“当然，你没有埋怨过。你的胜利使你太高兴了。”

“我简直不明白，你所谓我的胜利是指什么。”

“你使你的妻子怕你。”

奥斯蒙德改变了姿势，他向前俯下身子，把胳膊弯搁在两个膝头上，端详着脚下那方美丽而古老的波斯小地毯。那副神气似乎表示，任何人对任何事物的评价，一概不在他的话下，连现在是几点钟，也得服从他的意见。这种特点有时使他变得非常难以相处。“伊莎贝尔不是怕我，这也不是我所希望的，”他终于说。“你说这些话，究竟要我怎么样，用意何在？”

“我把你所能对我造成的危害统统想过了，”梅尔夫人回

答。“今天早上你的妻子怕我，但她怕我，实际是怕你。”

“你说的话可能很不客气，这不能由我负责。我根本不认为你去找她有什么用，你可以不通过她自己去办。我并没有使你怕我，这是我看得出来的，”奥斯蒙德继续道，“那我怎么能使她怕我？她至少同样勇敢。我不能想象，你是从哪里捡来的这些废话，在这以前，我还以为你是了解我的。”他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走到壁炉那里，站了一会，俯下头去看壁炉架上那些罕见的细瓷摆设，仿佛他才第一次看到它们。他挑了一只小杯子，拿在手里。然后一边拿着它，一边把胳臂靠在壁炉架上，继续说道：“你对一切总是想得太多，你做过了头，反而看不到事实真相了。我比你想的简单得多。”

“我认为你非常简单。”梅尔夫人的眼睛一直没离开他的杯子。“我这是逐步看清楚的。正如我所说，我是凭过去的认识对你进行评价，但直到你结婚以后，我才了解你。你对你的妻子怎样，我已看得比较清楚，不象以前那样，看不清你对我的态度。请你当心，那是一件珍贵的东西。”

“它已经有了一条小小的裂缝，”奥斯蒙德冷冰冰地说，一边把它放下。“如果我结婚以前，你不了解我，那么你把我和她拴在一起，实在太鲁莽了。不过我自己也对她发生了兴趣，我以为这是一件合适的外衣。我没有太多的要求，我只要求她喜欢我。”

“要求她毫无保留地喜欢你！”

“当然是这样，在这种事情上，不能有任何保留。你不妨说，我要她崇拜我。不错，我要求那样。”

“我可从来没有崇拜过你，”梅尔夫人说。

“但是你假装这样！”

"确实，你从没责备我不是一件合适的衣服，"梅尔夫人继续道。

"但我的妻子拒绝……拒绝服从我的要求，"奥斯蒙德说。"如果你决心使这事成为一出悲剧，那也不可能是她的悲剧。"

"那是我的悲剧！"梅尔夫人喊道，站了起来，轻轻发出了一声长叹，同时对壁炉架上的摆设望了一眼。"看来，我得为我这不正当的地位遭受严厉的惩罚。"

"你讲话好象在作道德说教。我们只能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寻找我们的安慰。如果我的妻子不喜欢我，至少我的孩子喜欢我。我可以从帕茜那里得到补偿。幸好我对她没什么好指责的。"

"啊，"她温柔地说，"要是我有一个孩子……"

奥斯蒙德迟疑了一下，然后露出一本正经的神气宣称："别人的孩子同样可以给你带来很大的乐趣！"

"你的话更象道德说教。归根结底，我们还是有着某种联系的。"

"因此你认为我可能给你造成危害吗？"奥斯蒙德问。

"不，因此我认为我可能对你是有用的，"梅尔夫人说。"正因为这样，我才对伊莎贝尔那么嫉妒。我希望它成为我的责任，"她又说，那张严峻而充满怨恨的脸，又恢复了平时和颜悦色的表情。

奥斯蒙德拿起帽子和伞，用外衣的袖口把帽子掸了两三下，然后说道："总而言之，我认为，你还是把这事交给我好。"

他离开以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过去从壁炉架上拿起那只罕见的咖啡杯来。奥斯蒙德刚才说，它有了一条裂缝。但她只是心不在焉地望着它，一边小声咕哝道："我这么发脾气会不会是毫无道理的？"

第五十章

由于格米尼伯爵夫人还不了解罗马的古迹，伊莎贝尔有时自告奋勇带她去参观这些有趣的遗物，这使她们下午的出游带有考古的目的。伯爵夫人把弟媳妇当作一位女才子，对她言听计从，尽量耐着性子端详那一堆堆古罗马废墟，仿佛那是一件件时新的服装。她毫无历史观念，只懂得一些香艳故事，以及怎样为自己辩护，但是她既然喜欢住在罗马，就得跟上时代的潮流。如果她留在罗卡内拉宫的条件是每天在阴暗潮湿的泰特斯浴场①呆一个钟头，她一定也乐于从命。不过，伊莎贝尔不是一位真正的导游人，她带她参观那些废墟的目的，主要只是寻找一个借口，免得老是听她不厌其烦地谈论佛罗伦萨那些太太小姐们的艳史。必须补充一下，对这些参观，伯爵夫人是不屑化力气的，她宁可坐在马车里，发出几声惊叹，表示对它们很感兴趣。她每次参观科洛西姆大斗兽场，便是这样，这使她的侄女十分扫兴，因为虽然她对姑妈异常尊敬，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她不肯从车上下来，身临其境地看一下。帕茜很少闲逛的机会，因此她这种看法也不是毫无私心的，可想而知，她怀有一个秘密的希望，认为她的姑妈一旦进去，就会跟她一起爬上最高一层。终于有一天，伯爵夫人宣称，她决心实行这一壮

① 古罗马的著名浴场之一，这里是指它的遗址。

举了。那是三月的一个下午，气候温和，春风不时徐徐拂来。三位女士相偕步入了科洛西姆斗兽场，但是伊莎贝尔让她的同伴们自己去游览。她已经多次登上那些荒凉的看台——当年罗马的观众曾在那里大声喝彩，现在却只剩了一些野花杂草，从一切允许它们生长的深深的隙缝里探出头来——但今天她很疲倦，宁可在残败的场地上坐一会。这对她说来，也是一种休息，因为伯爵夫人总是聒噪不息，弄得人不得清静，而且伊莎贝尔相信，她跟她的侄女单独在一起，就只得把亚诺河边的那些陈旧丑闻暂时收起来了。这样，她留在下面，帕茜则让管理员打开高大的木门，带了那位毫无鉴别能力的姑妈，登上险峻的砖石梯级。空旷的场地一半给阴影覆盖着，偏西的太阳照在大块的石灰华上，使它们泛出了淡淡的红光，这种潜在的色彩是整个巨大的废墟身上唯一保留着生命力的因素。偶然有一两个农夫或游客经过，眺望一下废墟顶端的轮廓。在那清澈静寂的空中，经常可以看到一群群燕子在忽上忽下地盘旋。伊莎贝尔随即发觉，有一个游客正站在场地中央注视着她，他那头部的姿势，正是她几星期前看到过的，它表现了那种遭到挫折而不可摧毁的意志。今天，这样的姿势只能属于爱德华·罗齐尔先生，确实，现在正是这位先生在考虑着要不要上前来跟她搭讪的问题。后来他看清楚她周围没有人，于是走了过来，说她虽然不肯答复他的信，对他当面的陈诉，也许还不致充耳不闻。她回答道，她丈夫的女儿就在附近，因此她只能给他五分钟的时间。于是他掏出怀表，坐在一块断裂的石头上。

“我要不了多少时间，”爱德华·罗齐尔说。“我把我那些小玩意儿统统卖了！”伊莎贝尔不由自主发出了一声惊叫，仿佛他告诉她的是他把牙齿全部拔了。“我是在德鲁奥商场把它们

拍卖的，"他继续说，"那是三天以前的事，他们已把结果打电报通知我。拍卖的结果还不错。"

"我听了很高兴，但我倒是希望你能保留那些小玩意儿。"

"我失去了它们，但我得到了钱——四万美元。现在奥斯蒙德先生是不是认为我这些钱足够了？"

"你那么做是为这个目的吗？"伊莎贝尔温和地问。

"我还能有什么其它的目的呢？那是我唯一想望的事。我回巴黎去作了安排。我不能呆在那儿，眼睁睁看着它们给卖掉，那会要了我的命。但我把它们托给了可靠的人，它们卖了很高的价钱。我可以告诉你，我把那些珐琅制品留下来了。现在我口袋里有了钱，他不能再说我穷了！"年青人得意扬扬地喊道。

"他现在会讲，你不够聪明，"伊莎贝尔说，仿佛吉尔伯特·奥斯蒙德以前还没讲过这话。

罗齐尔狠狠地瞅了她一眼。"你是不是以为，我失去了那些小玩意儿，就一无可取了？你是不是以为，我的价值就在于这些小东西？在巴黎，有人对我这么说，唉，他们非常坦率，但他们没有见过她啊！"

"我的好朋友，你应该获得成功，"伊莎贝尔十分亲切地说。

"你的口气那么悲伤，就好象你在说我不会成功似的。"他露出惊慌的神色，用疑问的目光注视着她的眼睛。他的脸色表明，他知道一星期来他已成为巴黎人的话题，因此他在众人眼中已比过去高出了整整半个头，但他仍在痛苦地怀疑，尽管他的身材高了，可能仍有一两个人会坚持说他生得很矮小。"我知道我离开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继续道。"在她拒绝沃伯顿勋爵以后，奥斯蒙德先生还指望什么呢？"

伊莎贝尔斟酌了一会。"指望她嫁给另一个贵族。"

"另一个贵族是谁？"

"他正在物色。"

罗齐尔慢慢站了起来，把表放回了背心口袋。"你是在嘲笑什么人，不过这一次我想不是在嘲笑我。"

"我并不想嘲笑谁，"伊莎贝尔说。"我很少嘲笑人。现在你可以走了。"

"我觉得我有成功的把握！"罗齐尔宣称，没有走开。这是可能的，但他显然过于自信了，以致用了这么大的声音来宣布这一点，还踮起了脚，有些洋洋自得似的环顾着整个斗兽场，仿佛那儿坐满了观众。突然，伊莎贝尔发现他的脸色变了，原来他没有想到，除了伊莎贝尔，确实另外还有观众。她回过头去，看到她的两位同伴已游览完毕，正在回来。"你真的必须走了，"她赶紧说。

"啊，亲爱的夫人，请你可怜我吧！"爱德华·罗齐尔嗫嚅着说，那口气跟我刚才引述的那句豪言壮语，已大异其趣。接着，他象一个人在无边的忧郁中突然发现了一个愉快的思想，迫不及待地说道："那是格米尼伯爵夫人吧？我非常想见见她。"

伊莎贝尔望了他一眼。"她对她的兄弟毫无作用。"

"啊，你把他说成了多么可怕的一个怪物！"罗齐尔喊道，一边眺望着伯爵夫人。后者正抢在帕茜前面，急急赶来，她这么起劲，也许正是由于她发现她的弟媳妇跟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人在谈话的缘故。

"我很高兴，你保留了那些珐琅物品！"伊莎贝尔大声说，离开了他。她径直向帕茜走去，后者望见爱德华·罗齐尔，立即垂下眼睛站住了。"我们这就回马车去，"伊莎贝尔温柔

地说。

"是的，时间不早了，"帕茜回答，显得更加温柔。于是她毫不犹豫地继续向前走去，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回头看一眼。

然而伊莎贝尔还是回头看了一下，发现伯爵夫人和罗齐尔先生已经搭讪上了。他摘下帽子，正在鞠躬，面带笑容，很清楚，他在作自我介绍。伯爵夫人那富有表情的背影，也在伊莎贝尔眼中优美地向前弯了一下。不过这些事实很快从她的视线中消失了，因为她和帕茜已重新跨进了马车。帕茜坐在继母对面，起先眼睛一直瞧着膝盖，过了一会才抬起头来，望着伊莎贝尔。那对眼睛流露出一丝忧郁的闪光——那战战兢兢的热情的火花，这使伊莎贝尔不由得感到一阵伤心。但同时一股妒意也掠过了心头，因为那位少女的胆怯的憧憬，明确的理想，使她想起了自己那无情的绝望。"可怜的小帕茜！"她充满深情地说。

"啊，不要为我担心！"帕茜回答，声音中包含着热烈的歉意。

接着，沉静笼罩了一切，伯爵夫人还老不回来。"你带你的姑妈什么都看了吧，她有兴趣吗？"伊莎贝尔终于问。

"是的，我带她一切都看了。我想她很有兴趣。"

"我希望你没觉得太累。"

"哦，谢谢您，我不觉得累。"

伯爵夫人还没有来，于是伊莎贝尔打发仆人进斗兽场去通知她，她们在等她。不久仆人回来了，他的回话是：伯爵夫人请她们不用等她，她自己会雇车回家！

这位夫人立即把自己的同情给予了罗齐尔先生。过了大约

一个星期，时间已经不早，伊莎贝尔正预备回房打扮一下，然后前去用餐，忽然发现帕茜坐在她的房间里。女孩子似乎专门在等她，看到她进来，便从矮小的椅子上站了起来。“请原谅我的冒昧，”她说，声音低低的。“但这是最后一次——我们暂时不能见面了。”

她的嗓音有些奇怪，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露出心慌意乱、惊恐不安的目光。“你并不到哪里去啊！”伊莎贝尔吃惊地说。

“我要进修道院去了。”

“进修道院？”

帕茜走前几步，直到可以用胳臂搂住伊莎贝尔为止，然后把头靠在她的肩上。她用这个姿势站了一会，一动不动的，但伊莎贝尔可以感到，她在发抖。那弱小的身体的哆嗦，说明了她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一切。尽管这样，伊莎贝尔立即问道：“为什么你要进修道院？”

“因为爸爸认为这样做最好。他说，一个女孩子应该常常进修道院去静修一下。他说，老是生活在这个世俗社会中，对一个女孩子是很不利的。这是潜心修养、进行反省的机会。”帕茜讲一句停一下，好象不知道应该怎么讲似的。最后，她的自我克制终于取得了胜利：“我想，爸爸是对的。这个冬季我在世俗生活中陷得太深了。”

这些话在伊莎贝尔心头引起了奇怪的反应，它的意义似乎超过了女孩子自己所能理解的范围。“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她问。“我一点也没听说。”

“半小时以前爸爸才告诉我，他认为事先最好不要声张。凯瑟琳嬷嬷在七点一刻会来接我，我只要带两套衣服就成了。

这至多只有几个星期，我相信这么做很好。那些嬷嬷们一向待我非常亲切，我又可以跟她们在一起了。我还会见到在那儿受教育的小姑娘，我很喜欢这些小姑娘，"帕茜说，露出一种端庄可爱的神色。"我也非常喜欢凯瑟琳嬷嬷。我会十分安心，把一切好好想一想。"

伊莎贝尔听着，屏住气息。她几乎吃惊得愣住了。"也要常常想起我，"她说。

"啊，快些来看我吧！"帕茜喊道。这喊声跟她刚才表达的那一番勇敢的自白完全不同。

伊莎贝尔再也没什么话好说，她什么也不明白。她只觉得，她对她的丈夫还多么不理解。她给他的女儿的回答，只是长长的、温柔的亲吻。

半小时以后，她从使女那儿获悉，凯瑟琳嬷嬷坐车来接走了小姐。饭前，她走进会客厅的时候，发现格米尼伯爵夫人独自坐在那儿。这位夫人奇怪地把头一仰，对刚才发生的事用这么一句话来说明："En voilà, ma chère, une pose！"①但如果这是一种假装的姿态，她确实不明白，她丈夫要假装的是什么。她只能隐约感到，他的传统观念比她想象的更多。她已经养成了习惯，不论对他说什么，都得考虑再三，因此尽管看来奇怪，在他进来以后，她还是迟疑了好几分钟才提到他的女儿突然离开的事，那时大家已在餐桌旁就坐了。但她一向禁止自己向奥斯蒙德提出任何问题。她所能做的只是表示自己的态度，而最自然的就是这么一句话："我会非常惦记帕茜的。"

他把头侧转一些，朝餐桌中央的一篮鲜花看了一会。"哦，

---

① 法文：亲爱的，这只是一种姿态！

是的，"他终于说，"那是我意料之中的事。你知道，你可以去看看她，不过不要去得太勤。我敢说，你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我要把她送到修女那儿去，但我怀疑，我能不能使你理解这点。不过那算不得什么，你不必为这事烦恼。正因为这样，我才没把它告诉你。我不相信你会同意这么办。但是这个想法是我早已有的，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女孩子应受的教育的一部分。女孩子应该纯洁、美丽，也应该天真、温柔。在现代这种生活方式中，她会积满灰尘，变成一个粗俗的人！帕茜已有一点粗俗，有一点憔悴了，她遇到的事情太多。在这个熙熙攘攘、争名逐利的世界上，在这个所谓社会中，她有时必须离开一下。修道院里非常安静，非常方便，也非常有益于身心健康，我喜欢看到她在那儿，看到她生活在古老的花园，拱顶的走廊，以及那些娴雅贞洁的女人中间。她们不少人出生在书香门第，有的还来自贵族世家。她可以在那儿读书，作画，她也可以在那儿练习钢琴。我已经替她作了尽善尽美的安排。那丝毫没有禁欲主义的味道，住在那里只是有一点儿与世隔绝罢了。她可以有时间去思考，我也要求她思考一些事情。"奥斯蒙德讲得不慌不忙，头头是道，仍然把脑袋侧在一边，好象在观赏那一篮子鲜花。然而他的口气并不是要提供什么解释，只是想把这件事化成语言，甚至变成图画，然后让自己来欣赏。他把他所描绘的这幅画端详了一会，似乎感到非常满意。于是他继续说道："天主教毕竟是异常明智的。修道院是必要的设施，我们不能没有它，它符合家庭和社会的基本需要。那是一所文明礼貌的学校，一所修心养性的学校。是的，我并不需要我的女儿完全脱离世俗世界，"他补充道，"我并不要求把她的思想固定在另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毕竟还是美好的，她的想法也并没有错，她可

以按照她的意愿，保持对它的兴趣。只是她必须对它具有正确的态度。”

这一席话，伊莎贝尔听得非常仔细，她对它确实感到了浓厚的兴趣。它使她看到，她的丈夫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可以走得多远，甚至不惜借他女儿这朵娇嫩的鲜花来抒发他的谬论。她不能理解他的意图——不，不能全部理解，但是她的理解还是超过了他所想象或者所愿意的程度，因为她相信，这整个事件是一个精心安排的计谋，它是针对她的，是要对她的想象力施加压力。他要求自己做事出人意外，独断独行，干得既惊人又出色。他希望突出他和她的同情之间的区别，让人看到，如果他认为他的女儿是一幅珍贵的画，那么他愈来愈关心那最后的几笔，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他希望取得效果，那么他是成功的，这件事已把一股冷气注入了伊莎贝尔心头。帕茜从小熟悉修道院的生活，觉得那是一个幸福的家。她也喜欢那些修女，正如她们喜欢她一样，因此她在那里暂时不会感到她的命运遭逢了任何明显的灾难。但是尽管这样，这女孩子还是感到惶惶不安，她的父亲显然指望让她留下一个相当严峻的印象。新教的古老历史在伊莎贝尔的想象中还栩栩如生，她坐在那里，象他一样注视着那一篮花，但是她的思想一直停留在她丈夫的这件惊人的杰作上，在那里，可怜的帕茜成了一出悲剧的女主角。奥斯蒙德希望让人家看到，一切都不能使他退缩。想到这点，伊莎贝尔厌恶得几乎咽不下饭。这时，只有那位姑奶奶的高亢而不自然的嗓音，使她得到一点安慰。伯爵夫人显然也在琢磨这件事，但是她得到的结论却与伊莎贝尔的不同。

“亲爱的奥斯蒙德，这是很荒谬的，”她说，“为了放逐可怜的帕茜，居然还想出了这么多漂亮的理由。你为什么不干脆

说，你这么做是为了把她跟我隔开？你不是发现我认为罗齐尔先生很可爱吗？我确实认为他不坏，我觉得他simpaticissimo①。他使我相信了真正的爱，以前我是从来不相信的！当然，你已经下了决心，你认为我有了这种信念，已成为对帕茜有害的同伴。”

奥斯蒙德拿起酒杯，呷了一口，装出一副心平气和的神色。“亲爱的艾米，”他笑容可掬地回答，仿佛是在向伯爵夫人献媚似的，“我压根儿不知道你的信念，但如果我怀疑它们会干扰我的信念，那我不如把你赶走，这简单得多。”

① 意大利文：非常讨人喜欢。

第五十一章

伯爵夫人没有给赶走，但是她感到，她在她弟弟府上的居留权已朝不保夕。这件事以后过了一星期，伊莎贝尔收到了一封英国来的电报，电报发自花园山庄，发报人是杜歇夫人。电报说："拉尔夫已危在旦夕，如方便，请来一会。他嘱我转告，如无别事缠身，务望前来。我自己得说，汝平时侈谈责任，又不知它为何物。现在我很想知道，汝是否已找到答案。拉尔夫命在垂危，且他身边无人作伴。"这消息早在伊莎贝尔意料之中，她已收到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的信，后者向她汇报了护送那位感恩不尽的病人回转英国的详细情况。拉尔夫到达那里时已经奄奄一息，但是她好歹把他送到了花园山庄，一到那里，他就上了床，正如斯塔克波尔小姐信上所说，显然他再也不会下床了。她还说，她实际上要照顾两个病人，不是一个，因为戈德伍德先生对她不仅毫无帮助，而且象杜歇先生一样病入膏肓，只是他犯的是另一种病罢了。后来她又写信说，她不得不把护理病人的责任移交给杜歇夫人，因为她正好从美国回来，而且一到就向她表示，她不欢迎任何记者光临花园山庄。在拉尔夫到达罗马后不久，伊莎贝尔已写信给她的姨母，把他的危急状况通知了她，示意她应该不失时机，立刻返回欧洲。杜歇夫人回了个电报，对她的教导表示感激，从此杳无音信，直到现在，伊莎贝尔才收到了我刚才引述的那个电报。

伊莎贝尔站在那儿，看了一会电报，然后把它揣进口袋，直接朝她丈夫的书房走去。到了门口，她又停了一下，随即推门进去。奥斯蒙德坐在靠窗的桌边，面前有一本对开本大书搁在一叠书上。书打开着，这一页上印有一些小小的彩色插图。伊莎贝尔一眼就看到，他正在临摹一枚古币的图样。桌上放着一匣水彩颜料和几支精美的画笔，他已在一张雪白的纸上勾出了一个色泽鲜明的细巧圆面。他背对着门，但他不用回头，就能听出进来的是他的妻子。

“对不起，我得打扰你一下，”她说。

“我进你的屋子时，总是打门的，”他回答，继续干他的事。

“我忘了，我心里在考虑别的事。我的表兄快死了。”

“哦，我想不至于吧，”奥斯蒙德说，用放大镜端详着他的画。“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就快死了，他会比我们大家都长寿。”

伊莎贝尔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欣赏这种若明若暗的讽刺，只是心急如焚、迫不及待地继续道：“我的姨母打电报来，我必须到花园山庄去。”

“为什么你必须到花园山庄去？”奥斯蒙德问，口气装得不偏不倚，难以理解似的。

“在拉尔夫去世前跟他见一面。”

听到这话，奥斯蒙德没有马上回答什么。他继续全神贯注地作着画，这是一件不容有丝毫疏忽的工作。“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他终于说。“他到这儿来看过你。我不喜欢他来，我认为他到罗马来是一个大错误。但我忍耐着，因为这是你最后一次跟他见面。现在你告诉我，那不是最后一次。看来你没有领会我的好意！”

“我要领会你什么好意？”

吉尔伯特·奥斯蒙德放下了他的小画具，吹掉了画上的一点灰尘，慢悠悠站起来，第一次瞧了瞧他的妻子。“他在这儿的时候，我没有干涉你。”

“对，我该感激你。我记得很清楚，你明确向我表示，你不喜欢他在这儿。因此他离开的时候，我很高兴。”

“那你就别管他吧。你不必赶去见他。”

伊莎贝尔把眼睛从他身上移开，它们停留在他那小小的画上。“我必须到英国去，”她说，她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口气在一位敏感的雅人听来，一定显得既愚蠢又顽固。

“我不赞成你去，”奥斯蒙德回答。

“这跟我什么相干？我不去，你也不会满意。不论我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你都不会满意。你反正认为我是在撒谎。”

奥斯蒙德脸色有些发白了。他冷笑一声。“那么这就是你要去的原因啦？不是去见你的表兄，只是对我进行报复。”

“这根本谈不上什么报复。”

“但我认为是这样，”奥斯蒙德说。“不要让我找到借口。”

“这正是你求之不得的。你但愿我干件什么蠢事呢。”

“那么，如果你不服从我，我还会感到高兴呢。”

“如果我不服从你？”伊莎贝尔说，声音很轻，因此显得很温和。

“让我们把话讲清楚。如果你现在离开罗马，那么这将是对我有意图、有计划的对抗。”

“你凭什么说这是有计划的？我三分钟以前才收到姨妈的电报。”

“你计划得很快，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才能。我认为我们不必再讨论下去，你了解我的希望。”于是他站在那里，仿佛在等

她离开。

但她没有动。她不能动，尽管这看来有些奇怪。她还想替自己辩护，他在很大的程度上掌握着一种力量，使她感到有这种必要。在她的想象中，有一种东西是他始终可以凭借来反对她的决定的。“你没有理由抱这种希望，”伊莎贝尔说，“我有去的一切理由。我不想跟你谈，我觉得你是多么不公正。但是你自己应该知道，你的反对才是有计划的，它包含着恶毒的用意。”

她以前从未向丈夫透露过，她对他的最坏的想法，现在这些话在奥斯蒙德听来，显然有些新鲜。但是他没有表示惊讶，他的冷静清楚地证明，他相信他的妻子在他的巧妙安排下，不可能始终不暴露自己的思想。“那么事情就更加严重了，”他回答。接着，他又象对她进行忠告似的说道：“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她承认这点，她充分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她知道，他们的关系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这种严重性使她变得谨慎小心，她没有说什么，于是他继续讲下去。“你说我没有理由吗？我有最充分的理由。我打心底里反对你现在要做的事。这是不光彩的，不正当的，不合适的。你的表兄跟我毫不相干，我没有必要迁就他。我已经非常对得起他。他在这儿的时候，你跟他的关系一直使我坐立不安，但我容忍了下来，因为我每星期在等着他离开。我从来不喜欢他，他也从来不喜欢我。正因为这样，你才喜欢他——因为他恨我，”奥斯蒙德说，声音突然抖了一下，但几乎听不出来。“我对我的妻子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有我自己的想法。她不应该不顾我最深切的要求，独自穿越欧洲，去坐在别的男人的床头。你的表兄对你毫不足道，他对我们毫不足道。我说到‘我们’，你便露出别有用意的笑，但我得告诉你，‘我们’，‘我们’，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我认

为，我们的结婚是严肃的，尽管你似乎已不把它当一回事。据我所知，我们没有离婚或者分居，对我说来，我们的结合是牢不可破的。你对我而言，比任何人更亲密，我对你也是这样。也许这种亲密关系并不理想，但不管怎样，这是我们经过郑重考虑之后采取的行动。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提起这点，但我是完全愿意记住这点的，因为……因为……”他停了一下，似乎打算说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因为我认为，我们必须接受我们的行动的后果。我在生活中最重视的，就是我们的荣誉！”

他讲得很严肃，又似乎心平气和，嘲笑的口吻已从他的声音中消失。这种严肃性制止了他妻子的急躁情绪，她进屋来的时候所怀抱的决心，陷入了一张坚韧的网中。他最后那些话不是命令，它们象是一种呼吁。虽然她觉得，奥斯蒙德方面任何尊敬的表示，只是披上美丽外衣的利己主义，但它们还是代表了一种超越一切的、绝对正确的东西，就象十字架或国旗那样。他是以神圣的、美好的事物的名义在发言，遵循着优美动人的形式。他们在感情上已经隔着一道深渊，正如两个幻想破灭后的情人一样，但是他们还从未在行动上分道扬镳。伊莎贝尔没有变，原有的正义感在她心头仍安然无恙，现在，在她对她丈夫的寡廉鲜耻的认识深处，它却跳动起来，形成了一股可能使他暂时取得胜利的力量。她感到，在他还想保全脸皮的时候，他毕竟还是诚恳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不失为一个优点。十分钟以前，她还对自己不顾一切的行动，感到沾沾自喜——这是她长期以来已经丧失的欢乐。但是这种心情，经她丈夫的魔杖一点，便蓦地变了，逐渐开始萎缩。然而如果她必须退却，她也得让他知道，她是牺牲了自己的要求，并不是受到了他的愚弄。“我知道，你是擅长冷嘲热讽的，”她说。“你怎么谈得上

牢不可破的结合，怎么能说你感到满意呢？你既然指责我虚伪，我们还谈得到什么结合？在你心里除了骇人听闻的怀疑以外，没有别的，那怎么能说你感到满意呢？”

“我满意的是我们一起过着和睦的生活，尽管存在那么些缺点。”

“我们过得并不和睦！”伊莎贝尔喊道。

“确实，如果你到英国去，我们就不会和睦。”

“那算不得什么，根本算不得什么。我可能做的事还多着呢。”

奥斯蒙德扬了扬眉毛，甚至还耸了耸肩膀。他在意大利住得太久了，不懂得这种花招。“好，如果你是来恐吓我的，那么我不如作画的好。”于是他走回桌边，拿起他刚才画的那张纸，站在那儿端详了一会。

“我想，如果我走的话，你就不用指望我回来了，”伊莎贝尔说。

他很快旋转身来，她看得出，这个动作至少是没有经过考虑的。他望了她一会，然后问道：“你是不是发疯了？”

“除了决裂，还能是别的吗？”她继续说。“如果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那更不用说了。”她看不出，除了决裂，还会有别的出路。她真心希望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出路。

他在桌子前面坐了下去。“你的出发点就是跟我对抗，在这个基础上，我确实跟你没什么好讨论的，”他说，于是又把一支小画笔拿了起来。

伊莎贝尔只是又逗留了一会儿，用眼睛打量了一下他那故意装得满不在乎、又十分富有表现力的姿势，便迅速地走出了屋子。她的决心，她那充沛的活力，那激动的情绪，一下子又

都烟消云散了。她觉得，好象一阵阴冷灰暗的雾突然包围了她。奥斯蒙德完全懂得，怎样驾驭一个人的弱点。她回自己屋里去的时候，发现格米尼伯爵夫人站在一间小客厅的门口，门开着。这屋里放有数量不多的各种藏书，伯爵夫人正拿着一本打开的书，好象看了一页，又并不觉得有趣。听到伊莎贝尔的脚步声，她抬起头来。

“啊，亲爱的，”她说，“你这么有学问，得介绍一两本有趣的书给我读啊！这儿全是说教，太可怕了。你说，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伊莎贝尔瞥了一眼她给她看的书名，但没有看清，或者没有看懂。“我想我不能给你提供什么意见，我得到了一个很坏的消息。我的表兄拉尔夫·杜歇快去世了。”

伯爵夫人扔下了书。“啊，他非常simpatico[1]。我为你感到难过。”

“有的事你还不知道，知道了会更难过呢。”

“还有什么事？你的脸色多么难看，”伯爵夫人又说，“你一定跟奥斯蒙德在一起。”

半个小时以前，伊莎贝尔如果听到别人说，她指望得到那位大姑子的同情，她一定会十分生气。可是现在，伯爵夫人那一点泛泛的关心，已使伊莎贝尔如获至宝，这再好不过地证明了她此刻内心的苦闷。“我刚从奥斯蒙德那儿来，”她说，看到伯爵夫人那明亮的眼睛正注视着她。

“他的态度一定非常恶劣！”伯爵夫人喊道。“他是不是说，他听到可怜的杜歇先生快死的消息觉得很高兴？”

---

① 意大利文：可爱。

“他说，我到英国去是不可能的。”

伯爵夫人在涉及她的切身利益的时候，是很敏感的。她已经预见到，她在罗马的光辉日子即将结束。拉尔夫·杜歇快死了，伊莎贝尔要为他服丧，这么一来，就再也谈不到交际和宴会了。这个前景使她顿时哭丧着脸，露出了一副怪相，但这种丰富的表情是她的失望引起的唯一反应，它一眨眼就过去了。她想，归根结底，戏已经到了尾声，她的作客也早已超过期限。而且伊莎贝尔的烦恼引起了她的同情，使她忘记了自己。她看到，伊莎贝尔的苦闷是深刻的，这不仅仅在于一位表兄的死。伯爵夫人毫不犹豫地把弟妇眼中的表情跟那位使人气恼的兄弟联系了起来。她的心里几乎出现了快乐的期待，因为如果她希望看到奥斯蒙德的气焰给打下去，那么现在正是时候。当然，如果伊莎贝尔前往英国，她自己就得马上离开罗卡内拉宫，她说什么也不愿跟奥斯蒙德单独在一起。尽管这样，她还是巴不得伊莎贝尔到英国去。“亲爱的，在你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她安慰她道。“你又有钱，又聪明，又善良，你为什么不能？”

“真的为什么？我觉得我又软弱又愚蠢。”

“为什么奥斯蒙德说那是不可能的？”伯爵夫人问，那口气表示，她不能想象有这样的事。

然而在她开始提出问题的时候，伊莎贝尔退却了，她把伯爵夫人热情地握住的手抽了回来。只是她回答这询问时，毫不掩饰自己的痛苦。“因为我们在一起相亲相爱，甚至不能分开两个礼拜。”

“啊，”伯爵夫人喊了起来，但伊莎贝尔转身走了。“我要出外旅行的时候，我的丈夫只是告诉我，他不能给我钱！”

伊莎贝尔回到了卧室，在那儿踱来踱去，走了个把钟头。

有些读者也许会觉得，她这是自寻烦恼，毫无疑问，作为一个性格坚强的妇女，她未免太容易屈服了。似乎直到现在，她才充分测量到了结婚这件事的严重程度。拿目前的情况来说，结婚就意味着一个女人在必须有所选择的时候，理所当然地选择丈夫的一边。“我感到害怕，是的，我感到害怕，”她不止一次突然站住，对自己说。但是她所怕的不是她的丈夫，不是他的不快，他的憎恨，他的报复，甚至也不是她事后对自己的行为的谴责——尽管这种顾虑常常对她起着抑制作用。她怕的只是奥斯蒙德希望她留下的时候势必引起的争吵。分歧的深渊已在他们之间形成，尽管这样，他还是要求她留下，她的走引起他的恐惧。她知道，他遇到违反他意志的事，神经是异常敏感的。他对她怎么想，她知道；他可能对她说些什么，她也意识得到。虽然如此，他们已经结婚，而结婚就要求一个女人跟她的丈夫，也就是那曾经跟她一起站在圣坛前面郑重地起过誓的人，始终待在一起。最后，她倒在沙发上，把头埋进了一堆垫子里。

当她再抬起头来的时候，格米尼伯爵夫人已在她面前徘徊。她进屋来没引起注意，她那薄薄的嘴唇上有一抹奇怪的微笑，整个脸笼罩在一种含有深意的闪光中，这是一小时前所没有的。可以这么说，她本来一直坚定地站在精神的窗户后面，现在却把身子伸出来了。她开口道：“我打了门，但你没有答应。因此我冒昧进来了。我已端详了你五分钟，你显得非常痛苦。”

“是的，但是你无法安慰我。”

“你是不是愿意让我试试？”于是伯爵夫人挨着她在沙发上坐了下去。她仍然露出微笑，在她的表情中有一种难以克制的兴奋的神色。她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伊莎贝尔第一次感到，这位姑奶奶也会讲出一些真正具有人性的话来。她的眼睛闪闪发

亮，骨碌碌转动着，有一种使人很不舒服的迷人的力量。“不管怎样，”她立即继续道，“首先，我必须告诉你，我不了解你的心情。你似乎考虑得太多，太会思前想后，因此顾虑重重。十年以前，我发现，我的丈夫的最大希望就是要使我不愉快——但近来他只是不来理睬我——那时我的想法是非常简单的！可怜的伊莎贝尔，你却不象我那么简单。”

“是的，我不那么简单，”伊莎贝尔说。

“有件事，我想让你知道，”伯爵夫人宣称，“因为我认为你应该知道。也许你已经知道，也许你早猜到了。但如果你已经知道，我能说的只是，我更加不理解，为什么你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你希望我知道的是什么？”伊莎贝尔感到了一种凶兆，她的心跳得更快了。伯爵夫人眼看会证实自己的话，单单这点就太可怕了。

但是她似乎还要卖一下关子，并不急于把牌摊开。“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我早已猜到了。难道你真的没有怀疑过吗？”

“我没有猜测过什么。我有什么好怀疑的？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这是因为你有一颗太纯洁的心。我从没见过一个女人有这么纯洁的心！”伯爵夫人喊道。

伊莎贝尔慢慢站了起来。“你要告诉我的，一定是一件可怕的事。”

“随你用什么话来形容都可以！”伯爵夫人也站了起来，脸上那股凶险的神色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可怕。她站了一会，目光中充满着决心，但在伊莎贝尔看来，这也是丑恶的。然后她说道：“我的第一位弟媳没有生过孩子！”

伊莎贝尔一愣，也目不转睛地瞧着对方。这句话是用渐降法宣布的，它还需要事实的补充。“你的第一个弟媳？”

“我想，你至少应该知道，奥斯蒙德以前是结过婚的！我从没跟你谈过他的妻子，我认为那是不合适的，或者不礼貌的。但其他关系较少的人应该跟你讲过。那个可怜的小女人活了不到三年便死了，没有生孩子。她死以后，帕茜才来到世上。”

伊莎贝尔的眉头皱了起来，嘴唇张开，苍白的脸上露出迷惘而惊异的神色。她竭力辨别着这些话的意思，总觉得它们的意义比她看到的更多。“那么帕茜不是我丈夫的孩子？”

“是你丈夫的孩子，他的亲骨肉！她不是另一个人的丈夫的孩子，但是另一个人的妻子的孩子。唉，我的好伊莎贝尔，”伯爵夫人喊道，“跟你讲话真是非得一五一十讲清楚不可！”

“我不明白，那是谁的妻子？”伊莎贝尔问。

“一个讨厌的小瑞士人的妻子，他死了。死了多久？十二年，不，十五年多了。他从来不承认帕茜小姐是他的女儿，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因此也从不理睬她，确实也没有理由要他承认，奥斯蒙德承认了，那样更好。不过，他事后得编一套鬼话，说他的妻子怎样在分娩中死了，他又痛苦又害怕，不愿看到那个小女孩，直到过了很久，才把她从保姆家里领回来。你知道，他的妻子确实死了，但那是死于另一种病，在另一个地方——在皮埃蒙特的深山里，有一年八月，她为了养病到那里去的，但她的病突然恶化，终于不治而死。因此那套鬼话完全说得过去，表面上也没有破绽，没有引起谁的注意，也没有人想去追究这件事。但我当然知道，”伯爵夫人明确地说下去，“我不用调查，你明白，我们——我是指我和奥斯蒙德——从不提这件事。你没看见他一言不发瞧我的那副神气？他这是叫我不要声

张。我也从没说过，从没对任何一个人透露过一句话，你可以相信这点，我以名誉担保，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保持沉默，直到现在这才告诉你。对于我，从开始起，我只要知道这孩子是我的侄女儿，是我兄弟的女儿就够了。至于她真正的母亲！”说到这里，帕茜这位美妙的姑母突然住口了——好象是不由自主停下来的，因为她看到了弟妇脸上的表情，仿佛那儿有着许多双眼睛在盯着她瞧，这是她从没遇到过的。

她没有说出名字来，但是这个没有说出的名字的回声，却来到了伊莎贝尔的嘴唇上，她想问，然而忍住了。她重又倒在沙发上，垂下了头。“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她问，那声音使伯爵夫人感到陌生。

“因为我再也忍不住，不能不让你知道！坦白说，亲爱的，我不能不告诉你。这些天来我心里一直憋得发慌！如果你不计较我的话，我得说，ça me dépasse①，事情就在你的身边，你怎么会不知道。对这种天真无知，我从来不愿推波助澜，我爱莫能助。为了替我的兄弟保守秘密，我一直沉默着，但是我终于忍耐不住了。不过，你知道，这不是我凭空捏造的谎话，”伯爵夫人又说，显得那么坦率，“事情千真万确，就象我讲的一样。”

“我没想到，”伊莎贝尔随即说，眼睛望着她，脸上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跟她的话完全一致。

“我相信是这样，虽然这是难以相信的。难道你从没想到，她当过他六、七年的情妇吗？”

“我不知道。我遇到过一些事，也许这就是它们的意义。”

① 法文：这使我吃惊。

“她把帕茜处置得实在巧妙，真是天衣无缝！”伯爵夫人面对着这种情形，不禁喊道。

“啊，我从没想到，从没得到这么明确的印象，”伊莎贝尔继续说，仿佛尽量在辨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象这样的事，我……我不能理解。”

她讲话时显得心神恍惚，迷惑不解。可怜的伯爵夫人似乎看到，她的揭露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她本来指望点燃一堆熊熊烈火，可现在只引起了一点火星。伊莎贝尔的反应，只是象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少女，在一本历史书上看到了一则罪恶的故事。于是她的朋友继续说道：“这不能算是她丈夫的孩子，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这跟梅尔先生毫不相干。他们已经分开很久，不可能有孩子，他到一个很远的国家去了——我想那是在南美洲吧。我不知道她还有没有别的孩子，不过如果有，也都死了。这些情况对奥斯蒙德说来是很有利的，必要的时候（也就是需要摆脱什么困难的时候），他完全可以承认那个小女孩。他的妻子死了，这一点不假，但她死了还没多久，调整一下日期是完全不成问题的——我是说，从那个时候起，没有引起过怀疑，他们也一直留神着这点。奥斯蒙德太太没有死在当地，这个世界也不想多管闲事，那么这个 poverina① 留下了他们短暂的恩爱生活的见证，并为此献出了生命，这一切难道不是最自然不过的吗？靠着改变住处——奥斯蒙德和她到阿尔卑斯山中去的时候，本来住在那不勒斯，这以后就永远离开了那里——这个小故事就轻而易举的编成了。我那死去的弟媳妇躺在坟墓里，当然没有发言权。那位真正的母亲为了保全自己的脸皮，

① 意大利文：不幸的小女人。

也放弃了对孩子的一切表面上的权利。”

“啊，可怜的女人！”伊莎贝尔喊道，突然哭了起来。她已经好久没有流眼泪，她忍受着痛苦，她不想哭。但现在眼泪却象潮水一般涌来，这使格米尼伯爵夫人再度感到了失望。

“你对她太好了，你还可怜她！”她喊道，发出了刺耳的笑声。“真的，你的行为使人捉摸不透！”

“他对他的妻子一定是虚伪的，这么快就变了心！”伊莎贝尔突然克制了哭声说。

“那就是他对你的要求——要求你走她的道路！”伯爵夫人继续道。“不过我完全同意你的话，这太快了。”

“但是对我……对我……”伊莎贝尔迟疑着，好象她没有听到这话，好象这疑问——虽然它清楚地流露在她的眼睛里——是对她自己讲的。

“他对你是忠诚的吗？亲爱的，这得看你对忠诚怎么理解了。他跟你结婚的时候，已不是另一个女人的情夫——不是那种同患难、共命运的情人了，cara mia[①]！那件事已经过去，那位夫人也已经洗手不干，或者，至少已经有所收敛，原因只有她自己知道。再说，她一向爱好面子，假装清白，弄得奥斯蒙德十分讨厌。因此你可以想象，这是什么情况——因为他不能把他的任何行为遮盖得没有一点破绽！但是整个过去还保存在他们中间。”

“是的，”伊莎贝尔机械地重复道，“整个过去还保存在他们中间。”

“过去的后半段没什么。但正如我所说，有六、七年时间，

① 意大利文：亲爱的。

他们是非常亲密的。”

她沉默了一会。“那为什么她要他跟我结婚呢？”

“啊，亲爱的，那正是她高明的地方！因为你有钱，因为她相信你会待帕茜很好。”

“可怜的女人，帕茜可并不喜欢她呢！”伊莎贝尔喊了起来。

“正因为这样，她需要一个帕茜能够喜欢的人。她知道这点，她什么都知道。”

“她会不会知道你把这一切告诉了我？”

“那得看你是不是告诉她了。她是作了准备的，你可知道，她指望靠什么来保护自己？靠你把我的话当作谎话。也许你会怀疑，你不必感到不好意思，不必瞒我。只是这一次我却没有撒谎。我讲过许多愚蠢的谎话，但是除了我自己，谁也没有受到损害。”

伊莎贝尔坐在那里，她的同伴的故事就象一个流浪的吉卜赛人拿来的一大包奇形怪状的货物，现在堆在地毯上，她的脚边，使她看得瞠目结舌。“为什么奥斯蒙德不跟她结婚呢？”她终于问道。

“因为她没有钱。”伯爵夫人对一切都能作出回答，如果她在编假话，那么她是编得很快的。“没有一个人知道，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她靠什么过日子，或者她怎么有钱买下那一切美丽的玩意儿。我相信，奥斯蒙德也不知道。再说，她也不愿意嫁给他。”

“那她怎么会爱他的呢？”

“她对他的爱不是那种想嫁给他的爱。她起先爱他，我想，那时她是愿意嫁他的，但当时她的丈夫还活着。到了梅尔先生

去见——不是去见他的祖先，因为他从来没有祖先，总之，到那时，她跟奥斯蒙德的关系已经变了，她的野心也更大了。再说，她对他从来不抱幻想，”伯爵夫人继续道，这些话使伊莎贝尔后来一想起来，就感到害怕，“她从来不会在理智上犯你们所说的那种错觉。她指望嫁一个大人物，她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个。她又是等又是找，又是策划又是祷告，但是始终没有成功。你知道，我从没把梅尔夫人看得怎么了不起。我不知道她还会有什么成就，但时至今日，她已经没什么好夸耀的了。她什么也没捞到，除了认识了不少人，可以分文不付住在这些人家里。唯一可以算是她的成绩的，就是她撮合了你和奥斯蒙德的婚姻。是的，亲爱的，这是她干的事，你不必露出这副神气，好象你还不相信似的。我注意他们已经几年了，我一切都知道，一切都知道。他们把我当草包，但是我的头脑要看透那两个人还绰绰有余。她恨我，她恨我的方法就是装得好象老是在卫护我。人家说我有十五个姘夫，她就装出大吃一惊的样子，说其中一半从未得到证实。这几年来，她一直怕我，因此人家说我坏话，造我谣言，她就非常得意。她担心我会揭她的老底，奥斯蒙德开始追求你的时候，她就威胁我。那是在佛罗伦萨他的家里，那天下午她带你到那里去，我们一起在花园喝茶，你还记得吗？她当时向我表示，要是我惹是生非，她就要照样向我报复。她自称，她可以给人讲的话，比我的少得多。那真是有趣的比较！她要讲我什么，我根本不在乎，只因为我知道你根本不理会这些。你对我本来不感兴趣，她再讲也是白搭。因此我随她爱怎么报复都成，我想她的话不可能使你大吃一惊。她最大的希望就是使自己显得那么清白纯洁，就象一朵盛开的百合花，成为社交礼节的化身。这就是她永远崇拜的上帝。你知

道，凯撒的妻子是不应遭到非议的[1]。正如我所说，她终生就是希望嫁给凯撒。那也是她不愿嫁给奥斯蒙德的一个原因，她怕人家看到她跟帕茜在一起，怕人家把她们联系起来，甚至看到她们的相似之处。她一直提心吊胆，唯恐泄露母亲的身份。她始终小心翼翼，从不让人看到她是母亲。”

“不见得，她泄漏过这种身份，”伊莎贝尔说，她听了这一切，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了。“有一天，她无意之中暴露了自己，虽然我没认出来。当时帕茜得到机会，可以攀一门阔气的亲事，但没有成功，失望使她几乎撕下了假面具。”

“啊，那正是她要摔跤的地方！”伯爵夫人喊道。“她自己失败得够惨了，因此她决心要从她的女儿那里找回补偿。”

伯爵夫人脱口而出，说了“她的女儿”几个字，这使伊莎贝尔听了全身一震，喃喃地说道：“这简直太有意思了！”她感到迷惑不解，不可思议，一时几乎忘了这件事跟她的切身关系。

“可是你不要去反对那个可怜的天真孩子！”伯爵夫人继续道。“她是很好的，尽管她的父母很糟糕。我喜欢帕茜，不是因为她是她的女儿，只是因为她已成为你的女儿。”

“是的，她已成为我的女儿。那个可怜的女人看到这情形，一定很伤心！”伊莎贝尔叹息道，然而她想到这点，脸上霎时间泛出了红光。

“我不相信她会伤心，相反，她还会高兴呢。奥斯蒙德的结婚，给帕茜带来了远大的前程。那以前，她只是住在地洞里。你可知道，那位母亲怎么想？她想，你或许会爱上这孩子，因此给她一些好处。奥斯蒙德当然不能给她一份财产。奥斯蒙德

① 据传说，罗马皇帝凯撒听到别人说他的妻子不贞，便把她休了。这不是因为他相信她有罪，而是因为他认为，凯撒的妻子是不能让人怀疑的。

实际很穷，这些事你自然都知道。啊，亲爱的，”伯爵夫人喊道，“你继承遗产是为的什么呢？”她停了一会，仿佛发现伊莎贝尔的脸色有些异样。“你现在别告诉我，你打算给她一份嫁妆。你能够那么做，但我不应该相信。你对人不要太好了。应该冷静一些，自然一些，难弄一些，心肠要狠一些，别老是思前想后的，一生中也破一次例嘛！”

“这件事非常奇怪。我想我应该知道，但是我很遗憾，”伊莎贝尔说。“我对你很感激。”

“是的，你似乎是这样！”伯爵夫人喊道，发出了讥嘲的笑声。“也许你感激，也许并不。你的态度并不象我想的那样。”

“你认为我的态度应该怎样呢？”伊莎贝尔问。

“我认为应该象一个受了骗的女人那样。”伊莎贝尔没回答什么，她只是听着，于是伯爵夫人继续道：“他们始终勾结在一起，甚至在她或者他改邪归正以后，还是这样。但是她对他始终比他对她好。他们那小小的狂欢节过去以后，他们达成了协议，今后互不相关，各干各的，但彼此还是要尽可能互相帮助。你也许要问我，这种事我怎么知道。这是我从他们的行动中觉察到的。你可以看到，女人总是比男人好得多！她给奥斯蒙德找了一个妻子，可是奥斯蒙德从没替她干过一件小事。她为他卖力，为他出谋划策，为他受苦，她甚至不止一次为他弄钱，这一切的结果却是他厌倦了她。她是一件旧衣服，有时候他还需要她，但总的说来，他可以毫不在乎地丢掉她。更重要的是，今天她已明白这点。因此你不必嫉妒她！”伯爵夫人又诙谐地补充了一句。

伊莎贝尔又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她觉得受了伤害，喘不出气来，这些新的情况使她头脑里嗡嗡直响。“我对你非常感激，”

她又说了一遍。过了一会，突然又用另一种口气说道："这一切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个问题似乎使伯爵夫人大为扫兴，超过了伊莎贝尔那感激的表情带给她的愉快。她对她的同伴大胆瞪了一眼，喊道："那不妨假定这一切都是我编出来的吧!"然而她也马上改变了口气，把手搭在伊莎贝尔的胳臂上，露出满面笑容，得意扬扬地说道："现在你还想放弃你的旅行吗?"

伊莎贝尔愣了一下，转身打算走开。但是她觉得一点力气也没有，暂时只是用一条胳膊靠在壁炉架上。她这么站了一会，然后把眩晕的脑袋扑在胳膊上，闭上了眼睛和苍白的嘴唇。

"我做错了，我不应该讲……我使你病了!"伯爵夫人惊叫道。

"啊，我必须去见拉尔夫!"伊莎贝尔哽咽着说，她没有愤怒，也没有象她的同伴所期待的那样暴跳如雷，她的语调中流露的只是无限深沉的忧郁。

第五十二章

那天晚上有一列火车驶往都灵和巴黎。伯爵夫人走后，伊莎贝尔和她的使女进行了紧急而果断的商谈，那个使女是谨慎、忠心而机灵的。这以后，伊莎贝尔考虑的除了这次旅行以外，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她必须去探望一下帕茜，她不能跟她不告而别。她还没去看过她，因为奥斯蒙德向她表示，现在还为时过早。下午五点钟，她坐车来到纳沃纳广场附近的一条小胡同中，在修道院的大门口下了车。看门的是一个和颜悦色、很会奉承的女人，她让伊莎贝尔进去了。她以前来过，是同帕茜一起来拜访那些修女的。她知道，她们都是善良的女人，她也看到，那些屋子都干干净净，舒适愉快，花园整整齐齐，冬天阳光充足，春天绿荫遍地。但她不喜欢这个地方，它使她感到窒息，甚至害怕，她说什么也不愿住在这儿。今天，她更加觉得它象一座设备完善的监狱，因为不能设想，帕茜可以任意离开它。她仿佛看到，这个纯洁的孩子笼罩在一片新的、强烈的光芒中，但是这个幻象的第二个效果，只是使伊莎贝尔向她伸出手去。

女看门人带她走进修道院的会客厅，然后进去通报，说有一位客人要见可爱的年轻小姐。客厅是一间宽敞、阴凉的屋子，陈设着全新的家具，一只洁净的大白瓷火炉没有生火，镜子下放着一束蜡花，墙上挂着一套宗教画的复制品。如果在别

的时候，伊莎贝尔会认为它不大象在罗马，倒象在费拉德尔菲亚。但是今天她没有心思想这些，她只觉得屋子空荡荡的，太安静了。过了五分钟，女看门人回来了，带来了另一个人。伊莎贝尔站了起来，以为来的是一位修女，使她大吃一惊的是，她发现迎面而来的却是梅尔夫人。效果是奇怪的，因为梅尔夫人既然已经如实地出现在她的幻觉中，她的血肉之躯反而显得这么突兀，甚至可怕，象是一幅活动的彩色画。伊莎贝尔整天都在想着她的虚伪，她的无耻，她的手腕，以及她可能有的痛苦。当她走进屋子的时候，这一切阴暗面，仿佛一下子又拥到了她的眼前。她在那儿出现本身就象提交给法庭的一种罪证，一份手迹，一件凶案的遗物，一些可怕的证据。这使伊莎贝尔感到昏眩，如果当场就需要讲话，她会一句也说不出口。幸好她没有意识到这种需要，而且事实上她也的确没什么话要向梅尔夫人说。不过，跟这位夫人来往，永远不致出现这种僵局，她的随机应变不仅足以掩盖她自己的缺陷，也能帮助别人渡过困难。只是现在她跟平时不同，她没精打采地跟在女看门人后面，伊莎贝尔一眼就看到，她今天已不能依靠她惯常运用的圆滑手段了。这邂逅在她说来是一次意外事件，她只能勉强应付一下。这使她的态度显得生硬别扭，她甚至忘了露出笑容，虽然伊莎贝尔看到，她比平时更加装模作样，但总的说来，她倒觉得，这个奇妙的女人这时反而分外自然。她从头到脚打量着伊莎贝尔，既不粗鲁，也不傲慢，倒是显得冷静温和，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联想到她们上次的会见。相反，仿佛她希望强调两次会见的不同——那时她火气太大，现在已经平静了。

"你去好了，"她对女看门人说，"过五分钟，这位夫人会打铃叫你。"说完，她向伊莎贝尔转过身来，但伊莎贝尔看到刚

才那些情形后，已不再瞧她，只顾用眼睛打量着屋子，使目光离得她越远越好。她希望不再看到梅尔夫人。“你在这里遇到我，会觉得奇怪，可能还不大高兴，”这位夫人说。“你不明白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好象我要抢在你前面似的。我承认我的行为有欠慎重，我应该先征求你的同意。”这些话没有任何隐晦曲折的含意或讽刺色彩，它们显得单纯而温和，但伊莎贝尔在惊讶和痛苦的海洋上游得太远了，她不能向自己说明，这些话包含着什么意图。“但我没有坐多久，”梅尔夫人继续道，“也就是说，我跟帕茜在一起的时间极短。我来看她，是因为今天下午我突然想到，她可能很孤单，也许甚至有些悲伤。这可能对一个小女孩是有益的，但我不大理解那些小姑娘，我说不上来。不管怎样，这是有些伤心的。因此我就来了——随便来看看。当然，我知道你会来看她，她的父亲也会来，但是我没听说，禁止其他人来看她。那位修女——她叫什么名字？凯瑟琳嬷嬷？——她没有表示反对。我跟帕茜在一起待了二十分钟，她有一间可爱的小屋子，一点也不象静修室，屋里有钢琴和鲜花。她把它布置得挺舒适，她是很有鉴赏力的。当然，这一切都跟我无关，但看到她以后，我心里觉得愉快了一些。她如果想要一个使女也可以，当然，现在她没有必要打扮。她穿一套可爱的黑衣服，还是那么迷人。后来我去看了凯瑟琳嬷嬷，她也有一间很漂亮的屋子，老实说，那些可怜的修女一点不象在修道院里。凯瑟琳嬷嬷的梳妆台又精致又漂亮，有些东西还很不寻常，象是科隆香水呢。她谈到帕茜的时候很高兴，说她们非常欢迎她来。她是一位小天使，甚至值得她们中最老的人学习。我正打算跟凯瑟琳嬷嬷告辞，看门的来报告，说有位夫人要见帕茜小姐。我当然知道，这一定是你，我就要求她让我来替她

接待你。她坚决反对——我必须把这点告诉你——说这是她的责任，她要去通报院长，非常隆重的接待你。我要求她不必惊动院长，还是让我来接待你！”

梅尔夫人这么说下去，讲得委婉动听，表现出一个掌握了谈话艺术的女人的风采。然而她的语调也有各种曲折和变化，它们什么也没逃过伊莎贝尔的耳朵，尽管她的眼睛没有看这位同伴的脸。她刚说了不多一会，伊莎贝尔就发现，她的声音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它本身就包含着完整的戏剧情节。这微妙的变调标志着一个重大的发现——在听者身上看到了跟过去判然不同的态度。梅尔夫人一刹那间已经猜到，她们之间的一切都完了，再一转眼，她又猜到了理由何在。站在她面前的已不是她一向看到的那个人，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一个已经知道了她的秘密的人。这发现是可怕的，就在她发现它的一霎间，这位完美无缺的女人声音发抖了，勇气消失了。不过这只是一霎间的事。接着，她那美好风度的意识之流又振足精神，尽量平稳地向着目的地流去了。但这只是因为她怀着一个目标，她才能讲下去。她已给击中了要害，这使她战慄，她需要运用她的全部意志，才能克服她的不安情绪。她的安全完全系于她不暴露自己。她没有暴露自己，但是她嗓音中的惊恐成分拒不屈服，这使她无能为力，她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她的自信的潮水已开始低落，她只能顺着这股水流掠过地面，滑向港口。

这一切，伊莎贝尔看得清清楚楚，就象它反映在一面明亮的大镜子里一样。这对她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它可能是一个胜利的时刻。梅尔夫人失去了勇气，看到了暴露的阴影——这本身就是一种报复，这本身就几乎是光辉的明天的第一线曙光。她

站在那里，显然望着窗外，转过了一半身子，一时沉浸在她所知道的一切中。窗外是修道院的花园，但伊莎贝尔没有看到它，没有看到含苞待放的花木和阳光灿烂的下午。她只是凭着那个新发现——它早已成为她的经历的一部分，现在只是通过那个女人呈现在她面前，而这个女人的脆弱性更使它内在的真实性暴露无遗——的微弱光线，看到了严峻而骇人的事实：她作了被玩弄、被利用的工具，她愚昧无知，任人摆布，象一块只有人的外形的木头和生铁。这一认识带来的全部痛苦，一下子又涌进了她的心灵，她的嘴唇仿佛尝到了耻辱的滋味。有一霎间，如果她转过身去说话，她会说出象鞭击一样嘶嘶出声的话来。但是她阖上了眼睛，于是那丑恶的幻象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世上那个最聪明的女人，她站在那儿，离她只有几步远，可是象最卑贱的人那样束手无策。伊莎贝尔的唯一报复就是保持沉默，让梅尔夫人陷在这前所未有的僵局中。这种状况一定使这位夫人感到太长久了，因此她终于坐了下去，她的动作无异承认她已一筹莫展。于是伊莎贝尔慢慢把眼睛转过去，俯视着她。梅尔夫人非常苍白，她的眼睛也注视着伊莎贝尔的脸。她可以看到，不论她会怎样，她的危险已经过去。伊莎贝尔决不会申斥她，决不会谴责她，也许这是为了决不想给她一个为自己辩白的机会。

“我是来跟帕茜告别的，”伊莎贝尔终于说。“我今天夜里动身去英国。”

“今天夜里动身去英国！”梅尔夫人重复了一遍，坐在那儿，仰望着她。

“我要去花园山庄，拉尔夫·杜歇快去世了。”

“啊，你一定很难过。”梅尔夫人恢复了镇静，她又有了表

示同情的机会。"你一个人走吗?"她问。

"是的，我的丈夫不去。"

梅尔夫人发出了低低的、含糊的叹息声，表示对这悲惨事件的同情。"杜歇先生从来不喜欢我，但我为他即将去世感到惋惜。你会见到他的母亲吧?"

"会，她已从美国回来。"

"她过去一向对我很亲切，但是她变了。别人也变了，"梅尔夫人说，露出了平静而高尚的悲怆表情。她停了一会，然后说道:"你又会见到可爱的古老的花园山庄了!"

"它不会给我带来许多欢乐了，"伊莎贝尔回答。

"自然，因为你正处在不幸中。但是，我见过不少房子，在我所知道的一切房子中，它是我最喜爱的一幢。我不想冒昧托你向那儿的人问好，"梅尔夫人又说，"但是我愿意向那个地方表示我的爱慕。"

伊莎贝尔转过身去了。"我得去看帕茜了，我的时间已经不多。"

她正在考虑应该从哪一个门出去，门突然开了，进来一位修女，一边露出审慎的微笑向前走来，一边在又长又大的衣袖下，轻轻搓着那双又白又胖的手。这是凯瑟琳嬷嬷，伊莎贝尔早已认识她，请她让她立即去探望奥斯蒙德小姐。凯瑟琳嬷嬷变得加倍慎重，笑容可掬地说:"她一定很喜欢见到你，我亲自带你去看她。"然后她把愉快的、谨慎的目光转向梅尔夫人。

"你可以让我再待一会吗?"这位夫人说。"坐在这儿真舒服。"

"只要你愿意，待多久都成!"那位修女向她露出了理解的笑容。

她领着伊莎贝尔走出客厅，穿过几条走廊，走上长长的楼梯。所有这些屋子都显得坚固而朴素，明亮而整洁。伊莎贝尔心想，原来这个大监狱是这样的。凯瑟琳嬷嬷轻轻推开帕茜的房门，带客人进入室内，然后面露微笑，交叉着手站在那儿，看这两个人互相拥抱。

"她看到你真高兴，"她又说道，"这对她是有好处的。"于是她小心地请伊莎贝尔坐在最舒适的椅子上，但她自己并不想坐，似乎准备告退了。"这个可爱的孩子的神气还好吗？"她又逗留了一会，问伊莎贝尔。

"她显得有些苍白，"伊莎贝尔回答。

"那是因为她看到了你，太高兴的缘故。她非常愉快。Elle éclaire la maison①，"修女说。

正如梅尔夫人所说，帕茜身着一身小小的黑衣服，也许正因为这样，她才显得苍白。"她们待我非常好，她们什么都考虑到了！"她喊道，仍保持着原先的习惯，喜欢说一些让人感到高兴的话。

"我们没有一刻不想到你，你给了我们一种美好的责任，"凯瑟琳嬷嬷说，她的口气让人觉得，仁慈在她已是一种习惯，而她的义务则是忍受一切烦恼。这在伊莎贝尔听来象铅块一样沉重。它代表着放弃个性，承认教会的权威。

凯瑟琳嬷嬷走后，帕茜跪在伊莎贝尔面前，把头扑在继母的膝上。伊莎贝尔轻轻拍着她的头发，这样过了一会，帕茜站起来，转过脸去，环顾着屋子。"您觉得我布置得好吗？家里的一切我这里都有。"

---

① 法文：她照亮了整个修道院。

“布置得很漂亮，你在这里很舒服。”伊莎贝尔简直不知道对她怎么说好。一方面，她不能让她想到，她是来可怜她的，另一方面，装得为她高兴，那不啻是无情的嘲笑。因此过了一会，她又简单地说道：“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我要到英国去了。”

帕茜那白皙的小脸蛋变红了。“到英国去！不再回来吗？”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啊，我很遗憾，”帕茜用微弱的声音说。她的话似乎表示她无权提出意见，但她的声调却包含着深刻的失望。

“我的表兄杜歇先生病得很重，他也许会死。我得去看看他，”伊莎贝尔说。

“哦，是的，您对我说过，他活不长了。当然，您应该去。爸爸也去吗？”

“不，我一个人走。”

女孩子暂时没说什么。伊莎贝尔常常感到纳闷，不知她对她父亲和他妻子那种明显的关系是怎么想的。她从没流露过一个眼色或者一句话，表示她认为这种关系存在着缺陷，是不够亲密的。伊莎贝尔知道，她在思索，她一定相信，世上有些夫妇的关系比这亲密得多。但是哪怕思想，帕茜也是很谨慎的，她既不愿责怪她那温柔体贴的继母，也不愿批评她那位庄严肃穆的父亲。她的心也许感到窒息，仿佛她蓦地看到，修道院教堂内那一大幅画上的两个圣徒忽然彼此虎视眈眈、摇晃起涂满油彩的脑袋来了。但也正如处在后面这场合，她绝不会谈论这个骇人的现象一样，她竭力把她所知道的大人生活中的一切秘密，从脑海中排除出去。“您会离开我很远了，”她随即说。

“是的，会离开你很远。但那没什么，”伊莎贝尔解释道，“因为只要你在这里，我也离你一样远。”

“是的，但您能够来看我，虽然您没有经常来。”

“我没有来是因为你的父亲不让我来。今天我没带什么给你。我没有使你开心的事。”

“我不应该感到开心。那不是爸爸所希望的。”

“那么我在罗马还是在英国，几乎算不得什么了。”

“您很不愉快，奥斯蒙德夫人。”帕茜说。

“不很愉快。但那没什么。”

“我也这么对自己说。那算得什么？但是我希望我能出去。”

“确实，我也这么希望。”

“不要把我留在这儿吧，”帕茜温和地继续说。

伊莎贝尔沉默了一会，她的心跳得很厉害。“你愿意现在跟我走吗？”她问。

帕茜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她。“是爸爸叫您来带我出去吗？”

“不，这是我自己的意思。”

“那么我想我还是等一下好。爸爸没要您带信给我？”

“我想，他不知道我来。”

“他认为我在这里还住得不够，”帕茜说。“但我够了。这里的人对我都很好，那些小女孩还常来看我。有一些还很小，都是非常可爱的孩子。还有我的房间——您已经亲眼看到了。这一切都很好。但我住得够了。爸爸希望我反省一下，我已经反省得相当多。”

“你反省什么？”

“我想，我永远不应该使爸爸不愉快。”

“这是你以前已经明白的。”

“是的，但我比以前更明白了。我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

愿意做，”帕茜说。然而她听到自己这些话，那深深的、纯洁的红晕顿时涌上了她的脸颊。伊莎贝尔看到了它们的意义，她知道，可怜的女孩子已被征服。爱德华·罗齐尔先生保留着他那些珐琅制品，这还是对的！伊莎贝尔注视着她的眼睛，看到那里主要包含着希望获得谅解的祈求。她把手放在帕茜的手上，似乎要让她知道，她这么看她并没有轻视她的意思，因为女孩子的短暂反抗（虽然这只是无声的、温和的反抗）的结束，只是标志着她对客观实际的承认。她不想责备别人，但她责备自己，她看到了现实。她缺少跟现实斗争的意志，在庄严的禁闭生活中，她感受了沉重的压力。她向权威俯下了美好的头，只是要求权威慈悲为怀。是的，爱德华·罗齐尔保留了一些东西，那是完全对的！

伊莎贝尔站了起来，她的时间已经有限。“那么再见，”她说，“我今天晚上就离开罗马。”

帕茜拉住她的衣服，女孩子的脸色突然变了。“您的神色有些奇怪，您使我害怕。”

“不要怕，我不会给人带来危害，”伊莎贝尔说。

“也许您不再回来啦？”

“也许是吧。我现在没法告诉你。”

“啊，奥斯蒙德夫人，您千万别丢下我啊！”

伊莎贝尔现在看到，她已猜到了一切。“亲爱的孩子，我能为你做什么呢？”她问。

“我不知道，但我想起您就觉得愉快一些。”

“你可以经常想起我。”

“但您离我那么远。我感到有些害怕，”帕茜说。

“你怕什么？”

"怕爸爸——有一点儿怕。还有梅尔夫人。她刚才还来看过我呢。"

"你不应该说这种话，"伊莎贝尔提醒她。

"啊，我愿意做他们要我做的一切。只是如果您在这儿，我做起来会轻松一些。"

伊莎贝尔想了想。"我不会抛弃你，"她最后说。"再见，我的孩子。"

于是她们彼此默默拥抱了一会，象两个姐妹一样。然后帕茜沿着走廊，把客人一直送到楼梯口。"梅尔夫人刚才来过，"帕茜一边走一边说。由于伊莎贝尔没有回答什么，她突然又道："我不喜欢梅尔夫人！"

伊莎贝尔迟疑了一会，然后站住了。"你绝对不应该说……说你不喜欢梅尔夫人。"

帕茜诧异地望着她，但诧异对帕茜说来，永远不成为不服从的理由。"我再也不说了，"她顺从地回答。到了楼梯口，她们必须分手了，因为帕茜得服从那温和的、但十分明确的纪律，这纪律中的一条就是她不能下楼。伊莎贝尔下楼去了，到了底下，那个女孩子还站在上面。"您会回来吗？"她喊道，那声音是伊莎贝尔后来所不能忘记的。

"会的，我会回来的。"

凯瑟琳嬷嬷在下面迎接伊莎贝尔，送她到客厅门口，两人站在门外谈了一会。"我不想进去了，"修女说。"梅尔夫人在等着你。"

听到这话，伊莎贝尔愣了一下，她几乎想问，修道院还有没有别的出口。但是略一思忖，她还是觉得，不能把她想回避帕茜的另一位客人的愿望泄露给那位可敬的修女。她的同伴把

手轻轻握住她的胳膊，用聪明而仁慈的眼睛看了她一会，非常亲热地用法语对她说："Eh bien, chére Madame, qu'en pensez-vous?" ①

"我丈夫的女儿吗？哦，那说来话长。"

"我们认为那已经够了，"凯瑟琳嬷嬷明确地说。然后她推开了客厅的门。

梅尔夫人仍坐在那里，跟伊莎贝尔离开的时候一样，仿佛沉浸在思索中，一动也没动过。凯瑟琳嬷嬷让伊莎贝尔进去以后，关上了门。这时梅尔夫人站了起来，伊莎贝尔看到，她考虑得有点眉目了。她已恢复了平静，又充分掌握了她的应付能力。"我觉得我应该等你一下，"她温文有礼地说。"但那不是谈帕茜的事。"

伊莎贝尔有些纳闷，不知她想谈什么。过了一会，她不顾梅尔夫人的话，回答道："凯瑟琳嬷嬷说，那已经够了。"

"是的，我看也够了。我还有句话要问你，那是关于可怜的杜歇先生的，"梅尔夫人道，"你是不是相信，他真的已危在旦夕了？"

"我不知道，我只收到了一份电报。遗憾的是它只是说可能。"

"我想问你一个奇怪的问题，"梅尔夫人说。"你是不是非常喜欢你的表兄？"她笑了笑，笑得跟她的问题一样奇怪。

"是的，我很喜欢他。但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梅尔夫人迟疑了一会。"这是很难解释的。我想起了一些你不会想起的事，我愿意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你的表兄帮过你一

---

① 法文：亲爱的夫人，你觉得怎么样？

个大忙，你从没猜到过吗？”

“他对我的帮助很多。”

“是的，但是有一件事比其他一切都重要。他使你成了一个富裕的人。”

“他使我……？”

梅尔夫人似乎觉得自己胜利了，更加信心百倍地说下去：“他赋予了你特殊的光辉，使你可以获得美满的婚姻。归根结底，你应该感谢的是他。”她停住了，因为伊莎贝尔的眼睛中出现了一种异样的神色。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那是我姨父的钱。”

“是的，那是你姨父的钱，但那是你表兄的主意。他说服了他的父亲，要他这么做。亲爱的，那可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呢！”

伊莎贝尔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她觉得，今天好象生活在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中。“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讲这些话！我不明白你知道什么。”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是在猜测。但那件事我猜对了。”

伊莎贝尔走到门口，开了门，手扶着门闩，站了一会。然后发出了她唯一的报复：“我相信，我应该感谢的是你！”

梅尔夫人垂下了眼睛，站在那里，似乎为自己因赎罪而受的痛苦感到自豪。“你很不幸，我知道。但我更加不幸。”

“是的，这我能相信。我但愿我永远不再看见你。”

梅尔夫人抬起眼睛来。“我要到美国去了，”她平静地说，这时伊莎贝尔走出了屋子。

第五十三章

伊莎贝尔在查林十字架广场走下巴黎的邮车以后，便倒进了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的怀抱——或者至少倒进了她的手中。这时她心中出现的不是惊讶，而是一种感激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其它场合下，势必会以欢笑的方式表现出来。她在都灵打了个电报给这位朋友，那时她还不能肯定，亨利艾塔会来接她，只是觉得，她的电报会起一些促进作用。从罗马动身以后，在漫长的旅途中，她心里一直十分空虚，只觉得前途茫茫，不堪设想。一路上她什么也没看到，尽管她经过的那些国家正当春光明媚、花红柳绿的季节，她还是闷闷不乐。她的思想遵循着自己的轨道，在一片片离奇的、灰暗的、荒凉的土地上徘徊，那里没有季节的变化，有的似乎只是永恒的沉闷的冬季。她想得很多，但充斥在她心头的不是回顾，也不是明确的意志。那是互不连贯的一些幻象，从回忆或希望中突然迸发的一些微弱的闪光。过去和未来任意更换着，她看到的只是一些倏忽变化的幻影，它们按照自己的逻辑在来来去去。她想起的那些事情是奇怪的。有时她看到了内情，有时她却只看到了跟她密切相关的一部分，那给遮暗的部分使她觉得，生活象是用残缺不全的牌在打惠斯特。事物的真相，它们的相互关系，它们的意义，主要是它们那骇人的面目，在她眼前升起，堆成了一个庞大凌乱的建筑群。她想起了千百件小事，它们带着自发的颤慄跳进

了生活。那是说，她在当时认为它们是小事，现在她却看到，它们象铅一般沉重。然而即使现在，它们毕竟还是小事，因为哪怕她理解了它们，那又有什么用呢？看来今天已对她毫无用处。全部目的，全部意志都中止了，全部愿望也中止了，只剩下了一个愿望，就是走向她一心向往的避难所。花园山庄是她的出发点，回到那些裹在帷幔中的屋子里去，至少是暂时的解脱。她带着充沛的精力离开那里，她又要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到那里。如果这个地方以前使她得到休息，那么它现在也应该是一个可靠的归宿。她嫉妒拉尔夫的即将死去，因为如果一个人想休息，那是最美满的休息。永恒的停止，一切的捐弃，任何意识的丧失——这前景就象在赤日炎炎的土地上，找到一间阴凉的房间，跳进大理石浴缸，洗一个冷水浴那么甜蜜。

确实，在离开罗马后的旅途中，她有时几乎就象死去一样。她坐在她的角落里，一动不动，除了意识到在随着车子移动以外，没有任何感觉，也没有任何希望和悔恨，她使自己想起附着在伊特鲁里亚人① 墓穴上的死者的塑像。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抱恨的——一切都过去了。不仅她那愚蠢的时期，而且那后悔的时期，似乎早已成为明日黄花。唯一遗憾的是，梅尔夫人竟那么……那么不可思议。伊莎贝尔的想象正是停留在这里，因为她确实不能理解，梅尔夫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不论怎样，应该让梅尔夫人本人去抱恨终生，她说她要去美国，那么毫无疑问，她到了那里会这么做。这跟伊莎贝尔已经无关，她只有一个印象，就是她再也不会见到梅尔夫人了。这个印象把她带进了未来，对这未来，她只是不时看到一些支离破碎的情景。她

① 伊特鲁里亚是公元前八世纪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古国，以雕塑和制造陶器等著称。

看到自己在那遥远的年代还保持着生机勃勃的样子，但这些启示跟她目前的心境是大相径庭的。她现在的心情是要求离开，真正的离开，离得远远的，比暗绿色的小小的英伦三岛更远，但这个权利对她来说，显然还可望而不可即。在她的心灵深处——比那捐弃人生的任何要求更深的地方，却存在着一种意识：在未来的漫长时期里，生活还是她无从捐弃的任务。有时这信念也使她受到鼓舞，几乎感到振奋。这是一种力量的证明——证明她有一天还会重新获得幸福。她生到世上来，不可能只是为了受苦，为了继续不断地、越来越多地感受生活的灾难，这不是她的命运，她毕竟还是有价值的，有才能的，不至于那样。然而她又感到疑惑，把自己想得这么美好是不是妄自尊大，是不是愚昧无知。什么时候人的价值起过保证作用呢？美好事物的毁灭，在历史上不是比比皆是吗？也许多数情况倒是越珍贵的生命越是多灾多难？大概正因为这样，人难免是要粗俗一些的。那漫长的未来掠过伊莎贝尔眼前，她看到了它那隐隐约约的影子。这是她不可回避的命运，她只能活到最后一天。于是中间那些岁月重又向她涌来，那使她心如死水的灰色幕布又把她包围了起来。

亨利艾塔吻了她，吻得象平时一样匆匆忙忙，好象生怕给人看到似的。然后伊莎贝尔站在人群中，东张西望地找她的佣人。她没有问什么，她希望等一会再说。她一眼就看到，她会得到帮助。亨利艾塔在这里，这使她太高兴了。到达伦敦是有些可怕的。那昏昏沉沉的、烟雾弥漫的、拱顶高耸的车站，那奇怪的、青幽幽的光线，那稠密的、灰暗的、你推我挤的人群，使她的神经感到紧张，不觉紧紧挽住了那位朋友的胳膊。她记得，她过去曾喜欢过这些场面，它们似乎是一个伟大的奇景的

一部分，那里包含着使她振奋的东西。她想起五年前的冬天，她怎样在暮色苍茫中漫步走出尤斯顿车站，来到熙来攘往的大街上。今天她已不可能那样了，这一切变成了另一个人的经历似的。

"你终于来了，这太好了，"亨利艾塔说，一边看着她，仿佛觉得，伊莎贝尔会对这句话提出抗议一般。"要是你不来……要是你不来……好吧，我不知道，"斯塔克波尔小姐说，对她可能的反驳作了不祥的暗示。

伊莎贝尔张望着，没有看到她的使女。然而她的眼睛发现了另一个人，她觉得好象见过这人，过了一会，她便认出了班特林先生那张和蔼的脸。他站在稍远的地方，这倒不是由于人群的拥挤，使他不得不退后几步，这是由于他的谨慎，故意避开一些，以免妨碍两位女士的拥抱。

"那是班特林先生，"伊莎贝尔轻轻说，把话岔开了，似乎已把寻找使女的事暂时忘记了。

"是的，他到东到西陪着我。到这儿来，班特林先生！"亨利艾塔喊道。于是那位殷勤的单身汉含笑走了过来，不过由于当时的严重情况，那是一种克制的笑。"她来了，这是不是太好了？"亨利艾塔问。接着又道："他一切都知道，我们还争论了好久，他说你不会来，我说你会。"

"我还以为你老是同意呢，"伊莎贝尔回答，笑了笑。她觉得她现在可以笑了，她一下子就从班特林先生那对勇敢的眼睛中看到，他有好消息告诉她。它们似乎在说，他希望她能记得，他是她的表兄的老朋友，他明白一切都很好。伊莎贝尔向他伸出手去，她觉得他完全象一个无可指责的美好的骑士。

"对，我老是同意，"班特林先生说。"但是你知道，她

常常跟我抬杠。”

“我不对你说过，使女是个累赘吗？”亨利艾塔问。“你那位小姐可能还呆在加来呢。”

“我并不担心，”伊莎贝尔说，看看班特林先生，她从来没有觉得他这么有趣。

“跟她呆在这儿，我去看看，”亨利艾塔命令道，留下他们两个走了。

他们站在那儿，起先谁也没说话，后来班特林先生问伊莎贝尔，过海峡的时候怎么样。

“天气很好。不，我想风浪还是很大，”伊莎贝尔说，她的话显然使他有些惊讶。接着，她又说道：“我知道你到过花园山庄。”

“请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不上来，大概你的神色说明你到过那儿。”

“你认为我的神色很悲伤吗？因为那儿现在很悲伤。”

“我不相信你有过悲伤的神色。你的神色非常亲切，”伊莎贝尔说，露出了十分自然的坦率的脸色。她似乎感到，她再也不必局促不安了。

然而可怜的班特林先生还处在这个低级阶段。他把脸涨得通红，笑着对她说，他的心情常常很阴郁，每逢他心情阴郁的时候，他是很可怕的。“真的，你可以问斯塔克波尔小姐。两天前我到花园山庄去过。”

“你看到我的表兄吗？”

“只见了一面。但是常常有人去看他，前天沃伯顿还在那里。拉尔夫除了躺在床上，脸色非常不好和不能说话以外，一切都跟往常一样。”班特林先生一口气说下去。“不过他还是非

常乐观，爱说笑话。他也象过去一样聪明。那是十分伤心的。”

即使在拥挤、嘈杂的车站上，这幅简单的画面还是很动人的。“那是最近的事吧？”

“是的，我是特地去的。我们觉得你可能想知道。”

“我非常感激。我今天晚上就去行吗？”

“我想，她不会让你去，”班特林先生说。“她要你跟她住下。我叫杜歇的仆人今天打电报给我，一小时前我在俱乐部收到了他的电报。电报说：‘平静无事’。发报时间是两点。因此你瞧，你可以等到明天。你一定非常累了。”

“是的，我非常累。我得再谢谢你。”

“噢，”班特林先生说，“我们相信，这最新消息一定会使你很高兴。”这时伊莎贝尔感到，他跟亨利艾塔毕竟是一致的。斯塔克波尔小姐带着伊莎贝尔的使女回来了。她找到她的时候，证明她是有用的。这个能干的少女在人群中非但没有惊慌失措，而且小心看管着女主人的行李，因此现在伊莎贝尔可以离开车站了。“你知道，你今晚别想到乡下去了，”亨利艾塔对她说。“不论晚上有没有火车，你都直接上我那里去，我住在温普尔街。在伦敦找一个地方不容易，不过我还是给你安排好了。它不象罗马的宫殿，但住一夜还是可以的。”

“你希望怎样就怎样吧，”伊莎贝尔说。

“我要你来回答一些问题，这是我的希望。”

“她就是不提吃饭的事，奥斯蒙德夫人，是不是？”班特林先生诙谐地说。

亨利艾塔用沉思的目光注视了他一会。“我看你这么焦急，是自己想去吃饭了。明天早上十点钟，你到帕丁顿车站来。”

“别为我跑这一趟了，班特林先生，”伊莎贝尔说。

“他是为我跑的，”亨利艾塔宣称，一边领她的朋友走进一辆出租马车。过了一会，在温普尔街的一间宽敞阴暗的客厅里——应该说句公道话，她已在那里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她问伊莎贝尔提出了她在车站上谈到的那些问题。“你到英国来，你的丈夫有没有跟你吵闹？”这是斯塔克波尔小姐的第一个问题。

“没有，我不能说他跟我吵过。”

“那么他没有反对？”

“不，他十分反对。但那不是你所说的争吵。”

“那么是什么？”

“是非常冷静的谈话。”

亨利艾塔朝她的客人端详了一会。“这一定是很可怕的，”她接着说。伊莎贝尔并不否认这是很可怕的。但是她只限于回答亨利艾塔的问题，那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些问题都相当具体。暂时她没有向她提供新的情况。“好吧，”斯塔克波尔小姐最后说，“我只有一点要提出批评的。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答应奥斯蒙德小姐你要回去。”

“现在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伊莎贝尔回答。“但当时我是明白的。”

“如果你忘记了你的理由，那么也许你不会回去。”

伊莎贝尔等了一会。“也许我会找到别的理由。”

“你肯定永远找不到一个充足的理由。”

“如果找不到更好的理由，那么我的允诺也可以作为理由，”伊莎贝尔说。

“对，因此我才讨厌它。”

“现在不谈这个。我还有一些时间呢。离开是一件复杂的事，但回去会怎么样呢？”

“归根结底，你必须记住，他不敢跟你争吵！”亨利艾塔含有深意地说。

“不过他会的，”伊莎贝尔严肃地回答。“那不是一时的争吵，那会成为连续不断的终生争吵。”

两位女士坐在那里，琢磨着这个前景，过了几分钟，斯塔克波尔小姐按照伊莎贝尔的要求，改变了话题，突然宣称：“我到彭西尔夫人家去过了！”

“啊，邀请信终于来了！”

“是的，经过了五年才收到。但这一次是她要见我。”

“那是很自然的。”

“我想，比你知道的更自然，”亨利艾塔说，把眼睛注视着遥远的一点。然后她突然转过脸来，说道：“伊莎贝尔·阿切尔，我请你原谅。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批评了你，其实我比你走得更远。奥斯蒙德先生至少是出生在大洋那边的！”

伊莎贝尔过了一会才领会她的意思，因为它给一层谦逊的、至少是巧妙的薄纱遮盖着。伊莎贝尔的心这时没有给事物的滑稽性质所吸引，但是她的朋友引起的幻象，还是使她忍俊不禁。然而她又马上平静下来，露出过分郑重的脸色，问道：“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那么你打算抛弃你的国家啦？”

“是的，可怜的伊莎贝尔，我打算这样。我不想否认这点，我愿意面对现实。我要跟班特林先生结婚，我就得定居在伦敦。”

“这太奇怪了，”伊莎贝尔说，现在笑了。

“是的，我想是很奇怪。我是一步步走到这点的。我想我知道我所做的事，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婚姻是无法解释的，”伊莎贝尔回答。“你不必为你的结

婚寻找解释。班特林先生不是一个谜。"

"是的，他不是一个难解的谜，甚至不是那种不可捉摸的美国式幽默。他有美好的天性，"亨利艾塔说。"我已经研究了他好几年，我完全了解他。他象一份说明书一样一清二楚。他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尊重知识。另一方面，他不夸大它的作用。我有时觉得，我们在美国是夸大了这种作用。"

"啊，"伊莎贝尔说，"你真的变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指责你的祖国。"

"我只是说，我们太重视头脑的力量，这毕竟不是庸俗的缺点。但我是变了，一个女人要结婚，必然有很大的变化。"

"我希望你非常幸福。在这儿，你终于会看到一些它的内部生活了。"

亨利艾塔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我相信，那是打开秘密的钥匙。我不能容忍它把我拒诸门外。现在我跟任何人一样，具有同等的权利啦！"她又说，露出了并非做作的得意神色。

伊莎贝尔深深受到了吸引，但是她的观点中还是包含着一些忧郁的成份。亨利艾塔终于承认自己也是一个人，是一个女人，可是她却一直把她当作一堆闪闪发光的烈焰，一种没有躯体的声音。现在她不免感到失望，发现她也有个人的感受，也受七情六欲的支配，她跟班特林先生的友谊也没有跳出一般的轨道。她跟他结婚，这还是落了俗套，甚至显得有些愚蠢。一时间，在伊莎贝尔的感觉上，世界的凄凉色彩变得更为浓厚了。但是过了一会，她又想起，班特林先生本人毕竟还是与众不同的。只是她不明白，亨利艾塔怎么能够抛弃她的国家。她自己也放松了跟它的联系，但是这个国家对她，从来不如对亨利艾塔那么重要。她随即问她，她在彭西尔夫人那儿过得是否

愉快。

“哦，真的，”亨利艾塔说，“她简直不知道怎么招待我才好。”

“那很有趣吧？”

“非常有趣，因为她一向给人认为很有才能。她以为她懂得一切，可是她却不了解我这样的现代女性。要是我稍微好一点，或者稍微坏一点，在她看来都会简单得多。她简直给弄糊涂了，我相信她认为我的任务就是去干一些不道德的事。她认为我嫁给她的兄弟是不道德的，可是归根结底，那又不能算不道德。她永远不会理解我这样的混合物，永远不会！”

“那么她不象她的兄弟那么有头脑，”伊莎贝尔说。“他似乎还是理解的。”

“哪里，他也不理解！”斯塔克波尔小姐斩钉截铁地喊道。“我真的相信，他之所以跟我结婚，就是想解开这个秘密，找出它的各个因素。那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思想，它吸引了他。”

“你对这一切毫不介意，真太好了。”

“算了，”亨利艾塔说，“我也有答案要寻找呢！”伊莎贝尔看到，她没有抛弃她的忠诚，她只是在计划一次进攻。她终于要认真地来解开英国这个谜了。

然而第二天十点钟，到了帕丁顿车站，她站在斯塔克波尔小姐和班特林先生面前的时候，她看到，这位先生并没把他的女友看作难以解开的秘密。如果他还没有在一切问题上找到答案，他至少已经看到了重要的一点：斯塔克波尔小姐不是一个听人摆布的人。很清楚，在选择妻子的时候，他一直对这个缺陷保持着警惕。

“亨利艾塔告诉了我，我非常高兴，”伊莎贝尔说，向他伸

出手去。

“我敢说，你一定认为这是出乎意外的，”班特林先生回答，靠在他那精致的阳伞上。

“是的，我觉得出乎意外。”

“我比你更感到意外。不过反正我是一向主张我行我素的，”班特林先生安详地回答。

第五十四章

伊莎贝尔第二次来到花园山庄，甚至比第一次更不引人注目。拉尔夫·杜歇只雇了不多几个仆人，这些新来的人都不认识奥斯蒙德夫人，因此伊莎贝尔没有给带到自己的房间去，只是给冷冰冰地领进了客厅，让她等仆人去通报她的姨母。她等了好久，杜歇夫人似乎并不急于接见她。她终于变得不耐烦了，心里感到焦躁，甚至害怕——害怕得好象周围的一切都活起来了，好象它们都装出一副鬼脸，注视着她那副坐立不安的样子。天阴沉而寒冷，黑影密集在宽敞的棕色房间的犄角里。整幢房子非常安静，这是伊莎贝尔记忆犹新的那种安静——在她的姨父临终前的几天，这种安静就曾笼罩着整个屋子。她走出客厅，在各处溜达，来到了图书室和画廊，周围万籁俱寂，可以听到脚步的回声。一切都没有变，她仍依稀认得几年前看到过的事物，仿佛昨天她还站在这里。她忌妒那些贵重"物品"的稳定性，岁月不会给它们带来丝毫变化，只会使它们的价值逐年提高，但与此同时，它们的主人却在一点一点地失去自己的青春、幸福和美貌。她想起，她的姨妈到奥尔巴尼来看她的那一天，也曾在屋里这么走来走去。然而从那时到现在，她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那时还只是个起点。她蓦地又想到，要是莉迪亚姨妈那天不是那样来看她，不发现她孤零零地坐在那儿，也许一切都会不同。她的生活可能是另一副样子，今天她可能会愉快

一些。她在画廊中一幅小小的水彩画前站住了，那是波宁顿①的珍贵美丽的作品，她对它注视了好久。但她不是在看画，她是在思忖，如果她的姨妈那天不到奥尔巴尼来，她会不会嫁给卡斯帕·戈德伍德。

杜歇夫人终于来了，这时伊莎贝尔刚好回到凄凉的大客厅里。她老得多了，但眼睛还象过去一样明亮，头也还是抬得高高的，薄薄的嘴唇似乎包含着各种潜在的意义。她穿着一套小小的灰色衣服，打扮朴素大方，伊莎贝尔正如初次见到她的时候一样，说不清楚这位与众不同的姨母究竟是象执政的王后，还是象监狱的女看守。她的嘴唇贴到伊莎贝尔那炽热的面颊上去的时候，她觉得它们确实很薄。

"我使你久等了，因为我一直陪着拉尔夫，"杜歇夫人说。"护士去吃午饭，我只得替她一会儿。他有一个仆人，名义上是照料他的，实际没什么用，这家伙老是把脸对着窗外，好象那儿有什么可看似的！我不想动，因为拉尔夫仿佛睡着了，我怕我一动会吵醒他。我等护士来了才走，我记得你是熟悉这屋子的。"

"我发现我对它比我想象的更熟悉，我刚到各处走了一会，"伊莎贝尔回答。然后她问，拉尔夫的睡眠多不多。

"他躺在那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睡着了。"

"我可以见他吗？他能跟我说话吗？"

杜歇夫人没有明确说明，只是讲了一句："你不妨试试。"然后她提议，带伊莎贝尔到她的房间去。"我以为仆人已带你

① 理查德·帕克斯·波宁顿（1802—1828），英国风景画家，以格调清新、色彩鲜明闻名。

去了，但这不是我的屋子，这是拉尔夫的，我真不知道，这些仆人在干什么。他们至少应该已把你的行李拿进去了吧，我想你不会带很多东西。不过我不管那些。我相信，他们给你收拾的就是你以前住过的房间，拉尔夫听说你要来，就关照一定得让你住那一间。"

"他还说过别的没有？"

"啊，亲爱的，现在他不象过去那么话多了！"杜歇夫人喊道，一边领甥女上楼。

那是同一间屋子，看样子，自从伊莎贝尔离开以后，还没人住过。她的行李已在屋里，东西不多。杜歇夫人坐了一会，打量着它们。"是不是真的没有希望了？"伊莎贝尔问，站在她的姨母面前。

"毫无指望了。其实从来也没有过。那不是顺利的一生。"

"是的，但那是美丽的一生，"伊莎贝尔不觉又跟姨母抬杠了，她那冷冰冰的态度使她气恼。

"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没有健康就谈不到美丽。旅行时穿那样的衣服很奇怪。"

伊莎贝尔看了看自己的衣服。"我接到电报后一小时就离开了罗马，我搭的是第一列驶出的火车。"

"你两个姊姊在美国，希望知道你穿得怎样。她们关心的主要就是这点。我无法告诉她们，但她们的想法看来还是对的，她们认为你穿的不外是黑锦缎那类东西。"

"她们把我想得比实际华丽，我不敢告诉她们真实情况，"伊莎贝尔说。"莉莲写信给我，说你到她家去吃过饭。"

"她请了我四次，我去了一次。我如果去两次，她就不会再请我了。那顿饭很丰盛，一定化了她不少钱。她的丈夫一点

不懂礼貌。我在美国愉快不愉快吗？为什么非得愉快不可？我不是去玩的。”

这是一些有趣的话题，可惜杜歇夫人很快就走了。半小时后用午餐的时候，她才跟她的外甥女重新见面。这时，两位妇女面对面坐在忧郁的餐厅里，吃一些简单的食物。过了一会，伊莎贝尔发觉，她的姨母并不象表面那么淡漠，她过去对这个可怜的女人的缺乏表情，她的不知后悔和失望，曾给予过同情，现在这种同情又回来了。她觉得，如果她今天能够感到失败，感到错误，感到哪怕一丁点儿的惭愧，她无疑会从中得到一些幸福。她不知道，她是否在为自己失去意识上丰富多采的表现而暗自惆怅，是否心中在跃跃欲试，或者寻求着生活的某些余味，盛宴的某些残渣，愿意公开自己的痛苦，或者从悔恨中取得一些凄凉的乐趣。另一方面，她也许有些害怕，一旦她开始明白她需要后悔，事情会弄得不可收拾。然而伊莎贝尔可以看到，她已隐隐意识到她失去了什么，她看到了自己的未来，那只是一个空虚地度过了一生的老妇人。她那小小的严峻的脸笼罩着一层悲惨的阴影。她告诉她的甥女，拉尔夫还是躺着没动，但是也许他可以在晚饭前见她。过了一会，她又说，前天他还会见了沃伯顿勋爵。这个消息使伊莎贝尔有些吃惊，因为这似乎说明，这个人就在附近，他们会无意之中碰到。这样的邂逅不会是愉快的，她不是到英国来跟沃伯顿勋爵打交道的。她随即对姨母说，他对拉尔夫非常亲切，她在罗马看到了这些情形。

“他现在有别的事要考虑了，”杜歇夫人回答。然后她沉默了，她的目光象锥子一样锐利。

伊莎贝尔看到，这是含有深意的，她立刻猜到了她的意思。但她隐瞒着自己的猜想，她的心跳得更快了，她希望获得时间

让自己安静下来，因此回答道：“可不是，他是上议院的议员，这些事够他忙的了。”

“算了，他考虑的不是政治，是夫人。至少是一位夫人，他告诉拉尔夫，他定了亲，要结婚了。”

“啊，要结婚了！”伊莎贝尔轻轻喊了一声。

“除非他撕毁婚约。他认为，拉尔夫听了这话会感到高兴。可怜的拉尔夫，他不能去参加婚礼了，尽管我相信，婚礼很快就会举行。”

“新娘是谁呢？”

“一位贵族小姐，名叫弗洛拉或者费利西娅，我记不清了。”

“我很高兴，”伊莎贝尔说。“这一定是很快决定的。”

“我相信相当快，求婚只化了三个礼拜。它还刚才公开。”

“我很高兴，”伊莎贝尔又说一遍，加重了语气。她知道，她的姨母在观察她——寻找某种她想象中的感伤的迹象。为了不让她的同伴看到这方面的任何现象，她竭力用十分满意的口气，那种几乎表示宽慰的口气说话。杜歇夫人当然按照传统观念，认为女人哪怕已经嫁人，还会把过去的情人的结婚，看作对自己的冒犯。因此伊莎贝尔首先需要表示，不论别人怎样，她现在并不感到不快。但同时，正如我所说，她的心跳得更厉害了，如果说她暂时陷入了沉思——她立即忘记了杜歇夫人对他的观察——那么这不是因为她失去了一位追求她的人。她的想象力飞过了半个欧洲，气喘吁吁地、甚至有些哆嗦地来到了罗马城里。她看到自己向丈夫报告道，沃伯顿勋爵即将结婚了。她当然没有意识到，在她进行这项智力活动的时候，她的脸色多么苍白。但是她终于定下神来，对姨母说道：“当然，他是迟早

会结婚的。”

杜歇夫人没有作声，接着她蓦地把头一摇。“啊，亲爱的，你叫我不能理解！”她突然喊道。她们默默地用着午餐，伊莎贝尔觉得，仿佛她听到了沃伯顿勋爵的死讯。她所认识的他只是她的追求者，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

对可怜的帕茜说来，他也死了，但他可能活在帕茜的心里。一个仆人在旁边逗留着，最后杜歇夫人把他打发走了。她已吃完午餐，合抱着双手，靠在桌子边上。仆人走后，她对伊莎贝尔说：“我想问你三个问题。”

“三个太多了。”

“少一个也不行，我已经想过了。那都是善意的问题。”

“那正是我所害怕的。最善意的问题往往是最坏的，”伊莎贝尔回答。杜歇夫人把椅子推后一些，伊莎贝尔也离开餐桌，有意识地走到深深的窗口。她的姨母用眼睛盯着她。

“你没有嫁给沃伯顿勋爵，有没有感到过后悔？”杜歇夫人问。

伊莎贝尔慢慢摇着头，笑道：“没有，亲爱的姨妈。”

“好。我应该告诉你，我愿意相信你的话。”

“你的信任对我是巨大的鼓舞，”伊莎贝尔回答，仍然笑着。

“鼓舞你撒谎？我可不主张你那么做，因为我听到谎报事实的时候，我会象一只有毒的耗子那么危险。我不想夸口，但你的事，我没有讲错。”

“那是我的丈夫不能跟我和好相处，”伊莎贝尔说。

杜歇夫人说：“我早知道他是这么一个人。但是我认为，我没有对你幸灾乐祸，”然后又继续道：“你是不是还喜欢塞兰娜·

梅尔？"

"不象从前那么喜欢她。不过这事现在已没多大意思，因为她到美国去了。"

"到美国去？她一定干了见不得人的事。"

"是的，干了一件很坏的事。"

"我可以问那是什么吗？"

"她利用了我。"

"啊，"杜歇夫人喊了起来，"她也利用了我！她利用所有的人。"

"她还想利用美国呢，"伊莎贝尔说，又笑了笑。她很高兴，姨母的问题终于问完了。

直到那天晚上，她才见到拉尔夫。他睡了一天，或者至少昏迷不醒地躺了一天。医生在那儿，但过了一会他就走了。这是当地的医生，护理过他的父亲，拉尔夫喜欢他。他一天来三、四次，对这位病人非常关心。拉尔夫也请马修·霍普爵士来看过病，但是他讨厌这个大人物，因此请他的母亲通知他，他现在快死了，不再需要医疗上的帮助。杜歇夫人简单地写信通知马修爵士，说她的儿子不喜欢他。在伊莎贝尔到达的那天，我已讲过，拉尔夫接连好几个钟头毫无动静，但到了晚上，他抬起头来，说他知道她来了。他怎么知道的，不大清楚，因为当时怕惊吵他，谁也没把这事告诉他。伊莎贝尔走了进来，坐在他床边暗淡的光线中，屋里只有墙角上点着一支有罩的蜡烛。她告诉护士可以走了，今天晚上的其余时间由她坐在这里陪他。他睁开眼睛，认出了她，伸出手来，无力地把它搁在身旁，让她可以握住它。但他不能说话，他又闭上了眼睛，始终没有动一下，只是继续握着她的手。她在他旁边坐了

很长时间——直等护士回来才走，但他再没表示什么。也许他正在她的看护下慢慢离开世界，他已经成了死亡的化身和象征。在罗马，她认为他已不久于世，现在更坏了，不可能再有什么转机。他的脸显得异常安详，跟匣子的盖一样静止不动。他仿佛只剩了一架骨骼。在他睁开眼来欢迎她的时候，她看到的只是深不可测的空虚。护士要到午夜才回来，但那漫长的时刻在伊莎贝尔心头只是短短的一瞬，她正是为了这个来的。如果她只是来等待的，那么她的机会很多，因为他在充满感谢的沉静中躺了三天。他认出了她，有时似乎还想说话，但是他发不出声音。然后他又闭上眼睛，仿佛他也在等待着什么——等待着那必然要来的事。他这么安静，毫不动弹，她觉得，似乎那必然要来的事已经到来，然而她从未失去他们仍在一起的意识。但他们不是始终在一起，有些时刻，她在这幢空虚的屋子里漫步，听到了不属于拉尔夫的另一个声音。不安时常伴随着她，她觉得她的丈夫可能写信给她。但是他保持着沉默，她只收到了格米尼伯爵夫人从佛罗伦萨寄来的一封信。然而第三天晚上，拉尔夫终于开口了。

"我今晚觉得好一些，"他突然喃喃地说，她这时正在寂静无声的昏暗中守护着他。"我想我可以讲讲话了。"她在他的枕头旁边跪了下去，握住他那枯瘦的手，请求他不要用力——不要使自己累着。他的脸必然是严峻的，它已不能运用肌肉来表现微笑，但是它的主人对这种不和谐的状态显然还没有丧失知觉。"我就可以永远休息了，累一点有什么相干呢？这已经是最后一次，用一点力气是没有害处的。人们在到达终点以前，不是总觉得好一些吗？我常常听得人家这么说，这正是我现在所等待的。自从你到了这里，我知道这终点快来了。我已试过两

三次，我怕你老坐在这儿，会感到厌倦。”他讲得很慢，有着痛苦的间歇和长时间的停顿，他的声音似乎来自遥远的地方。每逢他停止的时候，便把脸转向伊莎贝尔，睁着那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她的眼睛。“你能来，这真是太好了，”他继续说。“我估计你会来，但我没有把握。”

“直到我来以前，我自己也没把握，”伊莎贝尔说。

“你象天使一般坐在我的床边。你知道，人们常常谈到死的天使，那是一切天使中最美的一位。你就象这么一位天使，仿佛你在等待着我。”

“我不是在等待你死，我等待的是……是这个时刻。这不是死，亲爱的拉尔夫。”

“对你说来当然不是。看到别人死，是最能使我们感到充满生命力的。那是生命的感觉——感到我们还留在世上。我有过这种感觉，是的，连我也有过。但现在我已无能为力，我只得把它让给别人了。对于我，它已经过去了。”接着，他停顿了一下。伊莎贝尔的头俯得更低了，终于扑在她的双手上，这两只手紧紧握住了他的手。现在她不能看到他，但是他那遥远的声音萦绕在她的耳边。“伊莎贝尔，”他突然继续道，“我希望对你说来，一切都已过去。”她没有回答什么，她在呜呜咽咽地哭泣。她一动不动，把脸埋在手上。他静静地躺着，听着她的啜泣声，最后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呻吟。“啊，你为我做了什么哟！”

“你又为我做了什么啊？”她喊道，她的姿势把她现在那种极端激动的情绪掩盖了一部分。她抛开了一切羞耻，她不再想掩盖事实。现在他可以知道了，她希望他知道，因为这使他们完全结合在一起，而且他已超越了痛苦的感觉。“你做过一件事——你自己知道。唉，拉尔夫，一切都来自你！我给你做了什么

——今天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只要你能活，我愿意替你去死。但是我不能指望你活，为了不致失去你，我但愿跟你一起死。”她的声音象他的一样，也是断断续续的，充满了眼泪和痛苦。

“你不会失去我，你会保留着我，保留在你的心中。你会感到我比过去更亲密。亲爱的伊莎贝尔，活着更好一些，因为生活中有爱。死虽然好，但死中没有爱。”

“我没有说过一句感谢你的话……没有说过……我太对不起你了！”伊莎贝尔继续道。她多么想放声大哭，多么想谴责自己，让忧郁把她吞没。现在她的一切烦恼汇集在一起，变成了这眼前的痛苦。“你对我有过什么想法？然而我怎么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因为多亏世上有的人不象我这么糊涂。”

“不要去管别人，”拉尔夫说。“我想我对人们没有什么留恋。”

她抬起头来，举起握紧的双手，仿佛在对着他祈祷。“那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她问。

“你是不是真的糊涂吗？哦，不，”拉尔夫说，竭力运用着自己的机智。

“我问：是不是你使我变成了富人——我的一切是不是都是你的？”

他别转了头，一时没说什么。最后才道：“别再提那些了——那不是愉快的事。”他慢慢又把头转了回来，他们重新脸对着脸，互相注视着。“要不是那样……要不是那样……”他停了一下，然后哽咽着说道：“我相信是我害了你。”

她充分意识到，他已感觉不到痛苦，这个世界跟他的联系即将断了。但是哪怕她不意识到这点，她还是要讲，因为现在她

一切都不考虑，只知道一件事，这件事不完全是痛苦的，这就是他们一起面对着真实。"他是为了钱跟我结婚的，"她说。她希望把一切都讲出来，唯恐她来不及讲完，他就死了。

他注视了她一眼，那呆滞的眼睛第一次垂下了眼睑。但过了一会，他又抬起眼睛来了。"他当时是非常爱你的，"他回答。

"是的，他爱过我。但是如果我没有钱，他不会跟我结婚。我说这话，不是想伤你的心。我怎么能那样呢？我只是要你了解一切。我一直瞒你，不让你知道真相，但现在都过去了。"

"我一直是了解的，"拉尔夫说。

"我相信你了解，只是我不愿让你知道。但现在我愿意了。"

"你没有使我伤心——你使我非常高兴。"拉尔夫说这话时，声音显得非常愉快。她又俯下头去，把嘴唇贴在他的手背上。"我一直是了解的，"他继续说，"虽然那是这么奇怪——这么令人惋惜。你要亲自见识世界，但是你办不到，你的希望使你受到了惩罚。习惯势力的磨臼辗磨着你！"

"是的，我受到了惩罚，"伊莎贝尔抽抽搭搭地说。

他听了她一会，然后继续道："你到这里来，他有没有刁难你？"

"他对我百般刁难。但是我不怕。"

"那么你们中间一切都完了？"

"不，我觉得什么也没完。"

"你还要回到他那里去吗？"拉尔夫气喘吁吁地说。

"我不知道——我还不能肯定。我要尽可能在这里住下去。我不愿意想——我不需要想。除了你，我什么都不考虑，目前这就是一切。这还有一些日子呢。我在这儿跪在地上，看着你在我的怀抱中死去，我觉得很久以来我都没有这么幸福过。我

也希望你愉快——不要去想任何伤心的事，单单感到我在你的身边，我是爱你的。为什么还要痛苦呢？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有什么必要痛苦呢？那不是最有意义的，还有更有意义的事。”

很清楚，拉尔夫说话越来越困难了，他不得不等待很久，恢复力气。起先他似乎对伊莎贝尔的那些话，并不想回答，他默默地让时间消逝过去。过了好大一会，他才简单地嘟哝道：“你应该住在这里。”

“我愿意住下，只要我应该留下，我不会离开。”

“应该留下……应该留下？”他重复着她的话。“是的，你对这事想得很多。”

“当然，我不得不想。你非常累了，”伊莎贝尔说。

“我很累了。你刚才说，痛苦不是最有意义的事。当然不是。但它也是很有意义的。要是我能留在这儿……”

“对我来说，你是永远在这儿的，”她温柔地打断了他的话。现在要打断他的话是很容易的。

但是过了一会，他继续道：“这毕竟是要过去的，现在正在过去。但是爱会永存。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这么痛苦。也许我会找到原因。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事，你还很年轻。”

“我觉得我老了，”伊莎贝尔说。

“你还会变得年轻。我对你是这么看的。我相信……我相信……”他又停顿了，没有力气再说下去。

她要求他安静一会儿。“我们是彼此了解的，我们不需要语言。”她说。

“我相信，你的慷慨使你做了傻事，但你会很快摆脱它的。”

“噢，拉尔夫，我现在非常愉快，”她噙着眼泪喊道。

“你要记住，”他继续道，“如果说有人恨你，那么也是有人

爱你的。但是，唉，伊莎贝尔……最亲爱的！”他喘着气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

“啊，我的表兄！”她喊道，头俯得更低了。

第五十五章

几年前，她在花园山庄度过第一夜的时候，他就告诉她，如果她历尽了生活的辛酸，有一天她会在这幢古老的房子里看到鬼，在这里它们是很多的。现在她显然已具备了这个必要条件，因为第二天早上，在寒冷惨白的曙光中，她知道，有一个鬼魂站在她的床边。她躺下的时候，没脱衣服，因为她相信，拉尔夫活不过那一夜。她一点也不想睡，她在等待，而这种等待是清醒的。但是她合上了眼睛，她相信，随着夜的消逝，她会在她的门上听到叩击声。她没有听到叩门声，但是当黑暗开始稀淡，变成灰白色的时候，她蓦地一惊，从枕上抬起身来，她仿佛听到了叫唤声。一霎间，拉尔夫似乎站在她的面前——一个灰蒙蒙的影子在灰蒙蒙的屋子里往来徘徊。她凝神瞧了一会，她看到了他那苍白的脸，那亲切的眼睛，接着她又什么都看不到了。她并不害怕，她只是相信这是真的。她走出房间，坚定地穿过暗沉沉的走廊，迈下栎木楼梯，淡淡的晨光正从客厅的窗外射进来，照在楼梯上。她来到拉尔夫的房门口，听了一会，只听得屋里一片沉寂。她伸出手去，仿佛从死者脸上揭开面纱似的，轻轻推开了门。她看到杜歇夫人一动不动，直撅撅地坐在她儿子的病榻旁边，握住了他的一只手。医生站在另一边，用他那熟练的手指，握着可怜的拉尔夫伸得更远一些的腕关节。两个护士站在床的末端，两个人的中间。杜歇夫人没

理会伊莎贝尔，只有医生严厉地瞧了她一眼，然后把拉尔夫的手轻轻放回床上，紧贴着他的身子。护士也严厉地看了看她，谁也没有说话。伊莎贝尔只是望着她要来看的人，只见那脸似乎比拉尔夫活着的时候更加美好。她觉得，它非常象她六年前看到的、躺在这同一枕头上的他父亲的脸。她走到姨母跟前，用胳膊搂住了她。杜歇夫人对这种抚爱既不表示欢迎，也不感到愉快，只是机械地站了起来，似乎在接受她的拥抱。但是她站得笔直的，眼睛里没有一点泪水，那张精明的苍白的脸，显得那么可怕。

“可怜的莉迪亚姨妈，”伊莎贝尔嗫嚅道。

“感谢上帝吧，因为他没有赐给你孩子，”杜歇夫人说，挣脱了她的怀抱。

三天以后，许多人从繁忙的伦敦社交季节中抽身出来，搭乘上午的火车，在安静的伯克郡车站下了车，走到不远的一所灰色小教堂里，待了半个小时。杜歇夫人就把她的儿子埋在教堂内绿油油的墓地上。她站在墓旁，伊莎贝尔站在她的身边，哪怕教堂司事对这件事也不可能比杜歇夫人具有更实际的观点。这是一个庄严的场合，但并不叫人心酸或难受，一切都显得那么亲切可爱。天气也变得明朗了，这是气候变幻莫测的五月末的一天，这一天正好风和日暖，空中飘送着山楂的香味，乌鸫来回盘旋。即使想到可怜的杜歇会感到伤心，也不致太伤心，因为死对他说来，并不是一场灾难。他早已徘徊在死亡的门口，作好了准备，一切都在预期之中，意料之中。伊莎贝尔的眼睛里含着眼泪，但它们没有使她失去视力。她透过泪花看到了这风光明媚的日子，这光辉灿烂的大自然，这可爱的古老的英国墓园，这些善良的朋友的低垂的头。沃伯顿勋爵也

来了，还有一些先生是伊莎贝尔不认识的，后来她知道，其中几个是跟银行有关的。不过也有一些人是她认识的，其中首先就是斯塔克波尔小姐，她旁边是正直的班特林先生。还有卡斯帕·戈德伍德，他的头抬得比别人高——垂得不够低。伊莎贝尔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能感到戈德伍德先生的目光。他紧紧盯着她瞧，跟他平时在公共场合的表现不同，而其余的人都把眼睛注视着墓园的草坪。但她始终不让他发觉，她已看到他。关于他，她想到的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还留在英国。她发现她想得太简单了，以为他把拉尔夫护送到花园山庄以后，就会离开。她记得，这个国家是他所不喜爱的。然而他在这儿，清清楚楚的在这儿，他的神态似乎在说，他留在这儿是有复杂的意图的。她不想看到他的眼睛，虽然那双眼睛中包含着毫无疑义的同情，但是他使她不安。丧礼结束以后，他跟那一小群人一起走了。虽然有几个人走来向杜歇夫人表示慰问，但只有一个人来跟她说话，那就是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亨利艾塔一直在哭。

拉尔夫曾对伊莎贝尔说，他希望她留在花园山庄，因此她并不急于离开这个地方。她对自己说，陪她的姨母住几天，那是人情之常。幸亏她有这么好的一个公式，要不，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的任务完了，她离开丈夫的目的达到了。她的丈夫在国外的一个城市里，正在计算着她离开的日子，在这种情况下，她需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留下。他不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但那没有改变事物的实质。结婚这件事包含着某些义务，这跟它能带来多少乐趣毫不相干。伊莎贝尔尽量不去想她的丈夫，现在她到了遥远的地方，离开了罗马，但她想起它，精神上仍不免感到一阵战慄。她的思想中有着无法排除的忧郁，她蜷缩在花园山庄最深的角落里。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她不想动，她

闭上了眼睛，竭力不想什么。她知道她必须作出决定，但是她什么也不能决定，她的到来本身就不是一个明确的决定。那时她只是一走了事。奥斯蒙德没有作声，现在他显然也不会作声，他可以一切听便。帕茜没有写信给她，但那是很简单的，她的父亲不准她写信。

杜歇夫人接受了伊莎贝尔的陪伴，但是不能给她提供帮助。她似乎沉浸在思索中，不是怀着热情，而是怀着清醒的理智在为自己的处境作新的安排。杜歇夫人不是乐观主义者，但是哪怕在不幸的遭遇中，她也能保持实际的观点，这包括这样一种考虑：这些不幸归根结底是别人的遭遇，不是她自己的。死是倒霉的事，但这一次死的是她的儿子，不是她自己。她也从来没有认为，她自己的死会给任何人带来不快，唯一不愉快的只是她自己。她比可怜的拉尔夫幸运，拉尔夫把一切生活资料，那保障他生存的一切，丢给了别人，因为在杜歇夫人看来，死亡最糟糕的就是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别人去宰割。至于她，她还掌握着一切，这是最值得庆幸的。就在埋葬她儿子的当天晚上，她把拉尔夫遗嘱中的一些安排，及时告诉了伊莎贝尔。他曾跟她谈过一切，商量过一切。他没有给她留下钱，当然她也不需要钱。他把花园山庄的傢具杂物——除了画和书——留给了她，还有这地方一年的使用权，一年以后，房屋就得出售。卖屋的钱捐给一家医院，作为医疗基金，救助跟他患有同样疾病的贫寒病人。这部分遗嘱由沃伯顿勋爵作指定的执行人。他的其它财产将从银行中提出来，用于不同的遗赠，其中一部分将赠予住在佛蒙特州的几个亲戚，几年前，他的父亲已对这些人作过慷慨的赠予。此外还有不多的遗产分给一些人。

“其中有些是非常奇怪的，”杜歇夫人说，“他把不少钱留给

了我从未听说过的人。他给了我一份名单，我问他这些人是谁，他告诉我，这是在不同时期对他表示过好意的人。显然他认为你没有对他表示过好意，因为他没有留给你一文钱。他的意见是认为，他的父亲已给了你慷慨的赠予——我不得不说那是事实，虽然我从没听到他埋怨过这件事。那些画要分别送人，他已一件件作了分配，算是小小的纪念。最名贵的一些画是送给沃伯顿勋爵的。你猜，他把他的藏书怎么办？听来真象是恶作剧。他把它们给了你的朋友斯塔克波尔小姐，'表彰她对文学的贡献'。这是不是因为她把他从罗马送了回来？那么这是对文学的贡献吗？这些藏书中有不少是很稀罕、很珍贵的。由于她不能把它们装进箱子，提着它们周游世界，他建议她拍卖它们。她当然应该交给克里斯蒂[1]去拍卖，卖下的钱大概够她办一家报馆的。那算是对文学的贡献吧？"

这个问题，伊莎贝尔没有回答，因为它超过了她刚到时必须接受的那场小小的侦讯的范围。而且她今天跟过去不同，对文学毫无兴趣，尽管杜歇夫人说有些书很稀罕和珍贵，但她从书架上随手取下一本以后，却发现自己根本不想读它，她的注意力从来没有这么不能集中。一天下午，在安葬仪式之后大约已过了一星期，她在图书室里想看一小时书，但她的眼睛老是离开书本，转向打开的窗户，窗外可以看到长长的林荫道。就在这时，她发现一辆简陋的马车驶到了门口，沃伯顿勋爵坐在车厢角上，样子似乎很不自在。他一向十分重视礼节，因此在当前情况下，他不辞辛苦，特地从伦敦来拜访杜歇夫人，是并不奇怪的。他来拜访的当然是杜歇夫人，不是奥斯蒙德夫人。

---

[1] 十九世纪伦敦著名的拍卖商。

为了向自己证明这一推测的合理，伊莎贝尔立即走出屋子，到园子里去闲逛了。从她来到花园山庄以后，她还很少到户外来活动，天气不好也使她不宜在泥地上散步。然而今天傍晚天气不错，她发觉，出外走走是很舒服的。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推测似乎相当合理，但它并没有使她安心，如果你看到她来往徘徊的样子，你会说她的心情十分烦躁。一刻钟以后，她发现自己又走近了屋子，这时，她还是很不平静，她蓦地看到杜歇夫人正从门廊上出来，她的旁边是她的客人。显然，这是她的姨母建议沃伯顿勋爵一起出来找她的。她没有心情接待客人，如果来得及，她会缩回来，躲在一棵大树后面。但她看到，他们已发现了她，她除了上前，没有别的法子。由于花园山庄的这片草坪非常宽广，穿过它需要一些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她能够看到，走在女主人旁边的沃伯顿勋爵一直很不自然地把手伸在背后，眼睛望着地面。两人显然都没说话，但是杜歇夫人的眼睛尽管暗淡无光，她把它们转向伊莎贝尔的时候，即使从远处也能看到它们包含着一种表情。它似乎带着尖刻的讽刺在说："瞧，这是多么高贵体面的一位绅士，你本来是可以嫁给他的！"然而，当沃伯顿勋爵抬起头来的时候，他的眼睛却没有这种表情。它们只是说："你知道，这实在很别扭，但我没有法子，只得靠你了。"他非常严肃，规规矩矩的，从伊莎贝尔认识他以来，这还是头一次他招呼她的时候没有露出笑容。甚至在那些忧郁的日子里，他也总是用微笑来开始的。现在他的神色很不自在。

"沃伯顿勋爵这么好，特地跑来看我，"杜歇夫人说。"他告诉我，他不知道你还在这里。我知道他是你的一位老朋友，但我听说你不在屋里，因此带他亲自找你来了。"

"哦，我看到六点四十分有一趟合适的火车，我可以赶那

趟车回去吃晚饭，"杜歇夫人的朋友文不对题地解释道。"我发现你还没走，感到十分高兴。"

"说真的，我在这儿不会很久，"伊莎贝尔说，有些急于分辩似的。

"我知道不会很久，但总得有几个星期吧。你这么快就到英国来了，这……大概你自己也没想到？"

"是的，这一次是临时决定来的。"

杜歇夫人转身走开了，仿佛她要去看看园子里的情形，因为那确实有些糟糕。这时，沃伯顿勋爵不知说什么好，伊莎贝尔觉得，他似乎想打听她的丈夫，又有些不便开口，终于克制了自己。他继续保持着严肃的神情，也许这是由于他认为，在死亡刚刚光临过的地方，理应如此，或者这是出于他个人的原因。如果他意识到了个人的原因，那么他有前面那个动机作掩护，是非常幸运的，他可以充分利用它。伊莎贝尔琢磨着这一切。那倒不在于他的脸色显得悲伤，要是那样，那是另一回事，奇怪的是他的脸上毫无表情。

"我两个妹妹如果知道你还没走，如果她们觉得你愿意见她们，她们一定会很高兴来看你，"沃伯顿勋爵继续说。"你在离开英国以前，能见见她们，那就太好了。"

"这使我感到非常愉快，她们给我留下了那么亲切的回忆。"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到洛克雷去玩一两天？你知道，你的诺言还没有兑现呢。"他提到这事，脸上泛出了一点红晕，这使它增添了几分亲昵的神色。"也许我现在这么说是不对的，这种时候你当然不会出门作客。但我的意思不是指正式的拜会。我的妹妹们在圣灵降临节要回洛克雷来住五天，如果你可

以去，那太好了——因为你说你在英国不会很久——我想，除了你，没有别的客人。”

伊莎贝尔心想，说不定那位就要跟他结婚的小姐，还有她的妈妈，也会在那里呢，但她没有这么讲，只是说道：“非常感谢你，但我怕我不会住到圣灵降临节。”

“但你答应过我要到那儿去玩玩的，是不是？”

这句话包含着质问的意思，不过伊莎贝尔没有作出反应。她对质问者瞧了一会，观察的结果——正如以前一样——使她感到十分抱歉。“注意不要赶不上火车，”她说。然后又道：“祝你一切顺利。”

他的脸比刚才更红了，他看了看表。“对，六点四十分的车，我的时间不多了，但我有一辆马车在门口。非常感谢你。”他是感谢她提醒了他火车的事，还是其它偏重于感情方面的事，就不得而知了。“再见，奥斯蒙德夫人，再见。”他跟她握了手，没有看她的眼睛，便转向杜歇夫人，后者正走回来。他跟她的告别也同样简单，过不一会，两位女士便看到他迈着大步，穿过了草坪。

“你相信他会结婚吗？”伊莎贝尔问姨母。

“这只有他自己知道，但看来是这样。我向他祝贺，他接受了。”

她的姨母回到屋里，继续从事给客人打断的活动了。伊莎贝尔松了口气：“咳，这件事可以丢开了！”

可以丢开了，但她还在想它——一边想，一边又在高大的栎树下开始溜达，栎树的阴影长长地铺展在宽广的草坪上。几分钟以后，她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只粗木长凳那里，她看了一下，觉得它好不眼熟。这不仅因为她以前见到过它，甚至也不是因

为她在这上面坐过，这是因为在这里发生过对她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它可以引起她的联想。于是她想起六年前，她曾经坐在这里，一个仆人从屋里给她送了一封信来，在信上，卡斯帕·戈德伍德通知她，他已跟着她来到了欧洲。她看完这信，抬起头来，又听到沃伯顿勋爵向她宣称，他希望跟她结婚。这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有趣的长凳，她站在那里望着它，仿佛它可能有什么话要跟她说似的。她现在不想坐下去——她觉得有些怕它。她只是站在它前面，这时，她思潮澎湃，往事又回到了她的心头，这是敏感的人不时会出现的幻觉。心情纷乱的结果便是她突然意识到自己非常疲倦，她急需休息，顾不得心头的踌躇，倒到了粗木长凳上。我曾经说过，她心神不定，不知怎么办好，不论这对与不对，要是你现在看到她，你会同意，这前一个形容语是恰当的，你至少也会承认，在这一霎间，她完全是一副颓唐消沉的样子。她的神态那么异样，象丧失了一切意志，她的手垂在两边，隐没在玄色衣服的褶裥里，眼睛呆呆的望着前面。没有什么事需要她回屋里去，这两个女人闭门索居，很早吃饭，喝茶的时间也不固定。她在这种姿势中坐了多久，自己也不知道。但暮色终于越来越浓，她突然意识到，她不是一个人在这里。她赶紧挺直身子，向周围打量了一下，这才发现，她那孤独的小天地已经发生了变化。卡斯帕·戈德伍德就在她的身边，离她只几步远，站在那里望着她。他来的时候，那毫无回响的草坪，使她没有察觉他的脚步声。在这中间，她突然想到，从前沃伯顿勋爵也正是这样来到她的面前，使她吃了一惊。

她马上站了起来，戈德伍德看到他已被发现，也立即走上前来。但是她刚才站起来，便出现了一个显得有些粗暴，但她

又觉得不象粗暴，究竟象什么，她也不知道的动作——他抓住她的腕关节，把她又按回了原来的坐位。她闭上了眼睛，他没有伤害她，这只是轻轻的一按，她顺从了它。但是他脸上有一种神情，使她不愿看到它。那天在墓地上，他就是带着这种神情看她的，只是今天变得更坏了。他起先什么也没说，她只觉得他离她很近——他就坐在长凳上，她的旁边，跟她那么迫近。她几乎觉得，从来没有哪个人这么靠近过她。然而这一切只是一刹那的事，这一霎间过去以后，她就抽出了腕关节，把眼睛转向她的来客。“你吓了我一跳，”她说。

“我没有想吓你，”他回答，“但如果真的使你受了些惊吓，请别在意。我刚从伦敦搭火车到达这里，但我不能直接就来。有一个人在车站上抢在我的前面了。他雇了一辆马车，我听得他吩咐车夫送他上这儿。我不知道那是谁，但我不想跟他一起来，我要单独跟你见面。我只得等着，消磨时间。我一路慢慢步行，刚到屋子跟前，就看到你在这里。门口有个看门的，或者什么人，他没拦住我，因为我送你的表兄回家时，已经认识他。那位先生走了吧？你真的一个人吗？我要跟你谈谈。”戈德伍德讲得很快，他象他们在罗马分别那会儿一样兴奋。伊莎贝尔本来希望，这种情绪会低落下去，可是她看到，情况正好相反，他还刚刚把帆张起来，这使她不免打了个寒噤。她产生了一个新的感觉，这是他以前从未引起过的，那是一种危险的感觉。他的决心确实包含着一种可怕的东西。伊莎贝尔怔怔地望着前面。他把两只手搭在膝上，身子向前俯出一些，密切注视着她的脸。周围已是一片苍茫的夜色。“我要跟你谈谈，”他又说了一遍。“我有几句重要的话要说。我不想打扰你，象那一天在罗马那样。那是没有用的，那只是增加你的烦恼。我那时克制

不住，我知道我错了。但是现在我没有错，请你不要那么想我，”他继续说着，他那生硬低沉的嗓音一时间变成了恳求。“我今天来只有一个目的。那是完全不同的。那时我对你说这话是没有用的，但是现在我可以帮助你了。”

她说不清楚，是不是因为她感到害怕，或者因为这声音在黑暗中必然显得特别亲切，总之，她从来没有这么聚精会神地听他说话，他的话深深打进了她的心灵。它们使她的整个身心变得寂然不动。过了一会，她才从这宁静中挣扎出来，回答他的话。“你怎么能帮助我？”她问，声音轻轻的，仿佛她相当严肃地听取了他的话，现在是在提出信任的询问。

“我要你相信我。现在我知道了——今天我知道了。你可记得，我在罗马问你什么来着？那时我还一无所知。但是今天我知道了，我已有了充分的根据，今天一切都清楚了。你让我跟着你的表兄离开你，那是一件好事。他是好人，一个高尚的人，完美的人，他告诉了我事实真相。他说明了一切，他猜到了我的情绪。他是你的一位亲属，在你留在英国的时候，他把你交给我来照料，”戈德伍德说，好象他在证明一个重要的论点，“你可知道，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对我怎么说？那时他躺在床上，已快死了。他说：‘你要尽一切力量帮助她，在她允许的范围内尽你的一切力量。’”

伊莎贝尔蓦地站了起来。“你们没有权利谈论我！”

“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我们没有权利那样讲？”他问，马上跟着站了起来。“那时他快死了——一个人快死的时候，那是不同的。”她停止了想离开他的动作，她听得更仔细了，确实，他已经跟上一次不同。那时他只有一种毫无目的、毫无效果的感情，但现在他有了一种想法，她能够凭她的整个身心感觉到

这点。“但那算不得什么！”他喊了起来，靠得她更近了，尽管连她的衣服的一条边也没有碰到。“即使杜歇没有开口，我还是会知道一切的。在你表兄安葬的时候，我只要对你看上一眼，就能看到你是怎么回事。你再也不能瞒我，请你看在上帝的份上，正直地对待一个对你这么正直的人吧！你是一个最不幸的女人，你的丈夫是一个最可恶的魔鬼！”

她仿佛吃了一惊，蓦地向他转过身来。“你莫非疯了？”她喊道。

“我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我看清了全部真相。不要以为替他辩护有什么用。但我不会再说一句不利于他的话，我要谈的只是你，”戈德伍德迅速地又说。“难道你还想说，你并不伤心？你不知道怎么办——你不知道到哪里去。演戏已经无济于事了，难道你没有丢下你在罗马的一切吗？杜歇完全知道，我也完全知道，知道你到这儿来要付出什么代价。它会使你付出生命的代价吗？你说会吧，”他几乎变得愤怒了，“你就说一句真话吧！在我知道了这么可怕的情形以后，我怎么能袖手旁观，不来拯救你？如果我无动于衷，看着你回去，你会对我怎么想？‘她要为这付出的代价是可怕的！’——这便是杜歇对我说的话。我可以把它告诉你，难道不是吗？他跟你是至亲啊！”戈德伍德喊道，又作起严峻而古怪的论证来。“我宁死也不允许任何别人向我说这样的话，但是他不同，我认为他有这个权利。这已经在他到家以后，他看到自己快死了，我也看到他快死了的时候。我一切都明白，你怕回去。你孑然一身，不知道到哪里去。你没有地方可去，你自己完全明白。因此现在我要求你想到我。”

“想到你？”伊莎贝尔说，在暮色苍茫中站在他的面前。几

分钟以前，她隐隐瞥见的那个想法，现在逐渐从黑暗中显露出来了。她把头仰起一些，注视着它，仿佛那是天上的一颗彗星。

"你不知道到哪里去，到我这里来吧！我要求你信赖我，"戈德伍德重复道。然后他停了一会，眼睛闪闪发光。"为什么你要回去？为什么还要投入那可怕的生活中去？"

"为了摆脱你！"她回答。但这只表现了她一小部分的感觉。其余部分却是：她以前从没被人这么爱过。她相信过这件事，但现在它却这么不同，它象沙漠中吹来的热风，所到之处，其余一切都枯死了，仿佛一片花园只留下了一股香气。它包围了她，使她离开了她的立足点，它的香味象一种强烈的、辛辣的、奇妙的东西向她冲来，使她张开了嘴唇。

起先，她觉得他在反驳她的话时，一定会气势汹汹，声色俱厉。但是过了一会，她却看到他非常镇静。他希望证明，他有着健全的理智，他是在讲道理。"我希望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我相信我能做到这点，只要你肯听我讲下去。一个人愿意自投罗网，回到痛苦中去，愿意对着毒气张开自己的嘴巴，那是荒谬的。现在是你丧失了理智。应该相信我是关心你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得到幸福？它就在我们面前，我们轻而易举就能得到它。我始终属于你——永远永远属于你。我站在这儿，象磐石一样坚固。你还有什么要担心的？你没有孩子，否则那可能是一个障碍。现在你没有什么要考虑的。你必须尽你的力量挽回你的生命，不能因为失去了它的一部分，就把它全部抛弃。如果说你是担心脸面，担心人们的闲言闲语，担心那个无比愚蠢的世界的诽谤，那么这是对你的侮辱！我们可以不顾这一切，我们是超越于这一切之上的，我们关心的只是事物的实质。你的离开迈出了一大步，下一步是容易的，也是完全自然

的。我站在这里，我起誓，一个因受骗而历尽苦难的女人，她不论做什么都是合理的，哪怕走上街头也可以，只要这对她有所帮助！我知道你的痛苦，因此我才到这里来。我们完全可以做我们喜欢做的一切，在这个世界上，谁能够约束我们？有什么能够限制我们，谁有丝毫权利在这个问题上干涉我们？这完全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我们一句话就可以决定它！难道我们生下来是为了在忧愁中葬送一生，为了过提心吊胆的生活吗？我过去从来不知道你怕过什么！只要你信任我，你就再也不会感到失望！我们面前有着整个世界，这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我觉得事情就是这样。”

伊莎贝尔哼哼哧哧的，喘息了好一阵子，象受伤的动物一样。她觉得，他象用什么在使劲刺她。“世界是狭小的，”她漫不经心地说。她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表示不同意他的话。她说得漫不经心，她想听到自己在说话，但是这话却并不符合她的本意。事实上，世界从没显得这么广阔，它在她周围展开，象一片波涛汹涌的海洋，她就在它深不可测的水上漂浮。她需要帮助，现在帮助来了，随着滚滚的巨浪向她涌来。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相信他说的一切，但是她相信，让自己投入他的怀抱，是仅次于死亡的最好的事。这个信念一时间象迷人的欢乐一样笼罩了她，她觉得自己在陷进去，愈陷愈深。她拍打着脚，想阻止自己的陷落，找到一块可以立足的地方。

“啊，使你成为我的，我也成为你的吧！”她听到她的同伴在这么喊叫。他突然抛弃了论证，他的嗓音从一片嘈杂不清的声响中传过来，显得那么刺耳，那么可怕。

然而，正如玄学家们所说，这些当然只是主观的产物。嘈杂的声响，汹涌的波涛，以及其它一切，只存在于她那眩晕的

头脑中。她一下子意识到了这点，于是喘着气说道："我要求你给我的最大好意，就是请你立即离开我！"

"啊，不要那么说。不要使我太伤心吧！"他喊道。

她握紧双手，眼泪从眼睛里滚滚落了下来。"你爱我，你同情我，那就请你离开我吧！"

他在昏暗的夜色中瞧了她一眼，接着，她便感到，他的胳膊搂住了她，他的嘴唇贴上了她的嘴唇。他的吻象白色的闪电，一亮，又一亮，然后停留在那里。说来奇怪，在他吻她的时候，她仿佛感到了他那难以忍受的男性的一切特征，那一切她最厌恶的气质，她看到，他的脸、他的身材、他的外表中一切咄咄逼人的东西，都有着强烈的内容，而现在它们都与他这疯狂的行动交织在一起了。她听说，在海上遇难的人就是这样，他们沉入海底之前，都会看到一系列的幻象。但是闪电过去之后，她立即挣脱了他。她什么也没有看，只是飞快地离开了这个地方。屋里的窗口已亮起灯光，照明了一大片草地。她用非常短的时间——尽管距离相当远——一口气穿过黑暗（因为她什么也看不见），到了门口。直到这时，她才立定下来。她向周围看看，又听了一下，然后伸手去开门。她一直不知道到哪里去，但是现在她知道了。一条康庄大道就在她的面前。

两天以后，卡斯帕·戈德伍德来到温普尔街的一栋房子前面打门，亨利艾塔·斯塔克波尔在这里租着一套带家具的房间。他的手刚离开门环，门便开了，斯塔克波尔小姐站在他的面前。她戴着帽子，穿着外衣，正要上街。"噢，早安，"他说，"我是来找奥斯蒙德夫人的。"

亨利艾塔没有马上回答他，但是哪怕在不说话的时候，斯塔克波尔小姐的脸也是富有表情的。"请问，你怎么认为她在这

里呢？”

“今天一早我到花园山庄去了，那里的仆人告诉我，她已到伦敦来了。他相信，她是上你这儿来的。”

斯塔克波尔小姐又让他等了一会，但这完全是出于好意。“她是昨天来的，在这儿过了一夜。但今天早晨她动身去罗马了。”

卡斯帕·戈德伍德没有看她，他的眼睛瞧着门前的台阶。“噢，她动身……？”他嗫嚅着，但没把这句话说完，也没抬头看一下，立即旋转身子，预备走了。他不可能采取别的行动。

这时亨利艾塔走出屋子，随手关上了门，然后伸出手来，拉住他的胳膊。“别忙，戈德伍德先生，”她说，“你等一下呀！”

他听到这话，抬起头来看她。但从她脸上，他只看到，她的意思不过是说他还年轻，这使他感到嫌恶。她站在那里，目光闪闪地望着他，她不能给他多大的安慰，她的表情只是使他的生活经历一下子增长了三十年。然而在她带着他走开的时候，好象她现在已把忍耐的钥匙交给他了。